天遠樓集二十七卷

〔明〕徐顯卿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遠樓集二十七卷》提要

天遠樓集總目錄

卷之八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第四帙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第五帙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碑

第六帙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第七帙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第八帙

卷之十八

傳

卷之十九

行狀

第九帙

卷之二十

程論

程表

卷之二十一

館課

卷之二十二

天遠樓集目錄

天遠樓集卷之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賦

大閱賦

惟明十世歲紀屠維魏乎紹萬億禩之大統煒兮膺五百載之昌期化媲玄黃仁浹黔黎寰宇寧而金甌鞏太階平而玉燭熙風移俗易文恬武嬉于時　聖皇方拱玄象運無爲翻然振作惕爾興思乃召大司馬而申勑有司揀吉日協靈時備國容整軍儀親臨萬乘躬統六師以行大閱之禮而講事焉寔綏邇讋遠之長策居安防危之彝規也

上乃登雲霞六龍之輦挈日月九斿之旗擁虹霓翠華之葢秉翬翟表旄之麾駕赤虬驂紫螭千騎逸萬馬嘶陳三千之兕鎧羅百萬之雄貔灼灼爍爍旐旟與旖旎而逶迤隱隱約約兵車騈轢以陸離爾其闌闠雜沓郊曠奔隨冠葢混跡耆稚兼窺外若文身繡面辮髮雕題沮顏燋齒之國貫胸縣首之夷靡不婆娑嘔吟讚嘖嘖而歎嘻嘻閱禮甫竣

時有觀兵遠裔者匍匐而前致辭于覲德近臣曰裔乃荒外之鄙夷也三皇不能臣五帝不能羈裔聞命吾國老耇曰二曜流禧五緯炳祺海不揚波醇風遠吹葢三年于玆矣意者中國有聖人出而繼治歟盍往觀乎是以不憚梯航而涉遠來斯今者幸獲俯伏道左仰見威儀然心驚膽悸目眩神移誠不能竊覩萬一也天朝大夫履金門陟玉墀覲德輝而飡道腴有年矣盍鋪張盛績黼黻華詞俾傳布海域磅礴島夷威稜振于有截光耀流于無涯于時近臣闓而暢然曰吾聞王臣封疆之外法不交私殿陛之側禮不踰辭然爾既職貢則固

聖天子之裔臣也況普海內外咸得而觀光矣余何悋于爾爲第妙算之淵微聖武之神奇誠有不得而颺言者姑舉衆所共覩者略而陳之粤若

皇明之握乾符而總坤維也我　太祖高皇寔創始之轟雷電震風霆淨沙漠掃膻腥霍揮八極昭曠九溟氛霾闢而日月光犬羊斥而華夏寧欽若

成祖載震皇靈肆伐獫狁三犁虜庭築河湟而受

降登燕然而勒銘天錫吾 皇乃武乃文乃聖乃
神玆將振 二祖在天之遺烈立百王御世之常
經爾獨不見昊穹之佑斯行乎是日也日吉時良
天朗氣淸綺雲郁麗碧落流晶雨師灑道蜚廉啓
程屛翳歛霾豐隆潛聲太乙翼轅蚩尤捧旌應龍
警蹕夸父旋衛山靈護野方岳守營榮八神而鎭
攝九壘役六甲而奔走五丁左蒼老右皓媖前赤
融後玄精屬堪輿以壁壘伏勾陳使當兵詔招搖
而倚蓋召太陰俾先征捎魑魅而斮獝狂抶夔魖

而辟神耕殄女魃而殲畢方隱旄頭而匿鑱搶爽
鎭爲之開豁巖岳爲之崢嶸 上乃乘景運應休
明順天道協輿情寔于是日而電發霆征焉爾縱
無識寧不見昊眷之赫赫明明乎裔乃顒然翹首
而歎曰猗歟麻哉裔聞得天者居中國聖人眞膺
天命而挺生者歟何是日百神擁衛而諸瑞騈臻
也裔願悉心而謹聆焉近臣曰吾皇之宅天地也
穹窿作居瀛海爲寰北極紫漠南控百蠻扶桑啓
其東戶崦嵫障其西閉表以萬疊之河山阻以百

二之重關然後規方千里而定鼎幽燕其時臨而
大閱也都城之背則有演武之場在焉盤盤桓桓
翱翱蹮蹮由大內經安定而北涉也通衢暈豁坂
坻蟬聯兼馳並駟騈轂交軿瀚渤左繞鍾其淵太
行右峙聳其巔金城前亘千雉萬堞崔巍而壁列
居庸後枕層峰疊巘環拱而回纏其名山則楠木
崆峒龍爬婉孅博麓碕礒康居壇埏岏峉崒嵂嵣
崱嶐單嶚剌刺其矗雲鞠嵬嵬其薄天崆峒巀嶭
而成獻岐屹迱遭以迤邅其巨川則洪濤瀾汗萬

頃洄旋長波淯瀰百折迤延滂流淵湃洸瀁恢漫
玉泉潏瀑濆其隈金水伏流漾其漣環營合璧而
盤盂周匝衿襶帶甸而淪瀹迂旋其中則涵浩浩
之平沙渟汨汨之泫泫翔鳶飛而怯彈逸騎驟而
驚鞭于是繚以周垣堠以重埏連墩接塹深溝峻
塽濬百葦之廣池窮劫灰以儆昆明纍千仞之危
峰迫霄漢以象祁連彼區區校藝於長楊講武于
驪山者曾何足以擬今日之萬一焉裔乃躊躇四
顧曰猗歟險哉裔聞得地者強險也若此眞天造

地設以俟聖世者歟所謂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者
歟形勝則裔聞命矣敢問軍旅之衆可得而言歟
近臣曰烈烈吾 皇神武莫當車軾怒蛙輪迴鈎
狠熊羆之士雲集鵰鶚之旅颷颷桓桓糾糾矯矯
昂昂內焉五軍督闔之統攝外焉九邊各塞之隄
防散而爲七十二衛之拱列練而爲一十二營之
精良其侍衛則錦衣狻猊旗手彪翎金吾森嚴羽
林徜徉飛熊兮虎賁豹韜兮鷹揚天策神策之簡
援武功武成之别敗勇猛則英神廣武超躍則龍

驤武驤其團營則神機神鎗應宿而分方立威振
威列隊而成章其聽操而候調者則鎮南橫海富
峪廣洋連城有蔚會濟州跨郡有和濟瀋陽趙代
之慷慨雄剛秦隴之勇悍勁強宣大之習練邊疆
遼薊之捍禦強梁誠版籍之不能紀載營屯之不
能盡藏噓氣蒸雲流汗成漿指顧風生回眺星芒
聖天子以此衆戰何虞乎奸宄之竊發何慮乎夷
虜之猖狂裔乃皝眸睇望憮然而自失曰猗歟庶
哉裔聞得人者王中國之衆濟濟蹌蹌宜乎臣妾

九有而包舉八荒也然士卒賴馬以戰其物色可
得聞歟近臣曰 天子之馬爲騋爲龍列八百牧
於外廄立十二閑於內宮齊毫空汧渭之良逸足
進地窟之雄汗血來大宛之域神驥產渥水之中
果下貢穢夷之國元駟獻華陽之封廼若騂騮騄
駬白儀青葱踰輪齧膝山子小戎浮雲赤電絕影
嘶風纖驪捷趾秀騏連騣綠蛇駢銜紫燕飛空八
駿九逸之驃十絕千里之駃爾其驤首蹀足獨突
羣獅霜蹄躪躒毛毦蒙茸時蠖屈以奔鯨倏聳躍

而驚鴻有騧有駰有驤有駹皓若瀑練爍若騰虹
黑若黔漆煙鎖雲濛赤若臙脂霞蒸日烘彌山漫
壄塞谷塡谿駒不服鞍牝不給庸于是飾以金羈
絡以瑂籠寶絞星纏鏤章霧滃鳴珂瑯瑯和鑾雝
雝樊纓耀首錦韉鈎胸孫陽相其後先韓哀控其
西東織阿造父縱騁而執其靶秦缺樓季錯奕而
道其蹤服御調良驟驚從容聞鼓聲而獵漢騰霄
聆金號而渫血獻功 聖天子之大閱實以此騎
何強敵之不可衝而堅城之不可攻也裔乃上視

岬塵下視蹤跡茲洋而歎曰猗歟良哉喬聞國君
之富數馬兒巍巍萬乘之主耶則其馳騁無[illegible]
獨步天衢也不亦宜耶天駟之夥且良已知之矣
兵革之堅利又何如近臣曰武庫之藏吾不得而
窺矣吾於演武之地諸將士之所執負者略得而
彷彿焉爾其銛鍛利鋋攫斧鉤鐃瑂戈畫戟短槊
長鏢其刀劍則干將鏌鋣純鉤豪曹白虹紫電流
星明霄龜文龍藻雕蚌飾鮫越之巨闕魯之孟勞
楚之湛盧周之赤刀精光射斗殺氣凌霄陸搏獅

虎水斷虬蛟其于矢則六射孔良七合和調屈以
海犀之角交以山麋之膠青檀黒榦越棘楚桃玉
珪金銑象弭蜃珧加以晳弣飾以雲簫榦以汾胡
之笴括以鵾鸑之翮砥以肅慎之鏃礪以關西之
鈒横洞挺鹿仰貫飛鵰其甲冑則犀革七屬環鎧
重彫釬鍛宛轉兜鍪天蟜凌層實欲錯落金銷組
鋞捍頸系橐蒙腰其烽炮則狠機鳥嘴鐵甕銅標
轉石成雷發熖飛飈礔礰激以增響磅砰磕而訇
歘雖山巓之嵩高谿谷之逶迤中之者靡不粉碎

爛之者無不形焦此皆中國之長技所以控御乎
天驕于是乎　聖皇左秉黄鉞右麾白旄鎧垂金
鎖弓挽烏號佩太阿步光之劍帶昆吾削玉之刀
親總旗鼓而招搖六師焉彼角弓木矢安足以逞
其驍而氈裘狠毳徒東闕之梟而已喬矚視曰中
國之兵革可謂集四方之精兼百代之良矣然米
粟貨財寔兵所資喬聞行兵十萬日給千金況天
王親率百萬之師以耀武乎其積畜之富竊願聞
焉近臣曰　聖皇以四海爲家而藏富于民爾不

覩吳會之區荆湘之濵秦崤之岐函巴蜀之峨岷
周鄭之溱洧齊魯之濟汶三江五湖之浦八閩九
桂之溝町疃畎畝阡陌畦畇經略有則浩漫無垠
崛如羊角比若魚鱗耒耨耕耘往來紛續手胼足
胝鋤鑿礫築圃登場輪輪囷囷舳艫相銜轞轍
相循河漕相接輓輸相臻輻輳幾甸累歲連旬巨
廒克拓太倉堆屯升新續舊相因陳陳杳不知其
爲幾百年之儲蓄而一倉一廩之積亦足以食千
百萬人也乃若鄱陽之湯金涪水之紋銀錦貝象

齒拱璧奇珍照車走盤駭雞辟塵玥瑨天球琤玲
瑲瑱珪璋特達赤瑛紫璘貢彼于闐産自崑崙與
夫青蚨鵝眼周廓厚輪九府五銖朽貫絶緡爾其
吳綾蜀錦越繒魯純氷蠶素絲獨繭單綸積如丘
山委若蒿薪克盈内帑燦爛輝形以此而賚將士
賞三軍孰有不效死而捐軀命者乎裔曰猗歟富
哉天王富有四海兵革堅矣馬匹良矣食貨康矣
兼此以演習大旅其龍韜豹略布置于戰陣者又
將何如耶近臣曰韜略之秘吾固不得而知亦不

得爲爾言矣爾獨不見 聖天子戰陳行伍之奇
偉乎吾 皇應時日之庥禎乘地勢之編平擁軍
旅之盛強耀兵甲之精明控驃騎之駿逸出積聚
之羨贏于是闘戰轇轕星陳天行肅肅習習軩軩
轔轔遂集乎演武之場駢部曲結徒營列校隊張
轅門陳師鞠旅誓衆分屯次和樹表扎寨駐轄中
軍傳令司鐸授鉦鼓靈鼉之嘈囐擊巨金之鏗鍧
三令五申示戮斬牲五步六步止以齊盟結天地
風雲之體勢按木火金水之殺生運蛇盤鳥翼之

變化應鵝鸛魚麗之勢更斡乾轉坤旋之機軸法
箕張翼舒之縱橫排六花以列勢依八陣而行兵
布四門以營守弁五路而進征千弦夾控萬弩連
榜旌旗交映劍戟齊鳴虛實相變奇正相生步武
相接擊刺相弁什伍相連步騎相衝勇怯相和膂
力相勍不疾不徐不震不驚跡容轉馬容僮通行
圓若走盤方若連城曲若水繞直若繩縈急若雨
驟標若風輕屯若蜂集聯若鴈行倏忽若常山之
蛇奮躍若縱壑之鯨耳熟金鼓目便麾纓蒼旌起

而震隊畢舉皓旃揚而坎伍交爭揮赤幟而午營
焚應懸阜轟而子部齊渹坐作進退節以軍聲喑
啞叱咤指顧頹傾天地于焉震蕩宇宙于焉揮轟
山岳爲之撼動海波爲之沸湱吼吼乎氣吞漠北
恢恢乎力舉島瀛然後鳴金肅令以收三軍大宛
乃拗怒而少停焉然餘威之所憤猝積勢之所溯
灑尚戛戛乎其攘臂而未已也 聖皇特養其力
而令止之姑將有所待耳裔乃戰戰兢兢愳息少
甦而方言曰猗兮有如此之盛哉中國聖人真天

威也古稱王師無敵此之謂乎遠裔自此不復言兵矣近臣曰猶未也　聖皇覧六師之畢命于是升玉帳撍高牙奏凱樂宣鳴笳畫角喇喇鞞鼓揮趟然後軍正捧籍而至　上乃賞功錄勞寧遐來遐賑恤邊圉撫綏邦家羣后讓德百辟承嘉孤卿舉賢庶士無譁雝雝睦睦德沛中華及四夷稽手拳拏殊區別域海窟天涯各執方物口歎心誇朝鮮交阯真臘沙華暨夫政朔之所不及德澤之所未加秦漢之未通譯奉使之未乘槎莫不懽呼

踴躍拜舞婆娑匼匝若爾國者曾不若太倉之一粒恒河之微砂莖莖海宇何足較耶裔乃拆顖垂舌而讚歎曰猗歟美哉誠所謂内順外威者矣古稱神武不殺其殆是歟近臣曰猶未也　聖皇乃旋太駕回鑾輿按轡從容弭節旋徐遵乎便道返乎天衢凝神通於秘宮思玄默於宸居覩萬方之歡娛謂兵端之不可嘉期以輯之而保泰無虞也乃下明詔頒天書藏弓矢於豹橐歛旌纛於鮫帑鑄劔戟為田器銷兵甲為耕鋤放馬於上林之野

歸牛於醫巫之墟易營壘為市廛變板屋為室廬驥賤騍畏野收蹇驢布盛德於明堂訪至道於石渠與農桑之本業減服御之琊琚賤工商之淫技節後宮之珍璵使海内棄末而反本背僞而復初化行里巷歌動閭閻于是天地訢合陰陽煦娛淳風宣鬯和炁屠蘇天現卿雲甘雨地産靈芝嘉餘山不童而水不涸洛出書而河出圖阜瀰器車澤出蓮蒲石冽醴泉瀐灑神酥南山翔比翼之鶼北溟泳比目之鰈麒麟遊苑鳳凰棲梧角端飛禄神

羊騶虞條支神雀天寶鸑鷟雉入竅玉麁九尾珊狐屈軼蓂莢珠實珊胡乃至蓶萌蓓蕾蛸蟜蠢蠕罔不涵濡沃澤欣欣愉愉雖聖王不重祥瑞而感召之理自不可誣登義轅之沕穆洽祈嫣之都俞遊無懷大騩之庭入鉅靈辰放之區混六合為一體而萬類皆為之徒宜乎御慶曆握隆符化混一元妙契三無信乎民無能名焉但見其巍巍蕩蕩矣乎裔乃頫首頓地曰猗歟神哉皇哉至矣盡矣后有作者瞠乎其不可及矣真如天之無不覆

矣如地之無不載矣如元氣之運行亭毒而萬物
各得其所矣裔不敢復請再觀矣近臣曰吾與爾
風氣不通語言各殊今特授爾以九章之詩使爾
歸譯而歌之如古之九招九英以播遠夷其一曰
聘日昌二曰形勝強三曰軍威揚四曰馬匹良五
曰兵革鋼六曰食貨康七曰陣略藏八曰四夷來
王九曰天地降祥裔復再拜稽首曰請使誦而不
敢忘其頌曰於爍我　皇受命昊蒼爰舉大閱吉
日時良濛濛湛露皓皓秋陽萬靈翼衛百執奔遑

導襄有赫呵禁不祥言備法駕陟彼疆場連埏交
坼疊巘重崗美哉山河赫矣保障演兹鐵騎護我
金湯爰整我旅我旅蹌蹌糾糾虎賁林林龍驤如
熊如羆如垣如墻維國藩屏維王干將我車既攻
我馬既良服兹駟鐵控彼驌驦爲乘騑騑八鸞鏘
鏘薄言御者有文綵纏修我甲兵厲乃鋒鋩龍盾
虎韔干戈戚揚決拾既同弓矢斯張于以用之思
患預防芃芃甫田秩秩糗糧既堅既實乃粢乃今
南金大貝拱璧琳瑯載馳載驅于槖于囊整我部

睢修我戎行鬱鬱蛇盤翩翩鳥翔僬焉八陣忽爾
六廂王于興師以靖玁狁文教敷兮聖治張武備
揚兮威要荒開王會兮朝萬方執玉帛兮承篚筐
通重譯兮貢越裳單于稽顙兮服戎羌海宇一家
兮咸來王仰玄穹兮俯厔皇協上下兮膺休光四
序調兮若雨暘百穀登兮多稌粱鳳儀舞獸兮和
鳴洋洋諸物畢萃兮降福穰穰千秋萬祺兮詠歌
陶唐

皇極殿賦 并序

粤若　太祖高皇受命作京營金陵而定鼎殿
曰奉天迨　成祖文皇北建行宮仍揭前額厥
後因以定都歷七聖而未之或改稽古唐虞繼
治總章合宮各殊名號漢世東西兩都宮殿不
相沿襲迄我　世宗肅皇之季始承天意而鼎
新之榜正殿曰皇極標建極中極以更謹身華
蓋而左右二順則以會極歸極題焉蓋取洪範
五居中宮曰皇極惟皇建極惟臣會歸之義也
大哉皇言于斯爲至矣然時方恭默西寓未遑

暇臨欽惟我　皇踐祚始于斯殿朝萬國而涖
四海焉惟　皇天錫我　皇以皇極之統惟
皇考貽我　皇以皇極之基天人景從後先光
裕猗歟郁哉昔在帝王創制殿宇臣工必有詩
頌以聲歌其盛周之靈臺尚矣魯之閟宮續焉
乃若何宴之賦景福徒紀魏闕之壯麗適以昭
侈靡示亡度耳魯恭位居東藩乃靈光見於王
逸所贊述者顧僭擬天子又奚法焉惟我　明
皇極之建物彩以別威朴素以崇禮赫赫嵬嵬

平平蕩蕩直軼百皇而獨盛參三極以媲隆者
哉迺作賦曰
惟皇御曆辨方體國重闢明堂創號皇極詎云規
矱之壯麗僉曰名義之周敕碔礴黃壤以圠坱嵣
峽青霄而矗嶂瑤岑碧巘匝乎其周遭象緯龍躩
森乎其旁逼夐天衢之寥廓坦王道之平直其爲
狀也澔澔汗汗鑠鑠弈弈雲籠日耀窈不知簷牙
楣額之幾千萬億其稱名也協箕籌準禹策包雒
緯之奇文體洪範之奧則萬象周羅而環繞天樞

五位居中而密運乾德儼兮佪兮四皇六帝而並
域恍兮惚兮參天兩地而作式吁其盛哉余亦烏
能管窺而蠡測第規模之弘遠博碩詞人之敷演
極矣茲將循名討義而商確陳之以俟咨訪于多
識蓋嘗仰而觀法于天碧落虛浮葱翠空騫斯殿
也薇垣端拱而法象中懸旋轉玉衡宰斡璣璿攝
二曜以升沉齊七政而推遷三十二星屯方而列
署二十八宿按度而分躔闢閶闔以啓扉絡勾陳
而張經茲寔昊皇之垂象于是乎天極立焉俯而

察理于地岳嵩飛翔瀚渤淪漣斯殿也輿圖輻輳
而效法承乾元晶耿耿而中貫坤粹勃勃而漪漣
奠四維而鎮九壘控六合而扼八埏渾大塊以宅
中表崑崙而居巔上接玉樓層臺之十二下該赤
縣寶界之三千茲寔厚皇之奠宅于是乎地極立
焉中而考度于人洪荒抱朴渾沌含玄泰驪大庭
之世有巢無懷之先林居穴處鶉宿鷇飲惟聖作
極民用始全屋廬星周闌鱗斬然後宅中圖大
矩方規圓肇河山百二以定鼎環畿甸九一以卜

年總章闢而青陽啓明堂敞而重室宣三十六戶
豁乎谽呀七十二牖䵎乎攣蜷燁兮嚮南離以重
明巍然象北極而中天茲寔皇王之撫圖于是乎
人極立焉茲三極者寔皇極之所以取則也爾獨
不覩梓人之引繩而糾室也五財並蓄百役兼并
榱題梍梠楄檐梧桁傪梁短稅欂戟飛甍壁礎玉
碣文璫金楹欒栱夭蟜而斗栱櫼櫨錯落以星明
惟屋極居棟隆而獨重凛然昭君象而崢嶸是故
易有太極兩儀判而八卦生範有皇極九疇叙而

五福凝人有心極太宇定而安宅寧居有屋極羣
材附而大厦成極之名義大矣哉匪皇皇我　后
曷以顯錫斯名方斯殿之鼎新也定星炳燿日晷
流明天帝下觀太乙垂晶㔉公輸督墨而削繩詔
離朱馳巧以騁睛工共總其矩度匠石察其執程
黃道開而紫微朗豹尾潛而鶴禁清天時極其良
矣太行西來而列堵滄海東滙以環瀛黃河百折
承其前雷天壽萬仞障其後屏白虎蹲庨而躨跜
青龍繞棟以拳擊地勢極其雄矣庶民子來百工
趨爭輸財飈倏協力霆轟巨石騰巖而迅舉神木
走陸以遐征曾歲月之幾何允不日而落成人謀
極其臧矣憲觜甋以結構摹太階而縱橫欒閟凌
雲幌蓬萊射日之銀榜八柱嶪天儼芙蓉接露之
金莖規制極其弘矣左達文華右通武英東璧則
揭璇題于文昭西奎則標璘扁於武成弘政顯其
側椽宣治名其旁閎顧瞻皇極萃業業以獨聳巍
巍巍其高瞪望丹青而灼爍甕文石以光瑩覆壓
黃混括摩葱菁中極闓圍而上規圓蓋建極深奧

而內接乾清體統極其尊矣于是吾　皇秉累運
握昌符膺寶曆撫瑤圖展皇猷而儼然臨御斯殿
也琓璜旁注冕旒前垂法乾坤以懸象章日月以
陳儀被龍袞之綵繪障雉翟之萎蕤凛顒若於黼
扆時沉潛乎睿思運紫樞而不宰拱玄默而無為
象天極也行中采齊節應琳瑯秉介圭以步武鳴
佩玉而鏗鏘廓厚德以載物持鎮靜以居方法地
極也正身示範端軌率物肅閫閾以風化基重邦
畿而樹表式首肇修乎人紀覃敷叙乎天秩立人

樞也無思無為惟默惟玄運動靜以闔闢斡樞紐
而轉旋凝精于冲漠之庭遊神於象帝之先涵太
極也靈臺烱烱丹府融融闢四門而洞達開八牕
以玲瓏聳空中之樓閣恍象外之玄宮凝心極也
督工師之求木採大匠之斲輪[illegible][illegible]梁以負鼎任
柱石而秉鈞獨總攬乎洪綱爰[illegible][illegible]乎絲綸隆棟
極也承上天之陰騭恢皇謨而作[illegible]敬用五事義
用三德宣八政以勤民察庶徵而省惕致審于雨
暘寒燠尤重于師祀貨食所以法洪範而敷皇極

也至若玉漏聲達庭燎煇煌皎月光而入戶聽雞
鳴而未央聆車馬之璘璘勤宵旰而遑遑時未朝
而居中極也羣工方退萬機暫逸覽封章以延納
進嘉猷而採擇佇透蛇之餘閒受啓沃之茂益時
退朝而居建極也仰瞻朱扉俯視彤楹省三樞之
昭戒顧虛器而持盈苟一木之內蠱將大廈而頹
傾凜若纍卵兢若履氷覩丹銘而思保極也時臨
青陽日拱紫宸因天時以出治順月令而敷仁惠
澤流于緜寓懷保普旱齊民用歛時而錫極也遵

道遵路是訓是式蕩蕩而無偏無黨平平而無反
無側民無淫朋人無比德庶民化而協極也五侯
九伯六服羣辟罔不會同咸來述職履玉墀以趨
蹌仰耿光而覲覿歡呼嵩嶽奠獻玉帛萬邦朝而
會極也南漸丹崖北垓紫漠東濱扶桑西底大磧
雕題窮髮之邦貫胸穿耳之國航海梯山纍象重
譯稽首闕下各執方物四夷來王而歸極也鳳凰
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蓂莢產于階除蓮蒲生
于庭塽卿雲爛熳以繞殿甘露霏微而綴霤珍禾

佳穀列室而停貯野蠶八繭尚軒而疊奏和氣協
于上下而治道底于極也嗟乎古昔臨御之君物
極則反勢極則傾滿極則洩畜極則盈泰極者否
形治極者亂萌歡樂極者悲來侈靡極者盈生惟
我　皇之純德歷終始不渝而蕩乎難名丕纘
二祖之光祚克享累世之盈成其諳追天皇地皇
泰皇而相與遊衍參乾極坤極人極而獨持權衡
者歟辭曰惟皇建極作京營室效彼蒼兮巖辟峡
光峍嵂崒嵂崛以昌兮霶雱霏寂霆湛霄歇欻鬱而

揚兮龍翔蠖蝹鵬掀鯤噏翕翼其張兮宸居沕密穆
清恭默儼垂裳兮軒祁風力夔龍高稷朔且莫兮
都俞吁咈贊襄啓弼謨則臧兮鼎固盤石浩蕩罔
斁祚乃光兮惟辟玉食歛福錫極壽彌康兮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永無疆兮

登岱山賦

歲亦奮若首夏上辰太史卿得請於　天子扶侍
我太淑人休沐陽羨冊次任城高樓鬰景酒星曜
儀閶于百鑾荒惚恍兮有馬騑騑有鯨鬐鬐其風
颯然若有告台將登岱山趣駕而偕爾昔碧落朱
明遼壄蔓綠驛樹嵐光風舉蒼鼉鼉飲馬于南池
兮夕按轡于曲阜攬少陽之扶光兮𠄘會邦而舒
懮周僖漢恭故蹟殘朽路寢靈光羅魏所去與天
地竝罍罍一叟殿閣干霄松柏揭日靈飈泖滂鐘
鼓琴瑟百川東遰洙泗西湍匯溟碭庭匪岱曷宅
手牗櫛檀裴回顧瞻其來其還有若巖巖千龜一
儀兮鳳鳥君不來兮吾將老欻繽紛兮青帝之旌
戲俄旖旎兮玉女之旗纛虯龍蕤霧以先驅兮蔦
隼搏風而清道白鹿鳴而子霓兮君靈衎而驃眇
瑤玉聲兮佩環踏金光兮珵草願超而卽之乞
仙藥以補剒齋泰安之精廬出登之穹門朱扉
敞其赫燡嶔坂沓而璘珣循谿谷函胠馬
回峻磴龍歗重峽筍輿鬰墜身世　覩垂墮
周覽無窮凹凸莓苔而石滑兮偏仄而煙況
十八盤天雲盪胷翠屛礫㟢垂斷得通倏出有
而入無遂登天以御風鬭渾沌破鴻濛太清了了
三十六宮境寥泬而心閒寂兮忽其萬石激而硿
譼見秦皇漢武所埋玉牒厥土猝崇峴而白雲光
景亙天若飀飂鶱松樠龍矯而出封中閟三千歲而
始出元氣㝢其若濕精犖輪囷怪異哉晉紛乎其
不可拾也醲洒潤澤緟紋作噭崑崙紫寂紅日既
匿日觀峰高明星就摘清夜既半洞黑無涯極東
芥子欻其若闓凝吾神以宴坐忽顧影而自情攬
渥赭于衣裳俄石室之盡赤西北浸昏天地曖曃
一線東來鉅而如帶獸受其光俾我歌歗思惟禪
定于巖窟兮白毫宛轉而內照爾時天雞三喔日

黳浴于咸池兮金光歆薄而洶湧俄復晦于扶桑之蔽虧兮俄登其杪而直竦似疾而復徐兮若湛而顧騰風伯挾濤以滓溷兮雲君漉雪而霏翻一瞬萬里山移谷動畾淼漻瀉巨鼇鼉鬩倏闔而仰高天之蒼蒼兮下矚坐而同覩碎絮塕然其燗朗兮絕石尺許而龍蟠其羣峰麗瑀兮日月可爬拍丈人使回鴈兮餐猷秀兮禎蓮華步東西之神霄兮獅子吼而飛鴉其諸巖巀嶭挾蜺仙兮弄水蓋古雲兮看月其諸崖崛崎五花在天兮僊影若雪

石勢陁陊而試心兮聞經峪之梵唄臨不測而輕身兮夫惟無住而不壞水簾澶湉而匈磕兮倚高松而聽之巢由洗耳于箕穎兮焉知台樂之如斯抱曠世之慷慨兮窮茲日之娛嬉其他嵒齬崖豁墆霓崎嶇臨硼碎磔礨峷睽眼苦探討之不悉兮大都神僊之奧區何突而峙吁其瑰怪左與暘谷為鄰右以層城為界彼剡祀之羣嶽聊于中而紹介其窕遡之無始窮之無外七十二家之登封兮曾亡當其蔕芥其古篆磨崖龍蛇攫拏秦碑無字

屹立光華松鱗柏甲離奇交加喬條蘆蔚槎枒犖辮既艸捫而棲神兮僊人酌我以流霞雖婚嫁之未畢兮願長住而弃厥家熇魁壐與畢方兮假巫陽而招剡聖幄䅂蘿而茵紫芝兮指蒼穹以為正忽余馬之欲東兮逐吳門之匹練悵盤桓而不忍去兮松風馳而出餞追向禽之高躅兮唯嫫謅于封禪願齋居以臥遊兮豈阿閦而不再見亂曰岱嶽當天閶兮孔登小天下兮我登大千麼兮歸乎神為馬兮金光晨夕把兮

卜居賦

徐子既買田陽羨占籍本其初旨賦此

登高岡以四顧兮何域中而非吾土嘅濁世之塵勞兮曾不可與偕處願長徃而獸立兮身飄颻其輕舉念婚嫁之未畢兮返余步而延佇雖浮湛金馬之門兮寔厭承明之廬京塵堀㟧而襲人兮素絲荏苒而涅如嬰沈痼而弗瘳兮抱慰瞀而弗舒陟吳山巔臨長洲兮芳草摧而菹茹于旌絡繹而在郊兮日莫憧憧而不虛黃鵠離哉其不可追兮

絶四海而遵渚晝一瞚而夢無涯兮放志意以自娛神惝怳而上升兮捫青天以摘白榆帝高尻而覩聽丁兮雲氣晧曠而臾婁[閽]罡風烈烈吹我寒兮肉身恇怯而不可尻涉流沙以濟白水兮詧崑崙縣圃之有無三老贈我以一丸兮再拜欲餐而躋踏鶣其東而峨㫺兮歷棧道之崎嶇五嶽芝菌其萎兮有癯者過而不取投長竿于東海之外兮珊瑚叢蔓而不可斅六鼇戴三山而下上兮颶母騰震盪而不可廬秉禮樂以行化九夷兮又不

崇傑休兜離互作而烏烏雖達人無適而不可兮吾不能遽忘桑梓之墟去去不忍遠兮遂買田於陽羨去故土三百里而近兮歲時逍返而游衍挹長公之高芬兮種橘千顆刔棘為栫青黃雜糅而文章兮犯嚴霜朔吹而逾爛刎穹亭于樹杪兮標楚頌而得所願耽宋廖而私自憐兮誰與共此燕燕造物之與游兮漁樵之與伴探洞壑之窅冥窱篠兮出而憩磐石之研研澗瀨雨歇而淙淙兮山寺鐘鳴而投一飯野人勞余以紅友兮浮大白而無算柰太毓而習靜兮采芙蓉于天半恭承孔聖之祐貺兮既霍然而病已又申錫之以麒麟兮徼福施於孫子焫名香以滌慮兮漱寒泉而叩齒采茶及其旗鎗兮白瓮瀹之濔濔遂初衣而薜荔兮雜蘭蕙與蓀茝願隨毛萇以探張公兮及林屋而餐石髓登縹緲而御長風兮七十二峰白雲莽莽而不止于是返而宴坐日月曠朗酒至自斟詩成自賞間有幽人兮如清風颯然而至歎曰先生五湖長也

頌

嶽頌

少師柱國申公登六袠在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申顯卿作頌敢希吉甫孔碩肆好公寔有之而效厥辭曰嶽頌

帝造重昭而煜𤏡經萬國而緯億載聲教烜乎日中覺寅紘而罔弗驤負若嵬嵬巖嵬崢嶸若岱若華若霍若恒攬崑崙而纚聯比峨眉而巖嶙于重霄以掣犀象月星露之清冷排埃壒而出隣虛真

氣吐曜而雷驚彼嶽崧高而駿極　九天昕閶而
降神胄則南紀　聖作星紀生申乾符昇爍有其
名臣歷　三朝而身未老被四裔其望彌震歸乎
偉哉其獨鍾而間出也其槩可得而云蓋剛嘌化
之瑰琦騰光燭于至文軋兩漢而夌厲轢六籍之
渾淪雖朝榮其若蔓蕪菁英幡藹而日新　肅皇
帝臨軒以策士敝三千而得一臚傳聀聀其雷日
五色而赫盻爾其戭揵倜儻淥雪精白金玉其相
大璞不鉱繇嘉隆之道昂艘今日而如一日遯從

典籍之府儲與著作之庭乙夜覃精欻其景彰猋
火烜爆而青熒紬巖窅之秘密綜因華之鬼瑣博
稽我　列聖之所營金華肅穆香煙鬱壹鏘其珮
兮晉而叓敷虞廷敕于萬幾夏后靳其寸陰抵重
璧于牝谷䆫芒芴之至精斷斷枚舉而申儆　帝
嚴慾伏乎厥心泰階玉衡首揆端笏丹闕觚稜與
雲瑞喬矗夕論思日月獻納匪吁咈而有罪或都
俞而抗領體天地之亭毒順陰陽以開闔歷神仙
淸凉之卸砌周中温宣室之緻閟徹縣䲵而賜密

敞飛閶以三接猗與　明良一悳而相荅於是兩
儀位三光霅萬姓虞百靈洽禮樂備教化迺秉中
合龢羣德斂機猋鋒颿與誠合胸次江湖萬川迨
利澤滂濞橫隘陿普天當耔率土甫景星膏露卿
雲爽咸若翾蝡蕃之蓮蕘潦湯暵粒不乏周王獵
猇卒遁踰天樞地軸轉旋捷東震日域西溘月蜎
南蹠朱垠北躪幽矶凡戴履含生聞名而矯矯屛
者銜德而骫蛾猾者懾風而讋㚖威靈宅而不黷
元氣返其庬汈昜不猍三五翕變而登閎從然與

億兆恬愉而寧壹雖夔龍咎髙之烈其蔑不僟而
自失矣羌上公而藐之成功而不居黃閣谷巖游
乎其虛亦旣逐黃帝之清夢當晝澹蕩乎華胥理
逾超而彝外心猶儜而未攄拪忠信以咨　至尊
願返江湖而狎樵歒九跪未允而彌懇至一　朝得
請而沾沾自念四牡蹻蹻而信邁餉膺濯濯其誠
歸天子旰宵重瞳屢回悵師保之鼙違膺異數而
起家重利乎社稷其奚辭匪姑息從臾而私勸駕
寔朝野華夷之所畝思若迺介圭是實袞衣爲龍

有子纘事世執其功紫緋掎靡則太夫人至喜愉狄揚袘紛緋而有彬悦游少廣莫知其終爾肖賔客致頌僉曰都哉蕃四國而成寢廟宣四方而徹土疆標北斗以傚城指東海而峙粻文武介壽而嘽嘽若名嶽之悠長前無中興之良翰庸詎夫人而測量徐生進曰是奚當于盛德之形容哉嶽則有神豈其毓孕旁礴而私一申公申公嶽嶽豈其徒富貴佚樂秖厚自封更曰嶽之神兮聰明正直禕哉沛兮霖雨膏澤疇以下爲基而竝嶽穹宗疇

登有令聞而與嶽無窮以似申公

天遠樓集卷之一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天遠樓集卷之二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古詩

卜居宜興八首

悵焉念同生戚戚摧心肝共國有遺雠鵲鴒空在原昔我陽羨遊樂其丘壑寬地僻民風淳今人古衣冠歌舞不入境貧富俱力田漢晉人家存歷亂能自完我欲往居之野夫與盤桓築室承宗祧置諸磐石安

二

天地不驕恡桃花秘其源所以陶彭澤辟地卜南村南村亦何有榆柳羅田園日與素心人斗酒足晤言余亦從兹役幡然出吳門溯彼太湖流陟彼銅官山山色何嶙峋湖流何潺湲

三

杜曲連青天蛾眉甲震旦卒歲豈不得萬里卜陽羨緬懷兩公達故鄉安足戀男兒屬四方貴在適所願買田唯種秫卜築絡山半仕宦有時止聊得

耽荒宴

四

買地方百武山樓薄青天金鷔直其北銅官在其南朝夕有餘暉片心常自閒覃精六藉餘浮湛二氏言神理無殊塗所詣各自便萬卷十大白此中得宴然

五

庭除何所有修竹千琅玕天風時一吹環珮聲珊珊其間雙白鶴矯矯摩空翰動植各有靈和鳴若交驩鏗然中宮商振響青雲端此時吾亦得獨倚樓總寒

六

青天落白虹帶我西北樓長橋一何長千秋附周侯斬蛟入其窟血濺神龍愁威聲震六合名與天壤侔我來登此橋清夜風颼颼上有千古月下有千古流千古尚爲鄰一世安足儔俛仰百歲間努力追前修

七

杜門澹無營乘興當何之天高風日佳可以樂渴餓何况谿山間陶然持一巵水深多鄣索壤衍多躑躅春華洗嚴秋橘柚重纍纍吾事亦既足課僮力耕耔

八

步出小東門流水何瀰瀰古人水中央水榭有遺址入門登高樓青山暮成紫四顧山光中草木何韡韡云是杏花村當春爛如綺謝公有別墅肯爲蒼生起

逢原堂讀真詮

名教緯六合玄音臨八區總之靜者心神與無外俱鳴珮下紫霄委慮吾澹如庭樹何脩脩黃鳥鳴前除披帙臨堂皇冥覽極太虛燒香散清飇碧落浮雲趨何當名嶽巔坐餐青芙蕖

詠古

晏嬰相齊國其邑不足欲一裘三十年衣食其九族范公貧賤時不厭齏與粥既貴復能貧德施何滲漉末世遺六親誰嗣二賢躅

其二

山公有勝度于世澹無營左挾稽中散右拍阮步兵嘯歌竹林下長醉不暫醒雙手慣持杯偶持天下衡安知方寸間履盛匪所榮回首黃公罏千載有餘情

感興二首

昔我登泰山四海不足觀黃河盪落日逢見崑崙山山頭一老公白髮童子顏舉手摘星辰贈我藥一丸萬里成咫尺紫氣忽蔽天從此吾悟我猶然戀塵緣

其二

萬古君一瞬彭聃何其殀仙人不長生天地忽漸老廿載京洛塵拂衣苦不早富貴長苦飢貧賤亦得飽投竿東海上釣彼六鼇好儻其變桑田種秫以爲寶

之矩之饒州李贈別三首

朱明麗脩途長鞭策驪駒功名及盛年不得且踟蹰天風吹衣袍慷慨壯士圖豈無楊柳色折贈立須臾冉冉春華暮何以明不渝不及谷中蘭芳馨故自姝願言紉爲佩蕭艾不復芻

其二

彭蠡萬古流廬山千秋色山川豈不顯不爲特人得吳生秉奇尚仕宦得所適昔探白帝宮今入匡君宅有何五老公卒來逼雙屐釃酒臨瀑布灑落三千尺平生青山意讀書故讀律聱折非所便吾自諳吾職

其三

赫赫王文成筮仕刑曹郎歷詆諸大臣上書何激昂大任需增益一朝投夷荒虎豹與朝夕危坐獄混茫玄夜悅惚中白日欻輝光頗悔少年時大寶不深藏泊乎遂巡出風霆殺伐張始知中和執緒餘不可當勉旃慕前修匡時媲虞唐

盤石篇壽吳母潘氏

盤石山巔石喬松石上松烈風摧白日四序俱嚴冬少小入門來暫爲君子容徽䦨一瞬事歡娛從此終十八違所天紅妝改飛蓬呱呱襁中兒惻惻

慈母衷寸心五十秋耿耿千蒼穹母心一何苦是
才一何雄昂昂名家駒嬌嬌青雲中上堂啓阿母
有酒琥珀濃諸孫隨後拜一一蘭桂叢阿母一破
顏見孫樂融融天書西北來蜿蜿五色龍康榮難
具陳芳名政無窮

湯節母詩

出自城北門喬木摩青蒼上有黃鵠聲隨風成清
商淒其有餘哀無乃衛共姜芳規良在茲茲意悲
且長一從良人逝盛年洗紅妝北風吹氷蘗茹苦

六十霜空房成黍谷燉爾生春陽吹律難為功厥
維天道常旌書下　九重宅里樹穹坊磐石鑿為
柱孤松截作梁其高凌星辰岧岧復煌煌子也能
偕隱有孫謁明光錦衣將大母觀者塡路傍一時
何足豔千秋有芬芳

登太和十章章十六句

我從蓬萊山西度崑崙山中道涉南紀太和山巑
岏彳亍躡星辰諸天具可攀宛轉失大地恍惚存
其端渾淪一氣表身御罡風寒倅逢晉謝允方瞳

顏色丹自云後天老沆瀣不足餐指點亡其指有
無現奇觀

其二

黃鵠摩青天千秋一顧返昔我使楚國登樓意何
遠極目謝羅山勝情苦不展廿載羸粻至頗恨相
知晚昔來瀟湘闊今來清且淺天地有與立磊砢
不可轉朱邸重授餐豈不精且腆願從五龍宮一
乞齋時飯

其三

大造纚名嶽顯晦殊有時七十二家封岱宗何崔
嵬茲山歷千古絕頂莽不治詎知博山鑪其高竝
峨眉　文皇表太嶽當天構宏祠香火走萬國威
靈欻如斯崑崙竟杳茫太嶽蓺其時後先何足言
無始日月垂

其四

扶桑日一輪夜半香鑪紅崇構何所似一一摩蒼
穹上帝自玉京人王建章宮金碧麗巉巖香煙覆
杉松杖底磴偪仄參差青芙蓉大險天所設人巧

合化工長往豈不得天路不可窮顧聽若旌旗蜒
蜿雲霧中

其五

山深大寶潛文賁被草木我來值仲春萬象如新
沐撐滑掇天花臨深倚雲竹芳騫多益善柳梅一
而足上宮鐘磬鳴天風激飛瀑奇禽矯其翼一鳴
振空谷坐久清心魂暫至豁耳目應接豈不疲脉
脉得所欲

其六

蒼蒼古松樹都作虬龍鱗嚴冬斷不彫風雲晝杳
冥往往避世翁到此栖息寧老者或千歲稚者亦
百齡終歲不火食掬水餐茯苓蔦蘿紉作裳寬窄
度其形歷指諸奥窟古僊留其名豈若吾所覯與
訂歲寒盟

其七

塵世不名嶽浮生竟何施所以萬仞巔䟆齒躋其
危陋徑探芥子高巘敵須彌白雲本無住靈颸時
一吹倏忽千億變一現不可追冥思存阿閦至理
誠有之矧乃玄帝宅龜蛇繞委蛇而我出世心千
秋竝如斯

其八

舉趾數跙踦鑑擊亦不勝傳聞虎兕嵯中有厖眉
僧法門故不二真入有其稱去去息探討一叩最
上乘進我若故約攜我共憑陵趺坐最陡絕于法
不減增一燈無積暗利刃無蔓藤無爲若有爲自
茲有所憑

其九

平生不在多丘壑乃吾事及茲愜壯遊無乃昔曾
至馬遷萬里圖向平五嶽意婚嫁苟未畢寸心得
所寄宗炳躭臥遊車轍太宏肆可知達者觀大千
供一睨烯香黃金巔其數不思議顧影吾尊我茲
遊復誰繼

其十

昔我從薊門朝登日觀峰今我從大江莫登天柱
峰兩峰何所有雲霞盪吾胸沈吟遂上天歷三十
六宮下視太華山呼吸與天通武夷九仙人廬山

五老公聊復戀塵緣永懷塵外踪遠遊從此始載
酒千斛從

徐烈婦詩

南嶽塚纍纍白楊風颼颼其間有同穴血淚成一
坏云是王家女嫁作徐郎逑十八失所天明誓指
栢舟酸楚歷七年撫棺棺爲槀霾室值大侵肯爲
飢寒謀舅姑不諒人蒼天竟悠悠從死及此時焉
能待白頭十指爲菲帮忽及黄泉一死吾事畢
得正復何尤指血化爲碧寸心天壤俦寄言偷生

者百年等蜉蝣

送潘使君

苕谿桃花浪拍天成膏澤鏗然尚書履颯爾仙人
舄接武際　清朝藉甚筮仕日一飛三載栖復振
冲天翮惟　帝簡循良老臣裕經畫茂宰忠孝心
散作陽春色何必韋玄成周家崇世執天目何崔
嵬重城誰其陟

雪夜講莊義

眞宰神功寂大塊噫氣怒朔飈凛且寒同雲寒以
布霏霏皓霰寒慘慘黄昏暮講席疊青氊杏壇環
瑤樹何方逍遥客示我齊物論獨抱南華篇首演
北溟句鯤化縱碧鱗鵬奮冲天羽扶搖九萬程倏
忽三千路斥鷃尺蓬棲鷦鷯一枝庋巨細紛不齊
眞性自各足竝育宇宙間均爲造物賦漆園散餘
間濠梁得眞趣儵爾遊魚出遽然夢蝶悟夏蟲疑
寒冰秋蜩吸纖露豚餌釣巨鼇牛蹄號涸鮒得魚
忘筌守株空待兎匠石笑糟粕庖丁悵四顧靈
龜溷泥濁掉尾自嬉娛犧牲衣文繡俛首就鼎鑊

野馬何紛紜戸羊堪咄吁丈夫甘抱甕許由厭揹
瓠大道貴自然守拙養冲素陰陽爲爐炭化工自
鎔鑄有形終須壞旣散還復聚達人等物我智士
忘憂懼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怖此言非荒唐至
理誠所寓講罷客欲歸三尺沒踁步試問夜何如
寶鴨消殘灶

贈姪孫本仁號曰春野兼示之義

太古一片心先人有芳躅角巾身在野冷然清風
穆明德不當世其後乃可卜勿謂吾寔才致身青

雲陛高山何蒼蒼春陽播膏沐樹德益務滋蔓巻
任探讀勉旃充吾宗顧名重自强
金吾許岐山令嗣懋光卜吉將授室而未有
字余命之曰汝冲因系以詩
泰清懸日月紫微曜星文權輿皓皓爾法象從氤
氳人心涵太虛全體大無垠曠兮其若谷烱然絕
坱氛展采足經緯吐辭成典墳珠玉自有暉山川
自出雲蔚變謝芊賁高翔非燕羣神理既消索藻
續徒繽紛顏冉比龍翰曾史如蘭薰休光照千古

茂實騰聲闡儀刑詎云遠勉旃良在君
送長洲張明府遷比部入朝
元后啓昌運至德仁且明垂光燭四遐登進皆髦
英君子秉才哲爲邦茂清塵剸裁無滯牘果斷寧
隱情徵用旌明罰車馬颿焉征臨河聆言別慷慨
良難平茲余得請沐旋軫自神京鶬鴒有餘恨鴻
鴈多悽聲我心未云展寤寐惕且驚慘戚將控誰
將節已變更與君同所師金石且爲輕行行送遠
客方持天下平雪冤重仁惻斯以保令名

世母八十
紫綬何必貴黃金不足寶豈若固素心澹泊遊熙
皡所以翁與母同德以偕老處士既韋布爲嬪樂
綦縞坐對南山蒼長駐朱顏好十月應春陽蟠桃
色杲杲采衣繞膝前諸孫亦在抱而我忝猶子有
酒出蓬島南極老人斟麻姑仙子貢今日樂相樂
期頤善自保
送姪孫本仁赴南雍
仲容已矣夫所望吾逢集志業及盛年千里詎可

勢富貴等纖埃文章亦澌沒聖賢貴脩名有其忠
信質舉世尚謹厚鄉人竟無述寧知孔氏門狂狷
入其室鉅細神爲帥遠近志所畢雖有激烈心一
真衆不疾勉旃遵大道步趨古人域
贈王孝子和尚
何不蚤祝髮劬勞有深恩豈必瞿曇氏吾親即世
尊藉甚蔡使君曾旌孝子門矯矯袁安節節母穹
碑存節孝有煇光淨土咫尺真所以垂六十始現
比丘身出家不遊方趺坐無一言爲語衆緇流空

勞講說繁

玉女潭二首

四周皆絕壁下臨不測淵藤蘿翳白日松杉蔽青天盛夏苦鬱蒸到此清且寒朗然秦鏡開霜氣徹膽肝乘桴窺一鏬別有洞壑寬天風吹不到其中倅潺湲時見沉舟物知與湖海連誰其討奇絕儻入桃花源

其二

簡文有偏辭會心不在遠踽踏華林園所得毋乃淺大觀六合外達人著不展吾愛澄潭空其中足

游衍上有猛虎遊下有蛟龍蟆居然萬里勢四顧皆蒼嶙遠以盪吾胸近得精神宴白雲墮空翠片心與舒卷微醉敵輕寒日暮竟忘返

題五老弄丸圖

天地未開闢太極本無端有何五老公相視弄一丸兩儀從此生五行不可摶何況千萬物澌沫成波瀾蒼蒼白髮翁翻作兒女觀而我詰其故五老但長歎去去不可追天高白雲寒

山中書懷

終南爲捷徑蘇門與世辭何人尚其中南陽臥龍姿安石與深源並繫蒼生思成敗竟天壤虛名竟誰欺臥龍自天授遠志將安施徐邈故有常通介隨其時累日中聖人身世非所知懷哉千古人吾宗亦吾師

其二

顧公豈不賢在座人不樂子雲雖嗜酒而獨守寂寞所以嵇阮徒長醉躭丘壑山公亦旣達時復相

槃礴蘇公愛谿山買田傾其橐黃封良已厚紵友故不薄伊余追其踪青山得所託種橘三百顆以釀春醪渥

南嶽三詠

禪師示寂久而有稠錫樹月照全無影樹杪微風度問此何以故稠錫本無樹

其二

僧歸二虎隨與衆決去止故無腸可洗洗亦不假水剖腹姝駭觀示衆聊復爾

其三
汲泉瀹穀茶其味一何冽非茶亦非泉仁者心自
冽茶能聽泉聲天風滾山雪
送史給事赴召
皇覽先近署緬茲金閨彥虛左一再遷側席俟清
讌昔以直諫名請沐帝彌眷婉孌趨庭闈餐芳視
嘉膳孝當以忠移流華蔚光昞方及壯年時茂勲
儁馬爛憶君冲齡時操業繆問難忝以一日長持
斤濫斵墁君登青瑣墀余直金鑾殿禁垣相接邇

覩摩義逾戀薇鄉頃徘徊流光疾如電送子涉長
塗晴霞暎飛練願言崇令名九宇靜清宴
題蟠桃圖壽母 姨伉儷七十
我居崑崙山三禱蟠桃青黃王母不難呵謂我好顏
色自為歲星臣謂笑入人間世曾于 天子傍忽邀
王母至時復八極外睥睨蟠桃熟群仙莫見訝王
母吾眷屬況見天南端南極有雙曜青鳥旋矯翼
銜花凌海嶠
賦得謁帝承明廬 閣試
待詔金馬門入謁承明廬閶闔開九重五色羅旂
旗貔貅屆偃蹕虬龍擁鸞輿撫劒升丹陛鳴珂振
玉珮清光一以接趨對容紓徐爰思我先哲任時
而卷舒富貴苟非道銜門甘茹苴純風日云返末
路堪欷歔諂諛競奔走俯仰嗟籧篨口談復捲舌
足進趑趄臣節自齡薄君恩益見疎始進不以
禮焉能保厥初明明聖天子赫赫臨彤除下士
虛前席徵賢躬式閭論道追羲昊橫經畢石渠寥
廓垂天問冲懷穆以虛瑰奇丹壑才一旦起樵漁

良賈非自售忠悃誠欲攄明光爭候曉宣室夕陳
書願言君與臣常若水中魚明良兩相得庶事乃
其餘千載此佳會美哉真猗歟
千秋節 閣試
瑞靄啓震宿祥彩炳離曜爍爍日重耀燦燦月重
輝斗樞紫電繞星渚丹虹飛瑤波澄廣海珠纏朗
少微桂宮氣縹緲蘭殿香紛霏錦象標銀榜絲色
晃銅扉鶴駕何翩翩象輅馳騑騑雜戟儆以列鸞
旌逶相揮樂奏三麻舞儀建九斿旂赤旄燦掩映

黄麾影依稀金聲彰膚德玉潤裕神威百辟覲青
闕三華出翠闈霞刀明雜珮霓劍閃流幾令節贍
皇儲歡聲叶帝幾握巹欣有托主鼎允有依寢膳
問方勤謳歌心已歸

觀蘭亭修禊圖 閣試

晴鶯藹融暉輕颸蕩朱幌清香發静披圖史紛披
共爾師古何人蘭亭妙心託鏘翔修禊賢水紈染
自睨彷彿永和年登臨散幽樂林巖鬱以盤崇岡
宛如削曲水繞華洲廻波注杯酌逸思寫翰衮疑

神搆玄作我覿丹青姿俯仰感今昔誰矜廊廟崇
遽負山靈諾鐘鼎素衷存超明忽寥廓區界混窮
通出處鮮羈縛肯貌列兹圖兼能表麟閣

憫農詩 閣試

嗟彼疇隴客君爲稽事營終歲役心力朝夕靡遑
寧蓐食驅犢出雞棲猶趂耕春風冒凄冷暑日曝
炎精禾黍刈登場旅力瘁秋成里胥夜呼門租稅
促輸征烹雞進濁酒與稍緩官程各言長吏峻督
責事鞭榜公輸方罄槖私券復徵名酬賠少不愜
家僕狀猙獰公私償既畢餘穀不滿甑饑饉飢一
餐又聞啼餒聲明春計東作扼腕心怦怦穀種向
人貸慮復蹈前情泫然撫耒耜太息無聊生嗟嗟
何太息使我心慘惻不有循良吏耕斂于何給司
民牧與君謀國頼肉食肥瘠等越秦苞苴充膏澤
胡不深長思無乃失厥職明明　聖天子赫赫臨
皇極願采此風謠進置宸御側憫農如之何一夜
覽無逸

送朱司理遷考功郎北上

昔余佐天曹厥職愧無當人亦有恒言侍郎不如
郎藉甚吾郡李寵除出明光朝野所共推英選超
裴王端毅爲郎日正卿莫敢望于旌臨當發吳儂
走倉皇具陳杼軸空率土皆豺狼城市有攫金闕
津榷輕裝民心甚于口仁政無隄防小决尚可已
大決多所傷煌煌明使君保障我一方南風吹江
水德澤較更長請以變所繇奏對攄慨慷請以瘡
痍故簡牧俱循良

贈劉原一

漢家推子政孰與今原一五十不負薪能詩似高
適吾有叔寶倩汝得阿咸敵相攜修竹林白眼浮
大白

紀過三十首

芳蘭何不展萱花竟先露惻惻慈母懷依依孺子
慕中夜著形響門闌靈颸度已亡而若存似近而
忽驚極知一氣通并達幽明故

其二

蔡代石將軍千秋江東祠神理良不爽昭示若著

龜仰天星辰爛住叩決所疑門戸方扃鑰颯爾生
微颸四扉忽洞啓恍惚不可知守者從外入憎我
輕薄兒犯門吾豈敢廟貌有如斯致謝難自明鬼
神誠有之

其三

吳公重賈誼天下莫敢望士也何曰賤使君日昂
藏太原專城居五馬俱騰驤平陽佐大邦雙旌共
飛揚折節下書生揖登木蘭堂於惟我先君布衣
聊自臧我我兩使君慟哭臨其喪子貴何不竢人
生若朝霜酹酒重致辭主簞生輝光觀者填委巷
太息稱循良

其四

歲行在單閼策馬臨長干宴息僦斗室神祠號翔
鸞道士本無心夢繞黃金棺出處信前定達者當
自安盛宴歌鹿鳴不與非所歎斯夢似有徵徘徊
媿彈冠

其五

方丈黃金地水溢成池塘風雷忽震盪九天赤電

光雨急波濤奔洶湧接混茫中有大鯉魚上飛冲
蒼蒼兩僧同一夢東西各禪房時余赴公車邂逅
山東張禪棲各一室各各應其祥

其六

莊皇首策士中秘羅羣英　御筆涉蕪詞遂忝第
一人岧岧仙人掌蕩蕩金馬門列宿應文彊周旋
君一身西京薄上古奇義相討論大雅或可作避
世非其倫

其七

致身値昌期　皇建其有極十載殿東班　天威
顏咫尺龍袞麗初陽光耀被萬國侍臣竟何補秉
志惟五緎

其八

青天不可干人事多舛迕雷霆倏迅疾風雨亦震
怒胥江是日惡溺者何夯互驚颶挾雷號我舟駛
如赴謂東而忽南飄蕩得所附事定轉自危吁嗟
公無渡敢云大浪中不喜亦不懼

其九

惟　帝有奔走使令給起居内事資贊導不妨習
詩書太史視其成深入承明廬瑠貂不敢仰千輩
肅肅趨

其十

鳴珮入紫霄含香侍金鑾天文鬱以興具瞻崔嵬
觀燕許擅著作疇其筆如椽大醉謁至尊千古稱
青蓮俛仰媿濫竽嘉藻胡由宣秉直誓不渝　聖
德無頌篇

十一

齷齪掌故言冗竟無雅作亦復具體要聊示黜浮
薄一再忝文衡玄夜勤祓濯魚目不得混明珠時
在握閱武亦校文儻其媢鵒累薦賢故臣職上賞
非所慱文武各歷敭中外姝不惡雖鮮赫赫稱頗
亦著端愨

十二

承　青金臺端綸綍生五色委蛇歷重階珮聲自
成律從東上赤墀中道趨授敕一揖歸其班餘敬
廼自抑謬當載筆暇敬循執圭則

十三

朝遊赤壁磯明月猶在襯暮登黃鶴樓白雲無停
吐熠熠使臣星奕奕王者字鳴玉醴酒筵弭節芳
蘭渚一氣混七澤不辨子虛語參上當青天蒼翠
徹終古俛仰大厥觀從此輕珪組

十四

昔聞蘇長公卜築荆谿幽栽眉豈不佳草枯不足
留㳊余抱奇疾避地得所求洞天青冥篠采藥芝
苓檞酒至邀善卷詩成張公訓忽指金芙蓉煙霞

足冥搜入山不厭深沉痼聊得瘳四海不可極于
此營一丘

十五

東髮敦詩書維聖有遺則彊年瀕危殆俟命復何
感臚腫三伏時亦體存視息不想忽成夢精神安
所即宮殿鬱岧嶤兩楹俎豆飭等威帝者尊云是
素王宅衍聖稱上公投刺具主客懇婉因謝之遺
我盤餐食少婦出素手食我熟茄筐中有泰山鹿
其肉馨香溢大咀復細嚼齒齶有餘液覺寤至味

存沉痾頓若失詰朝訝身輕無乃生羽翼

附　徐太史愈疾五言排律　劉鳳

公瑕云太史疾甚困恍惚夢入孔廟衍聖公
與接既又一少年偕一媼以檻來中一瓠令
食醉不能又一茄少年強令食覺甘香醒猶
在口遂灑然愈聖靈若是耶將太史賢也

淹臥非疏寂文園偶倦遊告因嚴助請疾向孔
林瘳孺語痾今去媼璽誰得猶精誠通夢寐行
義勛奎婁發樊寧將禱爲儒效若酬格孚祥則
兆詎可謂悠悠

其二

偃息嶺雲偏倚梧吟夕煙恍然疑有感逌爾覺
能痊忘遣應真契清齋會潔蠲不因逢樂廣還
似夢鈞天精爽寧非聖照臨知祐賢事無驚曠
世行嗣道千年

十六

清晨發楊子日夕渡黃河飛蓋凌高天朔風振鳴
珂燕臺有黃金積雪俱嵯峨長堤發新柳依依鳳

城阿令圖及盛年平生不在多

十七

聖經若日星掩翳等雲浮昧者遺其精白首空校
讎詞臣抱區區期副宵衣求微言光國風法語析
春秋覃精唐虞際競業成優游

十八

金馬切銅龍詞曹備儲寀　聖代日重光繄有長
子在諭導我元良一成不可改所以三代時蚤建
康盛載

十九

九陵各萬仞紫氣摩空來經始大峪宮西山倍崔
嵬高秋氣象肅　聖主親巡來六龍御天飛萬騎
鳴風雷莽蒼大漠色松楸鬱縈迴謬叨載筆臣慚
非執戟才扈從有光㸌寓目何悠哉

二十

既稱太學師高座獨正色宮牆萬仞外飭工崇樹
塞氣象參星辰辟除車馬跡青槐夾橋門冠帶繞
經席煥然非舊觀四顧何赫奕

廿一

歲乙酉孟夏久旱二麥枯　皇帝若曰吁茲予一
人辜徒行出　九重南郊致大雩布袍曳草屝告
虔不憚劬行重踟躕　天顏慘不舒公卿百執
事齋戒備前驅萬民夾道瞻上帝鑒今圖祭酒臣
稽首恭述代謳歈

廿二

刮骨似無苦灼肌詎云虐備毒得病已金石亦堪
鑠力盡生大寒盛夏重衷薄奄奄似若存忽聞大

欸作吾自識吾聲冕氣始有託七日似箇子了不
聞天樂儻從帝所還既還乃甚樂

廿三

承恩日已久謁　帝日已親[illegible]居惟願
聖德新九重有遐思四海被澤均一[illegible]自逸萬
世稱至仁

廿四

講帷已清秘日直更深嚴肅趨文華後委蛇　聖
人前聖經賴典謨其妙故不傳自靖攄肝膈悃愊

不可宣朝家禮數殊暮沐恩輝偏

廿五

白玉何峩峩光輝施堂皇謬以大璞姿逢時備圭
璋文昌儼在席列星粲成行匪伊毫末故千秋見
文章

廿六

大明當中天盛典告成功推恩逮祖先高朋賁今
終夜臺見明月白楊生春風生無百歲期沒有三
品崇何以罄孝思永言勵精忠

廿七

宗伯掌邦禮九月進祀冊入門中道趨上殿北面立 天子欽大事立受睿覽畢臣也始長跪唯唯承旨出疎庸叨佐禮壽攝大宗伯盛典容 天顏龍光何赫赫

廿八

山濤不可作啓事無眞率謬承天曹乏少宰佐陟黜羣吏朝宗來賢否苦不悉自矢公無私寸心有如日

廿九

聖主親策士臨軒旭日高廷對三百人疇其稱雋髦兩侍殿頭班讀卷寧憚勞所希汰魚目明珠不混淆

三十

素衣易爲緇厭此京雒塵固請輟講直扶侍太淑人 帝許乘傳歸仍霑 寵賜頻行行謝簪紱垂綸太湖濵請看高天鵠雛哉不可馴

天遠樓集卷之二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三

七言歌行

天遠樓集卷之三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七言歌行

登黃鶴樓歌

一持使節瀟湘遊南風太競水北流前呵銀瓜犬如斗可以搥碎黃鶴樓崔顥題詩衆所唾李白酗酒死不休登樓大叫兩竪子楚天茫茫不入眸醉看參上九千仞得無英靈在上頭大觀天地問睥睨鸚鵡洲千秋黃鶴爲我返一片白雲爲我留莫問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百不愁

善權寺古栢歌

馬上青山古寺中怒龍怪虬紛無數疑是江湖窟宅翻大風震蕩天地晝昏急拔干將叱斬之近之都是老柏樹詰屈離奇勢飛動嵬峩不受人攀弄直幹憑陵挽率天盤根糾錯神仙洞孔明廟前不足觀泰山頂上成何用獨有茲山數十柯千秋蒼秀吾曹共笑殺卑哉蘇長公卜築幾成木奴頌

善權寺雷篆歌

神龍飛入梵王宮篆字倒題雷電中夜半屋梁吐
光怪滿山松柏生𪜀風我從九斗倚礧砢醉筆淋
漓墨花韡青天𣀮有赤電飛白虹亂捲翠旗墮酒
星嘯傲人間世山靈夜泣醉題字新詩一洗天公
目颯爾晴空雷雨至

廢箸行贈蔣孔祥

貞惠文子不必富齊國黔敖更大負歲饑不忍民
溝壑惻然救濟行深仁君不見歲行戊子五六月
百姓倉皇告垂絕舍悽抱子擲中道骨肉相捐不

相保市井無煙晝不炊城烏亂下啄餓莩嗚呼民
自飢何關飽者事彼肉食者何揚揚昊天不弔民
無計傳聞蔣君廢箸行饘粥若翁太守清白吏

關山月

高天片月清且閑午夜流光照榆關嬋娟寒怯燕
然山夫君別妾何時還金風落葉愁雲鬟坐看明
鏡凋朱顏淚波青海聲潺湲星辰飛渡銀河灣廣
寒願作鴛鴦翾

登樓歌贈陸山人

山人昔探林屋洞遂從張公洞天出途中曾遇毛
萇翁贈爾一丸藥五色（毛萇入張公洞從林屋洞出陸山人從林屋入張公洞必相遇云）到來有酒便爲家何處谿山不容屐況有
雨前陽羨茶頗勝霜餘洞庭橘日日狂歌扶醉歸
神王那知漸頭白有時風雨不出門一觴一咏要
自得請看天畔有登樓兒童笑指幽人宅

吳太學貽夏仲昭水墨竹石漫題

一杯潦倒天地間卜築谿頭太清曠何可一日無
此君還擬朝衣拜石丈夏卿名筆有奇氣故人貽

我真曉事一卷礧砢白雲生數竿蒼蒨清風至煩
襟頓滌生清涼滿天蕭颯拴琳琅七賢六逸久不
作世途曲謹吾猖狂

石麟閣初成餞陳吏部

買田陽羨吾計果置酒高樓對磊砢酒如暈畫谿
流綠人在銅官山上坐元龍豪氣醉更豪徐邈中
聖賢亦可芳筵惜別倒千罇高天氣爽長虹墮鼙
鼓喧闐鴻鴈飛滿空白露黃花韡可奈山樓一片
月五更催發河橋柁

治河功成歌 有序

嘉靖四十四年河決徐沛漕道中絕　上命大司空朱公治之咨詢父老指授方略鑿新渠自南陽至留城而舊渠則自留城至境山皆疏之使通爲閘爲隄爲壩爲枝河於是愆而決者紓以斂積而淤者融以散渠成而漕以無害焉余同年于太史可遠公門生也持卷索治河詩余作歌一首遂徵余并書之咨嗟乎公之功與河流而俱永固不藉此片石爲也

平成萬古思神禹九河無處尋遺軌龍門東下受百川南徙時驚地維圯我　明轉漕開會通四遐貢賦資河功徐方倏奏梗中道洪濤巨浸淹來同聖主宵衣憂獨軫水土何臣任維允僉曰司空艮股肱璽書特簡錫民隱司空治水如治病分經順絡隨其性受　帝寧辭王事勞胼胝祗畏方初命時乘弗息得禹傳百工奔走何驩闐新渠浤浤水流駛片帆千里飛雲煙底績歸來報　明主紫殿千官爲公喜砥柱中流今有人舟楫商家更誰似買恩晝接覲　天光沛澤逢如江漢長幾人德惠及民社勳名奕世垂旂常

懷南陸君從毘陵卜築陽羨其性孤介隱於醫新居成予欲載酒過之病未能也却贈

千古銅官伴幽獨悠然十畝俱松竹知君稟性合幽棲買田陽羨成小築我欲攜尊與君坐醉呼明月從天墮拍手大笑蘇長公種橘構亭竟不果

丁長孺母五十

遠來人世多壽考况乃五十姝未老未老昌稱太

夫人既以夫貴子復好有子成名已十年致身顯親亦太早世祿之家福所造噫嘻人世福祿壽何足寶君家氣節凌秋旻

九邊圖歌 闈試

廟廊勝算有神謨坐施長策鎮強胡丹青不寫古今晝几席常披坼堠圖一統河山擎掌握九邊形勝布方隅憶昔秦皇始營此驅役百萬黔首與赭徒經年累歲築未成是何神工鬼匠一旦移此於坦途迤迤自臨洮包雄郡擁名都崎崎嶇嶇吾不

知其萬幾千里如起如伏將斷復續被山帶谷而
直接醫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可以靜守制匈奴
嗚呼輿圖此其大略也按圖悉數吾其言乎帝王
設險何壯哉皇畿萬雉冲天開龍盤虎踞碧玉京
雲籠霧遶黃金臺黃河百折環城拱堞抱地勢而
東走太行崔嵬層巒疊巘朝天闕而西來宅中圖
大拱南面直北一帶分營列寨而遍置延堠第一
邊鎮爲遼左一面阻海三面虜四圍旁遶若襟帶
一道中通如線縷東有毛憐女直諸夷之羈縻西

有朶顏福餘三衛之部伍夷情頗與北虜殊守御
之衛在綏撫京師左輔曰薊州藩籬單薄深可憂
黃花鎮外胡塵蔽白馬關前虜騎遊烽火時防喜
峰口石墩連亘潮河流向年蹂踏三河路今日瘡
痍淚未收北門鎖鑰在宣府秦爲上谷稱雄武
太祖從玆肆伐胡　文皇由此三犁虜土木既摧
獨石城邊圉不得仍安堵浮屠插箭守須嚴長峪
鎮邊募當補今大同古雲中川原平衍多谿烽鴿
峪五堡最險阻鴈門三關尤要衝黠虜蜂屯恣猖

獗悍卒狠跋逞頑兇安得良將如魏尚保障此三
成金鄘榆林鎮漢朔方兵強糧足勢莫當河南一
以失北虜益跳梁火篩入營統俺答套厮一部雄
吉囊水峻嵋兮夜渡沙慘冽兮晝揚内兵有珠米
桂薪之謠外敵有角弓鐵騎之強君不見去年石
州阨虜沿河外入至今行道猶悲傷榆林西鎮接
延綏匀堡連墩勢逶迤疆埸自棄黃河套門戶全
憑花馬池鐵柱泉邊狠纛建三山堡路羽書馳烽
煙到處無停歇環慶何由安枕時固原本居堂奧

地勢與延綏如左臂清水營前徑既通響石溝門
安足恃爲須堅守花兒岔更宜分屯武與戍旌旗
掩映刁斗聞首尾倚伏常山勢固原之外爲寧夏
厥土肥磽宜禾稼賀蘭山峙西北頭黃河水遶東
南下我從鎮遠瞰關防虜向山前縱騎射直須慨
拓漢舊疆壘堞千里相橫跨河西之地爲甘肅九
邊最遠寄戎腹魯番種類肆斥充尾剌部落棼住
牧南夷旣坐巢窟間北狄毋依水草逐哈密陷沒
外藩徹赤斤渝喪西邊屢遒知征討仗威揚綏來

在德服每覽九邊圖爲之三反復嗚呼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丘陵天子守險在四夷胡虜安得
來憑凌聖王籌略有奇秘不在天不在地在乎得
人而已矣翻思束髮負像英裹糧躍馬邊上行手
提寶劒霜花落腰控琱弓塞月明跋涉河山百二
關慷慨胸襟十萬兵壯擬燕然勒貞石猛思漢闕
請長纓偶閱邊圖宛如昨惕然使我夢寐驚况遇
君王自神武運籌決策貴先聲談笑折衝在樽俎
後先踈附皆干城單于呼韓稽顙來胡越一家海
宇平區區邊圖置何所閉將四壁列圍屏不求繪
像麒麟閣但願垂勳鐘鼎銘

薊門行　閣試

星分箕尾鍾奇特地扼幽燕表靈域蔚郊奏凱未
下車已續神明興滅國薊山崒嵂倚崆峒薊水潺
湲瀉妙峰水色山光宛如昨薊門何處覓堯封朔
風凜慄寒吹髮寒雪瀰漫愁切骨漢戍操戈古道
旁胡兒飲馬長城窟回首長安在日邊未央宮殿
五雲聯芙蓉掌接金莖露玳瑁筵飛玉燭煙玉田
種玉玉已没金臺堆金金已竭金消玉毁人不在
古基惟有當時月薊俗昔稱善悲歌慷慨激烈哀
情多隱隱燕山別邑國蕭蕭易水辭荆軻秦據崤
函此爲敵漢都中原作外徼秦漢而還事戰爭薊
門自古罹鋒鏑君不見　皇朝定鼎涖寰中龍盤
虎踞天下雄向來兵革三關路今日車書萬國同

天方國人進玉歌　閣試

皇家曆數萬年昌　聖明天子出當陽初膺寶籙
開黄屋遂布玄功澤四方宰相朝中調玉燭元戎
塞外擁金湯臣工庶績蒸黎樂海宇謳吟頌乂康
高懸化日輝三極遠扇仁風播八荒已占百瑞呈
天兆更見嶽波息海揚何須漢使通西域重譯來
朝擬越裳　聖主凝旒綜王會坐隨月令開明堂
雲韶霆蹕聲咸壯霞裾星弁交趨蹌鴛卿象狄爭
讙奏四夷稽首咸來王自古西戎王關外今之大
國爲天方人從雪嶺踰青鳥馬涉流沙度白狼獻
賮彤庭充旅實連城美玉襲玄黄纖膏瑩礎疑鎔
粉巨璞盈車似截肪飛虹碧水澄秋色明月青霄

吐夜光産出于闐復西去崑崙玄圃山之陽東到
中華九萬里獻歸御府比珍藏待琢珪璋齊六瑞
還照五德薦穹蒼憶昔楚人徒伯國白珩不貴寶
賢良況乃堂堂萬邦主中興謨烈方鋪張抵璧捐
珠罷征採超奘援僊登巖廊瑜森璉立布庶位琢
琳戛擊鳴宮商謀議霏瑲兼脣玖共成勳業照旂
常聖主垂衣事端拱佇看熙皥躋虞唐寄語蠻夷
君長道華夷原不殊封疆但入闕庭觀禮樂何須
貢獻勞梯航

李赤肚仙九十

大道在目前迷者妄投足高談玄妙著丹經世鮮
超然能斷慾赤肚子丹丘生去之千載相和鳴自
言少得異人訣引入太和七歲月不眠不食惟獨
坐真氣充滿鍊金骨追今已閱[illegible]十春鬢髮如漆
齒若銀雙髻赤脚拍手笑笑他滾滾馬蹄塵茅山
諸洞隱其迹豺虎見之皆辟易時時或有贈餉者
輙與貧人不自惜五月之望是初度彼視百年若
朝暮苦海無邊回轉頭余亦閉關悔前誤

題東方朔圖壽伯兄六十

吾聞東方朔蚤遇黃眉翁塵綱名韁不可拘吞日
月光遊鴻濛金馬門中避塵世歲星索米侏儒側
飽後功名真長物醉餘爵禄都餘事怡然長笑青
天高吾視吾身等秋毫自應壽與天地久非關竊
食三蟠桃吾兄盛德希長生能于時事無所營有
道金門似方朔擕得金莖露氣清丹青貌出仙人
好何必滄洲有三島仙人駐顏由種德蓬跣庭階
踏瑤草

黃孝廉寓荊谿生日卦贈

前日我生日惠山過雨泉聲續此日君生自荊谿
酒暎南山綠知君大是梁棟材指示吾家滄垣屋
雖云廳事容旋馬還效名園多種竹美人贈我兩
麒麟何以報之雙鸑鷟文章五色天上物總向人
間講世睦

白華篇壽呂翁七十 有序

呂翁蓋籍甚者悳云生而當室緊節母是賴志
養合白華之篇孝思召馴鵲之異閒隱傲吏旋

遁丘壑官府旌異棹楔充門其姻家董君徵壽
七十爲賦白華篇蓋本其德致壽云爾

母教不必三遷居子養不必二千石但令作者嗣中壘還有詩人頌潔白呂翁故饒經世務不戀婆娑漆園樹看雲早賦歸去來彩衣將毋桃花路大江高山騰紫霞白雲繚繞孺慕遐一從鵲乳知孝子有司往往旌其家五丈夫子龍蜒蜿蚤成不似商家晚人生七十古來多仙人來贈青精飯

百萱圖歌壽誥封王母太夫人

内閣春深芍藥穠朱明太液簇芙蓉蓬萊更有忘憂草旭日花繁東海紅翻風倒瀉珊瑚窟浥露交加琥珀鍾光搖天女鳴璦珮色奪瑤空散采虹學士宮袍留晚照夫人揄狄生春風綫選巧心曾貌得周郎妙手異代同筆底名花開满百朶朶如新出化工高低恭互流霞爛深淺陸離香霧叢西望王母坐崑崙蟠桃花開幾千春豈若此花東海上蓬萊樓閣增嶙峋借問若爲東王母王家八座太夫人夫人有子宰官身純孝精忠莫與倫廟堂踪跡半林壑潔白承歡事事真坐令南三注生籍坐令滄海不揚塵海上金仙玉女夥花幢羽旌飄旖旎上元南嶽諸夫人君家靈照于中坐人間上壽何所似請視萱花一百朶

周翁歌

闔閭城東水作野笠澤淼漭向天瀉百羣鷗鷺亂乘𩰿誰識其中有隱者周翁家住雲水深白首無營太古心甘冷高松常對酒風生磐石當鳴琴少年澹泊故無比白日羲皇到夢裏闗河月落見賢人翁曾泊仲淺憂子路家梵宇香飄識大士翁嘗禪栖其尊人痒病憂老人趣之歸自云姓莊既覺寺僧遽呼問曰若知觀音大士姓乎翁謝不知僧曰姓莊雖然忠信通神明更從毫末窺無涘芝艸桃花不住春白水潾潾石齒齒有兒能詩復能書兩孫擽茶攻三餘安知門外有塵世牀頭酒熟鱠鱸魚翁乎雖老還堪少海上仙人歎不如

表漢陽過訪不值投詩七律六首而去昔人
僅僅題一鳳字視此慙沮矣余從善權歸
酒酣三復走筆報謝

春暮登山桃李濃善權洞天呼白龍山中六醉九
十日歸來一路採芙蓉入門穿徑蓬蒿僥片片白
雲吐光怪初道高人題字過俄驚綵筆留詩在袞
衮詩才號倚馬背與時流比肩者昔年翻却鸚鵡
洲此時大嚼鱸魚鮓千里蓴羹儻見分一杯毬畫
谿頭瀉

題王用昭夢橋卷追和杭中丞韻

開道仙人橋中住對奕千年事可疑夢中大橋定
當剖政是仙人出世期果然老蚌雙珠出六十王

翁真絕奇兒生俄頃亦六十淮水波瀾良在茲一
日叩我橋頭亭要我追和夢橋詩徐卿何日兩麒
麟不羨老嫗寧馨兒

題沈石翁所贈王用昭瀹茶詩畫卷

一從陽羨買薄田來往扁舟任流水開卷追和石
翁詩身在石翁畫圖裏玉女潭心泉拍空銅官山
頭霞散綺穀前細雨旗搶綠用昭瀹法無與比愛
酒豈必竹林徒愛茶豈必玉川子高人舉止絕世
塵品物借之都不死陽羨茶荊谿酒情各有鍾竟

誰是醉醒不顧身後名人生及時行樂耳

袞衣行送劉開府 有序

鄱陽劉公之撫南畿也大指在惠利小民不便
巨室頃自滁陽三疏得請暫歸省覲其宇下攀
號以百萬計斯益見公哉乃不佞為賦袞衣行
蓋昔東人繫戀公旦其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今日袞衣瑯邪山明日袞衣匡廬山夾道瘡痍瞻
使君青冥法象胡由攀憶昔相偕天祿閣子政才

名故卓犖自提節鉞鎮東南士安心計何恢廓近
來北虜南倭奴軍興無計覓須臾縣官科稅何從
出巨室居然積歲逋使君高目寬綾急下不傷民
國有儒平生何限蓄亦意散入陽羨家蘇斷無
祖吏下貧屋田間相勞驩且娛中丞自有陰晴記
天子曾頒水利書忠靖文襄儼然在此日功名與
並驅野夫自買陽羨田逢君駐節如逢年玉女潭
頭拾瑤草醉翁亭邊分釀泉赤心宜作黒頭公袞
衣欲舞春風顛八袞尊人雙壽考　帝恩暫許書

遊還流霞亂撲香鑪紫玉杯倒酌石鏡圓大孝特爲羣德首精忠獨感一人偏到日春風何不緩已有徵書促行慍也知周夏還朝日德澤宣流無近遠吳儂遙望五雲端袞衣能補天龍袞

爲止庵上人題畫

青山一帶映長谿谿上雙橋暮光翠吳王曾種白蓮花西天故有芬陀利花裏鐘聲出古寺高僧閑關無一事寺在白蓮橋

古瓊樹歌

廣陵曾詠隋帝宮春風已老瓊花空玉女潭頭露華馥九曲清泉拍空濛玉樹離奇何代植老榦中坼成雙龍漢柏敢稱丈人行秦松或與同時封蒼藤附之竝胡者爲蛟爲虬攫長虹每逢雷雨欲飛去頡頏巖壑留奇踪我欲青山結九老左挾張公右瓊公身居其一僅三爾若爲蒼蒼六老翁

壽汪教諭父

鄣郡十姓九爲汪汪氏九翁壽者十越公英雄有餘地重以文章振今日翁也有子能祿養扶侍荆南酒如雪六月初筵前黃花南山有鹿充盤食講堂兕有三魚集顯親何以獻　天子豈獨關西有伯起

小癡道人歌

世人不醉亦不癡百年鼎鼎欲何之道人笑醉不大癡癡到片心有所施道人醉醒各有寄豈若世上悠悠兒當其少年膂力雄脫勇士阨塵埃中豈期大貴千金報怒而郤之非不恭手捉鋼刃皎霜雪大呼欲濺匈奴血何由衛霍出祁連空將意氣干虹霓以茲拂袖名山遊杖頭挂却荆谿月解談最上無生理仍窺太始長生訣閑關危坐白雲深謝彼塵途太超忽避世難今世避我公卿往往甘折節老能飲酒三百杯醉中瞪目雄心發劍見禍生不少年嘗爾灌夫多白髮此時道人癡欲絕年過八十欲何爲居然太公初遇時南北烽煙政多事投竿仗鉞故不遲不然張公善權都亡恙洞天深處堪著癡

唐人畫馬圖歌

河精乾健爲神馬應德呈祥生冀野騰黃應自帝
軒來茲圖云是唐人寫雙瞳夾鏡厥蘭筋兩權協
月身龍文疑珠汗灑千年墨類錦毛成五色雲飛
蹄青驪轢紫燕水軼驚鳧陸飛箭懸壁猶餘大宛
血曳總重見吳門練超騰八極雷電奔倏忽萬里
天地昏殊相逸發渥洼水猛氣高驟閶闔門躡景
追風本滅沒驊騮騕褭俱超忽八駿馳輕周穆乘
千金價重燕昭骨齊客休言畫馬難韓幹有神飛
筆端橫行似潑流沙地竦躍如臨苜蓿盤叱撥形
圖觀驥殿太僕園人誰不羨滾塵六馬寧王巧花
驄玉面玄宗眷揮毫落紙風雲開畫龍自有真龍
來天馬遂歸漢天子吉光上壽三千哉唐堯膺籙
赤文翊景公數年求不得何如今日握圖看效貢
呈靈遍萬國

一燈篇贈張廉水 有序

廉水張先生七十童顏業避事精心淨土自其
高曾二祖爲御史爲憲副晚節皆祝髮爲僧余
因有感于悟道秀才及無盡無垢兩居士之超

悟何張氏一燈千古不絕乎爲賦一燈篇

承相最解維摩說侍郎究竟栢挂子從來住世堪
出世世人逐逐胡爲爾 本朝兩公共一鉢並現
宰官俱祝髮張家衣鉢一燈前廉水居士今人傑
行年七十朱顏酡皎如月在玉樹柯不成丞相無
佛論早著秀才悟道歌千金萬鐘輕一擲終身與
人吾更得物外閒情太落落世上盛名徒藉藉野
夫有子萬事足荊谿濯纓亦濯足隨順世緣終有
癡青天一舉雙黃鵠

題許翁遺像卷翁高士也世居白泒潭萬宗
伯作歌周公瑕書之而余題其後

白泒潭水接泖湖白雲萬片出其底臨流松竹許
詢居八十二春弄雲水儵然黃髮古衣冠風流宜
置丘壑裏何物丹青太逼真不識先生視其子學
士舊題蘿薜殘右軍新墨龍蛇起高陽世實真三
絕潭中光怪從此始

湯封君六十奉其節母王八十壽言 封君之子豐城令

何人有母衛共姜何人有子潘河陽封君置酒高

堂上蟠桃作花樂未央逢看天上青鳥來欻爾紫
鳳俱徘徊銅官山頭駐鸞車指點東海釀流霞老
萊伯瑜何足數月華掩映碧桃花

還少歌壽周翁八十 有序

歲辛卯長歌壽方泉周翁七十曰翁乎雖老還
堪少今歲在辛丑翁年八十果然遂賦還少歌

翁年七十垂欲老邇年八十還復少知翁鶴髮無
所營坐對煙波日日笑笠澤江寒大淼茫翁也有
子稱漁郎奮穎垂釣得鱸鱖須臾羹熟草堂香鮮

羹佐酒真善養綵衣醉舞江田上笑一回兮少一
回桃花千樹浮新漲江中蕩漾月華明老尾盆邊
勝有羹時復啜之解其酲仰看星斗浩從橫從此
童顏百餘歲君不見崑山周壽誼 壽誼生宋末歷元入國初年一百十六歲

吳歈篇送朱郡侯晉臬副蒞川南

南風細雨木蘭堂江天新漲接瞿塘錦帆西指三
千里使君倒聽吳歈長借問吳歈一何苦兒童父
老俱攀慕心旌搖搖挂三峽似和猿聲啼不住遠

看劍閣在青天逢想峨眉起紅霧楚頭蜀尾一星
垂疊鼓鳴笳恭雲樹使君卓犖超流俗一麾立造
蒼生福共道韋公善治吳還推諸葛能安蜀行邊
卉木正交加戰後瘡痍得咻噢蜀道易于履平地
險要無虞仗節制錦江過雨澄空碧玉壘生風吐
嵐翠使君聲烈不可當豸冠繡斧何輝煌吳儂借
寇倅未得 聖明軫念東南方須臾開府重來日
不間復覩周文襄

雜言

題林酒僊卷并效其體三首

癡兀兀忒了了蓮花深處頻伽鳥聽一聲醉倒何
以故西天淨土有酒酤一錢十千壺

一九二九和尚莫喫酒菩薩慣喫酒喫酒不菩薩
不見酒僊醉後吐出酒清鰕活衆和尚醉吐出酒
臭鰕不活

憶昔少年時酒過非小可我今向佛勤懺悔少時
酒過不是我

天遠樓集卷之三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天遠樓集卷之四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律詩

新築成書懷三首

高樓何所有天遠夕陽多聊得焚香坐無勞載酒過銅官收晚翠玉露散煙蘿夜夜長橋月凭欄起嘯歌

其二

嘉樹飽霜霰青青滿洞庭楚臣空有頌坡老不成

亭而我夢千古逢時耻獨醒谿流環小築擁集佐沉冥

其三

荆谿秋雨後來往一扁舟不與時人侶真從造物遊逃名唯有醉種秋更無求乘月詠歸晚翛然天遠樓

遊善權三首

混沌開樓閣天然勝不磨雲騰移怪石泉噴折危柯伏翼晝飛慣石田秋稷多自非巨靈鑿其奈上居何

其二

紅樹滿天落青山洞壑長窮探羽人宅驟借燭龍光萬態縱横出雙眸應接忙誰云如斗室無乃大茫茫

其三

雙屐谿山遍高秋入洞天風疎萬葉落雲上一花然初地難窮勝狂心最上禪酒酣題石滿真宰驟無權

孝懿莊皇后輓歌十首

肴展臨朝[illegible]徽音想二南纔龍求故劍招鳳泣遺簪日月雙輸發風雲萬聖參琁宮香散去紫霧鬱煙嵐

其二

俔天懷舊德配　帝建新宮隧敞龍文合泉深御氣通即看秾蕙帳何似在椒風輓紼橋山路千官縞素同

其三

媧皇開世㝵煅石補璇霄詎意桑田變槲鶯杞國
詮輿圖歸嗣聖天壤隔前朝大造同茲數安從問
壽夭

其四

秖云燕谷煖無奈夜漫漫一別黃金屋長封白玉
棺山空秋月碧沙冷夕霜繁縱有鄒生律難吹萬
古寒

其五

桂掖芳儀遠椒塗大禮成尊曾不逮養哀乃會兼
榮 帝寢靈衣袝仙簫舞袖吹迎君蒿闕 聖念風
木不勝情

其六

仙遊何處所來去渺難期夢化雙龍合神從八駿
馳星虹逝華渚風雨暗瑤池陟降陵原上唯應老
鶴知

其七

紫宮推啓佑形管著儀刑婉娩容如在沉冥夢不
醒松楸含宿恨蘋藻薦芳馨落日空山裏周廬擁
百靈

其八

寶婺韜精久今看近紫薇望雲開帳殿卜日啓泉
扉穴有新封檢山藏舊賜衣慈靈來 帝側髣髴
見乘騩

其九

軒后遺弓日湘靈鼓瑟秋鼎成丹氣散曲罷彩雲
收竹淚含愁逈龍髯抱慟幽古今無限恨悵望水
東流

其十

堯門曾積慶禹穴此棲神扈蹕千官從迎鑾萬
乘親雲埋金翡翠霜臥石麒麟哀思渾難寫歌成
薤露新

追挽李處士

谿流喬木在海色晝常開天外冥鴻杳雲端化鶴
還芳名百歲後俠氣九河間誰道清芬遠都將玉
樹攀

壬午冬至次良鄕飲楊方伯山莊

高閣枕山椒新陽景物饒人從南日至酒壓北風驕閶闔雲霄近蓬萊雪水消勝遊那可再明發紫宸朝

壬午冬仲臨城道中

之子辭蘭槳征人上畫輪歸來徒有夢別去更誰親心斷啼烏夜寬驚落鴈晨空將萬行淚日日染風塵

李參軍赴選三首

記室今誰擅人稱何遜賢操鈴多智畧橫槊賦詩篇城闕安君日君王復武年僕從李廣利功可勒燕然

其二

羽林諸拱衛天子萬年圖佐幕須才傑提兵守國都南陲清大海北地懾匈奴。奉見承平日投戈按轡驅

其三

大樹稱馮異今來檜是峰雅歌占國器投筆覓侯封一箭三山定雙弧萬馬從古城如拓境千載慶遭逢

挽李翁

九月霜華落千山木葉零青天流夜色應是少微星隊著存雙劍傳家有一經隴西元貴胄暫履政充庭

送周太學之金陵

昔年叨講席易水是橋門逢憶留都勝風流異代論何人重顧曲眺古一開尊秋老秦淮月蒼蒼桂樹繁

贈毛書記

貴游憐共事萬里復同行古驛蟬聲急秋江月色清還將趨闕意兼慰倚閭情書記誰能似翩翩起令名

庚寅二月六日夢中咏五言律一首詰旦憶得渥洼明月一聯因足成之

春色方駘蕩風雲入夢思渥洼雙種異明月二毛奇句豈虞心得機從大造窺誌公磨頂後還擬少陵詩

送朱道人

與爾片時坐如遊太古天焚香遺萬慮塞兊淨諸緣歸棹秋來發丹囊肘後懸若言尋上乘更有蘂珠篇

送莫文學南還

若問東南美君才似陸機來時楊柳綠去日芰荷稀羨謝家雞好還看江練飛臨軒儻有待徙倚遲金徽

紫雲館爲史尉賦

名山連玉洞流水是荊谿築館雲光紫淩風月色低冥鴻何渺渺芳草自萋萋豈必探靈策幽尋歷會稽

晚次安山別魏文學李朗

關河延瞑色逆旅復驪歌月上安山柳尊前漸水柯江聲添白雪鄉思落青蘿迢遞雲千里秋風一鴈過

其二

今夕復何夕對君良黯然片帆明欲發鄉淚若爲

汯彩筆傳金馬青萍拂錦鸘君看任城月耿耿共誰圓

登石亭次沈太史君典韻

列席俯林丘開尊引曲流春陰衣上滿綠樹鏡中浮世事頻看奕鄉心一倚樓何時諧夙好常與白雲游

秘書吳漢源索詩送惠訓術南還因訊少谿鶴洲諸君

虛名非汝好聊爲奉公謀（惠授陰陽訓術）坐惜故人別能添旅客愁芙蓉江上路罨畫雨中舟重憶芳樽宴因君問舊游（壬午秋少溪邀遊東沉過罨畫溪）

題張明成閒雲館二首

高館凌空際雲栖盡日閒遠依鴻度冥靜引鶴飛還朝露浮書幌春陰覆井闌有時霏雨作霑灑徧人寰

其二

別業臨江渚雲山四望迻焚香萬慮寂掃石片塵消疎樹懸孤月虛亭聽遠潮幽期同宿昔天路可

相邀

送蔣比部之留都

官曹仍潇署煙柳似隋隄沙鳥平蕪外山雲落照
西秋光堪極目雅興欲忘蹄訟簡多清暇滕蘿自
可躋

思邊

寶劍槖中鳴良人仗遠征芙蓉横鴈塞風雨嘯龍
城絕徼西風急高樓朔月明貞心對疎柳萬里玉
關情

奉和張恭岳阻雨湖上不克見訪之作

賦擅靈光殿才高王粲樓淒風禪寺鴈寒雨竹堂
秋悵望波花逈徘徊煙樹浮相思不相見芳草遍
汀洲

虎兒崖訪不二和尚三首

深公思遁跡結宇白雲端色界安禪久空門見性
難上方輕紱晃半偈重旃檀始信前緣在相逢展
舊歡

其二

茅屋懸巉石香臺隱草門花寒猶自發鳥聚竟忘
喧齊物知非馬觀心欲定猿直須窮寂滅尤勝武
陵源

其三

飛錫遊何處南巖轉北阿春陰迷澗樹雨氣濕煙
蘿絕頂行人少高松獨鶴過夜深傳梵語稽首奉
多羅

寧國道中

木末翠微路肩輿畫裏行千山動寒色萬壑有秋

聲紅樹臨谿檻蒼松裂石横世途何擾擾聊此得
浮生

霧中曉行

四郊昏霧合晨發重躊躇碧澗應無恙青山故自
如觀心同面壁隱豹或遊虛遠望不可見詩成欲
細書

叢山關

勝境本常寂浮雲自不閒青天臨疊嶂綠樹隱重
關明鏡亂飛瀑屏風別有山應知從此去非復似

人間

自績谿至休寧

到此非塵世山川刱改觀人家住丹壑溝洫瀉清漪曳屐浮光冷更衣積翠寒晚投何處宿山閣白雲端

新安道中懷汪光祿

送君廣陵渡八月聽濤聲豈若新安水淺深徹底清汪倫送李白千載有餘情我愛嚴陵瀨乘舟將欲行

九日齊雲巖二首

九日登高處何人物外蹤齊雲天半樹飛雨日邊峰洞壑探難盡煙霞踏幾重青霄雙屐齒千仞碧芙蓉

其二

岧嶤玄帝宅峰崿有天威倒影時驚鶴摶空忽訝飛燐香雲氣老張萬日光微指顧空濛裏嵌巖開石扉

四十七瀨

九月九日發四十七瀨空清流緣偪仄白浪齧鴻濛雲水入仙境丹青出化工布颿何不緩願借石尤風

新安江

翠屏夾明鏡瑩徹淺深同望去路疑斷行來勝不窮石苔澄水綠霜樹盪波紅屹立中流石將無古釣翁

登釣臺三首

四面皆絕壁桐江幾許深投竿釣秋水千尺有清音遂鹿暫時事寅鴻萬古心客星霄漢裏日月不相侵

其二

山宜客星隱水得聖人清郡古長留姓臺高不釣名處終爲遠志功亦被蒼生東漢崇聲教非關將相成

其三

振衣歷千仞秋老烈風吹長耳前朝貌高蹤百代師題詩星象表酹酒混茫知松月桐江冷徘徊挂

席遲

赤瀨

赤瀨有倒影陸離磐石華雨深翻落日月午爛朝
霞騰霧欝青嶂流雲染白沙樓林咫尺是競勝不
相遜

送湯令還任豐城二首

露冕及春芬由來撫字勤鳥啼半空霧花澹九江
雲父老見飛鳥歡呼迎使君應知勸農暇草木倍
欣欣

其二

問俗勤勞久朝天奏對遲重來公事簡但與白雲
期蚕月三眠候田家二麥時滕王高閣上可以一
題詩

贈醫者錢君

天半有秋水從來號上池飲茲不一掬視疾隔垣
知隨俗醫名改吳儂父老慈大還能自悟柔氣似
嬰兒

送潘司理遷民部北上二首

獲盜逋逃甚幾令囹圄虛（時北部多越獄）度支故作李驚
畫欲何如課稅非邦計閭閻是國儲可知李獻吉
曾上　孝宗書

其二

己丑驕陽後頻年大有年稻香交畝畝菜色自顛
連尾閭大農積漏巵少府錢定談民瘼細流涕綺
羅筵

贈王叟

厖眉栖隱處只在水雲中煙樹五湖綠春流百瀆
通忘機對鷗鳥乘興狎漁翁有子霑微祿依然太
古風

胥井二首

彷彿聞雞犬山深有幾家藤蘿開一逕松檜老雙
崕澗底泉聲細峰頭樹影斜幾時成小築坐對碧
桃花

孤臣從間道遺跡在深山歲旱一泓水風清千古
顏穿雲探洞壑掃石遠塵寰始悟岩居好浮生日
日閒

榴屏 閣試

小院綺屛低朵花接玉堤障風香自度蔽暑影偏齊日爍朶恩晃霞蒸錦繡迷琴書留夜照太乙恍燃藜

賦得日色臨僊掌 閣試

寒霧春衢歛晴光曉仗分金莖搖瑞日玉液泛僊雲縹緲蒼鳥動參差赤羽飄中天黃道啓佳氣繞明君

玉河新柳 閣試

楊柳玉堤縈依依接禁城近分春水綠遙拂御煙輕夾岸絲陰合中流帶影橫誰移栽上苑遲日待啼鶯

劉肖雲七十

大隱只朝市依然被薜蘿故應稱國老曾不伐天和海上琪花發天南采霧多蟾宮君豈是訪我碧山阿

天遠樓集卷之四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山陵扈從館課　壽宮館課
中秋同館小集　呂園賞菊和韻
題楊太宰桃花嶺圖二首
題潘中丞讀書臺　題潘司馬芝林山舍
紀潘中丞治河得龍首之瑞
趙太史告天臺
朱司空萬司馬傅中丞宴余蓮花亭亭在
太白樓側
舟次任城曾潘惠詩及抱朴子賦此以謝

冬夜王戴二宮允招陳太史及余飲次韻
四首
和韓宗伯中秋侍二親乘月渡楊子赴留
都任次韻　送金水部榷荆
送陳玉叔守淮安二首
分得天平山送長洲張明府赴比部任
送張節推赴召　送王比部歸養
送韓太史使朝鮮　送蔣比部之南都
送喬内史南還　送沈太史君典南還

送田司訓棄官歸養乃郎侍讀又以冊封
侍　送孫修撰冊封周藩
送盛太史封蜀　送余太史使衡藩
送張侍讀明成予告
送習太史外謫
送文伯子下第南還虎丘有擁花樓故嘗[illegible]處
送趙太史遷粤憲　送范太史予告
送蕭漢冲奉使秦藩
送鄒太史奉使岷藩
送李大承奉使韓藩

送薛僉憲之任建南
送張太史還南昌
送湯比部國衡之任南都
聞陳明府陪鄭民部遊張公善權諸勝余
以病不克俱悵然有作呈　君
送毘陵穆太守赴大名兵備
送魏貢士季明　送習太史謫泉州
送宜興彭司訓轉任清流

賦得蘇門山爲蔡博士壽

送朱太史還山陰　送馮明府之海陽

送周進士教授應天

送王鴻臚使淮陽

送同年唐儀部祭蕭藩

送金明府還任蘭谿

送汪山人還楊州

送康山人扶朱職方櫬還金陵

送汪比部考績還留都兼呈胡侍御

送蔣比部考滿還南都兼訊錢儀部

送李總戎鎮宣府　送中都守備

送劉二守之任秋浦

送劉總戎　送郭藩幕之豫章

送吳司訓之任丘

送劉太史封藩便道壽若翁于楚

送劉太史封藩歸省若翁于任丘

送文明府之浦江

送吳明府之任會稽兼訊羅張二太史

送邵侍御按蘇　送彭司訓之揚州

送李太史謫外

送滇南黃憲幕朝正還

送楊太史封崇藩　送李太史封趙藩

送王太史封代藩　送葛太史封秦藩

雪中憶芙蓉山和沈君典二首

余有癩疾不能趨走妨生育百計治之不愈辛巳立秋日夢謁孔陵有二姬自殿中出傳夫子命攜熟茄食我時仰視天上黑雲翳日忽發大風吹散轉爲祥雲五色燦然既覺芬馨在口光彩溢目詰朝癩大潰更百醫所不能療者脫如振落乃賦此志喜

司夏曹萬玉山房　簡鄭吏部

卜居陽羨訓萬宗伯和韻

邵太守以子貴封中丞

賦一枝窩贈王孚齋

題史金吾紫雲館

為顧太僕題兩朝異數册
贈劉進士作生壙　贈范太史二子
贈吳詹簿得第二子
贈陳醫士二首　寄顧錦衣
寄訊應天周學博　國學荅顧君見寄
贈南謝山人　載酒過陸山人一詠
樓　東史錦衣
贈王叅軍　荅文上林
寄訊林太僕　為唐秘書贈烏程袁

令　贈吳興翅郡丞
天尺樓為陳玉叔賦
壽盛太醫七十　壽董甘泉八十
壽崑山周年伯七十
壽沈兵部乃祖六十六歲
王太史使秦藩便道為太夫人七十壽
壽林叟七十
程戶曹之祖同堂兄弟八人皆壽
以書寄殷君賀姻家母壽

殷封君雙壽　顧太僕七十壽
鶴洲吳別駕六十　贈姚武陵
衛宣城四十　九華山人六十
曹提舉七十
題畫四首
五松圖　泉鶴圖
五湖圖　桃花洞圖

天遠樓集卷之五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七言律詩

翰林雙白燕

禁林海燕自翩翩共帶祥雲素羽鮮色借玉堂春
對語光含 帝日影雙懸雪花舞處非梁苑斂首
飛特勝漢年應是 聖明登至理遂同儀鳳集堯
天

翰林白燕雙翔內閣蓮花首發 上聞褒書

及輔臣恭述

綸閣蓮開先百卉玉堂燕入舞霓裳飛來靈囿難
分色吹到宵宮始覺香宸藻雲霞皆作彩天書龍
鳳總成章于今再覩 明良會竊筆叨陪奉末光

內閣蓮花早發

儤閣名莪術碧滿芳蓮新吐冠群葩芙蓉早擢金
莖掌菡萏先分太華枝色傍宮雲同縹緲香浮爐
靄總逶迤 聖恩偏向夔龍渥首遣陽和到鳳池

廣寇平

五嶺韜戈氛沴消凱旋飛捷羽書飄鯨鯢涸[illegible]江[illegible]
濤溟鵰鶚排空皂纛遙泛海樓船平百粵舞階干
戚格三苗從今莫草征南詔萬國雍熙頌帝堯

廷試陪祀 方丘恭述 館選第一

聖主虔齋在閟宮 駕臨方澤報成功冕旒對越
凝清穆環珮趨蹌秉肅雝陰位肇開當赤序瘞埋
牲牷列黃琮應知后土居歆日海晏河清慰 睿
衷

孟秋大享 閣試

九天新露動凄凉大啓明堂享 列皇五服酹金
供祀典萬邦執玉助秋嘗湯孫穆穆駢勿雉舜樂
蹌蹌儀鳳凰 祖考來歆申景嘏餕恩優渥遍遐
方

朝天宮習儀遇雪 閣試

三清寶殿習朝儀六出瑤花解應期細逐爐煙蒼
靄潤輕飄僊仗翠華移冠裳點點紛飛玉環珮珊
珊光射墀天為吾 皇開慶節先頒瑞澤報隆禧

喜雨

肅祓齋宮徹樂縣忽看靈雨偏郊阡豈如東海明
寃日殊勝桑林露禱年擢穎嘉禾連萬國泝流漕
賦引諸泉抽毫謬忝詞臣後不數中興雲漢篇

春半

豔陽佳節届中和九十韶華半已過柳蘸晴煙颺
翠帶花含香霧襲輕羅黃鸝百囀遷新谷紫燕雙
飛逐舊窩散帙焚香清晝永玉堂春色較偏多

蓮花庵避暑

招提樓閣鎖清涼三伏行車到上方松榻煙雲連

寶座荷亭香雨瀉銀塘寒生講席波搖月紅墮僧
塔葉滿林頓覺煩襟超物外可能無夢到羲皇

閣試暮春即事

上林春樹百花開三月韶光度帝臺長日漸聽薰
奏起惠風應待舞雩回燕翻珠綴香入魚狎澄
波躍藻來散帙焚香俗慮遠賦成何必長卿才

樓居晚霽 樓上望見大寧寺塔

伏枕空齋醉不醒一天風雨驟堪聽夕陽忽送西
山紫爽氣逶迤大漠青仙掌雲中開 帝闕浮圖
樹杪出天寧却懈物外攖簪晃浪説金門隱歲星

春雨

霡霂春霖遶建章天堦生意徧羣芳宮花輕灑紅
綃透御柳斜沾金縷長霧歛西山分黛色波流太
液散寒香 九重德澤乗時溥欲報涓埃悵望洋

初散館給假還泛舟金沙

西日横江酒欲闌蒼茫海色盡雲山竹林亭外輕
橈轉蘆荻洲邊古木閑曲有陽春驚下里人傳水
怪破愁顔歲星方繫金門籍龍阜金沙未許還

昌平道中同諸友待楊君不至

皇州三月雪紛紛攜手茲辰喜霽氛樹有啼鶯求
勝侶人同野鶴離羣半空山色浮蒼靄遠寺鐘
聲下白雲明月已隨飛蓋至何妨馬首夕陽曛

清明日曉發昭陵至西山即事

寢園展禮待晨雞石壁稜嶒馬首西百里松楸通
御氣數家煙火隔清谿輕風曉度鶯聲遠寒霧晴
開雁影低無限鄉心轉惆悵不堪雲樹共萋迷

滕陽道中壬午仲冬七日北上

江東日暮轉蒼茫淮浦齊郊驛路長馬首看山思
故國鑪頭有酒失他鄉寒光古堞雲千里暝色遥
天鴈幾行報道一陽開玉燭計程此日侍明光

過淮陰墓二首

仗鉞橫行漢祚開千秋遺跡有高臺雲埋寶劔成
龍久露滴儲胥舞鶴來浪指河山爲帶礪忍看勲
業付蒿萊請看豎子成名後若箇無雙國士才

其二

百尺荒丘接漢城淮陰昔日此談兵歸劉一片丹

心在拒蒯蓋分伯業輕執戟洸瀁猶有恨解衣親
信更無情可憐劉項俱塵土唯有王孫草自生

冬至次日見朝

五花磚上聽笙璈旭日曈曨絳闕高風裊爐香開
輦路日臨雉尾耀龍袍盧從舊宦銜三入律轉新
陽感二毛願獻甘泉慚未就虛[illegible]筆在詞曹

從　上步行天壇祈雨

天心仁愛屬乾封　聖主徒行出九重共解玉珂
趨羽衞誰因藻黼識飛龍宵衣對越辭仙仗旰食
勤勞撤上供雲漢自今饒雨露抽毫還擬頌時雍

山陵扈從

漢家陵寢在西山龍馭當年不可攀萬乘來祠紆
鳳輦千官扈蹕儼鵷班晨鐘上食開丹殿夜月環
營護紫關最是　聖心遐慕地松蘿沾灑動天顏

壽宮

天護宸躬祚運遙早營玄岳近丹霄翠華再閱迎
祥氣松檜重看起瑞飈萬馬從空千嶂合六龍停
蹕百靈朝橋山億載方韜履寧羨仙人王子喬

中秋同館小集

西風蕭瑟思泠然琴酒相攜洽綺筵秋色乍看今
夕半月宮翻向此時圓帝城露下金河冷甲第花
深玉署連欲賦廣寒誰徙筆諸君藻思總翩翩

呂園賞菊和韻

臺端風裁比嚴霜翻有陽春和玉堂爲愛落英連
榭覆不教亂蝶繞枝狂篇成誰擬[illegible]琚報酒進應
浮琥珀光若道歲寒猶特操[illegible]羨寧[illegible]龐梅香

題楊太宰桃花嶺圖二首

靈山佳氣疊晴空瀛海仙源曲徑通古洞雲封千
嶂碧香流雨過一谿紅枝頭青鳥迎王母花外金
鸞引上公作實于今三度熟九重春色媚東風

其二

由來蓬海是仙家又見蟠桃萬樹花露濕曉枝紅
作雨日含春色紫成霞人間千載垂秋實天上三
台浥露華遙望峰頭連上苑只疑金母駐香車

題潘中丞讀書臺

昆山四望繞羣峰斗立高臺紫翠重天湧浮圖形

是筆地連着雲水成龍一題秋興難為賦幾讀河
渠可並蹤自是元兵樞留　紫關海雲長護碧芙蓉

題潘司馬芝林山舍

芳房曄曄帶春煙擢頴如林五色鮮自是商山調
護日正逢玉樹燕詒年河陽花好寧勝此瓠子隄
成已宴然盡道昌隆占瑞氣恩華長下九霄邊

紀潘中丞治河得龍首之瑞

淮流震蕩是龍宮蛻骨驚傳穴已空千載漢渠名
共膜萬方禹甸賦全通波平天地皆生色人覩河

梁總讓功若問轉漕軍國計頻輕蕭相在關中

趙太史告天臺

玉堂才子能思祖奏帝崇臺築自今警露雲中占
好爵高山天上有知音芳名已見基同峻清節還
將影共深閶闔高懸霄漢裏英靈來往盡蕭森

朱司空萬司馬傅中丞宴余蓮花亭亭在太

白樓側

習習薰飇水上來荷亭宛在水中開星移台座三
持節香逓芳筵半入杯金爵自從明主賜酒樓遙

憶謫仙才明朝挂席河流急不盡青徐首重回

舟次任城魯藩惠詩及抱朴子賦此以謝

河上初逢一鴈飛寄來書札帶雲歸無因折贈他
鄉椰忽枉先投白玉徽匣裏芙蓉雙劒在枕中鴻
寶杖藜輝魯元好學今仍見臣節千秋奉紫微

冬夜王戴二宮允招陳太史及余飲次韻

夜光寧是暗中投共看今宵月似鈎北斗正當丹
闕挂碧天無復片雲留陳蕃不下常懸榻安道翻
登乘興舟勝事韶華非易得相將杯酒未應休

其二

曼倩何須說陸沈昭臺尊暇問黃金露華夜半凝仙掌月色春前映客心直下蓬萊催桂酒調含山水奏瑤琴賡歌正遇昇平日猶有餘閒和越吟

其三

月色樽前催漏新歡歌未動馬蹄塵風光冷浥宮簷第錦袖香沾麴米春談劇故應低碣石醉來渾欲藉花茵從來白雪難爲和猶有吳歌子夜頻

其四

帝城寒入落繁霜促坐論心共此觴慷慨雄談非慕俠縱橫高詠未爲狂飛來明月留仙署到處彤雲捧未央意氣相期龍袞在翻將詞賦薄鄒陽

和韓宗伯中秋侍二親乘月渡楊子赴留都任次韻

千古澄江屬勝遊宮袍倒映月華浮禁林廿載追隨切宰席當年夢卜求　帝遣台衡司大典人看砥柱在中流承歡朝夕君恩渥忠孝于今並可酬

送金水部榷荊

司空分署楚江頭使節飄然屬壯遊賈舶西來巴峽曉漁歌東落洞庭秋青霄朵棟多增勝白日閭閻一散愁況是登高能賦者江城時倚仲宣樓

送陳玉叔守淮安二首

使君才望滿江東暫此分符控扼雄臥閣于今聞汲黯決曹自昔有于公千盤羽翮山陽合幾變桑田海曲通暫輟朝班勞外郡詔歸還侍未央宮

其二（余與敘大理陳時在寺副）

釋褐曾從棘寺遊相看逸韻已風流翱翔況集羣

鵷列出入常聞五鳳樓雙劍忽分天上路一麾俄向海邊州元龍豪氣誰堪並不爲乘春擁七旒

分得天平山送長洲張明府赴比部任

高峰萬笏盡朝天似伴仙郎謁　帝前山色曉來承雨露嵐光北去入雲煙才華已見張衡賦省署還同相府蓮三尺法爲天下共莫令東海獨無年（時余有在原之戚）

送張節推赴召

鳳詔翩翩出未央漢家此日重循良吏才人已推

張敞詞藻君應似景陽晝省瞻依龍袞近丹霄披
拂御爐香微臣自戀承明直相送江亭意渺茫

送王比部歸養

片玉崑山是郤詵布帆南去爲寧親恩沾此日陳
情疏忠許他年報主身折坂回時稱孝子層氷開
處得鮮鱗願言毋壽如松茂怪爾秋官渾是春

送韓太史使朝鮮

迢迢玉節指東方海外逢瞻　聖主光皇極再頒
箕子國宮儀喜見漢家章麒麟久識韓增重金橐
還輕陸賈裝爲語遠人休貢雉帝城白燕已蹁躚
時有雙白燕之瑞

送蔣比部之南都

留都佳氣鬱龍蔥官署依然北極同正有吏才堪
棘下更兼雅望重江東深秋　帝里花香遠向夜
天街月色空來往均勞名更著紫泥將降白雲中

送喬内史南還

閶闔鳴珂出紫微承恩休沐倍光輝命傳丹闕雙
鸞下錦覆華亭駟馬歸麗藻逢聯三泖秀文旌高

傍九峰齊黃金臺畔重攜手回首雲間想陸機

送沈太史君典南還

鶯燕晴嬌禁苑春冥鴻何意出風塵到來天地傷
多事歸去江湖尚有人色動彤廷起草日名成黃
閣上書辰敬亭山色堪高枕不負蕭條恭主身

送田司訓棄官歸養乃即侍讀又以冊封侍

才高忼慨薄儒官況復思親雙鬢殘會有仙郎扶
玉節便辭　聖主下金鑾白華兼有皇華使湛露
初分承露盤家住延平何日到雙龍離合劍光寒

送孫修撰冊封周藩

天台賦就美與公名冠三千策士雄絳節逢臨河
雒地朱華深蔽鄴臺宮金雕封冊宗盟重帶比黃
河寵命隆更羨承歡多紫氣漫勞尹喜候關中

送盛太史封蜀

劍閣千盤棧道迴五丁曾鑿蜀山開分封漢使王
程遠行出燕關驛路催玉署別時瞻博望金枝到
日引鄒枚市中儻遇嚴夫子應識雙星萬里來

送佘太史使衡藩

封函朝捧出明光使者南行入楚湘明到折簡爲
紉佩秋來隨鴈過衡陽雄風賦就人如宋白雪文
成苑是梁莫以微行驚驛吏故園已識會稽章

送張侍讀明成予告

講幄同趨供奉班恩沾驛路獨南還天涯綠柳那
堪折句裏黃花尚可攀行到九江看落月有何五
老見廬山逢時莫戀鱸魚膾無數駝峯五鼎間

送習太史外謫

鑾坡十載共紬書海内相逢詡子虛謫去長沙誰

念爾朝回西掖獨愁予賜環詔有銜來鳳緘素人
將寄得魚爲向鄴中諸子道天涯留滯有應徐

送文伯子下第南還（虎丘有梅花樓故嘗會文處）

西風一夜到燕關游子思家匹馬還白璧憑誰投
楚國黃金遲爾入天閑不堪鴻鴈分前滿猶有梅
花滿故山逢時不第何須歎爾祖昔猶侍從班（君之大父徵仲太史）

送趙太史遷粵憲

南海何須問夜光使君照乘出長楊臬臺亦是恩
波潤桂樹猶疑汗簡香庾嶺雲深梅信少薊門秋
早鴈行翔但留琴鶴清霜裏橐筆還來謁建章

送范太史予告

金華侍從日談經賜告翩翩驛騎迎甑裏魚生如
漢吏匣中龍嘯是豐城代綸總是煙霞色載筆高
懸日月名暫輟仙班勞夢卜九重方此待持衡

送蕭漢冲奉使秦藩

山河百二舊秦疆今日雲仍拜寵章詔下玉堂持
漢節恩浮金冊到咸陽燃藜暫輟鑾坡草授簡應

傳兎苑觴想見趨庭耀棣萼早瞻丹地捧垂裳

送鄒太史奉使岷藩

使節迢遥向楚城湘江秋水彩雲生桐圭億葉稱
磐石朱邸千春拱　帝京宋玉自來能作賦鄒陽
誰復更知名看君萬里乘軺過不淺當年白雪情

送季大承奉使韓藩

名藩元是古平涼路出中華接大荒爲借金鑾周
太史紹封玉葉漢諸王盟傳帶礪千秋事節擁風
雲萬里光君自壯懷饒彩筆底須詞賦擬遊梁

送薛僉憲之任建南

白雲初別爲郎日飛雪長驅使者車驛路梅花千騎下師門絳帳廿年餘閩南海色看雄劒薊北春光滿素書霄漢秪今推轂在長楊何必待吹噓

送張太史還南昌

謁告南還寵命新知君不似宦遊人鶴來華表知千歲象渡恒河淨六塵秋水來時心不競落霞飛處性難馴滕王高閣留題在今日揮毫更有神

送湯比部國衡之任南都

桃花栽遍爾河陽謁帝衙思幽建章白雲署著裹金陵月玄武湖頭畫省香諫疏尚傳當日草參藩猶護去時棠名家有子堪酬國直道升沉轉不妨

聞陳明府陪鄭民部遊張公善權諸勝余以病不克俱悵然有作呈二君

子真谷口舊淸暉陽羨山中問翠微猛虎逢看雙節避仙鳧高傍五雲飛題詩寧寮雲根薄釃酒空濛石燕肥獨愧多病仍中聖不作虎谿三笑歸

送毘陵楊太守赴大名兵備

憶昨攀鱗紫闕前揭來雄郡賴旬宣移家下邑恩偏渥還泉中州思更懸千里兵符安禹甸萬年王氣拱堯天醍醐況是家聲在日日東南望醴泉

送魏貢士季朗

悲歌激烈薊門秋易水寒雲重別愁世路看來無伯樂黃金散盡失驊騮阮公慟哭英雄淚劉季成名豎子流才大不須論一第幾人詞賦壓曹劉

送習太史謫泉州

與君一夕思徘徊話別其如曉漏催霜露九天恩總渥關山萬里霧先開百年幾得論心友四海皆憐鑿齒才簿領不妨聊玩世紫雲隱者共銜杯泉有紫帽山高士所隱紫雲覆之

送宜興彭司訓轉任清流

名儒漢氏說彭宣講授荊谿有歲年本是清流宜轉宦好持濁酒並稱賢豐山月落留丹竈玉洞雲歸捧石蓮陽羨浪云茶筍富閩中更有荔枝鮮

賦得蘇門山爲蔡博士壽

蘇門山色暮煙凝吏隱看山興可乘雲起淸談思

阮籍月明長嘯憶孫登丹砂定巳行時得石笋何
妨醉後憑盛世風流非晉代可容蹤跡混蘿藤

送朱太史還山陰

山陰勝槩勝山陽羨爾青雲別鴈行詔許鄉園歸
洗沭名從禁苑見文章黃庭書就鵞將換紫誥須
來鳳欲翔盡道永和修禊事蘭亭舊侶待流觴

送馮明府之海陽

千里炎風隔幾津送君折得柳條春相看杯酒難
為別却恐音書未可頻橘柚嶺中方錫貢明珠海

上正投人知君抗節還相許薏苡何妨載後輪

送周進士教授應天

大江秋色石城頭薄宦如君是壯遊六代才華荒
草盡三山勝槩夕陽收絳帷還識康成在綠酒堪
消阮籍愁莫道一官非得意人將鳳德識周侯

送王鴻臚使淮陽

當年汲孺薄淮陽此日王郎復結裝落月半銜旌
旆色西風先度桂花香臚傳暫輟彤廷直使節爭
看驛路光詩賦君家名海內歸來應羨滿奚囊

送同年唐儀部祭肅藩

唐勒由來著楚辭承家況復善毛詩金蘭契憶登
庸日玉葉恩勞錫祭時恭捧綸章龍是彩遙將郵
典桂為卮聖慈不減陽和沃朔漠寧煩玉律吹

送金明府還任蘭谿

地分吳越片帆輕雲送仙鳧曉日明仁政自來稱
茂宰高才今已薄專城蘭花盡是甘棠覆谿水還
同惠澤傾知有芳名通　聖主可煩祿命問唐生

送汪山人還楊州

爾愛秋風八月濤辭家却傍古城濠長楊猶是隋
宮綠瓊蕊應看仙觀高張里一生能致產朱公三
徙遂居陶新篇不惜還持贈白雪何人與共操

送康山人扶朱職方櫬還金陵

越客移家入帝京翟公賓客爾冬門殘燈視疾中
宵暗廣柳扶歸千里輕死友千今誰范式殉身終
古自侯嬴秋風慘淡金陵道灑淚還向絮酒傾

送汪比部考績還留都兼呈胡侍御

黃山白嶽並崔嵬南極人稱二妙才司是奭鳩成

續後路看驄馬按章來紅塵不入留都內紫氣長
懸靈谷隈攜手最宜明月夜清秋還上雨花臺

送蔣比部考滿還南都兼訊錢儀部

蔣山應識爾前生奏績尋還建業城司號白雲心
自遠棄如秋水夢還清忽投案牘明湖外漫採芙
蓉磴路行借問烹茶功德水錢郎可借惠山名

送李總戎鎮宣府 寧遠伯之子

太行萬疊五雲中大將登壇節制雄寵自明光銜
彩鳳威行沙漠控飛驄旌旗煜雪重關淨鼓角喧
闐遠徼空燕頷虬髯真將種穹碑重待勒奇功

送中都守備

赫赫才名虎士同承恩獨領節旄雄鎬京煙樹青
天上沛邑關山紫氣中按劍明星思嘯雨銜杯落
日想歌風千秋淮海朝宗遠鎮重長留結壘功

送劉二守之任秋浦

古城喜色動流光佐郡新行路未長數點飛花如
送客一林鳴鳥似傳觴江南江北音塵闊秋去秋
來草木黃秋浦還應有春色九華玉樹破蒼茫

送劉總戎

大將奇勛翊帝謨精忠持節塞雲孤烽煙逐避龍
泉劍霄漢重分虎竹符五嶺長風喧鼓角百蠻落
日擁師徒天南漲海澄清日名冠麒麟閣上圖

送郭藩幕之豫章

西河春色憶池塘馬首鳴禽到豫章藩岳尚餘康
樂草旌旄不散令公香匡廬插斗芙蓉秀彭蠡浮
空青黛光仕路崇卑何足問他年頌德並甘棠之君

吳公江西大參

送吳司訓之任丘

尚書勳業樹先朝復始才華有鳳毛十二國風歸
正論三千星珮屬清曹黎山過雨千重樹易水無
風百尺濤莫道廣文官獨冷談經那得馬蹄勞

送劉太史封藩便道壽若翁于楚

帝寵賢王使節催薰風迢遞接蓬萊洛陽此日鸞
章下夢澤清秋駟馬回花傍彩衣能戲舞鳩隨仙
杖亦飛來君恩親壽欣遭遇千載重推鄴下才

送劉太史封藩歸省若翁于任丘

劉禎詞賦滿河間手捧天書出漢門晴日旌旗明
北海清風車馬過梁山逢輕結翎當年士暫謝登
瀛侍從班更喜趨庭還上壽千秋勝事在人寰

送文明府之浦江

新秋霽色浦江邊送別都門思黯然縣欲栽花成
錦地文如製錦憶當年吏人散後餘緗帙山鳥鳴
[illegible]和[illegible]絃盡道文翁能化蜀遂令東越似西川

送吳明府之任會稽兼訊羅張二太史

[illegible]稽山勢舉龍從萬樹桃花繞縣紅鳧舄關河千

里外燕臺春色一杯中鳴琴時喜倚齋靜薦草行
看紫氣逼爲語羅含張協道君王開閤待羣公

送邵侍御按蘇 時余抱在原之戚 兼訊撫臺蔡公

驄馬驕驕出鳳城當年金馬最知名江城花月迎
入麗帝里風煙攬轡清執濮盡傳于定國談經曾
行會諸生寄聲郭賀蘇臺上不盡鴒原百歲情

送彭司訓之揚州

[illegible]思綿綿客帝城可堪又送故人行瑤琴不絕廣
[illegible]散王女難窺絳帳[illegible]千[illegible]紅氣照觀濤八

月想枚生因君重憶瓊花月寂寞朱闌空復明

送李太史謫外

金門大隱已蹉跎此別臨岐意若何庾嶺春深梅
似雪曲江夜靜月如波愁邊尺素逢人寄醉裏新
詩好自歌莫道謫仙仍遠謫此方姝勝夜郎多

送滇南黃憲幕朝正還 黃豐城人

斗際迢迢紫氣來忽逢雄劒到燕臺豐城舊識芙
蓉色南詔新傳歐冶材萬里朝天名馬出雙旌入
幕吏人傑碧雞山上花無數總向王襃賦裏開

送楊太史封崇藩

鄴中諸子說楊修奉使崇藩此壯遊漢室諸王盟
白馬唐家詞館重瀛洲山靈所過皆清道河伯經
行總避騶返旆趨朝須振策書藏石室待君紬

送李太史封趙藩

薰風持節到邯鄲立馬高峰斗際看龍種綿延三
晉在金枝環拱萬年安分封暫借鑾坡色覽勝誰
同杯酒驩當日春掄推第一頻輕趙璧夜光寒

送王太史封代藩

斗立常山入紫煙高皇自昔建親賢金鑾輟侍持
丹節玉葉沾華拜九天儷樂風飄朱邸外鶯花春
滿綠楊邊逢時不數登樓賦今日王郎勝仲宣

送葛太史封秦藩

御明光遣使臣詔垣憑軾入三秦綸封藩邸恩
渥歷覽河山藻愈新行處凌雲還作賦到時函
自生春　聖朝磐石宗盟固億載長瞻九族親

雪中憶芙蓉山和沈君典二首

千仞危峰一徑通淨因曾結禮真空天花忽應飛

灰裏法雨遙看積素中冥鵠去時雲共杳毒龍潛
處雪偏融遠公佳句還相憶清賞應知興不窮

其二

南望龍池路亦通萬山雪霽眺晴空芙蓉半削青
天外琴瑟長鳴碧澗中野鶴橫霄翻夕照雲芝之帶
雨解春融應知躡屐星辰表莫道[illegible]若境已窮

余有癩疾不能趨走妨生育百計治之不愈
辛巳立秋日夢謁孔陵有二姬自殿中出
傳夫子命擕熟茄食我時仰視天上黑雲
翳日忽發大風吹散轉為祥雲五色燦然
既覺芬馨在口光采溢目詰朝癩大潰更
百醫所不能療者脫如振落乃賦此志喜

天風入夢露華清文殿傳餐感　聖情醫士試醫
令患重病人抛病忽身輕　國恩未報堪奔走家
慶方延免獨勞痛罷自今還似痛餘生寧許定長
生

司夏曹萬玉山房

別墅離城路不遙萬竿脩竹映青霄詩成時有王

猷到酒熟偏宜七子招三徑風來鳴玉磬一宵雨
過洗瓊瑤谿山況是爭雄勝誰識紅塵處處飄

簡鄭吏部

漢皇下詔網賢才總入山公品藻來豈有連城遺
楚國盡將奇駿上燕臺人間無地容頑石天上何
星應郭隗悵望青雲千萬里魚龍波浪使人哀

卜居陽羨訓萬宗伯　和韻

獨向青山結草廬何如西蜀子雲居芙蓉天半人
稀到芳草春深徑不除竹裏茶煙驚老鶴橋邊花

影度輕車詩來有約如相對潦倒金樽酒不虚

邵太守以子貴封中丞

尊城聲譽滿朝端五馬歸田雨露寬鳳詔近承天上寵虹光遥向斗間看稽山春色搖蒼珮鏡水寒光耀鐵冠應是召公餘慶在中丞節鉞正登壇

賦一枝窩贈王子齋

愛爾高風似潁陽巖栖一室自徜徉人間豈羨金莪谷天上從教玉是堂已信鳩鵬無小大堪憐鸞鸖總蒼茫投林最是鷦能足看盡王孫春草芳

題史金吾紫雲館

層嶺蒼蒼倚碧天何人結屋紫雲邊龍歸洞口青蘿濕石襯苔衣白鹿眠五色遥瞻雙闕外數椽長對萬峰前多君忘却金吾貴一卷黄庭日晏然

為顧太僕題兩朝異數冊

先朝恩渥諫垣中馳錫煌煌鳳誥封祇以批鱗辭帝闕又看攀翼轎　宸躬綸章再下親加秩禮數偏承位轉崇自古直臣關社稷江湖起色眷方隆

贈劉進士作生壙

荷鍤劉伶死亦安生前松柏一抔乾人間此日可空冢天上何年白玉棺秖恐形隨青竹蜕更將身作夢蕉看殤彭壽夭皆空幻何必雍門曲再彈

贈范太史二子

鳳皇飛到鳳皇山千里將雛出漢關花發連枝霄漢裏光聯雙劒斗牛間玉堂更有藍田種蘭樹偏依紫殿班為想　帝城春又至上林仙杏任争攀

贈吳詹簿得第二子

家住荆谿早挂冠五湖深處湯垂竿謝庭嘉樹方開玉鄭國名姬又夢蘭代起文章争繼武客傳湯餅數追歡銅官山上雙明月好向宮僚掌上看

贈陳醫士二首

自昔奇方出上真擣成靈液徧投人香生玉杵疑從月火煖金爐自有春氣王似常餐沆瀣病瘳乘許送麒麟由來名大能驚座到處知君姓是陳

其二

舊業相仍自豫章年來車轍滿他鄉銀刀巧斫肌中結金匱高懸肘後方七日已能知簡子五車應

獨受秦王若非仙技從瑤島安得神功奏玉堂

寄顧錦衣

昔年同在馬融門此日相思勞夢魂不是朝參持笏懶秪緣出入畏塵繁兵樞選將書三略勝地尋花酒一尊聞道錦衣泉石在可能還比辟疆園

寄訊應天周學傅

傳經仍與著儒官曾是崑山片玉看桃李春深江郭曉枌楡秋老　帝城寒逢人好換櫻桃帖自歎沐憐苜蓿盤爲訊邇來周博士定應詞賦動江干

國學答顧君見寄

江左才名重一時論交海内幾相知醉餘徐邈仍中聖歌罷長康可更癡拄笏西山思結侶横經東序愧稱師梁間一片燕臺月流影疑君到壁池

贈南謝山人

翩翩挾策　帝城遊南謝山人北謝流七貴總邀鸚鵡筆五侯爭解鷫鸘裘長髯風急垂詩草華髮霜殘傍酒樓同學何由能薦達燕臺歲月老驊騮

載酒過陸山人一詠樓

高人無事卜居幽朝夕看山漸白頭不是千觴成落魄誰能一詠在高樓驚風鴻鴈寒聲落過雨茱萸香氣流觴盡梅花應更好可容斗酒重相求

東史錦衣

稜家陽羨萬年人杖曲風流水榭新明月尋山何浩蕩白雲贈我太嶙峋張公芝草洞天紫玉女桃花潭水春憶昔同朝敦世講千秋松栢重爲隣

贈王參軍　雅宜山人之子

右軍當日讀書臺大令重登酒一杯換字尚餘鵝作陣吹笙常有鶴飛來上方宮殿鏡中落千頃芙容月裏開借問山陰多勝事何如秋老石湖隈

答文上林

荆南八月鴈飛時秋水蒹葭露氣滋到處青山如舊約幾人白首寄新詩浮雲意盡漁樵穩名嶽心長婚嫁遲借問歸來琪樹鶴高栖應勝上林枝

寄訊林太僕

華亭秋色近何如坐對蒹葭感索居玉露一天聞唳鶴蓴羹千里膾鱸魚寧論盛世公卿業好著名

山太史書只恐謝安方捉鼻蒼生蹤跡嘯歌餘

爲唐秘書贈烏程表令

漢東歌頌神明宰更向苕谿風土嘉百里終難容驥足滿城聊復種桃花峴山置酒襄陽似碧浪移舟震澤斜聞道袁宏開美度每尋高士叩山家

贈吳興趙郡丞

滇南驅馬問江城萬里重來不爲名天目常飛衍部雨苕谿真似使君清驕陽畝畝秋如掃落木瀟池夜不驚不是漢廷多德意也應發粟便宜行

天尺樓爲陳玉叔賦

迢遞層樓霄漢開振衣千仞氣雄哉天河宛向珠簾落斗緯疑從畫棟來月出幾淹庾亮興賦成誰似仲宣才章華漫自稱高峻豈有詩篇聚馬枚

壽盛太醫七十

江山花鳥任逍遙藥肆藏名不可招方朔市中攜好女秦娥樓上倚瓊簫種成桂蕚盈天闕探得仙方出海潮儻遇偓佺偕爾去好將松實貽神堯

壽章甘泉八十

天將仙醴作甘泉洗耳臨流意渺然較固方趨霄漢日齊侯忽起渭濱年青山載酒常隨月芳逕看花幾泛船奕葉雲逵皆欲奮遂令遐壽比彭籛

壽崑山周年伯七十

玉產崑山獻楚王無人能識倚蒼茫種來雍伯成雙璧價重連城是夜光七十仙籌添海屋上元華燭綴珠璽無論　紫誥驚閭里會有蒲輪下渭陽

壽沈兵部乃祖六十六歲（九月三日誕辰）

御苑曾爲司草臣林泉初度歲華新三秩來儀裁

三日六載前時已六旬吳地稱令饒竹箭漢家早晚自蒲輪蘭搽況是休文比更擅戎樞奉　紫宸

王太史使秦藩便道爲太夫人七十壽

西郊百二是金湯疏爵還沾同姓王漢室本爲藩翰討秦藩猶借從臣光九泥幸賴封函谷壽母仍看到洛陽更喜親同萊子歲宮袍況浥彩衣香

壽林叟七十（繫舟谿邊夜則以漁爲樂條諸生時放歛于其家不大醉不止）

紅塵不到白雲谿七十風光對水西鏡裏芰荷初製服門前松菊舊成畦月明子夜漁歌起秋老空

江蓴萊齊苦向天涯貌薄宦幾時重與醉如泥

程戶曹之祖同堂兄弟八人皆壽

荀氏當年稱八龍君家此日又相逢種來荊樹春常好臥處姜衾夢亦從花發同斟惟竹葉雲開共眺有芙蓉由來和氣生嘉瑞宜爾孫枝　寵誥封

以書寄殷君賀姻家母壽

六十秋光頃刻過蘭閨清夜伴嫦娥猶存侍者黃金縷更憶夫君白玉珂花發湘妃貽翠羽月明織女渡銀河洪喬暫作書郵去持向芳筵和壽歌

殷封君雙壽

兩世恩綸荷兩朝雙飛鸞鳳和雙簫杜鵑七七花能舞萊菊三三秋更饒命服不妨玄鶴鷺翟冠應稱翠雲翹還聞弱水今清淺會看揚塵復湧潮

顧太僕七十壽 公嘗使蜀

孫忠萬里度居庸拜起東山九棘崇一日歸吳張翰似千秋輸蜀馬卿同青山常帶天書紫白露初浮壽酒紅光嶽降靈明月滿蓬萊元近廣寒宮

鶴洲吳別駕六十

知君到處總稱廉別駕三秦才更兼尚食大官躬視冊招商鹺市爾惟鹽情深將母還輕綬意在逃名每下簾爲喜陽生還歲甲十洲玄鶴正窺檐

贈姚武陵

早歲曾棲蘿薜間漢儒經術擅鄉關講堂曾見三魚躍斗米歸來五柳閒物外煙雲容白髮案頭詩酒對青山誰云聖代難招隱叢桂花開待客攀

衛宣城四十

盛世登壇雙鬢玄貂冠鳴珮壯朝天轅門電斧

君王授幕府霓旌大將搴層閣麒麟青漢上初筵玳瑁彩雲邊請看充國屯田日還似班生躍馬年

九華山人六十 二守鬱林

問道儒人住九華沿谿隱隱泛胡麻鬱林載石年來事三徑攜觴雨後花鳳沼佳兒趨紫闕惠山清水試新茶循環甲子知無盡驂駕揚義白鹿車

曹提舉七十 曾官旗蜀父百歲子九人

拂衣東去隱深山遙望煙霞杳靄間玉桂月如南詔好茅壇花似錦城殷鳳將九子桐陰合楓落三

江鴈影還百歲君家仍世有豈煩仙藥駐紅顏

沈少宰題畫四首

景色長如三月新僊家別是一重春枝成翠羽亭亭蓋露浥蒼龍片片鱗渥寵青宮稱是客崇銜銓宰錫爲綸人間值此真希遘封岱何勞數帝秦

右五松圖

靈泉百道落丹梯玄鶴飛來此地棲聲濺九皐流翠玉鳴和萬㒂引天雞恩波到處思霖雨宮錦裁成對紫泥逢想承顏歡不極金莖沆瀣正堪攜

右泉鶴圖

風帆一片挂丹霄飛閣俄看路不遙自是仙臺臨弱水况逢氷鑑出高標緋衣暫解經帷直枚卜方煩鼎鉉調　聖主恩私深侍從五湖三島漫相招

右五湖圖

玉洞雙扉倚岫開石牀丹竈敞樓臺此中不減商山樂今日還宜謝客才饌入青芝輕百歲鳳銜紫詔下三台桃花萬樹均承寵知是天邊雨露栽

右桃花洞圖

送孟吳縣入　覲

楚江瀲灧有蘭若飛向吳天雨露饒隨處關津皆榷稅一方恩澤起歌謠馬頭雪色心俱淨天外鴻聲意更超露冕重來春水綠應知借寇徧漁樵

顧銀臺七十

明時勝會有耆英最少能持月旦銜（耆英社皆八九十外白樂天年七十最少）九列銀臺春月皎十年青瑣臘霜橫歸來宴坐琴尊適別有名園松竹清世路浮雲何足問一從真訣得長生

天遠樓集卷之五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六

七言律詩

題蔣戶部開勝閣　人日遊石亭觀梅
贈楊士實七十　題韓太醫存德小像
荊南十景
陽羨茶泉　畫谿花浪
銅峰疊翠　玉潭凝碧
蛟橋夜月　龍池夏雲
孝侯古祠　張公福地
洴練雪蓑　國山煙寺

詠徐烈婦墓上早梅
無錫趙尹考績　送李明府
贈徐少參　葉給事六十
泊吳興欲候潘宮保時艮不果却寄
謝劉侍御子威貽全集
楚頌亭　玉女潭避暑二首
川埠莊栽玉蘭卜予嗣消息着花甚盛
寄顧開府
寄韓長公兼爲徐聲遠致感
贈諸邑博尊人邑博

除夕　得子志喜
七十吳翁出故相徐文貞公八十時所貽
綈袍衣我佛兒并出文貞所贈詩要予
嗣響
寄酬劉侍御子威二首
謝城中友入山二首
入乾元觀登仙人臺二首
秋山勝似春山好　吳太史七十四首
丙午春送吳秘書北上仍用辛卯韻

杭母覲詩
苕江長洲以詩題扇見贈余時在山中失
迓車騎　吳州倅五十
楊醫士六十　送路永州之郡
送曹憲使之貴州　徐州同七十
徐吏目七十
六十一誕日病中書懷
得吳中韓書却寄　蔣黎義七十
徐州倅六十　題一真[illegible][illegible]圖

天遠樓集卷之六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七言律詩

長洲吳文定公自　孝廟戊午手植朱藤于右銓有詩今踰九十餘載而余始以同里末學承乏焉花蔓翳空攀玩之餘勉爲嗣響得二首

少宰含香侍　孝宗當年退食倍從容五朝遺跡朱藤老千載高風紫蔓重春到讓榮官道柳歲寒

同秀禁庭松自憐才薄心如水竊祿明良似可從

其二

百花爭發暗燕臺怎似名卿手自裁仲甫攀來思補袞山公對此樂銜杯寧愁臘月風霜厲久荷清朝雨露培忽憶東山春更好薔薇花滿白雲隈

東萊趙公搆小軒于右廨之側蒔竹數竿環以花砌無何公轉左而余承右乏竹已向榮有碧鮮玉潤之態爾雅云竹萌曰筍余日望之因題其軒曰萌玉云

銓居多暇對蒼莨鮮碧娟娟出省墻根自邃蒸仍得地榮分禁籞獨凌霜覆花清影窺麋鹿結實丹霄引鳳凰他日虞廷調律呂東南有美願成行

其二

天樞庭院綠陰團澹蕩春光玉幾竿幽抱自消雲澄水鏡香含清露長琅玕和風飛響疑搖珮明月侵[illegible]悅夢蘭退食獨憐君子近夜深猶自凭闌干

出都門別知己

輦草清漏夜如何鳴珮趨朝廿載過溫室春陰天

[illegible]遊薊門寒霧雨聲多丘園自合陶元亮薏苡無如馬伏波去國　君恩吾更得千秋萬卷碧山阿

其二

龍袞天成五色華侍臣無補忝恩加行辭霄漢空懷土不爲秋風謾憶家草綠荊南堪載酒雨收陽羨試烹茶舊時高枕青山色天半芙蓉幾度花

其三

風塵吾討遂抽簪黃鵠青天五嶽心孤影定知身世幻倦遊重怯歲華侵中途誤認元非馬同舍償

亡可是金穢傷春明猶恨晚白雲丘壑臥堪深

其四

故園一徑有高松宦業元希邴曼容廿載青霄依日月萬峰秋色老芙蓉山公長醉官仍達方朔全貧祿已濃聞說蓬萊滄海上側身東望擬相從

河間道中得同年三學士書時余有泰山之興云

揮手都門各一天尺書傳自五雲邊亦知名嶽尋真日不似長安索米年乘興欲觀滄海外留題直

上泰山巓此行拾得金光艸羞說相如封禪篇

登岱四首

岱嶽縈廻輦路重高從帝座疊芙容振衣隔絕人間世采藥徘徊日觀峰練影千秋騰白馬濤聲萬壑嘯蒼龍欣逢　聖主垂衣日不數云亭異代封

其二

飛傳青天禮碧霞金支縹緲翠旂斜琳宮深處忽啼鳥玉女來時自散花三觀罡風吹倒影二儀元氣濕匏瓜銀河在袖崑崙逼漢使何勞萬里槎

其三

夜半雞聲天外來六龍捧日上蓬萊赤光萬道衝波沸丹彩孤輪湧地廻巖宇倒翻金色界形神真在碧霞臺直排閶闔呼奇絕摩蕩心胷塵劫開

其四

高嘯層霄生羽翰遙聞天語落雲端丹梯壁立四千仞碧嶂旋廻十八盤出定山僧閒卓錫步虛仙客笑彈冠洞門幽閬靈機寂萬壑泠泠空翠寒

山半憇石經峪觀珍珠簾

憑虛直上巉巖尖衣裳縹緲雲霞沾海忝不磨石經峪罡風自捲珍珠簾芙蓉半天落寒翠樓桃滿地垂紅纖劃然長嘯振林谷身世朗亢超浮閻

孔林

麟貓束帛兆文昌馬鬣標封識素王喬木曾霑周雨露殘碑久沕漢風霜不生萬古真長夜旣没終天有耿光昭代追崇墳典在九泉可作述虞唐

太白樓

醉倚高天太白樓凭欄塵世幾沉浮簾開岱色千

峰晓檻入河湟九曲秋星聚垣中狂客到風流濟
上謫僊留長庚一自騎鯨去落月空梁弔舊遊

濟上值潘尚書壽日

履聲元傍翠雲裘袞繡登壇尚黑頭幕府晝閒東
岱色　皇圖春靜大河流日邊初結三千實濟上
來朝十二侯太白高樓待明月一尊聊奉萬年酬

壽舅氏八十

四朝全盛泰階平坐想羲皇夢亦清斗酒共酣天
上月百年何限渭陽情大椿樹杪秋星粲折桂橋

邊宅相成獻壽從今更八十年年撫弄白頭甥

送桑職方

荆谿春水贈朝天太白高樓岱日懸紹介一時誠
有合雍野李君風期千載遂無前籌邊自是公卿事專
閫從來將帥權不是僊郎能贊畫誰將勳烈繼忠
宣滿四之役華容郎兵部抗言選用兵籍所活人省財無數大司馬項襄毅因吾位是嚮坐功名遠勝吾

卜墓

浮生已自解彭殤近卜青山故隴傍數世君高看
咫尺百年佳麗足徜徉嵐煙幾變風雲色石柱雙
懸日月光引客儻逢仙子至詎教此外訪牛岡

張生爲余卜地周山山如鳳翥有夢協之志
喜

麒麟端合鳳皇山佳氣徘徊清夢閒百戰祈連元
是幻一杯天地有餘閒著書白髮甘微尚採藥紅
顏悟大還莫道歲星霄漢裏可無僊洞在塵寰

史錦衣五十

接葉金緋侍紫宸如君文采照芳鄰景宗落筆驚

時彥李牧籌邊靜虜塵世閱百年今是半生從十
月境如春玉潭況有神仙地何必花源去問津

曹舉人毋戴宜人七十

霞裳暉映繡羅襦州牧人傳夫壻姝文伯有親稱
戴巳東征作賦似曹姑童顏豈藉金光草甲第還
誇合浦珠況是玉潭真跡近可煩海上訪仙姝

送項華亭赴　召

劇邑真煩撫字心猶餘清暇日鳴琴雲間舊澤棠
花茂天上新波禁掖深疏入東南疲盡起書從西

北鴈初吟故人已爲通家喜況是蒼生徬作霖

送無錫柴尹遷職方

幾年惠政及鄰封喜見除書下九重司馬于今爲要地邊疆自此息狼峰披圖王略山河廣攬勢胡奴部落從入對天顏陳上策萬方消甲事春農

張母九十暨長君伯起七十

中壘征南筆似椽母儀此日竟無前四朝熙洽人爲瑞九袠康強髮尚玄玉樹盈堦秋更老黃花入句衆爭傳張翰句黃花如散金趨庭七十還堪少況有文章

是大年

又

世路升沈總一經紅顏避世有青萍承歡蝴蝶似老萊子舞勺曾題劍閣銘張孟陽十三歲題劍閣銘其兄弟凡三人自昔文章重三傑于今霄漢有雙星顯親誰得修名早封誥流光幾歲齡

壽魏季朗

買田小築蜀山阿君亦歸來共薜蘿坐策千秋凌渾噩臥遊五嶽歷嵯峨杜門誰道看山出謝客寧

容問字過莫謂故人希覿面相親意氣更如何

送俞憲副備兵漳州

早魁春榜似嚴君忝貳宗卿職藉分楚國當年衡衆士海邦今日領三軍橫金父子同時出持節功名異域聞爲語倭奴須竄伏中興儒將有希文

吳詹簿七十

一居爲有素心人況復相親作比鄰別業栽花春浩蕩高樓邀月意清真非關文肅風流遠自是林泉景物新老欲避名那可得庭前玉樹已嶙峋

吳中翰六十却贈二律

鳳凰池上有陽春還挹恩波釀酒新天半星華隨劍珮漢中霞氣老松筠端陽又近人初度賜扇重開月一輪絕調雖云難屬和久因山色作比鄰

谿山過雨漢中幽五月泉聲石上流酒至渾疑蓬海外詩成不記鳳池頭綠陰魚鳥皆親狎白首家庭有勸酬宴罷登臨聞社鼓看花有客重相求

江明府過荆谿屬余山栖不成晤却贈

莫道栖遲嬾送迎曾占紫氣到孤城花從霅溪

頭發春自江淹筆底生天上飛鳧翼更矯山中老
鶴骨逾輕唯應磨石留題處明日賡歌蘿薜清

祠山廟

高帝留題天語雄祠山秋色敞玄宮降靈猶及洪
荒世導水能成神禹功幾處埋藏登祀典千林松
栢撼天風土人藉甚談威武首贊戎衣定域中

廣德道中訪管侍御

將從名嶽訪奇踪弭節逢君酒不空九月天高一
鴈下孤城秋老萬山中逍遙逾覺天風穩行步難

為世路工好共尋山騎款段鮑家何必五花驄

新安道中不得候許相公郤寄

抗節東山此志伸幾年朝野憶經綸可知四序成
功早曾是三朝啓沃頻聯騎請文猶避舍人爭
席海鷗親獨懸乘輿仍中返勝具從來讓許詢

西湖

午夜明湖秋色長蕩舟搖落水中央水從天目開
秦鏡山帶錢塘競越粧和靖祠空雲晶晶蘇公堤
遠月蒼蒼更憐岳墓隣于廟揮淚西風奠桂漿

輓沈母題小像

早歸華服謝雲軿七十荆簪髮尚玄誰信奩從游
宦減却憐人比少君賢音徽恍在丹青外色笑還
同戲彩前彤管豐碑　恩寵在圖形詎數漢甘泉

為吳節母題貞裕卷 其子侍御孫比部

千載誰當嗣衛姜夫人堂上栢蒼蒼情懸宿草秋
逾勁氣逼寒空夜獨長御史清霜留正色仙郎白
雪有餘芳不因黃鵠歌聲苦怎得雲端下鳳凰

題釆真浪跡圖

煙嶺藤蘿舊是家釆真浪跡徧天涯樓前起舞因
黃鶴江上行吟為碧霞駐世幾人逢秘訣觀空此
日悟南華最憐大隱來朝市笑倚春風玉樹花

朱狀元尊人太醫七十

聖主宵衣圖治勞參苓保御最功高千秋承露仙
人掌十月先春王母桃絳節暫遊鳷鵲觀石渠忽
有鳳凰毛杏花栽徧青門里輝映庭前宮錦袍

題蔣戶部開勝閣 有序

梁太守任昉釣臺在巖畫谿上東望震澤煙波

餘萬頃歲久臺廢風流歇如蔣君夙有奇尚早
得稅駕壽其舊趾剏高閣顏曰開勝千古再闢
谿山若新何必減方干之卜宅富春哉桐廬陽
羨並足不朽題詩其上屬余嗣響

疊画谿頭震澤廻青天飛閣敞崔嵬不因蔣詡初
開徑誰識任公舊釣臺勝槩白雲常自護新詩明
月解相催門前山色驚麋鹿時有高人剝啄來

其二

太守風流跡已陳傺郎逸調復垂綸雞犂坐對藤

花發絕物時看鷗鳥馴日落遠山渾勝画歲寒高
閣獨藏春棹歌聲緩滄浪闊莫與秦人重問津

人日遊石亭觀梅

西石亭空曲水長千林殘雪映高岡酒邊都是青
山路花底渾如白玉堂夜月迢迢關塞曲春風冉
冉壽陽粧廣平何必誇能賦奈爾巖寒獨有芳

其二

競寫宜春臘已除梅花爭發雪花餘山人驟折催
行酒驛使難逢不寄書流水出村香更遠白雲垂

地影全蹤羽觴重與芳蘭約上巳山陰恐不如

贈楊士實七十

與君白首號相知太古羲皇共一時吾愛與酣逾
縱酒君因癡絕漫題詩雲端孤嶼堪爲侶海上羣
鷗更不疑好似錢鏗方七十可容胡耇狎嬰兒

題韓太醫存德小像

垂老僊人有少顏丹砂堪貯白雲間紅塵到處應
難染青鬢閒來且未斑月出華陽思故苑花深碭
石夢江開生憎女子知名姓避世長安詎可攀

荊南十景

陽羨茶泉

南山瀑布挂飛梁似爲春芽泛玉漿蟹眼烹來堪
自醒羊腸繞徧正須嘗氣含林樾珠仍滴色射銀
河斗共蒼莫訝陶家風味薄天花六出勝滄浪

畫谿花浪

山落泉聲接渺茫僊源堪置武陵旁谿緣嘉木清
陰合花雜春濤水氣香映月只疑丹桂入點魚渾
似錦鱗翔急流萬里元無住蜂蝶狂飛秖是忙

銅峯疊翠

當年鼓鑄有銅官萬古山名更不刊竹箭高標承露冷芙蓉斗立插空寒積來蒼翠雲分色幻出青藍鳳作翰應有至人棲遁在欲乘清夜禮仙壇

玉潭凝碧

仙人窈窕釆雲裳遺跡空留潭水長沐罷晞陽春正曉濯來散髮水猶香盈盈色染蒲陶綠瀲瀲波澄荇芰芳豈必藍橋尋玉液人間元自有瓊漿

蛟橋夜月

谿上何年䃜玉虹忽看明月湧蒼空接天波浪蛟餘窟映水光華桂是宮懷古恍如英烈在遊仙疑與廣寒通良宵不淺南樓興千載令人憶庾公

龍池夏雲

千年靈物此爲家不涸寧愁旱熱沙用汝作霖膚寸合乘時潤礎氣成霞騰空色奪天孫錦散彩光搖上苑花幸自長安元白日莫將浮翳漫興嗟

孝侯古祠

古廟蒼蒼百尺臺令人長憶不羣才投波一劒蛟仍裂射石南山虎竟摧蕩冦不辭身殉國完名宇恨骨堆埃英雄有淚沾余袂移建千秋白日開臺各

爲余樹綽楔余移以樹侯祠前

張公福地

十年學道訪仙真此日仙壇幸卜鄰洞口猶疑丹有竈水邊仍許棹爲津垂垂石乳寒漿潤燁燁靈芝瑞靄新今古遊人題詠徧不知誰解出風塵

洴練雪簑

㵎繞谿頭凍半消夾谿蘆荻兩蕭蕭釣船誰處魚

還躍蓑笠衝寒雪正饒宛轉先春爲絮舞翩躚帶濕逐風飄年衰共話當年事總入冥濛未可招

國山煙寺

祇林縹緲入雲煙葱蒨高峰落木前洞穸蒼苔封石戶野橋流水受山泉鐘聲出霧驚棲鳥雨色連空繞梵天欲問遠公禪講意不知何日得玄詮

詠徐烈婦墓上早梅

春寒花事怯繁霜到處探梅總未芳獨有泉臺藏白日能令黍谷占青陽銅官雪後香風冷玉笛聲

中春夜長寂寞如聞環珮響何人一爲奠椒漿烈婦

爲徐文秀妻王氏事見邑志掛集五言古有徐烈婦詩

無錫趙尹考績

花深江邑有專城清獻家風藉甚名天半雙鳧堪自遠琴邊一鶴與同行山從露裏寒生色泉落松間夜有聲三載餘波到陽羨亭茶時挹使君清

送李明府

杜門曾接李侯談澤國春深草木酣猛虎羣然渡河北青山依舊滿荆南賜金恩澤千秋潤納壟功

名百姓諳膻得神君重治鄰攀依無計綏征驂

贈徐少參

曾樹甘棠兩浙陰歸來甲第敞雲林城東一水縈明鏡屋裏三山帶遠岑勝地毎招仙鶴下名園未有世人尋幸共有常中聖譜寧論大藥是黃金

葉給事六十

美鬚如戟婉清揚諫草焚餘字字霜正氣尚横青瑣闥　先朝曾有葉文莊洞庭雲樹晝縹緲震澤煙濤春淼泛休沐暫時還補袞應知壽域正垂裳

泊吳興欲候潘宮保時良不果却寄

濟上相逢挂席還重過苕霅聽潺湲也知李白樓頭月仍在謝公屐底山紫氣猶懸　明主夢白雲能護老臣閒何當載酒隨麋鹿試與樵人一叩關

謝劉侍御子威貽全集

著書隻字盡風霜生及先朝侍　肅皇窮探二酉青藜短横擊千秋白筆強名下英雄故有幾身前事業竟無當自今陽美山深處紫氣夜干牛斗長

楚頌亭

手栽橘樹何青青樹杪初成楚頌亭避俗常中徐邈聖逢時不效屈原醒看山身是五湖長疊石秋高兩洞庭時剖橘中仙對奕局邊樵子爛柯停

玉女潭避暑二首

倦游無柰歲華侵税駕歸山始稱心脩竹萬竿無暑氣高樓六月有清音笙簧隔水張公宴環珮鳴風玉女臨坐臥北牕塵不到羲皇白晝解相尋

其二

玉女祠邊石徑斜雨過新綠長桑麻會心到處都

非境有酒携來即是家虎窟草深窺落日仙崕花發亂殘霞山僧不解無生語汲得清泉瀹穀茶

川埠莊裁玉蘭卜子嗣消息着花甚盛

手種庭階玉樹嘉春來爛熳着繁花已知琴酒足三徑為卜兒孫受五車露裏輕紅垂結實雨中嫩緑倍舒芽銀魚金馬總閑事酒熟荆南似紫霞

寄顧開府

陽羡山中洞壑深秋風逢憶廣陵琴青雲意盡聊存我白首神交有斷金按劍星文沙漠淨揚旌霜氣鴈鴻流長城萬里漁樵穩除目看來長道心

寄韓長公兼為徐聲遠致感

巖居垂老漢宮顏忘遇仙人悟九還饒君懶度人間世採藥還過陽羡山徐勣燎鬚緣姊病韓康無計得身閒吳門萬樹杏花爛我欲乘春載酒攀

贈諸邑博尊人邑博

問年論德合蒲輪籍甚儒林老更真千古垂湮還嗣續五經如綫重紛綸九宗聲復青氊舊謁帝将徵黃紙新借問西京諸掌故誰家接武得麒麟

除夕

今年除夕歲華新病起何妨中聖頻買得名山無長物著成中論有閒身孤城爆竹寧催臘半月看梅已是春一醉一醒何所冀人間天上石麒麟

得子志喜

買田陽羡更何之名嶽秋高有紫芝此外尋常詎關我年垂六十始生兒向平婚嫁幾時畢陶令登臨已是遲天意當存子文後客來談笑共銜卮

七十叟翁出故相徐文貞公八十時所貽綈袍衣我佛兒并出文貞所贈詩要予嗣響

世宗皇帝有元臣八十東山社稷身天下尚霑霖雨澤田間勝得太平人綈袍臘月生春煖詩句華亭唳鶴新轉用相貽何以報將呼穉子酌清醇

寄酬劉侍御子威二首

借問烏臺歸杜門如何霜色滿乾坤文章非自今間得神化難從天下論五嶽有無藏素業千秋誰失畏微言却慚學士焚魚後濟倒荊州酒一尊

其二

五載懷人命駕難荆谿空自採幽蘭篇章時擇酒
周物顏色逩贍象緯寒秋老名山開洞壑霜橫震
澤淨波瀾願隨雙屐探林屋勝有深藏玉葉完

謝城中友入山二首

城居無事數相從命駕仍探野外踪共愛青山對
紅友況兼白雪映黃封總于玉女泉聲釀醉倒銅
官樹色重雲淨春生有蘭蕙還期紉佩日從容

其二

雪中乘興不回舟不似山陰王子猷正值朔風春

尚懶欣聞空谷鳥相求千秋仲蔚無多友十日平
原可自由共探梅花幾枝發霜崖蘿徑勝揚州

入乾元峤登仙人臺二首

幾回滄海與桑田千仞雙崖斷不遷仙人何年煮
白石高臺自古摩青天微雲縹緲數峰外明月蒼
茫萬樹巔安得尚平婚嫁畢結廬于此學參禪

其二

曲徑縈廻蘿薜幽仙臺絕壁古丹丘鄰翁扶杖穿
雲磴猛虎忘機學海鷗經歲草深人跡斷清宵天
廻月華流超然別有乾坤在豈必乘槎問十洲

秋山勝似春山好

春山無處不繁華豈若秋深隔世譁忽聽鍾鳴投
白社每逢木落見黃花浮雲飛盡數峰出樵客歸
來一徑斜比屋雞豚散紅樹日高中酒是陶家

吳太史七十四首

黑髮歸來三十年玉堂誰不羨神僊非關倦鳥投
歸翼自是冥鴻愛遠天黃閣尚曾趨講席紫宸無
夢繞爐煙文章已足垂千載卻笑楊雄浪草玄

丹山雛鳳仰朝暉霄漢紛紛接翼飛玉署入班天
上有金昆踵武世間稀東林更喜乘龍起華表今
看駕鶴歸七十紅顏占道氣蓬萊從此振蘿衣
早學龐公不入城萬峰高處一筇輕龍池霖雨藏
經濟石屑波濤待和羹嶺上草廬時抱膝池邊花
竹每攜枰白雲到處山中有何用塵埃滓太清
甑峰秀出洞潭間別業相望日閉關忽聽高岡鸞
鳳嘯時將豐草鹿麋還冲然卻味如道社每爾尋
真入遠山不獨吾師稱弟子褰余何幸亦追攀公爲

余座主余文敏公座主

丙申再送吳秘書北上仍用辛卯韻

往事蒼茫難具陳河橋相送可重論雙龍　詔下
驚揮翰五鳳朝回識從臣滿路桂香浮酒綠映階
蘭樹擢枝新（秘書子太學將入試） 應知薇省彤雲近還憶
荊南萬里人

杭母挽詩

良人空憶涉淮年歸櫬蕭條泣杜鵑半世殘燈鴛
被冷暮齡環堵鳳幃捎長徂不待春花落所幸猶

看玉樹庭階有蓼莪哀詠在何人開卷不潸然

苔江長洲以詩題扇見贈余時在山中失迓
車騎

涼秋九月落花餘洞口尋真得草廬欲與善權談
道訣不知僊令到城居新詩可並江淹賦紈扇還
疑子敬書正喜吳門多雨露又看徵命到公車

吳州倅五十

河陽花似洛陽花三楚曾爲　帝子家兩地宦游
今半刺百年日景未西斜芝蘭初發湘中色山水

時乘博望槎共覓仙人棲勝地不知君已羨丹霞

楊醫士六十

九月菊花開滿籬花前稱壽酒盈卮報從黃雀環
初得玄許童烏質更奇家世舊傳多宦跡衣冠今
見有風儀無言甲子須臾徧還借僊人白鹿騎

送路永州之郡

洞庭浩蕩接穹蒼雄勝由來擅楚鄉自是朱幡五
熙貴應知黑質異蛇藏才稱阜冠名逾起地借量
移化益昌報政曾看書上考漢家鼎足待賢良

送曹憲使之貴州

西南萬里入黔中臬府秉軒氣勢雄貴竹月明千
嶺合石門春到百花紅清時遠徼咸投款憲節殊
方總嚮風蘭桂于今看更發家聲應不愧司空

徐州同七十

一谿喬木綠陰繁谿外青山政遶門自是公侯當
復始可知文靖有曾孫三年佐理名猶藉七袠初
筵望甚尊獻歲青陽浮綠酒年年長醉杏花村

徐吏目七十

陽羨青山罨太湖羨君行樂釆芙蕖漁歌初起放
船遠仙佩欲鳴入境殊盤裏盛珍多鹿腊床頭遺
笏是魚鬚還容同姓風流長闌入詩壇酒百壺

六十一誕日病中書懷

去年六十朱顏駐今歲生辰只臥痾畢娶幾時如
向子說經未敢效維摩辭羅無暑山中好荷芰新
秋江上多定擬靄然誇勝具振衣千仞一高歌

得吳中翰書却寄

抱病青春涉早秋一書來自鳳池頭山花猶想羣

公醉水榭重看片月流帝所驟回簡子夢畫圖誰
效少文遊廟廊丘壑無須論已悟人生身世浮

蔣叅議七十

籍甚清朝社稷才廿年蹤跡白雲隈時追李杜千
秋得祇爲羊求三徑開池館驟擎山氣爽芙蓉欲
送雨聲來初筵六月涼風裏似有鳳皇拂酒杯

徐州倅六十

除書親捧出明光六月城東煙樹蒼花裏開樽無
暑氣臺端遺笏有清霜顧瞻紫氣翔雙鳳皆指點青

山到五羊借問曷稱名父子鬱林片石是行裝

題一真六逸圖

坐聞歌嘯有清音高士奇蹤物外心長夏詎須河
朔飲涼風寔有廣陵琴杖頭明月開蓮社杯底青
天蘆竹林蘭入會應成九老翛然共隱白雲深

韓母陸淑人八十

耆英真率事猶新歸隱青山垂十春絶勝古來同
社老並承大耋太夫人千年桃實花仍發六月芙
蕖藕更珍獨羨含飴弄孫早曾玄森立應星辰

贈張醫

經年伏枕讀玄詮一日逢君芝艸翩可是仙人來
度世從來張姓本連天華陽洞裏曾餐石陽羨山
中欲買田俟我乘春載名酒坐看萬樹杏花然

賀張相公晉少保誕次郎

天語親除晉上公朝回弧矢又生雄雙星初動天
雲表三秀還叢雨露中海內于今歌相業江西自
昔有宗風宰官重現張天覺聖代方崇世執功

贈邊太守最績

太守名高佐郡時士人方擬樹穹碑重擇千騎何
來暮新政三年慰去思馮翊可無京兆轍木蘭空
想白公帷（余佐銓曾薦公補蘇郡守）買田陽羨元非偶種橘山
中雨露滋

題陸運使兩朝八命册

入洛才名壓太康　兩朝敭歷羨循良王言自古
聞三錫雲錦于今勝七襄已作鹽梅和鼎實還期
霖雨佐巖廊聞說高樓連海氣芙容九朶夜輝煌

山中被論作

幽棲十載在深山啼鳥浮雲心共閒詩酒長應游
物外姓名無復到人間已知今我神仙氣不記前
身侍從班何事青蠅冤白璧寘鴻寧與世相關

送趙開府

口碑藉甚到田間五載清塵尚未攀廣廈會須梁
棟用除書特召衮衣還萬方憔悴思霖雨三事委
蛇想聖顏碩德定承魚水契入觚稜明月候聲開

附秦令答寄王開府

霜空一鴈伴雙鳧曾寄相思到五湖借問講亭名

楚頌何如著論擬潛夫天清嵩嶽三花落春暮黃
河九曲迂豈若中丞新別墅絶勝海上有方壺

羅大理七十

漢代元推廷尉平　聖朝大理是名卿敭歷四方
無長物歸來一橐有餘清白石在山蘿薜老黃金
横帶荔枝輕鳳凰已便煙霞性還有鵷雛滿
帝城

送羅清浦赴召

鳳皇飛集大江潯試宰孤城德化深鶴唳華亭隨

舉舃龍吟澤國亂鳴琴九重側席閶闔計六月驕
陽稼穡心到日朝端多慷慨所期吾不媿知音

送徐吉水赴召（先任浮梁調繁）

河陽花樹試移栽驥足終非百里才散牘青山五
老逼挂帆秋水九江來浮雲不盡庾公賦白日空
懸郭隗臺此去羣寮驚避道朝天封事漏聲催

送慈谿何令

彈琴聲滿淛江潮茂宰功成飛舃遙慷慨一官能
自許撫循五載更誰超已知國計隨時拙莫謂民

愁聽雨消今夕拜官朝上疏定將直節抗中朝

礪山

爲訪幽棲叩石門萬山深處白雲村地偏逾覺松篁靜日出微聞雞犬喧物外唯應傾竹葉人間那更有桃源何當卜築乾元峪太古衣冠與晤言

趙少宰六十

成季重生翊　聖朝叩閽直氣薄青霄風波閱盡神逾王琴鶴歸來理自超六月大鵬聊偃息一枝片鷃並逍遙相期載酒滄江上幾度桑田湧大潮

張君六十

笑擲千金豈爲名一朝籍甚有餘情衣冠高視人間世風俗都從月旦評驟守庚申除白髮每逢甲子茹黃精詎論南斗長生籍坐爇名香道自成

送吳三舍人還朝

國風十三具堪陳誰竝延陵季子論吳下風流似爾祖朝端供奉冠諸臣兎毫曾染天香渥鳳沼重沾露氣新日近君王真大隱金莖月落見僊人

同年韓宗伯被召北上枉道過訪陽羨山中

贈別二首

揚旌疊鼓肅宵征暫綏王程問友生花落寒潭留解珮風生空谷和啼鶯不因多病尋山遠那見相思命駕情京洛故人如見問洞天秋老薜蘿清

其二

含香廿載共鑾坡雙闕天高一鴈過司馬從來倦遊早劉君勝我自知多仙人掌上攀星斗太液池頭折芰荷此去日承清雨露滄浪吾愛濯纓歌

送鄭民部還朝 君之尊人大司馬

持節東南萬井荒臨岐山色滿行裝儒郎接武尚書履列宿朝元北斗傍關塞三秋烽火接江湖六月桔槔忙帝圖長筭資兵食總賴君家獻廟堂

清明日送路民部兼訊諸故人

此日河橋春露溥垂楊折贈指長干仙郎起草關民瘼菜色扶藜夾道看鍾阜一天落日紫髙臺千古雨花寒故人若問歸來客陽羨山深卜築安

送陳襄陵應召

茂宰行春雨露中太行山色大河東勿驚天上飛

晁遠預識朝端步馬工西北烽煙何日靖東南杼軸萬家空到日紆籌天下計不妨宵叩建章宮

送李參政 君分校禮闈狀元探花皆出其門

潘岳中州擁傳過名高青瑣憶鳴珂薦賢仍補周王袞統衆初興召伯歌二室風雲開翠壁九龍煙樹抱黃河行承天上金泥詔朝署諸生視草多

送張生歸建德兼訂來期

青烏先生側注冠扁舟隨處採琅玕到來恰有張公洞歸去重尋嚴子灘釣石常懸青漢上客星莫戀白雲端遲君指點煙霞路無賴劉伶荷鍤看

送俞僉事督學之楚

僊人騎鶴楚雲端且避僊郎耀豸冠參上瑤花天半落漢陽煙樹雨中寒更誰才子誇鸚鵡賸有芳洲長蕙蘭絳帳風清多暇日庾樓明月好憑欄

送陳侍御

白筆分光到薜蘿山居跡嬾去思多霜橫按部銷金甲氣壓趨朝振玉珂霄漢幾回傳疏草東南何限冀恩波蒼蒼一片鬱林石明日鐫碑定不磨

送陸別駕攝守入覲

僊郎才大宦情疏別駕功名題柱餘曾攝五湖陽羨長更誰千騎上頭居還朝薊北霜逾勁籌國江南柳欲舒何限攀轅爭借寇其如天語有親除

送秦明府

彈琴春雨到孤城騾見荊谿秋水清曾未期年民大悅詎須三載政初成蕭榮獨軫芳蘭念秀盛深惟禾稼情一片銅官山色好朝天擕去橐逾輕

送李憲副入朝

爐香縹緲殿中間誰似曩時供奉班一疏風霜餘白筆十年蹤跡戀青山生當盛世身難隱閱盡浮雲意自閒別後天高流紫氣知君擁傳出燕關

送徐侍御還朝

九載峩峩獬豸冠重擕霜筆入臺端徘徊列栢明星爛驚起羣烏清夜闌赤羽縱横屯戍老蒼生顦顇餉師難圖維社稷須公等我亦江湖穩釣竿

天遠樓集卷之六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七

五言排律

題贈鄭封君手卷

郭光祿八十四壽章四十韻

李侍御請告還任城贈別四十韻

登金焦憶黃美中

壽國博少湖王先生八十

挽馬少保相公

送黃泰泉任宿州庾臺

送郡侍御歸

壽周公瑕八十二十韻

壽顧寅齋夫婦　壽吳君

送蔣使君之建昌　憶舊寄丁侍御

周博士八十

皇上禱雨南郊步行往還恭述

康節四不出 閣試　海水知天寒 閣試

陪祀　帝社稷有述 閣試

賜扇 閣試

七言排律

慈寧宮成恭述　送朱師司訓華亭

張洪陽母壽詩

乙未中秋　誥封宜人俞母壽八十前此

夏之季月其子憲副公六十并祝

天遠樓集卷之七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排律

題贈鄭封君手卷

昭代旌遺逸名邦藉楷模幽棲從夙好雅道屬前驅白雪歌誰和黃琮韞不沽龐公襄野樂陳寔潁川娛岳峙名家秀星懸處士弧冲融斟玉醴澄澈蔭氷壺樹德無遺行貽謀有令圖撫孤誠慰叔恤寡恪承姑讓畔仁風變還金義範孚捐囊人復子

援溺婦全夫後已人無懟先公賦不逋人倫標大雅月旦首鴻儒有種皆蘭蕙無翔不鳳雛餘光流俎豆遺澤照荆湖跡自生前晦名誰死後誣精靈山斗在血食聖賢俱軒冕同時著應慚永夜徂

郭光祿八十四壽章四十韻

宿修居士業偶現宰官身嘉靖𤤽衣季精忠佐壬辰神羊元善觸驄馬莫能馴西北防秋急東南竭賦貧矢心當白日抗疏薄高旻著論非非有摘詞過過秦紉踪甘放逐直道豈沉淪意氣批鱗舊

聲華題柱新九重憂戰伐入事展經綸日烽煙接輕身鋒鏑隣請纓思報國仗劒不辭屯越甸旌旗布吳天壁壘峋指揮增氣象顧盼倍精神將令風雷迅軍容虎豹蹲萬金酬奮勇三尺斬逡巡艸檄才偏捷臨戎膽益嗔鯨鯢都遁迹島嶼不揚塵名播扶桑外威宣海若倫凱歌由梓里捷奏動楓宸從此倭夷殄行當胡虜竣還 朝卿月色拜賜大官珍息壤盟猶在中山謗已頻但能卑燕雀何必上麒麟社稷收長策林泉屬老臣酒杯逃世態

詩艸見天真芳珮芙蓉集蘅蘿薜紉瑤林堪獨樂鷗鳥解相親（公有樸林卌）春水催浮棹桃花重闊津縈廻西磧嶺浩蕩大湖濱樹密探樵徑煙深理釣緡蕭疏濠濮想泐穆葛天民靜理閒中得禪機定後論齋居聊有訣瑞感不無因仙露凝如蜜庭柯燦若銀一餐漿味得三咽道心醇（公嘗持準提神咒七七日甘露降于庭梅）竹榻敧眠午蒲團宴坐辰巳超最上覺不數大年椿游戲三千歲逍遙八十春界休風俗古有道子孫振卽論人間世功名未易陳

李侍御請告還任城贈別四十韻
當宁勤宵旰孤臣效慨慷賑饑須汲黯解盜頼張
綱可歎東南困頻遭稼穡荒閭閻都寂寞畎畝半
逃亡昔日神明宰朞年化理康君昔令長洲 重來巡澤
國不復辨河陽春老緋桃樹秋高熒惑芒兒童迎
瘦馬父老愛神羊觸目觀風慘驚心問俗忙幾時
曾富庶何處不荒涼野莩上農骨城烏少婦腸斷
八子年事 悲風停涕淚落日濺衣裳傳食蔬仍減郊行
盖不張皂囊常帶雨白筆獨飛霜君蹈請轍折 旱魃重

爲虐驕陽不可當三時成赤地百穀殄青秧不火
堪燒難深淵好暴尪大雩祈杳邈痛哭叩蒼蒼祀
年異常大旱 懇惻憐無告精誠託露章盡攄民瘼苦敢
乞 聖恩長優恤從天下瘡痍夾道望寇君爭欲
借召伯詎能忘盛德非鷹隼靈文是鳳凰抗言流
俗諱直道世途妨憂國心逾赤哀時鬢易蒼中懷
徒自許四顧傍誰將頻泱三旬臥非關二豎殃蒼
生爲痌瘝赤子入膏肓博施真良劑全㸦勝藥王
紆籌無激烈至計獨傍徨廿伏韓韶皐生憎賈誼

狂肯爲無事戚秪笑溺人強歸夢任城裏高樓岱
嶽傍誓心依日月極目見扶桑驥足誠難展豹姿
故善藏浮雲迷漢節哀草翳吳疆舊德存祠廟先
朝兩侍郎夏周二公 願言崇志業開府嗣輝煌似爾蘭
臺選真吾玉筍行君爲紗甲戈所取士 荊谿過濟水濯足問
滄浪

登金焦憶黃美中

水國重遊夕嗟非共賞時徘徊兩峰勝益起九原
悲草没談經石松餘挂劒枝青山新隕涕白雪舊

題詩壯志風雲在才名蘿薜垂汪汪千頃意江上
獨凄其

壽國博少湖王先生八十

孔氏當年學如君此日傳人堪伯淳匹道在仲淹
前王仲淹 正氣齊瀛小和風草木妍望塵物自化聆
語各皆捐太保當時孝翟陽隱志堅文章追古式
忠信契穹玄特詔厪天顧雍幃借日邊辭徵非傲
世繕性豈逃禪族子俱聞講荊谿每佇延音儀瞻
若對操行世稱賢渭水甘漁釣初辰敞壽筵仲冬

方牖候陽轉更三千

挽馬少保相公

上瑞鍾西土元公翊北辰世方遲至理天遽奪斯人下里欽先達登朝仰後塵文章遷史重學術孔門醇璧水師模迴旃帷善道陳庶常欣有範三禮與惟寅吾道風雲合 皇情魚水親宣麻綵紫閣調鼎近丹宸紓畫三陛宴持衡八表春虛襟勞握髮正色儼垂紳見說和衷美俄聞臥疾頻何言集江鳥忽此泣郊麟化鶴歸三島乘箕上九旻都人

投相杵 天子降哀綸勅饌迴中使生芻引弔賓公槐霜候早宰樹穸臺新渭水流悲咽秦雲慘欲屯悄懷思廣厦顧眄想平津幸復沾芳桂空餘咏大椿哀榮良已畢勞息本來均天地能銷骨勲名豈傍身長山忠孝在千古照貞珉

送章奉泉任宿州庾臺

薄宦憐遲暮猶當色養年六書窺鳥跡善書萬卷付麟編有子治春秋人似羲皇上官分淮海邊波臣輕白浪心事有青天酒至還相憶詩成莫易傳上司標鑒在知爾共推賢

送邵侍御歸

秘省追從日風稜已夙成惠文時望肅執法夜星明臺切啼烏感秋增寸草情奏書凌北極賜沐下西清海驛乘驄遠庭闈舞綵榮莫須躭燕喜春色望歸旌

壽周公瑕八十二十韻

樂浪蕭夫子雞林白侍郎文章關造物聲價播夷荒昭代論名士徵明侍 肅皇先生辭薦達轉見抱

圭璋內似由餘邈酒如海叔荒代興唯一矢命中恰相當少小三餘積縱横二酉藏覃精追屈宋餘力擅鍾王宣示傳神活蘭亭奪骨蒼明星寒隻字強弩避微芒鋒正龍難筆神來雨驟狂公卿爭識面羔鴈日充坊火浣裁衣被駝峰佐酒漿朱提竟何物毳氈轉窺牆海客珊瑚購胡人靺鞨償赫蹏通絕域側理到殊方姓字雲霞識清揚歲月將生前千載事春正百年觴新卜桃花里重開鑿止堂渭濵何足羡海曾湧琳琅

壽顧寅齋夫婦

拙宦稱循吏名家有後人處脂能不潤供劇善停勻越險舟安渡生祠民總馴教兒俱擢第有壻復通津更喜雙飛侶偕躋七袠春芳筵皛是爲仙橋玉爲塵齒忝通家舊遙將壽藻陳

壽吳君

季札觀風後君才獨允宗廟堂登雋逸林壑有遭逢柳暗山塘路花連海湧峰煙霞隨地有雨露自天濃六十紫髯美三千綠酧醲登山同謝傳聚德擬荀龍我爲溪山好已稱陽羨農何當九老會詩酒日相從

送蔣使君之建昌

雨過河橋綠揚帆到建昌山連五嶺秀水帶九江長頬載麻姑酒重尋華子岡行春稗菜熟臥閣鳳凰翔杉老七星曙壇高片碣荒懸知政成日端坐焫名香

憶舊寄丁侍御

才子推正禮僊人有令威峰頭一鶴返天半五雲飛昔日名園集清秋芳樹暉羣公俱久約相對共忘機廣樂聞琤瑟名山挹翠微蒹葭一水綠安得共漁磯

周博士八十

昔侯當此歲猶未龍垂竿曩日攀龍闕多時戴鶡冠日長花影靜山近月光寒入岭雲尋茗尋芳香泛蘭煙霞人傲世霄漢亂飛翰杯共天河轉長留盡歡

皇上禱雨南郊步行往還恭述

旱暵勤 皇慮吁嗟向帝祈晨瞻丹陛出午矚翠華歸天步辭鸞輅風行卷鳳旂周王歌漢切商后禱林稀貶食忘珍饌昭誠襲素衣小心方翼翼大德本巍巍滂沛期三日焦勞念九圍欽嘉禕有貺感格理無違屏翳興雲靄羲和隱日曜豐隆隨電掃膏澍逐煙霏黑蜧欣逢潤肥遺遠避威商羊迎闕舞石鷰繞梁飛洒麥畦添綠滋花色轉緋從兹書豈歲稔聖澤有光輝

康節四不出 闇詩

豪傑真天挺逍遥安樂窩卷舒隨造化調攝保元
和樓閣空中覓雲霞象外羅乘虛淩宇宙躡景倒
星河溽暑懸絺綌祈寒罷釣艖杜門因雨雪高枕
避風波眼見四朝盛身經兩世過洛陽聞杜宇荊
棘想銅駝斂跡非忘世藏身豈患痾外王謨禹稷
內聖藴丘軻否泰相旋斡乾坤自盪磨天根憑手
探月窟比肩摩豹霧韜文蔚龍淵秘太阿容與超
法象憩息盻庭柯杯酌微醺酒詩成自在歌胸襟
常灑落首尾獨吟哦楊柳春風滿梧桐秋月多天
機彌活潑斗坐日嵯峨萬物皆原我三才豈在宅
弄丸欣自得天地欲如何

海水知天寒　闈試

滄溟浮象外凜烈異寰中浩浩濤聲洶稜稜霜氣
濃晴天噴雪浪白日簸陰風颾發驚孤蛩蕭條觸
轉蓬不因經渤澥何以識寒空海水雖云濶此情
安底窮

陪祀帝社稷有述　闈試

青陽敷盛德帝祀重春祈淑氣開黃道明禋徹紫

微傳宣來玉陛侍從扈瑤闈曉發蒼虬駕雲團翠
羽旂一人承奏靉百辟供嚴威周禮儀文備簫韶
音節諧枌榆森鬱茂黍稷薦馨香庭燎明神几爐
煙遶御衣五方陳玉帛百穀釀粢琖碩頡登千畝
豐隆徧九圍

賜扇　闈試

珍篚來西蜀恩頒出尚方彩分僊掌外香襲素襟
傍柄玉龍鬚剖紈金鳳翼粧卷舒懷帝力披拂荷
榮光明月初歸握雄風巳奉揚矢圖鏤骨報行不
變炎涼

七言排律

慈寧宮成恭述

蓬萊殿閣倚蒼穹
帝母重開長樂宮堂構自天光聖孝經營不日告
成功璇題捕漢星辰繞雕栱淩霄雨露通貝闕名
花扶棟宇瑤池仙草映簾櫳窗臨禁柳參差綠戶
引宸楓遠近紅大壯更新金碧麗重坤不老象維
崇軒龍縹緲祥煙裊寶婺昭回明月中共識

明皇徵孝感臣工撰賀萬方簡

送朱師司訓華亭

夫子談經翊聖謨名因射策振
皇都春明桃李猶思雨曉發驪駒已在途宦跡豈
長隨燕雀閑情且得問菰蒲龍吟大海濤聲壯鶴
唳華亭月色孤絳帳校讎周禮樂鱣堂環聽漢師
儒翻思誦法諸生日廿載于今儼步趨

張洪陽母壽詩

崑崙元接建章宮王母旌旗紫氣中三鳥初翔天

漢上雙星重滌日華東瑤池鸞管鳴清籟璧水芙
蓉駐彩虹麟樹迴搖春酒綠宸楓高映舞衣紅光
懸婺女縹緗貫聲啓文章鼎鉉隆玉洞雲霞千度
永金門詞賦二京雄姓名將毋收丹籍台署長扶
帝極崇

乙未中秋　誥封宜人俞母壽八十前此夏
之季月其子憲副公六十并祝

重慶熙朝上壽遐荆南名酒爛如霞筵開盛夏荷
花發歌逹中秋明月華彩鳳啣書　仙詔至神羊
交入舞衣嘉精忠自是能將毋純孝還應重起家
隔座同朝寧足羡校文閣武政須誇三湘最與七
閩近坐見星河漢使槎　時憲副公子自楚臬遷閩藩

天遠樓集卷之七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八

五言絶句

陽羨十景

龍池夏雲　蛟橋夜月

張公福地　周侯古祠

銅峰疊翠　玉潭凝碧

陽羨茶泉　畫谿花浪

國山煙寺　洴練雪蓑

題燕臺八景

太液晴波　瓊島春雲

蘆溝曉月　金臺夕照

居庸疊翠　薊門春樹

玉泉垂虹　西山霽雪

詠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遠浦歸帆

煙寺晩鐘　漁村夕照

山市晴嵐　平沙落鴈

洞庭秋月　江天暮雪

子夜四時歌十六首

春四首　夏四首

秋四首　冬四首

章臺行二首　寄遠曲二首

贈悟中上人　和郭光祿三絶

宿吳丕宣之山莊望南嶽二絶

過清音堂訪無着僧不遇四絶

七言絶句

送沈司訓之永康二絶

吳儂謠十首

天窩洞爲史錦衣別業玉蘭盛開

芭蕉花　燕京四時歌四首館課

爲史錦衣悼亡四首

上太和十絶

詠紫霄宮玉蘭　經僊桃觀

山半　上天門

登金頂　又

又　謁玄帝

又　宿南巖宮

贈日者戴生北遊二首

謁定光佛　飛來峰

贈梵林僧

夏太學待次未仕試爲醫有奇效卻贈

贈吳山人二首

送楊山人還豐城二首

輓閔道士三絕　贈相者金生

天遠樓集卷之八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絶句

陽羨十景

龍池夏雲

朝看池上雲暮從峰頭還所以六月涼龍涎吐潺湲

蛟橋夜月

祖龍空渡海漢武空射蛟我懷周孝侯乘月登長橋

張公福地

福地本自多域中七十二安得從張公暫見扃凡字

周侯古祠

千古英烈祠建坊一何新我欲附周侯清路揚微塵

銅峰疊翠

銅峰起疊障遙望空翠微杜鵑花發處遥有亂紅

飛

玉潭凝碧

晴空映寒潭上下共一碧微風吹倒景玉女不可即

陽羨茶泉

陽羡一泓水堪名第一泉請看花開處百草不敢先

畫谿花浪

雨過綠陰新桃花拍錦浪無乃顧虎頭揮筆幽谿上

國山煙寺

山中有化城時或不可辨不見樓影動但聞鐘聲遠

洴練雪簑

寒流帶同雲積素不辨人蹤簑笠動知有獨垂綸

題燕臺八景

太液晴波

大液落雲漢不雨騰蛟龍青天十二樓倒景金芙蓉

瓊島春雲

天上羣玉山不與人間似春來萬木中常有片雲紫

蘆溝曉月

長安一片月蘆溝橋上多秋風天半急吹墮小黄河

金臺夕照

黃金高臺上苜蓿高臺下揚鞭問落日可識千里馬

居庸疊翠

星辰亂絕壁鴈飛不得路夜半鐵光寒惟有將軍度

薊門春樹

自爲薊門客頗愛薊門樹白鷗天際來指點滄江路

玉泉垂虹

金山生玉泉孤亭大漠中秋風連易水白日垂長
虹

西山霽雪

薊門三月寒西山隔歲雪地氣有不同天時本無
別

詠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雨從巫山來一夜滿瀟湘何人春夢中拾得蘭蕙
芳

遠浦歸帆

南浦知近遠一帆有光輝眼明不錯認識是夫君
歸

煙寺晚鐘

散步松竹間煙橫暮山紫徘徊意難盡鍾聲出古
寺

漁村夕照

漁郎知魚樂挂網夕陽村紅霞與紫霧絕勝桃花
源

山市晴嵐

山市非海市人煙如蜃氣變幻恍惚中樓臺吐靈
異

平沙落鴈

羣鴈下長空沙上不可數曷不到衡陽蘆花滿前
浦

洞庭秋月

清秋三五月皎皛漾洞庭請登岳陽樓高天掃盡
屏

江天暮雪

萬里皆同雲江天俄積雪君山一點翠日暮瑤光
裂

子夜四時歌十六首

春一

臨洮似吳會明日是清明遊憐楊柳色不及閭閻
城

二

春陽萬樹綠采彼陌上桑朱顏與落日東西恰相

當

三

東風無停吹靡無邊原野萬馬縱橫馳夫壻騎白
馬

四

佇立桃花下桃樹與肩齊黃鶯解人意慣繞青枝
啼

夏一

五月羌人笛空吹落梅曲昔爲雪中花今爲雨中

實

二

種樹高樓下輕盈曳絳紗南風裙帶緩羞殺石榴
花

三

歡若荷花香隨風任飄引妾如荷花蒂吐絲終不
盡

四

赤日何團團四郊野火燒遙知陰山側積雪詎全

消

秋一

夜色上紗窓機杼猶未罷因折金鳳花盈盈步階
下

二

歷歷天上星皦皦雲中鴻妾心如長劍日夜倚空
同

三

高樓一片月照君千里顏須封酒泉郡莫向玉門

關

四

白露下梧楸涼氣忽已總良人歸不歸明月光雕
栱

冬一

隆冬裁白紵皎皎雪爲衣雪花寒不落中夜有光
輝

二

江南把剪刀北風裂窓牖那堪塞上寒夜半催刀

斗

三

十月桃花畔梅花發有因小春看曆日或恐是新
春

四

舉頭望所歡低頭淚如霰不見天山雪遥聞天山
鴈

章臺行

東風吹楊柳章臺日夜綠妾亦住章臺高樓倚修

竹

其二

西風吹章臺楊柳何變衰松筠雖不改歲暮多所
悲

寄遠曲

良人持一劒誓掃百萬虜不知塞外寒肯念閨中
苦

其二

秋風萬里清秋月萬山明君心與妾意慷慨何時

平

贈悟中上人

白蓮花底路月落水中央從此悟空寂天風吹雨
香

和郭光祿三絶

忘機忘外感無生無内照偶然一片月後天落光
耀

其二

玄夜凋顔色白日耀性靈流行竟不沒般若常自

生

其三

青天吾如如萬法從此剖白雲都長物明月亡何
有

宿吳宣之山莊望南嶽

擲錫騰空去滁腸水尚流箇中問消息暫地可回
頭

其二

樹在人何在池空水不空佛言一切法如在有無

中

過清音堂訪無著僧不遇

載酒曾三到今來學坐禪無緣聽說法延首世尊
前

其二

卓錫空中住白雲澹遠天舉頭望無着無着是真
詮

其三

庭前栢樹子澗畔芙蓉花何必靈山會當情總法
華

其四

禪關寂無人物外清音至坐來出三界忘却深山
寺

七言絕句

送沈司訓之永康二絕

莫將經術倦風塵　聖主恩深振鐸人聞道花谿
清抱郭詠歌猶得舞雩春

片帆高挂海雲長水碧山青是越鄉種得庭階桃
李樹移將春色就河陽

吳儂謠十首

萬曆己丑大旱異常桔槔廢不用又承戊子饑
疫之後慘不可言此十首皆紀實事苦不悉

野渡生煙不用船橋梁都廢桔槔懸一半太湖成
赤地始知滄海變桑田

幾年餓莩徧街衢今歲仍遭旱魃屠頻告凶荒空
有淚縱行蠲恤已無租

莫道人身不易逢流離骨肉各西東不及桃源有
雞犬雨過鳴吠水聲中

往歲逢災勘水鄉官府未到老農怔但見吏胥強
邏索唯應上戶作全荒

勘災連歲是虛文今歲無煩賢使君請看白日炎
威酷四望青天無片雲

莫向高天空舞雩過時有雨亦焦枯誰念民窮生
計盡猶聞嚴令禁屠沽

皂隸蒼頭遠近村田家各各盡雞豚縱使今年無
旱魃三時稱貸已無門

沿塘尺寸有青苗日日車輿日日焦西風一起成穰秕天意全荒不貰饒

天上恩波未可憑每從蠲恤更催徵今年有米無錢糴明歲何妨米價騰

吞淚無聲吁九天民情不達綺羅筵司農稼穡何曾慣猶道東南大有年

天窟洞爲史錦衣別業玉蘭盛開

瑤臺月下種名花陽羨山中積素華共道洞天多玉樹不知元是謝公家

芭蕉花

火炬光搖白露溥輕陰入戶自生寒詩句定從天外得畫圖宜向雪中看

燕京四時歌

千條御柳屬春風天上長河紫禁東西山雪霽生春水玉兎光寒浸彩虹

其二

太液池中倒影浮芙蓉花底鳳凰樓滄波元在青天上鏡裏宮鶯狎白鷗

其三

團扇風高閣漏沉萬家落木奏清砧征夫歲歲防秋急關塞年年朔氣侵

其四

北風臘月轉繁華內酒斟來映薄霞七貴貂裘驕白雪五侯獸炭傲黃花

爲史錦衣悼亡四首

高樓明月玉人簫吹向瑤臺怨寂寥天上人間都有淚秋風搖落廣陵潮

其二

洞房昨夜問春風多少蛾眉畫未工明月似窺羅帳冷凡花羞傍錦衣紅

其三

憶昔春深歌舞寒中天月色滿闌干多情莫恨蟾蜍缺留得明珠掌上看

其四

粉黛香從雲髻浮菱花鏡裏別高樓嚴更雖有金吾禁奔月嫦娥不可留

上太和十絶

詠紫霄宮玉蘭

百尺奇葩俯翠微玉蘭開處白雲歸行人不似看花侶一任凌空帶雪飛

經僊桃觀

玲天有路紅雲隔貝闕無塵紫氣籠應是世緣猶未解桃源舊徑更相逢

山半

寤寐天宮未可攀春來扶策扣玄關人行柳色籠

煙裏鶴舞蕭蕭聲杳靄間

上天門

澗水桃花滿路香春風吹我渡仙鄉一瞻實相開千切三上天門臨八荒

登金頂

雲開天柱散鴻濛萬里逡看下界空七十二峰紛列峙居然抃舞總相同

又

盤礴西南捕楚封青天削出金芙蓉晴嵐萬疊波濤湧琪樹千秋紫翠壺

又

振衣萬仞俯天台極目山川盡九垓漸覺紅塵離境遠浮生今日在蓬萊

謁玄帝

千里緘香禱碧空萬緣都盡玉真通爐煙直上青冥去五色雲飛日正中

又

浮宇丹臺接上清朝來瞻禮不勝情五龍忽捧明

珠出似伴祥麟下玉京

宿南巖宮

何處雲璈來竹房南巖宮畔月蒼蒼玄關不鎖希夷夢卧看金輪轉佛光

贈日者戴生北遊

江南山水倦遊人去踏鶯花薊北塵過魯爲吾問孔子幾時抱送兩麒麟

其二

山居吾自識行藏况聽玄談暑氣凉無數芙蓉與

蘿薜贈君前路授衣裳

謁定光佛

佛燈然處靜無譁長耳當年滿月華不是留形長住世焉知端坐九蓮花

飛來峰

秋聲揑摵洞天開雲氣縈廻破石苔我亦從無往來想世人浪指是飛來

贈梵林僧

酒仙醉裏是西方甕底常飄薝蔔香莫道祇林仍

有酒應知解脫味爲漿

夏六學待次未仕試爲醫有奇效却贈

喬木横谿數畝陰從來賑施幾千金而今採藥青山路濟世陰功較更深

贈吳山人

洞天福地滿人間驅使青囊不暫閒不是高人聊玩世何由蹤跡遍青山

其二

青谿白嶽是君家天半風微落異花我欲憑君一指點避人于此學餐霞

送楊山人還豐城

延平劍合化爲龍仍在人間未易逢試到豐城占氣色夜深牛斗桂芙容

其二

青囊九卷自河東指點名山福地空無論表楊與王謝誰家四世不三公

挽閔道士二絶

玄都觀裏擁黃冠逐指游僊彩霧端可憐人世青

春老千樹桃花雨後殘

白鵠無數泛清波只爲黃庭自寫多此夕泉臺王逸少還應推汝中書科（中去聲）

贈相者金生

徒傳抱送兩麒麟此日聞言一愴神明歲錢刀君索取始知唐舉不欺人

天遠樓集卷之八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九

序

天遠樓集卷之九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序

武舉錄後序萬曆癸未

臣顯卿考覽故記竊有感於文王渭濱之事云驗史編之占而不得龍彲虎羆得呂望後車載之以歸周興王業覡也遂爲萬世武臣師事何卓詭也上親武天縱問者躬御韘韐講春蒐之禮于郊都肆爾期門材官蹶張技擊之上下而臨觀之儻亦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之思乎一時橐筆侍從臣引鷹揚以頌會朝之清明美哉洋洋乎一大明之雅焉渭陽之事方斯蔑矣顧不知諸期門材官亦有足當後車之遇者否乃　上之注意滋不忘今年秋又命臣耦臣家屛校天下武舉士臣則相與效史編而心占之曰是安得其人如望也者而進之已乃伏而深惟文王即思士及方國二分之域耳非若國家功令布九圍九圍程歲而賦武材以天下爲之籠也大勳未集昆夷密須猶繹騷又非

若國家函夏宴清量琛賮之四至以海而休櫜韔騶驌無所用也墅也雖抱龍彪虎羆之材乎鼓刀朝歌賣漿棘津冉冉七十餘年猶不遇齳然而齒隋矣玉璜兆符渭陽之語乃始合竟尚父于周而佐燮伐樹勳名於鷹揚斯其事卓詭故足震耀睹聽也今望生今時寧待渭陽而遇哉度即遇內之爪牙環衛外之建旄守方隅稱良將帥止耳安所樹卓詭之勳震耀若斯哉繇此言之時平制定而校武以望幾之遇然當　明主承平不忘武備選

恩龍彪虎羆之材而不以望幾之亦過臣固有所質而知之矣曩歲　上思文王棫樸作人之風而臨辟雍觀天下衣逢衣執經者幾得所謂濟濟之譽髦媲周楨也臣不俊嘗一再分校禮闈則見士矍然顧化薪槱不可勝收焉夫　上之思文王之士文武重等耳聖人神化所埏埴獨奈何於武士疑之乎蓋臣既被命則探望書龍彪虎羆之弢略而衡鑒古今于詞端以測士士左右應之大都出入六弢金板閒儼乎揖望千齡之上而角談之豈

顧讓哉繼自今進而在事毋第曰時異事異而項項然鴈行避影不敢望望也人亦有言精神折衝夫望之折衝在六弢而精神乃在丹書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今介胄所不足但材勇籌策哉烽燧羽葳嬉而愒日月拾瀋之弗戒而啓戎心戎馬一躪邊則蠢鯯張功貌支吾其上邀官賞彼敬義之坊裂而怠欲眊其精神折衝焉資矣微獨丹書兵家言將術崇五敬于三至而尊四義于十守斯非士之所素習乎　上修和有夏何論周王徃風占小

不譓輒申諭邊臣明斥堠擊刁斗惟謹匈奴伐更諸言中國鈎奇而御之者乃萬啟詔寺之嗣封而立長一切芽狙之說絕勿施　上意所嚮方且用丹書敬義之指儆戎索而下不務家指非夫也臣聞之大兵無創建鼓不出庫兵之號爲全勝者非鼓之日也推轂而得五敬四義之人以其先勝勝之爾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法無曠敬衆無曠敬佩無曠五敬完而精神之折衝必立焉使國不負兵義急君不顧身義濟難不愛生若剖剜不辟辠

四義具而精神之折衝也專勝奚俟交綏而決乎
故丹書稱敬義期之曰勝勝非勝敵國之謂也心
亦有敵國于此則怠欲是將惟勝巳之敵國以勝
國之敵國而全勝之形成鋑若莫邪之亦嬰之者
斷疾若鷙鳥之擊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若磐石
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斯誠天下將巳雖檀車不
解懸駟騵不被轂猶足以鷹揚名之而況緩急亦
代事也有如異日備內外出入之用孰非士樹功
地乎士行勉之矣脫臣之占舉不下史編之占田

則臣大喜副望慎毋滋怠欲淪敬義盤於丹書冒終
不能以萬一幾望俾後世謂 明主思龍彫虎羆
之材視思棫樸之材之效異而遂觭重文王渭陽
之事哉

重刻四書昰蒙引序

國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而純用經
術又黜百家異說俾治經者一以宋儒傳註爲宗
上之所取士與士之所以取于上師之教弟子與
弟子所以得于師其說皆出于是士惟沉浸涵濡
爲文渾厚爾雅迄于成弘之際彬彬盛哉于時晉
江蔡虛齋先生力行好古其於宋儒傳註往往洞
晰闗竅而日引其所自得于心者注記之名曰四
書蒙引其書凡若干卷累千萬言章分而句釋之
前乎未言者至于此而無所隱後乎有作者考之
此而不能易誠聖學之樞鑰古經之羽翼也余童
時習于塾既長業于庠與師弟子講論據守不得
一日廢即未敢稱引理學亦自標幟亦謂決賢科
取世資非是無繇耳比年以來業文者鄙夷宋人

上覕秦漢稍馳騖浸淫于老莊申韓攻竒炫異率
能唾手取科名又各梓其所爲文若講義篇帙雜
遝坱然塞乎域中學者以其術之易售也相率奉
誦之不啻傳註然舉其聰明才智并力於揣摩歩
趨之間其於制科日益便而去宋儒之學日益遠
甚且薦有司躐青紫而猶未識虛齋蒙引爲何書
奚怪其學術寡陋無裨國家之實用也頃 皇上
修舉初制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而重其責於
督學使者侍御蘄水李公以卓行宿德冠中臺膺

簡命視學南畿公志操凛凛正已肅下其品隲文義惟據理摘詞不詭于宋儒傳註者則取之諸甥逐于浮豔淄綴于奇詭者雖工弗錄課藝之暇輒集諸生令各以書義相問難公爲闡發理與其說大抵宗蒙引于是屬吳郡守莆田朱侯重校而鋟之梓用頒示學宮人授一編使皆知敦本尚實研窮書義不敢復事剽竊趨簡便以求伸其僥倖之心語有之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劒不如得一歐冶今公力還大雅作士模楷士由是翕

然向風丕變事追成弘之盛以仰副　皇上作新至意其所關于治道豈淺鮮哉梓成朱侯抵書徵余序頃侯奉公約束嚴考校杜請托其所以洗刷陋習敦崇教化與公指悉合余豈敢以不佞辭

崑山王氏譜序

王氏代遠矣叅自元氏末則其世可考已至九世世俊者始譜其族云以示余曰不敢忘先世也存之以示後云爾願有言弁首以爲不朽計余覽之則見其事核其圖質歎曰孝哉夫世之譜其先者鮮不耀示貴顯即其世不貴顯乃多略取他乘而冐之不孝孰大焉夫以已祖而祖他人之祖是以已祖爲他人子矣彼之以不孝之名其何辭若此者非以譜世也欲以耀示人而侈觀也故立嗣尚取同姓而況以祖祖人乎昔鄫子無嗣以其甥莒國之子爲嗣春秋書曰莒人滅鄫夫鄫固國在也莒人嗣其後焉耳猶以滅書謂其以莒爲鄫也矧以他祖爲已祖乎王氏不以眩觀而以紀實王氏之後其昌矣乎

祈嗣真詮序

袁寶坻祈嗣真詮周舍人重付剞劂嗟乎是書出天下之無子者亦寡矣則無奈下士大笑何也或曰泰伯至德夷齊大賢揚雄之文羊祜之澤皆不子人亦何必于有子哉是不然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今也執塗之人而投諸沍氷烈焰之中未有不甚苦者泰伯夷齊諸君子即其無子豈其餒而是所謂至人物而爲星辰河嶽者也不然者鬼猶求食其飢寒之患不異生人自古迄今情狀具

著且夫有虞氏何以不告而娶哉此編有大造于世人不貲

重修宜興志序

宜興去吾蘇三百里而近相傳毛萇由張公洞入東行從包山林屋洞天出其事不可跡亦足明地脉云余自諸生赴都士入其邑樂其山川土風遂入仕病告在里會當避地遂占籍于斯探諸名勝得芙蓉嶺搆亭栖息久之病良已還　朝又十年扶侍太淑人歸始築室長橋之南奉先大夫祠而

遷焉時邑令陳侯修志書成謂余邑人也屬之序余謝幸甚明府遽邑人我夫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志猶史也宜興爲江表名區故無紀述自晉周孝侯有風土記宋單錫續之我　明正統間鄒令旦以屬訓導危山因舊編而飾之成縣志更七十年正德之季韓令儒以屬教諭林文聰重修又七十年爲萬曆初韓令容延楊別駕阜李學諭延謐暨諸文學分任參考無成而韓以掣去事遂已今陳侯涖政三載重本力端士習化行訟簡文教聿

興一日抱韓侯遺稿造王別駕升周學諭灝貢龢屬之重訂王君篤行好古相與博採羣史蒐遺闕隱芟繁去譌輯成新志十卷首輿地而次營建重民社也先食貨而後學校循養教也官師而後人物究化原也忠義而後文藝權本末也他如引金陵志以證銅官由漢鑄山得名而力辨袁玘降梁之謬據晉史以表孝侯臨難慷慨徇義而不襲其家傳之諱稽蔣氏世譜以續雲陽亭侯默于封統收單鍔水利之策以裨于時務而悉補舊籍之

所缺遺改正蘇文忠于僑寓敘其遷逐不偶匪獨沾沾于焚券一小節大都會要而折其衷寔爲一邑之信史矣而余則謂志以徵文獻亦所以昭治理志以紀見聞尤所以垂勸戒昔王澄問陳留人士吏舉蔡子尼江應元其他官位弗及也澄歎曰舊名此邦有風俗小吏亦爾蓋古人所謂土風以道德爲重者如此宜之風俗志所稱古直淳遜至于今不無小異然視他邑鮮惰窳淫侈奇袞黠僞之習齊民盡力農桑巨室無歌聲豔又以僻故不

甚被兵革舊家大族能根據數十世以上所從來相保不墜要在長吏率先而訓植之而邦之士大夫益務砥礪其名行爲庶民倡俾前有模範而後有矜式斯志所爲重也不然山川勝槩與天地俱封埸所佰帝王經畫其餘沿革損益各因其時既紀述茀遺亦文具焉耳矣何當于師帥指乎玆非不佞樂居之意云爾余職史氏蓋嘗修國史矣請以史例志可哉陳侯曰是吾志也夫是吾志也夫侯名璘瑋別號緰華四川富順人丙戌進士纂修諸君子自王別駕而下俱邑之名士備列左方

陳海沙文集序

廣陵東瀕大海古所稱繁雄清淑之地爲江淮一都會自大司寇陳公司是邦文獻其弟海沙先生益振起之里中士無不推海沙先生之文君海沙然者夫天地精英之氣液而爲海當其湧激觸怒勢若摧山而拍空者乃其漩洑委蛇漣延迴洑萬形變幻不可以狀名而沙汭之際日月浮光粲如星緯爛如雲錦鳥縱鳧逸若古籀篆牘分而品列

原缺第十一葉

不平之志慷慨擊蹈乘會溢發如洪流之遇沙磧相薄相激而爲之聲故曰騏驥長鳴不遇伯樂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然則先生之文亦良可諷矣納言公者即所稱從子者也徵余序先生集余未見先生文不敢妄爲評騭顧所以爲文可想已今夫陸居者未嘗睹海遽令稱海何狀必不能道辭然其所發源其所委輸渾淪漫衍之勢寧俟涉涯而後知乎司寇其發源也納言昆弟其委輸也納言自諫垣超拜有直聲志節侃侃余嘗得其文

一望千里浩渺不可涘即先生可知矣先生敦孝弟於歌樂一事見之昔馬季長後堂列絲竹管弦不聞其爲親而范蔚宗妻妾不勝珠翠母僅一廚盛薪二子者稱當世名儒良史而所爲若此彼其文采鉅麗非不流耀人間視先生之質行何如哉潢潦之水不如溪澗又安可以語于海

吳君經畧宣鎮敘

余觀中丞吳君者則古所稱才大夫哉始余識中丞登第時君因數過余恒爲余言士幸遭際任使

果獲力尚往何所弗濟故好從游內大夫士游於鉅儒長者尤莫不約躬斂度趨事之恐後要在學采謠俗考撫故實究觀物情惟孜孜爲他日建豎是圖匪直勤徵逐飾體貌若世俗假名炫知之爲於是縉紳之倫稱負材瑰瑋蘊志匡攘者咸首推君矣迨隆慶辛未　先皇帝德化遠被威靈煇赫北虜歸我叛人款關稱貢且乞封通市焉一時謀臣武吏謂虜故叛順不常中國物力且耗何以資敵當勿許或又以外逆旣歸內降不聽亡以服

遠許之便　天子震惕於上當饋拊髀若曰邊鎮大臣誠得博大通方之才聽其隨時審變計出萬全又安所事衆論也無何宣府巡撫都御史以缺聞　上益難其人復咨在廷疇克往者亟拔之毋限常資則以吳君往君時由武選歷藩臬甫三四載耳羣臣誦　上明聖覩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擢于不次以牧蟠疆固顧所報塞斯遇者則亦莫不憮然爲君惴慄而余固知君之能厥官無難也君往相度形變設奇制宜破盈廷之議建必然之

畫禮賓厚接以外示盟好而和集人民嚴飭將吏以內修守戰之具諸虜分市方鎮獨宣府承卻上大成青把都雜市其間而膳房新開新河之地又桀虜黃台吉所駐牧益撫處經費視他鎮不啻倍之君操縱有餘能令台吉益嚮義懷誠請求貢故長事台吉遂各效順無他志而東虜土蠻亦聞風皆屈首臣伏亡有騷動自是九邊得恃君無恐矣頃三載報成　帝用嘉其休績晉副都秩錫之金幣榮矣士紳愈嘖嘖嗟慕謂君以異數寵進乃報

塞若是易者然不知君自居常厲志藎猷諮諏鴻碩集思廣益其爲畫豫定而收功易也善騰善馳登途始見莫邪利割斷犀乃徵此可以論君矣余嘗從史局覩　祖宗時傳徵草莽之才至膺治刀筆崛起卿輔往往表旂常之伐而稱勳臣彼猶草昧時也嗣是則有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擢六卿長者豈盡以年勞課爵級而拔置顧皆得人者議謂其才足稱耳君勞著封疆業稱其官以上副　先皇帝簡拔至意茲績用日懋今　上方益

嚮用君不奪於三至之口余知君將朝夕競惕砥智畢力及其時益務懷遠策勳萬里之外郎一而獻也哉世有躭榮待次望郡膴之任擁節開府若不旦夕至者謂其殖然尊顯得意也卒遇緩急輒逡巡引避甘蹈首鼠之譏彼其位誠非躐取矣以視吳君何如耶嗟乎階秩軒絀一也能當其任位詘其肯何論緩速咸稱光國其或浮沉濡滯於資格間郎計階遷秩一無所越於繩尺之外君子謂之辱位矣矧可泥常格以論異才而詘言其超致

哉夫夸父一走千里而侏儒重跚不越數舍是宜其智之不相及也已山西參政朱君曩督糧郎中陳君九仞暨總戎雷君某副將蔴君某皆習君方略謂當有言以紀其槩乃徵言于余余辱君之知其知君宜深今所觀於君者尤大故不敢以不佞辭

南征實畧序

往者倭奴盜入中國民受害者不啻彼倭賊者窮處島嶼間髡跣踉蹡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人如中行說者鄉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島也如中國之丐乞徒也彼無冑甲鞍韉也中國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葦鼓刀跳舞民久不識兵革輒竄草莽間俄而伏發亦不過二三十人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冑甲鐃鼓進退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之為中國患也古未聞也　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至遠也廼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之寇退而加賦于田以為練卒費者歲且不訾垂二十

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當公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于戈波浪間歷諸艱苦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劫掠驕而叱止過河者率之力戰令無譁譁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軍事　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昔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謗書盈篋甘茂為將而與秦王盟於息壤茂將而入讒其後茂曰息壤在彼秦王乃起兵助茂嗚呼將易言哉今邊防廢弛虜情叵測以公之才折衝萬里外則甘茂樂羊之功

將不足侔而區區海寇何有哉雖然功不崇其名而叢其謗才不發于身而發于其後屈伸相因之機有固然者乃公二子振振繼公起矣矧 上方安不忘危甸奴稽首欵塞而日夜籌兵食選將率凡鄉守嘗身經行陣有汗馬功者莫如公假令有薦魏尚如馮唐者公能終老巖下哉然則身與後俱昌謗弭而名顯是善也寔聲之矣昔趙充國爲國家萬世慮不惜自序其功公得無類是耶

周震川復姓叙

蓋余讀柳子厚鐵爐步志未嘗不悚然長太息也曰嗟乎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夫亢宗之謂何而獨負若姓者皆是永州步也雖然猶姓也毋若負厥同姓如沈韜文所謂過孔氏于門隨而目之曰孔子則三尺童子掩口焉雖然猶同姓也甚至有冒他人之姓以庇吾門者如智遠劉敬瑭石世勣李金陵唐鄭青衛張孟灌日殫金元老從庸諸胡帶今魚鄭當路水族恣嘲猶然號于人曰某吾父某吾父之父某吾祖某吾祖之祖世亦遂從而號之曰某某之子某某之孫蝟集蠅附丘首之念安存瘦綴蘿纏木水之原罔問甚矣其害義傷教而俗不長厚也周震川氏之風余故多其長者也夫震川氏其先世支派浩衍莫可考已第聞厥先大父阿中少爲王孟一乞養嗣遂姓王阿中生玉玉生玭玭生國賓國賓生啓玄系次相承凡四易世厥先祖父戀于孟一舊恩不忍離異遷延以及國賓之身一朝蹙然曰夫男子有七尺軀不能自立而托於弗類之祖非夫也且也王氏食指漸繁周

宗寥寥日就凋矣我周先世之鬼不其餒乎于是請于邑若郡若部遂令周華四百年如綫之脈一舉而張之可賀也哉或者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未報施而蚤自貳焉其爲死先人乎解者曰在宗法四世而緦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同姓尚可絕況四世養子乎且夫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昔者李叔明之歸嚴也文正公之歸范也有識往往韙之夫寧不念其少撫育之恩而甘就薄德之行哉義在割榮故不能以私恵弱吾宗也嗟

乎是惡足以少周君或又以王隷戎籍也難之以避重就輕之說震川曰今之請於部府縣者祈以復姓非復籍也復姓則不至于忘吾祖下得以伸私情不復籍則不嫌于弃爾軍上得以奉國法于是族里比黨咸服之謂震川于是乎君子不恤羣誹一秉于訓光復舊祚百世賴之君子哉余故習震川君聞其義頗詳君諱國賓登戊午鄉貢進士古文學以克世其家可謂曰章早乞骸骨專于內養一經教子燕翼則良可謂曰德余觀其子之文騷騷振厥家聲可期也可謂曰慶余無能發君之潛以表君之闇敬爲叙復姓始末如此

石湖集序

昔在正嘉間王子履吉名籍甚海內知有王履吉者履吉詩篇清矯書法遒逸其伯氏履約黙然藏名人君不知履吉有兄者余從履約仲子玄成得履約所作石湖集讀之質重莊腴其五言律致[illegible]初體得伯玉之肉七言律或效子美五言古册陽學宮省中藤花西園看花之作則效三謝語獨讓履吉哉或曰履約逼顯位御史大夫而履吉槁死牖下今稱履約詩豈以貴賤低昂哉噫嘻二子之優劣余不敢知今其詩在也

叙張應光講義

夫近世以來士何其好立言也聖賢之言備載經傳士習經則用經修之庠序施之民社是可以爲士矣士不務求實用而侈立言且於經傳亡所發明也而又奚以言爲哉　國家以經術取士士之業經者一遵宋儒考亭朱氏之學文以講義爲主

講義以朱氏傳註爲宗始未嘗不斌斌雅馴後稍支離失真也文章繁簡華實不任理而任時矣講義與文變化殊筌異詁擾綴棼如矣故士無俟窮經博古而窺言曲論幸得一當率能唾手取科名歲一大比文若講義無慮數十百家篇章雜遝坱然塞乎域中矣學者以其言之易售也相率奉誦之不啻傳註然畢其聰明才智并力于揣摩步趨之間其于制科日益便而去朱氏之學日益遠甚且轉相嗤笑以窮經博古爲舉業大蠹故立言之士

莫盛于今日而經術寡陋無俾實用亦莫甚于今日說者欲得祖龍之火一燎而滅之豈過哉蓋余所覩固安尹張應光氏所為講義得于經術深矣君之文發揮道真協于玄素嘉靖辛酉士方馳騖綺靡而君獨以雅馴冠南畿學易士士于是翕然稱君甲戌余分校禮闈君名在選拜固安令固安去都六十里而近諸所注書聲聞若馳大抵務右教化亦謹文法廉正守高無所阿避蓋其行誼風采絕類其文章咸矯矯不與時俯仰暇則復理其所裒講義若干卷點定紕謬將付之梓乃走使抵余書求敘且頗自翊其說曰夢寐少爽此藝由朱氏傳註蕪棌大全及近代蔡虛齋諸名家沉思冥索日無怠晷者垂二十年所往往洞朗闢竅多前人所未及窺者學者誠得吾說求之可以發古義于時編悟性天于舉業嘉惠非淺鮮也余披繙是書間取曩時一二所未解者就訂之輒灑然有啓于余心蓋其發明經傳即吾未能深究厥旨其去世儒焉任時而不任理也遠矣矧若治狀業已上聞方駸駸嚮往功用日起庶幾哉所謂習經而用經者乎世儒習經以進進則芻狗之矣余故序其書并以諗夫世之業是書者

劉子威禪悅三草序

古人稱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其然乎若劉大夫子威者年垂八十耄矣而力學不衰彼其得於少壯者既多而采閱接奇湛淹綜貫玄詮內典亦罔不繹非至老而始學不可以景燭矣其猶日在若英其光逾烈哉杜門著撰其書滿家即未及惠子之五車亦不啻如曼倩所奏者余方構草堂於蓄畫之傍聊謝紛囂以自適而大夫以近草曰禪悅曰雜稿曰別稿者寄示且索一言評騭之夫神以御形而神超乎形外故曰齒髮無關於神明大夫晚而喜佛佛氏之言曰汝面雖皺而見恒河沙性不皺其衰其皺者大夫形耳故日薄虞淵而猛志常在今觀其草猶若裴旻之舞劍縱筆所至無可沭也大氐以淵涵邃奧雄勁奮踔為主寧淺適而人不能尋無淺迂而句易

以乙正如蛟龍之吹遂潰裂横逆震盪狂決不肯作嶰谷之簫平抑澹泊者也當今作者雲湧詩文之道中興矣鸞者鵠者鶴者鵬者吐綬雞者孔翠者鸂鶒者皆上厲乎天而獨角鷹側爪横睨摶擊飄逝傲然欲俯衆羽而不為之羣嗟乎斯其為大夫哉故有擬大夫為樊宗師李長吉者而不知大夫好求之古自國語管子三劉三謝中來其任意而自為之格自為之語則其所獨創也庸俚鄙夫畀于虛上林曰詞賦必爾而不知自我作古奚以

馬揚為以故讀大夫賦不能闇解輒謂僻澀夫孰知離而合合而離之故哉余卒業三草而書此以復大夫其有當于心否乎

四書說林序

焦氏易林郭璞洞林裴氏語林法苑珠林林者林也詩曰其會如林史曰府中文武如林蓋言多者必曰林經不說不明說不林不詳姚氏說林所係作也詳哉其言之矣其林乎本朱而衍其意宗大全而擷其英取祭林而約其詞博考名家而采其要參綜已見而暢其指如入鄧林其材無不具也又如九里松干霄漢蔽天日而疏朗離立無荆榛之蒿目也士能繹斯可以射覆而中雋矣或曰說林何以不文其若易洞語珠四林者何曰文尚矣文王姬公孔子之說易文也箕子之說範文也緯書之說經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今四書者宋儒所表出而宋儒之語錄皆以方言今則說宋儒之說而又奚以文為抑亦為蒙幼者易曉也姚君好脩勉學已薦名賢書乃困公車也久嗟乎樹

木者求用於十年後培灌不已然後可以中櫨棨桂棟用其鴻茂何如哉姚君今有聲秇林由是進而一當詞林崇宣德藻褎然著作之慶光　藹辰耀褎區則又不徒誦說已也

江長洲鸛巢詩序

江使君蒞吾長洲三載政成有鸛來巢其堂教焉或曰將使君躬太上所係俾民無訟將使君達而斷事無淹晷並能令訟庭空無人禽鳥斯至乎太史氏曰唯唯否否斯諛辭哉民之不可馴久矣使

君雖甚盛德不能俾一旦無訟長洲最繁劇號稱領
殷湊使君隨手輒盡輒復填委雖使君才奈長洲
何必不能令訟庭頓空吾謂鵲之來巢其難政在
吏人攢立隸卒呵雍民以事至者襍遝聽命榜笞
譃何喧囂之日多而鵲恬然巢其堂宇飛伏飲哺
自得則使君豈弟之德神明之政[illegible]而能整喧而
能寂與萬物無迕其所感格者深乎漢代循良之
瑞非不曰神雀鳳凰然未聞有傍[illegible]人令朝夕束帶
視事而巢者使君自此樹名當世之[illegible]彼忠孝侯何

足道哉吳中學士大夫以遠山澤之癯莫不修諸
歌詠不佞雖避地陽羨奈及接使君顏色而我梓
里父老子弟沐使君之澤不佞悉使君鉅細故因
余壻劉銑感使君教植以是緣請序頌美無飾云

幼科輯粹大成序

今天下有幼幼無老老老老者非必及人之老老
吾老足矣吾毋見人得一甘餌必曰以飼幼子以
飼孫而不口大耋弄嬰孩膝上伺其軒渠笑說而
不聞嬉戲以娛其親故曰有幼幼無老老吾友馮
君躬甫至孝顧不錫類爲老老書而幼科是輯何
居蓋有深意焉人之壽考在元氣輔以美食老老
者夫亦在人子養志爲先溫凊定省令其起居甚
適而竭力以備甘旨若平日不此之務逮父母有
疾第迎醫問藥欲以湯熨鍼石奏功不知老人之
不可藥猶弱國之不可戰也然其要又在老者自
老其老其心澹然無事如此則安用方書爲乃嬰
兒則不然苟非夭札其血氣向盛可投劑安全此
躬甫所爲專輯幼科意也雖然昔扁鵲爲帶下醫

爲老人醫爲小兒醫隨俗爲變靡所不治故天下
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今躬甫不云乎余志在道
行隨南北察冬春不執一隅之見嗚呼安知他日
不有悉取禁方書盡予躬甫輯大成者

天遠樓集卷之九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

序

天遠樓集卷之十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序

進士于子步歸養序

歲萬曆癸未余分校春闈得二十有二人濟寧于生瀛子步與馬子來滿伯東石公子故籍聲諸博士中去年魁東士今年裒然取高第旦暮且授職矣衆目喜于生生顧詣余逡巡請曰先生不以瀛不類辱收瀛瀛有母春秋七十餘所矣又病痿羸

母以先大夫貴　恩封安人今誠不亟祿養願乞狗馬力以終母餘年余曰恣太安人之所使之既生得請太安人既聞　上可之即日戒行李諸同選士羅生馮生輩徵余言祖余曰行矣太安人愉哉往代官家法士推轂孝廉不者不得起家今
皇帝孝理天下夔夔奉　兩宮惟謹且制京朝官父母年老亡他子者得歸養假令諸在事晏然其親老之不恤而寵利是營即藉口顯揚天下亡孰能說之夫于氏子名且在仕版矣一朝翛然若蛻解其官韍而就膝下色養伊毋將志益寧身益康此夫望父母腹不用膏粱華父母躬不用綺繡者也其所爲風邦俗稱　一人德意豈少哉行哉所裨于風教弘矣好事者或求多于生曰盍迎養余曰夫既已迎之已先是于生爲余言曰孤不天先大夫早世惟茲吾毋及子女若而人瀛毋非瀛及瀛女兄食不甘寢不安始孤與計偕毋安人日念孤不置因感疾迨孤迎之邸則更念女不置疾逾甚孤旦夕將黽勉四方獨以安車致毋安人謂女

兄何將蕪而迎之勢又弗可故一行爲兩全計嗟乎于生處此亦良獨苦哉是惡足以少于生或又不白其初應舉心曰既來之又復迎之又復歸胡僕僕也余故曰恣太安人之所使之于生不知也夫孝先志祿次之毛義之奉檄與尹焞以善養趣操不同各從親志而已今于氏子始之出應舉也何心毋之命也其迎之也何心毋欲之也既迎之而復歸之也又何心毋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夫君父毋均爾君父有命苟無大拂於義東西南

北將無所不可夫于生文馬能㬾㬾馬令求免於
毀譽之口而自奪其愛日也是惡足以少于生今
行矣余觀生神閑而才敏齒不及壯效忠之日頗
長儻以承親餘暇兼綜經略異日者庶幾得其當
以報　天子夫孝塞天地橫四海始于事親終于
事君茲行也詎獨爲親計也于生勉哉余嘉生之
志且諸士誼不釋然于生之別故申其說

進士李莘聘歸養序

古之士舉於鄉仕於父母之邦服役君所日依其

親驅馳國事如在其家故上不必奪人之私而重
拂其情下不必自割其私而殉公所急當其時孝
與忠常合而無遺親後君之患後世則不然一行
爲吏東西南北惟所命之遠而千里又遠而數千
里捐家以往不遑顧恤其私於是仕者常抱遺親
之戚而處者或貽後君之愆欲以兩全而兼至不
亦難乎夫君親一道也忠孝一機也而終始先後
之間宜辨之審已世之學士大夫被服詩書身自
致于青雲之上親顯而名揚固無可言者至于資

弗逢世潛迹韜光卓然獨行君子奉其親以無所
虧辱之義若是者雖服蔬茹糲倘徉田間甚適也
予獨慨士之藉口祿養者鶩進取而饕榮寵或奔
走一命之微辭其親萬里去或出入岩廊身隆尊
階終其親不聞有定省之節者豈誠國事爲急哉
蓋急君者必始于篤親親可忘乎[illegible]何有馬故古
人移孝爲忠求忠於孝良有以也萬曆癸未予分
校禮闈得士二十有二人成都李生莘聘與焉生
父卿村翁登八十春秋高始生與計偕行且止者

數四翁慰之曰兒毋吾念兒幸際昌時誠得乘會
欻起以亢李氏吾老將益強比獲第生念翁欲歸
又以旦暮謁銓司除有日矣而竟歸謁父命何以
此疑不決益不自懌翁聞之乃抵生書曰最念兒
急一第第即吾願畢已奈何以釜庾而加吾菽水
乎生于是欣然請歸養嗟乎余觀李氏子君臣父
子之間可謂兩全而兼至者也夫士業稽首受書
不能取青紫爲親榮將事君且無階旣已釋褐
天子之庭固宜奔走四方乃忍違大耋膝下色養

此所謂饕榮鶩進者翁既成其子策名于國又重
違承歡之願許之歸生且歸矣余觀生才敏而氣
沉能以鞠歪餘暇殫心經術使養益宏識益邃異
日者庶幾得當以報是又能爲翁大年者故今日
以孝養則忠固在他日以忠著則孝愈宏故曰君
親之間可謂兩全而兼至者也生之行也余所選
士羅生董生董高其誼徵余言

潘君彦恒令洛陽序

嘉靖庚子山東解元曰雲岡潘翁余童時則習其
名云翁凡十四上春官不第今歲癸未余分校禮
闈夏津潘生伯陽名在選翁之子也拜河南洛陽
令將之任則間余請曰敦復以家大人教幸事先
生得膺一命隨外吏以效馳驅唯是服官之始闇
然不知所處則願受計先生而後就列庶幾無作
父若師羞余深惟吏道傷缺而大有意乎潘生也
曰居生亦知　國家置守若令意乎在昔令率三
歲一大比士士既藉簡其什伍官郡州縣非夫薄
之也遠使之而觀其忠劇使之而觀其能故有司
行亡害往往三歲得美遷不然者論如法嗟乎德
意蒸蒸厚已夫士也初一蓬蓽之子耳一朝脫衿
裾儼然居吏民上有地數百里戶口數十萬惟所
安危休戚之可謂曰權往者大墨當路多于海內
所不便縣官動見掣肘今　皇帝在宥霈然嘉與
更始絕諸一切不執法士振袂而起安所病約結
也可謂曰時夫權君之命耶時天之會耶非士所
得與也遭時握權建竪何若則上不與焉乃士所
自爲也潘生勉旃且今銓部所持課天下吏者疇
不在奔走簿書期會間而吏所自陳見者亦舍是
亡繇矣故其視監司守令殿最所自出率一意傾
仰之其自降過人臣禮而其先旨謟而逆導之也
求媚百方即心踰監司御史所非是亡不罄折稱
善有所下輒奉行之唯恐後而又旁結其厚信爲
游揚其聲又甚也矯節僞讓于涖事之始以騷獵
其聲稱而大壞于薦牘既揚之後比秩滿輒得以
最聞嗟乎吏道至此傷缺甚矣余因願潘生之愼
處之也余觀漢書所稱京兆扶風二三君若神明

焉自謂吏治古雙而弗兗令終至如龔黃輩循循然類于無能悶然不見其可喜廼班氏亟稱之置循吏傳夫論徵輸之勞則保障之負課或殿于商絲之辦誇剔垢之奇則鸞鳳之呴嘔似拙于鷹鸇之烈而寧取此不取彼何也嗟乎生可以知所處矣且夫洛陽古所稱天府國也左成皐右黽池生簪入斯疆能古無令之慨哉生言論恂恂其狀貌類悃愊亡華彷彿有古循吏風令行矣余翹首以俟三年後而有璽書下洛陽令者乎將稱賀翁雖不

獲脫公車籍以老而豈終不遇哉

贈宜興陳令考績序

令近民在澤易覓然自當道上官以至邦之薦紳大夫所共稱賢者未必賢驟而執田野之父老閭巷之兒童問狀而曰此吾父毋此吾神君此真賢者也何者令爲民而設非爲夫當道上官與邦之薦紳大夫設故自古未有不便于民而曰善政不得民心而稱循良吏者蜀陳侯之令宜興也其心惻然爲民其政便民大都有教養之實頃歲滂

督水利者檄所司徵役時嚴寒凍餒予屬邑奉檄唯謹侯獨曰民不堪命而彊驅諸溝壑焉用之緩之毋銀龍民視他邑無流亡馬跡山嘯聚侯以貫聞上官而潛用計解散之上官不謂功侯曰民不被盜盜復爲民他非所計也曩者兌運民苦羨費冗支侯正色抑當官微漕卒令悍者不得肆歲大旱走白勘災侯曰我勘災久矣夫百日驕陽滴雨不降即盲者不出戶而知千里也復俟循行田畝而後知乎則[illegible][illegible]河俾饑者就食賴以全活甚衆迫

寒沍凄飈之以故秋不登冬無警云侯既遭時勢囏難日夜拊循行饘粥施藥劑掩骼胔不暇尤汲汲務教化力行古道修葺學宮程課諸士士莫不奮矣嘉靖間樵婦徐以烈稱墓在南嶽年久嗣孫不能守爲捐俸置田修其祀以勵俗民知嚮矣當其下車首格黠胥之父子爲奸者民大快其父子百計營復進不得遂橫肆詆誣思中傷之侯引咎即日趣裝行部使者既發重使慰留而邦之大夫士以至民間父老子弟爭奔走遮道泣曰侯去囑

其嗣之則又曰侯去曉其養我教我嗟乎昔子產為政以始之謗終之頌今侯以一謗而徼百千萬頌也君子謂侯之得民心者深矣是歲己丑侯三載政成考最上　天子且召侯乃邑之縉紳先生徵言不佞自長洲來占籍樂諸洞天名勝復得當賢令乎徵縉紳先生請固當有辭雖然余驗諸田野閭巷閭而知侯果循良吏也

贈崑山呂令考績序

兩漢傳述循良大都以勸課農桑為首務教化次焉夫亦不易之序乎比者三吳民力既竭歲復大侵雖使卓魯龔黃日循行田陌躬撫柔招而督之耕猶亡當也一旦風雨調適田畯女紅各奏其績然閭閻之弊壞已不可救藥乃何暇論教化哉然則為民牧者如之何夫亦如漢書載循吏所居無赫赫名第誠心愛民問所疾苦即惠澤未究而民固翕然頌之矣蓋余得鹿城諸縉紳[illegible]遊其邑大夫呂侯而深歎其為古循良吏也侯丙戌進士自丁亥拜官茲邑迄己丑霪雨驕陽相繼為虐民告

垂絕而侯所以拊循噢咻之備至勘災傷治水利備倉儲日夜勤勞[illegible]之以精敏而持之以鎮定謂當菜色白骨之[illegible]議賦役是趣子遺之瀟罄而一切廢格則牽制于廟堂之計凡所謂停其開[illegible]一一求中肯綮使蠲貸之恩催科之令兩不背馳以故公無廢事民無疲力居平洞情法之隱酌寬猛之宜摘吏除奸宿蠹為剔民有神明之稱不敢玩法亦不畏吏跽公庭若歸隱獲其達則又愛之如慈母其撫行卓然以風采自厲不事邀承結納見以為孤峭至與士大夫交誨育菁莪莫不霑接人人有悅色焉蓋侯之善政不勝書大要以誠心為民耳矣夫父母愛其子不以久暫替者其心誠也今于民有父母之道焉藉令矜詡恒耀求以見奇標異以徼一時之名得矣豈稱為民父母哉侯以誠心發為善政以善政臻為實效當[illegible]爵紛然下集于[illegible]之間[illegible]滔天赤地之後百姓之凍餒者感其至[illegible]鼓腹太息愁恨之聲藏而驩訢愛戴之音[illegible]矣誰

以勸農桑而興教化可也于是侯滿三載監司最其勞　天子旌勉不次擢用夫奚俟余言而邑之縉紳先生德侯謂余嘗識侯于成均介吾甥朱應電徵言朱之父皆尤沾沾以一人一家之故頌侯不置乃侯之實心善政余固樂爲合邑誦之矣詩位通顯注措益廣勲績亦益懋余又安得以一邑之政沾沾誦侯也

送常州錢使君入覲序

漢宣帝曰民相安于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章帝曰二千石賢則貢舉得人由此言之二千石者教養之本厥任不易哉然而未有如今日之難又未有如今日之易者也嘗試譚東南之利害當年豐穀賤而民苦凍餒久矣比荐罹大侵其瀕危亡可知已詔蠲逋則貧無立錐之地者何所賴蠲遣賑貸則窮鄉之顛仆者不能霑一縷一粟之惠聽訟則姦宄百出詰盜則臧武仲曰不可詰也殺又不能教教則飢寒不暇禮義作士則士風日就委靡而不可復振吾欲有所行其意而動輒拘閡吾幸有垂成之緒而謗讟已騰當此之時而欲布其惠利行其化誨譬若衣冠適越舟楫游燕斯不甚難哉然今爲民牧者三年而薦剡交馳五年而民未見德監司以聞諸　朝廷朝廷以下諸吏部大都不能名一善政而駢四儷六之語若曰某賢某能某也卓茂某也魯恭某也黃霸某也龔遂漢史循良僅僅可數而今歲不下數百人此無異故嚴于催科巧于伺候則官成而名立則又何易也雖然夫所謂卓魯龔黃者蓋實有其人焉河南錢侯以題柱大名出刺常州凡世之所難侯孜孜不怠凡世之所易侯傲然不屑也甫下車而吏胥憚之若神明焉朞月而民歌頌之曰是我召父是我杜母即不佞蘇人也故買田陽羨得稱子民厚在宇下焉于是侯且入計其屬宜興諸掌故徵不佞贈言述侯政績甚悉尤德其接引師儒惻怛青衿彬彬嚮風曰吾師乎吾師乎既而曰其等匪私德侯而沾沾頌侯爲也不佞曰昔文翁治蜀首務教化而

擇司馬長卿等爲之師侯幾是乎廼諸羣故先生
之頌侯也不私斯見侯之爲神君爲父母哉廼不
佞何以贈侯侯行矣請悉東南之利害告諸　當
宁請以巳之政告諸天下之爲二千石者則豈惟
一郡將天下蒙侯之德澤矣

贈錢使君考績序

自古稱循良吏大指曰廉與能廉吏公人不敢謁
以私豪右不得逞而孱悴者有所控冤抑具理又
以不取故嘿然籍吏胥緩征布利俾閭閻有儲脂
膏日腴顧往往峻爲峭厲谿刻自處之藹然拊循
勸課農桑之實鋤莠巳甚苗亦竟纖此其潔巳得
耳何與人事乎能吏見事風生折盜庭剔宿蠹有
若神明其或任機數虧雅道甚者突梯脂韋以絜
楹苟集事其究或以自潤斯能不足稱也巳其爲
人也廉以自律不以厲物能以奉公不以巧宦斯
所繇成豈弟君子哉河南錢侯之蒞吾常也屬歲
大侵之後萬室彫敝侯甫至停苛征出輕繫存耆
老卹孤獨懲姦宄息澤宣流民間諸疾苦若家至

戶覩靡不爲之區處深仁嗅咻不置民訢訢若更
生則又躬行教化都郡邑之士講明正學益朞月
而吏胥憚不敢欺曰是神明自通衢達荒郊僻壤
民歌頌之曰是父母側注逢掖彬彬嚮風曰是吾
師比三季政成口碑載道鄉縉紳矢頌上官與臺
諫薦剡　當宁業璽書旌勉銓部紀錄且不次擢
僉以侯治平爲江南第一聲藉甚乃較田畯紅女
之口無間也斯何以得此于朝野間哉常最劇郡
沃衍具海陸之饒侯清操皭然不滓楊震之畏四
知具有跡可睹而不佞茲未敢述則以胡威之清
唯恐人知故然侯不以此凌厲絶物懇惻長者俾
老農稚子抱而親戴常財賦役訟百務填委侯束
帶臨之若運斤然恢乎有餘然侯不以自爲地其
實意似迂其獲上似拙其明察方嚴本之真誠交
孚無間云余故蘇人自諸生時以文字辱太原平
陽兩使君折節而賔禮之朝夕悉兩公通達果斷
訟庭晝空退而揚推千古其視案牘亡如也其動
止尺寸有度自將甚嚴吾蘇大治垂釋褐受知于

廣平蔡公悉其清介有威見僤于臺使者䕫非公
平正大不敢檄吾蘇大治之三者皆所謂廉能豈
弟君子非邪乃今買田陽羨且老在侯宇下悅然
復見三賢芳躅抑何厚幸頃省中建言醒政大壞
顧不擇有心計者如劉晏顧得清白者流焉所舉
天下重望不數人而蘇郡石侯常郡錢侯袞然稱
首兩侯清操震天下如此于是侯當奏最其屬五
邑大夫請贈言微五大夫請不佞固願有言

贈儲封君序

盋楊君純甫請余請曰陽羨著姓曰儲世積其善
逮景仁翁古心饒長者行滋培而崇翁少也明經
例入太學竟不仕曰不第而仕其廓何施邑之人
曰儲之當昌久矣是宜翁翁固𢡚之胡弗之竢其
遄以子其當翁之世乎翁二子開敏能文章邑之
人則又曰儲之昌必于是焉在巳而長君登巳丑
進士筮仕鄱陽令其為政鋤强植弱顧不為嚴切
踔擊砉斷行其意大吉在煦嘔保綏邀而靖之弗
擾邑故高阻負山濱湖號難治治朞月纍䎞而歸

如流水臺使者交薦今季冬十月滿考及格得封
翁如其官母太孺人同恩偕榮云迺翁自于貴身
以子貴故不知家有鄱陽令身令文太故衣行山
澤間與漁樵狎益為德于鄉屬歲大侵亡問赤地
僅有秕悉罷稅勞徙或曰奈大司農不盡蠲何曰
吾以豐贏代凶輸耳比登霜薄收輒罷租半曰幸
國課不虧吾孟盎而嬉是應衮者可念也而鄱陽
君益為德于所治邑會　當宁神聖悉更治徵上
其得為不亦得言之且為德天下自此其家慶詎

有涯乎雖然鄴邑之人所若操左券必諸父子間
亦既不爽用敢乞太史氏華衮之太史氏曰　皇
制所發庸士試諸中外大小成績例有貤封豈曰
作忠夫亦錫類以孝治天下宜爾士貴匪公剝則
為首百計朱提致潤以次斥廣志意不豸罪莫甚
焉而獨徵　恩為兩尊人榮雖私公也傳不稱行
道揚名顯親曰孝乎純孝者必精于忠者也國家
公賴其用厚卹其私又詎非勸忠乎茍徒曰徵
天子之寵靈綸音在人世之有是多矣何必榮故

以身貴親者必忠與孝合以子貴身者必德以基
福曰不忝　主恩是必鄱陽君必鄱陽君又當之
則幾哉

送曹憲使備兵蘇常鎮三郡序

東南天下重地昔日之所重在賦今日之所重在
兵今軍國之需日益大而無省捐其勢不得復重
賦者何東南聚斂殆盡當務其疲殄之其餘幾
墊臨追尻聚而阨作不可猝轉群不逞雜剽刮島
固險大洋粘天節皇游鴉偵若日虎摩挹後長門

三州之夷殺而佐以大隅博多日向紀伊種島此
殆不然其患在導以中國之人從樂浪之役屯戍
轉餉幾竭天下之力經略之重群帥之蕭淹以歲
時竟不克剪其鯨鯢崇京觀則武備之弛詎復堪
事與故其勢不得不緩賦而重兵額吾所廑以為
備舉吾所患斯甚難哉吾蘇若雲間瀕海諸要害
未易控扼毘陵扼大江而京口則江淮咽喉所浸
薄也又財賦藪　國家之命脈繫焉治兵使者關
當事者難其人則以水道彌其事且恭年會遣鹿

曹公以大參治兵徐淮聲烈藉甚廷議推晉臬長
移鎮四郡故事推臬副公清直重望留督在　聖
明念天下重地隆其委如此初公之蒞徐淮屬河
決類圮亘數百里民即不為魚鱉臨不寧處公所
畀禦若悉洪圍之竹就宣防之宮公所拊循若家
賜之麥麴而戶予之山鞠窮公職在飭兵而緩齊
民請卒伍予汜濫之餘公之功其鉅徐淮間無論
上民即所屬諸大夫咸重去公公督總其百虎故
淮安馬使君故守毘陵有異政而交于余最驩則

走使陽羨山中徵文贈公行余且為公宇下人當
不腆函搽以藉從者前驅迺因馬使君請則先之
以辭為馬使君致國士之感可哉夫公習彭城洪
洶湧減激遭回怒瀨所大決不可知則四郡飢窮
群不逞之民幾是乎鬧者益賦額以重困之嚴保
甲以滋擾之毫無當于簡練備禦之實徒俾閭閻
不得相安營生理雖衣食益陰聚為非兵民之用
久矣則治兵慎毋擾民為當民瘁日甚徵外不經
之征毫不可復益賦以練兵雖其人一身然兵

者手足也民者胸腹也刳其胸腹以益手足之堅
彊未有能彊者也四民之窮父不得飼其孩提兄
不得饟其幼弟朝夕汲汲有所營以免于溝壑保
甲以餌盜盜不必弭而徒擾民夫孰非赤子與其
軒渠笑悅者爲民啼者爲盜止啼而并𡁠笑者之
口笑者亦啼故方今之務在保釐安集惠利平定
之而已公之才恢乎有餘跐公于政無所不統第
職名簡兵余故不敢譚兵而譚民㰞如此雖然自
古未有不精于兵而能弭兵者余固言之曰今日

之所重在兵第不敢譚方略則以公奚俟余譚哉

送秦令入計序

太康秦侯之令宜興越數月當入計　天子郎問
何以治宜興對曰臣以治蕭山者治宜興初侯拜
官蕭山未履任會稽一郡薦紳憚侯嚴明遊說以
盡法必至無法侯直視應曰容姦必至長姦大指
謂十室良者九姦者一誅其一而九者得以相保
一良而九姦鉅者誅已發覺者誅即姦不怙終券
感而鋤不若鋤其萌良農治苗旋芸旋芓詎及穢

乎蕭山之民是以大和一廉直丞會御史考察且
被扶侯奮然以身捍曰寧其扶令竟坐是調簡顧
得繁蕭銓曹姑以存寃體而寘右賢令也侯治宜
興一如治蕭山誠心撫字直道不回何蕭山何宜
興何簡何繁哉宜興故淳樸比黠悍所爭田土責
直輒名殺劫投巡江巡倉兩臺下諸縣得理于是
刁姦殘良善以逞侯曰是誣詞越訴者何可縱不
治率反坐律兩臺訟庭爲空悉訟于縣初以千計
既而減半今不滿三百初有所旁出別控而縣庭

之事日繁今雖重情乃至纖悉具投縣而縣庭之
事日簡斯見侯才謂偉哉自來詞狀歸吏胥之手
市威徼賄顛倒埋沒侯盡收入臥內孰閱得其情
以次聽原告拘審出片言拆之具服無敢譁噫郡
縣無繁簡官與吏胥雜爲政獨宜興令爲政吏胥
無敢姦前此蕭山哉有潁川渤海之德讓而威無
所不折明無所不矚有京兆扶風之烈而說安子
愛惠利無所不洽初下𨛦賊曹戕于盜侯入境未
三月而上司索盜甚亟侯陽言盜去遠不可猝得

而寇從近偵獲之請自今如北方獲眞盜趣誅無
後時勿復事姑息反坐捕獲者于是邑東西溪曰
二九者寒夜無警卽太湖中稍稍屏跡矣無必蘊
崇芟夷而盜息無必煦煦而民安昔鄭僑政嚴甚
者鑄刑書而仲尼曰惠人有以也侯又嘗與不佞
譚及將事輒太息曰　穆宗皇帝之初徐文貞公
悉矯分宜弊政于時苞苴不行貪婪陰險之輩一
無所容此其感興于山榛隰苓而有西方之思乎
李獻吉嘗致慨尚書機軸之屢變紛乃今天下多

事烽煙弗靖杼軸其空在位錄錄者固無論卽矯
矯名高亦出于浮慕而無當侯鄉舉十年而成進
士諸所閱歷其有槪于中而歎乎則侯之志念深
矣侯之行也邑諸鄉先生授簡不佞謂當有言贈
行侯行且入践清要而邑人以滋任淺日遲侯再
來卽廟堂之上將無爲東南重地計哉　天子曰
第還治宜與行召君矣

送別駕陸公入覲序

秋官大夫姚江陸公暫出倅毘陵甫下車則群然
曰驥足之展庸詎須治中別駕哉則又曰王祥不
三公哉已視篆宜與邑之人曰惜矣曩者陽羨之
不許州也葢公筮仕守許州籍甚云當道謂公重
而才以攝郡郡之人交口矢頌曰是平原淸河之
文而廬江之能鬱林之操胡不眞守而攝也會當
上計遂且留用爲　天子近臣其敢以一郡邑故
借寇君而其屬宜興諸博士先生詒不佞告曰吾
儕名諸生師則吾儕豈敢自公以覲篆至諸生無
師有師雖然昔鄭人頌公孫僑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君子猶曰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甚矣
教道之難明也故未有能教而不能食也自公至
諸生之才而淹者勸而屢者兗抑者悉有控豈徒
明師寔慈父也昔文翁化蜀以經術授相如爲師
南郡絳帳深居遠方負笈至或三年不得見第使
高足轉相授受葢不能一一身自爲師也甚矣教
道之難也公獨延接汲引靡遺靡倦所覃精湛思
與旨微言若家喻戶說當文體奇詭指示覼縷如
是爲濟之如是爲與謙爲應德爲師道時出已所

撰搆示爲式諸生若披雲霧攄然曠朗以故㝡爾
邑而今秋薦者七人賞者三人其蒸蒸然興者不
知幾千百人抑豈徒諸生師吾儕從此窺大雅之
藩探作者之閫吾儕師乎師乎用是敢徵言太史
氏曰今世所稱治平第一亦惟是苞苴竿牘催科
供億弊精神以躐華膴即勸課農桑絶不一見何
論教化有如公之大有造于士乎昔臧恭簡公都
士就文辭知其心術器識年命脩短位秩崇卑督
南畿關中學凡九年而陟上卿臨海陳公初視南

畿學與在臬治軍河南尋改督學令任人朝藩臬
臬俄而治水俄而備兵無所不任用違其長即所
長以驟遷弗究其用有如公之精于掌故家言留
意教化如臧陳二公故事久任視學豈不可也余
故因諸師生之請而及任人之說如此雖然公亦
何所不任哉

又

攝毘陵守陸公入計其屬五邑大夫餞焉當有辭
而致宜興秦侯手授簡不佞徵辭五大夫皆賢即
豈第亢爽異操顧皆上獲公公于五大夫有日接
或阻遡僅一再覿似不悉而所嚮喻五大夫甚浹
不啻九竅五慮相喻然斯見上下之交哉則唯是
元元故其所戒令措置朝布夕究閭閻淑湫歌頌
之如一口或者謂累積廼崇暫無大功堂階交蓋
遽不成信則公之來蒞茲僅數月耳胡若是烈甚
即元康神爵間久任何以加焉公諳暢當世要務
其臨事若運斤游刃恢乎有餘地顧不以賢重望
故薄郡國孜孜懇惻爲民而大指在身自爲範陶

甄士類則四民具穀任教不任政故所至旬日間
輒籍甚自古曰政教相似而殊方不佞援管氏所
譚以歷稽陸公與績當公甫下車摽然若秋雲之
遠鵬然若譪之靜其視篆宜興幾何日譪然若夏
之靜雲廼及人體其還攝郡操縱自公郡之人視
宜興之人視公焉而吾邑之人數孔邇何遽稍遠
共望公也蕩蕩若流水使人思甚矣公之神于教
也俄佐郡俄攝邑俄攝郡或繁或簡有專有不專
而公精神智慮隨所至轉移唯教是務身必備之

若此其神且夫教者意所之也故能神公且還侍
從　天子左右卽出且貳潘臬儼然大寮其敢以
一郡私久借大賢公其慨然有意于東南士風之
日靡民生之彫敝乎其政與教無所不之公行有
日不佞入山方深請以意與五邑侯餞公京口大
江之上歌曰別駕爲政民人和公目五邑侯賡曰
五大夫賢吾則郝于是武進侯進曰前無王祥帝
所嘉何居攝江陰事郡侯曰大江澄清魚孔多竫江
侯曰美哉淸而惠乎然猶未也曰從其多魚網不

施詩戈無錫侯謝曰主臣不腆惠山一掬敢方大江
乎曰使君淸較惠泉多宜與侯曰南山白額北渡
河則又謝曰公視篆俄頃之烈如此不佞終奏曰
淸路揚塵者公邪余坐

送田太守遷臬憲序

祥符田侯由故東昌守補任毘陵不數月遷臬備
兵江西而郡丞某公別駕王公司理閔公合徵言
不佞以贈昔人有言吾嘗同寮敢不盡心則先隨
之誼然別當　聖主究晰吏治諸使君賢亦唯是

若五氣相節宣五官相攝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其于侯之行寧無深情哉顧不佞郡民也吾獨有
感于侯之得民深也夫侯之莅毘陵不數月而得
民驟深斯何以故有其操切擊搏爲名高則不能
得民寔不能有爲而一切因循託于不擾則不能
得民均吾民也而以意有所左右植不必苗鉏不
必莠第新其視聽而耳目人無包則不能得民唯
是以誠心出之而或局于運量蹤跡于防檢則又
不能得民深唯侯不自用其情而其治悉本諸民

情不獨行一意而民悉得行其意是卽古龔黃卓
魯輩也古龔黃卓魯輩宜民之政皆久而見思不
驟有赫赫之名而侯之得民驟深斯又何以故古
者不甚有苛政厲民故循良之吏自勸課農桑外
不復有所措置其猶王民相忘于作息耕鑿已耳
今之政大都厲民議及除害朝除而夕滋甚議及
興利利之興也一而害之滋也百第無所擾之則
善而其勢又不能恬然無爲故今之龔黃卓魯必
用民之情稍一整頓之未暇勸課農桑而其辭辯

已赫然矣則侯毘陵之政是也漢制良二千石有異績輒璽書旌勉增秩賜金甚至三公五等爵賞不悋此制不行士大夫益爭自表見而民益弗被其澤有如侯豈弟德讓不欲自見而益章章民騶歌頌之者乎侯行矣即以治江左者治江右即以治民者治兵夫豈有異軌昔郭汾陽治兵寬李臨淮一至號令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是固曰然然以臨淮之嚴而汾陽一代之寧侯布德拊循三軍有不驩呼如雷者哉不佞孰是占侯江右之烈

當俄頃彪炳尚有望于開府重來之日江左之民靡不拭目以竢

江尹考績序

我使君江侯射策甲第來綰長洲篆至今年四月始滿秩例當奏績于　朝乃兩臺以近例免赴闕則已書侯上考達之天曹惟是侯之德政冠絶一時旦夕且徵命下矣吳士民鼓舞胥澤惟冀侯之久任加秩也嘗讀雅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記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我江侯有焉父母其孔邇矣侯政之仁民且置其細毋論論其大者侯爲政首先教化招延博士弟子員考德問業士于是翕然知所嚮往營置學田以贍貧乏經始文星閣以發長祥孜孜作人久而靡倦蘇賦甲天下長洲復甲于蘇曩者時和年豐長賦之役一承北漕而破家者什且八九矧數年來曠澇狎至向以閭右稱者今已晨夕不謀而徭役滋繁田畝加賦無已時民安得不徙且殍也侯慨然念民之不堪命爲創役田期以數年後

官爲雇役累不及民往者陽山宋中丞之尹吳也特創役田厥後民稍甦息民到于今受其賜中丞竟以御史一再遷而來撫吾畿侯之軫念民瘼寬恤徭役實先後一揆也巨猾構訟陰結黨與互相證佐聽者或爲所眩甚至睚眦微郤輒中以人命重辟官府視爲故習于是豪右實當反坐者往往以居間倖脱其於生死兩無當也侯發摘如神秉公不撓狡者計窮毋闌入他境侯輒檄捕正法無少貸至如華鋪行郵里甲歲時各上曹薪炬之類

悉捐俸給焉不畏彊禦不侮鰥寡視民猶子真豈弟之道哉和氣所感率以類應頃者鵲巢公庭麥瑞甫里魯恭張堪並再見之　主上振飭吏道超登卓異任四載餘則拜諫議柱史之職侯今最績郡邑之三庠逢掖諸俊率余壻劉詵猶子本仁造而請曰昔東人之愛姬公而以成王之召命不可稽也故其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今諸生幸公之子吾民雖以績最爲公賀而又以公之將入　朝爲我心悲竊願其久

任加秩而恐不能得之也先生其謂之何余曰東人之見近矣姬公在東澤及東人姬公在朝澤及天下東土固天下一隅耳而澤猶遺之哉今惠澤雖洽猶以疆域限也自茲而陟臺省凡民之利害國之要政皆得抗章言之朝奏上而夕流暨于海隅矣挽瘡痍而躋之仁壽之域者至弘鉅也吳士民之受賜也又何如矣余亦吳民也裒叨貳銓部且以禁近日侍講幄無能效尺寸茲得藉休沐詠歌太平於田間即無以佐樞宰爲明使君越歲月

之格而即置之津要然庚柄衡者已夙虛諫席待矣仁將及天下凡百君子逮我父老亦何慮焉諸君咸躍然喜曰幸哉公之在　朝尤賢于在茲邑也且朝夕望公撫吳民如陽山宋公矣請遂書之以爲公賀

贈秦令考績序

襄贈秦侯入計有辭不佞以方鄭子產云今三載考績通邑訢訢曰吾儕小人何幸沐浴德澤者三載得覩厥成乎則又懼曰侯治平當爲天下最簡

在　帝衷旦晚召入臺諫銓曹侯去疇其嗣之侯固今之豈弟爲民父母而古之遺愛也夫侯政嚴嚴何豈弟何遺愛也不也夫子產非至嚴者與莊氏游方之外者也其論治曰治天下者亦奚異于牧羊者哉亦去其害羊者而已苗莠不並盛良姦不俱殖故未有不嚴而成其惠愛者也令爲令大抵務獲上夫獲上以治民也民之不治焉用獲上爲或徒好長厚之名一意煦沫其究養姦非養民也宜興之俗無論古昔即較蘇長公買田卜築時

不若也即較不佞初買田卜築時不若也其勢不能不嚴而治佞至首禁誣辭越訴其爲政自丞簿尉暨吏胥莫敢奸語在不佞贈入計序中其初政章章矣嗣是卓異不勝書編寄莊大戶于里甲以甦小民之困刻期輸納民無敢後宿逋爲之頓改賦役平矣牓賭博之門而人皆耻縱博太湖盜所出沒港隘皆柵斷之而潢池無警盜賊弭矣作新士類繕治庠宮朔望會諸生于倫堂詢風化利弊教道勤矣邑與長興溧陽地相錯如繡姦豪緣以詭竄不輸賦侯令巡尉募人耕而供徑賦陽若田無主而給之佃者姦豪計窮始出辨徑賦罔敢逃是侯一旦剔數十年之蠹也頃王曹以　太內之役劾奏料價逋負下撫按令有司停俸立徵罔敢出一語者侯抗言兩臺曰民方困窮正供且不贍矧此積久自來緩征而驟迫之恐涸轍之衆不死則竄徙耳寧亡以　封章寵吾父毋而爲百姓請命兩臺難之及辨諍不已卒從其議寢之是侯以一言寬數百萬之命江南之民陰受其賜而不知也此三端尨偉侯之才甚敏顧又戴星出入無間寒暑精勤不怠其所措置事事可著爲令侯固天下才最爾邑安得私侯唯是嗣侯者能如曹參之代子產則茲邑之民將終拜侯之賜雖然自古善爲政者大指福良而禁姦良與姦孰多則德之也多而怨之也亦不少前人任怨以造福其用心良苦其爲後計最深遠而後人輒因怨口而更張之則何以保侯之善政不終變乎太史卿曰私怨固不勝清議之口也吾保嗣侯者之猶秦侯民必終拜侯之賜是故因諸鄉縉紳請不能爲久留侯計而爲嗣侯者計

贈秦武進考績序

今天下最劇郡莫若蘇常最劇邑莫若蘇之長洲常之武進皆賦額極重而賂民貧滋究案牘日不暇給又千旄往來孔道也語曰仕宦莫難于令能爲此兩劇邑由此崇庳繁簡何所不恢恢乎以故兩邑令神明卓異者殆無幾人萬曆初任城李侯令長洲其初政甚嚴旋尚寬大旣吏胥東手遂一

意與咻惠利民以大和比李侯以御史按吳屬歲大侵小民無告長洲之民見李侯至輙手加額曰不圖復見父母竟不知其爲御史嚴重也李侯歎令之長洲非昔之長洲竟不自知今御史非昔邑令也乃至四郡之民舉訢訢竟不自知身非長洲人也乃李侯視四郡何民非吾長洲舊民也蓋李侯自爲令其政聲旁洽其爲御史其仁心無不之也是故四郡頌御史之德令任城桑侯之令武進也有豈弟之實謂貼葦非豈弟也其卓有風裁矣

謂矯詭非風裁也其鉅細體貼人情務在愛養保綏元元霑被其澤矣謂巨室不必妨民有其庇民者也且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天之道也絕不持成心與有勢力者抗剏其曰矯焉以迕上官乎然而計事利害不伺人喜怒苟不便于民不少徇上官侯益謂獲上以自爲謂斯民何獲上以爲民是民之獲上也吾何與焉不獲上以爲名高猶之乎獲上自爲也爲民而不獲上猶之乎獲上以爲民也是故侯所執持不回者上官往往察其懇惻爲

民之實俾得行其志侯于是乎大有造于民諸臺使者薦剡同辭推武進侯褎然爲四郡首上吏部當爲天下最其善政其異績卽未敢曰四方則之藉甚四郡頌之矣豈惟頌之譬若盛夏澍霖灌溉于此浸漬于彼蓋四郡罔不被矣何魯有兩君子我江南劇邑幸甚侯與李侯同鄉薦而李侯爲余甲戌分校禮闈所舉余辱侯神交之誼寔李侯紹介其間今歲在丁酉春侯滿考貤恩父母侯之忠孝于是焉在宜與吳詹簿之德侯最深屬余脩辭稱

賀夫侯之聲烈章章卽微李侯族及詹簿請不佞固願與天下誦之侯且被召入臺諫銓曹不佞敢援李侯例再造我四郡可乎

送邊太守擢臬副備兵覇州序

聖主綜悉吏治毘陵治行天下第一則以良二千石封丘邊公而佐郡諸大夫皆賢也于是邊公遷臬副備兵覇州若涿州十五州縣畿甸之捍董帥之任其最重哉仍佐郡諸大夫屬宜興秦侯茚不佞徵言贈行諸大夫與公朝聽政而夕修令其習

公也揔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先茂盡心隨會同
僚之誼則然矧諸大夫之賢論其官之長若公者
乎是宜諸大夫言而徵諸其郡人者一政一令其
利害關郡人也切即諸大夫習公必詢諸其郡人
可考鏡不爽郡之學士大夫衆而必徵不佞言者
宜與爲郡下邑不佞自在告入山甚深固深山之
野人也善政異績徵諸下邑徵諸深山之野人則
公之政無不浹也而通郡之口碑無間也初公以
題桂盛名丞茲郡也有豈弟之澤有介潔之操有

瑰瑋之才民頌之曰有如公胡不守而丞也考最
余方佐銓會吾蘇守缺擬公名上則常之仕于
朝者咎余曰典郡有如公胡不吾常而蘇也余謝
主臣蘇吾父母之邦也雖然吾貫田陽羨久矣常
亦吾常也公之惠吾常深矣均惠吾蘇不亦天下
之至公乎公既不果來吾蘇又數年果擢守吾常
也常之人歌舞于道公既專城其措置益遠其振
刷益新豈弟爲政者往往不立崖異湿而可習丽
公凜然壁立萬仞人莫敢干以私介潔者或高自

矯亢詭激以自表見而公之清唯恐人知雖唯恐
人知皭然乎于人人矣材度瑰瑋尚過則易以集
事公于事無不集也而所執持雖三公不易也財
賦之區急之以便國民貧不可急緩之以便民國
需終不可緩公不督而集難訟牒繁多不聽之如
防川勢且必決聽之如棼絲而愈亂公日聽之而
日簡難課士以文孰以掇巍科滋俗吏課士以談
性命希聖賢滋僞學公躬行古教化而士嚮風難
即余在深山中家讀書人力田租吏無跡猛虎遠

徙草木句萌畢達夫孰非公之惠與蘇人以不佞
故亦歌舞之矣始民見公之槩也今見公之全矣
始民望公之爲守也今望公之開府矣或問公何
以治霸州兵夫公之所出無窮如江海余則安能
知雖然知公之治民則知公治兵矣古者寓兵于
農農之時多而兵之時少則嚴飭之意少而拊循
之意多今之兵尤不可以兵治之也當以民治之
何者夷虜猖狡軍興繁矣民力竭矣士卒行伍未
易以峻濇整齊之也公必以惠民陵者惠霸州以

養民者養兵而兵無不治矣愚竊窺　天子以東南爲慮公驟而北一旦以西北爲慮公且驟南何也夫西北之疆場靖則東南之民力寬是故有覇州之　命東南之民力寛稼穡滋倉庾閭閻充實則西北神京之根本固而疆場非所患矣故有能加意東南惠養元元緩征蠲稅者乃精于國課者也此雖廟堂之上主持顧非公才德具優者開府重來以治東南不可然則忠靖文襄忠介之烈余且拭目俟之奚一備兵一霸州一曩所爭吾蘇吾

常足云諸大夫目擊東南之敝而爲根本之慮深也其必以不佞爲知言

贈醫嶺泉陳君序

太史氏曰世所藉口金莖雲表淸露以濟司馬長卿渴枚氏能令吳太子霍然病已此甚無當也余善病所識天下醫無慮數百獨江右嶺泉陳君最名余所識天下名醫無慮數十獨陳君古之名醫與何者以醫名者非名醫也軒岐葦姑弗敢論假令諸葛武侯殷中軍狄梁公以醫名可謂名醫乎華陽陶先生雖號稱山中宰相幾成其醫名哉其究必不以醫名者也渤海曰非常人臨淄曰聖儒譙國曰上僊其醫名藉甚迺至人所自托幾何矣陳君葢其流亞與雖然卽僅以醫名故甚難古之醫者能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此秦越人能生號太子淳于意能生郞中令循嶺泉陳君能生不佞且起不佞之生我至再至三矣其用力甚勤勞其效甚奇余之疾皆幽隱不可示人君能察視審治余岌乎

危哉若秦穆公趙簡子之七日者數矣第不知人耳未必帝所甚樂未必與百神遊于天庭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心噫危哉君終能生之余是以德君深扁鵲曰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然又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君有其良復有其讓余病一在芙容山中一在北雍司成署中一今在長橋新居語曰痛定思痛每追憶之輙蘇蘇賈涕余是以德君甚深君所活人無算所活輙忘之不復記其姓名迺至道中猝遇仆者

起之絶者蘇之其人方危急亦不知君姓名病已尸祝之終物色得之至抱持君泣下呼父母云大都君所以攻治法甚奇非湯熨鍼石酒醪之所及也雖然造物者以君生我是大德也君以我顯君之奇抑何忍也造物不可問君神于醫必神于理其有以振我益我使白首無所藉君之奇乎則君之惠益大矣雖然衆生病則維摩詰亦病君安能俾衆生不病哉天下賴君之惠者尚多余故稍述君之奇以當施藥草云爾

送秦令遷戶部郎序

昔北郡李獻吉爲戶部郎蓋經濟才也氣節也文章也三者並冠天下云其所上　孝宗皇帝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其言無一字不酬海内傳誦到今以方賈生治安策吾以爲是不足以見獻吉是直辜諫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獻吉具萬言其名曰李生治安策云爾當漢文帝時悉行賈生言固久安長治其謙讓未遑稍有待耶未爲不可天下後世不以賈生故訾漢文以李夢陽値　孝宗聖德由是也獨其激韓尚書以大臣之義以致尚書之毅然改容不復顧身具疏入而諸閣君相對涕泣于是諸大臣入而天下之大事已八九濟矣是一時三事九列所逡巡弗敢而決于戶部之一郎戶部郎何其重也奈何以靈寶之爲吏部而首咎韓以長沙之爲相而默不言疏出自韓其所以折閹禁者言雖端而氣弗勁戶部郎其如諸大臣何然自此戶部郎之名日益重乃今之爲令者希臺諫而薄部郎爲部郎者重銓曹而薄他部曷不觀諸李

獻吉也宜與秦侯以天下才試宰一邑朞月之可冠四郡其入計不佞有辭三年之成冠天下其考最不佞重有辭侯之仁聲德政洋溢汪濊無弗洽也其光休焜燿燀赫于　朝野者固已甚遠不可涯涘是故不佞因諸鄉先生請重有辭頌之昔李獻吉所贈華容洪洞兩公序言具在集中以後進須先達兩尚書華容又極天下重望也乃寥寥數言而止不佞頌秦侯縷縷不止諸鄉先生不以不佞爲諛者秦侯誠大賢尚有揄揚未盡之德顧其

所措置可言其精神默運不可言吾儕誠不能以一邑故久私侯乃不爲臺諫銓曹僅陞戶部大今之戶部郎猶　先朝之戶部郎秦侯視李獻吉所有三者不啻過之不佞嘗聞侯之論文矣又身沐侯之德澤矣侯之氣節夙著于爲蕭山之日重聆其言論風旨凛然矣不佞野人不跡公庭侯儼然臨之錦繡委蛇具瞻大臣之度矣當十倍李獻吉其遭遇經綸康濟異日開府鎮吳爲夏忠靖爲周文襄爲海忠介侯當兼之矣今天下最重任曰戶部則以軍興日繁東南民力竭矣侯之入部卽不能請少府水衡之錢一歸諸大農其必力言于大農蠲宿逋罷浮征施希濶曠蕩之恩以挽回東南之民命又奚侯侯開府鎮吳之日而後民沾忠靖文襄忠介之惠哉侯之入也或且爲兵部華容爲兵部郎匿用兵籍所活民省費無算大司馬項襄毅公曰吾位是卿坐功名遠勝吾是時宗社民生之重寄兵部之一郎侯今之劉忠宣也以侯之鴻才鉅望必爲吏部吏部之三王尚書皆嘗爲郎其

持正匪直清通簡要而已是故三王公之重不在尚書之日而在爲郎之日侯今之王端毅也何者三王非端毅不足以擬侯也侯乎侯乎李獻吉云乎然則侯一登　朝而大小臣工具見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劉忠宣王端毅諸公矣豈不甚盛哉雖然非不佞以私譽侯誠有感于今之時大異諸公之時所需于諸公才甚亟以此望侯者殷而期侯者大也

賀朱總戎晉秩留鎮吳淞序

吳淞爲江海第一關鑰故特設所城而以副總戎鎮之比年海汛當朝夕戒嚴此最重任也義烏朱君奉　命鎮江南駐吳淞久之晉粤大總戎業十乘啓行矣時梟長獲鹿曹公備兵蘇松潘慈德化彭公備兵常鎮則相與討曰君去誰其代者且計利害粤孰與吳若以君新銜仍舊鎮是東南之障而社稷之衛也于是力請于兩臺兩臺以聞于天子得　俞旨以大總戎筦江南副總戎事仍鎮吳淞節鉞不移而體貌加隆甚異數也于是曹彭

兩公合徵文太史氏太史氏曰盛哉此一舉也兩公能得之兩臺而兩臺能得之　天子何甚異也兩臺合兩公之議而　當宁俞兩臺之請又何不拂也上下相信相成若一體然豈惟任一大將推此任天下賢才公卿百執事可也豈惟鎮一吳淞以治天下可也雖然兩公詎爲一吳淞私一大將軍哉以吳淞爲東南要害而東南財賦所出爲天下根本地兩公爲天下計大將軍者要必爲天下計乎吳淞故城枕絲淘港稍徙而失最險要矣若竹箔沙若寶山若高橋鎮旌麾之所及也雖　國初旱寨諸備猝未易復大將軍所枕戈而籌可知已說者謂株守吳淞而不爲分番出哨之計未免顧此失彼故海防莫善于禦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蹟大衢羊山爲上策吾以爲分哨之事偏裨任之會哨之事大將任之不專駐吳淞而後吳淞之形勢可固也卽如曹公駐太倉乃蘇松諸邑于旌無不之也彭公駐江陰常鎮諸邑于旌無不之也有如大將軍擁艗提卒大振旗鼓雱鐵矢弩耀武

陳錢若羊山之巔而燀赫于風濤浩渺之外俾島夷望風懾伏者豈非希世之壯烈而兩公所望于大將軍者哉大將軍行且奮焉以竟　聖主南顧之憂不佞更當揆筆紀之

贈陳醫士授太醫吏目叙

儒者以詩書爲本業視岐黃家言或見以爲小道而不致於用此非通論也夫醫誠薄技哉古稱良相良醫功等耳以彼其術洞燭癥結而明灼膏肓之内疲癃者由之起而羸尫者賴以扶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臨江嶺泉陳君託於醫以遊寓居錫邑多所全活戶外屨常滿余病在兩年丸醫環治莫效也而無子心私憂之君先後爲余剖析禁方潰肉出瘡使二十年宿垢一旦如釋其治法以鑱石毒熨大類古所稱解肌爪幕者爲殊足駭人觀聽亦奇矣余既深惟而常自傷以不自愛愼之故而獲卽厥戾又復不自意以君之靈獲免於戾而無終陷於不孝是或天之所以哀不肖而不重棄其孤也其又何可忘諸余故深德君無能報君

廼爲遵例輸粟授太醫吏目遺之百金以歸一時
詞林神異其事各有詩旌之余卽無能文又安可
自後於贈言余益讀史而知君之術之奇殆有所
本云昔者秦越人醫名天下視見垣一方當時號
太子得之則生齊桓侯不得則不生技殫矣及考
史氏著其始乃從舍客長桑君受秘術飲以上池
之水乃爾故知技由天授豈偶然者余觀嶺泉君
其醫所由成雖不可知第聞甫弱冠時嘗與神遇
廣東道中技由此日加進焉其事秘且戒毋泄儻

亦長桑君之遇乎先民亦有言不恒其德不可以
作巫醫益一技之微進乎道矣嶺泉君卽業醫乎
廼其操心積慮一秉於活人而不以譽利滑其中
抑又何翛然夫且以方書爲芻狗以鍼刀爲郢斤
以靈府爲印證故能以恒德收功丈人承蜩宜僚
弄丸皆是物也醫之所以通於神與余旣深德君
無能報君廼爲叙其始末用志鏤感之意云豈可
不察其志猥以是岐黃家言非儒者本業而遂掩
之弗譚哉

送游邑博偕計北上序

邑掌教游先生再上春官邑人士甚重此行也故
事由鄉薦試教職一上春官罷輒遷補游先生文
譽甚重其再上春官也則造物者有待也其得再
上春官也則當事者有待也乃游先生才甚偉惡
乎待哉無待者在我而有待者顧在人在天游先
生其竢乎所欲至而至焉以故當事者若曰龍谿
翁太史詎不繇教職大魁天下乎斯造物者之旨
也乎是歲庚子秋先生業偕計謁　帝承明之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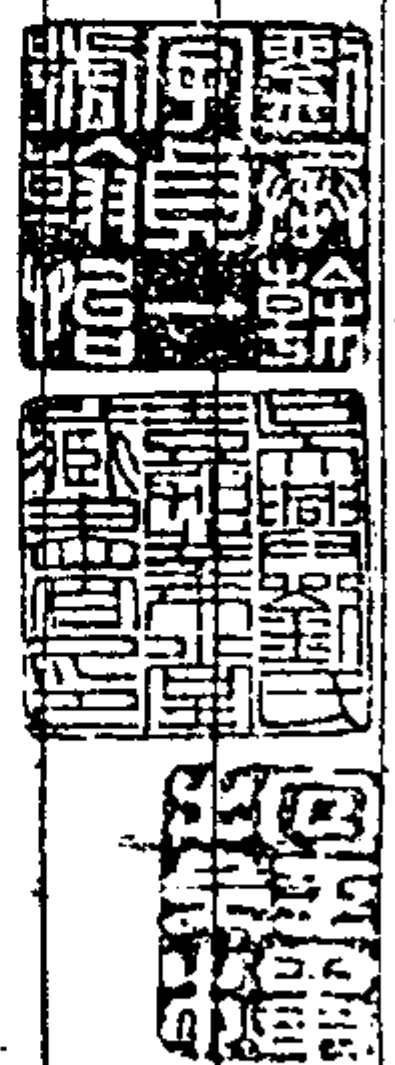
其寮兩司訓其生徒五百餘人徵太史氏贈言太
史氏曰甚哉教道之難也是蓋倜儻瑰奇之才不
敢薄教職臣而師也邑博匪崇高乃竟與國子大
司成天下督學使者其權埒其分並尊師道也夫
安得軒輊哉　國朝司成前有宋文恪胡賓客之
儀軌後有南陳北李之剛毅督學則陳恭愍之肅
戴恭簡之明掌教亦太子賓客胡公爲最司訓則
尚書魏文靖公天下不以司成督學之崇而薇掌
教司訓之實乃胡魏兩公亦不久浮沉下寮旋自

致九列之尊莅師嚴道尊者無論職有崇卑而烜赫流著其效如此然胡魏兩公皆起家鄉舉今以游先生之才一旦有如翁太史魁天下而希聲胡魏兩公當不啻過之請言游先生之大造士也振舉學校規條士彬彬嚮風矣先生曰儒而弗世猶弗儒也推而誨植其子弟諸貧窶跧伏艸莽者率招之文會中聲欬五經紛綸不窮解人頤至博矣先生曰能教弗能達猶弗教也吾敢隱情惜巳乎哉汲引推擇備至無留良焉督學御史爲改容亟

稱其品藻當也彼其爽朗闊達之度發于文章大雅弘潤前輩典則足楷準諸生非沾沾徒以長者至意是故大有造于士哉師也父兄也語尊也先生有師之尊有父兄之愛傪靡曰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虛期于月津若出于一明然則可以虛矣豈不信哉先生之爲翁爲胡爲魏較然矣則益徵昭代師道之烈盛哉余旣卜居陽羡辱先生數過從且六載于茲然而不敢以私頌先生也先生行矣是五百餘生徒且拭目俟先生得事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一

序

天遠樓集卷之十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序

申少師五十序

夫秉冲夷純懿之質開誠布公貽天下以和平之福豈不亦司衮之上軌而古所稱茂世景鑠者歟然自予所睹記炫赫者傷木苛礉者傷德綜細務修小怨者傷體厚自封以伐異怙巳見以忤衆者傷度則何擾之亟也夫非爲私天下國家事專柄

固寵可使永而勿斁也乎噫斯古休休難矣若吾吳今少師申公盍其人哉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公甫及期而銓時論道立三公者巳七年所同里士咸圖修爵于公堂從不佞卿受詞夫詞卿故不嫺廼郡有元老翼新大猷而不效綴一言非所以詑成則冠來籍也卿自諸生時雅巳望公雍容有大臣風度洎公魁天下列侍從周踐華塗蔚宣譽問一時承明著作石渠論議之英爭謝以爲弗及乃自視歉如也未甞激詭自好矯厲爲名高而其聰明之用出于平澹匡濟之畧韜于欵樸多人所弗知者始公入叅機務當柄臣挾寵撟虔以踞公上而肆摯攫之威百職㬥息公恒以微婉消其恣睢人見以爲公有和衷之誼僅不相駁耳不知曲救其過陰庇天下使不藁于竭澤之漁者未易更僕數也彼擬加賦公曰賦薄爲貞彼擬繁刑公曰刑省爲祥仁人之言溥哉利巳則公有濟時之澤而人不知及正首揆繹思　聖祖法周官之指還政九列獨注神于啓沃燮理百司庶務奏則闗決治

則蒙成若共巳而聽者或少公機權而不知人心固不可以術數御也公以一念爲國真心鼓舞九列而又不侵其職九列之士感公推赤無不貫行褱誠展采錯事共登平明之理此夫機權曷大焉則公有率作之勛而人不知自柄臣以法鉗士士毋敢一發口忠賢有披闇奏記者即廷辱裔投不留行公既委折維護之矣巳環召在列使臺瑣氣張直言日奮間者一二言事忤旨　上震怒大譴且不測公則不難再四伸救既不得則從容伺

上意平而究解之往往得薄罰去則公有保忠之
力而人不知于時圖柄臣過者輒引繩批根奸日
暴于封事公謂非體也且不欲以薄道開　上心
願從寛議寧使不諒者罪已無幾微見辭色則公
有咸虛之量而人不知卿嘗察公微指業已重懲
柄臣而改其政而復以尅核行之是尤而效也不知
者因而尤我既已不明其心于尤我者矣而更求
勝之是自益其尤也且物情因事權吾攬而收之
力豈弗勝謂臣分何吾抱悃誠幸信于　主上信

于天下萬世而不敢儌一時之知即人終不吾知
而吾之知吾者固無愧矣其所存慮如此葢公之
才常善斡旋于人所不得闗而公之度常使天下
自諒吾心泯然彼已較量之迹公之體常在愼微
圖遠爲國家根本計而公之德常使和氣充滴羣
生嘉𠷈無一物失所而已不居也所謂養和平之
福以貽天下公允其人哉卿稽郡史名碩以及第
相天下者王文恪顧文康二公未若今時之難且
鉅也公躬任其難以一德上結　明主而于人所
不知者日以自崇厥修若不逮充之有　睿聖武公
身踰大耋而猶日求箴儆于國者矧始艾日哉卿
無能爲役于箴儆姑爲詞以佐吳士大夫之修爵
而已雖然公豈吾吳所得私哉詩曰惟嶽降神生
甫及申茲固申公嶽降辰也翼日爲　天子萬壽
節葢　上天磐石我明貽之以有道之長故純祐
我　皇上先之以一德之佐薄海内外熙然共躋
于仁壽莫不誦　明良申岡陵之祝者于不佞辭
無有

申相公五十壽序
葢天造昌朗則南極見王者以秋分候于南郊重
禮也自嘉靖之季而躔吳分占曰星紀之墟文疆
焞焞陟于台垣爲　帝師毗經緯扈天而麗老人
胡不萬年是當有大臣之明德者履泰階而臻祺
慶今少傅元輔申公以歳甲申中秋十六日登五
袠適王者候郊之期也明日爲　萬壽節　天子
居總章太廟執玉帛者畢至遂以時令修養老禮
授几杖而少傅公以元老初度操上尊豈不奇遘

信乎詩所詠維嶽生申天以左右夫當宁哉廼吾
吳介眉之薦紳大夫謂某幸從木天之籍俾修辭
恭猥辱公知敢以不斐須其烈竊所賭記　肅皇
帝迄今禮樂鴻昭卓書彪煥穆然遐策假傚一軌
斯熙洽文明之極而公所參酌夫元化已　三朝
矣纘承平久當簪筆承明擷經宸幄其黼黻天地
之猷顯也自相而斡旋夫天之樞地之軸以默壽
膺祚而天下始莫能名其勛蓋今　上自冲齡御
極公歷宮僚大拜夫姬旦憑懿親藉武烈猶以輔

幼主相業莫尚而公當秉政未專不紬其聰明洎
巍然首揆不大其風議唯精誠密獻以弼　聖德
而萬機明作恒主之以惇大此公之勛微　黼扆
深已天下之化理未有不濟而成者政柄一則虞
偏重言路岐則虞騷吏公所轉移俾心膂之用開
益靖于日月之洞屈耳目之氣伸不易于雷霆之
奇發此公之勛庇臣鄰弘已比年以來亢潦荐臻
民力總匱而東南故稱重要自非消蕩之濡國脉
何恃公會重光之慶覃優恤之恩惟如賑貸宣流

供億裁省俾蒼赤謐如中國之力得以制羽裸庸
慎之命此公之勛洋溢海宇抑又遠已百凡公故
不自知而天下孰能名之蓋振高節中外飭响太
和民物康岱華凝而恢其度河海運而紆其瀾章
三光紘四維而不纖芥于心冲而徐盈混而徐澄
而竟恬愉于物豈徒曰社稷臣邇昔熙葉天民若
傅說之啓沃仲山甫之匪解公蓋幾焉漢氏而還
不暇悉論其自魁大廷而涉阿衡無踰宋王文正
公曾德器深厚正色立朝專且久并公二之千載

相耀而文章有馬楊之執則文正未有也於爍盛
哉禮五十服官政而公已柱石九重崇世執之功
芝玉振玄成之譽蓧德含光天列鼎鉉人效琬琰
則天之壽公奚雅曰黃髮兒齒公既壽昭代麗融
之業與造物相悠久則駿極之神凝爲大年亦奚
所事祝而不佞與天下頌之皆公于巖廊上必之
蒼蒼者也

友蘭韓封君八十序

蓋顯卿自計偕登籍以洎于今與韓宮諭存艮氏

轍履景嚮弗貳也其尊人友蘭翁則猶吾尊人覲
者因是光祿謝君漢甫兵科王君勤甫謁余言以
觴翁壽焉先是宮諭暨予與甲戌試事也時所掄
材拔奇持以貢　天子庭者凡三百有奇而存良
氏之得人最盛存良氏所進士其展節若釆簪筆
載橐者凡二十有奇而漢甫勤甫最著大較諸君
子所表見者咸象存良氏指他未易數即漢甫用
以使琉球稱不辱何異存良氏使高麗時乎存良
氏爲人温醇恭謹而勤甫列諫垣耳目人主不抗

不隨阜有其風則二公之能官寔存良授之而又
孰非翁式穀之詒也昔存良甞得問歸省友蘭翁
命之曰凡官者秉珪曳組以厮輿自尊耳凡官所
以官者則將竭日畢暮焦勞憂思之不暇噫是足
徵翁所詒矣翁能詒穀存良又以其緒詒諸君子
而二君能官尤著則存良之欲報翁所詒又誰不
曰二君子願也于是翁年更八甲矣屬其諸昆弟
上翁壽而二君子且謀所以侑祝者於余余思欲
闡厲潛懿稱頌遐筭之日久矣顧憶逭在甲戌嘗

厰同年諸大夫爲翁稱觴而諸大夫亦各有言爲
祝大指謂今　上纘雍熈之運康阜海嶠萬類由
庚百昌嘉旉含醇葆和賡歌帝力則翁與康衢老
父寔相先後蓋所遇稱獨隆焉如是者宜壽其說
在京山李本寧也存良氏持衡秉鑑所拔士率尉
棫髦歟施澤于時甚厚飲流而窮源沐蔭而思所
歟又孰不歸福於翁如是者宜壽其說在四明沈
[illegible]吾也吾蘇流峙隩區風物佳麗巖壁峭削陂塘
縈迴翁仰登俯瞰其間充如也語曰適已者無貧

賤拂已者無富貴韓翁有焉逍遙汗漫與造物遊
於情爲甚適如是者宜壽其說在山陰王忠伯也
天甲戌之季　上御籙二祀耳海内饒淳厖而嵩
宣朗今玄覽至清釆蒭夬莧道隆基宇慶洽黎苗
此其彪炳爗爀寧獨訪落之軌存良氏主文京兆
再校禮闈能進瑰偉豪儁如天球弘璧而爽然對
天人爲賢良第一者寔在彀中此其覿材奚啻天
府鄧林之富興日施澤于天下宜益厚吳山水日
醲而翁履齒日新存良氏方且延秦之壽人年百

儵者與之問丹丘尋瀛海此其爲游鵬騫鯤奔濟
杯視四瀆九視五鎮視包山洞庭厥觀孰大舉諸
大夫所以壽翁者歲有增而公之歲亦日有增余
豈敢以危辭更翁則取三大夫所爲七十壽者而
申之夫遇隆者鍾祥之原也渾厚者凝命之基也
情適者馭形之本也翁之壽固司命于其躬矣寧
論期頤日月間哉二君聞而囅然拱立以謝曰善
哉翁所自壽亦無易此矣

大宗伯陸平泉八十序

不佞幸塵侍從立袞戟之下久聞諸縉紳先生僂
指今海內耆碩之彥至目之爲卿雲喬岳可望而
不可即者必首大宗伯華亭陸公以爲公殆嚴子
陵白香山之流謝太傅李鄴侯而下弗論也不佞
公鄉人則竊私其言爲梓里之光云當　主上龍
飛之首載筆奉訪落公時居田間以少宰應　明
詔晉今官不數月乞歸歸而夷猶泉石距今復十
五年所　天子歲命臺使者出必歲上章言公行
誼高筋力未憊東山杖屨幾爲蒼生一出而　上

特念公始去時志甚堅不復煩以安車蒲輪之禮
于是公之齒日益尊名亦日益崇今年二月其日
則公年八十懸弧辰也公之郡人等以宦京邸不
得鞠跽爲公壽而徵不佞言以壽公夫不佞何以
壽公哉然竊于公而有感于天人上下之際也蓋
天祚國家則必畀以純德不二之臣天祚國家之
老成人則必與以康強寧固之壽而其人所自珍
飭與人主之愛惜而保全又若與之交相成者方
公初試進士以文章褎然冠南宮官文學近侍爲
當代清華之選人謂公卿輔可立躋而公顧夷然
不屑出入班聯中昂霄聳上之意朗若冰壺玉樹
清暉映人人就之俗塵自遠意有所不可即乞身
而退一丘一壑相徉自如角巾蹝食恬無怍色至
高冠大蓋之士終歲不獲一望公履綦而緇流苾
芻或得託公爲方外之友田夫牧豎或得接公于
爭席之次蓋公之所持者蕭然甚遠而其所以默
挽人心潛翊世運者亦隱然而自裕以故自公成
進士距于今歲幾更爲五十官數轉爲上卿而立

幹之日不及十之二然　天子不言而信公于琨陛之上三事大寮不期而服公于揆㕍之下紳珮逢掖不約而慕公于千里之遠黔蒸荒裔不謀而懷公于萬里之外此其故何也則非聲音笑貌所可要而結又非若魏勛上伐所可緣而飾也今公已躋大耋之年而視聽不衰步履若壯論者顧或鞅鞅于公之未竟其用而庶幾于公之再起不佞則以爲榮階膴仕何人弗能竹帛鼎鐘何世無有若乃身處考槃名滿赤縣至使寰內之士嚮風慕

義賢者修其實不賢者修其名以此挽叔世而太上之此與前所稱其豎建孰多且夫仕者往往疲思耗神于所非覬故挨攩秘枕引繩批根之用愈溺而天真亦愈澆公自早歲蟬蛻塵埃之外而視爵祿毀譽得之泠然失之泠然故其天全其天全故其氣亦凝而不散即　天子日加意耆壽諮詢黃髮而獨不修安車蒲輪之禮于公夫亦意公所用者大不欲以是溷公而使公之㵼其天也繇斯以譚公惟以不用爲用　天子亦方以不用用公

鈞陶爕理之功隱而在社稷淳龐沕穆之造默而在天下此亦殆天之意也故曰天人上下交相成者也昔人言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蘇子瞻記醉白堂至謂勛業如韓忠獻方且欲自托于樂天不可得以公視之顧誠不知何如而諸縉紳先生之侈譚公者要亦非無當也

左司寇陳雨亭七十序

今天子以上德御寓躋一世于仁壽爰諏耆耉布列有位於時帯舄斌斌六官之長皆耄耋矣歲丁

亥吾郡少司冦雨亭陳先生登七十累抗疏乞老上特以宿德重望慰留之冬十一月晉位左亞懸弧之辰且近里中士服官京朝者載盤量卮登堂介壽徵言於不穀顧自惟涉世輓近當　明興二百年以來渾淪沕穆之氣鬱者奮淳者漓庶幾一二先民長者如史遷所云六七十翁高山仰止心竊嚮往之則幸有先生在微同里之命其何能無一言顯卿嘗按易圖乾位大夏以象圓坤位大冬以象方而聖人者自位於不圓不方之間左離而

右坎若曰治至離而極矣麗正化成凡禮樂文物經緯悉備固已炳煥赫奕不有代德波流風靡將何底止故命之曰坎坎者止也於[illegible]秋韡也物不韄斂則亡以合太和而正性[illegible]有道者收神於漠返道於素上不鑠三光下[illegible]品彙用以長生而永年謂其調劑節宣斂有[illegible]而能與坎合德也天祐　聖明方啓萬年之[illegible]樞虹流紀慶盛德在秋蓋默示以隆皇遐[illegible]之脩歷令十五年所矣先生以耄齡適簡司寇司寇秋官也淵

淵　聖謨寧獨假先生以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哉予觀商書至於三風十愆具訓蒙士而始之曰制官刑儆有位賈生云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禮禁未然之先而法禁已然之後也繇斯以譚箴勵官常提衡風化則司寇任矣嚮者成弘以前飲淳茹素舉斯世含德之厚乃其後則稍稍變易也吏舍悃愊以獵聲華士去本根而繡鞶帨佶曲亢厲叩之若暱而揣之不知其倪議論文墨軼於往時矣考亦少蝕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顯卿自諸生聞先生在諫垣以言事杖　闕下及起而與執政忤尋落職徜徉泉石之間垂十六七載若將終老會　天子弓旌者碩復起之廢謫中踰年而陟中丞佐計典先生矢心勵俗刮垢磨光朝綱爲之一肅然以視先生狀貌顧逡巡若處子泯然不露鋒鍔者每退食自公屏紛謝俗脩然一室自署曰日應事日無事日用心日無心收視返聽泊如也夫人臣而至于碎首庭墀摩切萬乘出百死于震撼捂擊之餘而又旋起旋蹶閒關委頓世態

備嘗一旦遘遇明時而位崇膴曾無幾微溢于顏面神完氣定若亡若虛古所稱有道者非邪而天子復以風愆之儆畀之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以復弘正之軌意在斯乎自今以往先生日鎮雅道以輔　上淳龐敦固之理海內亦陰受忠厚和平之福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楊方伯魏村偕周夫人七十壽序

方伯魏村楊公故大司寇康惠公子康惠公有子五人三舉進士伯以身殉國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語在國史仲官至左方伯公右方伯二季皆以康惠公廕一官至轉運使一官督府幕孫男十餘人二籍鄉書餘諸生皆以文學知名都人士稱冠蓋之族則首康惠而子弟循雅至比之萬石君家云今年魏村公春秋七十高矣六月八日寔其懸弧之辰諸子姪聓跪奉觴進履於前公受履而不舉觴曰老人不宜當暑而飲娭而毋之誕日而觴我蓋八月九日夫人周之誕日也夫人少公二歲以公貴封恭人爲太原周文端公孫莊懿公之曾孫

閭閻相望齊眉偕老都人士喁喁嚮慕於是諸子以是日置酒召客毋論婚姻郎里中老稚皆操杖屨而往衛尉趙君謂余與公交最久請祝詞徃微趙君言不佞固欲壽公也史徐子曰人言壽命之原似特受異氣得之自然彼山澤癯隷槁項黃馘是何修攝而壽嗟夫固哉言乎余按譜諜黃虞而前人壽一何遼邈也今茲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豈異氣特鍾於前而嗇於後耶上古純龐機械未萌奉養未具斵伐之道寡葆其真氣和以天倪惡得不壽叔季人情日以心鬪而滋味煎其腸胃聲色蠱其耳目內熱外淫身非木石豈能長久魏村公以公卿子弟少無狹斜之遊長無妾御之奉與周夫人一室而居長子若孫泊如也官二千石數矣而簠簋蕭然至課僮僕灌園樹藝以自給嘗曰轅轆清曉禾黍京秋是予樂也當其宦歷處儉人不虞其詐出畏途不滑其和此真誠長者有黃虞之風焉夫純白著於中而澹泊養其外即百歲而往尚未艾也七十何足以壽公公與夫人內行甚備

不具論論其所以壽如此

大中丞潘公時良七十壽序

御史大夫吳興潘公以宿德事三朝聲烈滿天下其大者乃在治水海內稱頌公者方之宋尚書禮陳平江瑄云顧二公事業亦不專治水而自　明與二百年來譚水利者以二公爲稱首其間勤事奏績代不乏人今且以次祧而躋公歲庚寅公當七十引年　天子方嚮用公慰留之而義興詹簿與若屬其弟中舍君稱觴謀所以侑祝者于余余

辱交公父子誼至厚自己卯奉冊楚封道已丑扶
侍太淑人徃來河上習公勞余不敢謏引長生家
言第言治河夫黄河九折而注于海世以爲崑崙
之輸也吾以爲雲漢昭回于天者輸之天下之人
莫得窮崑崙之源測尾閭之涘曲拂邅回抑減怒
瀨爭有事于水而不知水之無事固自若耳瀕江
河而汲以溉田江河弗憎决汚潦而引之于海汚
潦弗樂葢天下之至静而至虚者莫如水火之烈
也山之驫也地之厚也而不能當水之游至而突

來雖其虚以涵天下之實静以效天下之動亘萬
古如斯而已故於水得壽之理於公之治水而知
公之宜壽也隆萬以來河决不可漕徐揚淮泗之
間多弗寧居廷議曰是無若潘大夫之重而才者
天子曰俞公既拜命一切以無事治之未幾而告
成功縣官無白馬玉璧之費羣臣無負薪下竹之
勞河壖之弃地不知其數千萬頃盡收鄭國徐伯
表渠成之利轉餉不煩軍國具贍公不言功而天
下頌之矣嗟乎宣房之功最著而咏瓠子者千載

有餘恫焉太史遷東西南北人也葢足跡幾徧而
作河渠書歎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乃公之不勞
底治如此是遵何術哉徃嘗聞公論天下事爲之
甚易而成功則難其患在人臣有所操而不能釋
夫有所操而不能釋則必有所匿而不敢就其解
在尾鈎金注之喻也若是則吾心静虚之體已不
勝火馳湯沸怦怦忡忡萬緒混淆而奚以定大疑
導大窾成大功于天下公坐平節槩炳炳在人耳
目大都齊物感外非譽爲而不執成而不居其治

水忘水葢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其再蹶再起毀譽
却萬方陳乎繭而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夫
古之得道者其真可以攝身而其餘可以爲天下
公之治水特緒餘耳推之治身其必凝然常静湛
然常虚不事烏浴蝯躩鴟視虎顧而元氣周流邪
不能侵儻所謂外其身而身存非歟旦夕且晉秉
樞衡使天下享和平寧一之福豈有他道哉余即
不爲長生家言公能與造物者游業已不制于司
命雖登大耋而未爲老矣故曰覩于公治水而知

公之宜壽也

黃鴻臚九十壽序

余自使楚還則梁谿有光禄黃君余姻家也嘗以錢言壽其兄鴻臚君八十余第為頌說之大要者微其將為渫啓期之達衛武公之勤唐雎先生之銳斯君所自有耳由此錢鏗胡耇當不可量又十年扶侍太淑人歸里復過梁谿光禄君年已八十二率諸子若孫置酒高會為其兄九十壽光禄之仲子邦裕請曰唯是太史公之有徵我伯父也哉重徵稱[illegible]為亦嘗有[illegible]矣上臈叟之[illegible]者哉太上[illegible]叟與許由並生而避世越千八百[illegible]樵採者跡焉殺不知天下之為夏為商為周若此其久也其暫出為廣武丈人讓矣却隆準重瞳之按劍以劉項之英傑震栗自失其從者一知有人世遂或不復憶山中已而竟長生旨不解而太上臈叟者故不自知歲月人亦莫得而踪跡之[illegible]夫外其生者能有其生其次乃及夫養生君自守鴻臚出佐大邑稅駕甚早是能外其官者黃故梁谿世家君既樂金陵諸山川遂卜築焉是能外其家者其在白下多長者游君輒科跣出一切不為城府待之是能外其形者既春秋高初不問　國家養老袒割珍從之事已又能外所樂諸名勝還鄉稱九十壽儼亦習于外生長生之旨乎更十年而光禄父子重授簡太史氏可哉

黃光禄六十壽序

自大禹所稱君子國其人多壽不知其紀極其最幼稺者若錢鏗年八百歲日從長者索松實而食食數升輒飽輒嬉笑夫以錢鏗之賢為鵲然大老也世稱曰彭祖又曰老彭孔子曰竊比于我老彭乃其在君子國猶然幼稺耳此世人所不能信甚矣世人之難悟也且未遊君子國獨不見錢鏗之叔父與其兩從子乎鏗之叔父曰叔括年一千三百九十二歲其二從子曰栅曰簡年各七百歲漢季有彭玄隋有彭宗彭城人並號神仙或曰彭宗即彭玄也豈鏗之苗裔邪何其多壽也由此觀之壽亦有種類若葦氏之經術隴西李氏之將材

王謝子弟之風流其所繇來素矣今余之姻家洺谿黃氏蓋有三老云曰鴻臚公年九十二曰光祿公年八十三皆能外形養神童顏兒齒步履視聽不衰而其從子龍城光祿君以今年稱六十光祿公之仲子子問徵言于余夫六十不足壽也雖然君固壽種也以二老之壽而預知君之必壽若老彭之從子曰樿曰簡者則君今日之稱壽為之權輿夫誰曰不可乎雖然此吾論其在天者也非在我者也乃光祿君不恃其壽種其平日自足以致壽錫邑在東南為最劇而公家無後期則君之所罷力也其邑之名卿大夫有所過從而士之賢者緩急有所控曰有光祿君在惠山過雨飛瀑松間絲竹間發則君方與所善客逦邐登眺超然有物外之趣且其雅箸以急公私不靳年五十未有子不憂其度大過人今既有二子岐嶷不羣而君曰從一門叔父間長生久視之訣則君之並二老而稱三壽也可必之我亦可必之爭趨數十年而請與若簽證者遊君子之國

任君七十序

自余卜居陽羨則聞去邑之西南百里許曰篠里最勝里中有後軒任君者壽七十而其族紫山君詣余請曰篠里故任氏世居高山蒼翠環以清流君少業博士家言棄售遂棄去治藩圃搆亭其間名曰尋樂所昕夕吟咏自羣籍而外無他好也獨課子甚勤今諸子有雋聲庠序間君恂恂長者絕無城府却善自順養七十童顏用敢徵福太史公一言余曰善哉誠若徵壽者之言君且為鄉大賓君且為封君君且為百歲翁姑少竢徵言未晚也請者曰七十古稀是未足稱壽乎余曰七十耆乎今不稀如後軒君其一也矧乃古昔元氣淳龐渾淪人多壽考耆見多期頤吾見多胡耇顧獨稀七十乎哉雖然仁者壽謂古之七十而非仁者則稀謂古之仁者而不必七十則稀故曰古稀也謂今之七十而非仁者則不稀謂今之仁者而不必七十則不稀謂今之七十而必仁者則稀也若後軒君者今稀云乎豈曰古稀云乎是宜為後軒君七

原缺第二十三葉

情　疏請弗許於是封君亦命之曰子之能仕也
教之忠屢遷而不出如君命何於是載將脂荊將
班矣而又以封君之介壽留乃鄉之薦紳謂余之
交封君深也則徵文以先觴者祝余爲諂之衆曰
夫有富貴者身也而身所以壽神也神之在身不
以窮嗇不以達盈亦惟朴素平直得之吾觀封君
之身貴富集焉而君不知也其得是道矣夫仙者
惟朴何也無視無聽無搖爾精無游聘於籠樊[illegible]
朴如此不欺孱弱不懾威勢其直如此則其神全

而不傷故五嶽八石非仙也荷車秋石非仙也御
女遲氣非仙也皆道之所不載也封君得道彌健
而與夫人偕子孫賢且多人間之樂悉是矣而壽
之長永可知矣莞敬仲曰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
主之高行也孝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
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今給諫方攄忠而又惓惓
於凊溫之孝封君及夫人之慈又能俾給諫以展
其忠而　主上方累遷以待給諫惠之至也莞氏
所稱引高行今皆見之而別有名山之高與高行

埒而封君之壽將埒山矣仙家每言幾千百甲子
今封君方一甲子積而數之吾不知其當更幾甲
子也而其生也以八月二十有二日時及夜半而
月方升於太霄是其晦而復明如貴富顯赫多壽
之慶至晚歲而愈隆其爲長遠徵也在是矣況居
與仙人洞壑鄰而太朴不斲大直若拙如在太古
時壽之積而幾千百甲子也豈待端策布卦而知
哉諸薦紳以余言非修也乃以是起而爲封君壽

學憲陸大夫六十序

夫蘭英吐昏不約而有同馨鶴鳴在陰不呼而有
同調此無他聲應氣求潛通默喻不知所以然而
然耳余與陸大夫自弱冠迄于今爲金石之交又
生同庚也季夏七日六十誕辰里中從大夫游者
謀所爲壽徵余辭余惟士大夫當其遭時柄事正
色垂紳峩然班行人莫不願其壽考康寧爲朝廷
之重即道不施用退而嚴居川觀以其行誼風采
整訓邦族扶翊名教俾鄉之子弟有所宗仰而誦
法故一鄉之人以其身爲儀表亦莫不願其壽考

康寧爲閭里之光葢士大夫出處有關于鄉邦者如此大夫自起家上第服官郎署問則已騰茂蜚英推重當世無何即以文行推擇督學晉中得士甚衆搢紳之倫莫不以大用期之而大夫則不合于時飄然遠引竟臥家不復出其視名位若遺而其居家則孝友雍睦内外無間言其與鄉人處務飲以太和無幾微牴牾其自守則斤斤如也頃余厭苦世氛卜築陽羨山中與狎鷗馴虎爲侶大夫亦結廬城之東臯閉戶謝軌讀書談道蕭然有以

自樂歲討薄田所入悉以分贍姻族自奉廿蔬糲絶無贏餘則余兩人相去殊不遠余猶憶甲戌分校禮闈也大夫卷屬在易四房披閱者視大夫文若驪珠褎然首舉矣余以大夫平日所爲文彷彿求之見次卷絶似大夫文固請易之比開卷則首即大夫卷而反易之二余時甚慚負大夫而大夫輒笑謂天下事可以有心求耶余又大愧服以爲名言今吾兩人歘歷升沉皆出意外大都若此矣余獨羡大夫得子早翩翩文采久已著聲膠庠且

孫枝復森森然起矣總皆鳳毛麟角世濟厥美余則衰暮始舉一子天果有意子文之後乎余賤辰後大夫二十日高堂有母豈敢稱壽而殢祿不克舉觴也且大夫手骨堅凝精力強健進少壯時則余兩人大相懸絶者在此矧大夫宏抱施而未究天將壽大夫以壽天下耶即躋之期頤未艾也余又何敢望大夫若語同里諸公相與頌禱大夫者其在南山有臺之篇乎

吳詹簿七十序

荆谿世族惟吳氏爲最著自文肅公以宏詞亮節有名弘正間天下仰其風采學憲公歷四省文衡爲國得人頃爲程會稽二令並登丁丑進士而會稽之子復以己丑高第筮仕刑曹郎用抗直率先在位會稽久在辟臺風裁大振有澄清四海之志故一時稱鼎盛者莫如吳而詹簿君承先啓後于其間即位望不及而縉紳大夫及海内賢豪知名士無不願與之游者君少負雋才習博士弟子業試輒不售乃棄去以冑子起家爲靑宮從事時東

野郭公中玄高公正位宮端相得驩甚二公先後
入相方嚮用君而君倦游矣性好施不倦爲然諾
人有負重貲者貧不能償輒焚券不復責別暫二
子學甚嚴二子頴敏能文蜚聲上庠今歲丙申春
秋七十高矣君之季弟秘書君介鴻臚張君乞余
一言爲壽余聞君既解綬還里更其號曰漢笏居
士漢川自桐宮透迤而南衆峯交會君營別墅植
脩竹以億萬計映帶數里每風日清嘉鳴禽上下
欣然有會于心雅善歆客至輒共飲飲輒浮大白

醉則倚竹而吟余覽洪都相公所爲居士傳甚歎
曰聽漢流之汩汩山寂寂其無人日月忽其不淹
慨人生之長勤則斯竹也殆漆園之樗而非東南
之莛乎君之壽卽期頤未艾矣世常稱伶藉酒子
猷竹皆沈迷膠結有所深戀而不能一日去余視
其微指率傲睨一時曠達自恣有所托而逃焉雖
抗視人倫乎恐亦非神理之達觀也君委性命順
以化浮大瓠而沐楇梧望之頽然就之冲然動則
由由然處則于于然不與物迕不爲物亦可以久

視可以長年若君乃所謂天全者歟故曰君之
壽卽期頤未艾也秘書君所以頌禱君者有以易
此乎

養恬陳翁八十序

古之大聖人必壽若羲農而降至唐虞夏后皆踰
百歲豈獨風氣淳厚哉乃其寡欲而靜居能以知
養恬而已矣莊氏之言曰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又曰平易則恬淡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觀大聖如尼父德與數聖者合而其壽乃不若何

哉蓋聖人不私其身而欲仁天下其次欲修禮以
近人是以壽有不齊也何以明其然耶彼其轍跡
徧天下其爲形也亦勞矣從徒三千人一一承誨
而質請其言多而精漏矣此欲仁天下故後其身
也飲酒無量其爲體也熏蒸而液枯矣此欲盡人
之驩以修其禮故殫其精也其溫良而不崖異未
嘗不平易焉申申夭夭未嘗不恬淡焉至于有疾
必愼受藥不嘗饐餲敗餒以至色氣之惡洒脯之
沽皆不食不飲而竟不臻耄期也故曰仁者靜而

壽曰予欲無言而飲酒則不及乎亂益亦有感于此矣虞帝雖四巡方岳而命相咨官無爲而恭已何逸也夏后雖竭力胼胝涸天下之水而疆理之然塗山不顧旨酒卻絕則皆百歲或踰焉宜矣或曰齒髮無關于神明大聖人神明流行于萬世謂之至今存可也是其所同也而形骸脩短則亦有數焉存乎其間不能強之而使齊者陳翁以耆儒自命有壽道焉自曾大父御史公及考京衛公以來稱爲冠族而翁不振前業勤儉好修醇謹莊飭

言動遵古有王祥薛包之風恤鄉睦族義烈重乎鄉評早歲受博士業著聲庠校既而謝去杜門訓諸子後先在泮彬彬濟濟咸負壽雲之望而翁歲不一入城市矣部使者以善士旌而邑侯賓之鄉飲衆益愈服云夫其矩行尺步修殖生業賑施迪後若勞也然秉心平易恬淡無爲以游德園而高舉遠引超乎塵世之外其視産而貨之若枝指駢拇然而肯數數遂遂以自疲其神哉今歲季春八十齡矣翁益能忘物我之交而齊順逆之感思慮不內熱寒暑不外侵固知百歲不足言者其居川埠與余別墅鄰而且鄰洞山蜀山暨畫張公玉女之勝人皆視翁若神仙中人而身行兼修盈遍真境當必有異人授之玄詮其壽又可涯涘哉余久陸沉埃壒中頃誦莊嚴教典而心悅之遂欲謝遣囂紛時閉關以寧吾神而又節醪醴斷宰割茹蔬素往來勝地究無生理翁長余二十年余將抱一致柔以斯登翁之年而壽翁百歲也

壽唐太常六十序

莊皇帝改元文體甫正還成弘間大雅今太常卿武進唐公舉南畿第二人不佞辱同年自此稱莫逆者迄今三十年如一日則匪同年故也公寔知我而我亦知公蓋公之德一見洞無城府而公之才則穆乎其恢哉當世莫能涯涘也其大者卽經世之與出世見謂甚遠公究晰經濟諸要務未弱冠精騎射戟劒應變決策確中機宜以贊其先中丞公海上之烈試舉此以較覃精大乘機鋒出之圓頓若德山臨濟之相持何矛盾也何論枯寂哉

[illegible]公自年甫十二謂莊之逍遙屈之遠遊不足深討務轉法華諸品繹楞嚴七徵八還之旨從之横之是公得世出世法耶在昔王右丞白香山裴公美若宋無盡無垢兩張公其于禪悦味過半矣顧未必振之爲名卿碩輔煇赫之勛有如公默贊中丞公戡亂身歷　兩朝雖厥施未究天下想其風采必倜儻非常今東事孔亟獨震焉奮焉有虎視鷹揚之氣如公者甚尠也其才横行無前見謂粗一語及出世見謂荒誕公獨本吾聖人性命之奥河津之篤行可以語下文成之圓旨可以語上悉綜而覈其真尤邃于易其于玩占合象直有解先儒所未解者是公所妙悟而不詭尤講習者所甚難昔人擬杜當陽爲武庫謂無所不有夫亦謂其用世才耳其于吾道雖有左傳癖乎恐未聞道公有真聞也魏陽元偉才重望未嘗與士大夫較射一旦左射右射無不中者王平子之傲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公有如此射矣然則公之才豈不佞三十年之知所能盡哉公之先識嘗預收中丞公

[illegible]撫府餉籍既而兩浙移文稽查公出所籍應[illegible]以昭中丞公之清白公之臨軍旅整暇可知也公之正直嘗以片言中竅庇臺臣重辟俾江陵能忌公之直而不能不高公之識公之忠愛念賦繁役重東南民力竭矣創一條編之議授當事者行之著在今甲爲江南百世之利又嘗佐司空會計減臨清觧磚之額省浙直織造之數是公大有造于民也大之忠孝正家睦族小之几展之間舉措適宜上之性命道德之奥下之農圃醫卜地形家言靡不精究此吾所不能盡公者矧海内但想望不覿者哉　聖主宵衣舊德有如公者豈容優游泉石哉自是所建明吾愈不能測識之矣今年公六十初度不佞業有辭會公之内兄弟諸萬往稱觴也遂以畀之概公才與德如此若夫期頤之壽孰與盛德與通才耶天既畀其大者豈復慳其小者公之壽又奚俟頌爲

壽韓宗伯七十序

往皇帝首策士所選讀中秘書三十人今宗伯學

士韓公爲之長諸君豈徒鞭弭鞬櫜是執與周旋
亦唯是風期芬苾若一身然且獨吾長洲一邑公
與不佞兩人與臣曰異數也是科吾郡第者二十二
人今落落如參辰之相望所存僅四人公之位最
崇不佞亦叨卿貳同爲　天子講幄臣又曰異數也
吾人有三同四同五同以爲美譚概吾兩人筮仕
之今遭遇　聖明履歷大同今在告容與山水間
又同甚異雖然不佞不若公請言不佞之不若公
公之德度大都可方漢丙少卿唐裴中立宋司

馬君實之流舉一誠字足概公之大此自古名臣
所甚難公之文得孟班之精并盧駱二公之雅公
于書出入漢晉諸家合崔張韋索鍾王之神楷隸
鼎蒼然乎大篆上古石林輪囷九衢蕭乎狎風雨
翕忽騰乎蛟龍蜿乎鄭子產張茂先之博物中郎
率更之賞鑒余陶然醉而已不若也雖並微　恩
被三代公及奉太公甚曜登六秩不若也公之長
公盛德者艾公奉之若司馬公之有□若二疏之
在田里者真英真率之社兄弟足矣余巋然獨存不

若也公之子長矣公弄孫久矣余之子幼與公之
孫相若耳公爲韓魏公之晝錦醉白圖書滿堂甚
樂余向平之志尚俟二十年議之不若也余羡公
樂而不能同公之樂公身有其樂非若榮啓期
樂不必樂也若邵堯夫安樂窩之樂與公之樂
其冀以嘗□今年公壽七十余與公金蘭之
奉觴爲頌南山奉□語會公有微疾久未霍然余
暇爲枚氏之七發說文殊師利之不二法門也
□舉公所甚樂以壽公公曰有是哉遂起而高歌

矯徒甚公素不能飲是日浮大白不醒謂稱觴者
曰客知吾甚樂乎客㩳然進曰公之壽與公之樂
其庸可量乎然則公將與不佞同樂矣

壽蔣戶部六十序

昔謝康樂鑿山伐木通道若千里而遊至驚駭樵
采不必減安石之大風航海豈惟不減顧復勝之
其奇絕窮山水之欲百倍安石乃世不齊康樂于
安石之上者安石任真康樂好奇是故不逮安石
豈惟不逮安石并不逮其自已嘗樹園激流植援

卽事罕人功之真豈其自忘其佳句邪陶元亮踪跡田舍間曾城何勝南村何奇遠公邁往力進元亮而拒康樂則真與奇之相去遠也昔范希文不忍有裴晉公午橋綠野之勝此非愛裴晉公者也宋延清輞川別業自王右丞有之延清之業不荒輞川增勝孟氏之有鹿門子光之有竹里表聖之有迂野其克愛前賢者乎非生貴自適其適薄適人之適故凡自適其適者易足適人之適者難繼易足者小大遠近無不適也難繼者卽日用至近

不適也不佞所見自適者渚庵民部蔣公幾乎公倣儻才筮仕尚書郎然仕不必行其志是故華容匿調軍籍北郡抗黜閹豎尚書改容動色公在留曹事簡非有華容北郡甚難處之事第以坦直不屑阿曲時過于矯亢與要津迕遂不究其施早退公夷然無憾也曰吾仕業視邴曼容六百石元亮五斗俊矣焉用益之既家居雖不廢營生亦不務厚生不屑視簿書較出入性耽泉石最樂義與東南之勝張公玉女之間有任太守昉釣臺在焉歲

久廢湮公尋故址崇之刱高閣顏曰問勝曠代風流相睽若一時與之觴詠任公有神其必徘徊欵獻于此德公甚深吾以是知王孟仲長司空之達而文正公之固也公既有勝情亦復夸勝具少壯所不逮往往偕幽人逸客仰登俯瞰矯矯鶴舉客倦追隨湖洑洞壑幽邃許種竹數里嘗避暑西施洞以爲可以忘世西北煙山篠里買田灌池周遊萬山二氿不嘗出其宇下焉今且命榷武林循海而南欲觀海岸孤絕處儻大士現光晃煜于月

星宵渺之間乎公有元亮之真兼復得安石航海之奇直當下視康樂管子曰物之能勝霜雪者不受令于天公能自適其適其窮達不制于造物其脩短不制于司命公之壽其可量邪今年公甫六十余爲效祝如此昔蘇長公初第賜宴卽與蔣公之奇同席深談約買田陽羨今不佞來茲復與公周旋山水間故非偶然余愧非長公乃蔣之世糾公豈特方軌之奇殆與三逕高踪等余又甚愧羊求

天遠樓集卷之十一 畢

卷之十二

序

天遠樓集卷之十二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序

別駕吳玄圃偕配杭孺人七十序

吾蘇闤闠詩書冠蓋縉紳之倫甲於寓內故世之士大夫冀得一當其地而余幸生長洲乃去之徙義興義興僻居山谿中其文獻不足當吾邑之十三而余固樂此竟忘歸以士多長者之行且俗尚簡朴悛悛鄙人性甚宜之余與存勖吳文學同鄉舉故得游玄圃先生父子間吳於義興爲著姓自文肅公以文章節義顯弘正朝先生其從子也弱冠爲諸生遂有志聖賢之學與大宗伯萬文恭同事荊川唐先生意不沾沾科舉竟老不遇而不以爲悔也然猶以明經高第上名天官除嘉魚令當是時其子安節君業已成進士宰會稽矣人或勸先生有子若此何不自尊愛而磬折諸少年前以爲快乎謂先生可止矣而先生則莞之楚曰吾行吾志而已比今于嘉魚有惠政再遷東萊別駕聲益

起臺使者交薦其才人謂先生少須臾毋歸當超
拜曹郎右郡長終不以格限也而先生則竟返吳曰
吾行吾志而已歸而依太夫人年已九十而先生
時亦六十餘日戀戀膝下爲孺子慕焉出而與宗
族鄉黨處則益遜巡務退讓其行凡勝衣冠者均
與之講敵而不自挾其達與長儼然師保之在前
也退而燕見杭孺人正襟危坐無惰容幐豎以下
不敢以狎見又彬彬焉若對賓客也先生質行此
自天性靡所緣飾且謂循毘陵而上之庶幾揖讓

杏壇徘徊洙泗乃以玄圃自命豈其浮慕吾儒而
托之老氏以逃焉必不然矣夫吾儒以孔子爲宗
而孔子之所嚴事者莫如老氏其所謂持滿致柔
與吾儒虧盈益謙之說不殊至論禍福倚伏善惡
響應則老氏明此以不殆而吾儒弗能易也俗學
師心物我相非見謂老氏長生久視非吾儒盡性
至命之學不知其所稱得一以生者何也今先生
與孺人春秋並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即無論有得
于是乎否然以先生之學而不獲一第以貢僅僅

一小試當再遷而即倦游以去而率孺人隱于陽
羡山中有子不子令爲庶兄後旦夕且繡衣行部
河東而先生孺人曾不獲一命之寵其子咨咨念
不置數草疏欲以移封請卒格于令不能得是天
以有餘予先生而先生以不足承之則庶幾乎老
氏之旨而即稱之曰玄圃先生亦奚不可也別張
公善卷不啻出宇下有僊人之迹在焉遲余年所
得息歸而石林丹竈行且與先生共之先生其許
我乎幸甚

王母陸太安人七十序

往余閱劉侍御子威吳先賢讚既又閱續吳先賢
讚何吾郡多名德才彥而獨於妻道母儀寥寥寡
述何也豈其梱言不出潛德弗燿將述作者之未
備耶王母太安人者系出陸氏陸氏於蘇爲著姓
當　毅皇帝時水村公嘗以尚書掌天官曹事公
之從子曰素亭先生以至孝聞官參遼州刺史益
安人父云安人既結褵爲王氏婦王氏亦望姓也
肅皇帝時前峰先生以文學侍上左右遷司成有

子曰景山公配安人安人舉子二皆以明經登進士第長君令歷城仲君筮令上饒以治行擢比部郎萬曆甲戌余分校禮闈得仲君今歲甲申三月二十九日太安人設帨之辰也同鄉卿大夫士同朝者相率而造不佞請曰唯吾子之習王氏也敢徼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微諸公請不佞願有言也不佞悉仲君久知太安人淑德最詳太安人自爲女時冢宰公太史公方隆貴然已雅嗜靜約服不曳綺縠食不厭疏糲丼絖紡績不殊寒素紅

女也逮事舅姬姑方嗃嗃少當太安人婉娩聽從即被譙讓無慍色務當其心而止姑時病爲之露嚴景山公性倜儻不問生產客常滿坐坐必飲飲率極意去貧不能給者尤悉力周焉家以是中落乃太安人往往質簪珥應之未嘗以無爲解太安人自有子若女又爲景山公置姬媵生子若女撫之如所生也景山公少弟跅弛之士嘗負笈出遊棄其配若遺萁配又懊憤不能家至破亡其業太安人振恤之甚有恩里中姑語其婦娣姒相告勉

無不稱引太安人謂太安人宜壽今年已七十矣齒不加敝而以堅髮不加素而以澤視聽精瑩步履安舒每旦必焚香諷誦釋典畢則手組紃儲饑饉歲時散賚諸臧獲以爲常或勞苦太安人稍休曰吾自樂此耳太安人孝義儉勤稟之自天其大者尤在督兩君學學成戒其長曰世情好詘體而周容獨無奈若偃仰行一意何也謂仲則曰吾愛若之翛然而虞任察耳無何長君以忤一黃門落職卒如太安人言仲君益務秉撝抱專以誠長者

處官鉤鉅靡用尹上饒太安人從之官日問所決獄聞有大辟輒愀然蹙額脈脈若有所念抑之則世所稱三元實呪度厄者也以故仲君讞論詳上饒無冤民在比部主獄廷中稱平嗟夫此可爲太安人壽矣夫壽者受也或自天受之或自己受之或自子若孫受之以余所聞太安人淑德素茂其受于天者方有加未艾何假余言余請爲仲君言壽夫世孰不以能顯與養爲親壽哉然有冠帔都雅青紫相映而親不爲華大官供饌時進所欲濾

旨而親不爲適何者姱節之不立而令聞之弗揚
久且席盛怡安渝厥初以祗于悔使議者舉而訾
及其親雖日隆五鼎之奉歲上三錫之章去壽萬
里矣余覽漢史雋不疑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所
平反活幾何人卽多所平反母喜爲飲食語言異
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其後爲京兆稱
廉平經術吏治卓然西京之冠古之爲人子壽親
者蓋如此今觀王母事君與之券契符合比部君
卽欲壽親乎益慕循古人之蹟增修所不逮而防

其所易渝使毋也與京兆母後先相照映不佞史
也當濡翰如劉子政列女傳以續劉子威之未備云

張母許孺人八十序

世之稱壽者往往引颷奮霞舉見謂有玄籙秘檢
也迺其言謬悠不少經見薦紳先生難言之其又
鋪張弘侈綺縠其臙之御華則兢矣而寃言無當
蓋許孺人以歲丙戌躋八十也而康強矯健視微
黹堅無異少壯時好事者爭謂許孺人有僊骨善
吞氣服髓則又謂君家伯仲季翩翩文學而好修

庶幾方駕而起以張大其閥閱馳封腆養豈有艾
也夫釣奇於冲舉是委棣於天地豔說於祿養是
耤離於人也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非邪未也
蓋許孺人固雲槎公亞室也而事嫡葉恭愼葉孺
人無子而許孺人有才子三人顧推以與葉弗有
也葉卽世而許孺人奉雲槎公董家政乃愈益恭
雲槎公伉慨義俠嘗償盜橐而孺人佐之家益裕
饒里人無不知有雲槎公則亦無不賢許孺人者
許孺人天性婉嫕動中珩珮惟訓子尤莊甚絕弗

庇也三子者長鳳翼次獻翼次燕翼皆當世知名
士歲甲子三君者並薦鄉書矣典衡者咄唶曰何
渠張氏乃得三翼耶是不大隆赫乎竟翦仲氏伸
氏不以爲故消繭更肆力修古文辭與伯叔相師
友著書滿家鈞名山之藏殆徧一時操觚者咸謝
三翼謂弗及得其單詞隻語人人自以爲獲珙璧
三君子文日益有名而許孺人賢益著海內士過
吳門必往謁張氏張氏豐羨非陶士行比而許孺
人佐子親賢不侃母妹也居無何季君早逝伯仲

亦屢躓制科輒罷去弗往孺人亦不強之往曰若固自適耳以若輩日左右吾側吾意亦適誠適也何必以祿養乎葢伯仲得以文章托不朽毋則使然天下以此多伯仲能色養而益賢許孺人能不嗇乎志貽令名也晉有絡秀者亦以貳室育三子皆挺俊彼其轍跡視孺人無二第伯仁輩名士竟以狼抗卞急取戾試與三君子鴈行而絜軌能乎語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唯愉愉者乃能久長矣以許孺人之含淳葆和使伯仲名益大將孺

人志益恬愉此其錫寵不以封章象服不以綺縞即八十列而歷以百未竟也且孺人饒於孫矣異日吐三君子未罄之緒而引長之貤封腆養又何足道孺人且有待矣

壽顧母馬太孺人七十序

蓋余與都諫顧君少同里長同社既仕而官同朝其於世懿葢甚習云都諫君甫髫齔失母太孺人由名族繼室于顧爲都諫母封公文有才指都諫曰咄咄兒有食牛氣耶吾間待若大矣目孺人善育之孺人撫都諫象封公指煦育亡異所生封公訓子嚴太孺人相之益力卽性素婉嫕至督課絶弗曲庇以迄有成立此其說在家人之二小宛之三曰无忝遂在中饋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也都諫成進士筮令豐城以治行最徵上夕拜晉長兵垣貤封華誥貴顯矣太孺人宜于家食都諫數以安車欲致之邸而不得則咨咨念弗置卽強仕若在嬰孺焉此其說在井之三旣醉之五曰王明並受其福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於是太孺人以

丁亥九月稱七十里中諸大夫列朝籍者舉手豔羡曰惟太孺人於母道也貞惟都諫於子道也順母貞子順於人道也祥於天道也恒久不已以此卜太孺人之算長也顧卿曰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余觀太孺人有潛德爲壽徵者三而尤獨居其難葢都諫少卽崖然有大志比試有司輒見困蹶太孺人慰勞獨甚常歎曰世固有魁梧若吾子而當坎壈者乎如是者終始垂三十年而其言始驗夫山簡尚不能得之於濤而梁彦光乃得之其

母太孺人寧有異也難一太孺人有自舉子不安其養而獨處都諫所曰吾寧獨祿養也而色愉愉而氣怡怡吾自適耳毋若恩我爲矣余觀王侍中事至其弟覽不敢不先飯卽如損如延非蒲麻蘆絮不化也化亦不得鴈行而止敢望過之方之孺人遠矣難二晚年躬履休盛席有光寵其爲恭儉益甚鳳冠翬服不再御早夜課姬媵督女工勤洴絖或勸之稍休輒謝曰梱以内旨事矣既已與之安而奈何樸滿置之時時羅子婦堂下教用節嗇

亦天性也自素王素臣述敬姜勞逸之論千古侈爲美談太孺人奚媿焉難三夫藻鑑烱朗清神之軌也畛域不見含真之舍也早服知嗇還醇之躅也緊微獨孺人壽徵也其在都諫亦然都諫爲天子耳目侃侃風節其所薦擢皆天下賢豪長者也所擊剝靡匪作奸犯科巽愞好爲容者也乃其持已則恂恂秉謙挹與斯世游乎天倪絕無城府時或抵掌效邊事往往曲中戎機至于風厲有位尤以清操先之則不有是毋焉有是子母子各增修其德以迓天休若此者天能違之耶此其說在大有之上閟宮之四矣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曰俾爾熾而昌壽而臧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也

吳母潘太君七十壽序

始余得晉李氏之爲安東之侍而僕射之母也彼誠無族姍教哉然猶及安東未老舉三丈夫子其于惠容工言曰職婉娩聽從曰惠其具有嫺乎自古閨闥閒妻道也而后母道也婦道也而后姑道也語有之扶尺白末操見松柏乃有貞靜莊壹不

暇諳爲人婦當笄字俄焉稱女俄焉稱母霜檗其操逮老康壽卽劉中壘所傳列不少概見誠難哉自余家陽羨習諸吳稱潘太君云蓋正嘉間履山先生吳公由郎署歷四省臬當事者悉公才嘗領應天解文學重名不可煩以案牘所至督學有聲令里中穿坊標四省文宗者是已最後閩中一日校士至亭午猝馳報至殤其子公曰已矣吾無所效方寸矣立遣散諸生倉皇趣裝歸吏跽白當移文兩臺公曰是必尼吾行吾行而聽臺使者以聞

記後哉臺使者業追留之則公已兼程道武夷及
登幔亭曰驅之至銅官而止公既歸搆山居宴坐
日省愆適子日與所善客同寢食間兩月一入內
愬數年貳潘甫十八而令鄉進士敦復生生強中
而公即世吾所謂不暇諳爲人婦而遂稱母以此
自公即世五十餘年而高標遠韻若生微獨賢以
子也進士君幼孤而能肆力夤致名青雲之上
微獨才以有母也今潘太君壽七十子孝有孫且
蔚起在儒林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是又有天

也于是其族某徵言爲壽吾聞諸尹喜云知道非
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
日維摩詰所說更從而衍紬之吾姑河漢其言乃
今信哉太君今年七十當學憲公以　穀皇帝二
年歌鹿鳴是時可以有子迄今八十七年是進士
君可以長太君十七年也十七能生子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大約以此計之則今萬曆歲在昭陽大
荒落太君年百有四進士君年八十七進士君之
子乃年七十如太君孫年五十三曾孫年三十六

者于學憲君爲玄孫凡五世是大約以百年爲五
十年也是使太君霜節未繇表見于天地間也乃
學憲公老而子今太君年僅七十子若孫方彊盛
是大約以五十年爲百年也是天所以旌太君成
進士君而俾學憲公之澤縈廻綿邈不艾夫孰非
造物者調停若此其巧與若夫太君之節是能以
百年爲一日其名在彤史是能以一日爲千萬年
也百年云乎哉僉曰　天子大孝錫類封章旌典
業與期頤之壽並臻太君是奚竢不佞言

壽于儀部配張安人六十序

歲乙未儀部景素于君配張安人稱六十其長子
孝廉曰玉全介吾友許子仁吳叔懋兩文學徵余
文爲壽君立朝大節其所論劾指畫者天下讋其
矯矯壯激即其所俯壓觸歎而不發者天下信其
懇惻莫能奪以是直聲震一時諸當轍在青編已
初余承乏貳春官君爲儀曹郎曾奉覈鄉闈朱卷
當有所抨擊余百計尼之以君之尢屬必行其意
而余孱能得之君則君之信余也深顧余能得之

君君寔深信余而不能箝天下口是可奈何乃吾兩人之不欺有如易水給也君面質謂何且吾能以耳目事面給君乎大指人各有操尚而余坦然無町畦與君壁立萬仞者有適當哉君固當代直臣而其配張安人稱同悳伯鸞吳市龐公鹿門自昔尚之今世家蚤仕顯而能脫屣儼然並有隱操尤難謂非有其作之合與或曰詩詠刑于易稱正家君之弘也或曰晨績斷機内助其有明鏡乎安人之亟也然而並非長君徵言旨也蓋儀部君丈

夫子六人而六子者之毋故不知樛木之有惠小星之有命此在南國夫人所難何廼江沱之嫡乎其驩洽無間誰辨其誰嫡誰庶亦唯是其秩之良者曰諸毋其儼然象服者回安人緊有　天子之命在卽匪藉榮施其究俾天下之毋無子而有子天下之子無毋而有毋則安人之嚴嫡庶亦孰大于是而安人之子諸子諸子之毋安人其性固然不識不知和之至也蓋讀晉始興公傳而有感而後知安人毋德之至乎此長君所爲徵贈言旨也

然而並非吾黨所以昜諸子以承安人旨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安人之子六人猶毋道也其難在儀部君嬌諫草鬼嘯安人不怛謫遠方州倅安人恬然安之以匡直臣成其節夫能爲儀部君之樂羊妻穆伯妻也者必能爲諸子之軻毋滂毋軾毋者也諸子所以不忝所生而益致兩尊人壽考令名將于是焉在豈徒煦煦而曰毋曰子哉矯忠純孝丕承世烈吾以是塞長君請故君家物耳

封宜人俞毋葉太夫人八十暨于兵憲公六十序

歲乙未中秋俞毋葉太夫人壽八十前此夏之季月于兵憲公壽六十邑之學士大夫撰所以進觴曰親在子不稱老第爲太夫人壽乎君子曰兵憲公有子學憲君以學憲君故太夫人稱太毋而兵憲公稱父且學憲君有子翩翩文采太夫人稱曾大毋而兵憲公稱大父並宜壽且以昭一門四世之盛如此或曰太夫人之淑慎也允憲公之清眞也其均之乎無待者邪宜各致辭爲壽君子曰爲

兵憲公壽也者曰是母子爲太夫人壽也者曰是
子母奚發爲宜合壽僉曰然于是授筆太史氏徵
辭太史氏曰吾觀人母之愛其子未嘗不欲其日
煦煦在側若嬰兒之戀其懷也又未嘗不欲其仕
宦通顯橫金曳紫也然而二者不可兼與其隱約
而合也寧富貴而離此又人情哉今兵憲公李大
郡郎天曹臬鐵輔貴顯矣太夫人法有誥章稱太
宜人矣而優游大耋日見兵憲公之娛侍而嬉備
珍以從者且數年矣何也則以兵憲公純孝不肯

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也雖然詩人不有王事靡盬
不皇將母之歎哉王陽畏九折坂尊也叱馭驅之
甚矣忠孝之難兼也今兵憲公在告猶在朝專意
孝養而不害其効忠其志其業無一日不行天下
何也則以學憲君爲之子也太夫人芳範懿則故
足標楷于邦族衣冠家豈其不致貴盛而壺[illegible]閭
章章如是太夫人所膺受故特厚又藏善自頤攝
豈其匪祿養驩娛而遽耄能視聽精明不衰則以
太夫人兵憲公之母而學憲君之大母也兵憲公

既具忠孝大節而其天真不斵澹泊自得務躬行
而黜空譚有成美而無攻惡能使踰域訢訢嚮風
臺使者數薦上或謂兵憲公第出旋再請爲太夫
人九十稱觴詎不得哉往者名哲遐壽載在典冊
者無必論即近歲丁亥之春吾聞洞庭東山有百
歲翁許高林者稱壽而其子稱八十孫稱六十山
中爲奇遘藉藉譚之矧乃太夫人象服膺　天
寵未艾而兵憲公且儼然稱德碩重臣請旋廿年
太夫人期頤初度而兵憲公八十學憲君亦且六

十相與稱慶于一堂之上其爲清時之瑞又當何
如也

封安人張母都氏八十序

臨安張大夫母都壽八十母稱未亡人者垂六十
載就中稱太安人者垂二十載稱未亡人也者天
而人也贈公不年詎非天乎則詎非在人寔遂穆
貞白堅永之操湜水茹檗以成其名哉稱太安人
也者人而天也大夫幼孤早成顯親詎非人乎則
詎非天所以報發節哉故非未亡人不足以致太

安人非太安人不足以報未亡人人也君子曰天
人之際也其壽亦既大耋且耄艾人乎太安人不
謂人也當太安人甫發指錢塘曰所不願旦暮從
君子有如潮則又循大夫首太息曰柰是呱呱者
何俄而大夫貴手封章以進太安人太安人曰始
望不及生何今日也今太安人八十大夫再拜致
期頤之祝太安人曰始望不及今日何更他日也
其壽乎固曰天也天乎大夫不謂天也大夫曰吾
親壽敢委曰天是子責也亦唯是朝夕奉膝下驩

凡所豫悅娛適無不至俾精神調利延益厚固怡
怡熙熙眞氣融繹無少不臻太和也者可引之以
至無窮是子責也吾敢以導引吐納勞其親哉吾
敢徒厚望于天哉其壽乎固曰人也人乎天乎君
子曰天者自天人者自人然而未始不相成也太
夫由刑曹出守輔郡遷楚臬所至樹聲績僉曰大
夫忠哉而不知此所藉手以報太安人孝也既與
同寮司理有所不相能坐是幾爲所中致政歸日
奉太安人武林山水間園亭池臺之勝松竹悠然

清籟互發形神並怡太安人固宜有遐永悠長之
祚僉曰大夫孝哉然而大夫爲　國爲官守不肯
浮沉得遂孝養緣大夫之忠也大夫歸來其所蘊
蓄一發于詩歌駸駸薄風雅時寓其忠悱君子曰
甚矣忠孝之相成有似于天人之相成也大夫爲
余分校甲戌禮闈所取士世講之誼不諛重告大
夫曰大夫所急者孝耳必兼舉其忠所以致親壽
者人耳終不敢曰天則天所以成大夫之忠孝者
必錫太安人期頤上壽而可

封一品夫人申母七十序

申母黃太夫人既累封淑人矣又五被　誥封皆
一品夫人凡八命制三公一命緟若有加則賜也
不過九命蓋天子之特恩有賜服而無加命所斬
于三公者如此今太夫人被　天子八命古之三
公也如是尊榮之至久之而始開七袠此天下之
最盛也太夫人爲少師柱國申公繼母齒長僅三
歲是時少師公以首揆休沐十年而太夫人甫七
袠緟紱麒麟以爲舞衣熊蹯駝峯以入常饌承驩

伊始以少師公之碩德重望躋上壽有如文潞公起家于九十之餘而太夫人未百歲可䬪飯也有如郭令公二十四考推恩太夫人即除前八命尚餘一十六　誥封在焉即少師公優游綠野而以九十之餘奉未百歲之親詎非人事之可必者哉此又少師公之最盛也古之無憂者曰惟文王婦人而無憂亦惟太姒未有發而無憂者也是故以母儀頌必以節必以教若熊丸若荻畫抑何勤劬勞瘁之甚也封少師古愚翁早世太夫人即如氷

檗而不必以節顯能以身教而無所庸其教自古及今有發而無憂者乎此又太夫人之最盛也世曰繼母則必有其子子有其母母今少師公無母而有母有母而五封一品之母而不自名曰子職其當具慶上壽曷加焉太夫人無子而有子有子而少師柱國之子而故不自知少師柱國之非已出也即西王母之坐少廣而子視東方曼倩羿尚已繼母即母母即父也是故以王休徵之至孝冠千古而其孝特徵于事繼母休徵以不得于繼母為憂則少師公必以得事繼母曰父母俱存也儻必曰具慶雙壽則何責備于造物者其已甚無厭也然則黃太夫人非即贈一品王太夫人而贈少師古愚翁耶語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孔門諸高足以孔子事有若曰典刑亦曰老成人然故友也非師也猶事嫂為母孰與繼母之即母也少師公豈以太夫人曰有若哉故孔子嚴事太夫人而太夫人非若王休徵之母少師公無庸致王休徵之孝為乃不啻十倍王休徵之孝也者是何千

古天倫之最盛最盛哉蓋不佞幸從少師公通金馬玉堂之籍不佞之母亦繼母繼母李淑人之賢無懷葛天氏之閨閫間也而不佞望少師公之純孝瞠乎後矣歲辛丑相月吉日為太夫人設帨之辰不佞匪徒以辭頌而以心頌其實際曰太夫人有子若文潞公也

天遠樓集卷之十二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三

碑

天遠樓集卷之十三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碑

移建英烈坊碑

余少赴都士陽羨盎數謁周孝侯祠登厥丘裵徊焉古木高森喦焉弔其故跡孤城莽莽長橋如帶極目南山則爲之愴然思已又惕然省曰嗟余今迺知吾道頓漸之旨云昔孔子告問仁屢矣獨於顏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頓教也

孔子天縱其自叙十五逮七十聖功不驟然他日曰朝聞夕死可矣抑何頓也自古忠臣烈士雖曰難得顧亦何代蔑有獨孝侯大勇自新劃然兩截譬若陰霾甚霧蔽空颯爾大風震盪一瞬之頃白日光被譬君嘗不潔者其滌濯不于盤盂不于潢潦猛自濯于江漢滄海橫流迅湍之中蕩滌無餘此非亘古今之大勇不能也何以故語曰理由頓悟事屬漸修今也頓其理幷頓其事黎明聽大昕舜頓之時義大矣假令侯在七十子列則季路哉

余自萬曆五年買田陽羨七年館吳氏所逾三載
還朝十六年請假扶侍太淑人歸始于長橋南折
而東定居時開府周君繼侍御李君堯民謂不佞
顯卿　天子講幄臣也擻有司建坊表宅余謝主
臣歲大侵吾不敢以私故費財重壓我邑中父老
子弟敢辭兩使君曰俾饑民就食不亦惠乎有司
賑饑不費饑民以代耕也奚憚壓勞是不足辭則
又辭則又請固以辭則邑大夫且出令庀材鳩工
矣余乃寓書兩使君曰重拜命之辱唯是陽羨㝡

爾僻在一隅而長橋名滿天下則以周孝侯故嘗
斬蛟處當此風俗澆靡有能慕孝侯萬一庶幾頑
愞立哉今祠宇荒落過瞻興嗟合無移建孝侯廟
門之外仍前代賜額曰英烈祠大厥觀焉自玆當
有葺其堂廡新其廟貌者威靈如在足以砥礪人
心是大有造玆邑且不佞獲竊附姓名識歲月是
終拜使君之惠也兩使君報可越明年厥功告成
系之銘曰
赫赫侯名奕奕侯祠天風肅揚侯之遐思巉彼南
山澆彼長橋蛟何蟂蠆虎何唬虓斬之殪之匪力
則驍烈士心競三害斯殄日不再蝕萬古爲昭侯
伐西戎旌旗燀燀疊鼓闐闐聲聞于天矢身成仁
其直如弦侯兮歸來靖我故土下上星辰激而風
雨有培松栢有嚴伏臘歛其長虹光排閶闔伐石
崔嵬伐木櫹槮天半穹坊弭節逍遙望而可卽卽
而彌高

新建關王廟碑

漢前將軍關盍坳而崇祀稱王云關王祠滿天下

其在宜興者漫不可跡萬曆初道士某于北門外
渡濠折而西敝地庀材捌建焉雖鉅衍繪塑有俟
將來而巉巉亭亭廟貌森嚴過瞻惕遫宜樹穹碑
會余卜居陽羨羅山人某屬其子一鰲請文付勒
嗟乎予於是徵神道邇也自古忠孝義烈生爲名
臣坳有生氣何代蔑有獨王精爽充天地間所在
香火伏臘其坳而燀赫殆甚於生彌久彌烈今夫
匹夫匹婦幽暗秘密之中有爲善者雖其親暱不
及知王嘿鑒而祐之其爲不善者雖朝廷三尺在

無自而及王嘗竒錢而顯殛之焄蒿悽愴有感必
通故世有父母疾嗣息蘄輒禱諸王及抱至寃不
敢控士師輒控諸王其至虔者未有不立應者也
斯何故哉當王之生存匪知有操若權知昭烈而
已匪私左右昭烈知漢而已匪私漢自其天性固
然獨任綱常之重死生以之而已斯其至公亘千
古一人可謂爭光日月者非邪故曰神徵王則神
道假邈乎曷徵哉或曰茲邑蕞爾僻在湖濵不足
以辱王之從者則奈何是不然茲邑故産周孝侯

斬蛟射虎處也又岳武穆嘗駐兵廟貌在焉以王
之忠勇設與二公者同時寧無相遇中原槖鞬鞭
弭之約其物而相與陟降於風雲杳渺之間非較
然者哉按王仕蜀終前將軍　高皇帝敕金陵十
廟額仍壽亭侯雖然王之爲王也久矣自歷代所
追崇夫亦秦漢以來臣子之常稱乎今自學士大
夫逮田畯紅女之口一則曰王二則曰王而一旦
稱侯稱將軍非所以尊在天之靈而慰匹夫匹婦
之心也是故從衆其誰曰不宜余既撰說復系楚

聲三闋付巫陽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宵兮覡而敫紛猋雲兮不了了震凜兮波瀾
采采兮蘭黏銅官上兮天半若有象兮蟠蜿霞殷
辰兮日焞焞不可度兮矧敢言敕羣靈兮清路提
青龍兮赤兎鷟橫四海兮神怒右迎神
四海兮焉窮一怒兮衆荷時餘兮轂登不忠孝兮
無郷雷訇兮電矚羣執兮顯戮天霽兮風清蕭赤
兮袍綠神之假兮下上倏而徐兮忽而趣促　左髩
鬚兮孝侯右惝怳兮武穆杳深兮不匆夕霞兮落

叓僾其嘅兮告予精白兮罔渝不得問兮難再值
中心㬎兮神之貽右降神
翩其來兮聯而還排兆率兮謁帝旌旖旎兮千嵯
峨摩蒼蒼兮藉坐神之覛兮赦而舉逅張帥兮從
蜀主接陰陽　御元氣睇六合兮芥細大明作兮
悠久中外輯兮罔譁卸神之錫兮民物阜右送神

溧陽令潘侯遺愛碑

夫仕而得行其志使惠澤朝布而夕靡不究惟令
也能而上下異心百務填委亦惟令也難顧未有

如今日之難者賦繁而役重民姦而弊滋有司議征繕則憂困乏務蒐剔則畏怨讟又無如令于東南之難者當其所最難而能規畫撫字久而民歌舞之比去而謳思之可不謂循良任職者乎頃余賜告陽羨去溧陽數十里而近前緹騎大帥史元秉氏從其邑父老若而人詣余告曰潘侯之令吾溧陽也孳孳務民其大者在更定賦役侯洞悉民間賦則多飛詭那移之弊則歎曰均吾民耳廼田者不賦而賦者不田是惠奸而重困吾良氓也馬

場田地多恣影射而太僕寺租稅又不以時清觧則又歎曰奈何太僕有租而無租姦民無田而有田也于是盡剔欺隱懸者計無復之尋以馬場與民田歸爲一則至于里甲均徭驛傳舊名條編者減去畸零畫爲定額遇歲計減派則扣作存留增派則取諸其中捐不急罷無經派有增減額無盈縮其田地山塘之稅糧悉酌爲定額使愚夫愚婦不按牘而知數而後之官吏亦亡能上下其手當道者善之俱著爲令凡侯所規設捌置計減平米

二千石有奇節冗費五千金有奇去相沿之宿蠧而貽百世之利施諸一邑而可使天下則之其詳在大宗伯姜公所撰賦記侯既内艱去而吾幽邑之父老子弟不但已也蓋侯之遺愛深矣敢請諸記室而以七尺之石待命余覽大宗伯之記詳且核矣侯之愛在更定賦役賦役不再更侯之愛不艾其奚以吾言父老曰更定賦役百世之利也乃又有一時之利比者水旱荐災生靈垂盡侯日夜蒿目焦心葺義倉竭社穀行饘粥施藥餌給棺櫬

皆捐俸以風富民全活鉅萬當其奏計歸小民伏道攀號若嬰兒之失其慈母蓋更定賦役吾邑百世之利也而在侯爲一事卹災賑饑吾邑一時之利也廼侯之心無窮矣惟事與心合而後其一時之利與百世合而後吾邑之父老子弟戀慕不忍置而願太史公之重有辭也嗟乎斯不益見令之最難哉余嘗按西漢長吏京兆馮翊之治大抵厲使少年摧擊大姓以明察武力勝舉其職自愉快而已溧陽隸京兆其治視漢馮翊如宗伯言奸胥

猾里與奇衺大俠所侵匿并兼甚衆蠹不可勝詰以侯之才足以為治辨樹赫赫名斯何難者乃獨先賦役恤民隱即有蒐剔一切務從長厚本無窮之心建畫一之法使上下相安既去而民思之則惡用明察武力為愉快哉余謂父老知謳歌頌歎安享侯之澤而不知侯身為之難也故論著之俾後之傳循吏者有稽焉侯吳興人名大復往嘗以舉子業質之余固謂名家子能文章耳迺稱循吏若此

重修河間府城碑

河間故顓頊國因晉水又名晉陽東瀕滄海西麓太行蓋巖邑也在國家又密邇畿輔為股肱郡厥城肇自宋歲久傾圮萬曆九年太守燕公涖任環城垣而目攝之則嘅歎曰嗟乎城所以郡也無城則無民今其毋乃生貪人心薦為不利以重茲土之憂懼不可禁禦爵也聞之勇夫重閉余慨焉能一日而晏然居此土迺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大夫議城事衆難之僉曰是役也費太守曰吾能費

僉曰民勞何太守曰佚而勞勞之可僉曰郡不乏多饑人率饑人而與大役當塗者以此掣公矣太守曰嘻民惟無所得食也至於斯今舉衆食此城是藉貸也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又不再事爵也即以此貲罪為之卒具請撫臺辛若陰疏聞　上俞之搜府帑積餘四萬三千有奇若干兩辦磚石料若干兩授夫匠食所屬景州等州縣十八河間等衛三受功以衰而府自任一為各屬幟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慫慂不生蹟用登登起

矣且饑人賴著直獲免溝中之瘠肩相摩趾相藉也厥工造自萬曆十年二月訖以十一年八月城長二千三百六十二丈高三丈二尺門四角樓四十座河間尹徐待余甲戌分校禮闈所取士也時以治行徵拜監察御史致太守燕公之命謁余為記余曰金湯百二所以為險也宜慈惠和所以為衛也豈不鈞重然余覩輓近代而下澤門啓謗皤腹興謳石言於晉宮溝於梁垂為百祀之箴將遂諱言土功哉抑有道耶令太守之城河間也因時

於蠱因財於帑因力於隙民三因者備朝夕程督而毫毛不挫是北宮奢之縣也使之以佚而誅不勤先之以身而倡不至闔屬慄然爭呈其業是宋司城之粟也以衆成城以城活衆無役民之擾而有興利之實是召南陽之渠也令哉太守是役也其於地利人和益兩得哉余聞春秋之義城築必書城韓城朔城漕城謝詩人詠之況太守燕事在河間者章章如是乎太守爲燕公好爵景州守其縣尹其指揮張鳴鶴劉鵬郘磨王之臣河間縣主

簿呂堯煥皆有事茲役者例得並書

宜興縣重修儒學碑

邑侯太康秦公尚明有聲蕭山調宜興之明年廢墜畢舉治教大行時儒學歲久不葺值積潦之後頹敝益甚汪學諭國瑞以爲言侯慨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乃取羸於官得學租凡三百六十餘金請于督學御史豫章陳公子貞修葺之公曰可侯奉檄鳩工庀材自萬曆乙未七月至次年三月告成事汪君等率諸生請記於余余惟侯加意學校至矣而諸生亦各加意於學以副侯之盛心乎先王制作必有所繇起有朝會斯有闕廷有祭饗斯有宗廟有政令斯有廨署有教學斯有庠校第令藻飾以爲重而不求其實則茅茨土階足以朝諸侯芟蕪除壤足以奉鬼神棠陰之茇可以聽訟綿蕝之區可以議禮而奚以崇規制爲哉故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所爲學校重者人材也蘇長公蜀人也暫寓陽羨其欲買田構亭志竟不遂迄今邑人尚想其風采矧茲邑人顧弗克以天下名教

自任爲茲邑重者非夫也周孝侯非雍容俎豆而朝夕弦誦之士也其遷善自新似不減顏子之不貳過仲氏之無宿諾適自命曰儒人亦儒之其始側汪青衿俄而進賢青緋而不聞道者非夫也今自聖廟及堂廡齋舍次第修飾丹漆黝堊輪奐一新士游息其中相與考問德業追蹤往喆不專絺章刻句以獵世資而毅然紀綱人倫扶植風化不爲一邑士爲天下萬世士使學校由人材重斯爲無忝茲學而亦豈非侯作新之至意哉侯剛直敏

斷決獄如神除姦若滌威令肅然頃者嚴港瀆之
防均里甲之役能使萑苻絶警閭閻究澤而不屑
沾沾喣沫以市恩故人但知侯以嚴見憚不知侯
以嚴爲恩益寬之後弊滋而仁壅代以嚴弊去而
仁行則嚴之後又濟以寬侯爲政其大體在是因
併及之是役也始由郡守邊公有猷以達兵道按
察使曹公時聘參政彭公國光暨督撫中丞趙公
可懷按院鹿公久徵朱公鳳翔丕宣道化僉協厥
指汪諭戴訓承玉陳訓汝暘陶訓謨經營贊襄而

汪諭擢國子博士去繼王教事克終今圖者則游
諭之光也管修王簿國時道亦殫力焉濮得備書

秦侯清賦碑

國家賦役無甚于江以南者而江以南之賦吳爲
甚其賦之重者稱京糧焉故事縣拆而爲鄉鄉拆
而爲都都拆而爲啚啚拆而爲甲十年計之稽戶
口之增損饒耗以定其籍而甲統于里擇里之饒
者轄其糧里統于區擇區之饒者轄其糧區統于
縣擇縣之尤饒者總轄其糧五年計之審察人戶

之虛實劑量賦役之重輕以定其徭故宜輿之爲
甲者三千六百有奇十一遞更歲率三百六十人
其爲鄉者十六鄉分三扇扇置糧長歲率三十有
二人而南北之徭總其凡七十有四北徭居十之
九此其大都云故糧長之行率一人而二役一役
而再歲五年循環中無三年之間故民有朝素封
而夕如洗此其難難在上等之民邑侯其審察其
弊變而爲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
人之役率五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間

徭輕于衆有均于分時則有輸將而無廢著以故
人人稱甲運便法久弊滋富者能揜富以爲貧貧
者以不能揜貧而埒富寬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
難難在中下等之民上人以爲難下民不若難上
民于是又稱糧長便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攬
便宜搜蠱弊迺作而歎曰糧長豈能善甲運哉顧
弊有所從來矣總宜與田萬有千頃而異郡囤庄
去十之三係著縣頭率有戶而無籍世家巨室去
十之二蒙其祖戶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

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詭爲中戶中戶詭爲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總縣之凡貧鄉鼎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派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徭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囤庄巨室掩富莫甚于詭計花分均徭莫善于限田于是令民自歸田不罪罪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庄者令著籍世家者令著戶其饒者以填運縉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其羨者以填

運以貲出身從富民之例富鄉應役即入戶而與點解同科貧鄉不應役即甲首但以催糧充役有成法矣迺總一邑之籍與其賦年而彙之輕重而等之先後而次之命曰虎頭蛇尾著爲令甲而豪有力者蘗起而撓寄庄者曰願帖役侯曰籍不著將惟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爲巨室者願自運侯曰若自運誰當運者又歲申花詭之禁令民得訐舉代役于是貧富信規弊絕徭役均僥倖杜寓糧長于甲運之中行限田于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徭所稱百世永賴者非歟侯去而邑父老懼害已者思去其籍請之當路勒石以垂永久而乞序余余思侯惓神明之政不可縷舉其首善無若此者故敘其巔末俾世世覽觀知侯之苦心不輕變云

集仙樓碑

太史公登泰山夜半觀日出望吳門練影若咫尺覩焉亟還吳道廣陵之墟慨然弔古玉樹瓊花不可踪跡迤邐選勝得杏花村村中杏花以百萬株

計其可以遠眺望則有集仙樓在縉紳名流題詠勒石甚夥主人童氏者皤然椎朴供茶荈執訊甚恭余徘徊久之問曰樓曷名集仙哉童氏曰走年六十餘無子精虔事純陽真人間嘗乩請降筆多真諦語余笑曰甚矣若之好怪也世之召將者稍怒咤不可馴輒名關帥召仙者粗有辭輒名呂真人即如大士千萬億化身且日應給不暇是夫靈鬼之所憑也而若何足以知之童氏前謝曰走最者數病劇輒得降筆指示調治即非呂真人乎第

感恩云爾用敢乞咳唾之餘已再拜請曰嗟乎神仙
恍惚不可知而童氏之憑信不可解或曰仙人好
樓居況杏花百萬樹爛然若紫霞紅霧繚繞其間
安知無雲旗芝蓋彷彿可即者乎是非吾所知吾
聞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童老第爲善人長者
何以爇香爲虔事呂仙哉世之憑星相問休咎窮
通者皆貪心所使其最貪者惑于風水茫無一驗
徒敝精神以勞瘁死豈不可哀也哉其最貪又貪
者已富貴又求不死慕神仙家太愚也童氏老矣

第以無子求祐則可矜者遂援筆畀之集仙樓記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存方蔣君墓碑

吾同年有篤行修才之君子曰蔣君諱以忠字伯
孝號貞庵晚節歎曰富貴何爲人生存方寸地耳
因更號存方云蔣之先晉武帝咸康中諱元秀者
佐伐吳有功食采常熟世爲常熟人勝國時忠州
判官九一始從城南里傳八世爲汝州守岳岳生
栻蚤世配季氏著節栻生封長樂令贈廣平守世
卿配贈恭人朱繼封恭人湯皆以君貴也封翁有
子六人君爲長當朱恭人妊善病誤藥之恭人夜
夢緋衣神告曰爾妊亢宗兒好自愛于是妊十二
月而生君君兒時作大人舉止習記數百言十歲
能文章性敏甚封翁課君綱目日受二冊十日卒
業歲乙巳大侵朱恭人摘野蔬療飢稍儲粟啖君
君窺狀長號以粟飯跪進母十四母喪晝夜號泣
時或救淚撫二幼弟毀瘠不堪封翁痛之封翁時
館邑大姓乃攜之往大姓好高客日張樂歌舞輙
召君君固謝大姓子弟歡呼去君獨閉戶讀書達

丙夜爲常一夕鬼嘯君叱之聲頓息歲戊午補邑
諸生丁卯同仲弟以化舉于鄉戊辰成進士寓書
封翁曰兒不沾沾一第奈祖母節大人隱德何耳
會　莊皇帝改元詔有司所在以節孝聞得旌季
表其門曰貞節云君釋褐拜長樂令下車剖決老
宿吏畏之積蠹盡剔定里役豎千法民便之當道
者頒式八閩又無不稱便唐天寶中里人詹曹林
公鷃捨田創濱閩二湖灌田八百頃爲豪猾占據
君執訊置諸理濬治浹月湖工告成周遺田歲入

倍恒田之三民大感說置生祠與林倉曹並祀勉
如繕城郭瓠橋梁置學田立鄉校雪寃戍省斷刑
郤例金以數百計蠲積逋以數萬計士民踴躍載
道歌楚江秋曲累千言學宮有古杏詰屈離奇相
傳孔道輔手植槁數百年矣永樂成化間一再生
華縣令某某有異政辛未七月忽作花結實時鄭
少司寇久謝城市率諸縉紳入賀曰此賢侯徵乎
作回生記立學宮薦章數十上會忌者稍遷南京
刑部廣西司主事民攀送至擁車不得行在留曹

聽讞最號公平有大獄必焚香對囚泣誓曰某操
天子三尺法所忍爲羅織者如此獄司寇廷尉咸
器重之曰此精明渾厚才也巨璫某進奉道淮揚
僞稱選良家子充後宮江南騷動子女流離部使
者執下于理璫饒貲挾馮璫相脅君奮不顧竟置
之辟丙子進本部郎中封翁病劇戒毋令長兒知
君忽心動遄請于大司寇扶服歸封翁已先一日
瞑君一慟幾絶己卯服闋補北刑部雲南司雲南
司隸京邑簿書填委君省閱輒夜分乃罷江陵悉

君才曰郎多文需之以柄文吾楚乎君聞之慼然
曰是令吾纍家蹈淵哉不去將及遂堅以疾請于
長歸閉關山水間當道諸者悉謝不見居三年江
陵敗是年冬起復補刑部四川司太學生某者某
尚書子挾妓縱酒相高與金吾尉爭手斃之大貴
人居間君挺身前請于大司寇并謂諸司郎曰公
等曾舉頭見邪是蒼蒼者不可欺也成獄辭一時
無不目攝君者歲甲申廣平守缺當事者以畿輔
難其人已而得君曰是故傑臣嘗薄江陵而盡瘁

尚書子者吾儕人矣廣平地磽确一月不再雨則
苗死君虞蓄歉應例爲奏請查平糴法置常平倉
請蠲馬牧地價千金留承濟粟貳千毋灌輸京師
以餉民又請頒倉粟賑濟行饘粥藥餌輒先嘗之
鄰郡就食活者復不下數萬廣武地高其卑者又
若涔澇君建上下閘蓄洩之號潤民閘前吾蘇守
蔡公國際康家璧立君甫至哭其墓卹其孤雪其
兩弟寃他如斂邑博九十母殯勘災尉釋曲周匈
而盜者以無名指四折辨中中柔孤代戍而罷法

者贖鍰俾夫婦復完善政不勝書其更定里役課
士功多不异在閩時君既持操清介毋使者法當
校吏必曰安得將廣平而有奸吏以故終君之任
無一人獲僭者賈開府高侍御特薦君備兵大名
會銓司已有所屬不報已丑陞福建按察司副使
出廣武門僅圖書數卷時已勞瘁甚還里值大旱
赤地力疾條救荒數事于邑大夫邑中賴之疾且
革屆　萬壽節整衣冠北向再拜稽首拱立移時
而罷居亡何卒時萬曆已丑十月廿三日也距其
生嘉靖癸巳十二月初二日年五十七生平好山
水所著有濤權山人集二十卷續皇明盛事逝毛
詩筆記行于世子姓婚嫁詳誌中其子國瑜等卜
某年月日葬君虞山北麓李家橋之新阡而自爲
狀謁余陽羡山中乞辭勒石余與君久要悉君恂
恂長者乃大節慷慨臨事風生所至樹績嗟乎君
子哉君可謂篤行修才者非耶銘曰
虞山蒼矗大海濵有功食采後葉振緋袍吉夢誕
偉人言不出口貌更溫居然孝子作名臣意氣矯
亢溽高旻臯首紆籌有赤心其骨則青坳爲神北
麓一坏太嶙峋存方寸者垂千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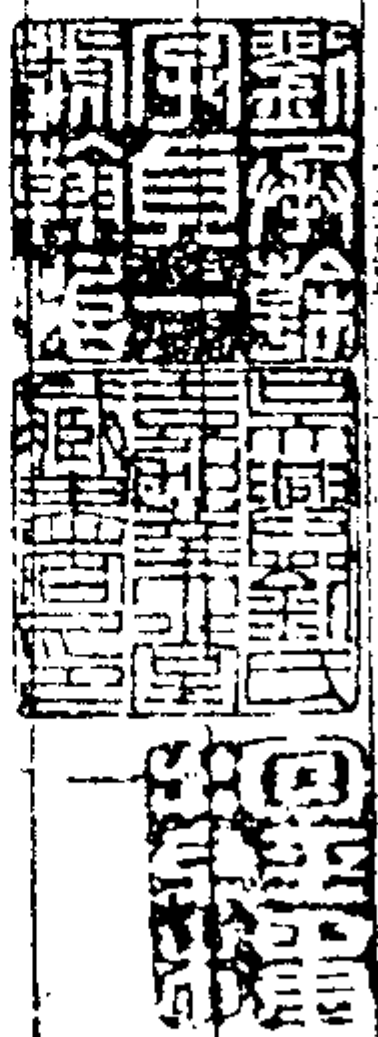
長洲縣申復附廓舊制碑記

今天下最劇郡莫若蘇最劇邑莫若蘇之長洲賦
繁而役重民奸而弊滋案牘日來不暇給又于旌往
來孔道也令斯劇邑甚難何也令在誠心愛民奉
法循理乃國家有畫一之法行之長洲輙不一閭
閻有不容不寬之澤邑令雖愛民而澤有所不能
究故令斯邑能以神明卓異稱者尤難之難者也
長與並爲[illegible]　國初賦法[illegible]長洲在[illegible]三十
二里附郭一十四里合三十六里編之爲役凡有
司一切供[illegible]顧[illegible]謂之[illegible]長鄉都七百五里
田賦所自出[illegible]催徵解運之[illegible]謂之糧長里長不
及鄉糧長不及城區以别矣然在昔賢明邑令廉
付城郭之民圖三十六里與七百五里合辦每歲
差徭在城一人抵在鄉二十人之役蓋已惻然憐
念之矣而不[illegible]鄉都糧長自洪武行之正德間有
混派附郭者[illegible]嘉靖初巡撫侯公上其事城郭畢

民仍當在城里長其糧長准與分豁　明旨森然
矣而不謂凌轢横加猶夫故也蓋鄉都勢家望族
奇町大俠合七百餘里之衆侵一十四里孱弱小
民此何異烏獲與焦僥搏也不肖故附郭人也諸
生時糧長三年再輪里長首編上戶傷哉先人以
中人之產悉傾于二役流離遷徙岌岌殆矣顧何
幸濫叨一第藉以獲免然不容不爲後人計久遠
也會有在原之難遂棄長洲附郭買田陽羨而占
籍焉嗚呼使得蚤遇鄧侯何必去父母之邦哉侯
孳孳務民其大者在更定賦役洞悉城郭鄉都賦
役之不均則歎曰長吳一體吳縣行之至今未之
有改而長洲獨有異同奈何能均附郭一十四里
耳進而與在城共里役歲有抵應有總甲有經催
有逃亡之累有勾捕之差又遠而與鄉民共糧長
派徵催比于前僉解輸將于後一人二役東馳西
鶩日無寧晷夜不帖席鬻妻子填溝壑惟附廓爲
然奈何能均鄉民豪猾那移飛詭之弊不可勝詰
率能掩富以爲貧上戶詭爲中戶中戶詭爲下戶
甚者上戶竟與下戶等而附郭貧民以不能掩貧
而埒富往往受鄉都上戶之役奈何能均夫均之
爲民也鄉都之役可及附郭獨不可及在城乎則
城廓之役亦不可及鄉都乎奸民亂法此何待摘
發而後知而一十四里數十年流離遷徙顛連無
告爲民父母者卒坐視而莫之省憂此何以說焉
侯于是毅然身任其責查照吳縣事例仍收附廓
于城而坐以城差免其鄉役建屋四楹于青丘倉
貯附郭糧稅入半十九都副扇以經催爲畚長錢
糧自行管解與鄉都截然無交涉矣復諭鄉民曰
昔日照區編差附郭派一分則省鄉都一分之力
今惟論田點役矣役起于賦賦起于田鄉民田少
何役之有若附郭之民而有田也則有役其何辭
焉然則附郭雖去其何損于鄉民乎則此舉無論
城郭相安即鄉民亦無不帖然服翕然頌者蓋
朝廷畫一之法復于一旦吾邑百世之利也而在
侯爲一事獨念十四里之民祛除宿蠹招亡復業
雖一方之利乎乃侯之心亡窮矣惟辜與心合而

後一方之利與百世合而後吾邑之鄉城父老謳歌頌歎之不置嗟乎侯所稱神明自與若非耶民但安享侯之澤而不知侯身為之難也余故論著之俾後之嗣侯定賦役者知侯之苦心不輕變云侯廣東人名雲霄戊戌進士其間申請詳允則郡守朱公燮元兵道按察使曹公時聘暨督撫中丞陳公惟芝按院徐公元威一時碩彥補偏救弊均賦恤民僉協厥指法皆得書

天遠樓集卷之十三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天遠樓集卷之十四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誌銘

處士褚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余與褚公季子九皋偕計北上時公年已踰七袠諸子及諸孫侍甚樂也乃季子念公老固不欲行公固強之行比不第歸又三年庚午復届期季子愈固不欲行公愈固強之行未至毘陵訃至公竟以去之日卒壬申春余請告在里季子泣持狀請銘曰往不肖九皋同子以北亦聞先君子慰不肖諄諄語乎不肖弗獲奉親之終亦為親也余曰嗟乎傷哉按狀公諱某字某保萱其別號也其先自宋元來世居長洲之甪直里族屬蕃衍故世稱其里曰褚巷云 國初有諱成者遘靖難兵起吳中多故遂遷邑治之東蓋公之曽祖也祖瑄父祥世有潛德公行誼長厚克肖其先早失怙公執喪哀毀事毋謝能以色養出遇品物無問數十里外計可當毋意者必懷之歸恭事其兄有

姪某不類數犯公公不較下遇臧獲亦俾訢訢咸適其意家業幾朽經畫綜理出自公舉然當也故生産轉饒公性好施賙貧卹孤惟恐後亦不言人之過至細人毋士故能紿破公産公獨誡勿予曰君輩第惰游叛俗奈何濫與之也居常念前人善行歷數世無聞顯之其在季子乎遂以家屬其子長九苞次九逵兩子善克家公得專精課季子學季子循其言學遂茂弱冠廪于庠有聲試有司輒首其曹無何領鄉薦公則隨所至申戒曰兒勉旃始吾竊負世德假令弛若志治田宅或比匪人以憶其行其若前人何季子怵焉益用修飭潔行所與游率吳下才藴之士益所未有鄉人傳誦為累德訓子者式焉嗟乎季子方未離闈優公所惆悵誨飭之者不少置脫由此當官常氏社則公宜何如約勅之世之享巍爵重階者鮮不由世德乃或倚官為虐蔑棄道義甚者仇視衣冠為憲紀不容卒以潰前人之積而貽亡窮之戚何哉公卒為隆慶庚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乙卯四月十八日年七十有六配譚氏子三人長九苞娶莊次九逵娶徐季即九皐娶吳孫男八人允文娶沈繼問允武娶李允功聘沈九苞出允升允賢俱幼未聘九逵出允元娶莊允中娶顧允明聘闕九皐出孫女六人九苞等以公卒之又明年壬申二月十有一日葬公墓在吳縣黃山胥臺鄉祖塋之次銘曰

諸公雖坍芳名不謝季子也才必有以慰公地下

在惺杭公墓誌銘

義興多佳山水謐裕穠醇余素有卜居之志萬曆丁丑其邑[illegible]達可以對策拜會稽令與談邑事甚詳曰有杭公者達可本生母之介弟也杭之世緒遠矣由宋[illegible]東鄉侯孫之來宜[illegible]紹興中從駕而南家于杭州至鄒愷從義興東霞埠再徙百瀆里又數世有齋公某有五子俱以文章雄于時次第通朝籍以顯曰方伯澤西曰濟曰都御史雙谿公淮方伯公最長一子曰普安寧月惺翁封生子三季曰惺錦則余舅氏在惺公也公少不好弄方伯

父子竒愛之至性惇孝十餘歲普安公拜命歸至淮陽卒訃聞卽日匍匐就道哀號宛轉見者泣下居喪若成人及與仲兄輩共學學成試于御史督校者先後補郡若邑弟子員毋楊孺人勉之曰兒業行益進繩祖武吾籍手下見而翁矣居無何楊孺人竟卒公哭踊曰吾少失吾父又不能蚤自奮立竊升斗爲毋驩而遽有此則又哭踊萋淚濺濺肯問目爲之矐焉身廢學亦尋廢而愉驚者欲遂廢其家也侵折之萬方公獨卻視瞋算動中機畫

羣侮者皆息歛散公雖不闚閫閾人謦欬知爲誰何自少明練曹務乃後愈懲益善計家亦益振公于內行修備事二兄克謹至閨閫間不以情色相接而尤急于[illegible]子長子承緒爲邑學弟子以文稱益公蘊積而未施者固將發于後胤云公性寛慈所稱族戚交知咸被賑恵臧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撻卽逋亡公不爲校余聞會稽君斯語益知義與多長者云而庸詎知會稽君卽狀公而余竟志之耶余僑居義興公以會稽君之故視余蓋聦聦焉

余媿無所當公之知歲庚辰年裁四十九乃十月八日卒矣傷哉會稽君狀行畀承緒等承緒等則衰跣謁余銘也余其忍辭公字子絅不忘翁日惺故號在惺云娶尤氏京兆丞某女先公卒公生嘉靖壬辰十二月八日子男四長卽承緒娶曹氏給事中某孫女次承寵娶黄氏刑部郎中姚江某女次承露娶吳氏庠生某女次承祐娶曹氏翰林孔目某女女二長適晉陵庠生王叔乾次適溧陽戶部員外史繼志孫男一曰復新未聘孫女二長字

晉陵庠生王澄源子某次未字承緒等卜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七日葬于某處銘曰

猗歟良儁譽聲嘉穀少孤自立蘭生中谷選置士林文采蔚郁衰考顛襯泣毋喪目禦侮奠家合光逢燭勤貽厥胤芳休載續外眹内融志長路促肆于受知愴爾心曲山原膴膴千載瘞玉摛玆玄草爰代汗竹

封文林郎固安縣知縣故太學張君墓志銘

萬曆辛巳三月十一日張子夢蟾之父封君卒夢

蟾棄廉州府同知犇喪還葢弗克視含斂云摧痛裂心踰年而始草封君之行丐余銘也逞甲戌春余笎試易房得夢蟾卷寘之選故以此文屬封君張姓名沛字伯雨鳳陽府壽州人也自高祖而下世以仁厚相傳父璉性方介而能風人趨善以經秖廪郡學三子長曰潮少曰溪溪擢嘉靖己丑進士爲承德郎官而中則封君也君偉貌翩翩豪舉以其卓頴才自謂奏對　天子易耄老年十八御史試冠經生日好古文辭博獵百家言思奮立以

榮其父母乃父母並物故相去不浹月君踊哭甚捐婦飾以營葬治塋廬墓旁郡守劉君爲弔贈詩題扁且築室遺之粟帛焉哀毀累瀕于死既免喪督學使者盧君至以君文行首諸生衆謂盧君知人數試南棘弗利嘉靖甲午七義論表中格矣索策弗獲竟落第或語君曰子南不利不若改而北安知終弗利也君從之北雍春校列第一一時祭酒宮翰諸公皆才之然庚子北棘復不利君氣益奮兩試南督學御史又才之及棘試終不利因歎

曰六經諸史百家之辯吾皆窮之世所趨經義皆規摹之若是可第矣乃卒擯弗收則奚自困爲乃誨兩子蚤食廪而夢蟾膺辛酉秋魁薦君益薄丞尉弗屑就先是弟溪既貴有奉入君以先人所遺產若物盡予兄潮而假舍從兄淪又轉東北方蓋僻隱可習靜云不問家人業作也及遷居州東時時與客覽名山之勝挹流泉浣飲射壺鼓琴敲棋或賦詩詩成輒草人目之爲四好雅善絲竹以其志甚適也或至以仙稱焉萬曆甲戌夢蟾登進士

君以弟若子皆貴曰此善慶也晨起必爇香持誦心經又撰勸善語刊行風世衣食族戚之飢寒者有宽狀輒爲平停衆莫不厭服去其信義皆如此類夢蟾爲固安令君寄感應靈篇并言治民之道人稱固安令佳吏本君善誨力也以故　天子錫封多褒辭匪溢美已庚辰夢蟾還廉州府同知便道歸省以君年益高欲留侍養君曰　上命也即山海阻修若不聞有叱馭王尊耶吾尚善飯不足爲君憂也夢蟾乃不敢言馳而南竟越歲而捐養

距其生弘治丁巳八月十三日年八十五娶王氏博士臣女封太孺人先君二十四年卒子男二人長卽夢蟾娶余繼孫贈封皆孺人次夢蛟嗣叔父溪後壬午歲薦士娶表氏女一人王適梁繇先卒孫男三人孫女一人夢蟾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始余得張子謂可當詰士及張子以易說視余其學益多積哉考其世乃有賢父及叔父焉決封君者孺子時爲諸生早夜仡仡至勤也髮槁齒廢而益自力卽伏波躍騎奚讓已乃竟不得一遅

蓄而泰施卒發于其子身亦被服朝命天道倚伏可誣耶昔子野年十三治東阿與老者同載君子曰必能爲政老者諫之少者斷之子奇卒以賢稱然則國家今之爲邑非封君發歲之耶銘曰

扶桑遠兮日西匿飛龍之轡追欲踣矯矣張君職疾力繁霜蕭蕭弱其翼操琴撫弦思無極曠哉子期寧詎識放歌浩蕩心自惻喆胤翔空照華色綸章懸矢垂萬億儵焉乘雲鶱翥逝陟嵩里蒼蒼悽隴域高山不摧永茲息

北衡金翁墓志銘

嘉萬間吾蘇郡城益有五金氏焉若由制科起家而其一則玄孚也隆慶丁卯余與玄孚同薦於鄉時玄孚家金陵余之識玄孚自此始壬申余告在里嘗一再從玄孚拜嚴君北衡翁至於今余叨歷非望而玄孚猶待臨軒之對衆無不爲搤腕者翁則曠然自若也以玄孚才而祿弗及翁竟以萬曆甲申六月十二日卒傷哉玄孚手綴翁行并按察吳君之狀請銘余無以辭廼約略二文畀饒若焉

翁諱某字孟展别號北衡其先汴人自宋南渡徙金陵歲遠宗乘無考　明興有善貞者再徙吳對門負郭而居吳之有金氏自善貞始善貞生興乙更五傳生鎣是爲賓溪公賓溪公是翁父娶於吳生翁翁生而吳夫人卒賓溪公復娶於王王字翁無異已出翁事王無異已所自出久之卽吳夫人毋唐視王亦遂忘非已出也翁幼卽聰警過人稍長就學於塾鄉里以目曰少年誰家白晳郎洪聲隆隆是且高大而門戶久之翁益長會賓溪公老置闠政

一切不問事無巨細悉委翁翁奉命不懈時具其羸爲二人驥蓋數十年賓溪公無内顧亦無失業則寔以翁故嘉靖癸丑島夷擁巨艘出沒海上爲吳患當事者恐負郭廬舍之宂寇也悉命燎之公倉卒計無所出乃太息曰金陵羽林材官在焉賊不敢窺矣矧吾先人舊游釋此焉徃遂請于賓溪公定議既至益籌策攜子母爲生産計得以餘財斥廣堧地疏園栽花鑿沼畜魚事賓溪公益甚適焉翁性恬雅暇輒掃室焚香黙坐遣慮善飲酒好

[illegible]辭不及辭居常坦夷自任絕無城府壁中十三縣者用機事嘗翁翁覺其狀私自訟曰而翁權園者耳烏用機事且而怦怦忡忡吾爲若曹苦矣於是人人愧服翁長者莫忍欺也毋恭唐遺貲數百忽一夕毋弟渦巷橐而去公竟若罔聞者從弟梁絕無嗣求嗣於公之孫翁弗肯第曰即當嗣奈昭穆何已命其子如初嗣且戒曰孺子乃甫離襁褓耳挈千百緡畀之脫不任奚貴爲後乃稍爲經紀之會羣不逞蜚語侵翁翁遂謝去

終其身弗問也雅慕當代賢豪長者深自結納命諸子負笈從游若王評事劉中允常延之家奉侍惟謹諸子用以文顯迨玄孫子與計偕賓溪公老思返故鄉翁奉而還吳則日夜召故舊飲如平生驩以娛老人而玄孫子又從旁奏酒諸故舊喜皆前爲壽曰翁父子良善宜其有嘉胤哉晚年益務曠達時曳杖屐爲方外游日誦梵經赴華陽洞及太和諸勝齋心瞻禮再三無厭彷彿長房甪里之輩庶幾旦夕遇之而乃竟遘疾以歿公生正德丙子五

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九配張繼史子三光初郎計偕君初娶王繼娶朱如初娶李出嗣叔父梁者見初聘　女二長適鄭履純次適陳啓宇孫男二光初出山立聘無錫華舉人讀[illegible]女山止聘金陵卜舉人鏜女光初卜丙戌七月[illegible]七日葬翁江寧縣石子岡祖塋之次[illegible]余觀翁之行大抵類陶朱公云朱公三徙再致千金而再散之扁舟五湖間若與世故泊如者翁亦再徙再殖而後躡屩名山蟬蛻塵寰之表其志趣符矣豈所謂沾

沾㷱者務修業而息之者比耶所謂五金氏者曰
憲副公應龍致政歸杜門不出所謂名可得聞身
不可得見也曰應徵曰應照曰和皆起家進士歷
歷中外並有聲玄子未第一第固囊中物也銘曰
秣陵隆穹石子岡紫翠合沓嵐蒼蒼神功練形飛
石藏專氣致柔百鍊剛華陽太和遥相望流芬畀
祉世永長石可爛兮銘不忘

羅山人墓志銘

黔婁死大夫弔其妻曰何以謚夫子妻曰請謚以

康大夫曰夫子貧弗能養也何謂康邪妻曰昔者
君欲用夫子而弗受是有餘貴也賜之萬鍾粟弗
受是有餘富也乃卒以康謚嗟夫不康其身而康
其名語云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千載而下羅山人
其康乎哉山人操行一方一員與時折旋其猶在
黔婁之列歟蓋余自蘇徙義與也山人先從自越
雖徙之繇不同乃一旦神合而游也余抱痾幽憂
以酒自㷱非山人不驩山人於世嗒然無所求酒
酣時時作白眼若睥睨一時者而獨交驩余山人

貧不能自食昔孟嘗使人徵伺馮驩曰馮先生貧
有一劍蒯其緱而歌無魚孟嘗魚之已又歌無車
孟嘗車之已又作無家歌于是孟嘗不悅也余不
能效孟嘗羅山人亦不屑爲馮先生歌而余獨重
山人食之且食其家也山人則受弗辭山人負俠
氣好義專趨人之急里中士客荆谿者或餒其歸
槥其坳先人後已若古布衣俠劇孟然晚而思與
燕趙伉慨士游則躡蹻擔簦而之北版會例得授
冠帶山人則拜弗辭此其迹弗斬與黔婁同而心

辛弗與黔婁與山人其康乎哉山人先余家義與
者三十年余與交數年而僅知山人之槩今讀山
人族孫進士應斗所爲狀而益習山人事也山人
始祖自後梁貞明間豫章公甫徙慈谿沒而祀于
鄉追宋封惠順侯世有顯者遂名其村曰羅江云
入　明則有南兵部郎信佳曾大父也子五人季
縉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副使仲繪則山人大
父繪生嵩嵩生國柱字君容即山人已幼聰穎里
長者試之僊語輒奇操儒生業試有司嘗冠其曹

弱冠卽弃去遊謁毘陵張守守託以掌記稱善覘
者以守重客也有事請山人居間山人謝弗爲通
有士人後亦爲守德之終其身不忘也樂義與佳山
水放情觴酒與諸貴人游悲歌長嘯惟意自適意
有所不合卽悄悄形于色終不肯諛諸貴人作浮
沈態諸貴人益重之其北也以子一鼇從余時被
命典雍事服則嘗與持案對食談累日不休忽病
[illegible]絕飲久之愈不懌余爲趣裝南竟道死悲哉生
正德戊寅八月十二日卒萬曆乙酉閏九月十五
日年六十八娶同邑葛氏子五人一鯉娶溧陽張
氏一鴻娶京口張氏一蛟娶宜興許氏一鶴嗣從
叔後一鰲娶宜興談氏孫男一人禎孫女一未字
一蛟一鰲持狀泣以志銘請余不忍辭余覿山人
不義非分之謁而受人粟不沾沾于貴人游而拜
冠帶此其折旋于方員間也行若弗顧黠婁而心
則同其窮而死又同亦庶幾可以與名乎哉銘曰
胡來乎越闞丁家難兮凋殘胡處乎荊瀨樂沈水

兮潺湲胡思乎燕山從所知兮盤桓槻而還坎而
安鑚石埋詞永不刊

太學生智川毛君墓志銘

益吾友徐聲遠數譚其故人毛君守元長者也而
其子文粲才歲壬午聲遠館京邸聞君喪亟走哭
諸野至觀者俱泣下益聲遠才而君父子知之深
聲遠貧而君父子恤其困士固感恩重知己也君
卒之八年且葬則文粲自爲狀介聲遠謁余陽羨
山中乞銘余何靳一言不以慰善人地下哉君諱
利仁守元其字也別號智川吳邑人而家長洲之采
雲里祖瑆成化間御史大夫文錫朋鄉進士不仕
惇懿高年世稱石峰先生者也君爲先生第三子
生而質實[illegible][illegible]無游閒奢麗習自奉不揀擇每晨
興必盥漱整衣謁家廟再拜以爲常或曰月朔可
也日如此不已勞乎君謝曰吾無能秋毫皆祖先
遺也其敢假惰諸君性惇樸年旣老猶如嬰兒
或非意犯之輒冀謝或紿之卽理所必無輒信弗
疑久而黠者亦不忍紿之嗟乎君豈非葛天氏之

遺民哉君生正德庚辰卒萬曆壬午由邑庠升國
學年六十二壽不稱德惜哉君初娶錡氏太守餘
福女女亡娶曹氏桐川教諭曹君女子男二人長
文燦娶張氏繼王氏女一人適諸生王有能文恪
公孫也次子文燭亦有才娶雲間董氏側出孫男
三人某某某孫女二人適諸生袁某張某文燦出
文燦等卜某年月日葬君某地之新阡銘曰
雖汝銘兮曷其徵兮視其友雖賢則厚視其子必
復其始

太學生荆瀾吳君墓志銘

吳君諱駪字惟敏別號荆瀾曾祖玉戶部員外郎
以孫儼貴贈禮部右侍郎祖經以子貴贈禮部右
侍郎父儉以子馴秩贈光祿寺署丞母徐氏封太
孺人君生四歲而孤太孺人憐愛之稍長就傅雖
鮮所督程而從事舉子業不怠年十六益發憤下
帷所師友皆名士遂貫綜經傳子史爲文日有聲
例入太學大司成茅公試而異之曰此决科利器
也輒寘高等竟以數奇凡十試不利而君且五十
矣遂閉戶稍治生產饒裕或勸之仕曰吾入貲加
級君耻之謝曰大丈夫不自致身安能竭蹷乞升
斗之祿若轅下駒乎故終其身不苟就而視彼途
若浼者君生平外若斷弛而內行醇備自傷幼孤
終身痛慕事太孺人耄耋朝夕依戀若孺子處昆
弟曲有恩誼迄白首無鬪言與人輸心腹尤急人
于困其洞悉人情世故揣摩劈畫具中機宜其才
有過人者迺竟已矣瀕終誦蓼莪詩不輟蓋君天
性至孝云嗟乎敝俗之奢靡久矣君生長貴盛乃
能樸[illegible]長者[illegible]試乎其[illegible]有立
何必[illegible]世以[illegible]人物者診也君生嘉
靖丙戌五月十九日卒萬曆己丑十一月廿五日
年六十四配武進舉人姚文誥女先乙卯年卒子
男四人達順娶杭登天達能娶齊繼徐皆姚出達
政聘毛達意聘徐皆側室金氏出女四人壻武進
白王成金壇陳宗思武進王繩祖同邑錢隆禎孫
男三長正傳聘任次正位正傑未聘孫女三字徐
弘祖溧陽謝某幼者未字達能等卜某年月日葬

君其山之陽啟姚孺人柩而合窆焉卽君生時所
自卜藏也自余避地卜居陽羨則以諸吳叅長者
而君與仲兄慶陽別駕相繼殁余悲之其葬也皆
以其伯兄萊州別駕狀來請銘銘曰
荆谿隸晉陵晉陵卽延陵也君于兄弟中最少是
爲吳季子能潭之陽是爲君墓嗚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

西安府同知東岡曹公墓志銘

同年鄉進士曹君司宰葬其先大夫西安公也乞
銘于余余謝不獲旣則念古著銘人德善功烈必
擇其國之人爲之詞自余辟地願爲陽羨人君遂
陽羨人我誼不可辭按狀公諱景陽字子升別號
東岡其先句曲人宋季諱天瑞者徙家宜興新市
里世善良力田族齒漸夥里中輻輳居勝國時紅
巾賊所至殘掠獸歛兵過新市云此善人里巷也
留之聞者歎異因號留巷曾王父士謹祖顯三再徙
琅玕顯三生大一大一生孟霖孟霖生立皆有隱
悳立生詔稱耆儒教授于鄉以孫三賜貴贈南京
工部尚書郎立珂正德己卯魁南畿仕都察院都
享坊祀鄉賢都事公舉三子曰二賜曰三賜皆才
而夭公爲都事公幼子穎敏而誠篤都事公嚴乎
居以孝友忠信大節勗諸子公能不言躬行都事
公喜可知也曰吾有子公既喪三兄尋遭母秦太
孺人艱哀毁幾不欲生都事公曰吾老矣若奈何
不割哀而寛我乎公爲解頹侍左右務得都事公
驩退則飲泣不能已公弱年游邑庠毎使者都士
輒以德藝並優再受上賞名籍甚鄉之雋彥多出
其門其教人亦必繇本于孝友忠信不沾沾鉛槧
爲也嘉靖己卯舉于鄉時都事公春秋高公朝夕
以色養即一出不敢遠離命之仕唯唯比疾侍湯
藥衣不解帶踰數十旬及歿其孺慕哀毁一若秦
太孺人喪已而念都事公命謁選天曹少宰涇陽
魏公爲鄉擇廉循良以公守金州地當兩陝要衝
民積困于供億公至首爲裁省一切民賴以蘇當
道者檄取美錦里甲不能辦公爲捐餘俸市之已
而當道悉狀乃大媿屬邑洵陽刀疫最甚徭役歲

訟不均邑令束手監司檄公臨覈邇帖然稱平陝
中盜劉才父子嘯聚數萬衆據紫陽石泉平利諸
險結寨剽掠官軍不敢攖其鋒慕府尊以征剿責
公公惻然曰蠢茲荒裔敢稱亂至此吁吾赤子也
夫使吾奮威武若朝歌武都之烈甚盛無寧為張
廣陵解散之立功等爾活萬人者有後乃布示恩
信俾轉禍為福明日賊帥所部降是役也不折一
矢不費斗粮不戮一人而數萬衆悉定民歌之曰
使君不掘牛山谷尺一夜飛攙搶伏金州太平兩

陝孰蓋其功不歟在金州迄今兩陝以為元功云
當公之甫下車也民白州治三面漢水崕谷攢峞
每霖雨漲溢則城市水深丈餘民居蕩析公曰此
吾恫瘝也輒循視便宜募役千餘人滌淤疏滯且
為民祈祀山川甚虔終公之任數年漢水不溢民
謂善政所感比去而金州陷為漢江矣州人思公
則又歌之曰曹侯去何時還決我趙臺山趙臺山
者梁時漢水橫溢民所徙辟處也越數年而同邑
王君升倅成都道涇陽時魏少宰家居謂王君曰

嘗借子國曹君牧吾金州其為政先教化緩刑罰
廉明仁恕民歌思之邈乎不可再得其推重如此
益金州治行業已第最竟稍遷貳西安都會首郡
公綽有餘日當道者交章以能　聞旦暮且不次
擢而公乃拂衣去上下爭留之不得也公故薄名
利既歸益斤斤名檢皭然不滓尤慎交往嘗與吏
部郎大宗伯兩萬公王吳兩別駕同受業唐太史
應德迨白首而切劘益篤廉謹益甚人無敢干以
私者邑令黃君道瞻於士大夫不輕許可獨重公

延致大賓公居恒恂恂若處子而大丈夫節槩凜
事輒不可奪性儉約所居湫隘顔獨崇飭先祠至
飯饑槥喪卹嫠著不恤內外族黨姻戚咸被其恩
萬曆戊子己丑歲大侵出粟賑族以百計賑鄉以
千計所全活不勝數病且革呼諸子若孫屬之以
成人如平時神氣不亂云徐生曰忠信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信哉斯言也當曹氏之先積德累慶
是以免于紅巾之難逮公守金州以片言平劇盜
本之方寸懇悃能默盼于彊梁慓悍不可誨化之

衆何其先後一轍哉雖然當陝之亂公赫然擁旌纛伐鉦鼓提兵奮甲而驅之奏凱獻馘其功烈豈不煇赫于一時乃公卒不以此易彼煦煦以德意馴擾之民到今受其賜公雖伏在下寮其聲望與其從兄大司空埒稱難兄弟由是言之士誠豪傑出而康濟民物處而標準子弟夫豈以位之崇卑論哉公生正德戊寅十月戊午卒萬曆己丑十二月辛巳年七十二元配楊孺人繼戴孺人子男長司宰隆慶丁卯與余同舉于鄉娶李次司政太學

生娶唐俱戴出次司典太學生娶鍾側室許出次司貞郡諸生娶周亦戴出女三適馮汝材萬畢黃耀義孫男九人長師曾邑諸生娶吳宰出次師禹未聘師稷聘任典出次師心未聘貞出孫女八人宰女二長適王道洽次未字政女四長適吳正國次字張明義餘未字典女二長字任某次幼曾孫男一重茂聘蔣曾孫女一未字俱師曾出婚嫁皆世家大族不勝書已詳狀中司宰等將以公卒之明年庚寅九月十七奉柩葬白石山祖墓之次遵遺命也銘曰

譙國之才獨八斗有亢其宗德更厚西安府君似偪側意氣崚嶒竟罕偶名宦穹碑秦人口歸來陽羨羣峰陡白石松楸一高阜氷虹盤互昌厥後要之遠朽終不朽

慶陽府通判鶴洲吳君墓志銘

昔陶公自上京徙柴桑其時葢有劉遺民云嗟乎士人投分締交直彈冠相慶于功名之會邪其縱情詩酒此倡彼和競爲高絕亦曷足當太上之所

豨乎哉蕭太子有言淵明之意不在酒此深知淵明者也迄今千載莫不知有潯陽三隱而劉遺民周續之兩公其吟咏不著此陶公所謂素心人者也一時風期相契直遊于無懷葛天之初槩可想已余自吳門卜遷陽羨陽羨之望族吳氏抑何翩翩多惇德君子也慶陽別駕公之卒且葬也其伯兄萊州別駕公狀其行實率其子逵善等持狀乞銘余泫然出涕久之夫論德何敢望陶公適中情則恫乎有至悲者夫劉柴桑死而陶公忍弗銘哉

公諱馴字惟順別號鶴洲曾祖玉戶部員外郎以孫儼貴贈禮部右侍郎祖經以子貴贈禮部右侍郎父儉贈光祿寺署丞母徐氏封太孺人皆以公貤恩公生七歲而孤性開敏習舉子業不竟奉例入太學居家事徐太孺人至孝兄弟六人公行五其歡洽若一體無間也而第五之名藉甚謁選授光祿寺監事三年轉本寺署丞凡供御出入錢穀之數秋毫不染嘗使晉諭卹故大司馬喬公其家餽贐悉卻弗受以例固請則固謝曰喬公名臣也

家㪟貧廉者可利寢丘之入乎還朝遷兩淮鹽運司判官淮鹺課甲天下而通州諸場最饒官吏無不乾没取盈公獨剔蠹勤事不沾海錯商人歎異曰此近年司官所未有也監司考公廉幹不墜家聲之語轉大同都司經歷尋擢陝西慶陽府通判慶古朔州地別建署于寧夏花馬池去邊城數十里值洊災鹽課缺乏之商民交窘公措置多方歲復大穰公私具給踰年念徐太孺人老輒歎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吾奈何戀升斗爵宦數千里

外哉即日投劾歸上下爭留之不得時蒲坂羅公開府寧夏涖蜀以嚴獨溫諭留公再三亦竟不得也歸而侍太孺人時昆弟既析居公無間寒暑風雨日造太孺人所祭起居及飲食多少晝夜三五反有讌集必挨歸之遲晚預白太孺人苟不至更深酩酊昏定不廢煦煦若嬰兒之戀其懷如是者十年而太孺人歿公年六十餘矣猶孺慕哀毀幾絕云公生長富盛絕不喜問生產其宦轍所至橐橐自贍宦久家日貧比歸四壁蕭然矣獨僅葺

園亭蒔花竹日與兄弟豪飲間以奕繼之客至則又強致豐膳其貧日益甚或勸之稍稍經畫輒自詫曰貧富天也人生若隙駒耳安能蒿目而營什一之利哉益超然塵外絕不以俗務溷心有司屢召致大賓固謝不往比歲大侵至朝不謀夕而公獨有以自樂也公內外終始一致性慷慨不能容人過第率直無他腸人亦諒而親之其他細行不勝書乃其大節純孝潔白陶公所謂素心人非邪余所以與公久要廿年如一日也公生嘉靖癸未

十一月初六日卒萬曆庚寅五月廿一日年六十八配朱氏京兆丞崑山朱公女繼楊氏俱贈孺人子男七達善娶江陰徐舉人女達觀娶武進楊氏俱楊孺人出達士邑諸生娶萬太學女達真未聘達道聘徐舍人女達人達節俱幼未聘又遺腹子一俱側室凌氏出女三長適萬按察子民敬次適周別駕子季鼎一尚幼孫男二正常正蒙俱達善出善等卜卒之冬十月廿七日奉柩葬廣福孟灣山之原君生時所自卜藏也銘曰

生吾與之友是太上遺叟死吾與之銘一杯其永寧噫嘻吳翁其有終兮其無窮兮

中書舍人懷謙徐君墓志銘

君諱封字衛卿其先鍾離人自南唐時徙義興傳七世而瓊州守鑑稱循吏鑑生琳琳生太師文靖公溥相業具在　國史文靖公別號謙齋君因自號懷謙云文靖公四子岷府長史文輝則君父也君自幼露頭角不類凡兒長隨長史公宦遊出就傅日就數千言弱冠例選入禮部鑄印局屢試場屋弗效會　肅皇帝慎簡內閣舍人遂預選焉時成國公某暨其弟某方貴用事以中表故昵君一時宰執若慈谿海虞華亭諸公俱以世講折節君游勳貴間絕不作磬折態以故諸士大夫益重之比長史公乞休還里君輒思歸尋聞毋陳宜人疾即給假南還凡侍兩尊人湯藥衣不解帶居喪毀瘠盡禮待兩妹有恩即陳宜人之女姪亦憐其無依而歲卹之其天性孝友如此生平慷慨任事初文靖公弟立義莊公平優贍而後稍紛擾予者間奸其利而求者輒有所挾以爭惟君操盈縮之柄則帖然無譁蓋能持其平而善行先人之法也又念文靖公之後頗不振率族人之肄業者月試于義莊課其秩而高下之莊之左舊有橋梁肇自君從父鶴山翁歲久傾圮君以石易木迄今涉者便之君故嚴介嘗奉　命造顏保宮墳于饋遺一無所取自脫組歸益脫落不問生產[illegible]好行其德賑饑殯喪修葺廟宇所費不貲以故累世所遺嘗腴日就替落嗟乎君豈徒翩翩濁世佳公子殆亦

長者哉竟無子族人會議以從姪啓鈐嗣蓋無子
而有子也已君生正德辛巳四月廿六日卒萬曆
辛卯九月廿三日年七十一初配沈繼配邵並有
淑德嗣子啓鈐聘蔣户部女女五長字吳別駕子
其次字吳太學子某五字沈儒士子某餘未字啓
鈐奉其兩叔命卜某月日葬君龍潭祖塋之側而
以余門生吳比部正志狀請銘余故與君善何可
辭銘銘曰
生有稱不必膴仕歿有歸不必有子文靖公其慶
千禩嗣君者必復其始

明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衛公墓志銘

嗚呼是古鄉先生衛公墓衛以國氏其後大于吳
其推自宋文節公涇具可質自石浦遷常熟數傳
至鎬族益大有四子浚淇澤浩永樂初浩以國子
生與修　高皇帝實錄成授御史巡薊遼讞獄多
平反遷副臬其居官茹茄瓜繪圖見志兄弟耆德
迭賓鄉飲則又為四壽圖迄今存與文節公友順
後樂二堂牓並世寶云淇生機機生端端生恬始

自常熟遷郡城恬生倈為古田丞晚乃生公名某
字國華勑封中書舍人今工部君勳之父也公生
晳而整方洗馬玠早慧日覽記千言援筆成文章
未冠督學楊公宜有人倫鑒一見奇之為諸生已
而游太學為桼大司成器重歲戊午試應天幾中
程主司以同鄉避嫌置弗錄公恬然曰命也夫又
曰即命其如我何庚午居母憂其年工部君甫十
八獲雋莫不豔君恬然如故曰吾寧以汝故廢
吾哉益奮迅謂治易不難更治禮夜誦徹旦家有
標齋說務益精覈再應試己丑工部君第進士授
中書舍人滿考貤封公拜　命仍角巾布衣徒步
從里中父老遊時載酒選勝山水間迹不及公府
工部君同年為郡若邑或持節道吳者輒造公公
僅一報謁而已或諷公稍居間為行樂計益饒公
唯曰此言何為至于我言者大慙他人兒成進士
者故吹簫賣漿徒不足論即絕儒雅不免驟自矜
大公獨不自知有子貴其所重誠不在科第顯貴
然公有子業已貴其志益奮甚至更經菑利場屋

而謂不重科第顯貴何也公第席此欲大自表見
于當世其志念遠矣曩者歲大侵頻仍臨鞏寧夏
平壤之役公所焦心蒿目而籌悉當公寔有當世
具此不足愧死夫世所謂封君及游閒公子亢身
不以志業沾沾後家世者哉古田公攝令上計過
家微疾公請從弗許猝心動遂從婦翁王太僕附
載比至都古田公方病劇一見公霍然已僉謂孝
感古田公在官洞獠叛上官悉古田丞才略檄往
撫古田公一意招撫官餉不足解橐裝又不足則

貸諸富室買牛易米撫之諸獠帖服竟不用兵所
活人無算未及論功卒收責者至蘇人謂公此王
事也且彼富室者猶汲井自觧敝其牀而責水于
我不仁可無償也公曰俾富室分功無乃大泯先
君仁且孰徵先君廉竟鬻產悉償之公之大節如
此工部君受　命視榷武林不欲行公曰行哉所
貴芙蕖不在爽塏在汙泥無染耳工部公故清介
聞者歎曰是父是子云工部君聞公疾將請告公
移書切止之比聞疾革工部君不候代兼程歸而

公不待工部君所爲至痛者以此公嘗諸書至欲
以作所訢然有當自號敬所臨終神爽不亂自謂
旁無姬媵不死婦人手爲快高朗令終敬有明效
哉公生嘉靖癸巳九月廿一日卒萬曆乙未三月
八日年六十三配王大理卿王公女先卒贈孺人
繼配夏唐府典膳公女封孺人子男二長之翰娶
楊季之潘娶顧並早卒仲卽工部君舊名之教今
更名勲女一嫁石枝衍孫男拱辰聘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楊公成孫女孫女五一適國子生潘恒一

適邑諸生王企曾先卒一字禮科給事中李君周
策子某亦卒一字工部虞衡司主事錢君允元子
某俱勲出一適岳州府推官褚君九皐孫承慈之
潘出工部君以萬曆丙申閏八月九日葬公謝宴
嶺之新阡合王孺人兆工部自草行實并王君百
穀狀來請銘或曰古田功不賞其發于工部君乎
太史氏曰不也已發于公自古稱明德不當世其
後必有達人非必貴顯也若公者可謂達人非耶
公之德乃重發于工部君耳然而公所自樹立隱

而童若公者生楷于國沒可祭于社者哉銘曰
衛有世德不虧先烈而益有成工部雖貴于衰閭
攖不欲以子貴必自樹其名其究以子貴必逃其
名是故我銘衛公不以封中書舍人曰古鄉先生

明故朝請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俞君

墓志銘

蚤朱先生門下士最盛往余與薛君元立同游君
號跅弛放浪余不能從兩不迕也自君成進士宦
十年而閩粵間籍甚俞大夫之烈卽薛君也君既

歸田謝過從獨冉寓書余期十日之飲時吳中稱
鄉先生者必推重俞先生云嗟乎君歲久貌易姓
改而與余同門之誼四十年一日也亡何君卒而
其子琬綸持張氏伯起狀來徵銘今昔之慨余爲
泫然久之君諱道生元立其字其先常熟之俞與
太倉之薛先後占籍郡城兩姓遂聯婚姻君之尊
人里子于舅氏薛遂冒其姓君仍之既貴弗忍遽
反姓至官僉憲當入賀始復俞姓云君生穎異垂
髫爲邑諸生然猶未知名郡守都士置君中等君

手其卷登堂呈郡守高自稱許守爲笑閱其卷移
置上等曰遂成豎子之名自是聲名大譟每試輒
上等甲子鄉薦甲戌成進士出守福寧時州有負
贖鍰者幾百人所負金幾三百遠繫經年君至則
稽帑簿有贏金三百輒命吏輸以償之吏曰以備
不時之需也君曰以活吾民此非不時之需而何
任七月內艱歸戊寅補守平度時有請鑿平度山
六十里以通海運者事下省臣督之役君力陳傷
地害民必不可成之役罷之便役果無功首事被

重譴衆服君先見云未及考外艱歸補守深州時
籍馮璫私家君雪其株連不辜者初璫用事日佞
者建二祠棟宇宏麗璫敗郡將檄州移之郡以他佞
移則勞費實繁君偶以公事入郡郡守舉問君君
應聲曰已毀之矣守黙然遂不果後方詑對時故
未毀也乙酉遷刑部江西司員外郎丙戌進湖廣
司郎中丁亥遷福建建寧道僉事備兵辛卯遷廣
東叅議所至有聲績在廣東不踰年以官謗免始
君官都下鄉人過之多爲轂鮮夜飲時有官九列

者遺人語君無諱君笑曰諱靜各適殊不[illegible]其
入銜之迎君[illegible]其人以御史巡撫[illegible]撫無
影事論劾君悟然曰不廢我嘯歌[illegible]既歸杜門蔣
卉竹絕跡公府風日晴佳扁舟徜徉山水間鑑君
生平大節孝友忠信事事無愧古人乃舉動不規
規繩墨有晉人風度君蓋古之狂也譬今人非蕩
不檢則小廉曲謹何為者哉余又得悉君隱微鄉
人有官二司且死以參提二千托君居間覘遷巡
[illegible]撫地君知其誤不可為也第領之其人未幾死

君悉舉以歸其子封識宛然善無隱而弗章不可
觀君大節哉君生嘉靖辛丑八月初三日卒萬曆
癸巳五月十四日年五十三配沈氏封宜人子一
琬綸長洲諸生娶張女二長適黄舉人永慶次適
吳太學士位孫男一某君卒又三年丙申十一月
丁日葬婁江習義鄉之新阡銘曰
士有跅弛不在御之詎有跅弛如[illegible]之四
知者乎然則治天下者惟是高視[illegible]步之士似乎
不可羈可不御而用之安用腐儒為

孝廉夏君墓志銘

夏君業用子貴不逮生扐有贈較然㫖稱孝廉夫
獨不亢身以子貴哉亢身有其志操不在貴是故
稱孝廉夏君誠足多㫖多誠難㫖難謂安貧難得
獲無憍難不也素封猝約長窶猝通澹蕩恬漠不
攖其衷斯難哉是故君足多孝廉足矣矧厥子貴
子曰鄉進士樹芳持狀介所主武進周秘書造請
銘墓石是故余悉君足多乎哉君名謙吉字道貞
其先會稽人始祖竦宋樞密使英公遷沭自萬石

君㬅從南渡徙江陰習禮里嚴後有東里子玄玄
道人靜安處士世有隱德邑乘可質迨順以實邊
詔撥鎮江衛指揮使順生仲仁晚詩酒仲仁生載
載子二人君長君弱冠為諸生心厭薄此曹言輒
棄去朝夕手陶杜詩居恒苦市囂晚卜築涇水西
草堂宴坐松竹縈遶盛暑及風雨絕不出以文籍
自娛時復掩卷獨坐更得所著有帶湖[illegible]稿帶湖
者君別號云其家故大饒比素封君生長習腥醲
擲膾炙鮮衣綺襲遝爗爍甚洞房笑履之適自其

父容堂公撫霍垂髫丞卒所遺積逋君傾橐不足償則鬻産悉償無纖毫負或尼之則歎曰吾先子生前不侵然諾乃寒盟令不瞑地下乎坐是驟貧尋不免大繇外侮内訌沓至一切無競平生好靜任拙一旦四壁立閉門蕭然枵腹僵卧終不肯俛仰于人婦賢所拮据得錢佐君輒付酒家酣歌自得如是者數十年君之子獲雋君益慎重取予噫君豈以貧富貴賤動心易操者哉其難在先富繼以長貧而卒且貴有如一日君無他好最好古客有持濂書畫鼎彝來家貧者君當時購取即破斧殘墨數行不啻連城重及一寓目賞鑒不復留意輒推與人不悋惜其所最好乃爾君可謂澹然無繫著者哉君生嘉靖丁亥八月初四日卒萬曆乙未二月初七日年六十九娶靳氏華氏生母李氏娶于徐繼以趙子男四長即進士君樹芳娶呂次樹華邑諸生先卒娶曹趙出次樹敷娶周次樹喬娶陸貳室浦出女二長適李廷標趙出次適顧栻浦出孫男三起豹起豸起蛟進士君乙未赴公車病不克就試出都次天津聞訃幾絕其澹泊儆衣履自足有父風卜其年月日葬君綺山祖塋之左銘曰

一時孝廉後世曷知其以吾辭毋若若兒其以君兒毋若君自知噫夫君足多澹乎有味生而貧殁且貴豈誰不知清芬不墜

鄉進士汪君元幹墓志銘

余門人汪君元幹卒而其子茂德謁余陽羨山居再拜稽顙哭哭弗能起起而手余同年羅中丞所撰狀乞銘夫以余知元幹之深何藉狀而中丞公狀之不朽矣何藉銘夫余于元幹卒不勝今昔之愴也何忍銘而念莫慰于地下也何忍不銘元幹名居貞歙人也憶余為諸生歲資館穀有社友門弟子程課殊厭苦之嘉靖丙寅余年三十矣則自元旦杜門謝絶往還習靜久之覺身心俱空甚樂而後悔斷交游之不早也一日聞有書生可十七八歲候于門數日矣拒之終不去曰冀一面足矣余憐之令進見則跪不肯起曰生為歙人汪居貞

同況居靜奉伯父憲副一中公命曾于坊間所刊布見先生文謂居貞等幸甚得師焉業必大進值先生習靜願數日一請業自今悉以煩將命者而不敢入見溷面丈也余復憐而許之而元幹有別業在南翔最僻處強余往則不減深山中余得一意靜攝遂于明年丁卯領鄉薦戊辰登制科第一寔南翔習靜功多元幹幼警敏其伯父忠愍公課諸子獨器元幹江方伯負人倫鑒一見許女焉為諸生試輒冠其曹受知于段守姚令諸公聲藉甚

入北雍萬曆壬午順天舉第十三人同儕咸大期之竟不第卒余與元幹父子兄弟間世講最篤余未有子嘗言賴有知己在而元幹遽先我逝矣昔人云事往跡遷感慨係之矣而況卅年之誼一死一生乎余所謂知元幹之深而不勝今昔之愴者有如此元幹父曰上林公其大父曰封都水公其大母曰方太宜人方病郡守都士元幹第一竟不赴督學試歸侍大母湯藥比卒哀毀踰禮比居母唐孺人喪年踰彊矣而毀瘠益甚初元幹讀書山

中忽心動趣歸詰朝唐孺人卒自古稱孝感余于元幹徵乎兄鴻臚君咯血阽危元幹視湯藥不啻子職卒賴以瘳鴻臚君即居靜也元幹念上林公老身及茂德讀而令二少子佐上林公賈上林公歸廣修齋祀皆命二少子董之上林公得日携尊罍徜徉泉石間以登大耋元幹念欲顯榮其親未已也戊戌下第歸益奮勵下帷誦不休遂病卒是歲八月廿五日也距其生嘉靖戊申五月十七日年五十一配方伯女生三子皆太學生長即茂德

娶羅郎中丞公女次茂光娶程惠州女茂芳娶程觀察孫女女一適殷大司徒孫太學生光奇孫男五知微知新知化知默知玄孫女四其聘字皆大族茂德等擇己亥冬某月日葬君篁墩谿之南銘

曰

越國之烈在潛川金紫大夫世衣冠忠愍勤事昭代賢元幹雋才穎且覲驥不千里勢亦遄谿山縈帶篁墩南五十非夭埒大年太史銘辭永不鐫而九汪欻其燀

吳太學墓志銘

面銅官高構最勝曰長青閣其主人曰鶴鄰吳君吳陽羡最盛族而君又諸吳之最賢也以君之賢徵長青閣吾願與觴咏以長青閣之勝徵君爲主人吾願數登而況人與地俱勝有如王子安所云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者乎余之欣焉與君數有以也君諱夢松字應公鶴鄰其別號云是尚書文肅公之諸孫光祿公之子而無錫華鴻山學士之婿也祖有孫父有子壻不願其才美然而不可擇也天也惟爲女擇壻人也然而擇者不必得得者不必擇或精擇之而竟得之蓋天人參焉雖然其究天也華學士之擇壻也求備太甚舉天下士無當也則以屬郡守金郡守金得君文而奇之以復于學士學士至喜君少年白皙如玉朱唇皓齒補邑廪生臺試歲甲子第二名歲丁卯第三名凡五舉不得儁而有二子皆廪于學宮有文譽君於是裒所業手帙若干悉付之而自跳入太學吾恨不及見君之少也徒見君之今而已又聞時人之語曰華學士擇壻難政得吳八官君行八也丞樂今之得衛玠郗家之得逸少氷玉相映其局於焉此所謂人邪天邪其天人參焉者邪吾不得其故矣君好酒座右大書白樂天何[illegible]能忘酒云云君好施予毋黨之貧者予之居一[illegible]以構訟幾斃獄捐金出之一友負責不貲辭[illegible]怨君不校終與之善其重誼輕財皆此類也其在閨門中細行甚謹尤酣飲不亂者所難君生嘉靖辛丑三月八日卒萬曆乙未七月二十六日年五十五嗚呼吾又不得見君之老也子男二廷對邑廪生亦娶華氏廷猷郡廪生娶倫氏女一適萬惟卿孫男五二孺默孺洸孺渾孫女一聘字皆名族不具述廷對等卜以丁酉年九月念三日葬君空塢之新阡廷對自草行實并持君從子儀部君正志狀乞銘余善君君雖不試其二子數以業質余甚才其必顯君

銘曰

尚書有孫太學洵美且才又多學學士得君玉在握卜歸白石何鑿夜臺有酒亦甚樂玠乎義

乎與槃礴騰有面山長育閣

鄉進士虬泉吳君墓志銘

吳君諱敦復字惟厚值　今皇帝改元鄉舉越七
年余使楚自長洲卜遷陽羨識君余既還　朝君
當赴公車輒先訃過都京海內諸儁與觳秇相迴
槃持藁屬余停短長余在告君過從數悉其孝友
具大節是時君凡六戰蹶益斥治馬蘭別墅覃思
逮耄不休其志業廿載一日比兼務養生讀抱朴
子心躩之寃人元滆飯之旨余得規君世豈有社

尋攝心以觀神仙惝怳不可知君弗謂書一日謝
遣士宮自矜詡彊不衰酒行薄高舂別去旋訃至
曰滆而瀆余訝且慟塵世夢幻迺爾耳邀會余胥
諸吳徃徃隔世如鶴慶萊州兩別駕公春秋高士
論迺君竟齋志已矣吳于陽羨最著姓其推自璞
庵翁大都兩支其一　昉味萊翁則自尚書文肅公
還凡登科第者五人其一　昉心遠翁則有學憲公
里中穹坊額四省文宗云君其仲子也初學憲公
都士最後聞報除參政蜀以囍嗣故禱九鯉夢坐

松下讀易兩童子侍少者受帙去卜之吉繇曰歸
來兮山中有翟高松森而丽之蜒蜿其龍主其令
終白雲裒之而亢厥字其少者乎玄雖一嗟悲不
戾穹虵則蔌之其數五十丘木端崇史曰茲者主
歸乎松下林下也其數兩是必兩丈夫子延陵之
亢恒在少者日在癸水生木少者其以甲辰歲若
月若日誕乎松蒼龍之象也誕而主必死翳節毋
是顧焉而不職水木逆次龍蛇不並雄大衍五十
易數也其以癸巳終乎既而君以嘉靖甲辰生生

在襁而孤母潘太君年甫十八矢節撫之備囏苦
君克樹立登鄉薦在癸酉又廿年太君届七十格
當旌久矣君蓋有待竟先卒是為萬曆癸巳四月
某日年五十太史公曰世謂五十不殀夫使仲尼
僅知命翁子不達達夫無詩吳君不第而潘太君
節未闡詎曰非殀此余所重憐君君毋迺猶視哉
君娶楊氏子男五長彥淳邑諸生娶武進蔣憲副
女次彥禎聘蔣氏部[illegible]女次彥恒聘路太守女彥艮聘
金沙于憲副女彥某幼女二長適無錫鄒學憲子

諸生仁基次幼孫男一　繼初彥淳出彥淳卜某年
月日葬君自著行實介其從子祠部君正志狀請
銘噫我習君微若請固當銘銘曰
君長七尺望之似九尺餘矧突兀者顱君年五十
促廼除提袍胡弗長其年曷徵夢吉尚書有履學
憲有編矯其人龍志業不嫚奚一第軒輊頎長無
前噫嘻其然

承德郎河南汝寧府通判吳君墓志銘

歲己卯余卜築陽羨則吾友嘉善令金為余談嘉

善訓吳陽羨人也其人勁直自亢惜不任臺諫哉
乙酉余為大司成則吳君外艱起家補任丘訓曾
文選士彥謁余求教職中有賢者不為上官所知
亟拔之余曰任丘訓吳可哉越三日國子補學錄
缺者即君也君至余告之故君絕不一候曾余自
歸田數共君山水間語次未嘗及轉官事疾亟語
其子曰吾平生感德不忘報者三人則余其一也
噫謂君不忘情邪未嘗言謂君忘情邪未嘗忘可
謂不囿于俗者矣其子恭孫等持行實乞銘余不

得辭也按行實君初名夢周更士遇字時明別號
勉齋吳自員外璞以清白著聲冊傳為尚書文肅
公儼文肅三子光祿公駟最幼光祿公五子君最
長母成孺人君十七補邑諸生六赴舉不售歲甲
戌貢上　廷試禮部試俱第一聲藉甚都邑間公
卿多遣子弟從游留居久之丙子秋試卷出人大
奇之奈數奇何也戊寅謁選得嘉善訓時年僅四
十六方強盛軒舉上官知非老博士伍也輒改容
禮焉所率作士功多其在國學更有聲銓司惡其

才升汝寧府通判職在督捕前任者以身非進士
不敢與進士令迕聽其出入罪君多所平反無一
人冤亦無漏網憲司嘗途中亡金意二騶下其事
于君屬立斃之不者即以不職論君心冤之曰人
命至重可以意殺二騶乎抗憲司白之竟獲真盜
二騶獲生屬吏王廉而倨被誣贓罪且不測君為
直指力辨以免有豪而黠者挾顯要誣訟直指亦
右之君雪被誣者而坐誣者如律彼豪與顯要不
得致憾于君以君不私也錢穀例羨悉裁以子民

辭訟聽其息者十之六免供者十之三罰贖者僅十之一所治兩邑可贖鍰百餘金以修學宮及義倉不私一文也汝中吏稱廉明強幹者君爲首中丞袁直指王將會薦而君以母疾堅乞歸兩臺手書慰留不得也既聞訃遄歸服除治園圃搆小樓面山吟咏甚適優游林壑者且十年生嘉靖癸巳十一月十六日卒萬曆戊戌十月九日年六十六子男三皆邑諸生泰孫娶徐繼陳禎孫娶楊順孫娶萬繼徐女一適太學生萬習孫男四友賢郡諸

生聘曹泰孫出友德聘任禎孫出友信友直及孫女三俱幼順孫出泰孫等卜萬曆某年月日葬君其處銘曰

是延陵最是汝寧倅才大而倅是曰薄試由貢而倅亦既曰貴意嘻吳君終在下位不滿其德克行其志文肅之烈厥有餘地生知其才埸爲之誌片石千秋子孫勿替

文垣孫君墓誌銘

益孫真人思邈嘗試以醫鳴云然史官不列諸方技與許嗣宗等而列諸隱逸與王無功田游岩司馬子微賀季真輩相後先則思邈所蓄蘊者甚大而所托甚遠矣今委巷婦孺視疾不可爲則曰是孫真人所無奈何也或曰非孫真人不可彼以孫真人沾沾醫家乎哉然而病亂信非孫真人不可今亦有庶幾孫真人者曰孫君一奎字文垣別號東宿晚窺性命之旨則復自號生生子徽之休寧人也君幼甚敏治經術且大就竟以父兄遘病奪之未冠聞兄病括蒼旅中徒步千里候之兄病已

經紀其居積兄歎服曰吾老賈不若若之老也則復亟勸兄覓責市義括蒼人德之從此往來谿山間遇蛟虎蛟虎徙避遇異人授之秘方君念事親不可不知醫覃精樞素本艸難經及諸大家書頗多所自得其所著述甚具若醫旨緒餘載命門之說相火之辨正朱彥修之訛最所獨得其博綜見赤水玄珠其治病以意應機載歷驗醫案其善談名理見易斅翼飛西來欵其書未梓行者有正脉參家本草刊譌等尚多其名重公卿間其功效[illegible]

大江以南所活以萬億計乃至無筭已君性喜放生晚節閟内典歸心淨土忽獨處者兩月不煙火食者幾旬合掌誦彌陀不輟臨終問三子曰夜已盡今何時對曰平旦寅曰時至矣大聲念彌陀三聲合掌而瞑時萬曆庚子二月廿一日距其生嘉靖戊戌八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三噫孫真人年百餘歲君僅踰半耳然長生孰與無生君之年長矣雖然吾未敢以長生限孫真人也乃君之往生淨土何疑哉君配黃氏三子長時來娶程次泰來

娶程季朋來娶何孫男八允文允光允功允武泰來出允康時來出允昌允明允登朋來出孫女六聘嫁皆名家君游荆谿旹已不佞疾朋來復于我乎館其名藉藉起與兄泰來俱能繼君業卜葬君也朋來稽顙哭而手羅中丞所著傳祝給事所著墓表汪明府狀再拜乞銘余既習君復徵諸三君子不誣哉銘曰

謂思邈之後有君是謂小孫真人謂朋來之前有君是謂老孫真人噫老兮小兮其無論兮君之淨土于何不真

天遠樓集卷之十四 終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五

墓誌銘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誌銘

勅封孺人朱母鄭氏墓誌銘

按狀鄭孺人應天府丞二峰朱公隆禧之配也朱與鄭咸望於崑山鄭故宋顯肅皇后之後南渡時徙居崑之平橋代以儒醫並著進士介庵先生則孺人之曾祖也父瑞安訓導近仁母黄氏訓導公數舉女頗不樂最後孺人生是夕夢亡御史來以爲祥爲心獨喜稍長即授女孝經列女傳輒解悟顧又益喜曰是不可以偶凡子時府丞公方齗然見頭角里翁應齋先生與訓導公交驩也訓導公時時過應齋先生雅已奇府丞公遂許聘焉孺人年十七歸朱以勤顓當姑舅心先是朱氏自御史公某殁家事中落府丞公毅然圖振起之刻厲績學每夜讀孺人手枲麻以從至夜分無何府丞公領正德已卯鄉薦才名雄海内學者多從之游孺人爲治供具遠近不遺諸生成名者日衆至

今念府丞公無不歸頌孺人者孺人亦數生女時府丞公與孺人年少而孺人顧爲公置側室嘉靖丙戌府丞公偕計北上母王孺人疾孺人晨夕侍湯藥及疾亟輒禱求自代不得壽爲治終具甚備府丞公奔訃歸愴悼欲絶已聞後事善稍稍追京已丑府丞公登進士授行人奉使出入孺人獨留家侍應齋先生與繼姑嚴孺人力承色養未嘗有違志應齋先生于炎月忽一病卒襄事孔亟孺人厚治之如王孺人時府丞居喪築墳室構堂宇食指盈百孺人躬操飼之不以處貴憚苦不堪也甲午公改官黄門歷兵吏左右都給事中丁酉以恩例封孺人明年公陞應天府丞時方向盛而孺人獨約勅其家人一切不干戸外事府丞公雄略負氣及解官居常悒悒而孺人則日調饍集親朋相娛悅以移其意或事有異同輒從中調護時進温言其所匡助爲多事嚴孺人尤盡禮叔氏甫六齡幼姑在襁褓孺人皆身自撫育成之接内外宗姻無老少親疎咸有恩然必先宗人次諸鄭以爲差

歲丙辰府丞公病不起卒二子躃踊哭奠自是每
令節忌辰輒悲思痛怛與二子相向泣訓導公及
黃嫗繼歿子幼喪具咸倚辦孺人豈其誕生之祥
果有徵歟孺人警慧過人家事可否立辦不待兩
端服食纖細悉有程度即寸銖尺帛不遺注記馭
臧獲惠淳于戚性尤樂儉約自中歲即屏華飾斷
辛割日蔬素焚香誦佛餘三十年以爲常忽寢膜
疾幾半載及革猶肅盥具祈之了了如平時乃召諸
孫諄諄勉以成業越宿沐浴整衣而逝嗟乎何其

令終孰能如此時隆慶歲舍壬申七月十一日也
距其生爲弘治辛酉七月初五日壽七十二歲子
男二鼎某鼎某忠將以卒之明年爲萬曆改元六月
廿五日啓府丞之墓而窆焉先三月以書狀徵銘
曰鼎忠不肖喪門多故未有寧歲無以爲母氏榮
而且重貽之戚鼎忠其爲不孝人矣子其哀憐之
使吾母有聞也余亡妻丘孺人生于崑知鄭孺人
詳故余女許婚鼎忠子應雷女未歸孺人已長謝
余益傷之焉銘曰

於孺人徂乎吾慨吾女之失其祖姑雖然崑山之
璧千秋不渝其生也譽其坳也模

明故封太宜人王母米氏墓志銘

自不佞卿爲諸生辱郡太守王公知比遘先君喪
傷哉貧也公臨撫泣爲延致郡齋率其子若弟師
事焉以故王公家內外事無弗聞也而王公有母
米太宜人配楊宜人皆稱善養姑往年楊宜人卒
今年太宜人以悼逝不已竟中疾卒王公函其友
人黃生所爲狀並記來曰知余毋賢莫子若已幸

志而銘之不佞卿執簡流涕詑徃昔館郡齋每食
聞太宜人必親視具具微不當輒命庚進不以郡
諸生故略之不佞卿至今大媿負茲誼亡以報烏
敢讓銘按狀太宜人姓米氏太原米處士石之女
處士誼甚高王大父聞其女賢請以爲奉議翁配
入門甫閱歲舅氏卒太宜人傷已不逮久侍舅而
躬浣濯操井臼以給事姑梁姑梁憐而嘗推食食
之太宜人輒留以復進自啥糗茹藿泊如也始奉
議入貲從外臺秪使謁選守　關下太宜人從行

乃脫簪珥予鄰媼使時時市珍羞以意自遺其姑
如是者久之梁病亟方伯在襁褓且病太宜人命
趣裝行日夜不休未至舍聞梁已就木太宜人匍
匐責數不時得還還則執喪柴毀過禮既卒哭
奉議得除義豐傳吏遷主粟吏又遷遊徼吏所至
以幹局稱其設方略處紛紏太宜人多相之時方
伯已就外傳矣太宜人從內日課督之不少貸方
伯弱冠舉于鄉尋舉進士守鄧倅大名以最封太
宜人冠帔取具而已及綰二千石綬更大郡游至
岳牧數請易冨吾豈以兒貴忘脫簪珥予鄰媼時
也且吾爲廉吏母其爲珠璣不既多乎奉議任俠
好客客至責醇鮮室中一切取辦而太宜人
用節縮持之嘗築室會城手自衡量即寸石屑瓦
必任毋廢撫伯氏孤甚有恩側室子道明字之不
異已產大都太宜人孝養儉勤如鷙鳥玄稟之
自天雖目不知書至斷疑事殊不詭于經義性嚴
重少當乃獨當楊宜人宜人病沉中念太宜人不
去曰比卒太宜人日泣思之方伯寬解百方不能

得故宜人卒未期太宜人隨之黃生狀言姑與婦
相沫洵而更相依以爲命太宜人生正德丁卯三
月朔卒萬曆癸未四月望得年七十有七子二道
行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娶楊氏封宜人即太
宜人出道明太學生娶陳氏繼馬氏側室汪出女
一適生員張紹祖側室蔡出孫男二育才萬曆癸
酉舉人嗣才幼曾孫男二一敬一敏女三長聘監
生程廷祚子學敏餘幼道明育才即余授業郡齋
者奉議翁元配郝早卒無出太宜人蓋繼室云方
伯卜是年八月十一日奉太宜人柩祔奉議墓啓
郝母合葬焉禮也狀言太宜人懿行甚夥不悉志
志其大者蓋乃在方伯公吾郡自公去已二十餘
年而德公如一日公務行右教化廉正守高矯矯
不與時俯仰自其長楚臬論歸旋復起名益大振
太宜人不色喜而誠之加勤曰毋以升淪易故操
兒勉之公于是益奮勵風節抗然無所阿避踰年
遷今官尋報罷太宜人無幾微見辭色顧慰勞之
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其賢明識大義多類此語曰

是母是子信然哉銘曰
曷徵母業士也揭揭煜乎光烈曷令母淑婦也子
子傷茲允哲我銘貞碣既固既覈來者疇埒

褚母譚孺人墓志銘

余年家子褚允淳來京邸也致其兩伯父書余讀其書曰九苞九逵拜手稽首曰傷哉愚兄弟之數奇也唯是季弟九皐與公同丁卯鄉舉不幸遭我先君喪哀毀且十餘年至庚辰始獲一第司武昌理又不幸死第少須臾母死以秩滿徼恩封母孺

人幸甚而今已矣曩公寔銘我先君我先君不朽茲願再有請母孺人亦且不朽允淳則又持吏部陸君所為狀請盍司理卒二年而母譚孺人壽且九十有二竟不沾 褒典雖然足死矣按狀譚孺人父處士某母某氏孺人年十八歸保宣褚公公母謝居常嗃嗃諸婦鮮當意者孺人婉娩聽從晨興視具已即躬操組紃亡寒暑間謝少不懌孺人所以恭事煦媮者百方姑亦改容為加餐焉及謝終孺人哭之哀佐褚公治喪如禮褚公夷曠自如

不問業作孺人督傭保縞織供繇賦不乏歲屢侵繇賦加劇而產且為之詘孺人益自力振之復就羸益數詘數羸而孺人之勤瘁可知已司理君生孺人夢鶴鳴云命曰九皐曰是兒當有聲敢徵鶴乎九皐性聰穎乃使伯仲為家督以佐業作而九皐得專業儒孺人召諸子婦前曰若知保家之道乎毋謂射利可久也稍羸里中兒持邑長吏尺一呼之矣毋曰季弗事產而不下機炊哉吾方苦徵發無已時誠令季習儒當亡厭吏為也而毋私賄

而毋異食而毋惰作并力一心以沒而世諸子婦皆受約敕惟謹九皐所與游毋輒供具亡倦色歲庚辰當詣公車對會母癰漸愈不欲往母趣裝令發曰兒不欲吾得見若貴耶且而所以蚤夜勤者不以今日乎哉九皐乃行竟登第還而奉母往武昌視事畢侍食問所平反所全活有幾喜見乎色聞笞十五以上輒損食二十以上即罷食九皐勤于職又以母故益用仁䘏其有所平停疑獄皆攝文亡害云間奉臺檄行部郢襄諸郡及攝江夏事

皆以明恕聞無何以簿書億弗支病革與母訣且哭曰兒不幸客死奈何憂毋千里外邪母歸吳中念司理輒哽咽子孫四十餘輩時時前爲慰解良已萬曆乙酉十二月十四日卒其生以弘治乙卯正月二十日子三人九苞娶莊九逵娶徐九皐即司理娶奚孫男八人三爲九苞子曰允文娶沈隨州同知某女繼娶周允武娶李兵馬指揮某女允恭娶沈俱先褚母卒二爲九逵子俱庠生曰允升娶何允賢娶戈三爲九皐子曰允元娶莊

允淳太醫院冠帶醫士娶顧允明娶闕南兵部郎中某女孫女五賈存禮管鎧陳其善蔣應期其壻也幼者字陸邦栻吏部君次子曾孫男十一人啓乾聘徐時泰聘趙餘幼曾孫女十字滕某顧某史某史某餘幼九苞九逵卜某年月日葬母孺人某地余觀褚母在武昌其事大類雋不疑母夫雋母仁而能教後世稱之而褚母僅逮養贊書且在望不能得雖然足死矣銘曰

允惟褚母年九十有二而多子若孫若曾孫世莫與此必不以封太孺人空名易我多壽多男若此吁若褚母者死可矣

汪孺人唐氏墓志銘

在家人之小畜曰在中饋貞吉乃賢明卓特絕世者則何以稱焉王元伯妻目無令狐之富貴克儷清節馬倫習南郡豐豪能請從少君德曜之事此皆有大丈夫之識而無儀不踰乃所繇貞吉哉太史公曰余讀太司馬汪公伯玉所撰次汪孺人狀輒歎其至賢云狀稱孺人槐塘唐氏女也曾大父

相正德中直言忤中貴爲名御史大父詰守深州爲循吏父世勳居鄉爲長者孺人生而淑慎服姆教唐既世家而潛川之汪匹敵也上林公委禽焉上林公者忠愍公母弟也孺人歸事其舅水部公姑方太宜人至孝姑老屢遘疾瀕危孺人旦夕祈身代姑竟九十乃終上林公代伯仲當室日治生不暇給鬻財歷淮海齊魯燕趙間饒益倍昔孺人佐以勤儉中禮孺人初不宜子媵胡姬進上林公已而胡舉丈夫子三姬蚤世孺人哀之治葬甚飭

且收卹其弟之貧者其孝敬慈良婦德幾備然不足概孺人大節其大者上林公好行其德孺人曰陳說馮文簡范文正之徽應歆動之程督其三子嚴數教誡而家所不足非刀布也而仲伯殉國而曹亢其宗勿隳哉而毋庸詎非軻母滂母邪所聞鄉名卿賢大夫士其才某博學某篤行君子願而曹效之不者即至貴顯弗齒也三子敬奉教仲居貞登北畿鄉薦舉室色喜孺人叱曰德乃堪也乃當懽而喜耶孺人生長貴盛其持大指明特清尚

乃爾非有大丈夫之識不能也孺人生某年卒某年三子者長居靜籍冑子守鴻臚娶程氏三女一歸羅中丞子一字程司徒孫一字程孝廉子仲居貞壬午舉人娶江方伯女三子茂德娶中丞女茂賓字程登州女茂勳字程觀察孫女女一歸殷司徒孫孫二某字吳孝廉孫女次某季居常國子生娶余氏三子茂才字曹參政女次茂弘茂先三女一字參政孫一字方氏子一字吳太學子上林公卜某年月日葬孺人居靜居貞嘗從余遊而以族

司馬公伯玉狀徵銘司馬公當代宗匠片語足不朽余何贅焉然不獲辭也銘曰

謂孺人丈夫中饋弗渝謂孺人女子厥識卓爾貞靚厥躬而佐素封鬱其楸松虛左而虞是孺人宮既植既實專葬無窮其芃芃兮

誥封夫人張氏墓志銘

夫世鮮特立獨行之士而敖困貧懾權勢者相跡也無論蘇季子困約妻不下紝即謝安石臥東山有重名當時至相謂曰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顧

以劉夫人明哲廼憂其不富貴安石捉鼻曰殆恐不免耳夫婦人安能識卿相于塵埃中自古歎之矣孰意千載後乃得張夫人哉張張渚鉅族也張翁輯者娶于錢而生夫人其得夫人也晚又生有貴徵與日者之言符於是張翁奇愛其女而求婚者輒謝弗應時萬公未媾也而封君亦議婚于張張翁復弗應封君夢若有告之者曰須張夫人至覺而異之於是張翁亦物故則使人復往而錢媼遂以夫人歸于萬萬公時方為儒生與伯兄皆以

才名著而賈寠甚也夫人來自富室又以愛女父母不爲節量而習爲豐後一旦約身而就薪水勞晨將一老婢趣治飲食以奉舅姑及夫且以給賓客組綴執作亡暇時間或緩急不屬弗令翁媼知故姑婦僅隔一壁而若不聞也葢困悴者五載如一日云而萬公始鄉舉明年偕伯兄登進士萬公選翰林吉士邸饋須夫人顧念翁媼弗忍去又踰年翁媼趣之行而夫人至邸公館試高等法當留本署而爲柄臣所持然不失給諫而公獨欲得閒

曹則以爲儀制主事復深念父母求得使事歸省又不忍離側也爲之請告未幾而封君捐館舍得以親殯葬既免喪起補本職然念母李淑人弗置也乃以改南請而公亦計資當遷矣則以爲南車駕員外郎於是淑人既近而迎之至邸母子相見甚驩也葢公之求閒求使請告請南皆公主之而實夫人從臾之也亡何而淑人病且劇曰我思還故鄉公念棄官不可夫人請先奉淑人以還淑人竟終于里第者夫人力也遲而萬公官數遷地數

易於是客豫章抵貴州涉沅湘遊齊魯泛百粵且入在朝中則南者三北者再夫人靡不從者所至嚴扃鐍約束蒼頭無敢以外事關說時時督其貇隙地以種蔬菽其介然不輕取予不獨絕私賄卽親族餽具亦卻焉公所宦歷地綃縠孔翠璣珊山海奇錯之類夫人一不問焉或以貴富家奢麗服玩言者夫人作色曰此可常恃乎其明達又類如此至一布衣浣綴再三幾不可針襲而藏之弗棄也至果蔬脯肉之微一二治而蓄之弗敗潰也封典

愈益貴或說之曰幸賴　天子恩爲夫人至貴矣何不自喜稍裕服食自安適而猶儉苦爲也則歎曰粗糲吾所安且不能佚佚則病葢始終一節不變云人知夫人之儉無異貧賤時而不知時有豐溢也葢余自蘇徙居義興萬公觴余于第饌食豐潔余自以萬公本署前輩嚴公弗敢過食公曰此老婦督五子婦親所謂膳也器必躬拭焉食上輒問進食者客食則喜今客不食是膳不精器不潔也老婦亦不自得矣余重違公意而不敢虛也孰

謂夫人概以嗇哉萬公端飭而每怨人所不及且
好施予夫人面折人過雖厚親族而不喜贍貧曰
吾贍之是誨其後且惰也公彊之夫人至斷斷不
可公雖唯唯從之而竟行其意夫人亦竟弗忤也
夫人病痔且病目至失明又至咯血而嗽蓋憂公
病而自病亦甚焉公卒之五年是爲萬曆辛卯七
月十八日夫人卒後公四年而生生時則正德庚
辰十二月十日也年七十二公爲禮部侍郎時封
淑人子男五人春以恩任南之中府經歷適　長

秋宮建以春官進封夫人春官至某府知府娶某
氏封宜人胥會智曾俱太學生而智則側室史出
也胥娶某智娶某曾娶某女二人長適太常少卿
唐鶴徵封恭人子傚純亦爲庶吉士次適推官吳
正志御史達可之子而御史君則余往未定居時
居停主人也夫人舉子會之後又得一子而病暫
乳於史而以熟寐致擁之斃夫人弗督過也而視
史子智若已出臨歿而瓜分其所遺不私焉及卒
中丞劉公以聞　上命合葬賜祭墓在明珠山小

以萬曆癸巳二月二十二日葬先期春等來請銘
余曩與公比棟而居交厚而太常君與余同鄉舉
既爲通家宗伯公違世余狀其行時余以少宗伯
筦詞林得預易名之議謚公曰文恭制曰可今夫
人墓石之文義不得辭夫不樂津要不慕華轂而
篤於舅姑不以貴驕不以富侈而嚴於賓客清約
如寒士防慎如禦敵均愛於異出宥過於寵娣而
其秉義烈烈則超跡於賤貧貴富之外此其賢加
劉夫人遠矣何趐庸庸者哉夫人其烈丈夫哉銘

曰
春官尚書　帝喉舌讙其儷者寔明哲少君釋裝
其折節躬操井臼靡所缺崇封茂渥來爵闈飲身
約用閎瀹轍介義自守皦烈烈宛如明珠不可蠲
明珠之山是爲穴寵命葬之夜光結

志王室黃令人葬并銘

昨歲余扶侍南還佃夏掘梁谿余姻家黃光祿止
余暫憩其園亭光祿君老矣余日與光祿之仲子
子問朝夕子問時見其壻王生統一甚秀而文比

余築室荆谿予問爲經度尋得與朝夕一日復以
統一見余目之曰是若倩乎服改矣予問乃泫然
出涕曰主臣敢有請也唯是吾妻婉娩幼從母受
孝經女誡諸書輙了大義稍長女紅不習而能年
十一王太學化行爲季子統一擇配廉吾女賢且
兩家世講也　遂委禽焉十九歸于王王雖顯族
世守清約而吾女能布衣蔬食事舅姑甚謹姑秦
嚴益自貶損務當其心王生肆業吾女相其勤篝
燈績紉達丙夜爲常廼今已矣疾革猶強起更衣

稽首舅姑辭爲婦亡狀已而執王生手勉以大
業言訖而瞑嗚呼死生者了了者時萬曆已酉之
重九日也距其生隆慶戊辰得年僅二十二嗚呼
吾女之爲女幼爲婦僅三年而有令聲而竟已矣
將以某月日葬統一慟不已用敢乞哀儻太史公
賜之不成殀殀物乎太史公曰是雖一女子且殀物
嗟乎世亦何必有大丈夫與夫壽考者哉遂與之
銘銘曰
[illegible]萎者蓀乎不鬯者芬乎噫嘻與斯銘長存

吳室于孺人墓志銘

太史氏曰禮婦人無特銘于孺人非婦人也而丈
夫也雖欲勿特銘也得乎于孺人者荆谿吳長君
之配也于爲金壇著族孺人之曾祖諡以子湛貴
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祖泗以子業貴贈監察御史
父棐鴻臚寺署丞孺人生而賢而于與吳衣冠匹
也萊州別駕吳公爲其子長君委禽焉長君纔達
禮字叔純鴻臚君亦聞長君可壻也報可孺人年
二十而歸吳雖生長閥閱于家政無所不諳更柔

順執婦道晨昏匕箸非手調不以進能當舅姑心
姑杭太孺人雅嚴治家井井孺人才性酷似之杭
太孺人大喜若蕭何之得曹參也長君性簡靜于
世間一切聲華視之漠然素不問家人生產孺人
一一綜覈自圖書几筵以至田廬稼穡出入調停
朝暮持籌握算不休而又能屏絕奢麗食不重味
衣不紈綺布褐雖敝必澣濯綴緝終不以易新因
訓其子曰吾非慳也庶幾爲若輩植福耳以故家
業益起宜興產葛出孺人手獨精絕冠一邑所易

金不輕施予一日盡發其篋以佐所産則又曰凡吾所拮据勞瘁者子孫而不學焉用之二子稍長則延師課督晝夜弗得輟數教誡曰世烈綿邈若不見一門伯叔及羣從兄弟之盛乎奈何不自力也二子皆竟自奮勵有文娌有盜簪珥覺輒置不問其有度又如此萬曆戊子夏長君遘危疾幾不起孺人籲天祈代不難捐所蓄以資醫禱是年秋孺人以積憂病亟顧絕不事醫禱曰死生命也吾獨之審矣竟以明年己丑之正月十日卒距其生

嘉靖壬寅九月四日享年四十八子男二長正色邑諸生娶虞邑徐太學女次正國邑諸生娶太學女女二長適徐太學子鍾英次適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京口曹公子良賓孫男某正色出某正國出皆撫育于于孺人餘幼長君卜某年月日葬孺人龍潭之新阡持其季侍御君達可狀乞銘于余余觀孺人理家有丈夫之才籲天代夫有丈夫之烈已疾獨不事醫禱有丈夫之識是宜特銘銘曰是産于金壇之于而歸于荆谿之吳以當舅姑以宜夫以成二雛恢其家賢逴卓殊斯所繇稱丈夫也乎

吳母沈孺人墓志銘

自余卜居陽羨所勒石德善功烈無論已即閭閻間抑何宜特銘其多也蓋徵風俗云按吳別駕士遇狀其母沈孺人其先吳興名族也勝國時諱源澤者以才辨自雄始遷邑之黃瀆家焉入明受知高皇帝舉于鄉仕至貳守數傳爲孺人大父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謹父南京刑部檢校敷母殷孺

人不生男生二女而孺人爲長性端莊父母憐愛之而沈與吳世婚姻吳文肅公儼元配沈夫人卽孺人大姑也文肅公歿其長子太常某復與孺人父刑部公定中表兄弟相友善聞孺人賢爲其弟季子某委禽焉季子某字某別號雪舫仕光祿署丞則文肅公繼室林夫人出也其爲人長者而孺人深居寡言笑相對如賓比久宦京師無内顧憂林夫人雖數就養仲氏而終以季爲家則以孺人至孝孺人又克孝本宗迎養殷孺人歿爲斂葬又

者太息曰微獨其丈夫廉乃宜人者丈夫也丈夫宦遊不攜家累宜人能課督諸子並有文譽大夫抵家輒喜曰始吾兩尊人在而若代爲子吾讀書不暇作家而若代爲主茲復代爲父乎會病大夫念之得公請勘屯以歸越三月而宜人卒卒之前三日諸郎擬乞善丹青者貌像而不敢請則紿謂若望氣者乃宜人已諭曰善此吾心也整櫛端坐以聽貌竟比屬纊人囑數語神爽弗憒云宜人生嘉靖庚子六月廿三日卒萬曆庚寅十二月廿六

日年五十一子男三長文䚹邑諸生娶湯次文軏邑諸生娶徐次文軝聘萬女五壻爲裘尚賓陳夢龍吳正路吳彥其曹師節孫男二尚幼俱文䚹出且卜葬大夫自草行略屬其門人吳比部正志爲狀乞余銘銘曰

是蔣宜人疇謂非婦人疇謂婦人而無特銘是有丈夫之識操而被　天子之寵靈而系太史之特銘

任室吳碩人墓志銘

余既買田陽羨所識蓋有止山任君云初余僦居久之始卜築長橋東擬壘數石栽植而延樓以望銅官諸山經始草昧余習君耆悳練事數從君問規畫君多才寔出緒餘指授悉當君庇余深矣昔蘇長公高誼不成買宅其擬種橘搆楚頌亭亦竟不果吾甚恨蘇長公不遭值君以得歌哭聚族于谿山間也余既德君君每載酒過從酒中輙譚其配吳碩人賢而又能也蓋未嘗不泫然霣涙也碩人卒萬曆己丑三月初七日越五年且葬而君率

其子與春持從子𥅮所叙次行實乞銘余德君則安所辭吳碩人銘按狀碩人出宜興世家大父其父其有隱德碩人數歲失怙即知哀慟而收涙慰藉其母楊閨中習女紅甚勤不苟笑語母鍾愛之爲擇所歸歸于任君事舅茶丘翁姑白碩人得其驩已而君當後其再從父大理寺副竹谿翁君固遁于官府治之乃碩人尤弗欲曰謂所生恩重何其視大理遺貲厚亡如也比本生坳雖勉從降服而心喪有餘君雖席饒裕瓜分所餘仍遭搆煽家

中落碩人拮据佐之自奉非惡伏臘祭饗具甚設
能坐悉內外鉅細四十餘年庭無誶語家人色戒
不敢少紿之顧拊循有恩阿保傔傒之屬多自黠
而自于任氏之門者無論臧獲輩尤能從吏君多
畜舉已其不時躁急其斤斤自將良若君厚賴其
從此君所為慟未已也碩人故無疾歲暮治白碩
人囊事勞瘁觸寒竟不起距其生嘉靖辛卯六月
廿九日享年五十有九子男一卽與春由太學生
除光祿丞婦武進徐氏繼武進毛氏女一適太學

生徐明羽孫男四俱毛出長名世聘曹氏餘幼孫
女一徐出字武進諸生楊唯時與春以父命卜癸
巳年某月某日治壙葬碩人某山新阡而虛其左
銘曰
趙有任丘魯有任城銅官之麓有若白馬一抔峥
嶸碩人所歸任氏長世松楸宜冥是宜曰任山兮
並千秋名

楊母陳安人墓志銘

陽羨蓋有所敬先生揭公云公垂宗有雋聞由鄉
薦令廣濟別駕饒州稱循吏其居鄉稱古鄉先生
清介之操皭然特著故其疾汙染最嚴即親故不
少假容接比物而鄉人頗稱頌之不衰斯見公哉
余卜遷來茲公已老亡何謝世遂不及一當公而
識其子孝屹等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廼歲
癸巳冬孝屹等持行實乞銘其母陳安人重以俞
憲副所撰狀再拜請余執簡大息士能標準當世
微獨德碩與才詡楙厥亦有內助焉陳安人者邑
之川埠名家女也曾大父侍御全大父貢士欽父

秀才贈經歷誠雖隱顯不同代有可紀安人自未
笄動循古則逮歸別駕公相嚴若大賓事舅姑贈
戶部主事毅安公封太宜人李能先意得其驩其
遇妯娌不啻同氣無間也以故伯仲同氣無間云
所舉兒女繁未嘗置乳媼或曰何過自劬勞廼爾
安人曰夫孰非人子夫孰非人母奈何令渠母有
子而不乳渠子有母而不乳于母噫其善乎能推
心哉諸子婦化之其婦事安人一如安人之事李
太宜人也其御臧獲嚴而有恩諸婢指汙所至愛

統飾弗愠至相謂歎曰吾王母何必減劉寬哉別駕公晚節嘗祖廟正時祀修譜牒舉古禮賻宗族逮鄉黨而自恬適谿山亭榭間皆安人協贊勞瘁弗恤也安人後別駕公十五年而歿歿之日為萬曆癸巳五月八日距其生正德壬申年八十二子男三長孝屹禮部儒士授承天府檢校娶王繼武進陞次孝峕由邑庠入國學授按察司知事娶陳次孝崇嗣其從父選貢弘狷公亦由邑庠入國學娶溧陽史女七溧陽彭太學充秀武進唐儒官一

鳳邑亭堵儀狀谿徐太學域鶴慶萬太守春蓀里任太學永清溧陽彭敦復其壻也孫男七孝屹長子友份邑庠生娶溧陽周次友佳娶徐次友伋娶陳皆禮部儒士次友仲嗣孝峕娶溧陽史孝峕生子友侃聘溧陽彭孝崇長子友儁娶萬次友儼娶邵皆邑庠生次友位娶徐孫女五孝屹者三壻庠生任與文及吳世祿萬惟志孝峕者一未字孝崇者一壻庠生卜元賛曾孫男四曾孫女三孝屹等卜某年月日葬安人馬埠新阡合別駕公兆銘曰

何潛懿弗章矧迺有天有天伊何是極貴能貧矧沈抑弗崇仕豪蕭然以清白遺其子若孫是宜多象賢其天弗刓馬埠鬱蒼新阡永安

勅贈孺人顧母吳氏墓志銘

納言顧君與睿自四歲失其母吳君被推擇為豐城治平天下第一　策命褒所自　贈母孺人夊拜長兵垣聲益震則又　贈母孺人秩均也夫褒邑令母也者則循吏母褒省郎母也者則直臣母於休哉君顧益不自得恨不及養也既累官納言在

告一日過余陽羨山中手丁侍御狀乞銘太孺人蓋欷歔欲言者三卒不忍言也嗟乎臯魚之痛痛欲養而親不待也太孺人匪老而不待君甫佽飣之齡無養之責克樹立微寵數獨白首抱至痛不解于心歟君貴顯其自視亡如乃吳人故不以貴顯妝嚴重君君亢直進退不干世有名卿之烈余自諸生習君投分深其得不銘太孺人按狀長洲兩著姓下係之顧與永昌之吳而納言君之大父峘與太孺人之父某同為邑諸生交甚驩約舉子

女爲婚姻已而各舉子女則封都諫公佐與太孺人也日者曰耦也其必昌抑太登其並以子貴乎兩家竟如約封公生不凡太孺人亦幼時諳女誡不類常女年十八歸封公封公藉甚庠校間朝夕集諸名勝相劘切所取辨中饋太孺人甚給而躬自操勤儉佐之太公長者而姑施碩人嚴太孺人承之如奉大府卒得其驩輒歎賢婦云施碩人物太孺人慟幾絕治喪悉中禮封公累舉不第例貢入太學而太公亦之官嶺南太孺人獨紀綱家事晨起操作率其下無敢惰所興殖農桑之利歲數佐而內供伏臘外給繇賦悉持籌握算之綜覈纖鉅靡遺竟勞瘁不支疾卒時納言君未成立乃暨其兩弟一妹相啼泣狀可知已太孺人旣卒家中落封公不能持之而待納言君嚋謂婦無攸遂哉迺今以子稱母母奚必及其子貴衆服于厥躬乎榮施泉壤不朽于是焉在孺人生弘治癸亥三月初七日卒嘉靖丙申三月初八日年三十二子男三人長即納言君九思娶黃封孺人次九韶出後

其叔儀娶蔡俱太孺人出次九德郡諸生娶韓繼太孺人馬出女三人長適朱益昌太孺人出適項愉適朱國楨者俱馬出孫男五人兆禎太學生娶鄒有禎中戊子應天鄉試娶孫繼徐俱九思出麟禎娶張夢禎邑諸生娶周俱九德出維禎邑諸生娶韓九韶出曾孫男三人延茂聘金兆禎出延芳聘湯延英聘沈有禎出太孺人以某年月日葬祿字圩之新阡合封公兆銘曰

詒不及母而勝爲婦名卿其後匪卿位則崇而卿烈有造叶荀也謂不永年而[illegible]帝有寵嚋則匑焉匪匑則堅其匪　寵褒故克亦有聞叶沿無以從封公十世嘽嘽

吳嬪楊令人墓志銘

常學憲願山吳公坊也其長子其儀五歲耳逮長能開大前業是謂雙泉君迄今五十餘年而宗族鄉邦藉甚稱雙泉君一則曰賢豪一則曰長者蓋有其助之其元配楊令人賢也雙泉君旣幼孤其生母陳青髮氋然瞽也已而稍安之者其家婦楊

令人孝也雙泉君諸子亦其長者發藻儒林而少
者亦嶄然露頭角矣則楊令人能毋即仲非已出
子而教之不異己出也君子謂楊孺人于是乎備
壺德楊令人者華亭名家子也其先有隱軒先生
勝國時讀書力田入明抉目辭辟召不就累傳至
雲南按察司副使公道亨即令人父云令人生而
慧母封宜人唐授以列女傳輒語曉大義見老孝
行以故學憲公身後有爲雙泉君議婚德門以爲
外援者令人年十七歸于吳生母陳慮其爲宦家
女不任勤劬劳再三廼令人甚謹旦暮必問姑起
居安否巨細必問姑可否其手調膳具必問姑嘗
否姑㘬而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至孝如此推而
宜于夫儀于子固無難哉此令人所繇備壺德也
乎令人生嘉靖乙巳卒萬曆甲午得壽五十子三
彥璋邑諸生娶無錫施太僕卿策女彥瑜側室王
氏出娶常熟張別駕明孺女彥琦聘溧陽史憲使
繼辰女女一適同邑官生曹師敬太學生司直子
大司空三鳴孫孫男一某令人卒之明年十月日

葬條嶺新阡其從孫儀部正志狀其行而太史氏
爲之銘銘曰
是不出壺壺德甚備是能備惪在壺無汰條嶺白
雲華亭鶴來罝良而歸于室式吏

敕封孺人徐母吳氏墓志銘

納言徐君維嶽丧其兩尊人也既登進士令海
陽政成父三石翁贈文林郎母贈孺人已而爲名
御史爲名卿顯親不及生納言君孝思哀慕無卒
語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劉其亦曰老成人盍
有繼母吳太孺人在吳之先濮人從宋南渡著姓
吳江代有仕宦太孺人父汸　孝宗朝纂修實錄
起諸生仕至鴻臚右丞太孺人幼侍生母王疾亟
而拊牀泣也王曰我故女女男也吾何憾乃瞑太
孺人卒事嫡以孝聞性凝靜舉止甚莊鴻臚君異
之慎簡所歸歸三石翁翁長者而徐大族嚮貴盛
匹也然翁昆弟四人翁獨承世太孺人盛年稱未
亡人傷哉而竟以子貴也既　封孺人納言君益
務致其娛悅順適若曰日母猶生我者也吾母曰

母敵吾父者也吾父父之尊與母之慈在上言哉以
故稱納言君也孝故不知納言君故有母也稱太
孺人也慈故不知太孺人自有子也納言君在臺
中奉　命所至先事事竣輒歸省㒸纘率諸弟朝
夕太孺人許太孺人甚樂其甫視北畿學遽假休
沐亦以太孺人故大都納言君所以承太孺人若
娶兒然即陳太孺人在其蔑尚矣乃至推純孝為
精忠聲烈甚震不佞以同朝故甚悉太孺人有子
哉子四人長申即納言君娶馮氏撫州守符女次

晋錫太學生娶殷氏工部郎選中女繼華氏鴻臚
序班承學女次文錫娶葉氏文莊公孫鄉進士棻
煥女先太孺人卒次番錫娶吳氏兵馬指揮元誠
女女二一適章方伯士元子培芳一適太學生沈
有守孫男五弘太學生娶鄉進士吳承熙女洌太
學生娶郡庠生吳安仁女瀚邑庠生娶太學生湯
一鳳女俱申出灝文錫出浚番錫出俱未聘孫女
六人曾孫男二曾孫女三太孺人年六十有九嘉
靖丁亥八月十六日生萬曆乙未二月初七日卒

卒之明年正月初五日葬婁門伯字圩之新阡合
贈翁兆納言君自為狀詣陽羨山中乞銘銘曰
於休哉母其匪故而委夫人有子憲烈造　國所
繇名卿臣臣子子豈祿是衮將積則阜藉手以報
曰惟有故似於太孺人所歸得偕宗以大庇

明封安人徐氏墓志銘

宮允劉君玉儔與余交甚驩因知其壻鄒駕部且
知鄒母安人之賢也安人以萬曆乙未八月二十
七日卒駕部手狀其行以墓文請與余所聞㪅備

加詳乃為之志曰蘇之吳江有秋澤村者徐氏世
家焉勝國時室廬園林今尚在也有泰甯令琛以
孝行起家有異政禽巢于庭芝産于校事聞
上特命崇祀于治所至孫豫庵公某以德稱于鄉
人謂王彥方復生也壽益踰九十云豫庵生月川
公貫博綜書史以歲薦任姚安牧致政歸亦以德
詩稱娶某氏是生安人幼即端慤婉慧姚安公愛
之慎所歸鄒翁亦聞徐女良也聘以配子承德公
事舅姑以孝聞又明年鄒翁卒安人伏哀[illegible]公以

儉勤治家而養姑以旨甘姑甚宜之歎曰即吾所
生不厚于此矣久之姑遘異疾安人飭視藥餌不
釋裳衣者數月醫云法不治安人憂傷旦夕焚香
籲天願以身代且嘗其痰拊心泣曰味覺不佳臟
腑病甚奈何密刲肱和湯以進及卒哀毀如不欲
生姚安公赴任滇中萬里而逐安人之母與庶弟
留于家俄而歲侵穀踊幾不能朝夕矣安人迎歸
衣而食之視其姑焉姚安公既歸槖中裝蕭然也
巳與母先後捐棄弟初不能襄事安人每感泣曰

女亦子耳二喪不舉者予何何以見二親地下耶
凡喪葬悉捐貲以具女兄寡而貧請于承德公養
之別室死而殯葬焉族有貧而貸者脫簪珥應之
即不償無恚色安人之產駕部也將免身夢有貴
徵及長就外傅家值寖乏自奉甚薄而獨豐其師
業或不中程輒厲色督責而駕部亦能自奮庚辰
第進士安人喜甚而憶曩者夢符也壬辰授南兵部
車駕司主事適覃恩得　敕封父爲承德郎兵部
主事母爲安人又三年以考績便道歸省捧觴爲

兩親驩安人喜甚且戒之曰毋躁績毋踰檢則長
守此貴矣駕部奉教自兢兢不敢貽親憂也後左
遷外郡尋再補南部郎戀戀兩尊人家居者歲餘
慨然曰親年踰七十景迫桑榆終鮮兄弟願乞
侍養安人不可曰親幸皆無恙吾不效溫太真毋
何爲作兒女子狀且以一第徼　君恩忍忘報耶
駕部不得已揮泣就道復閱兩載每得家信即云
飲食加于往時因自慶謂百年可長保者乙未夏
聞安人痰疾作日夜爲歸計而輒以漸愈報因疏

吟矣之乃竟以仲秋不起奔喪哭踊恨不及視疾
而躬含斂也夫自金陵至吳江百舍而遙兼程可
兩晝夜達也即駕部亦將謂可晝夜達者詎意竟
至此耶安人素禮大士視西方爲極樂其視幻軀
之化若解脫者人謂安人婦而女女而婦弟而子
余謂安人蓋女而丈夫者哉生嘉靖癸未四月十
六日壽七十三子一即駕部君雲鵬娶劉氏封安
人左中允王儔玆女女二一適太學生周崇義知
縣大童子一適光祿寺署丞顧正志叅政中孚子

孫男一孔儒太學生娶顧氏中書舍人正誼孫女
孫女二一適庠生顧舜京舉人爾志子一適庠生
周文薦太學生應儀子曾孫男二尚幼以丁酉二
月初六日葬安人于其處銘曰
秋澤之徐世有令圖簪纓累葉載德弗渝清矣滇
牧宦橐蕭如宜有賢媛孝義允孚孟雇鄒園三遷
教敷安人善誨子躍亨衢仁心濟物彼岸是趨夜
臺永閉西方孔愉

勑贈孺人華母馮氏墓志銘

銘華母馮孺人也余方岩居養痾不辭也何居馮
孺人者澹山學士公之貳而中書舍人仲亨之生
母也孺人壓于嫡不得從學士貴舍人所冀顯親
則生母爲急比法有　勑贈在其身後不及其生
前舍人有至痛焉則可念舍人以歲丁亥艸孺人
狀業請余銘而有待也則孺人未被命也命下越
三年舍人其猶有待也則愼之至也舍人一旦溘
亡則可念其孤師周奉亡父所撰狀以請則可念
舍人甚昵余其尊人學士公吾館中先達也其弟
儀部君叔陽吾同年也三君寧已矣並不可作矣
則可念種種可念是故余弗敢辭銘按狀孺人諱
鸞英馮之先名起英者扈駕南占籍晉陵傳至宗
衍家于無錫更傳至朝鳴起家南郭之瑱朝鳴生
溥溥生顯顯生賓賓娶郭氏生孺人生時有鸞鶴
之祥以命名性貞靜而慧通孝經列女傳學士公
年廿有八未有子封翁命遍訊名家女長且賢而
待聘者得孺人孺人進而侍姑鄒宜人嫡錢宜人
其驩如母子遇而與長公伯貞之母陳儀部君之

母顧若娣姒娣姒當錢宜人病亟雖婢屬爲側湯
藥非孺人弗進弗嘗也謂孺人曰我悔初之論也
多所負汝汝不我銜而始終一心我語畢逝當學
士公致政歸孺人事鄒宜人鄒宜人簡默毋莊坐
竟日孺人竟日侍不命之去不敢去鄒宜人中疾
臥不起孺人事之益勤不懈鄒宜人以語封翁曰
馮氏固吾婦也今豈獨能姑我寔能母我歲甲戌
學士公以壽考終孺人哀遘毒申肩背間得痰疾
明年儀部君繼殁太家百責萃舍人一身甲申國

命舍人入都求仕進乙酉四月間有　旨選武英
載筆舍人日夜念孺人疢痼且年高會　天子營
壽宮是秋奉　命齋料銀至清源乞道歸省既使
事竣下徐州聞訃舍人慟幾死戊子服闋再入供
事殿中己丑患危疾終不歸自誓欲畢乞恩一念
庚寅病已授試中書舍人癸巳授中書舍人奉使
轉餉山海再歷三歲至丙申始得　勅授散官贈
孺人如制遂請告歸圖襄大事日月有期而舍人
死矣孺人生正統己巳七月廿六日卒萬曆乙酉
八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九子男一卽中書舍人
仲亨娶通政司參議嵩嶽夏公女女一適太興縣
丞宜興堵君子太學生維山孫男二彝生長師周
邑諸生娶吏部左侍郎贈尚書無錫周文恪公女
次師召邑諸生娶行人司行人吾吳韓君女孫女
五壻爲宜興吳時宗長洲郭廷組同邑王國楨吳
邑蔣士駿長洲顧寶昌皆臣族皆太學生師周等
奉舍人遺命以己亥冬　月　日葬孺人蕭塘新
阡合學士兆師周痛舍人之不待也于孺人狀後

復系以芑言請銘銘曰
是維孺人從學士公今共一佳城誰謂　封章不
及其身以學士之賢豪孺人贊其令名以舍人之
孝必欲徼　天子之命爲孺人榮千秋如生

天遠樓集卷之十五畢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誌銘

柳亭李公暨配段孺人合葬墓志銘

鄆城李君爲長洲令有聲且三年報政請于　朝推恩其父母時嫡母段孺人歿久矣君父柳亭公從宦邸當受封竟未及期卒君奉喪歸葬手具狀來請曰傷哉家大人少須臾死得沾恩無恨而今已矣敢徼一言不朽君爲予甲戌分校所取士予既覽其狀則柳亭公與段孺人之德皆可書也按李氏之先世爲濟寧人至公曾大父弘贅鄆城張氏遂家鄆城大父玘父顯咸有隱德然世世農賈至公生而穎秀廼業儒公博通經術尤善書逼晉魏將用是起家而奪于母喪弗克竟會外父段給公貲與同賈段富無子且目不識書公悉爲籌算有奇贏即纖毫畢籍之以歸段于是益倚重公公既佐段拓其産復能因時居著業用以饒常客淮值遺金于廁守俟之俄遺者還公悉畀之遺者固

請分半公笑曰設吾欲得之詎止半乎卻弗受市人皆歎曰長者哉其慶必及子孫矣時公年四十尚未舉子段孺人爲置貳劉氏生長洲君與其弟某長洲君乳于段孺人少多疾孺人所以調護之備至忘其非已出也雖公亦忘其非段孺人出也長洲君甫成童就塾段孺人即心異之謂公曰是兒必能亢其宗以終公志第吾弗逮耳以是公與段孺人銳意督長洲君學公有田隣於鄉貴人鄉貴人欲得之弗與鄉貴人銜之以書屬濟寧守曰是夫有萬金産而二子俱壯可役時長洲君方九齡弟六齡耳守皆籍而畀之大役柳亭公懾守威噤弗敢白而肩其役殊困復以鄉貴人持之峻更二守弗能脫其前後凡六年而公之室罄矣段孺人日夜益拮据爲生故雖有假貸而守其田得無鬻時長洲君能文州上其名督學使者段孺人竊天禱願其有成長洲君既爲諸生公指藍袍泣而顧段孺人曰兒之能以儒立盡爾力也雖孺人亦喜而更潸然泣也自此役漸弛而家益貧甚自段

孺人以疾卒則田產鬻幾盡柳亭公意不自得自陶然於酒而課長洲君學益嚴君遂以癸甲連舉鄉會二試筮仕長洲公勉之曰吾世無仕者然稱善人於閭里間三四公汝其無忝先德矣或以鉅邑難長洲君者公曰吾老矣閱守令多矣守令知自愛則事省而民安雖甚煩劇可卧而理也既就養宦邸諄諄囑輕徭役見有受札者必詢曰得毋以私恨中良民者乎吾往嘗之矣吳俗輕訟輒名人命公聞則戒曰世知入生者以償死者而不能

無罹於非辜也汝其愼諸蓋叅從長洲君三年至覺薦牘有僉永語則盍喜曰兒不負吾教矣公竟以脾疾卒公天性孝友少悲毋史不逮養念之輒泣事父與繼毋人稱其孝父之析產也多與仲季而門户事顧獨以任公公曰非吾誰爲支其外者父以公故享其逸二十餘年父既歿所以安諸仲季者卒如父在時二親襄事皆倚辦公而復爲室其弟最幼者仲季數以賈乏請公推與至三四無少靳且衣食婚嫁其子女又幾四十年公所以能

成其孝友者段孺人寔佐之公恂恂自居不樂與人競當鄉貴人齮齕時諸爲公不平者皆曰是故爲權相嵩假子者也今相已伏法如能上書訟者彼可立敗公辭曰吾値貴人命也硜之何益鄰有嘗鬻公田者且占且訟之長洲君既貴客或謂公盍亦鄉貴人一洗之公曰吾所以至今日徒以有昔日也豈復更念之哉里人貸公金以百數弗償公因火其券長洲壯縣公子一切珍麗無所嘗曰倘鑰僮指率先儉約蕭然如布衣時公諱勤字世

寳別號柳亭生正德丙寅三月二十三日卒萬曆戊寅五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孺人生正德巳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庚申七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二長堯民即長洲君娶刁氏次舜民娶賈氏女三一適武生魏國才一適樊宰天一字刀鍵翼俱側室劉氏出孫男三元淳聘庠生梁宜生女元樸未聘堯民出元素聘庠生楊綬女舜民出孫女三一字梁如京一字梁柱國堯民出一未字舜民出以萬曆巳卯正月十五日合葬于盤

溝祖阡之側銘曰
敵國外患國是用昌家亦爾耳厥有天道不敢知
人事積善食報惟人自造不敢曰天道是宜李公
與段孺人厝承吉

封濟陽衛經歷曹翁暨配贈孺人陳氏合葬

墓志銘

曹翁諱某字文甫其先長洲人後以尺籍隸三河
興州後屯衛去京師僅百里遂家京師曾大父嶧
澧州學正大父綸以太學生授御醫早世妻朱氏

有巴寡婦風郡長吏以上　天子詔旌之父鼎御
醫娶鄭氏生子三人長曰逵逵之孫曰子朝子登
竝登進士貴盛傾一時季曰廸而仲即翁也翁少
開敏業習博士語已而歎曰儒生沾沾一經即幸
而第可以爲國家用不則槁死曾不異朽株枯木
安所效尺寸哉醫用于國則視　上所御劑保
聖躬不則齊民猝有緩急投之片草愈亦何異仕
矣遂憑其世籍爲醫諸生頃之賜冠衣待詔　宮
殿中　毅皇帝南廵翁執藥囊鼎七從有詔侍醫

遠而從我賜一品緋服比還而羣臣禁龍擧泣焉
世廟即位有司覈扈從功弗上僅除翁泰府良醫
正翁則騎而馳往關中謁王王數召視疾或療宮
嬪暨御時時奇驗遂得幸王王賜赤金鶴二因稱
曰雙鶴先生而不名其所治療不問貴貧賤富一
視之當是時翁名震關中士大夫傳相引重太宰
三渠王公尤隆禮焉九年進陞修職郎戊戌秋入
賀　萬壽闕下會父喪倚廬墓旁三年訓子應驄
業儒業成爲順天博士弟子翁復補衡藩自王以

下賓禮如在秦時乙巳春母鄭卒奔喪擗踊如禮
服闋年尚彊壯乃謝藩醫事曰昔鄒陽枚乘輩遊
梁梁王雅相重然猶落落弗得志思歸吾挾療術
不能踰枚鄒何空曳裾爲應驄在諸生間不得推
擇上公車翁曰終身儒服猶弗儒也縣官以佐用
入錢得補郎誠以此格進不猶愈白首儒服乎應
驄乃且如翁指除京衛經歷翁娶陳孺人樂安尉
旲女也尉擇壻得翁喜孺人惟孝謹往從翁關中
也日夜思其姑鄭及還攜所贏奉入悉獻鄭他君

翁之自免藩官及今應驄就詔格皆孺人從臾之其有識皆此類今甲從事京衛三年無過得封典應驄冀以是爲親榮而辛酉四月十一日孺人已奄逝矣辛未應驄受濟陽衛經歷壬申　今上踐阼錫恩封翁如子官而贈陳孺人翁旦夕焫香籲天輒戒應驄曰某齔齔一方伎賴天之靈再世荷天子祿命若毋以職猥薄自貶非直報國亦庶幾汝稱孝矣應驄以此能官部使者數以金幣存餽之萬曆丙子應驄尚補外翁益年八十有八矣應

驄曰吾讀李令伯疏至報劉日短未嘗不淚下也大人年及劉矣吾忍棄親而千里哉遂以終養疏請報可巡城使者鄭御史聞翁高年行誼就見翁題其堂曰人瑞戊寅正月九日卒其生爲弘治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年九十孺人生成化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五日年六十六子三人曰應騏西安府學生夭曰應驄即經歷君娶黃氏贈孺人繼姚氏封孺人又繼娶蔣氏曰應騋殤女二人長適太學生楊觀光次適太醫院吏目錢昌齡孫男四人子

璨子珝子瑋子玹應驄出是年二月十五日應驄合葬翁孺人於胡家村祖塋先期以余家長洲乃持從子臬副君狀來泣稽顙曰不肖與公之先共里而居今兩從子又與公同朝敢以先人墓石請余不得辭嗟乎曹其世德哉往余讀學士王先生所爲兩君太夫人志也而徵曹之德乃今益信豈醫能生人積功于民者多天固祐之耶且翁不沾沾曳裾王門而孺人與同志孺人不私蓄藏以說其姑而經歷君亦棄官就養其夫婦母子之間藹

乎如春日哉即他細行不悉斯其概可睹已君子謂曹之昌未艾銘曰

吳山逶兮燕山高兮曹氏之慶奚所鍾兮其不以一抔而以積德十世昭兮

贈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怡川薛君暨配羅宜人合葬墓志銘

吾友薛深州道生以課最聞得推贈其父母如例守君起家甲戌進士縉州符凡三易其治則以翁宜人故守君既謁鄉進士張伯起狀其行而翁猶

處士稱也至是貽不佞書曰先人之墓宿草矣道生不肖豈忍死吾親使其德堙滅誠旦夕冀以考功令徼　主上綸綍寵光寵需之歲餘而先人得併大夫毋稱宜人是可貞諸石敢藉一言自余諸生時與守君同師相善也按狀大夫諱里字用仁別號怡川本俞氏其先常熟人父士章曰南橋公配薛氏寔生大夫舅氏鳳川君愛而子之遂仍其姓幼慧讀書一過目能通大義治博士家言有能聲鳳川君配徐憐之不令卒業已從鳳川君游賈

清濟間然折節好交驩賓客雅不尚心計視其贏不能佐客費貲曰以益削歸而解其橐中裝枵然矣則復棄賈與伯氏析產而居悉讓其財脫身出獨以立義長者爲閭右率賓客益附之尤好施有急請者未嘗以無爲解大夫自以少而廢學屬意守君甫脫襁褓一步趨不令失度稍長督之加勤曰成吾志者是子也故守君十五而冠諸生爲文詞藻麗英發一時魁傑士爭慕與之交既貴人望大夫儼然讓路矣大夫衣故衣徜徉里中益煦煦

盤辟不敢先人人紿之未嘗不覺覺亦不較若令人不知有爾我者至誘以非義則毅然弗爲奪宜人毓自舊族始歸薛遠事祖姑黃姑徐婉約勤慎動有禮法二姑性嚴重少當方急孫妯娌嫉宜人待子奩至相構誣以怒於姑乃其當宜人卒不怒加驩焉居常洴澼績紡包膾醴酪若歲時饗祀賓燕咸不趣而辦守君既知學旦暮挾册伊吾不絕吟至夜分宜人躬女紅侑之又時斥簪珥資其游學守君任福寧大夫與宜人偕大夫日手一編自

娛宜人則詰所決獄平反活幾何人一夕監司檄捕郡中猾數輩守君從燕處屬詷事者行逮至宜人自後窺泣語守君曰若曹有父母妻子不能白見冤狀孺子寧詎知耶意恹然不懌大夫盱盱曰有法在兒能以毋命生殺之也無何宜人棄養守君以服竟補平度大夫復就官舍一如福寧時至語守君察冤獄則視宜人有加焉性至孝居母徐喪哀禮備至終其身弗忍背外家恩反俞姓意益有待云大夫生嘉靖壬午某月日卒萬曆庚辰某

月日年五十八宜人生嘉靖甲申月日卒萬曆乙
亥月日年五十二子道生即深州守娶邑庠生沈
倖女封宜人側出子一淳聘沈女一字湯孫男二
琬昭聘郡庠生張敬中女孫女三一字鄉進士黃
學思子永慶一字吳君之相子其一字太學生華
復陽子之齊守君以萬曆癸未正月十二日奉柩
合葬于其鄉之新阡又踰年爲甲申四月 上降
詔嘉深州治狀所以褒崇其先德甚具守君將卜
日焚草大夫之墓趣余銘史卿曰余聞之大夫始

與衛山文太史比棟居也太史爲薛氏作四子字
說曰履善昌後吾有望于用仁今莊誦制詞士之
潛德高尚而後有達人斯與身自顯庸奚殊也視
太史言若合左券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然天下不
謂大夫宜人以深州守顯而以道生顯茲於墓石
亦豈謂以余言重而有王言重銘曰
何以徵士於其志儒不斬榮賈遺利人以其拙吾
以智何以徵婦於其姑比德好嫺習以都家人嗃
嗃假且孚毋儀士行交相成用仁履善傳鄉評迫

其後昌聲鏗鈜聲鏗鈜兮 帝所錫文煌煌兮光
燕翼勤貞珉兮視無極

潤齋李君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益靜海有潤齋李君長者也而富好行其德又能
敦詩書穀其後故足稱也君諱珏字廷王其先山
東西平人入 明諱思友者徙靜海大直沽里思
友生俊俊生洪洪生檀檀生德隆德隆生珏世有
隱德而俊與德隆俱鄉飲大賓君至性孝友其兄
璋亦長者而怯凡事涉官府君輒身代之不辟患

害而居常務順適其意若事父然先世故饒裕君
三十而父歿朝夕益與兄若弟相勞苦筋力廿年
間積蓄增益數倍每歲暮縣中審編大户役君雖
合免輒自抵應人問之則曰度吾力足勝耳我家
免則奈諸貧者何其自奉儉約其尚義施即廢箸
不恤也邑中故乏醫君召郡人善醫者張生至與
廿金曰第行藥勿索報張生從其言一縣賴之家
善釀多賢豪顯者游君知讀書有益數誡子孫曰
治生在勤儉尨宗在讀書爲擇師友督教之甚切

以故子若孫有文君既樸楙質直而其妃張碩人賢得舅姑妯娌驩勤儉佐厥家終身不惰稱同德也君生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年六十九碩人生正德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卒萬曆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年五十八合葬某地八子桂馨邑廪生先卒娶尚桂香省祭官娶張桂芳邑廪生娶劉桂森太學生娶何桂林娶劉皆張碩人出桂枝庠生娶高桂時娶張桂勃娶玄女一人字劉某皆側室董出孫十三人宗庠

生娶鄭宗娶郝褒武舉娶封先春娶何憲娶張茂春聘査舍春聘張鳳兒聘楊四兒聘戴餘尚幼曾孫六人自余官詞曹桂芳等來從遊君埸之明年桂芳自草狀稽首乞銘余既悉君長者爲最其大都銘曰

九河五壘其俗樸淳疇謂閭巷而名不稱以我銘稱兮無若以而子若孫稱兮烏其稱而將有達人是而子若孫而我銘則徵

贈文林郎兵科給事中愼齋楊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志銘

太僕卿楊君廷相余甲戌禮闈所取士也君自初第時數過從京邸泣告曰不肖三歲而當室夭乎傷哉子而不識父吾節母之兼爲吾父吾師而不待祿不肖乃幸當先生乎將有請也君既累官南太僕自滁陽椷狀乞銘曰唯是逝者之始合敢徼不朽于先生余不得辭按狀贈公諱希程字思道號愼齋其先河南固始人勝國時諱英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招討使鎭孝泉郡遂家焉數傳爲贈

左長史庸甫五子深其季仲也寔生公公幼孤儆世父長史公從洪長史守博士京師公從之京師隆寒讀書不輟博士憐之圖若過自若獨不聞有命乎公謝曰譬若農夫歲豐凶命也其不穮蔉而飢非命也然自是乃篝燈默誦不復令博士知已而博士遷相德王府中事宜輒以咨公人謂長史之能佐王以公之能佐長史也公生平不爲嬉遊媟嫚即其作字以顏柳爲法謂顛旭狂草將毋曠乎檢心乎哉其謹慤皆此類也以故籍甚稱端士竟

不年以嘉靖丙申八月十五日卒年三十四當疾
革顧毋黃而謂其配吳孺人曰天乎以七十毋累
若則又循太僕君首以屬吳孺人吳孺人者處士
吳仁女也廿一而歸廿九而寡其撫太僕君于懷
而朝夕姑黃所毎慟垂絕曰天乎爲生者生乎則
不若爲死者死姑黃曰爲生者生也卽爲死者亦
生耳且遺孤不在耳乎孺人悟乃強起蓬垢拮据
太僕君能言輒以所習孝經古詩口授之旣就傅
每夜歸篝燭女工書帙相屬于几稍不勤輒誰訶

不事姑息居常念贈公未克葬一日哭語太僕君
曰未亡人所爲誓唯是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夫子
地下者乃治縣封東山之麓塴贈公而虛其右以
俟比太僕君補諸生孺人稍自慰竟以積慟心疾
驟作不治忽若有覩而曰先夫子盛服迎我遂瞑
卒之日嘉靖戊午二月二日也年五十一其後七
年甲子太僕君舉鄉書又十年萬曆甲戌成進士
又三年贈公丹徒令孺人爲孺人壬午覃恩贈公
兵科給事中孺人如故太史公曰贈公竊造物之

佚而貽孺人艱孺人備嘗人世之艱而弗待祿一
何有幸不幸其得賢子而坳有寵光泉壤並施天
固久而定哉若贈公與孺人足死矣子二人卽太
僕卿廷相娶王氏封孺人孫四士章邑諸生娶孝
廉留瀣然女再娶蔣廷堪女士彥太學生娶祁州
守顧應龍女士琦邑諸生娶安東令陳敦質女士
龍聘戶部郎張治樞女孫女五長適兵部郎蔡應
麟戶部尚書克廉子也封安人次適封川諭黃中
宏子太學生懋奎次適眉州守周日甲子郡諸生

國儲次適孝廉子留耀槐次字雲南參政李應子
昇祥曾孫男五人女五人孺人坳太僕君以堪輿
家言地宜改卜卒無以易孺人所手營者以萬曆
庚寅六月二日啓贈公兆合葬焉地在晉江之東
山負坤面艮銘曰

丹嶠碧水凝大阜同德所歸吉且久天昌故兮爾
有後移孝擴忠　帝左右曰是固有名父父而節
母母

贈文林郎陳君暨配林太孺人墓誌銘

歲甲戌余分校禮闈得鄭人徐君待其裦然者也徐初令同安得士曰陳君昳陳既成進士以徐故嚴事余徐拜侍御史按畿輔病卒而陳事余益謹余謝不敢當昔人有言我則遠矣抑李劉張籍以昌黎故尊吳郡而李張之高弟又因師師昌黎余非其人也乃陳君之敦古誼至矣頃余請告陽羨山中而陳君不遠數千里走使乞銘其兩尊人誼不可辭按狀贈君諱善字汝善别號南沂閩之漳郡龍谿縣人既分創新邑為海澄縣人其先居河南固始縣唐開元間都統制元光徙漳亢其族勝國以前譜牒散逸近世自三評士公始數傳為直惠公其庸齋公某直惠公負氣慷慨而庸齋公介然長者並為鄉評推重官府廉其賢予冠帶庸齋公五子贈君其仲也贈君穎悟能文章充郡庠增廣生與羣從兄弟叔姪間自相師友已而羣從皆掇科貢贈君四赴舉不售年四十輒弃去一意事二親盡驩太夫人疾篤贈君爇香露禱願以身代厥明瘳衆謂孝感云後執親喪哀毀骨立長兄蚤世撫諸弟一錢帛不私其課督諸子以立身為要不沾沾帖括為也有從兄某致怨贈君不念之撫其孤若已子有從兄其因家事寢疾捐金濟之得不死有從姪其貧不能存捐金植其生有姻家某者賊俘諸弁捐金贖之平生好施不少靳乃自奉粗糲澹如也配林太孺人亦出漳之望族凡贈君所以能孝友能儉能賑施能致賓客能課子皆太孺人之賢佐之捐世之日鄉邦采其行以義庵旌贈君而以淑慎旌太孺人蓋功而論定如此贈君以正德丁卯生嘉靖壬戌卒太孺人生後贈君一年卒先贈君二年遭亂淺葬萬曆己卯始克治壙合葬於本縣之龍潭山歲甲申子昳任鉛山縣奏最　勑贈君文林郎母林太孺人子男四人長存之邑諸生娶施次暘王府典膳娶馬次昳庚辰進士今任戶部郎娶林次旺娶楊女四人壻為林某張某蔡某馬某孫男六人女六人存之出者男二以瓊邑諸生娶洪以琚娶謝女三壻鄭某許某施某暘出者男二以瑚邑諸生娶張以璉聘鍾女一

壻葉其映出者男二以珪國子生聘蔡以璋聘郭
女二壻盧其蔡其旺夭無出存之以祖命爲贈君
之長兄後今得並書重所自出也銘曰
胡其冠莪然兮生而側注坳而進賢仁者有天胡
其服赫奕兮生而布素坳而揄狄以彰同惪龍灃
之丘兮胡鬱其楸兮歸哉千秋兮

太學生玄湘顧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銘

往余與玄湘顧君同遊朱先生之門見君亢直以
淸節自操且悃欵無町畦而習業則奮力良苦余

謂古稱三益君兼有焉宜拾青紫可唾刻俟者乃
余旋叨一第而君竟抱玉者終其身莫之識也悲
哉又二十餘年而君之伯子封丘令自植登進士
三載而君遽捐館封丘令謁余於荆谿之上曰先
君造家艱辛萬狀敦行力學不獲一雋以沒善訓
諸子夙夜不怠植也痛摧不天所爲忍死以待者
則冀幽遂之文垂諸遠焉而與先君交者莫先生
若也敢跽以請余感舊悼往慘咽而不能辭及按
其狀不虛也君諱曾志字養卿號玄湘顧武陵右
族也有諱仁者始遷吳江縣之同里高大父盤窩
翁諱杲曾大父感梅翁諱寛相繼拓衍而家益振
大父古村翁諱絅始通籍光祿父吳川翁諱文言
以邑廩生　恩選江陵訓導君其仲子也十歲善
屬文十八歲爲邑庠生沈封君愛其頴達也以女
字之吳川翁家故豐旣而寖薄沈公愛其女厚貲
以佐君而沈孺人亦善操利權以上下之産用是
益起初未有室廬寓沈氏之別業旣乃以千金創
之拮据爲勞里人鬻宅于君而數搆之訟人謂亡

賴子易與耳君獨爲其貧而數給之人稱長者晚
年家漸索益私逋負交迫或謂富厚可藉者君正
色曰所稱丈夫者卽塡溝壑亡恨耳况薄田一頃
在何至從人覓顏色耶生平不妄費一錢然倡義
賙乏則亡吝歲戊子與封丘俱秋試里中豪陷之
役歸謁邑令特俾半減俄報封丘舉鄉薦第三人
令欲盡蠲之君不可曰業已奉役徼薦而免非義
也令爲之歎服年已入艾布衣單味蚤作而夕不
休有勸其稍自逸者則曰我非故好勞也婚嫁紛

省家無羸資尚平之事既畢吾亦自爲計耳所稱造家艱辛萬狀者不虛哉年八歲時季戲而墮于水羣兒皆驚走君赴水而掖之出大父母暨父母皆所屬愛大父嚴毅子孫有過數加誚責君委宛諷解或長跪涕泣大父感而釋然與兄弟恭讓郎侵之亦無怨而沈孺人亦至孝姑陳孺人嗜松蕈沈爲月致五斗待妯娌和適慇慇焉有搆伯氏于有司者君身爲代理時沈孺人病夜則視湯藥伯氏獲免于難而沈之病已篤矣親故多顯貴人君高亢無脂韋態嚴自檢飭以不愧屋漏自許且以訓諸子云或有以事就質者必吐誠盡言若戒以勿洩則雖妻孥弗之告以事謀諸人亦露其衷曲有規必改不昵狎邪不好飲酒然對客則終日談笑不倦封丘舉進士　詔遣勞軍便道歸省戒之曰人有朝登仕版暮輒驕佚者汝其勿效也及欲迎養于封丘則每以家累卻之且遺之書曰令當惠政及民毋徒獵虛譽以媒進也羔羊素絲士人常節勿以驕人且形人也沒之日猶作書以清愼

勤爲訓書未竟而長逝矣母年八十有四哭曰天胡奪我孝子之速而不俾死于其手也封丘跪扶以身任請乃稍爲釋而竟以哀死則君之孝可徵已所稱敦行者不虛哉讀書每至夜分試輒高等然至都試則以邑庠入者五以太學入者六皆不第而課諸子益勤事有不白或人有不直憤發正言一無所隱由是織人董衙之訟役交至殆無寧日君謂諸子曰而忘其之辱而父乎若能效燕雀之處乎或遂泣下已而歎曰禍災蠭集安知非而輩感奮地耶期又怡然凡有欣戚無非爲淬礪諸子計者歲戊子封丘預薦賀客踵至君喜而謝之既而大慟客怪之君曰吾攻苦垂三十年卒不售今徼福于祖宗而子以成名豈非厚幸吾已無意當世矣然吾未申之志終不能釋也已復大慟客爲之改容素纖嗇延師則豐厚不惜諸子文之佳否卽喜恚隨之蓋無間寒暑萬曆乙未二月三日晨起視外傳膳烹茶以供會文者猝焉疾作一蹶而殞茶鼎尚沸而神已飛越矣所稱力學訓子者

不虛哉其生以嘉靖戊戌六月二十四日卒于乙未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八卜于丁酉歲三月十六日葬于吳江縣政字圩卽君卜葬沈孺人處也子男六長卽封丘知縣自植壬辰進士娶趙氏次自樹邑庠生娶吳氏次自檢邑庠生娶周氏次自楨娶張氏次自彬娶周氏次自標尚幼女二長適本邑太學生周應禧次適湖州府庠生沈涓孫男七家燦家熤家燫自植出家爍娶黃氏家熤甫十三而早世家炫家燿自樹出家煜自檢出家煃

自彬出孫女六曾孫一世封家燦出夫古之君子遭時遇主則身顯而成功不則老死巖穴間世亡知可一二數哉顧君雖不遇然卒發于其子且諸子彬彬將繼起則君亦因子而顯可亡憾已至其迫于家難勞于營產劬學誨子瘁精竭神以促其天年佗佗一世而不得享一日之安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君子不能無歎惜于斯焉銘曰

心爲身根靜爲動樞至人含光哲士虓驅嗟彼顧君善不勝書惜哉焦神業著形枯胡不少憇駐景須臾乃有封丘善承厥謨顯名 天朝政在握符將有 錫命泉臺賁敷身晦後昌以安以愉固爾幽宅永言弗渝題此貞石與天壤俱

明贈文林郎江華縣知縣易齋俞先生暨配封孺人孫氏墓志銘

昔蘇端明嘗謂洛陽古帝都山川之勝竒花脩竹園囿亭觀之美甲天下然則義興卽佳山水豈足當嵩山少室伊洛瀍澗之弘麗高遠乃端明顧舍洛而居義興豈非以洛陽四面受敵當宋中葉遼

夏交侵而預爲避兵計哉卒之女直陷洛蒙古殘蜀若先事而籌者不然蘇公蜀人也何去墳墓而義興之居乃今徵俞氏而益信已蓋俞之先有諱超者世家洛陽勝國時避兵而居義興迄今忽已八世嗟乎人以地安而地以人重義興卽佳地何足以重蘇公乃蘇公重義興耳而俞之後有易齋先生者其人不侵爲然頤質直好行義君子也先生五子長通山令臨吉次用封訓守順吉而府諸生升吉則其最少者也先生以萬曆丁亥其月

日卒後八年乙未某月　日其配孫孺人卒臨吉
等卜以丙申歲三月某日合葬于某地以吳儀曹
尚卿所撰行狀來乞志銘余既聞先生之行且重
通山昆弟清介絕俗貧無異諸生時故不辭而爲
之文按狀先生諱任字亨甫號易齋祖祐儉勤造
家產乃裕美未耆而卒父經母吳氏父之孤也尚
幼家爲之中落先生感奮佐以太孺人稍稍振起
及子孫益衆婚嫁冗沓資費廣而置頓咸給且以
先世之廬舍讓諸弟云族人有貧而瞽者收食之

備于人者贖而築舍以居且婚之與人交守信不
移故里有鬭爭不就官府而輒取裁先生之一言
率心服解散去性介亮面折不容人之過而實無
他腸人亦自責無怨者或有不檢則自悔以改曰
得無爲俞先生所知先生明敏自齠弱冠選入郡
校披蠹簡窮鉛槧者垂四十年而竟不獲一第則
以課督諸子舉先器識後文藝爲戒於是諸子皆
遵教競自修飭長君以明經薦秋試者九而愈奮
先生止之曰士貴行志日月不我待毋自苦爲也

乃謁選授德清丞薄之不欲往則又遺之曰往哉
恐爾負丞丞不負爾也巢林負夭各極其至智效
一官亦若是則已矣乃強之任一洗丞尉故習上
官異而登之薦章遂擢順昌令　命下而先生卒
服闋補通山所至有廉聲次君薦于鄉春試者八
亦承父遺命得江華令以慈愼聞各臺交薦三載
績最　贈先生如子官而太孺人之封預焉壽遂
副開封守太孺人孫氏父誼母　氏無他子女僅
生太孺人愛之甚裝送資賄頗豐於是先生家方

匱而諸弟輩且衆太孺人則傾橐以營業百費賴
之先生之讓產太孺人有力焉姑病疽瀕於危者
數矣太孺人視藥恭禱起死而生之姑復痹臥又
爲之掖療者數年先生偶出外躬執女紅至夜分
以督諸子讀得以宦成名立者蓋交訓力也臧獲
有過則從容婉釋以濟先生之嚴其相成如此封
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日壽七十四太孺人生于
正德乙亥某月日壽八十一子男五長卽通山令
臨吉娶王氏次卽開封貳守頤吉娶周氏　封孺

人次益吉娶蔣氏次萃吉娶吳氏次卽府學生升吉娶馬氏女一適周于德孫男十三人孫女八人曾孫男十人曾孫女七人夫世所擇者居地也所美者榮貴也而不若多子孫尤不若多賢子孫余觀俞氏其上世擇居此地百餘年而至通山昆弟始榮貴且子孫若是多且賢也世豈易遘哉乃由上世及封君孺人以茂德致之傳曰百年樹之以德豈虛乎哉銘曰

名都偉麗古稱洛陽豪華雄據許史金張奕究垂

涎鞠為茂場往者名圉哲人惋傷逶迤者俞違寵荊鄉我稼我穫晦跡韜光蓄極而發令德洋洋顯允封君卓矣垂芳愷悌孺人婉美惟良子若孫曾蔚蔚昂昂充庭森立領視莫詳伯仲纓冕季也頡頏翩然五昆琬琰金相　寵命自　天綸綍煇煌咸享遐壽怡愉康強發源者深洪流彌長翛然羽化瘞玉埋香後千百載斯銘不忘

湖廣參政劉君原檢暨配朱徐二恭人合葬墓志銘

推漢曰堯後者固也夫放勳不再世有虞氏作何遐陋哉傳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則陋儒歆飾也苟明惠駿烈自我始又安藉胄武重乎哉余同年劉參政原檢卒其子詠等持其族最尊行侍御公子威狀來乞銘其推自宋統領公者皆可考質黃州公以迄息起能全數十萬人識當有後入明則解元公以節行文恭公以名德重擅一時太常公典　四朝文翰其餘炳在中外代有人原檢之曾大父中丞公世忠大父汀州守文範父翰獻

以國子數選造益劉之盛埒王謝云迺余按侍御公撰次多原檢不以前數十公以原檢原檢諱倬始學易已學禮所覽誦數萬言皆時所急遂登進士為汝寧李蔡人故冤慝隱賊特作擿竊不忍竟其文為重劾卽椽所理無不綜而尊為惠愛奉大行皇帝諱入臨冢宰留備銓司自嫌赴哀何遽亢寵乎謝不可尋徵上會母朱孺人喪毀幾絕既乃赴　命授御史竟以不謁謝私第在臺不數月出僉嶺南憲洊在海於因其禁圉尋進參議治其

所不移前後匿藪澤不逞者咸自慄聽命賊鮑尤
狡悍行部擁衆遮道恐脅之愕不能測乃始奮然
謂此豈足復遺種耶踵而薄之遂殲焉臺使者上
狀進副使威化所迄若未始攖俗以大和藩方歲
當入奉　闕庭原檢所臨整以暇以屬之嚬外饒
珍異他時入者多齎持爲計乃空無將人亦不敢
望之而從詢殲渠事輒謝不敢對既驅馳勞瘁不
自惜而連喪其配朱徐二恭人遘吳因營兆有所
相景岡吉皆爲崇封已陟參政楚亡何疾作其生

嘉靖甲午卒萬曆乙酉年五十有二二恭人者亦
侍御公爲傳朱出自陽山太守公徐故文敏公之
孫父州上佐並世家嫻內則甚賢而皆不年朱年
三十五原檢義不欲有所納顧在禮未有無主婦
者久之始繼以徐徐年二十卒歲戊子子詠等卜
葬原檢于武丘鄉之新阡奉二恭人以從葢合葬
古也子七人誦諤諧先卒及詠詵皆朱出徐未有
出嶽鸞庶潘出誦諤娶胡詠娶章繼季詵娶余女
嶽聘徐鸞聘馮女適楊士翹而卒孫男三人二誦

出一詵出孫女五一誦出曾孫男十二人
太史氏曰士不亢宗而以宗亢自古及今未有也
然則士亦亢身耳陶唐御龍豕韋唐杜世不絕祀
以守宗祊于不朽亡當已則奚貴劉受氏世祿哉
是故我銘原檢獻以原檢以告夫世祿者銘曰
太乙有曜卯金五車大夫獻覺頫表決滌髦倪攀
依干旌所蹈寶劒書款厥丘之抔有松有蔦學倣
其施坊引其季白日落照是爲不朽是爲世祿胡
不是效

盛仲子暨配朱氏合葬墓志銘

吾少也在鵝湖朱先生之門其門下士甚盛而一
時同受業者曰伊君在庭黃君用中及盛氏伯仲
皆先生所亟稱賞高足云余既與伊君後先成進
士盛氏伯仲皆弗試以死而黃君下髮薙種矣然
而吾黨四五人周旋若一身也迄今四十餘年若
一日也久要詎深豈顯晦存沒所能間哉盛仲子
不年且無子其伯季復相繼沒于是其族定議立
伯之次子茂燁嗣焉其內兄朱君應鯉爲之狀非

余則誰富銘者仲子諱之楨字原榦別號毅庵盛自宋尚書度司諫瑄以來爲吳望族代有偉人或以儒或以醫並名世而不相廢仲子之祖曰環以醫名父曰應宗世稱少和翁其醫名最著功被大江南余嘗爲翁作傳仲子之業儒也寔其母杜碩人决策督之既從朱先生游學益進歲乙卯督學趙公奇仲子首選應試下第補郡諸生自是九赴舉弗利余媿于先之而仲子竟已矣其配朱令人者年十五仲子就館焉與山居者八年城居者廿

年仲子學不暇治生生計益饒而益得肆力于學者皆朱令人贊之且朱有賢父兄在仲子既城居得朝夕省少和翁翁中寒禁聲數日召名醫畢至咢不知所爲仲子號泣露禱愳以身代翁卒語曰吾兒顙天得應神活我矣厥明病已仲子居母喪毀瘠骨立終其喪不見齒廬墓經年嗚呼少和翁良醫其所活人于瀕死甚夥終不能自醫而仲子能以至誠得諸天此不足槩其大節哉其第不第年不年無子有子皆人世須臾事耳又何足深論乎仲子生嘉靖丙申三月卒萬曆癸未閏二月年四十八朱令人生嘉靖壬寅三月卒萬曆庚辰九月年三十九嗣子茂煇娶江氏所生女一嫁陸驥遠歲乙未春三月庚子合葬仲子及令人五峯山祖塋之次銘曰

士有百行以一舉百是唯仲子孝感可則士重一第以一與一孰與仲子故獲其首嗚呼昔者吾友令歸其宅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和石

王君暨配蕭宜人合葬墓志銘

肅皇帝以來盍吾郡海門有兩二王聲望赫甚大司寇之涑決大風也太常之清嶠也天下稱曰二王少傅公其泰山喬嶽乎學憲君則穆然長者天下稱曰三王並無間云學憲君歿且葬而少傅公狀其行謂不佞與學憲君同年又不妄言也屬之銘不佞弗忍也又弗敢辭按狀君諱鼎爵字家馭別號和石其先自嘉定割隸太倉有莆田丞某活究獄七人識者謂後世必有興者四傳爲累封光

祿大夫宮保尚書兼大學士愛荆翁共配吳氏累
封一品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次即學憲君九歲
戲爲古文辭有奇語十四補校官弟子然試輒不
利益發憤甚苦戊午長公魁鄉薦愛荆翁憐君弱
爲入貲補太學生呼而慰勞若休矣若兄成立若
何憂門戶哉君曰唯退而益勵志讀書不五百遍
不休夜必雞鳴始就枕甲子舉于鄉戊辰舉禮部
第五人少師華亭徐公手其廷試卷不置曰更千
百卷無復若人竟以語太直抑置二甲第九名諸

公欲羅致館選洪侍郎尢推轂甚力強之就試君
謝病固弗肯已而選刑部主事窮晝夜讀律批置
塗乙如畏治舉業會當奏讞大司寇楊公專屬君
訊獄平反死四十餘人壬申轉禮部儀長公佐宗
伯故事兄弟不同署當改官少宰蒲州張公綎以
前辭館選重君凝遲尚寶丞君固謝曰不可以某
故啓倖階固請南改南驗封郎中留曹無事遂得
以其間登陟近畿四十里名山勝剎探討殆遍御
藍輿小吏兩人攜具從輿至橫飲放歌或挈山僧

剎野蔌共飽倦則藉草臥然吏人鵠立不敢跛倚
以君平日無所假辭色也會江陵以奪情事銜豫
章公授意南考功某君與考功善剌知力解之考
功輒不對一日日解矣幸不及黜君不顧而唾貽
書長公曰時乎當有變自此有歸志矣庚辰升河
南提學副使不欲行封翁強之任不數月聞長公
予告歸省遂亟移病歸臺使者飛檄留之不及也
歸與長公侍兩尊人行園飲酣甚樂亡何封君病
作皇迫中其配莊宜人暴厲不起又十日封翁卒

君毀瘠甚乙酉春治封翁葬事君哭踊如初喪遂
病痼不可爲長公被特　命就家拜相是年四月
行人趣行君送之江上語不及私尋手勒數千言
寄相公皆天下大計是冬十月君竟卒君天性孝
友重大節其偕討過新城逆旅主人女聞貴客至
盛飾出肅君趨避不復入其自幼至仕宦旦夕以
公私事自課有常程自奉約而急人之困賑施無
算歲凶出棲車數百施人遇事不輕發發必中不
可逆故海內惜其不究于用配封宜人莊出嘉定

大族白水令疇女年十四歸于王舉止端審如成
人吳太夫人嚴偶譙呵卽長跪謝卒得其驩無子
年未三十卽爲君納婢君四十有副室者五人而
室家愈和竟無子少傅公以季孫贊虛嗣焉君生
嘉靖十五年卒萬曆十三年年五十宜人生嘉靖
十三年卒萬曆十年年四十九以某年月日合葬
泮于涇新阡銘曰
廷對太直羅公以首擢而學憲君抑置館閣之選
何氏有其忌之而止君有其引之而不肯就試是
固有命哉孰與獨行其志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人
不問于其家庭之論次歸然一丘是君與宜人所
同歸不年長年無子而百世何以故曰天下稱二
王千秋不墜

制勑房直大理寺右評事水心喬公合葬墓
志銘

往余識喬中翰公京邸數過從甚驩公㓜且十年
歲乙酉其子元胤赴北雍會余承乏司成獎異元
胤裒然六館中是秋登鄉薦又十五年而元胤撰
次中翰公并嫡母朱生母吳行實請余陽羨止中
乞合葬銘夫中翰公故足銘矧有子以子故故足
銘其父若母矧父曰中翰公中翰公諱承華字文
甫別號水心喬爲上海望族其先清逸公居鶴沙
里入明彥衡公遷于邑八傳爲九槐公禾太學生
才武甚具益拓先業陸文裕公銘其墓公其仲子
也公㓜時占對甚敏稍長治舉業下筆泉湧悠然
有遠韻不沾沾鉛槧爲也博綜子史內典尤究悉
國朝掌故廼至稗官瑣尾靡不捃拾初就邑試名
第一值九槐公疾甚籲天祈代不敢就府試九槐
公竟不起毋湯孺人壽亦病卒公哀毀幾歿兩襄
大事比歲時薦享未嘗不致慟也公席溫厚未青
衿能出伯兄于險垂涎者終不能有加于公旣諸
生數被推擇不售入太學大司成陳少司成呂兩
公並器重之會　肅皇帝修永樂大典例取上舍
生備校勘太學首以公應選大典成送銓部超選
隆慶改元華亭興化二相疏留公史館與修　世
宗實錄又與修玉牒諸老莫定體裁公以所著喬

氏族譜條例進復列四十餘欵諸老稱善益重公已而授冠帶尋授誥勑房中書舍人踰年以疾乞假歸諸老遇有撰述輒思公移文吏部趣還職
莊皇帝晏駕公從諸禮官恭酌喪制上廟號兩宮徽號欽賞白金文綺復與修　穆宗實録轉制勑房中書舍人江陵公纂帝鑑圖說公効勞居多
穆宗實録成公適滿三年考晉秩大理寺右評事贈九槐公如其官母湯氏孺人歲丙子充經筵官謄御前講章與諸學士同列交戟内竟以勞瘁疾

作卒京邸江陵公痛惜之卒之旬日進呈玉牒奉
旨賞銀鈔文綺誠異數云公自爲諸生值島夷薄城倡議策畫守戰邑賴以安郡守方爲海上度城以公故繞出其先塋數武葢守令往往折節與交比仕宦諸老日與倡酬之暇咨訪多所裨益其受知于江陵公而不黨尤難與人交洞無城府甚恭謹至盛氣揚搉秇文正色規過不少借性嗜古稱賞鑑家嗜山水闢二園最勝所著有省中集樂府宮詞西園集雲間百詠之燕稿水心論表諸書行

世餘多未輯蔚然足稱名家童時同里封御史朱玉洲翁見而奇之翁故自奇其孫女當貴有封誕也比來歸内助多綜家務纖悉不以煩公孝謹慈惠顧不宜子爲公擇名家女得吳令人寔生元胤吳令人事先孺人如母性不喜佞佛乃能戒殺不忍戕愛見女能節其服食臥病不令醫診視丈夫哉是宜生元胤喬氏其世昌阜乎公生正德丁丑十月十一日卒萬曆丙子六月十四日年六十朱孺人生正德乙亥四月九日卒萬曆壬午正月廿

八日年六十八吳令人生嘉靖戊子七月廿八日卒萬曆丁酉四月廿六日年七十子一即元胤初娶滕黄通政趙方齋公女繼娶武科中式舉人瞿靖宇公女女二長適諸生唐懋義朱出次適秦夢鵬側室孫出孫男二長景運聘南京通政使艾恒所公長子太學君大有女次景扆聘四川右布政潘充庵公季子太學君雲獻女銘曰
能衛一邑矧乃一丘鳳將二凰其必千秋爾祖兆域爾則捍衛爾身衣冠餘慶不匱家則有譜　國

則有牒是整是齊爾有史法噫中翰公兮其掩爾
佳城兮不掩爾清芬兮

大理寺評事陳君暨配潘孺人合葬墓誌銘

陽羨之俗最淳厚大都太上所緜崇重道德仁義至于文章則弁髦土苴之矣顧徵余文者踵至也而若督過然其意不在文也余病憊不堪應業且例謝絕吾同年大理陳君之子旋吉祐吉以合葬志請余不能辭何以故傷哉吾同鄉薦者存幾何人也傷哉大理君之貧死幾無以斂也傷哉清白

吏之子幾不能自立也是故不能辭按狀君諱禹謨更灼字汝賢別號萊山世居縣治東曾祖梁祖燦父朴並有隱德母曾氏君生家徒四壁能感奮下帷弱冠有文譽補邑諸生隆慶丁卯舉于鄉萬曆癸未授寧國教諭課士嚴士彬彬嚮風當道亟旌奬乙酉轉北雍助教余時爲大司成壬辰遷大理評事君曰余久任教職今將以弼教明刑庶民寃有豸乎亡何喪其妃潘君亦病亟乞歸道卒君宦數年橐中蕭然如洗而潘孺人稟性貞靜澹泊能安貧自中饋外復致力于女紅拮据不休君之學不分志宦不易操寔潘孺人佐之也君生嘉靖戊戌九月廿四日卒萬曆壬辰十一月初五日年五十五潘孺人生嘉靖乙巳七月十二日卒萬曆辛卯十月初二日年四十八子男二長旋吉娶趙氏邑諸生煦之次女次祐吉娶萬氏大宗伯文恭公之長子鶴慶季春之季女女二長適無錫萬世遴太學生斯年之仲子次適陸羽儀邑諸生某之季子嗟乎君栖心太上貌亦甚古貧而灑然樂也

每與飲醑輒各任性真忘形骸有物外之致余悲君廉而才甚轉北雍推廷評余寔汲引之宿有谿山偕隱之約而君不可作矣旋吉等卜庚子月日合葬篠嶺之東銘曰

祿足以代耕不必膴仕也浮生皆逆旅寧悲旅死也古之鄉先生今陳大理也厥妃與同德葬亦同所也篠嶺之一坏清芬不巳也

太醫愛泉陳君墓志銘

江右嶺泉陳君三起余沈痾余一再有序文贈君

大都君之奇與余所甚德君者其說甚具比君卒其孤原泰自爲狀泣請銘墓嗟乎而先君之于我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夫旣闡其生忍弗慰其死有私感而無公銘哉然而君故不死也君諱汝濵字道賢嶺泉其別號云其先魯平原人入　明曰敬者由貢任南昌丞卒官二子貧不能還葬遂爲江西人五傳而有九子遂繁衍科第不乏譜牒可按巳邑諸生朝宗生邦國邦國二子君爲長從族人受軒岐家言會李父守南雍君往依焉郡齋無事

益精研其旨旋出視病投劑年甫十七遂以醫鳴嶺南由是足跡遍四方矣其至梁谿首爲王仲山僉憲公治其子繼山太僕隱疾僉憲公神其術曰無錫天下劇邑可無此國手強爲娶婦龔占籍邑中迄今三十年而君之身歷聘無所不之嘗療疾怪甚者如肉蝶鱓管血線粉魚人面昆侖毒天竺黃螻蛄串諸症究竟其中當出何物無不驗者古之神醫能解肌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者吾幾身試之矣陳君乎豈不神哉君以濟人度世爲急雖

治大賈巨室當其最危急未嘗儌利而其所入輒推以周宗族親黨衣食婚喪咸待命焉所至名嶽大川徘徊眺覽浮大白無算不忍去謂同遊者曰令日吾今日明日未必吾明日舍現在甚樂吾何之哉少時于大庾飲山樓中夜分客散逢見二女步月中俄不見久之掩樓愢宴息忽一女從空中入雖容色絕世而甚莊威嚴不可仰君稽首致敬女授之秘密語曰而功圓滿在不可爲而爲之者三其人某某某也君再拜謝而起巳失所在覺有

風肅然騰上云自是醫有神名藉甚君起余疾一在陽羨芙蓉山中一在北雍司成署中一在今長橋新居而其起余司成署中尤著神驗雖秦越人無以加時歲在甲申余爲遵例輸粟授太醫吏目而君自是應官府辟仍山人衣庚子春君末疾強起大司馬如岡陳君召起其沈痼瀕危其事尤甚怪歸而蹶遂不起神女所道三人姓名一驗于余再驗于陳大司馬其一不驗然亦神矣奇矣不可詰矣然則秦越人從長桑君受訣飲上池水固其

所也君種種異方不自秘曰以吾一人活人不若
以衆人活人之廣也焉用秘君所存如此是宜有
異遇哉即未敢目君神人君故異人也豈有異人
而死者乎吾所謂君故不死者以此君生嘉靖二
十三年九月廿一日卒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八
日享年五十有七初配思南楊氏繼桂陽賈氏仝
龔氏子二長原泰龔出娶邵氏次某遺腹子側出
女一孫女一俱幼未字原泰卜今年辛丑月日葬
君許山新阡銘曰

君異人哉其死不死吾銘可也世人見有駭形而
不見無損精夫孰知君之不死也是故銘不可已
非異人任太史氏也

新蔡令重庵黃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志銘

蓋予往事鵝湖朱先生先生門下歲從授經者恒
數十人而每才海虞黃君予既重君已習君端良
醇謹匪獨才足稱也遂定交迄今予忝竊清華老
遯巖壑君亦自邑宰解組臥山中屈指生平故人
其最知契最舊者宜無如吾兩人傷哉庚子公且

先予逝矣公之子明佐手狀公行實謁予乞銘併
銘公配張孺人徵明佐請予寧不任銘哉世有當
銘者二曰故舊曰厚德此於銘公法皆合按狀公
固顧姓裔出晉散騎榮而海虞有顧氏則始宋建
炎中顧之其公生某是爲公本生而公出後黃氏
其公是爲公令父黃與顧世相善也公又少爲黃
公器愛遂子之然公承黃氏祧孝養盡力而其事
本生溫靖左右終身惟謹視諸昆友于有加也自
公以夙慧聞數歲通經史日誦可餘萬言下帷蕭

寺刻苦自課嘗夢感關神語具狀中十九補諸生
邑宰王大奇之公益奮勵而會配張孺人賢操門
戶公得無內顧憂則從負笈姑蘇所事朱先生與
善卿時也公於時退然如不勝衣而識者已大期
公癸酉舉應天鄉試人爲公慶公蹙然曰士當爲
詎止此而敢榮寸進乎上春官已收復落人爲公
弔公怡然曰屈伸何常吾能焚舟濟河安知三年
不拜君賜比三上報罷始慨然曰是區區者造物
[illegible]予矣河清可俟無爲不自知止謁選得分教

由拳屬由拳新造青衿多因固陋公至所以磨厲
作新者甚備而有法由拳士始彬彬向風大為令
公所知數爲推轂當道然僅改令新蔡以去新蔡
中州瘠邑公素閑吏事直卧治之士民信犫公公
亦安焉邑有貴人素驕數千邑政前令卑下之已
甚公頗行意自如請謁不時聽貴人者恚適大猾
甚數無賴横暴閭里間當事者莫敢問公獨奮具
上其事臺省曰是蔓不除三尺其不足用矣臺報
可下邑司緝者猶相伎倚睨猾獨憚公遂就縛徐

計黄緣漏網去竟搆貴人者中公以法罷官吏民
爭泣擁輿留不可公謝曰勞苦父老爲令無狀然
使我以有官故無法無寧以有法故無官乎既歸
自謂得謝風塵去鞅掌就北山營菟裘房長嘯曰
碧山不負吾宅饒花竹然三徑不啓惟擁一二姬
侍與到輒飲飲輒醉意遂欲與世絶始謝一切訖
訊已謝一切慶弔已稱倦遊跬步不出千旄及門
堅臥不應嘗一強起赴鄉飲大賓請竟不再屈人
謂公是無太懶即應之曰吾懶又謂公是能作達

即應之曰吾達竟不測公何如也公老益強性既
無競人事復絶卧起徐于頤性養壽庶幾得稽生
之旨惟不自克於色竟致疾卒年僅踰耆耳公娶
于張爲張孺人即佐公窮時俾公力學無内顧憂
者孺人生有婦德復有婦材十八歸公公方食貧
故孺人當戶最名勞苦薪水井臼無不躬親簪珥
行盡仰給十指肉以養舅姑育兒女嘗夜燭不繼
呼孺子就闇中聚食相顧悽然已公貴恒舉以戒
子曰今得一頓飽飯寧忘暗中就食時乎故孺人

操作勤嗇終始一節斂荆裙布遂終其身其從宦
由拳不從新蔡也微有綠衣之感君恒不懌疽發
背卒先公若干年卒時中外姻婭子姓以逮臧獲
婦豎無不悲思流涕公念孺人同患難不同安樂
哀悼不已此可知孺人賢也予不寧習公亦稔孺
人考佐狀語皆徵信予叅從公遊四十年一日公
少年天才奔放操觚滔滔決注然不數數刻意文
也中道染指薄宦吏治恢恢遊刃然不數數刻意
官也晩節索居塊處更以自樂翰精沉飲陶寫竹

肉然意是不在酒與色也噫竟誰知公哉君張孺人賢而不以覓樂終可哀也佐所為尤悲宜也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明佐等奉遺命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阡子八人長某先卒次明佐娶陳孺人出次明俊聘徐明偉聘時明傑聘陳明倬明侃明儀俱未聘俱側室出女三長適歸德華孺人出餘未字側出孫男三潛耀聘瞿潛輝潛瑛未聘孫女二一字李一未字俱明佐出銘曰

其學君達其宦君拙其行若癖其志若哲其不能忘情者粉黛其有托而逃者麯糵既歸休乎偕爾喆嬿其樂泄泄是宜合德是宜同穴

待封光祿署丞止山任公墓志銘

嗚呼吾忍銘吾止山哉莊生有言自吾友之沒而予之質死久矣吾忍銘吾止山哉雖然所以慰止山者匪銘無以也所以慰吾哀止山者匪銘亦無以也按狀任氏世居義興條里有諱薫者是為君皇父薫生端端生僩是為君父君其叔子天性至孝最得父歡心而無何當出後其叔氏廷尉公又當徙城居廷尉饒貲人為君喜君雅不欲也曰奈何舍生父而父死叔且倜然遠膝下乎然命實出君本生不獲已官府又因割之以給軍興以贍學以賑荒費畝計者餘五千矣存者又瓜分予群從諸昆君固受瘠産千畝爾因之無年加以繁役公私責累百端交集産行且罄君奮曰丈夫當自力耳彼不階尺土者何人哉予産卽瘠猶先人遺也捐之何以見先人地下因偕吳碩人晝夜勤操力

作其作苦時不知有寒暑饑渴如是餘十年故産盡復更有所拓矣君少負經濟略既不得用于時徒試之家家既日起人始才君數從問便宜利害君掀髯指陳擘劃悉鑿鑿中窾又性質直好傾瀉輸盡遇人無親疏必為忠謀至瑱規人過諄復懇切其人或掩耳走匿而君顧自如君卽以耕稼起家乎然獨好讀書書舉稗官野乘神農太卜青烏金碧家言悉獵其概間焚香掃室雜蓄古尊彝鐘磬左右陳圖史二三故人時過從縱譚方以内外

興到則放舟三九或杖屨之玉潭菩權諸勝間齋
泊如也亦脩如也與吳碩人白首相莊已丑鼓盆
念碩人嘗生共事勞苦悼亡甚哀比君歿終身不
復蓄一媵侍教子與春甚嚴爲延明師昕夕督課
良苦至文戰或蹶則君意更甚安曰是利鈍有命
也至課諸孫亦如之其明達又如此君固素強其
爲人方面美鬚眉顏渥丹人謂任翁眞壽者相而
君亦自信也故與春當之官京師戀不欲行君奮
起促之曰視而翁矍鑠何如乃作兒女子態

行舉大典覃恩在邇不及而翁任衣冠時以一命
榮乎第勤而職有而翁在不貽而內顧憂旣君爲
與春行後持門戶總中外政勤嗇精明有加少年
時無幾疾作亟趨與春歸而君不能待瞑矣得年
僅孔齡耳與春尤悲以此概君一生人知君庶有
二天不知君更以是歷艱難人知君晩節亨泰不
知君蚤躓拮据以創爲守之勞與春云爾予固知
之而自予知君終始一節或跡君率戇難近而予
更心折其直或貌君鄙樸少文而予更心服其誠

當公病而與春未歸也予爲文禱城隍神畧曰卿
有老友任某是忠信質直人也卿占籍于斯賴任
而寧厥居賙緩急死生是賴任亡是大喪卿也惟
爾神尚克佑之嗚呼此可知君與予所以哀君者
矣蓋克信君諱行甫其字別號止山生嘉靖已丑
五月日卒萬曆辛丑六月日配吳碩人丈夫子一
卽光祿署丞與春娶徐繼娶毛女一適太學生徐
明羽孫男五名臣簡臣熙臣純臣皞臣名臣娶曹
簡臣聘徐餘未聘孫女二長適諸生楊惟時餘未

字曾孫女一字徐樾昭葬以壬寅閏二月日合吳
碩人兆君嘗以例授太醫院吏目非其志故予銘
君不曰太醫院吏目而曰待封光祿寺署丞銘曰
汝死返眞汝生逆旅穴廣土温偕爾喆配爲汝安
處有友太史氏幸後汝死寔其銘汝更汝千載知
其爲太史氏所銘尚無汝敢毀

天遠樓集卷之十六 畢

卷之十七

墓表

天遠樓集卷之十七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表

明壽官任北峰暨配李孺人墓表

今天子甲戌歲天下士射策南宮余校易得任生養心卷愛之寘選中無何拜濬縣令踰年聲稱籍籍部使者廉其治狀聞諸朝歲丁丑九月任生從濬遣使持書請曰養心辱在門下令獲效一官非養心能乃大父母之教也不幸相繼物故葬村東北之高原茲以家大人之命徼惠一言表厥墓余乃按元城令萬君之狀畧其世系子孫姻屬而獨表其大者任翁河東芮人也名景武字衛民任翁家貧日操作前而娶李孺人亦能躬井臼有孟德耀風翁性敏好覽虞初家言時時辨說亦自撰詩謳歌爲晉聲卽不協宮羽毋論已翁外樸質而內好文其慕文士如恐不見遣子良士業儒孺人欲中從吏教良士養心父也業成補校官弟子旣而以蜚語落籍校中始翁與孺人遣子學也歲大侵

里人止之曰翁嫗蔬食不厭何暇令子呫嗶爲翁不顧卒令就學及落儒籍則又曰曩固謂翁毋效儒也今何爲者翁復不顧益督其孫養廉養心養氣學養廉養氣今俱有聲校中養心癸酉甲戌歲連薦及之濬則間道馳過家謁省翁孺人若父母里人于是爭持牛酒奉觴爲任翁父子壽咸謝知弗及任翁謙讓曰此先人餘慶某不及此初 上新立優詔養老而翁以年七十以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粟帛如詔旨故養心未仕而翁先

被任者服兄景文無子先卒有兩孤女翁孺人子之如己子又能急人之困數捐貲振乏孺人亦佐翁弗悋至養心貲益不輟里人愈趨附翁高其誼且曰任翁嫗行善若是寧能令子若孫不業儒乎孺人先翁卒養心迎翁邸中翁日夜以忠孝愛民敦實爲訓養心用是能其官徵有日矣翁謂養心曰始吾之來非以就女祿蓋以視女服官也女能官吾念已慰吾將爲首丘計豈久戀女爲養心不能留比歸則病良士迎醫診之翁曰吾年八十三

矣始願不及此奈何復效兒女子咀藥貲旦暮延也若念我者毋徼禍作沙門事足矣孺人之終亦却藥斷齋其明智類如此嗟乎任翁其賢哉余觀漢史所載宣曲任氏之先以窖粟起富力田畜能折節爲儉富者數世夫人棄我取白氏術也秉人之急獲其贏利然猶以儉約先俗故富而主上重之翁隱窮巷屢屢貧身而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嘗饑饉時治生不贍而務治儒卒以此顯爲閭里率世之稱任氏者則河東與宣曲孰賢哉余又聞

里之人有爭輒就翁所亭質翁委曲解之無不洒然心服者葢庶幾太丘之烈焉漢制辟賢良有道諸科假令翁生其世安車纁帛不後太丘矣翁雖身不遇而濬縣君所以章顯翁孺人者姑立表以竢

鄉進士玄津周君墓表

嘗督叅周君客死燕中也余有成言以猶子之息字其孤且爲志而銘之矣乃其兄玄津君亦死辛巳十一月二十三日云其子之軾艸狀來謁余表

其墓嗚呼周君兄弟皆不及中壽傷哉君諱京字世臣別號玄津爲恭肅公用孫壽甸守國南之子方恭肅公位冢宰壽甸公以任子起家貴盛矣時諸貴游多擁高貲爲任俠而君獨折節爲應舉業慕瞿太史制義手其編日夜誦法亡何餘縣諸生入太學會瞿太史典試事而君遂中式人以爲其用心效也於是太夫人顧歿三年矣君不受賀曰第而不逮吾母吾戚焉毋賀也辛酉冬當北試壽甸公病君不欲行迫公命乃行比試竣而訃至君大恨曰生不獲封拜死不及含歛安用子爲屬遘末疾力學愈奮以爲壽甸公望之深也久之疾劇遂棄去曰已矣不復能爲縣官盡力乃日覽百家言以自娛終其身君性孝友友愛諸弟諸弟尤敬愛君每飲坐無伯氏不歡然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戲言尤慎交游即貴有勢不諂而韋布者德則嚴事之郡守令來送迎唯謹非公事未嘗上謁人以是多其介云里中貧不任徭者出田三頃佐之比卒猶戒子孫以公家賦稅爲急噫賢哉生嘉靖

丙戌五月二十日卒年五十六世系姻屬具志銘中徐子曰余覩玄津君誦法瞿太史文而卒舉玄津君者太史也此其業至專精矣豈其三上公車而不及一第命耶非耶若夫孝友狷潔在貴胄而不驕謝紈綺而弗御以方古好修君子奚愧

吳母杭孺人墓表

侍御吳君遴可之本生母卒而艸狀屬不佞表其葬曰嗚呼是惟吳母杭孺人之墓杭孺人者萊州倅玄圃翁配也遴可生甫踰月而萊州翁與孺人命爲伯兄後君子曰屠孺人節是宜無子而有子且貴貴不得母其母則奈何則又曰侍御君乎是寧不爲屠孺人也子杭孺人乎是寧不爲侍御君也毋孰調停是則造物者哉始杭孺人蚤失恃姊娣六人咸育于繼母楊而孺人最少卽婉嫕敏慧不類他女父日惺翁愛之甚比長卽能善事楊楊亦愛之忘其非已出也居恒痛念生母亡既嫁歲時必致墓祭以爲常日惺翁由吏部選人授普安州倅歸至淮陰卒訃聞慟絕者數四久而言及輒

陵涕其爲婦也舅訥齋翁已捐館姑徐太孺人在孺人自以不及養舅氏第精伏臘粢盛而晨與上食姑非手調不以進太孺人善病必躬嘗湯藥侍養務探志靡倦色太孺人九十而終孺人時已六十八矣而一慟幾絕哀感傍人殮含致慎萊州翁少以文與薦辭諸生間[illegible]舉[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孺人輒勞之曰安能強合[illegible][illegible]哉晚用歲貢令蕭魚孺人從至則嚴扃鑰防弊竇內外嶄嶄以贊翁于治比侍萊州孺人悉翁已倦游從旁從臾之曰姑耄矣尚能戀升斗祿以爲養乎翁乃益決自解歸奉徐太孺人以終諸臧獲疇力耕疇工作疇女紅一切量能受署又時時飭匕箸給賓客不以煩萊州翁也迨晚節稱毋愛其子而能勞之至逵可尤恐一弗當嗣毋心所爲訓督約束益謹厲孺人以節獲旌稱貞毋于其鄉翳杭孺人是賴女婺嫠于徐爲課其孤撫卹之令安意栒衎不異在室時萊州翁莫年納一侍者舉子孺人字之若已出孺人端莊寡言笑尤躬勤儉率先其力指以供食指雖生歸

右族擁有成業乃益務拮据而佐之不恒御紈綺粱肉會逵可之子正志復舉進士其孫藻儒林者方接起一門貴盛孺人與翁傳食具衣冠甚都閭里爭羨之而孺人自視泊如也嗚呼孺人自女而婦而毋咸足述如此其大者尤在令其子以成伯姒之節而人子勉勞之業顧恪于令與不得與嗣毋並論而槩有請焉侍御所爲悲悲者以此余故表而出之萊州翁諱騤有子三長逵禮次即逵可季逵義女一孫男六孫女六曾孫男四曾孫女二名爵婚嫁詳狀誌中

明錦衣衛管衛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

右都督介菴楊公墓表

余讀漢紀諸楊之在弘農者葢四世三公云明興高皇帝徙弘農大族實蒲而楊善甫氏在徙中其後有舜原氏者有聞泊襄毅公博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贈太傅於三世封皆三公襄毅公五子而介菴公行四其母段夫人也居歷下產兒二而公獨生生又岐嶷則襄毅公心異之屬疹發段夫人

蔑張亞子神冠黃冠來慰曰吾位在斗杓之上是爲文昌且顯佑貴子矣已果無恙則襄毅公益異之既長頎碩豐下而髯目若岩電覽所授書輒誦曰一先生言不足學學百氏遂窮百氏而最好老莊及彭澤靑蓮香山兒時琅琅讀易已復讀禮聶貞襄公聞謂曰兒何讀曰讀公等書何慮不公等哉貞襄以語襄毅曰善視兒于是襄毅益又異之且使卒業居無何而公竟以潮河川之役有大功廕錦衣正千戶非其志也閱百將傳見其鄉人守

荊定天山之績亦沾沾喜讀其家言與襄毅論兵襄毅無以難甲子武試第一貌虎丰無不心折者乙丑督理玉芝之宮晉署指揮僉事時襄毅與武舉避不得試而益精其所待試者一夕携友登洪慈寺閣見西垣下光昱昱若墜宿衆驚失常度公徐曰豈魁星耶向一爲我來今復爾耶是冬公舉第一魁天下武士先是襄毅守薊鎮留公母子檀州會大水漂官舍有人疾呼曰一品夫人狀元在得不沒至是始應云故事當晉二秩公辭久之晉南

鎮撫司僉書以端愼待　今上東宮　上立齊予特厚晉署指揮僉事尋督昭陵功晉署都指揮僉事而同官格公議坐工苟完奪職尋爲署指揮使癸酉居襄毅公喪服除詔提督街道薊沙所也游塵蕩而山起西安門容邇大內齊民以衢爲厠穢甚軌交橫道上塹人足　上乃命司空司隸更置城垣河渠公執度任力九關內外廩廩奉約束惟諠權竪歸其侵地比報功樓雉翼張道若引繩車塗溷次各有方游士至相詫曰誰謂京塵緇人歌

如砥厥後慈寧宮成公勞尤最以彼其能何難昭陵哉冬改提督巡捕與緹騎約法十章豪重足一跡居職九年獲官私不法事三百五十四得殊死城旦春而上七百一十人郵罰麗辜無枉撓者嘗以段夫人憂去任新司隸鬻獄輒思舊司隸矣所治即豪憑昕用武犯禁者憚公心悸不敢對所糶即盗宜輕平者從之因盡得其屬羣狐爲空少時侍襄毅公寢見有物人立而啼手格之亦狐殪人謂楊季公不獨拳勇令斷獄亦如此狐矣晉都指

揮使至都督同知所賜予甚多至一歲數沐溫旨當奄保市權文武與爲市　上命公藉其家家人躲而鼠竄僉尚溫粢有餘酒肉金玉寶器狼藉門內門啟羣校目眩指動公察其色異出門使解衣知其無有乃令出法不得闌出也或謂公固矣馮氏躲若卒何爲公莊語曰脫彼見金而不見我金亡我何面目見　主上乎且不虞罪耶已而有攫金者坐盜抵罪株連至今衆始心服公爲人廉無柒紛華然有寵于　上先後所賜金幣蟒衣寶鈔

牲醪之類不可勝紀顧不以自奉絕聲伎無他妾媵提所貯以待人之乏者數矣嘗傾俸入事其師姬先生死葬之撫若孤而衣食其窮友人或祀之或反噬之一切置不較也本貴介起狀元奉專勑者一奉公勑者一黜陟羽林者二詔呼堂上者三聖諭褒獎者十有一而滋益恭不傲騶卒不却田父之餉不以予行視諸吉士中官坐法寬之曰禮式路馬也及符卿察其屬符則抗疏折之不少奪顧謂諸僚若毋魚服當豫且蓋公少而讀禮以故得禮之中如此屢扈駕祀社稷享太廟耕藉視學皆成禮而退所居樓名介石則取諸易其書獄取訟爻爲多若終養治葬諸疏疑取諸乾坤六子讀之有傷心者方公與冏卿公掖襄毅陛辭西下士大夫咸傾仰之及執喪孺慕弔客無不掩涕喪叚夫人亦如之毀至嘔血數斗見先世玉帶撫之淚下哽咽疾作而殁得年四十三耳夫世受國恩不死忠乃死孝哉金吾之後兩執逆子以獻助成孝治安在非死忠耶沒之日大星殞東北豈卽西垣

之所見乎　上爲賜祭五壇贈右都督公所著介石樓藏稿十卷姚墟纂異十二卷紀事錄六卷其子太史元祥若充祺元璣若孫奕芳蒸蒸起蓋不減漢代諸楊之盛云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繼山王公暨配鮑宜人
合葬墓表

太史氏曰大矣哉塵世有終浩劫無始穆化流行孰窺其涘逢掖者禪袈裟者士夢乎覺乎兹寔常理嗚呼昔者吾讀史王右丞傳而歎其翛然于人

間世也葢自其三十而寡塊然獨居雖侍從顯貴澹泊自得輞川勝事標映千古獨其立朝事業不少概見則何以稱宰官度世哉廼今得太僕寺卿王公其高蹤髣髴右丞其仕宦所至有聲績㓛而多予若孫則右丞不及也公旣㓛與其配鮑宜人合葬而其季子舉人大益自爲狀走荆谿乞余表其墓余因悉公生平究其去來葢天地間清淳介特之士大都生有所自㓛返其真此非窈眇不徵者廼自古記之矣公諱鑑字汝明别號繼山其

世系不可考相傳爲宋文正公裔云入　明七世祖諱宏者居錫之三登里以人材爲淛省鹽運司判官有惠政又四傳爲封南京兵部郎中澤封公二子皆進士長戸部員外郎召次廣東按察司僉事問僉事公者世所稱仲山先生者也有重名其行事别載僉事公妃李宜人而弗宜子子而産甚艱僉事公患之假寐夢邵文莊公寶介一老僧乘軒入僧面有一痣覺而報産得男是爲太僕公公生而面有白景如痣狀逺長飲酒面愈赤景愈白

葢徵予二十補邑諸生歳巳酉舉于鄉益讀書實界山房乙丑成進士出守武定州初抵任即謁城隍神矢曰所不赤心庇民自常禄外而涉錢穀若贖鍰杪忽者有如明神旣涖事一切廉平不阿上官不受私謁州中商榷數千例歳報一而利其九公以九者募人戸買牛懇荒族成業而後稅之民業歸之逃亡者盡還歳編戸九則貧富適均有顯右族戸下下輙改上上當道者檄公覈旁郡邑無不帖服公事赴省禁里長供億出巳資令具蔬食

稍加輙屏去國課徵解多宿弊縈擾不便公設爲條編法總計錢穀之數酌其緩急以爲先後開府洪公善之著爲令至今稱便民間種馬不堪用更于青充等府重價市馬解京公請革種馬之條每年派銀市馬起解由是民無牧養之累治河征調躬爲課勤惰而勸懲之事竣朱大司空衡爲首薦四有李讓以盗巾幘入重辟公一訊出之而巨猾數輩官吏莫敢誰何公以計擒寘諸灋當道爲特奬其事曰長者風裁廼爾至其清白之操車戸

綆汲必給之直民部公之喪倍價易素縞幣戶辭
不敢受叱之去嘗刱書院課諸生傾槖贍其膏薪
之費畚終任不以一掬水累民質諸初盟倍勵苦
節以薦遷農部員外郎楊太宰博重爲銓司擇人
悉公清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遷稽勳正郎
部中例有納班罰贖入官者一切黜不用四方縉
紳無論苞苴即憪[illegible]不敢進公念僉事公老請告
歸侍養兩被召不起曰吾縱不逮古人肯以三公
易一日養哉僉事公既殁以江陵柄國又十年不

出歲甲申臺省交薦時 天子親政公憣然曰可
矣遂起家原官尋陞尚寶司卿持節冊封益藩回
中途請告不允乞南職陞南京鴻臚寺卿亡何引
年乞休太宰上言鴻臚寺卿臣鑑清廉恬退可比
古人 天子嘉之特晉太僕寺卿予致仕公天性
孝友十三喪李宜人水漿不入口哀毀幾絕其事
僉事公務養志嘗患怔忡公衣不解帶者累月藥
罔奏功爲築綠蘿庵奉僉事公往來臨眺甚樂病
良已又嘗病劇公夜半率諸子望北斗焚香露禱

請以身代是夜僉事公夢天神畀之藥一丸宿香
液滿口疾頓愈事繼母袁宜人甚謹殁而慟一如
喪李宜人其他恩洽九族以逮平生故人若同年
之子賙卹援植備至其居鄉于民間利害指畫剴
切民陰受其賜不貲邑張令丈量田畝初瀕湖之
田十歲不一稔賦重民甚苦之公白于張令以山
田最高湖田最下請並得調停張從之一鄉銜德
昨歲己丑大旱公力疾從鄉諸先生旦夕露禱色
甚慘或惻然止之曰公春秋高且病甚何自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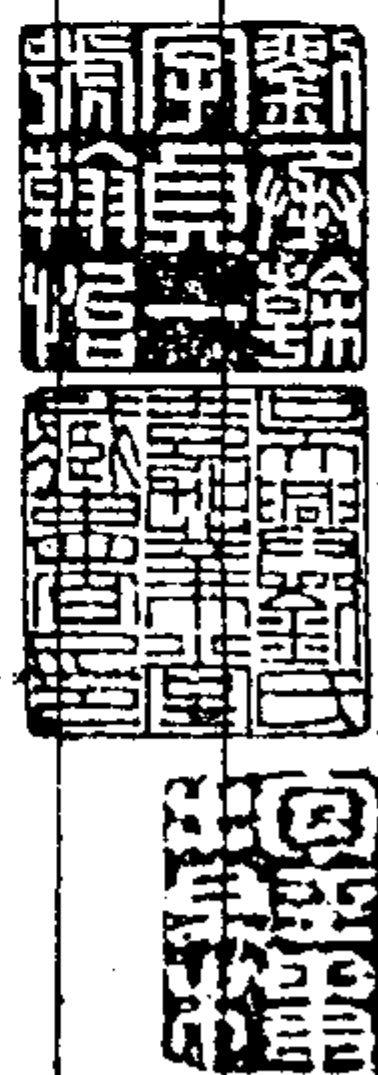
是公歎曰吾寧不知退休當自佚耶顧民窮極矣
其可徼福于天乎吾何愛垂老孱軀哉病日甚以
今年庚寅二月廿三日竟卒年七十一其配鮑宜
人者生于嘉靖甲申卒于辛亥享年僅二十有八
爲人婦幾何且去公四十年矣而其賢聲不衰可
稱合德大益卜今冬十二月吉合葬青山蓮花峰
之新阡其子姓婚嫁具志中者不述太史氏曰公
大者在追踪右丞云公疾革猶櫛沐端坐焚香啜
茗笑而瞑忽顧曰邵公召我我去矣言訖而逝高

標遠韻方諸右丞豈非異代同日者邪是可爲表
其墓云

天遠樓集卷之十七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八

傳

天遠樓集卷之十八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傳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名某字以方吳之無錫人也其大父父世有文行斤斤好行其德具少傳志中公儼然以其文成進士讀書東觀與修 世廟實錄裁會典直講筵三枝禮闈士爲多士師復爲庶吉士師其爲兩京國子師更久若始終歷官之次孫諭德狀

具焉以少宰位宮端屬且師 太子而卒贈禮部尚書 上爲出水衡錢治葬器遣行人視其封禮官議所以易名者曰文恪用會典成故公之脩會典也延諸掌故博問之蒐羅放失舊聞至稗官諸史之紀雜錄可若干卷大者著之典章餘藏家乘而所記載 世廟初稽古禮文之事獨詳顧不得施用以卒乃公業已師天下無論相也公爲師敷教在寬嚴之間國子吉士與所舉士能道之公之師殷先生者荊川先生高第弟子也公師殷先生

及荊川猶師東越河東餘干新會諸君子之說所私淑在伊洛間儻所謂先師則孔子哉於是天下翕然師尊焉語曰道統聖緒夫千秋之緒屬公不知公者第謂抱未彫之質不矜不爭而已公孺慕父母持豆箸數泣下事兄姊如父母賓其妻不以朋友之道將子日有日程夜夢如日則心開友人陸生死曰于我殯諸當路者不遺書嫌有所干請邊臣以百金交恚曰安所得是金而交我其卒饑矣嚴郤之當是時江陵爲相詠不附已者權傾一

世人其戶外無公履也奪情議起臺省之疏爭出白門公獨升堂坐或謂公不當從衆乎公抗手指當彝倫字曰吾目在直見此耳不見諸公公所爲紹明先緒諸不悖彝倫者多類是然坐是竟不遷徘徊廝序與諸生遊處三年於此矣南雍故六朝地習爲華競都養而下鮮衣怒馬比于五侯宮側舊有洛沂風雩二徑士任放相傚爲狂不可禁公抗手當賢關字曰所稱賢者固狂哉一切律以繩尺占在擊蒙不爲冠歷試休沐視其等其等視文

文契于行也於是士羣起稱周全周全者言無闕
德云逡巡轉北雍猶故司業無何晉祭酒掌國子
曰遂得徹侯爲弟子固善吾從長安門出見車如
流水豈若耶驕宜抗胄子法燕諸生黑貂裘敝矣
僅僅仰九關税顧有奪糈者乃下令諸生諸生手
持券來吾給若錢胥不得假諸生横索錢也約條
屬無得妄用諸生錢一錢錢積幾十萬於是因太
治學宮貧病者先月受餋死而無歸者䘏士亦須
如南雍時往祭酒不三年輒遷公竟江陵殁始遷

乃彝倫卒賴公全所謂周全者也其教吉士視教
國子而嚴居恒語吉士曰若等遴應常之選廩大
官緇中秘書　上恩隆厚猶思退食嘲風月牖下
乎有求假者多不予假以爲常繇所升俊民與所
教南北士吉士者大抵無慮千百人相君爲之歌
薪槱焉公自以所事師不在祀典則師道終不立
疏請祀東越新會及餘干諸儒議略曰世謂諸儒
學離去朱子殆非也內外合一之學始朱子耳
上第視所與呂祖謙書不曰求放心爲主耶諸儒

應祀　上從其請竟祀諸儒孔子廟廷時東越新
會學者操戈新安之門公爲諸生已冥診學脉自
新安矣作諸書彀語二十卷日錄見聞十卷至是
乃陳所見聞爲　上分別言之令學者入彀其學
有淵源如是公性喜書左圖右書無他嗜好所撰
次有子彙綱目纂要史漢類纂選左國諸子韓非
子唐詩　國朝故實數百卷丙戌春宴歸當歲除
理架上書若辭去者厥明逝矣實無少疾苦庶幾
其師夏秋逍遙之致哉公之子炳文炳謨以公命

師事不佞二子能讀父書斌斌世其家者也
徐生曰文恪公有中書直閣記而不以視人相道
其難哉少傅固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以公所養
出潛攀鱗之才其爲河魴不已多乎且樹人相業
也採掇條章黼藻典制煌煌乎燭于垣野綜綸之
緒在焉非萬世相臣之師哉既文且恪身範物先
蛻然歸全若公乃所謂天全者歟

李君世昌小傳

靜海李生桂芳既乞銘其父墓復手一編泣曰不

揣當先生世乎敢重有請也唯是祖德之泯墜大懼再拜稽首請爲作李君世昌傳李君諱德隆世昌其字年十三父坊毋寡有三弟仲叔俱穉而季則遺腹生也一室寠甚君未成童鬻飴餹給五口及冠始更其業造酒蚤夜勤苦不數年居積饒益斥田宅當析産爲四仲未有子子君之子珽君謂叔季曰仲有子吾子斷不與其有也久之仲有子君竟引珽歸不利其尺寸其操志遠立言信如此君雖不讀書其治家甚嚴三幼弟既壯稍有過輒撻之一門之內聞其謦欬輒相戒不敢犯亦無怨言性儉固謹飭一草扉用之十年不敝年五十猶不衣帛曰吾常思困約時然能好施予急人于困每歲終粟帛周貧宗族鄉邦多賴之三子璋珽琇皆克家諸孫多秀敏在儒林

太史公曰嗟俗之敝久矣余概李君始終斯見成化弘治間所繇稱民風樸厚哉

吳母盧孺人傳

盧孺人者吳季子之母也下邾里盧公有女生而應圖顧謂其妻朱媪曰骨相如是乃生我家然此婉娩者寧渠佌傶田間哉居無何武城令吳公其聞盧公女賢大喜吾不能得邑人佐絃歌之治得此女琴瑟友之矣既至他諸姬盛飾爭窺焉皆自以爲勿如也乃孺人輒引而侍其最少者之下曰兒猶小童何敢與諸姊並命則諸姬更人人稱之三年而季子生屏脂澤蘭佩衣故所服田間衣並武城公前諫曰公自愛公年徃矣無論兒不敢當御卽諸姊膏沐將安施哉公愼自愛於是武城公憬然起厚裝歸諸他姬之未有子者武城公捐館舍季子以爲堂搆在書史耳置先世隙地不治孺人度季子終不問家人産則身代治之相地立簃輿廄庫令上下宮室各有守無或勃谿模杙墉碱任材必當僮役于工工役于室廪廪奉教戒室既成里人指相語曰此故邑令家也其門高當有乘車者入云季子讀藏書其間出而見粟陳陳相因不知所由來乃孺人之力勩矣吳既饒給乎季子得壹意治其家言孺人曰吾不能代若治之也負

若笈出就若傳問所以治經者毋闕牆于斯主與于斯反唇相稽于斯庶無負我綢繆之力哉季子拜受教中旦不輟呫吟顩數奇鬱鬱善病入太學臾病則孺人令季子釋書治病山中時室中復有書聲益孺人督其孫繼周夜讀書也且曰若長與門齊門高惟若父子先後驅馳車入耳頃之季子病起應詔爲中書舍人日操管史局夜出左掖騶從甚多孺人聞而喜可知也業已病亟報至爲延數日乃歿視其婦蔣孺人曰季子歸若見其入我

復武城公地下矣詹簿君馭季子之兇也念其弟素孝謹爲殯殮極誠信使無憾焉

太史公曰余與吳季子馳交其人昭質秀文君子也嘗與余言毋氏有難能者六事具田先生志中夫嗇而務施蔬食而豐膳賓不踰閾而意周於族黨勤恁蠶織而不華其躬先人之子後其子師迎文絕其徒非至𡢃識何以有是其蚤自約敕亦有所授之也豈必詠㴴斯服倉庚哉教誨爾子施于乃孫益恢其世業儻所謂女士非邪

封翰林院修撰孫翁暨配劉安人傳

太史氏曰人世之福若所謂富貴榮顯壽考者眞宰以畀人若土苴然唯厚德不有其福者等諸飄塵逝飈然乃能有其福哉孫封翁與劉安人者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繼皐之父母也封翁諱臣字國英號雪䆫家世力田居無錫之雙河至封翁之父守益始徙城居守益故長者能爲痘疹醫察吉凶生死十不失一人以爲神封翁生而凝靜寡言笑十歲從里中師受毛詩習舉子業弗竟

而從其父受幼幼諸書學爲醫壽弗竟旦暮力耕自給絕不解世路機械渾然大樸有葛天無懷之風居平無他好獨好杜工部詩能倒帙誦也性慈甚不甚督太史君讀書而劉安人嚴晨必令背誦所受書未幾劉安人病僩積困未起太史君業蚤就才名藉甚每部使者都士輒第一郡守施公尤重之歲癸酉舉于鄉甲戌　天子臨軒策問擢第一人官翰林修撰滿考貤恩封父母當是時劉安人既病不省而封翁亦固有之故不以赤貧干人

亦不以暴貴問家人生產絕不造請官府仍角巾
布衣徒行或請其蔾則謝曰吾安之而以冠蓋為
予一僮奴不肯給曰吾何以飽若屬有以通謁見
曰吾不敢知病甚太史君進煖履曰新吾憶故吾
不忍御也劉安人雖久病其未病時淑德懿行有
絕人者不勝書獨太史君幼時飯隣嫗劉安人譙
訶召跪庭下痛掠之頂為出血曰吾第令若起居
毋何輒飯也嗚呼此可謂大夫之識操矣不足概
其生平哉

太史氏曰梁鴻吳市龐公鹿門不聞有子顯者宋
之馮翁夫婦累德而其子文簡公聲華鎮重一世
嗟夫不有其福者能有其福封翁與劉安人之謂
也抑不有其科名者不負科名則太史君哉吾觀
馮孫之顯盛徵天道焉

盛少和先生傳

太史氏曰遊于物之外者其心閑而無事其所究
藝術必精吳中世公卿亦世醫名與公卿埒曰盛
氏御醫寅字啟東[illegible]而[illegible]侍 文皇帝[illegible]密叙
家人語 上亟稱其髯不名啟東有五世孫更精
其術功被大江南北皆知有少和先生盛翁其為
人脫踈當其作癖不可控揣斯其醫擅天下者哉
盛翁諱應宗字斯因其別號少和特著其世系顯
貴與翁生平起人于阽危奇驗不可殫述王大司
寇元美誌其墓頗悉余不復贅大都翁診脉自其
所謂名醫者皆曰寒翁獨曰熱皆曰熱翁獨曰寒
以至曰虛曰實皆洞察出人意表皆曰其傷寒曰
其瘧翁獨曰不或暴死投劑一服而甦或似亡恙

竟不治其生死久近一一刻期不爽治老者輒決
其自此壽幾何治婦人病已能令其有子治貧子
輒密寘金郵其窶于是吳越間所尸祝而願為翁
之子孫者有之翁白皙美鬚髯踈眉目葛巾白袷
行山水間望之若神仙中人寒微有疾召之不待
再而往劑必精至貴富有力人盛車馬迎之君不
樂與周旋輒匿身狹斜或曠野中不復可踪跡久
而強致之所得金帛輒隨手散盡性好聲伎有所
善姬解琵琶音律翁晚節弗得是弗驩曉事者俱

不即迎致翁而預置大舫鼓樂匯所善姬要之翁
輒至一大貴人迎候浹旬始至巳及門忽失翁所
在蒼頭遑遽跡之乃窺其鄰陋屋傴僂而進診寠
人脉調劑巳始過大貴人大貴人恚不敢言所過
人嚴奉之重于卿相巳而忽去不可留嘗中秋過
大家伶優兩行盛供帳待月翁忽去跡之乃挾所
善姬拍浮石湖中奏絲竹徹旦太樂人多謂之癡
年七十餘幸内不衰瀕終屬歲除問訊相踵翁使
忘爲酒屬善謔者謔散枕而聽之樂元旦示起色

巳而熟寢至五鼓卒人翁跅弛者跡乎其天性孝友
以獨身奉母妻妾病亟刲股糝羹進之遂愈既壽
考終猶毁瘠逾禮嚴其伯氏如父其閨闈閒肅如
也余少聞正嘉間吳中艸聖曰祝希哲其書登神
品曰唐子畏兩公當盛暑皆散髮裸飲雖以直指
使者之重臨之傲然不屑也盛翁知有聲伎婦人
而不知有公卿大夫故能精其術如此彼其所托
寄遠矣近來自文章詞賦以至一技一能皆務遊
大人成名彼其中齷齪甚事事不及前輩何論古人

哉翁五子之桓之楨皆庠生余少與同師相切劘之
楫世翁之業而名益藉甚之植亦庠生最幼之棪
今五子獨之楫在策所以不朽翁嗟乎翁不朽矣

太醫院使朱君傳

太史公曰皇人昔儗貸季岐伯逖哉邈乎保令
聖天子曰臣儒恭太醫院使朱君儒字宗魯其先
吳江人自五世祖煜遷秀水君生而莊童時戲田
間有道人偉衣冠睇視曰大夫哉則謂君父贈君
彩若宗其以君而兒亢乎兒莊當其戲益莊且也

豐下及長習掌故業弗竟弃去習聲律客謂曰李
杜故坎壈君休矣君盍亦爲宰相燮理陰陽顧不
得哉君大笑客曰吾紿乎然則爲良醫度世耳君
頷之醫石絡究晰樞素精觚理君從浹數旬盡其
術埒名業挾筴入都檇李人伏緩急尼之君夢捧
日日五色訝靈甚輕旁一人曰太陽體輕清固爾
占曰近君吉初尼者亦從吏君遂入都會大疫所
匙起亡算名藉甚公卿間大學士表公卒腹痛不
可忍諸醫皆曰旋愈耳方日次大還君曰旦明廼

間表視蔭恚曰焉能待寧就木焉君投一劑果旦
明迺間奉大宗伯召君徧邸中診視至其公子赴
公車者曰旬當有變時公子故亡恙旬日竟卒奉
公夫人似懷娠者十五月諸醫曰娠也君曰不也
是積痰耳導之㹁然已其奇驗皆此類也名益震
都邑自嘉靖甲寅入太醫院爲醫士隆慶辛未禮
部試第一授吏目供事　內殿萬曆丁丑進御醫
乙酉進院判俄進院使累階奉政大夫而自今
天子御極日被寵遇　上萬幾之暇覽方書得奇

藥名及左右以秘方進者輒問君君屢疏藥性燥
悍非　至尊所宜　上嘉納丙戌正月　上御文
華殿東煖閣召君及院判陸德元診視畢君口疏
覶縷大指在清心靜攝　上是其言命太監陸敬
記之一日賚諸太醫　上曰朱儒勤勞特予一席
是歲奉　命診視潞王中使諭　旨欽哉旋奏病
已　上就賜白金戊子三月召至乾清宮西煖閣
診脉時　上感風寒進數劑良已六月中使孫朝
傳賜瓜果諸品君所需被渥受知深時或　命內

侍詔醫者診脉傳示自　太后中宮以下悉和劑
進悉効爲　上眷注匪偶然已蓋君自甲寅歷十
七年供事勤勞于外君重城工所君會館所活
三千二百人有奇止名三千二百人有奇自辛未
歷廿一年出入調護唯是　帝一人澤億兆人君
之功長世哉辛卯九月卒于官年七十七子四人
長國禎次國祥俱諸生次國祚萬曆癸未廷試第
一人今翰林修撰次國禮孫五人大啓大謨大烈
大猷大觀自國祚爲狀元天下重狀元因重狀元

父謂君以子益貴非乎余習君長者旣精醫覃厥
施夫陰德有陽報哉然則子以父貴耳
太史公曰世以醫埒相其然相業在爕理陰陽將
茫然取必于陰陽乎愳惻在民無忘保釐惠利其
究陰陽自理醫家不其然民函陰陽隆古沕穆淳
龎胡耈散處域中幾君子國黃帝書若逆睹風會
察晰秋豪膏肓二豎天地六氣所中庸詎幾有瘦
乎當其起居如常顧危不治危顧旋治甘苦有無
旋淺旋深窅渺紛不可詰以其神超越取之刻死

生修短不失聖者至幾岐伯醫家者流哉神託陰陽之朕其總無涯其燮理孰大于此古者望而洞垣一方晚近世切崔氏以難經六難顧浮沉九難顧遲數特標厥宗以統表裏總萬病然其說不越陰陽故脉一作䘑肉爲陽血爲陰君心精脉所百不失一卒以亢身昌其後幸哉君之不竟于詩也詩人鑿混沌破陰陽聖人刪而不作

金玄子傳

蓋吾友有陶彭澤云金君玄子是也雖然文中子曰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栁先生傳則[illegible]閑關矣陶公當晉宋之間得遂長往金君值盛明曰避地曰閑關甚無謂也陶公令彭澤僅八十日金君以　莊皇帝元年丁卯與余同鄉薦凡八上春官不第始就選初令奉新内艱歸再補令遷安君欲仕仕且久異乎彭澤哉彭澤嬾甚讀書不求甚解君讀諸子廿一史等書輯其最精手錄累數十帙抑何勤也陶公雖暫仕畢竟稱隱逸君兩仕稱循吏藉甚曰陶彭澤則何以稱焉雖然君故陶彭澤

也蓋同年中余與君最驩洽無間歲丁亥延致京邸與朝夕甚久君于世無所好獨好酒嘗曰雪意酒天下第一桑落佳亦復不減大都青州爲上平原爲下弱女非男故青州小從事耳君既耽酒浮之于大白不辭此其好酒與彭澤同彭澤真率欲仕則仕欲隱則隱不恥躬耕乞食君無醉醒遇人無親疏賢不肖輒輸寫心腹無隱天下詎復有踈之所慎而曾史之所忽者乎君真率詎復減彭澤乎君令奉新也邑人蔡少宰清嚴慎許可獨亟稱君不去日甚[illegible]再起家蔡少宰當事則歎曰重溢吾邑大慰去思獨無奈新令無關何爲擇善地得遷安其治遷安猶奉新也夫彭澤何所事事哉易地皆然其宦績同也君從遷安入計𨑳京邸其友焦修撰王尚寶出其橐中裝纖悉皆君手所籍記蓋兩歲中以俸歸者十八金行裝餘七金焦與同鄉醵金助始成斂云仕久能貧與彭澤之早賦歸去來同故曰君故陶彭澤也憶徃昔燕邸君朝夕頽然如玉山輒呼童掖之就寢明日復爾今不可復

作矣余舊銘君之尊人墓石而君之銘出焦修撰
手甚覈是故其世系子姓不復述

太史氏曰自古以詩名以酒德著以名節標楷千
仞之上何可勝道哉迺獨稱陶彭澤陶彭澤其究
蔽以一言曰真甚矣真之難也風會澆譁彭澤吾
不得見之矣得見髣髴似者斯可矣乃今金君亦
豈可多見哉

薛孝子傳

本朝舉孝子由布衣起家洪武中李德成官至右

方伯張信尚寶卿永樂間權謹文華殿大學士張
法保尚寶丞張仲賢鴻臚丞盛哉今乃得孝子薛
君君雖布衣邑里聞風化之其名亦復不滅公卿
哉傳曰孝子薛名宰字明臣世居長洲雲和里亦
曰陸墓鎮君本至孝妻尤氏有丈夫志操其孝亦
復如君是故君之孝其格天也甚奇其孚于人也
甚著君年十六喪母陳不克襄是時有父在君悉
引爲子責號泣不已妻尤亦不曰有舅與夫在又
輙悉引爲己責脫簪珥買地尋鉏地得甕金君不

取衆攘之盡已復得一鏹河濱或曰人攘之人遺
之非也此物有神安知不自甕徙水中乎天叵測
而甚顯又安知不固賜孝子一鏹乎卒用以葬母
凡有喪親戚朋友時之君有喪天時之甚奇也君
二十二刲臆甚深投劑療父父病痢久且死頓愈
君初不知痛已而病甚妻尤籲天得以身代而君
得終孝養君能爲人子不能爲之事方死得生尤
能爲婦人不能爲之事方生得死天之曲成孝子
孝婦甚奇也君嘗窟已地受比屋注水以便鄰不

令知嘗夜決瀎鄰田不令知其睦鄰不啻一家尤
克相之家有耕牛食鄰蔬鄰與牧者于潮閧尤亟
還鄰粟倍蔬直謝過鄰愧之諸如此類甚多一里
稱尤賢明故不獨君之仁孝甚著而尤之賢亦甚
著尤死君不復娶獨居養父及後母比相繼殁孝
子減衣食急人患難歲戊子己丑荐饑孝子爲粥
以食里中饑尤所脫簪珥以獲金故得不廢至是
以賑饑故篋在質庫大盜橫劫縱火此篋若魯靈
光獨存夫人能于生前感格神明而尤能死後若

或謹護其篋簽尤之助夫不貲而天之旌尤無窮
又甚奇也君力田與十家比畦巨潭界焉所𣂏水
輒涸悉汪潭衆患之業且夷荒塚塞巨潭君恚曰
不仁哉力持不可趣買敗窯二座塞潭其塚經劃
處不復生寸草此亦鬼神所以旌君陰德甚奇君
生産甚薄好行其德自宗族逮閭里伙君如晏平
仲其爲不善者憚君如王彥方郡邑大夫強致君
鄉飲縉紳爭識其面君隱跡闇然名日益著
太史氏曰仕宦及富有力者能自致其孝不難顧

不爲也薛君恂恂布衣先貧後稍饒備有純孝之
實甚難吾僅見耳是宜援　二祖朝五孝子例舉
以風勵末俗逃名名隨孝子其如嚮慕者衆何

汪上林傳

太史氏曰汪鴻臚居靜述厥考上林翁也蓋徵諸
羣哭哭已各有辭云夫老聃死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幼者如哭其父達者曰非道非非道也彼其致
慨皇人之邈乎遐哉芊叔子盛德在人千載看碑
隋淚則始死之羣哭可知哭也庸何傷皇人世鄰

相忘故不哭以一皇者之民而遊于今之世安能
不自見其德乎羣哭斯見上林翁哉上林翁者諱
一誠字明叔別號雪野歙人也父封都水公其母
方太宜人舉二丈夫子曰忠懋公曰上林翁忠懋
公宦遊四方伎節死翁始終事太宜人色養雖甚
太宜人忘忠懋公之歿也竟九十乃終君子謂上
林之生孝埒忠懋之死忠也庶母張生伯兄文學
君蚤世翁事張如嫡也君子謂翁一身身三子子
職也其敦族族之人親喪待殯婚媾待議資材待

造患難待拯紛爭待解露處待廛歲歉待食以千
計君子謂歙十姓九汪而八衜上林之德也迺至
推及于親黨之至疏遜者以百計鄉人之沾滲漉
無筭也德之不圖而負義甘心焉者置不較也君
子謂不難上林之惠而難上林之度也僮僕訢訢
若嬰兒依慈父母然君子謂白圭與僮僕同苦樂
翁之僕有樂無苦也蓋無論內外親疎卑尊哭翁
如一口矣翁由太學生授上林丞旋解綬歸徜徉
泉石間生平無他嗜好獨法書名畫盈几晚節清

淨獨處三十餘年郡大夫三上愽史謝絕不往鄉評益高之卒年八十三其子鴻臚居靜孝廉居貞從余未第時受業余與翁交誼甚久語具居貞墓志居貞先卒也季太學生居常諸孫茂德等並有文

太史氏曰司馬公傳諸素封范少伯之勛而神仙也子貢之在聖門而聞性與天道也而與焉上林翁豈素封儕耶其清癯退然德讓君子也其施遠矣

天遠樓集卷之十八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九

行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行狀

禮部尚書謚文恭履菴萬公行狀

萬曆丙戌致仕禮部尚書宜興萬公以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家訃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文恭吾吳自長洲劉少詹鉉歷事〻五朝以文章風節易名文恭距今可百八十年所而公始嗣稱云顯卿徙自長洲與公比隸而居又知公深而符壟

唐卿則公長婿也公之諸子以屬唐卿所撰事狀公諱士和字思節其先鳳陽人六世祖勝遷宜興生壽壽生雄雄生而萬氏始大是爲公高祖曾祖政祖興父吉爲桐廬訓導配李生公自祖以下用公貴贈禮部侍郎配淑人公幼有殊質五歲李淑人偶授白傳詩輒成誦訓導公心異之俾就外傳受小學公能踐行其語稍長訓導公命從唐太史應德游一見而語合相與發明義利之辨甚晰弱冠補諸生知名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九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閣試兩冠其儕例拜史職將解館分宜置酒飲諸吉士次及公睨公曰是誰爲萬子者同館耳語公曰子不留矣於是當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乙巳　遣副周藩使事便道省訓導公于家以疾謁告丙午丁訓導公喪服除補祠祭主事當是時李淑人且老乞南便養遷南職方員外郎迎母至邸無何母卒既免喪補南車駕轉南儀制郎已擢江西按察司僉事涖饒減歲供磁器以千計尋以按察副使督貴州學政貴故雜箐峒

日弦弓手戟而馳即儒生亡暇談詩書公時時召諸生前親爲論解飭厲其行俗爲之化云時登第已十有六年往同館者日益貴而公獨乞部且南恬然安之士論歸焉已未遷湖廣撫苗參政示以恩信苗人相謂曰前使者獸視我欲獮狝之今萬公賢萬公吾父母久之聽撫者二十八寨就諭者六七百人時三殿工亟采木使者四出督以憲臣驛直旁午公曲爲經畫辰沅之民賴無轉徙辛酉拜江西按察使分宜當事公屢遷且宦其鄉皆非

分宜意也給事中阿旨媒公短曰是嘗踰簡書期者公趣裝歸中丞栢泉胡公撫豫章首疏白之會分宜敗即家以原官移山東踰年擢江西右轄裁賦稅多入之弊故事藩司政體兼總于左使右惟拱手受成而已公曰　朝廷設官有左右非正亞也乃約分日治事乙丑轉廣東左民解京庫銀費不貲公稍徵運費令討吏領之民皆稱便丙寅遷應天府尹遊巡按御史境上一辭而行御史責公不以藩司禮遇挾之及抵廣悉取錢穀諸籍稽公

之出入欲巧詆以法亡所得則榜笞箠吏以恐之吏有立斃杖下者一吏且死曰萬公宦廣不應食廣地水尋他無所知御史怒愈盛捃摭不已新會泰泉黃公家居不一跡公府忽出謁御史御史驚且心詫已獨能致黃公也走迎之黃公入長揖曰老夫久不任筋骨爲禮茲爲萬公來萬公非可涅者御史齰舌不能出一語事遂寢公未之京兆道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畿餉時去振武兵變未遠公謂餉所係之在徵不以時積猾蠹食又

不可詰乃條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庋水兌減貼鍰專委任六事給解者長單令各塡所費刻石永次宿弊咸革已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諸所剗革一如督南餉事頃之改禮部左會華亭罷相起新鄭公意有所不可遂引疾疏四上乃得歸由是天下愈嚴重公與雲間陸公遞爲部使者首推薦云今　天子卽位詔起陸公爲大宗伯而公以南少宗伯攝大司成事時胄子有儇薄者公不難訶第以誠厚處之士欣欣向化日安所得萬公乎癸

酉陸公致大宗伯去江陵方欲傅公論以收士譽遂以屬公公在南久未知江陵意所嚮第以陸公去卜之不欲行再請弗獲乃以甲戌六月輕裝入慰直所江陵既接公知公不可暱然陽浮慕之公自以身任典禮見民間服用亡度喟然太息曰輦轂如此何以令四方觀乎因陳去奢崇儉數事言甚剴切爲宗藩創置格册先以報生子女入格其請名請封選婚諸類各入一格賄蠹散落宗人便之時災祲踵報公奏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

請以因天意語多觸時忌不少顧也先是儀郎缺必代以祠郎會江陵用其所知自他部來代意祠郎必且觖望逾數月郎果稱疾不出江陵怒公爲力言無他有奸胥贋郎印牒冒官帑者事覺決曹竟作郎公復以正辨幸解江陵於是嗛公益甚方士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薦公持不可 高帝約非宗室不王朱成國以江陵故欲進封朱又公戚也時 俞旨且下公爲力爭不已于是中外皆心恚公矣乙亥秋南給事中余懋學上疏指切時

政江陵矯旨譏其職顧內不自安一日乘間語公冀公一言飾其非公乃直詆之江陵拂袖而起公知時事不可爲即杜門謀去有覘知江陵意者劾公褎懦狀宜罷公亦力請退得 賜驛傳歸十年柄相幸璫相繼敗朝政一清旌帛所徵貢相望于巖中於是復起公南禮部公預引年乞骸骨疏再上 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用以表鴻逵之儀益異數云公通籍幾五十年家食者半在事未嘗忘退即退而復起未嘗不稱疾乞

歸歸而聞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聞一秕政及一不善人進當食輒爲廢箸得忠諫疏必盥手讀之公蓋非果于忘世者居二尊人喪三年不入內當李淑人之就養留都也先以疾還公念之會有使事差可取道歸省公不少待曰吾忍以官置吾親哉遂棄之歸所司追以使事屬公得侍淑人終云伯兄司勲郎士亨居訓導公喪以毀殁公喪之不減于訓導公及再起山東憲長次兄士安以貢偕北上卒于邸厚爲斂送人謂天鑒公孝友使得

各致其情無憾也公爲卿貳歸年已踰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有甘旨必致之與唐羅二先生游二先生譚理學亹亹不倦而公獨務躬行曰學者馳騖玄虛解爲實際此何異捕風捉影竊有所得第當反求其過若恫瘝厥身去之斯已空言曷施乎議新建從祀曰文清功始學問而馴至上達文成純任德性亦不廢學公之意良有所重也故自事親交友進退辭受以至家庭語默動靜之微一切檢押不錯寸趾公性澹泊宮室輿馬圖

玩鼎彝之玩一不措意在貴廣凡丹砂名香犀翠
珠璣世謂奇珍者室無一焉公初徃饒唐先生贈
以雙磁器曰饒多磁乃以此𥁞古有宰端谿不持
一硯者然則宦饒者亦當乏磁矣公之行無媿師
言哉縣故有舍丐所是公先世捐以予民者縣令
徙而售地諸子欲購之公不許曰祖以予窮民而
子孫遡取之邪少子曾之妻毋且死貽其女田二
頃公誡曾毋納公之取予無問多寡隱顯亦不汲
汲以為名貴陽土官德公暮夜餽之千金公不受

至辰沅則水陸廪即且並裁焉視江右篆積羨至
五百餘金代者以遺公公笑而却之公嘗與人言
吾自為兩司始知實心任事即是真丈夫又曰吾
仕庶不取于人所不見始識得一廉字其兢兢隨
處體驗如此所至以樽節撫愛為主未嘗妄有興
作或為民計遠利如貴之爨香七盤嶺之開道引
水廣庫之石樓輒捐俸為之不足則斥公羨一不
以煩民也福田之說公不少惑若忠節祠宇橋梁
道路有所修葺則出貲佐其費唯恐後嘗建大宗

祠割上腴田共祀事族戚交游緩急稱貸不以乏
為解日食惟鮭菜單素敗繒未嘗輕弃或終歲不
一製衣非賓祭不擊鮮也與人交和易朓至不一
言人過然中藏耿介是非可否毫無詭隨故于分
宜則以藩臬去于新鄭則以卿貳去于江陵則以
秩宗去即華亭稱志合矣其求去相位也大臣各
疏留而公獨否此豈可波撼風靡者耶大抵公以
廉節褆身以真誠應物居官若僅僅守職無瑰瑋
絕赫以獵世譽而蹤後塵者則見以為迴瀾既倒

壁立千仞而不可及居鄉不隨俗治化煦沫悅人
而黃童白叟歌風咏德如赤子之依慈母學未嘗
標揭門戶其行已立身不敢少越聖賢成法為詩
文直寫性靈叙事實大足感人維世學者方于六
一先生語云不言而躬行我無為而民自化豈所
謂其人哉公既寢疾諸子進醫藥公曰死生命也
醫何能為卒之日星隕屋東北城戍卒咸驚睹云
公生于某年月日距卒年七十一歲配張氏有賢
德與公儼然賓處者五十年能成公志累封夫人

生五子二女長春以公廕爲南京後府經歷司經歷娶楊氏饒州府通判楊君阜女次習太學生娶吳氏汝寧府通判吳君士遇女次會娶潘氏邑庠生潘守愚女次智太學生娶徐氏次曾邑庠生娶楊氏福建布政司參政楊君準女四子張夫人出智側室史氏出長女適尚寶少卿唐君鶴徵荊川先生子也次適監察御史吳君達可子乙酉舉人吳秉忠孫男七孫女十四長德憲聘太學生儲君士元女次未聘俱會出次德懋會出春字之次某

次某俱幼春出次某智出春女四長受邑庠生曹君司政子聘次未聘次受國子監助教陳君灼子聘次受南京戶部主事蔣君瑞卿子聘習女一受宜春縣知縣蔣君應震子聘會女三長受太學生儲君士魯子聘次受邑庠生堵君定國子聘次未聘智女四長受太學生唐君魁徵子聘次受鄉進士吳君達聰子聘次二俱未聘曾女二長受南京戶部郎中路雲龍子聘次未聘經歷君兄弟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阡相與扶服走京師乞銘而

先以狀屬不佞時直指鄧君還自吳爲不佞言公之卒也君適按部其地晨坐堂皇上見從史相向泣已視斷隷無不涕淚承聽者怪問之曰萬公逝矣今而後無萬公矣直指爲感傷顯卿聞是言不知涕之何從也自卜居得數侍公游公嘗爲少子曾營居他隙地不佞同往視工時方治垣見一巨石材可假山者公命椎以實垣工難之顯卿謂公即不用盍徙俟他人不愈邪夫石未易擊擊石何啻百垣力也公正色曰古亡國敗家斯一祟也不

欲宗吾子而顧之他人邪竟擊之顯卿沮怍謝失言至今已八年顯卿僦居湫隘田不數頃而曠乎自得公之教也公在兩司時以唐先生老咨咨命不置乞休者再今侍御吳君達可少師事公亦以未得視公含斂意殊憾之而符璽唐卿則先以行役赴公喪矣顯卿幸遊于其師弟甥舅間所觀感良不淺而自恨侍公晚不能摛稽弘美聊綴所睹記一二云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雲山曹公暨配呂夫人行狀

萬曆十七年巳丑八月二日前南京工部尚書雲山曹公卒越二十四日其配呂夫人又卒臺使者以聞　天子震悼並賜祭葬用全典贈公太子少保其子叅政君司勳撰次行實乞余爲狀余按其行實而書之公諱三賜字子泰別號雲山先世居句曲宋李諱天瑞者徙家宜興新市里力田敦行族齒繁衍勝國時紅巾賊起所過焚掠獨以新市有曹氏在誡曰此善人里巷也留之聞者歎異因

相傳號留巷曹云七世祖顯三再徙琅玕里顯三生大一大一生孟霖孟霖生立世有隱德立生詔是爲公曾祖者儒教授于鄉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尚書詔三子長曰珂正德巳卯魁南畿仕都察院都事季曰琨其仲爲公父栢庵公珮孝友端慤尤邃經術鄉子弟爭師事之名儁多出其門封大理寺評事勑贈南京工部尚書栢庵公初娶毛繼娶史並贈太夫人而毛太夫人寔生公公生異質五歲能誦記十歲善屬文十五補邑諸生食餼公爲

文不屬草援筆數千言立就毎試占高等督學楊公宜藻鑑若神明不輕許可獨稱公爲遠大器唐太史應德設講席門下士甚衆公亦詣問業太史一見歎爲異才終不敢名弟子嘉靖癸卯舉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　肅皇帝鋭意于理詔獄屢下諸法曹比擬一不當立見譴謫公絕不窺　上指其所聽斷一意持平無不俛首稱服廷尉有疑問片言而決由是織鉅悉付審讞獄詞出其手見者輒驚歎曰漢廷老吏也陞左寺

副丁史太夫人艱服闋補右寺副陞右寺正先後滿兩考例不當守郡以忤時出守福建漳州府漳瀕海諸大猾多跳海與倭通至有陰引其入剽而規以爲利者倭因以習知中國虛實公嚴立條禁間出不測發摘其姦宄不悛者重治之諸猾股栗不敢爲非巳而倭大入汀泉興化諸郡皆被燹掠惟漳晏然獨完踰年入覲道聞柏庵公訃以不及躬湯藥歛含日夜號泣奔至家擗踊無節絕而復甦者再三年不入内服除候補江西建昌府缺論次

當得分宜以建昌桑梓善郡欲索厚賄遺所善客
諭意公正色弗應或怵以利害不動建昌竟他屬
留邸數月始得山東濟南府公笑曰濟南何必減
建昌哉濟南繁劇前守不能支輒病免公晨起坐
堂皇公事刻期而辦日未昃庭中虛無人搜剔積
蠹究極根源左右憚若神明斂手咋舌無敢私交
關一語小民謁訴閽卒不敢呵悉得自達然不事
苛細惟因俗為政境內安之待僚屬有禮不求備
獨按受賕者必盡法諸墨吏多望風解綬去隣郡

有重囚李華罪疑而家素饒推按者多引避久不
決直指移獄聽公覆理公廉其冤當釋直指難之
辦駁累旬日終不能易公議因竟得釋歲庚申辛
酉大侵公在郡久秋毫不染庚庫餘財粟盡出以
賑貸又善為調停餓者皆得食他郡來就食者卹
之一如部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景王就封之楚公
親逆于境以地方屢災廚傳不飭謝罪尋下檄屬
州縣給之無過例左右有橫者當即以奏聞諸護
衛入濟南境皆斂戢所省費以數千計公兩典劇

郡幾六年當道以首薦章數十上尤以文學名藉
甚巡撫朱公衡保留視學山東分宜銜公不報陞
湖廣驛傳副使分宜敗改山東提學公慨然以復
古教化為己任與諸生約首重德行次脩古禮又
次正文體不者有罰復時進諸生揫示立身大節
躬自為率士習一變都士任目不叅閱往案次第
不爽臨清州諫玠恩縣劉黃鍾前督學置劣等公
悉首置之是秋兩生中式衆益大服閱文敏速服
日辟湖南崇正各書院羣諸生其中親為改課說

經士子闡所未聞月益振起若禹城高苑諸邑故
椎少文一旦科第埒名邑尤善鑒人倫所稱賞不
獨發跡科目往往以事功氣節表見為名臣云陞
湖廣布政司參政會支羅賊負險叛湖廣四川貴
州三省守臣奏　旨會勦公默自定計生獲渠魁
黃忠分部擣其巢穴三省抵寧撫按上功賜白金
文綺陞浙江按察使有縣令李松者疾惡過嚴偶
詿誤巨室以蜚語中之督撫劉偏主先入逮下按
察司獄欲深文坐之公素知李廉直抗議力持率

從末減陞江西布政使尋轉左藩司主錢穀出內
藏吏多黠猾耳目稍不及輒生弊孔公巨細必親
衙量晝一左右胥史取充役而已公私本折俱懸
常額示民出入如額凡借名增耗扣價多收減發
諸姦弊剔革殆盡諸藩宗屬數百千人歲祿不時
給則羣聚而譁而急之則民又坐累公通融計處
如期具給而以漸責辦有司民大稱便丁卯提調
鄉場得人最盛程式文半出公手四方傳誦焉陞
順天府尹將行有羨金數千盡封識于庫順天輦

轂地中璫戚畹多行關請公絕弗與通有犯必寘
之法畿內一清通州有大猾規充官商攬市利挾
權貴居間不行輒緣州胥偽造文牒冒役公朝捕
而夕杖戍商民稱快先時京兆轉巡撫率不踰數
月公因言官疏留久任幾三載例當擢卿貳新鄭
不悅公仍出為雲南巡撫雲南雜夷難制公一切
持重威德並施莽為爽守爽變為夏屹然稱長城
云黔國沐朝弼驕恣不法官司莫敢問公奏言朝
弼僭踰有端及今不圖勢將滋蔓　廟堂以黔國

權重慮變聽公便宜竟得罪人安置南京雲益州
土夷言倉女夷安素儀合謀將為孽先訐嘗公知
不可動乃寢朝弼既敗其子昌祚席故業張威聲
謁御史臺馳入中庭公裁之以禮每謁正色需之
入入則徐行無馳昌祚自是奪氣終公之任奉法
甚謹滇人為之語曰曹公在位黔國失勢滇故貢
金歲有定額後漸增加數倍所產寔不能給而當
事者懼以缺供得罪至搜括宦藏羨金不足則搜
括民間又不足則加算田賦編設官商求購于四

川寧番越嶲會川雅州之境以盈其數閭省囂然
苦之公上疏力言公私困憊狀得減供復舊額他
如議改折稽驛傳減象隻清軍伍築邊城等類凡
十餘疏皆報可皆滇永久利也陞南京刑部侍郎
未任給事中某劾巡撫時先期報滿不合新令故
事巡撫先期報滿新令下公疏已至竟坐違令致
仕已而言官特薦尋起家南刑部侍郎所治爰書
明法得情一如大理時而朝熱二審代尚書事開
釋冤獄尤多改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不急不

弛漕艘時集給餉軍士則時權粟直貴賤通以本
折兼支之法軍士各得從便而公餼亦無損其條
議豁浮額清月糧平收放革包攬處倉敖數事所
以區畫利弊甚詳儲政至今賴之陞南京工部尚
書會有　旨修理宮殿公規度周密費視昔省什
之三而功倍昔什之四其他率作綜理亦如之官
商運木責緣輒得先納不則遲緩無時日或至折
閱公立法監收以運至先後爲序諸營刺柰越者
重創之繇是商無浮費木皆中直操江僉都御史

王某挾江陵私昵侵奪諸曹權漸及工部欲分榷
瀨江蘆課公引職掌與爭王知不可奪乃止江陵
不奔父喪臺省阿承爭疏留其黨南給事中某某
挾九卿而議將劾尤之公獨正色曰何敢數　聖
世彝倫以告　君乎即具有疏誰肯署名趙太宰
蹵公言群議遂寢會九卿多缺公兼攝數篆勞瘁
且病遂力疏乞休比歸供帳滿白門有賢哉大夫
之歎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跡公府而監司守令常
造請地方利病則爲之隨事剖析邑有西九者勢

甚洶湧邑西鄉與金壇溧陽溧水諸處舟楫往來
輒苦風濤盜賊公言之水利使者旁開浚內河以
殺其勢名閔谿河河成而西九爲安流日夜舟行
無患邑之長賦者不支輒破產公創議畺運人衆
役輕迄今稱良法比連歲大侵歲捐粟賑乏又設
粥通衢以食餓者道有露尸則買棺瘞之內外黨
所待以舉火者數十人鄉隣有急即所貸不取息
施不責償者又數百人其爲德于鄉又如此臺使
者薦章數上中外咸望大用而公絕不以赫蹏通

長安貴人長安貴人顧誦公才略風裁不容口竟
未及大用已矣公生有至性事繼毋史太夫人至
孝撫其所出弟秉暘及庶弟叔暘有父之恩幼與
從兄一暘二暘共鉛槧比就試公名前一暘乃自
請于官不敢先兄二從兄相繼夭死哭之極哀與
從弟西安丞景暘自同業至同致仕歸友愛如一
日初柏菴公將析產衆議以嫡庶長幼爲差公嫡
長竟與二弟均分而田更取其墝埆者比柏菴公
坳仍割橐厚撫庶弟妹婚嫁之生平耻用世俗機

巧鉤距而坐照人情人莫敢以貌欺其接遇人外
若落落而真意盎然見一善輒稱賞不置有不當
意卽面誚讓與其省改公正發憤靡所顧忌議論
每屈一座人是非既定則徐歛鋒鍔恂恂不自矜
也或以緩急來歸不輕許諾而潛爲極力有人不
及知者居恒節儉自奉無兼襲非祭饗不特殺一
衣常數歲浣補之跡纍然亦不厭弃子姪有豔服
鮮履輒譙訶之其拁新大宗祠及置祭田所費甚
鉅不少恡初公入仕之二年忽遘奇疾舌腐潰不

治遇一道人授之藥不兩日更生新舌已而蹤跡
此道人無有也自是體益矯健風神奕奕平日于
聲色器玩一無嗜好尤不喜飲竟無疾而卒距其
生正德丙子九月十九日年七十四嗚呼概公終
始可謂名巨鄕先生也已配呂夫人寔克相之呂
溧陽著族夫人從公貴初封孺人晉恭人後更令
封云夫人幼有貴徵端靜不苟言笑顧聰敏女紅
中饋不習而能年十七來歸諸娰或易其少已而
心下之毛夫人嘗病月餘夫人不解髮侍湯藥者

亦月餘迨事繼姑史夫人亦復如事毛夫人或非
分督過卽自引責無後言公未第時嘗授經于外
夫人專治內總鉅細以故公經年不問家事得一
意治經業以顯公所至以清白稱夫人亦躬布蔬
屛去紈綺珠翠之飾公戴星出入夫人亦晝夜操
作不解公德澤滲漉邦族夫人亦不惜脫簪珥好
施佐之公未有子則勸之置貳舉丈夫子愛之不
啻已出而督教之甚于嚴父公宦滇南夫人以道
遠弗能從留總家務比歸而問成事亡弗當也夫

人固丈夫才然有壼範雖造次絕不聞嗃嗃聲遠
封夫人踰六褱貴且老矣猶勤約不改故操益精
心奉佛日日疏素焫香持誦誦則折艸爲記迨功
發所藏艸莖積數篋疾革教飭子若孫若諸婦神
爽不亂亦無呻吟若楚態盖精虔有驗云夫人生
正德乙亥十二月廿九日先公一歲卒後公二十
二日年七十五嗚呼若公若夫人可謂同德麗福
者非邪子男二人長司勳隆慶辛未進士任福建
布政司參政娶溧陽史太僕隰女次司直邑諸生

以蔭入太學娶華亭徐少司寇陟女蚤卒俱貳室
尹氏出女二長適吳廣文守愚子布政司都事近
光次適金壇于舉人明照子北部郎玉立俱夫人
出孫男七長師儉邑諸生娶吳都事夢鯉女次師
讓邑諸生聘吳宮諭中行女俱司勳出次師敬聘
吳太學騂女司直出次師忠師節師敏師傑俱未
聘亦俱司勳出孫女五長未字次字崑山徐檢討
應聘子某次字余嗣子元滂次字吳與董給事道
醇子某次字萬太學智子某俱司勳出曾孫男一

女二俱幼師儉出司勳卜卒之明年庚寅十一月
日合葬公夫人于南岳之新阡蓋公生時所夢卜
吉壤云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敬堂韓公行狀

莊皇帝首策士選讀中秘書三十人而長洲韓公
爲館長余與公同邑同年而又同館仕宦履歷大
同是故相知最深公且歿以二孤托余公卒之明
年當事者業爲公請 卹典治葬其長子逢禧乃
粗敘公行實謁余陽羨山中再拜稽顙謀不朽之
託余謝曰是更有當世鉅公在雖然吾習若翁其
平生非狀不能悉非余不能狀其以不斐而可徵
之辭藉手哉公諱世能字存良別號敬堂其先世
居鳳陽勝國時諱思聰者以避兵徙姑蘇卜居齊
女門之北雲和里陸墓鎮遂爲蘇之長洲人思聰
生逵逵生琪琪生永椿是爲公大父贈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椿生宗道以公爲編修
侍講再受 封卒贈侍郎學士封翁元配邢累贈

淑人繼室陸累封淑人邢淑人娠公嘗感異夢既
產曰符吾夢矣然終秘不言公自在襁褓有異稍
長對客占對甚敏十三喪邢淑人哀毀如禮家貧
廢學幾二年師曹翁勸令復就學公感奮篝燈夜
讀無間寒暑朞年文藻蔚然十七出就試督學胡
公錄取第四名赴舉時病瘧久不克入場屋憤
而益病晝假寐恍惚關帥救之病頓已語具公所
撰關廟碑每赴都士輒首等廬于學宮久之益奮
勵投西山覺海寺習靜所栖斗室面北霜飈寒氣

襲人甚其不堪如此而兀坐勤苦夜分不輟除夕不歸歲朝文課不廢然非博一第爲也其于經書務研窮聖人本旨閱大學誠意章首節忘寢食者三日怳然悟曰在是矣在覺海雖至苦行然每遇風日霽爽輒持筆研坐山頂臨眺有得始爲文間有吟咏隆慶改元丁卯與余同鄉薦明年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推爲館長是時館師殷文通趙文肅二公並器重公而文肅公尤極國士之遇每歎曰韓存良佛地人也其堅忍乃可大受益

館選羅天下英雋之士多少年不更事者而館長以一人約束之且當進館之始閣師館師處須早晩候教并有公宴公會之禮皆常規不可缺者而公一切置不聞惟務講究典故見諸實用爲急而感人以誠久之使氣任情者俱内愧心服無不就其約束竟散館四方興尚有如一家一人忘彼此形骸渾然于忠信篤敬之中授官之日雖詞林臺省部屬不同而相安相信無一人有言者癸丑館長馬乾庵先生冠于前後之爲館長者而公與之

齊稱由誠心能服人也嗣後相公答吉士候教必曰問戊辰館長云不然以文肅公之剛介重望意不可一世而公受知之深至此豈徒哉當散館公格在去留以朔望閣試每次必前列未嘗得第一名故也文肅毅然主留曰若不留韓存良者吾亦不復作官庚午三月授翰林院編修四月與修世宗實錄壬申七月充　冊封朝鮮正使賜一品服彼國嚴　天使甚謹所饋獻毫一無所受萬曆改元癸酉與修　穆宗實錄俄充經筵展書官甲

戌分校禮闈得王庶選等二十人多名士是年穆宗實錄成陞修撰賜金幣乙亥分理文官誥勑丙子與修　大明會典丁丑　世宗實錄成陞侍講　賜宴禮部賞金幣戊寅充　冊封楚府正使自己卯秋迄壬午春在告益究悉　國家典故章程手錄邊防若屯田水利之說成數帙藏于篋壬午起家仍故官修會典纂章奏是秋主順天試癸未再分校禮闈並稱得人補　經筵講官甲申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乙酉清理軍職貼黃

是冬陞國子監祭酒代余任公平生大節在孝每
進諸生講說經義多名賢所未發人人謂得經師
而諄諄勉諸生務盡孝道謂不孝不可為人則又
人人謂大司成非徒經師乃人師也是時封翁大
耋饘飯公日夜憂念謀請告歸養而封翁寓書力
阻辭甚厲乃謀改南以便迎養丙戌夏當事者擬
補宮詹缺公以親老力辭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扶
侍封翁撫子磯臨大江甚樂居亡何封翁思故里
遄歸不可留丁亥秋九月廿一日聞訃公以不得

永訣一慟幾絕鼻孔垂垂若所謂玉筯者幾二尺
許三日而瘠甚五日稍進米飲之絕無粒者十月
初七日抵家拊棺而後始進薄糜益誓必拊棺而
後舉飭食粥故也公時已年六十而過毀乃爾自
是病怔忡不睡者三年尤痛邢太淑人之不待養
也歲歲忌日痛哭不食竟日至年且七十猶然故
博士王少湖先生且歎以為不可及云庚寅　召
補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仍　經
筵講官辛卯進　日講官視院篆俄解院事佐部

轉左侍郎兼官日講如故公哀毀之後起家客至
出迎太遲緩客多不堪有疾之者風聞之誤橫生
議論　上已洞察而公五疏乞致仕俱蒙　溫旨
慰留壬辰八月告遷葬假暫歸始得　旨賜金幣
乘傳公自抵家不跡公庭日徜徉泉石間嘗約余
洞庭游余不果往公乃與郭光祿泛太湖登縹緲
諸峰寓書告余曰僕使楚登六和絕頂見日華五
色退之衡山之雲不足道也僕壬午還朝取道登
太山日觀峰夜半見日出又使朝鮮所歷天下名

山水大觀多矣又嘗從公張公玉女問今洞庭凡
案間物乃若是奇瑋乎僕今且為宗少文哉自是
杜門不復出曰縱遊觀更不若宴坐習靜之遊無
涯也一意內觀雖臺使者郡邑大夫過之不得一
面竟以居喪時沉痾復作不治公平日持論以忠
孝為本課子務令先讀小學或曰奈妨舉業誦讀
何公正色曰不讀小學不知孝弟不名為人何乃
論科第乎嗟乎此最瑣小迂腐事然可以觀公故
前輩存心也其與人雖泛交必信公嘗自謂平生

無一事不眞無一語不實蓋實錄也尤絕口不談人過無論陰私隱慝卽人所共指摘者尚思曲爲之諱也其居官奉職務實心任事講讀纂修心力俱殫在京邸非詰旦朝講必丙夜始就寢白首勤勞如未第時未嘗見有一日之縱逸也性好法書名畫王大司寇元美太常敬美深歎服公賞鑒然重價所購雖所極愛玩輒復散失不存不復留意也公之治生亦然田土多荒穢不治性雖至儉自奉菲惡然居家不視簿書不問有無出入之數遺

槀蕭然其孤且稱貸營新阡矣至孝之實已著于居喪及邢太淑人忌辰而事陸太淑人極孝謹務說其志陸太淑人生一子有癇疾未病卂時生一子逢貴公授產誨育之皆所以悅陸太淑人也與伯兄存誠幼同學長同宦遊　京師白首無間季弟世方貧而多子公抱養其第三子逢吉立以爲嗣未幾公自有子然所爲撫恤逢吉者愈至爲擇娶于華腴之族督課其業得補博士弟子員復以六百金別營居室先後割田六百畝迨公晚年奉

命歸宗承祀世方弟果爲子而三十年視之不殊已子他若教誨諸姪贍宗族其厚類如此終身德其師曹翁及[illegible]比部歲時墓祭致京歲戊子大侵贍學仍置學田又出粟賑飢民所活無筭外似醇謹言事若不出口而有操持無畏言屈節第凡事不欲矯激爲名高尚實惡浮不言而躬行以故競名逐譽之世知公者甚鮮也公生嘉靖戊子十月初七日卒萬曆戊戌七月廿七日年七十有一公不吙婦人手疾革所嚴重友徐聲遠往視公已不

能言聲遠曰一切有某在謂余也公領之則又舉西方號令持念勿散亂公復頷之氣已絕弗瞑聲遠復大聲曰一切有某在乃瞑嗟乎公之托余深矣余安忍不狀其生平哉公娶沈氏累封淑人無子貳室姚氏生子二人長逢禧以廕入國學娶國子監助教檇李李君原中女次逢祐聘承天守王君禹聲女沈淑人生一女適富陽丞郭偉又貳室鄒氏生一女適太常少卿王公世懋子州學生士騋孫男三人長阿運聘臨江守顧君起淹子邑諸

主承模之女次阿雙次幼孫女一人幼皆逢禧出
公未病時卜地在吳縣岐龍山西山最勝處面太
湖七十二峰若几案間物也逢禧卜以萬曆辛丑
正月廿二日葬公所以不朽公所以植公之二孤
有當世鉅公在

天遠樓集卷之十九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程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萬曆甲戌會試）

聖王以一心爲保治之本其守甚約而其爲道則甚遠也守之約故曰兢兢成業之遵而不敢易而其爲道也遠則不安於繼序習傳而勤思乎成業之外而治於是乎益隆夫天下之治未有無事而致者雖當守成之世太平之化既洽而前王之所

規恢海內之所思企必有嗛而未盡者此非可以僅僅保業無所事事爲也故古之聖王知其爲道之遠則其所自期者常無窮而其心常不敢以自易故術甚約而易操藎臣察相合是無所效之君矣於是先之以防微之儆輔養之法而後及乎經畫綜理之猷用能保世滋大成業疏光而天下之盛治益以至蓋程氏之言曰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之周公輔相之功也夫成業豈易守而盛治豈易致哉天下之勢滿者易損崇者易墜故繼體之君當謳歌諸頌之時則崇滿難持而佚樂易動其於前人之業進之不能以寸而退輒至于尋丈之遠是以聖帝明王創業而與至治者固難其守成而能致盛治者尤難夫守成而能致盛治則必其計慮長遠張設注措有出於故業之外者而顧可以塞聰去智安坐而理哉又可以程衡石課文例屈萬乘而爲官人使吏之守哉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不可不察也且成王之時何時也諸侯執玉來朝者八百而公也負扆臨之文

武之德未成於上而三監之叛甫定於下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蓋成王之責而亦孰非周公之責也一念倦或以逸豫滅厥德一念監則又無以擴前人未竟之功將成業不可保而況盛治之致乎武王之告康叔曰若稽田爾其疆畎若作室家爾其塈茨若作梓材爾其丹雘蓋聖人以成業貽之後欲其覲揚光大期之甚遠如此而繼之曰無康好逸豫則其一念寅恭祗懼以爲致治保業之本者固歷先後戒勉無異詞而萬世守成之法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於乎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之心也夫成王以前夏商稱守成之主若啓若太甲後先相望奕葉相輝非所謂繼世賢君耶夷考其時自敬承允德而外禹之典則湯之典刑不少益焉故以稱守成則有餘而語致盛治未也何者彼皆順其時率其分如是可以安享吾治則亦已耳廼周自文武至於成王風氣日開人文不得不備矣情僞日滋事至曲防之慮不得不詳矣規畫已具節目度數之繁不得不俟議而第擧之矣使公惟

蒙安襲慶與於舊服是積而曰吾如是守成可矣則文武有未成之德而冲人同未在位天下萬世其謂之何是故公於成王欲其知成業不易守也又欲其知前人所望我者不止於守也則日夜黽黽然以身任制禮作樂之責而擧其至難至約者致之吾君之一心使其慮常先於至遠而精神日流於天下故天下之勢方有泰山之安吾視之若累卵而不可圖君心之欲未有熒熒涓涓之發吾視之若燎原襄陵而不可制是故語之稼穡之艱

農桑之苦而使知勞語之無湛樂是從無淫于遊觀而使知儉語之天之難諶而使知畏語之民之咀怨而使知恤語之毋亂先王之正刑而使知法蓋自古大臣致主披心析膽以相劘切者無若是之諄諄矣而選建賢良以自輔其不逮則又有篤仁好學者誠立敦斷者潔廉切直者博聞彊記者立于前後左右而禮度之量不曠于目王不傳典傳不嫺威儀師則詔之不厚黎庶不中刑獄傳則詔之而聖喆之談不輟於耳綴衣虎賁必簡常吉

之士宮伯內宰必用興賢之佐而檢省之義不虛于躬噫又何其防之密養之備也則以繼太平之後君心之易動于佚樂而崇滿之難持大業之難究也蓋成王自爲世子至於踐祚蠱誘之色不關陵亂之聲不理遐異之珍不奉操斷擊搏之書不習觀於閔予訪落敬之小毖諸詩則知周公所以斧藻王質而彌縫其闕者可謂至而無遺憾矣譬之決水自源測景以表惟其大本先定而末從之然後風之禮樂散之詩書齊之衡量制之徽纆藩

飾之以文章揃循之以恩厚天子穆然深思於上
而三公九卿百執事庶民競勸於下故周禮一書
至於厮輿宂猥米鹽曲折有文武之所未及措意
者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道因以大備而其效至
於刑錯囹空九州清晏方外之國無不重譯獻琛
贄於廷而後嗣得遵洪業不下簟席而治者且七
百餘年則以其臣主一心而精神日流於天下故
也視之夏啓太甲守文師故僅無隊前人之統功
實百之蓋明保勗迪之際淵蜎濩蠖之中而公所

以爲[illegible]討者周已[illegible]四海萬世而[illegible]之
矣故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夫天下之大本也其推之遠也天
下之大[illegible]也大本[illegible]故成[illegible]守而弗替大[illegible]故
盛治[illegible]美哉深乎公之爲周也正君心者
所以寧天下也匡主德者所以厚蒼生也故曰周
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雖然公豈自驕而功之
哉公之心所謂惟忠惟孝日惟無疆之恤而已故
不以寵利忽危亡之戒不以流言易几几之度不
以叔父多材廢吐握之勤其致治也曰篤前人成

烈已爾其守成也曰皇自敬德已爾而公不與也
何者人臣分義同于罔極聖人尤性於分義焉者
則雖以臣攝君以守成兼開創集千萬世所未有
之勳以奉其君亦非有加於常分之外故天下萬
世所爲功皆大君之功也臣子之分也大君言功
臣子言分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聖王御世之制 萬曆癸未武試

師之爲制也聖王所以因時而矩衆也衆循其矩
而和寧之理得矣今夫君人者首出而御世以御

衆也衆相忘于道相安于治教之而不誅無師而
自威豈非盛皇之軌哉顧時異事殊權力相軋姦
僞萌生貴在師旅之備聖人有大方焉面勢陳矩
上下晝而守之如良田之有畔封圻屏翰觚折校
聯各得其衛上不積重下不畸單則制得而天下
安萬世和寧可謂善御矣故能寓邦政于武備齊
億兆于步師攝皇王之名於勇智無不得也要以
兵民合田賦均將相同途而文武一道若是懿耳
中略曰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又曰

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夫制者制人以道也矩也者所以定制也觀盛衰度得失因時而矩衆所以明備也其言主不可無德不可無威臣不可無德不可無威蓋臣主異分而威德相承均齊方正不容紊越則矩之象制之體也易以道陰陽豈非盛衰得失之林哉訟者兩家之難一人之是非先王以爲必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其徵爲起衆觀而度焉爰受以師故夫大君者觀盛以知衰度得以知失四荒爭道而入貢九賓馳象胥

走議禮如訟也將無徵斯師也乎我則備之百辟爭先而入朝官質宰宰質王平反如訟也將無徵斯師也乎我則備之萬民爭趨而子來車轂擊人肩摩紛綸如訟也將無徵斯師也乎我則備之彼太平之象極治之風聖王見爲殷軫膠轕其究爲師其徵主兵而不敢不備也於是取象地水銖累井丘區畛畿服頭會生齒矩衆而垂之制分土冡君卽爲分民分民衛君卽爲分旅蓋因時設備而制定矣猶之神駿出阜藝美和柔豈其有銜橜之

變然躡景倏忽緩急不如人則必有執靶操勒之慊六轡在手乃得所御故吉行恒于斯師行恒于斯也聖王御治世若亂世存朽索之慮而勤其控制綱維中外如驂服然是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善制之效也語以其制易所謂容民畜衆是已天子六師六鄉六遂之民于是乎容能以衆正有其萬乘方伯三師三鄉三遂之民于是乎容能以衆正有其千乘諸侯二師二鄉二遂之民於是乎容能以衆正有其百乘輕重相權多寡相叅而矩在

焉十起之數以中調發調發者九居而一行三單之數以中番休番休者五居而三行行者不告勞而居者不稱逸此矩以奠備者也一夫持戟八家褁糧而實其槖百府豐貯小宰徵發而給其餉食者無掁容而餽者無疲色此矩以賦制者也其在大封之役悉他國之甲奔走而從其事發本國之藏量腹而授之飧主不以爲惠施而客不以爲功庸此矩以權制者也遺人委人廩人之積臣主交執其美以行德惠而斬牲裂社收孥殉衆各申其

威夫自御輪二一周業有成言止至天下至淵惟是將軍之制則雖以二師之號令行大師之威命靈爽而不爲過蓋燿德惟王而宣之自下作威惟辟而克壯于臣藉令主德什九將德什一主威什九將威什一設矩之謂何軍旅之衆且仇讎其師領矣然反是則尾大不掉又足以賈跋扈之禍故將之象曰丈人尊于君也曰長子貳于君也尊于君斯並制貳于君乃無踰制然後總其兵賦而運其權此又矩以賞罰制者也是四矩者一以爲轄二

以爲等二以襄左一以襄右是泰豆氏之御也御世者之善經不可不察也以御士者尚其法以御將者尚其術以御世者尚其制御世則無所不御矣是故國畿之外曰侯甸采衛曰蠻夷鎮蕃內外遠近各安其所大無并吞之漸小無侵削之虞非封疆之制乎經界之立以象營壘溝洫之浚以象險阻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保伍者其約束符信也非井田之制乎蒐苗獮狩秋之四時辨以鼓鐸鐲鐃之用教以疾徐進止之節旗物號名各則其

事會同饗祀均別其等非禮樂之制乎散軍而郊射將帥之士使爲諸侯稗冕搢笏賜履胙土馭無形之兵牧不介之馬三五臚列享其榮名非爵祿之制乎觀師之制聖王所以御世之制無不舉矣王者厝注率命曰政惟大司馬獨掌邦政非以御世之制在耶故聖王非以飾毒天下也經文緯武而合其樞秉道襲德而斡其本建威銷萌而保其成時之所值有不得不然者聖王惟因時以矩衆耳是故衆起而不棼衆正而是王四荒譯至無或

執言于邊鄙肯辟承德無或執言于外藩萬民御流無或執言于里閈訟端猶絕師旅安輿何也聖王防衰于盛故常盛鑒夫乎得故無失也斯其爲王者制人之道哉在昔有周師尚父釋其麾鉞而周公以御世之制夾輔王業當是時投戈執遵猶然虜敝也曰有事以汝將舍矛荷蓑猶然田畯也曰有發以汝軍譬君九州一圭滙爲百川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制兵不外於制民天生民而立之君能制民乎斯無所不盡制矣晩世之制錯出

而岐決漢兵三變唐兵亦三變宋又裂而四之德
威上附則官鮮德威下附則主孤其於威衰得失
之際無睹也即御士御將漫而失紀乃無論御世
已故三季卒以無制亂嗟乎圯橋之授卑略在焉
遂爲帝者師然漢與僅僅守番休之一法奈何望
後王之必循矩哉雖然有言有令稱制者民服無
言而化玄同者民忘中略揭三皇夫非竝經武之
極也乎彼其三令五申繆名節制眾濕而繩之力
竊必絕踰坊越檢急若突圍廟堂不得聞而轉使
文以自營節有制誰其遵之緜斯以譚三王之制
離而合者也文武棣通焉後世之制離而離者也
以心爲畔一師而千萬心矣善御世者酌皇王而
定制揆離合以矩衆斯得之矣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閣試

余讀漢唐宋三史上下數千年間反覆其治亂之
由其禍皆原於黨錮未嘗不深痛方正之不容於
世也嫉奸邪之害忠直也憤國是之不定而賢否
混淆也惡利口之亂是非而因以覆邦也悼時君

聽之不聰至于垂亡而莫之覺也詩有之曰善人
云亡邦國殄瘁其漢唐宋叔季之謂乎世之論者
皆曰哀平短祚桓靈失御中移新莽卒隕卓操漢
氏以亡中官典兵而擅政悍將據土以連衡尾大
不掉唐氏以亡浮文蘩冗武備不修凌夷廢弛宋
氏以亡漢撓于權臣唐蹙於方鎮宋蹶於夷狄玆
固然矣而豈深究事機之見詳考禍先之論哉譬
曰木必朽而蠹生之物必腐而蛄蠰之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夫賢才國家之元氣刑賞君人之紀綱
元氣索則支體痿痺紀綱紊則宗社顛危國家之
敗恒必由之漢元帝時太傅蕭望之與周堪等四
人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石顯比于史高反誣
望之黨與相構誣上不道乃詔收印綬而堪等連
坐自此忠直退而奸宄用政出閹宦祚移外戚逮
熹寧末中官以李膺按殺張成讒其誹謗朝政疑
亂風俗廢錮終身既而中常侍侯覽復怨張儉令
人詰其私相署號共爲部黨詔捕獄并治前禁由
是睚眦怨隙因相陷害濫及無辜死徙禁廢七百

餘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天下嚣然喪其樂生之心而盜賊蜂起標刼州郡卓操之徒因而乘之卒竊神器晉唐之中葉李德裕牛僧孺等互樹私仇報復傾軋垂四十年延及朝之名士比朱温繼入悉投白馬清流既填而唐社遂屋宋元祐間章惇呂惠卿輩疾司馬光變安石法在朝正人悉指奸黨於時程蘇門人亦自分朔黨蜀黨洛黨而小人因得以囮孽其短遂致貶竄斥逐邦國空虛卒召靖康之禍宋室既遷復蹈覆轍宰臣柄權一時朱

蔡君子悉稱僞學法網益密元氣盡索而宋不復振矣是漢之禍不起於莽操而兆初元建寧之黨錮唐之禍不作于巢温而萌于會昌大中之黨人宋之禍不始于金元而根于元祐慶元之黨籍履霜堅氷其所由來漸矣且朋黨之名不嫌于治朝而朋黨之禍獨慘於亂世苟人君兼聽不偏乾剛獨斷人臣同心共濟義無私交則何虞乎朋黨何患乎小人昔在唐虞蒼舒隤敳二八爲朋饕餮窮奇四凶樹黨然卒無損于尭舜之德者則如神之

智四目之明實照臨而旁燭之其在成周朋如閎夭散宜綢繆十亂黨如殷孽頑民連結三監然武周之明至今不蔽亶天聰明公孫碩膚信如詩書所稱也漢唐宋之君何如人哉恭顯召望之詣廷尉而元帝不省爲何事陳寳不肯署李膺牒而桓帝不究爲何因牛李以維州之故報復而武宣如贅疣石王耻書元祐碑而宋君如木偶正邪不分臧否莫辨斷易牙之舌而太牢藜藿之味混矣膠方皐之目而驪黃牝牡之類汨矣塞晉曠之耳而

咸英鄭衛之音亂矣册叔均之定而稌稌稂莠之種雜矣反觀之明既虧偏聽之私又惑何以別天下之是非哉是以毀璠璵而秘碔砆棄周鼎而寳康瓠擯大呂而登瓦缶銛鉛刀而鈍太阿逐鵷鸞而縱鴟鴞脫騏驥而驂蹇驢小人引用君子削迹欲其不亡得乎抑論其槩黨錮之禍起于漢蔓延于唐而尤雜沓混淆于宋漢以小人而攻君子邪正不容其理則然唐以小人而擠小人利害相攻其勢則然宋則或以小人而攻君子而君子亦自

相排擊焉茲理勢之大變亦豈世運適然哉卒致熏蕕共槁玉石俱燔其既可勝言哉故漢之既以篡唐以弑而宋則舉族北轅禍亂之相因豈偶然耶雖然禍福不替在天而轉移之機在我天不能以有陽而無陰世不能盡君子而無小人易也者扶陽而抑陰之書也秉承相應遠近相取愛惡相生爲朋爲黨雜然以示人矣在泰之明夷曰包荒用馮河朋亡此以君子之朋而能處小人之黨者也在否之訟曰包承小人吉此以小人之黨而能

容君子之朋者也在渙之訟曰渙其羣元吉此小人自散其黨而附于君子之列者也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亨此君子以大同爲朋而小人之黨不得以議之者也易爲君子謀亦所以爲小人謀也漢之李膺張儉能包荒以處小人而自撤其朋比之私則禁捕之禍弭矣唐之牛李能渙羣以自散其黨而求附君子則黜逐之禍寢矣宋小人能播然從包承之吉其君子能擴然盡于野之公則剝廬剝輿之禍息矣何此義不明而紛紛交擊不亦

深可悼哉噫黨錮非小人之禍乃天下善類之禍宗社生靈之禍也漢唐宋之君不能鑒別精明乃致禍延宗社毒及生靈固莫如之何矣後之以道事君者無爲漢唐宋諸人之續可也易不云乎知幾其神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苟非斯人安足語此

程策 萬曆癸[illegible] 武試

問古大將立功閫外者曷嘗不仰籌策廟堂之上哉其時君臣相與謌謌深計若借箸而畫聚米而譚留屯湟中則壐書詰其便

宜用兵淮西則中丞察其形勢皆謀得於內事舉於外多算之効可睹已顧兵事稱機因敵轉化難以一議拘也畢成算而授之謀不忌先傳權不疑中御遵何術歟乃匿師馬邑蹈不密之機頻甲遼陽貽無功之悔豈謀臣之計有所失歟能如李廣從之東道勇如賈復殆於中山豈將臣之材束於御歟單于請罷塞休吏卒便計也而侯應獨違其議陳湯誅郅支空康居專事

也而向承並列其功豈廟議與將權故相
左歟則何以裁當否制操縱也法曰主孰
有道將孰有能諸士誦習而通其說久矣
試列其得失舉以今事詳著于篇毋徒効熟而曰議論當省事權當重也
古者君臣將相同道相求同心共濟文與武其名
未分而遠謨雄斷上下兼資孝友張仲文武吉甫
宣王之心寄此兩人者兩人者亦相與調護王衷
恢弘帝略而交有所以慰其心當是時召虎方叔
諸賢靡不各殫其才以效厥職期於佐武服奏膚

功故平淮蔡制猶範于裴度不再籍兵不久暴萬
世歌天保采薇焉古大將立功未有不稟廟算者
夫何以貴廟算也君相猶之心官焉五官效之靈
而心舍其靈以授之職是故揑手抵足而後覺未
有先抵揑覺者也感耳觸目而後思未有先感觸
思者也集衆思兼羣策盡將士之慮而後得算多
未有獨任臆度而稱算者也括羽陳之疆圉而機
牙繫于廊廟纏次懸之象緯而推步本于日官審
之萬里之外採之九閽之表而縈鏡靡爽者則惟

洞垣徹視之人哉故算也者求矢求弦求圭求測
而匪門內之術也古之君臣相與諰諰焉審訂謨
而辨官材也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稽
之于六術參之以權而歸諸至或伐其謀或伐其
交或以道勝或以威勝戰不可克君曰必戰臣曰
無戰守不可固君曰必守臣曰無守君方經略防
禦于此臣又易置調度于彼君方拱挹指麾以圖
其常臣復設危處險以慮其變將聽吾計用之必
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若此者凡以

定算也勝敗誅賞于是乎審大小偏裨于是乎辨
故謀之堂序之上則當食借箸而六國之印銷聚
米爲山而隴右之畫定受之如應響聽之如轉圜
身在朝廷而天下之形勢瞭然在目是謀與事一
機也謀之疆場之間則顧至金城圖制羌之方自
請行營決克蔡之勢築守而守應策戰而戰應身
在原野而主上之心志聯若一體是材與任相稱
也故兵之勝不可以先傳而謀與事一機則先傳
者蚤計也將在外不可以中御而材與任相稱則

御不御皆勝也武帝失意于馬邑太宗曠功于遼左當其時安國言之玄齡言之謀豈不善彼其虜累世之資而徼一切之勝自恃其算以至于悔好謀而弗聽去高光遠矣李廣之迷于東道買復之殆于中山當其時不令前部不令別將御豈不善彼其恒忕于小利而愉快于先登自恃其勝以至于敗好勇而無謀去裴趙遠矣是故人君有全勝之謨勝而後戰非戰而求勝謀之不可以不審也偏帥非上將之材御之且敗不御則尤敗辨之不

可以不當也昔單于之懷漢德也請罷乘塞寬屯戍計莫便焉而侯應則曰虧中國之固示外夷之利非所以永持至安也應之謀能審也何者以必勝而危孰與不恃勝而安是廟議也陳湯之斬郅支也擅興師旅矯王制事莫專焉而向永則曰屈捐命之功忘受祉之報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湯之功足錄也何者以御之而敗孰與以不御而勝是將權也蓋運籌于帷幄者以萬成爲策而不爽閫外之機抗旌于戎行者以決勝爲功而無撓國

中之法其相須而不相繆固如此而執事欲準以今事則愚請誦言而無諱可乎今之言廟謨者曰議論多也言將略者曰事權輕也愚則以今之時無議論也何也亡實故也夫督府譚斥堠而調發則報書日聞近臣銜指使而偵巡則偹見時上不曰繕治則曰剿撫豈不犁然具哉然吾聞之星靡狐矢非洞胸之勁庭有野馬非馳敵之良蝗有樓堞非圉國之守故朽甲千襲不如完衣頹城萬里不如周垣下駟盈廄不如一駿疲卒蔽野不如一

虎臣之當關也今天下無銷兵建櫜之名而傳燧飛羽戰守亡資物力盡耗空言難恃大帥獻俘曰于守令獻民數曰減戶百矣左賢褰幕封羊賞部曲之多獲者是時我亦列仗凱歌出金帛無數犒邊功貯虜谷之聲搏日中之影期虜廈之無聞幸淵蜎之未矚養癭以自贅放虎以自衛計莫下于此者間一申議而稽械器鉏耰不弛以色眩我矣申議而簡車乘驕駕貸馬以形眩我矣申議而練士卒更番押進以習眩我矣申議而固疆圉牽林

張幔以幻眩我矣卽有察士不爲眩而彼且内變
惕之卽有勇士不爲惕而彼且薦賄誘之卽有廉
士不爲誘而彼且蜚語詆媒以中之使不得核其
實也愈督責則愈詭謾一切苟且浮眩之伎畢呈
以求當吾法而不可勝詰是以敷奏有餘而績效
不足談之悉是而行之無一也故今之所謂議論
者率文墨云爾非有功實之可稽儻以功實爲議
乎略匈奴之保塞建竟寧之遠猷綢繆牖戶充實
榮衛如侯應之備邊亦留屯之略也雖璽書往復

不厭再三矣豈病其多愚又以今之時非無將權
也無將也何也智慮不以應圍而内覘圻父之要
領神巧不以運武而陰候溫室之秘謀間諜不以
待寇而潛移當事之石畫嚮導不以擣穴而介紹
要路之私人精神凋敝于旁伺計數殫竭于鉤索
伉俠披靡于傴伏才技荏弱于干求及其周容得
策揣摩合指則飾虛伐以倖遷耳故虜至無敢致
鬭令得氣云帥何在耶古有斬首捕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今且掩敗爲功逗遛捐扯悉爲

廟俘宜何罰作馬古之假將權者軍市之租得自
用饗士不則出私養錢給士卒以作其氣今龐齒
老弱且漁食之摩剝之矣此亦從中覆斁故今之
所謂事權者率寵利云爾非假之便宜之謂儻以
便宜爲權乎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
愊億奮威百蠻卽陳湯之矯制亦克蔡之師也雖
裂土受爵功德相當矣何嫌其重故今日之討在
議事而責其實選將而辨其材耳然非二事也責
實者責其有實心之人也將無實心責之何益所

謂將者能戰能守而不忍以其智伺我者也我則
御之御之者御之以不御也晨風夾鏡而趨雕鏤
在銜羈絡在轡筞在手而申轡在面可謂御矣至
歷塊不踰以險過都不踰以遠躍澗不踰以深倘
則無所取喻也誠知其將才將乎授之斧鉞推轂
而遣之勝敗誅賞執大象以厲之大小偏裨隨器
使以輔之蚤計先傳矣成功之遲速無論也微機
懸合矣臨事之變通毋拘也湟中可困破羌强弩
之威毋恥也郾城可進師道承宗之言毋聽也不

然稱銷印之謀于強秦未亡之時則殆矣責擒吳之舉于東道中山之將則敗矣伏波之說隗囂先戒則爲馬邑之不密矣陳湯之師康居有備則爲逵左之亡功矣先機而授之當機而聽之必使將帥有成功然後廟堂有實議也蓋操縱咸適其宜而大小各勤其職也當御則御之固勝也有所不當御則不御尤勝也要在辨其材耳將匪人則實者皆虛將得人則虛者皆實要在覈其功耳語有之觀君者觀將觀備者觀野野有備而廟議實矣將有能而主道得矣故曰非二尊也是可爲今日之勝算乎曰未也嘗平之略任之者魏相也宣帝能主之晉國之策忌之者逢吉也憲宗能出之君委心于相相委心于將故得算多也漢唐之將譁而論功而卒莫敢裂眦于子房比肩于玄齡者此無論和調之迹其英風猛氣不勝內祈于此兩人乃五官之從心者也蓋帷幄之臣其重如是

天子念桑土之時隆樞衡之地日與明正法塞邪隧不以治安而忘佚遊之戒不以左右而移弼直之謨猶之周宣寄心于張仲張仲同心于吉甫諸人安所不致中興耶昔者成王之任周公也楛矢文雉入于庭歌雍咏勺睦于耳古明君任相之效可睹已此又

廟謨所自出也亦明問所云今日事也愚故竊附于士傳言之義爲

當宁獻

問兵不識變難與應卒士所貴知兵者非因形制勝之難應卒難也夫兵有安危勝敗之形必先睹其形而爲之制此人人能明之矣今觀吳子應變六韜疾戰等篇其所發難辨博不窮救舉皆起于卒然者及覺九變九地車戰騎戰諸篇其意指亦互相發所謂勝者安者皆在敵敗者危者皆在我其來無形智不及慮如大兵倏臨士卒失伍拔甲四起險阻在前或絕糧援或掩單弱盜賊水火暴雨烈風不虞而至一何危也然古有奉法不避能止枸華之亂有奮身橫擊遂破契丹之圍繋地聽攻旋制強寇開門却灑終保孤城有先據北山有

佯敗維水有徙營避溺有除草救焚用能
轉敗爲勝易危爲安又何奇也倉卒而應
豈亦有法歟則於法何居焉昔者吳越秦
晉之間驕卒亂民往往脫巾鼓譟撼動主
帥而滇寇薊虜又皆突入竊發當事者靡
不駭矣撚厥所繇抑有以致之否歟豈應
之有機無貴於先圖歟諸士居平而籌之
審矣其具以意對

夫世謂有卒然之變殆非也智者之常愚者之變

智者之必然愚者之卒然智者卒然而卒應之愚
者卒然而卒不應也夫事未有不兆者也智者不
爲事先不爲兆後故天下雖無事而不遺其變天
下雖有事而不易其常隨至而輒應談笑而懸解
未始深計也極危於不意出患於須臾亡假躊躇
四顧也譬之省括已精應弦而倒耳郤窾既得迎
刃而解耳自吾夫子立談而却萊夷爲萬世應猝
之型范良平之徒往往決策運籌當機立斷儻亦
有歷階之風乎於乎此可以常智觀哉蓋天下之

事其常者可以理測而變者不可先圖其必然者
可以智謀而卒然者不可預設察利害校險夷審
堅瑕明進退設期而交鋒非不謂之知兵然勢形
于已覩見人所共見耳所謂觀日月不爲明也示
其形隱其情後之發先之至多方以誤敵非不謂
之達變然算僃于前規勝其所易勝耳所謂舉秋
毫不爲力也惟夫機會叵測變態橫生岐路之中
而岐路出焉一著之後而一著更焉原野反閫內
之圖日中失崇朝之故飄往忽來莫知端倪當斯

之際敵無定形我無成筭無形則不可勝在敵無
算則可勝在我其何以應時轉化勝而不敗乎今
觀吳子應變六韜疾戰諸篇叅之往蹟皆有可言
者夫以治待亂勝也有如大兵倏遇士卒失行若
祭遵之創於柏華是已敵進而我退其情易至于
披靡法宜厳戰故厲聲叱止士氣轉倍雖卒然而
亂不失吾治是法令素行也以飽待饑勝也有如
伏甲四起絕我糧援如符彥卿之圍於秦州是已
地困而士恐其勢不可以遄回法宜遄進故奮身

橫擊遂走契丹雖卒然而饑不失吾飽是精誠所激也寇暴且多侵掠田野趨吾所不備矣然皇甫嵩之於梁州先棄陳倉聽攻不下乘其怠以邀之坐得全勝之策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皇甫有焉敵衆且勇城雖堅守進而不可禦矣然孔明之留陽平偃仆旗鼓大開四門示以弱而疑之卒收却敵之功法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諸葛有焉山上之戰不仰其高法也若山高地狹卒遇敵人攻之不敢去之不得其証在趙奢之破秦軍也相地形之勝先據北山敵兵不得上此謂谷戰如奢者真良將已臨水之戰半濟可擊法也若大水之澤傾輪沒轅卒與敵遇進退不可其證在韓信之擊龍且也設囊沙之計決其上流敵軍不得渡此謂水戰如信者真大將已暴雨時至舟梁不備非蜀將所以擒于禁者乎而先知如行儉亡慮矣方行儉之營單于界也塹壕既周復徙高岡雨至得以無患法不云乎歷沛歷圮堅大含環[illegible]安能卒然而溺之也深林蓊翳敵燔上風非晉師所以破桓玄

者乎而有備如馬燧無憂矣方燧之禦田悅師也除草爲場結陣以待火至反以制勝法不云乎五火之變以數守之安能卒然而焚之也之數子者豈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倖免哉以備遇備則不可擣以虛以巧謀巧則不可誘以譎以威觸威則不可劫以不意彼卒然而來吾卒然而應彼之所謂卒然吾之所謂必然也故孫子九變九地即不幸值其重者曰圮曰圍曰死止矣吾圮則行圍則塞死則戰耳況其輕者乎六韜言車戰騎戰即不幸罹其艱者曰竭曰陷曰絕止矣吾竭則無追陷無止絕無戰耳況其易者乎諸如此類載於法之中而實不囿於法妙乎法之外而亦不離乎法在能者因時善應雖勝地在敵不能使之不處于勝而能使之不我勝雖敗地在我不能不處于危而能不至於危古之名將所以不可及也今天下蘯稱泰寧已殲鯨鯢封京觀吳越按堵矣何卒然而有操戈之盗乎頑民效尤尋[illegible]矜于市已即肆于市是變也數百年未有也擁貔貅稱干城秦晉

偃戈矣何卒然而有脫巾之呼乎悍兵盜驕鬨入
于庭巳卽戮于庭是變也數十年未有也謹刁斗
嚴斥堠南北烟燧矣何卒然而有抉關之警乎小
醜未靖張虛聲于衆巳卽動衆是變也數年未有
也當事者靡不愕然駭矣然浙之叛兵可謂卒然
而靈武騰永之變不可謂卒然也形見于兵也黑
峪關之掠可謂卒然而大寧大靜之入不可謂卒
然也形見于掠也究而言之浙之叛兵屢乞歸田
而帥不省拒關自防者累日果卒然也非耶關之

塞伍屢議歸併而帥不省狐疑猶豫者累月果卒
然也非耶夫必然而不知禦及其變亂又諉于卒
然而不可禦盜鈴鐲而掩耳延膏肓而忌醫豈計
也哉愚竊計此有三難焉一謂識微之難夫暴尌
怒飈至驟也鸛鵲操其符激電飛雹至疾也徵羽
奏其應蟄蟖而地坼至佻契也勾房垂其象凡變
之生其兆先著有如持裔而知袷因暍而知凍中
智所不道而世一切見謂猋至靡沸不可隄防娓
矣見之不蚤而倚辦于臨時若排椳障風探沙灌

河無所能禦徒自盡耳彼避溺救焚者豈以臆度
而合乎將有所不見而睞者謂之明是故貴通微
也一謂達權之難夫變之來也其神易駭其氣易
奪弁股而噘聲脅息而喪膽敵益喜得計是謂誨
侮周章悛遽反走出奔履及于皇任及于塗以爲
左右觀是爲誨懼惟徐觀夫變所繇起默以應之
變起于蓄忿無務逆折而激之變起于勢迫無務
愎鷙而甚之變起于效尤無務欸愞而縱之變起
于亡備無務歛迹而避之故有可以單辭止者無

輕傳檄有可以傳檄止者無輕挺身有可以挺身
止者無輕用餌有可以用餌止者無輕損威重無
輕易法制故變消而國容頎岸無有屈色豈膠柱
之見可幾哉操無窮之具而托于無常之間雖有
駭形而無損心也彼背水佯北敵且笑其怯也然
終以制勝大兵薄于外將士慴于內必無幸矣而
意氣固自若焉非所謂得其環中莫可方物者歟
是故貴達權也一謂將而專任之難變者積弊之
所始積謀之所發積勇之所成如潰癰如決隄過

而閎之豈其旬日晷隙猶緩豈其晷隙呼吸猶緩乃令一方有變必郵聞　朝廷下其牘司馬司馬條議覆可往來千萬里比得報巳失利後時或隱忍遷就苟且支吾有不可言者豈皆識不通微事不達權者歟而緩急之際一從中制使厲疾之羽投獎而止遺風之足仰櫪悲鳴轉丸鮐釜之中運軫方軸之內僅不稱旨與闒茸下材俱落職棄去亦可念矣尚假操縱之柄寄非常之人變立生則立止無令蔓延脫失機債事責以後効不即就逮

將無古者閫帥之意耶否則堅壁者懦被劍者衂文法且隨其後雖有馬服征虜何濟于事是故將將者惟責其成功而已此所謂應變之機也蓋機至微也能識微則未變而備之豫故虛有所不能擣機至圓也能達權則變至而處之當故譎有所不能誘機至速也將有全力則發之如激矢注之如赴壑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不意有所不能劫也不然有預防之具而臨事則跡有速應之才而先幾則闇雖建高牙握虎符勢足以專制安能因時轉化勝而不敗如古人哉雖然未易言也深源久負物望房琯清德蓋世而抆窮于用兵爲天下笑何也則識微達權之難也即執事所稱諸將宜莫如孔明寧靜澹泊習于陣圖機權審矣而街亭違命之誅箕谷不戒之失猶兢兢引愆之不遑況其他乎故曰凡兵之道莫過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夫獨往獨來語將也

經長

擬　上以御製敬一箴經筵官講大學衍義詩示輔臣輔臣依韻恭和　命彙爲一冊名曰翊學詩謝表嘉靖六年

天啓宸聰千古契簡編之要雲回睿藻九重錫台輔之光虫吟甀和於玉音韶續莘登於寶冊嘉名不朽休命曷揚竊以歌敕時幾本大舜謨闈之後銘申敬義實太公書受之餘惟王者能自得師非聖人莫之有作上能率下宣鹿野之周行臣亦媚君答息淫以令德同聲唱和協力進修自典學褒荒而摛詞亦戾過沛興思猛士安事詩書横汾致

慕佳人空施仁義投戈講業書徒細於札行開館
延儒製乃希於宮體卽句聯殿閣僅撤炎蒸至詩
進牡丹祇賢博奕風斯下矣文在玆乎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神明宣哲河清雲見兆載應
於大横日就月將志彌勤於小毖尊親饗帝本仁
孝以綏猷稽古求聞識行言而畜德謂魯聖闡皇
王之祕揭三綱八目於遺書而宋儒挼經史之精
備四要六條於衍義曾書　高皇之廡壁屢進
列祖之經帷爰納臣言用恢　天聽窮百代聖賢

之奧恍若見諸羹牆探千古得失之林粲如陳諸
指掌心通耳順已融吾道於青編旨遠思深遂煥
斯文於紫極義追風雅道遡噩渾聊借體夫五言
不取衬於六代若帝中聞命申發危微如孔教悟
心退明忠恕戒堯言於時謹勸湯誨以日新光踰
河洛之文寵被絲綸之地固非游情翰墨琬琰徒
頒實亦訪落臣鄰瓊琚塱報顧念臣等十五雖從
於大學三年莫得於宗傳誦經未達六情補　衮
曾無一字何人筆老能賡慶曆之詩有賦言微尚

約魏徵之禮庶瞻日無忘於田叟豈陽春可和於
巴人天維顯思莫答保明之望公何能爾謝承挺
直之褒迺萃成書載名翊學志交於泰竊喜如地
如天聲應於乾敢謂從龍從虎且聖功常習雖羽
翼以何施惟　帝度益弘乃菲葑之罔弃遂令螢
爝依光於日月碔砆綴質於球琳竝載金函長傳
壁府信黃扉之盛事爲丹扆之殊恩敢不祇奉
王言欽襄天德脩予作醴勉抒啓沃之忠示我佛
肩少助緝熙之學非誠意正心不獻近法宋臣惟

齊家治國是期遠符周后伏願始終遜志夙夜殫
心廣明德以新民允巳治三二典觀人文而成化
不獨言七六經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歌載賡於虞
室泮奐游矣優游休矣音永矢於周岡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

擬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三氏子孫謝表萬曆十二年

聖世納言理學隆表章之典　明王弘化儒臣增
俎豆之光一時之文治聿新百年之定論斯顯祀

從先聖恩謚後昆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聖神立極而道統攸傳尼父肇興而大成斯集博
約闡一中之訓禮樂酌四代之宜卓哉師表百王
允矣明裡萬世報崇之儀特重侑饗之典尤隆如
齊聖泰山必修配林之祀若周祭先穡必索田畯
之功因類斯歆無勞不錄儻非潛心聖學得玄理
於珠囊豈能厠迹宮牆薦黄流於玉瓚如臣等先
臣王守仁等良知是致偶窺進德之方主靜爲功
麤識存心之要沉潛罔懈於居敬耿介不樂於干

時迹若殊途學無異術 先朝曾與乎推薦成議
未協於僉同豈意曠恩幸逢今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神授英斷天成隆孝養於 慈闈
勤咨詢於講幄 躬臨大閱嘽嘽昭常武之威步
禱郊壇赫赫著桑林之應禮樂彌乎寰宇聲教訖
於朔南匪今斯今已治益治茲者念儒道盛衰之
際尤世道隆替之機稽彼宋朝且彬彬多傳道之
彥矧我 明盛乃寥寥一薛瑄之賢爰採臺章載
諮廷論以先臣守仁等志邁常流學多自得訓詁
無煩於著述識見庶幾於高明宜從理學之儒附
祀黌宮之末杏壇氣藴絃歌聆雅韻之和芹水香
浮江漢挹餘波之潤遂使三臣聲價重比南金一
代文明祥開東壁誠 熙朝之盛事而信史之休
光也臣等才非蘭玉學愧箕裘仰荷鴻慈曷勝鰲
戴敢不勉圖世業期紹家聲帶礪盟存誓竭涓埃
之報江湖迹遠同傾葵藿之忱伏願與治同道以
經法天 皇風士風合三代之醇風後先並美國
運文運配兩儀之元運悠久無疆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館課

擬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慰表

伏以 鼎湖龍逝逷三年四海之音 世室翬飛

配

二祖

六宗之祫仰商楹而奠位覩虞廟以升神慰

一人罔極之思定萬世不祧之祀恭惟

世宗肅皇帝先天毓粹泰始凝玄道妙函三藏天地人造化之機而彌綸宇宙箴須敬一發帝皇王傳心之秘而炳煒日星議禘祫而禮樂興則南郊北社東朝西夕悉皆盡倫盡制大備 昭代之憲章奮神謨而征伐具則六狄七戎九夷八蠻罔不來賓來王丕著中興之勲業貽四十五年之惠愛德澤如彼其深弘百千載之雄圖模範于今為烈方仰永依下土胡為倏爾上賓橋岫雲横徒悼焉

著洞然鏡鑒之昭融是宜首啓龍軒常披鴻禁以裨天聰明者也茲遇　皇上靈承景命祗紹鴻休修節儉以愛民儼齋明而享帝崇儒幸學肇橋門萬討之觀重本親農　躬秉耒三推之禮弘仁廣孝上可繼而下可傳飭武修文前能光而後能裕乃元良之早建在國本之已安覲少海以澄波瞻前星而耀采姿凝鳳哲貳大室以垂鴻德茂重華接璿源而貽燕顧惟生知之聖亦由學問之功生長深宮必預防其逸欲出臨講閣將有待於開陳

是宜首抜講讀之臣闡揚謨烈之訓庶幾學成於睿性斯能道備於冲年伏念臣某學慚章句識限筌蹄秉筆詞垣荷洪恩於雨露談經禁幄思少補於涓埃乃取　憲廟之箴文竊附昔賢之箋註繹絲綸之要吉釋金玉之微言雖寸管窺天莫測玄旻於寥廓而繁星麗月亦增皓魄於光華未勤甲觀之陳先徹乙夜之覽伏望俯垂采納暫假燕閒不嫌糟粕之詞特賜芻蕘之擇降諸册展頒在青闈朝夕閱觀如親承　聖祖之命左右誦説若時進小臣之規不以刻几而銘盤即比瞻橋而望梓開冲懷於岐嶷發峻德於穹窿合四方仰覩之心衍萬載靈長之慶

太玄準易解　館課

或有問於余曰吾聞邃古庖羲氏之作皇也窺規鴻象以運思摹龍圖而闡畫洩造化之精微通神明之至德以鈎天下之深以探萬有之賾彰往察來辨德雜物故曰易與天地準後有作者莫之及矣至於文王卦象是釋悉本羲旨少加潤色美如周

公之才止繫爻辭博若孔子之學始作十翼雄何人斯乃敢準易無亦天以管窺海以蠡測彼所謂鵰梟與鳳凰爭鳴蝘蜓與神龍比德哉何雄之不自量也余解之曰唯唯否否豈其云然余聞道者涵于太始淪乎先天恍兮無象穆兮亡言推之而莫測其終引之而不見其前其爲用也至變其爲體也至玄故太易之與太玄實殊塗而合轍本異派而同源玄則體圓而用方易則體方而用圓何玄之不可作何易之不可準也問者又難曰惟易

無體惟神無方苟有準擬鮮克用光古者神農出
而作連山軒轅繼而號歸藏謙艮襲于有夏坤乾
仍于殷商彼雖行于一時終皆底于淪亡葢連山
用七而多滯歸藏用八而不揚惟彼周易變世彌
昌周監二代而精華昱昱孔兼三聖而神化洋洋
雄不贊易而準易曷云明哲之煌煌豈其文命協
于大禹敬聖躋乎成湯至德媲于軒帝大道通于
炎皇也哉何其言之朗亢也顧乃雕鉛鏨鼓筐簧
深入黃泉高入穹蒼大苞元氣細入毫芒探之冥

冥索之茫茫於易理而孰準子盍明以詔印乎余
廼按策而應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配陰
陽而分老少八卦應氣候而判方隅六十四卦之
錯綜八十四爻之參差玄則數肇于一本無生有
參而爲三成而爲九引而伸之爲八十一首觸類
而長之爲贊七百二十有九此則玄準易之大槩
也易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互藏其根各有配偶玄
則辰始困敦氣始孟冬度始牽牛律始黃鍾往來
循環而不爽始終迭運而不窮則陰陽之機無不

準矣易分以六位合以全體三才疊用仁義兼舉
玄則準以四畫輪輳輻比方洲部家悉皆象擬則
貞悔之體無不準矣易以大衍之數滿于五十虛
其一焉以象太極玄則天地全數六十六策地虛
其三示不滿溢則潛虛之用無不準矣準彖以首
準象以測準文以贊靡不均適則命辭之義無不
準矣說卦以數序卦以衝雜卦以錯罔不通融則
比類之道無不準矣至若易除震離以合周天玄
益踦贏二贊以當期歲則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之一無不準矣然則聖人以易準天子雲以玄
準易則雖謂玄與天地準何不可哉問者避席曰
夫子準易之言余既昭然若發蒙矣然所以準之
義則竊有疑焉古昔聖人無意有言隨感順應道
德冲融英華輝映譬諸簫韶奏而虞廷之鳳斯鳴
雷雨作而碧落之聲乃振圖書洩天然之機象數
符自有之運此羲文所以莫京而周孔至今無並
也若雄者彼亦何所感而作哉學雖慕古域未入
聖惟寂惟寞何至投閣爰清爰靜乃作符命言則

美矣至矣躋之聖賢不亦悖乎余乃復躋之門[illegible]
又不然文王西囚而對衆演周公東征而破斧[illegible]
孔子厄世而春秋作屈原沉江而離騷興雄覽放
漢養晦含真辭霧以自守處蟄蛟而全身情有
所寄而專好有不得其平則鳴夫豈有心而故為
詭銘也哉雄常有言師曠調鐘以俟知音後世有
楊子雲者出則必知好子雲矣余亦何用急急為
之解焉問者俯如余亦忘言混萬物於冥觀兀同
體於自然何思何慮恍乎接子雲而遊上玄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闈試

美哉洋洋乎六籍之奧乎聖人本恒憲以垂謨闡
彝倫而植範所以紀綱物則經緯人文若二曜麗
于中天炳焉煥焉後有作者墮乎其莫可繼也已
然則經不可續歟曰奚為而不可孰可續歟曰有
聖人之蘊則可六經者貫道之器也聖人者斯道
之管也道未幾聖乃盱盱然以識[illegible]吾未見
其可也故謂經不可續者其失也拘而泥謂經必
可續者其失也僭而妄余嘗睹六經所爲文自義

皇至孔子上下數千餘年詩書簡牘皆千餘篇史
則紀載無法禮樂則當年不能習其儀累歲不能
諧其律孔子生衰周道不行取斯以刪述焉黜八
索而贊十翼去三墳而存二典詩擇其協六義而
被諸絃歌春秋用二百四十二年之權以寓褒貶
禮別其僞而吉凶賓嘉之典行樂用其純而咸英
韶濩之制備定為六經垂示亡極其功與天地並
故易以知來詩以正性書以辨事春秋以舉往禮
以制行樂以和德而聖人精蘊由斯以寄孔子沒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
春秋散書殘于古今詩失于齊魯大戴小戴禮之
衰也羽毛干戚樂之末也火于秦訓詁于漢雜亂
于晋宋齊梁隋魏之間故紀載淪湮遂與亡稽逮
隋而極矣六經可無續乎于時文中子出生當堯
墟系承周裔教授河汾上接洙泗之傳傷時不用
慨然以述作自任擬書諸載錄不足徵也得政大
論焉于是續書以存漢晋之實而四範七業之制
與欲按詩諸集記不足徵也得時變論焉于是續

詩以辨六代之俗而四名五志之義作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得皇極讜義焉于是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而權衡輕重之準立欲讚易悼關朗之既沒也有取于元命苞焉于是讚易以申先師之旨而一卦六爻之變明欲興禮樂慨孔明之既死也而上追晋陽穆公之志焉于是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而五禮六樂之章備至于授書于杜淹言詩于薛方士傳元經於叔恬語易于師玄議禮樂于竇威溫彥博宛然孔門師弟子授受遺矩也故續經所以尊經也奚爲而不可哉或曰三帝三王之道純以粹兩漢七制之君駁以雜晋魏以降抑又衰矣且其爲文不類安可續諸經乎曰不然聖人于易取蒼姬而乾卦文言則春秋穆姜之語有取也書崇典謨而穆王之訓費秦之誓不遺也詩正風化而桑間濮上之辭必採也春秋秉周禮而齊桓晋文之事居多也樂則東夷西戎亦必備載禮則延陵季子亦命往觀蓋其心公而溥故所取兼而博孔子在春秋故六經之文止于春秋使

生隋唐之季將遺漢魏以下事耶余每反覆仲淹所續諸經易贊革卦終未濟也書止太康終文命也詩備六代採鄭衛也元經首太熙始隱公也禮則述冠禮婚禮之議樂則取武德昭德之舞非所謂隨世道之汚隆哉如曰其爲文不類又非通論且羲之象簡以邃文之彖與以精爻之辭易以貢則易之文固不類矣夏書渾渾商書噩噩周書灝灝書之文固不類矣商頌質周頌文魯頌飭詩之文固不類矣春秋雜取列國禮樂兼述叔季其體亦何嘗一乎又六經一本固亦有續之者廣八卦之象先儒以荀九家續焉舜典二十八字迨晋太康初得續焉詩之淫風說者謂毛氏取刪逸之篇續焉續禮傳者以不韋續樂記者以荀卿今皆與六籍並行舉世侻然由之而不怪苟足以羽翼六經固聖人之意指也何獨於仲淹而疑之或曰然則王氏果可以續孔子之統乎曰是則有可議者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言述而不作其有言者非聖人之得已也不得已而有言而又未始以作者

自居故于易也韋編三絕至五十而後學於書也得古史之遺玩索終身而後窺備自衛反魯雅頌始正春秋作于晋沒之年禮樂雖未嘗須叟去身然學于老聃習于萇樹訪于萇弘問于師襄而尤不敢自居焉至其所爲述且曰竊比老彭聖人之意指見乎辭矣其旨深其意遠如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可仰見而不可窺測易上首乾坤下首咸恒稟乎天尊地卑之義萬世不可易也書斷自唐虞終于秦誓懼繼周者之必秦闇然有朝八州而撫

同列之勢也詩始二南終于商頌傷神明之後慨逵者之不能興也春秋謹五始而大義數百尤嚴于内夏外夷之防惡吳楚之僭王猾夏也禮歎杞宋不徵而贊周之郁郁六代之樂獨取韶舞其意指詎不深且遠哉通自謂何如孔子乃肆然以述作自任易讚七十果象彖之義乎以羣用黄牛自居非譙光之道矣制詔志策果典謨之訓乎敘魏而忘昭烈眩政治之統矣化政頌歎果風雅之音乎自謂可以諷蕩可以獨處無反見之明矣元經

始於晉惠果五始之意乎帝元魏而黜中國脉夷夏之大防矣禮論樂論果周官之遺乎區區述厥祖之志集門弟之[illegible]中和之本矣讀易而不得道焦氏之易林[illegible]續書而不得本楚之郢說耳續詩而不探其妙其沉謝之分聲乎續元經而不總其要其不常之春秋乎論禮樂而不要其極抑亦繼是乎儀文趙代之謳歌也巳嗟夫通於六經固可無續哉愚故曰謂經不可續者拘而泥謂經必可續者僭而妄其不足與六經之意指均焉耳

九地戰法事實述　館課

善戰者無常形善守者無常勢形勢者迹也應變者心也審形而合據勢而圖兵勢善者也不倚形而立不恃勢而存亡形而我不見其所以形忘勢而敵不得用其勢此善之善者也故曰險不如德利不如和衆不如一一者能獨往獨來者也和者可以蹈險可以死難形勢而不拘焉者也德者無預于形勢而形勢無乎不在者也孫子九地戰法欲審形而度勢也兵家之常也而實用兵者之不

可拘也使主帥不德士卒不和號令不一卒然而集驟然而臨嚮道遼遠山川糾紛旌旗亂目聲鼓聾聲則雖坦夷之地固千態萬狀之不可測矣而何九之足云使吾精神專一志慮凝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則羊腸亦勝鳥道亦勝騰天亦勝入谷亦勝固夷險之若一也區區形勝將何爲哉試以孫子九地法言之有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散地也

散地則無戰吾將一其志入敵境而不深者輕地也輕地則無止吾將使之屬彼我得之而均利者爭地也爭地則無攻吾將趨其後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交地也交地則無絕吾將謹其守地當四通先據而得天下之衆者衢地也衢地則合交吾將固其結深入敵境而背城邑者重地也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山林險阻難行者圮地也圮地則行吾將進其塗背固前隘彼可以擊吾之衆者圍地也圍地則謀吾將塞其闕疾戰則存否則亡者

死地也死地則戰吾將示之以不活古之用兵未有不繇此者也循之則吉悖之則凶信若卜筮夷考其實昔韓信伐齊楚將龍且將兵救之或說且曰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不從以及于難故曰散地則無戰劉曜敗石虎于高候襄國大振不能進取而更守金墉帶甲百萬攻一城百日不下師老卒殆爲石勒帥初銳所擒故曰輕地則無止漢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

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也若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故曰爭地則無攻馬援擊先零諸羌羌遂徙唐翼谷中援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乃陳軍向山分遣百騎襲其後虜遂大潰故曰交地則無絕曹操破荊州下江陵劉備駐軍夏口求救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

軍三萬諸先主幷力以敗操於赤壁故曰衢地則合交白起爲秦伐楚楚王恃其國大漫不備守于是起得引兵深入掠于郊野以足軍食是以成功故曰重地則掠曹操既敗于赤壁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使羸兵負草塡之乃得過操喜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晚使早放火以塞之吾屬無類矣今無患也備尋亦放火而無及故曰圯地則行李靖入江陵獲梁舟艦悉散之江中諸將疑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應援四至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焉用之今棄之江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取之必矣故曰圍地則謀項羽鉅鹿之戰悉發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皆捷故曰死地則戰九地之法驗之成敗類如此繫吾聞之有常者法也有常不可以用法故法用于無常孫子所言法也有常者也兵家之法有常云何哉故舉夫成敗之不可爲常者

如河上屯而鄭師潰散地可槩一其志乎三郡失而中原解輕地可槩使之屬乎荊州棄而西蜀孤爭地可槩趨其後乎滎陽爭而楚漢困衢地可槩謹其守乎五丈屯而糧餉匱重地可槩繼其食乎間諜用而井徑脫圍地可槩[illegible]其[illegible]乎睢水壅而漢兵危死地可槩示以不活乎蓋以謀而動者謀盡則困以術而勝者術窮則僨況區區形勢之末哉甚矣法之不足恃也是故趙括能讀父書霍去病號爲無術一則身係亡虜爲天下笑一則斬將搴旗爵至通侯若是者何也用法殊而成敗之形二也

春和賑貸議　閣試

皇上御極以來思與海內元元休息而若其烝遂故躬秉節儉罷虞官山澤之稅[illegible]皆不急之工絕左右嬖幸之賞息苛淫後靡之費嘗下詔勸民租稅勸力作通溝洫所留意於元元甚厚乃若奉行德意隨時制法以佐　聖天子長育斯民者則股肱輔弼大司農責也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時

方春和則虞書平秩之候也民方有事於東作而或不得盡其力者則河渠宣洩之不時耰鋤耒耜之不具耕耘耨治之不精所以然者衣食貲費之不足也故有其力者未必有其餉秋登冬息而困積匱於饔飧杼軸空於禦蔽既已不勝其困矣況又委填谿壑於官征私貨取盈之後乎昔周官之法有鄉里縣都之委積以恤艱阨而待饑荒晏子舉省耕爲先王美談漢文詔曰方春時和民或飢寒而不能盡力農畝者議所以貸之此皆察民隱

重農事可爲今日式者也愚謂司農之官秉此具籌畫通行郡邑長吏取諸舒羨權其緩急以施賑貸議者或謂一年殘衆民尚足支即有匱乏十室不一二未聞旱澇凶荒之警而亟發輕散非所以厚富積操贏縮也愚謂此議在惜目前近小之利耳非深見遠識先事豫觀之謨也蓋民迫饑寒則工力不贍不贍則耕作失時失時則凶荒洊至設有流移死亡空數百里之地奸宄盜賊竊發一時方欲振贍而安輯之難矣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滅將燎原野視今春賑且萬倍而況有凶殘之名討伐之禍策無失於此者故愚之議謂宜蚤計而豫賑之使民得仰無虞口體足贍以獲專力於農事則豐穰可致賦稅可入府庫可充即以得失多寡計之猶所入勝所出而況家殷人足黔首安業上下和平則王道之興可不勞而自定也若夫計戶口之籍謹權量之數杜里役之欺蔽禁吏胥之侵漁或講求常平義倉之設以勸撫字或貯積三年九年之穀以備凶災則有司守令職也謹

以是爲今日養民興治助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一畢

卷之二十二

贊

箴

題辭

書事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贊

伊儀制若忠贊有序

記若忠與余聯牀書室毎旦即風雨必馳歸起居太夫人比仕宦不肯一刻相違依戀猶嬰兒也其性天甚定不知人間有謔浪可喜恂恂似無能者能正色抗江陵公能厲聲斥本地開府宋抑何壯也陸太常子餘曰軒眉高視自詭豪傑者其中大抵恇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爲正爾落落嗚呼若忠哉爲之贊曰

吾朝夕見若忠之面亦復洞見若忠之心若忠之面不逾中人而其心可方大璞可斷堅金

文信公像贊

嗚呼天以文章寄之信公而魁垣耀芒天以社稷寄之信公而時命弗臧天以節義寄之信公而國亡與亡（此四字信公自言）公之視國也奚啻泰山而視身也纖於鴻毛氣與秋霜爭烈而名與日月齊高嗚

呼瞻其遺像堂片玉於秋水而挹其風神挺孤鶴於煙霄不覺忠憤之激發而淚落於桑榆麥丁之歎正氣之歌宛其在耳亘宇宙而長飄繼自今吾願天叔之無傾而雖有忠義如公者亦全國保身綏億兆生靈之命而致海內於萬年之安比跡於上古之夔皐

晉孫像贊

洒然其眸飄然其須是嘗入龍宮而探石函耶隆兮吾曰三秀草滄海可田思邈不老

理川黃君像贊

黃叔虔有汪洋千頃之度而有壁立萬仞之氣惟君亦爾清真可貴

吳參軍行樂圖贊

松何蒼蒼石何鑿鑿有龐其眉于此槃礡曾愛微官婆娑數樹五老峰頭天雲泰亙既賦歸來初服逍遙乾元峅深仙人臺高秩秩其容翩翩其容並遊羲皇清譚竟日餐霞茹芝迥絕塵寰坐焫香詎不千春

王別駕八十二像贊

別駕匪庠三公匪崇千秋兩王比德則同休徵純乾與逢時兼擅其忠正始能言盛德掩之孰與言簡言爲宗工豈徒穆然長者之風而積善所假帝畀上壽吉夢有彰之當有宋梁顥及第之年壽艶其儀容公壽伊始俟再八十二而始稱翁也乎

癸巳除夕吉夢詩之徵當別紀

愼吾徐翁像贊

望而若癯而中則腴展厥籌官常民社于何不圖

胡爲乎空谷松楸扶踈翳以蔦蘿入而縈紆何季避世將毋秦時不偕黃綺吾得吾廬視其子亢宗伊始而邇有初曰葛天氏之徒也乎

吳詹簿行樂圖贊

東方避世金馬門中前身陶朱不名素封傳列仙者一而兩公更有後身將毋吳長公公之生平履盛散巖物莫嬰衷其衷伊何脩竹之下白石齒齒可以從容所數與偕故避世之陛適我來陽羨以公素心穆如淸風

吳太學小像贊

德本淳厖豈必素封才堪亢族豈必文肅文肅尚存以君爲孫君復不死以有三子然則登銅官而欣賞兮孰與睇君之遺像兮

淶濱殷翁像贊

獨坐高樓朝夕看山閉門不出三十餘年我欲識公公已不存雖及公存其如閉門鴻飛冥冥疇得而攀

周博士像贊

先生之容冲然藹然如珪璋之特達若卿雲之輝爛若和飈之轉旋擢桂明月之宮采菲桐廬之川歸臥嵒谿之上耕穫湖濱之田紹芳有子家聲允延呼吸元醇沈酣道詮視李母之胎老聃也尚多一載比呂侯之漁渭水也或可齊年乃顏存溢彩鬢有剩玄寄形于緗素者可挹而神游于風月者無遐然則斯繪斯範也葢將埀之世世而豈徒金石之爲堅

箴

四箴

創基伊始其本曰勤志士日短移此[illegible]下帷焚膏晷精典墳始[illegible]勞終莫與羣厥明克勤得學家人婦女線纊[illegible]饌耕耘惟勤有獲番裕子孫彼哉游佚白首無[illegible]戒之夙夜斤斤　右勤箴

保業伊始其要曰儉我思古人家有成憲麤糲如飴服飾用綠常思困約當其豐羨雖遇飢荒常適所願彼奢不知縱欲無厭變蕩世祿與隸斯賤近子孫門戶之玷嗟我後昆榮華莫戀　右儉箴

宜家伊始其教曰慈外雖嗃嗃中則有怡下逮僕從恃此恩施彼亦人子恕其無知乃至租佃穡棻胼胝卹其勤苦賑貸有差和氣周流莫或間之可以致祥天道如斯人事不迕福履來綏　右慈箴

睦鄰伊始其交曰讓耕當遜畔居當避巷有無相通守望相伏何貴何賤齒德爲上王烈居鄉賢愚所仰管寧避地華夷之望兩賢可師莫以力抗虧盈益謙大海恭蕩忘以下人爲邦家倡　右讓箴

題辭

題東坡橘帖

余既占籍荆谿徐舍人出其先文靖公所摹刻種橘帖附乞常州居住表菩薩蠻詞悅然若遁長公項面銅官山鞲天遠樓宴坐其中邵氏故有天遠堂不知此樓名也非堂名也尋欲於小東門別墅種橘千顆作一亭曰楚頌爲長公成一段勝事殆亦前緣邪吾不以此夸長公長公當軒渠笑粲神游其間乎舍人博雅有致屬余一言并書移居詩八首畀之

題汪翁手卷

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其手題伊闕片碣抑何蒼然太古色也雲野汪翁豈徒素封仁義附焉淸癯矯舉如鶴其書文正公岳陽樓記㣲有孫過庭風文正公書伯夷頌是其中懷所寄翁恤族惠鄉痌瘝文正其丞上林旋賦歸來不試將無感慨於先憂後樂之旨邪是時翁登大耋書奕奕有神更難故知不獨范少伯神仙中人也余與翁四十年相與之誼別見

題丁生雞肋草

丁生所造就士往往掇科第生猶然諸生中梗耕隊草生七年而後知固也然則時義延于棟梁有當邪曰是引而伸之邪許也巨木在山其最巨必邪許久之而后能致國都今以時義蔽丁生是以邪許爲巨木呼邪許爲大匠也而可乎邇來爲時義者初不解讀古書妄意爲奇爲古其庸陋滋甚生博洽貫綜覃精古文辭以其緒治時義試讀其雞肋草一循大雅之軌寔最奇最古雖文豹一斑其澤于大霧霧消而蔚然烏得藏諸夫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生且大售十五城何足道哉

題楊君雞肋草

龍淵楊君少藉甚詞林竟數奇不售晚而托諸詩篇自鳴今歲中秋值驕陽爲虐君觸熱從吳門來坐甫定忽起手一帙曰主臣吾非褦襶子喈唅不休唯是雞肋艸敢徼惠玄晏大重于世余謝不能蓋君太古人其詩元和逸響也既而嚇曰是帙固亡恙乎蓋憶往歲君自溧陽還吳中道被劫是何

魯宮火而靈光巋然獨存豈非有神物呵護之邪抑李博士詩能自免于綠林豪客全帙無恙君陛免其一帙顧孰有寶于此者雖然大寶秣鞈不能終匿于波斯胡也昔君家子雲賦似相如既而薄雕蟲之技卒艸太玄以擬易夫太玄可以擬易君太古之言亦可以擬玄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矣

題十八學士圖

奉常風擅博雅業中秘時余為同舍友知之甚深此本奉常賞玩必有所取第其儀貌非顧長康三

毫加頰未知竟類幾石不乃唐人衣冠庶幾猶若見之而傳彩者不甚按服色薛元敬許敬宗皆以敬為欽陸元朗曰元明房玄齡曰元齡蓋避宋諱也此模宋本無疑余嘗觀王元美跋李叅軍所獲閻本謂顔相時不字師古師古乃相時兄也此本云相時字會于元美之言信矣又謂蘇世長黃冠禿無髮腦傍有七黶胡鬖髮被口與世南皆面皺今殊不爾何耶又謂窄袖緊帶疑非士紳寛博之象余意胡人騎射利窄服隋承宇文氏胡服之遺

唐初制度未定或因之不改其狀宜爾也如緋紫即恍李本與此各自尋肩或畫與標注異幅故裝潢者亂之耶夫此十八人者咸一時知名士文皇引之朱邸時談藝論治當其妻刺妃戳其十子不聞有出一語諫諍者甚且崇長聚麀之惡貽禍萬世今覩其面目奕奕如生丹青亦可畏哉設麒麟之像得與此本共列卽房杜二公與蘇屬國相對且爲靦顔況其他乎　國家重學士之選先是有臣嗣至十餘人者亦盛矣安知不有好事者繪而

傳之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披圖循省能不竦然

題蔡荓野靜坐圖

余社友顧都諫汝膺雅聞靜功于方士氣微失調循其言調之輒驗自是益留心咨訪諸家如所稱存運採補服餌按摩雖旁門小道各有師承大抵無慮千百門卽弗爲肢而亦弗棄也頃與余聯邸而居朝夕過從常蹵然爲不肖後嗣憂不肖亦以都諫劾戚封事恒竟夕不就寢殊慰勞不止則以

收攝身心養壽命之元相切劘未嘗不慨然有慕
乎清淨之旨顧安所得聞乎無何同鄉李儀部爲
都諫言河間蔡苹野曩以坐法起其子危痾于旬
日間去可一歲所約再來待之不至都諫約余東
騎緘書使使以騎迎蔡君君故從余同年朱少宰
游使旣發儀部偵蔡君乃在少宰所疾馳報都諫
聞于余余隨往叩君爭延之入邸于是蔡君往來
余兩家余視君狀貌非恒人事以上賓禮而與都
諫各以意叩所宜君爲量力而授間吐其生平故

廪于邑庠有聲已棄去從釆真游垂三十餘年其
所言悉本之聖門絕不類鉛汞龍虎等語要在以
信而入以剛而立以正而達以定而凝以默而守
以恒而純以忘而化不涉斷滅不墮矯揉自然而
然實有所以然而然焉鄙人駑㒶不能盡解都諫
廼遂得其肯綮印證於所嘗聞而日抽引其所未
得一坐念止再坐息沉越數日神氣冲和粹然在
面余始大媿恨不如惘然欲慫慂斬魔閉心自照
勿令外移而不幸忽罹鴒原之難恒焉若剚稍抑

制之愈悶瞀不自舒君爲徐徐開道漸引而入于
兄弟未有父母未生上無覆下無基空洞泬寥之
境灑然有當于心焉余素嗜卧相與坐七日夜無
少昏怢家人駭視余狀頓消䔥而不知余固樂此
君亦謂余清虛日來也然以視都諫不逮遠甚蔡
君別時畫史陳蘭谷吳滄萍俱在吳貌君及余兩
人坐談像陳點綴花卉石壁而屬余序其事始末
爲圖二分置坐隅冀相切劘有永云萬曆丁亥中
秋日也

題文星閣乙酉

閣在長洲儒學　文廟南稍折而東相望百武而
遙寔開府周公壽禹家言首議剏建今邑侯江
以爲已任即日庀材非五百金不可縣給其半所
未足者請自余始出金若干以請于邑縉紳及諸
閭右子弟在庠者各以意多寡助厥成夫長洲爲
天下壯縣豪傑效用必由科第比科第寥寥耻也
宦其地者尚思所以振起之而吾黨不助亟成耻
也雖然所謂文星者何即吾　聖人及諸賢羣儒

是也諸躬行不文鷹揚樹武烈者亦皆上應文星天地至文不在詞章况乃僅僅治舉業掇科第者乎然非治舉業掇科第無由自見此開府周公有取于青烏家言而江侯以爲己任者哉

書事

書張君尚義事

長洲有侍萱張君長者也一旦介余從子其請于余君曰僕老矣唯是生平湮埒不問爲懼茲吳俗日就奇衺呰窳不可繩僕且辟地南北游故多薦

紳先生游誠厪不知者猝物色我而我嘿亡以應也重慮不物色我猝目我而我猝漫應之不甘也敢徼福門下一言執此君繻節然即關津要害亡復多慮已余故多君尚義爲書其事當萬曆戊子大祲飢餒垂斃之民而横罹疫道上僵仆枕籍所在溝壑填塞君蹙容睨之惻然曰吁是纍纍者何罪而至此極也夫亟捐米六百輸諸官行饘粥賑乏絶轉流亡所活無算又所不勝活輒具棺槥督瘞骼埋胔無算重爲經長慮籍義田百廿畝以紓閭左調集鄉縉紳多其義稱諸邑大夫邑大夫上其事兩臺而開府余公侍御李公爲題請賜冠帶加棹楔旌其門比侍御甘公按部舉鄉約故事則邑之人咸推君總約君持平不撓而大旨在植善良衆以大和商人有舉千金不償衆不平爭爲君直君曰渠誠負心吾儕可以佐公費者不爾且已會玄妙觀殿圮請于官僅征其半輒焚券以示無訾過衆盍多君恕云君名儀幼孤育于舅氏家世織蓋晝夜力作不數年大饒平生睦族字孤飯飢

樽喪脩橋梁陰德不勝書其尤足多者徒手悉創締囏難乃好行其德若此且能成其二子有義聲是其後必昌太史公曰君誠長者也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二畢

大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祭文

祭王大司寇

造化英靈千載一人有如我公蔚盛莫倫惟公文章焜燿日月終天若斯流行不泼自古大名沈鬱轗軻惟公祿位備福寔多人或猗之奈天縱何微言細行海內楷模我復有辭不巳贅夫士在天下莫難相知愧我蔵拙辱公深知折行論交誼匪一

日先後歸山常步尺一自完白璧受兎青蠅仰天悲嘯不難剖心公曰何傷往哲可尋市中多虎伯夷攫金曾參横殺叔子酖人世路難問濁酒可親一時謝郤千古爲隣我佩斯言若書諸紳客歲秋仲公再遺書陽羡谿山長公卜廬相期十日載弋載漁我報以書白雲是盟青州從事毛頴先生靈威夙戒鞭弭湖濆以遲公來揮斥風雲斯言不食遲公不來郊麟歲龍聖賢嗟哉大海浩蕩紅日徘徊公乎不死投些何哀淮水不絕世有象賢斯文

原缺第二一葉

方逾禫日溘巳乘星寓内頌公殿邦碩哲濟古晉
賢於維比列休休容物慥慥輸忱潞公雅度溫國
誠心屢秉試衡仍參銓政狄相藥籠裴公氷鏡陳
謨翠幄掞藻麟臺王通經術司馬史才博練朝章
周知邊事叔向多聞魏莊思備三孤歷閱八載贊
畫當樞數月未竟其猷我疑玄穹私公以逸胡不
百年丁泉永石訃音倏至 宸衷悼焉易名增秩
祀家加遵振世榮哀汗青永紀奕葉繁昌大科趾
美得全而歿公歿猶生典刑彤袞爰藹羣情詞苑

同紳爵兼酉首表裏河山公神在否

中堂嚴養齋先生祭文

昔在 世廟秉籙長御晩益渴賢側席思助 帝
眷嚴公執銓提衡力屏朋比還於清明風勵素絲
識標水鏡 上日山公其入輔政乃晉宮保參與
萬機羹調商鼎闕補周衣處中無何予告歸里綠
野養高眷生望起廿年康㦬繫世安危身騎箕尾
國喪著龜初公内直荷 上特眷從中數遷極寵
台鉉位崇德劭道卑身尊動罔不吉時然後言進

彌小心退唯耆德福謙壽仁美鄉杖國完名獨享
卹典孔繁功扃石室器給東園逕奠椒觴言自楓
闕公神行天恍衣日月

祭王封君

晉之鴻碩惟王最雄太原爲烈河汾爲通於惟先
生奮于冀士兼有令名何啻接武禔躬績行蜴奕
屏営辯析名理折衷諸生執經擁篲屢滿外戶慷
慨好義談笑策廣澤宮中鵠冀北羣空翩翩天馬
矯矯人龍入薦彤庭青雲在履志敦高尚棄若脫

屣道貞孝友儀刑于家惟三夫人蘋藻孔嘉翊贊
義方鍾祥令子一德陳謨 兩朝宅揆誰能作求
式穀似之惟茲彌亮孰匪公施 帝隆特恩追褒
所出錫奠起塋光於窀穸其等幸從閣學竊聞餘
芳因緣丈人寔惟父行追慕邈焉遺容欣睹桂醑
逢陳庶公不吐

祭郭光祿

扃表域中崇山峻嶽生歷 四朝老臣忠慤經綸
裕如不展一握御史清霜司農側聊通才廣蓄恢

乎武略司馬按劒鯨波斂却賞不酬功黃金眾鑠
詎知身退上賞最渥造物忌閒不慳禄爵公獨逢
閒容與林壑四十餘年雲端一鶴大耋耆修寸露
再濩百齡匪求無生可學返其真兮所之甚樂瑤
林流水白雲綿邈清芬與俱有樵有穫所嗟東南
依然重額比復多警公不可作

祭吳翁

荆谿之吳寔延陵裔是故多耆德長者風流不墜
穆乎若翁白晝寤寐從葛天而嬉寒芙蓉兮紉薜

荔族既昌熾濟乎其恬愉引年不逐弊化胥麗歸
然大耋而子若孫兮有亢其宗施于十世未艾少
微黯其霣兮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翁乎有餘地我
卜遷茲豈徒谿山寔以多素心孰謂翁乎長逝嚴
冬悲風兮挹寒漿兮白雲埭

祭黃吏部

貞堅皭然不受緇塵造物所甚翊迺世人遡君試
宰亢直著聲荆谿秋水不及君清菱盛苗穢時復
鋤之風霆奇發雨露迺滋被徵夕拜名節有維三

事九列慴其危辭燒香明究聽鑰斜僻臣身可退
而節無易從事雖司澹食自得彼哉不鳴淵沉坐
陟龍除佐銓詢舉僉同直故簡要清不必通其門
如水何迺寸衷局指為正白日始終昔我棘闈得
君最嘉君壽幾何正氣無涯返其真兮吾亦何嗟
悠悠世路尚能忌耶

祭陸吏部

嗚呼入洛才名士龍特少雋烈清芬于今有紹龍
躍雲津獨窺理奧逮謁司空亢心多笑膂舉仙覺

著聲休劭星列爽鳩起州高妙　當宁留題堂堂
京兆召入天曹清通簡要履盛履恬林泉在告青
山几展白雲歌嘯龍蛇匪值賢人不造遡昔同學
蘭金協調遽隔幽明臨風悲悼遐哉黃鵠邈矣素
纛安仁哀誄孝若是效鳴烏妻其我今致弔何以
慰君世德有肖亡或不亡千秋一覺

祭王德安文

嗚呼仙郎罷艸分符治民千騎上頭使君亦尊是
惟王君貴而能貧矢志清白以遺子孫官舍碧山

掩暎清晝歸視其廬城隅湫隘是惟王君貧而能富松菊青蒼圖書左右靈寞五百大椿八千五十不夭終讓彭聃是惟王君不年長年生平適意嗣人象賢嗚呼文字衣鉢亦何足云自吾得子吾道有鄰世所欣豔等于纖塵淮水不斷斯人長存嗚呼

祭顧歐寧

當嘉靖季文靡斯極士所弁髦厥亦有式而悠于詞汪洋千億莫刊浮華而擿其實　莊皇御世首敦典則時則周君瑩然崑璧標映清時是宜解頽君與陳許蜚英並翼千里比肩乃萃于邑其所師承濟之應德箓一篇出金聲玉色余忝附驥款叚不軼獻于承明君顧晚得試守歐寧海嶠聲藉茀究厥施造物可測以薦嚴君而享者碩以畀而子而樹豐績虎頭不坳文康有述代著文章炳于家國疇似君卒而若存日

祭王京兆

鹿城片石厥奇有柢得之而貴九列三事得之而文詞壇業蔵惟公卓姝清介絶世所得較多標準有地公貌清癯不逾中人太上所繇紀綱人倫公詞簡中厥味真醇不以德撓正始遺論笠任刑曹移佐廷尉持憲允平民以不冤彼哉黃金于我芒芴腰有橫帶家無長物京兆崇階簡在　聖明新命方來梁木其傾惟年與位不副生平朝野共推無實芳聲是古名卿古鄉先生

祭曹公孚暨徐令人文

維大司空當代名卿君象其賢葺氏玄成方伯樹續滋亢厥宗而君雙美雲間士龍五車方架三餘摛詞其聲凌厲爾家陳思天下文章亦復八斗擲地有聲藉甚人口休徵文類弗曜而萎其生有自其坳有歸厥儷鳴琚隨謝綺窻霏雲不獨騎鶴有雙譙國世家公子翩翩中壘作傳寶敘克傳蘭摧璧碎孰測其故美好不祥造物所妬惟神不晦何短何脩文考長吉夭而千秋我有弱亂寔揖公閈匪莪孚故而陳此言

祭董鼎人

在昔漢武蒐獮羣儒究悉天人時維仲舒廣川儁
烈毘陵恢之世掇巍科匡贊 明時家有五車力
殫三餘以接近武而復遐初是所望君藉甚輝奕
將翱將翔卒蹶其翼毋上春官筆酣横溢下第之
文流傳誦式歲在叶洽識君燕㕡揚推今古絕倒
不惜一紀交深胡遭歲厄厚蓄薄發有宰玄黙旋
有興起標茲世悳

祭章表兄

嗚呼匪存而備五福之難坊而遡其存不怍之難
世爭致身名青雲之上者雖僅仕郡不霑朝禄
乎而克勤于官世莫不厚自封殖君獨度形而衣
量腹而餐世詎無多男子而且貴君三子而或儒
或農敦菽水之驩世豔稱期頤上壽孰與君亦既
大耋大璞克完世爭遺其後多藏厚産孰與君遺
之以安嗟乎君生偃息青林之下君坊逍遥白雲
之端余奚必以中表兄弟之戚而爲無益之悲酸
也耶爾子若孫從我于陽羨溪山兮盤桓君既超
越乎塵世而弗耀是必有亢宗者以責報于天耶
嗚呼尚饗

祭黄光禄

算疇五福人得其偏翁得其全福匪騈臻人定者
全天畀者偏肆翁淳龐閱歷塵勞大璞不鐫富匪
封殖仕不耽戀歸賦歸山名園別榭賓至如歸吾
湛吾玄既登大耋坊後淸芬是爲大年多男子者
政不在多有其象賢或遺以安或遺以積疇多福
田既以與人愈有愈多嗣者勉旃我重老成匪私
殷宰赴弔泫然孝友在家惠澤在邦洵其可傳嗚
呼哀哉

祭俞參政

在晋太康風流照映觴詠浮湛冰玉輝瑩疇其和
光而障波流獨知克愼太上所由遡昔同學君才
不羈俶儻踔絶大昌厥辭心文有鍾玉山嵯峨既
貴且年較古差多出牧大州入郎仙署匪競羈金
匪希題柱豈乏知援立𨅊崇秩而獨怡悅煙霞泉
石歷敭潘臬採荔七閩碧水瀲瀲丹山嶙峋胡爲
騠駃卒困龍蛇厥施弗究吾黨訝嗟君所寄典藉

甚一時君有隱德世人不知胡威至清楊震源畏
君所操持豈惟不媿我寔知君君歿如在得一丞
知奚族千載

祭九十二萬懷廷

嚴嚴文恭盛世名卿其在陽羨古鄉先生孰長其
宗翁有老成齒德竝峻閱實亢聲大璞謝斲淳龐
則草與世人居而游羲皇南山有鹿芝术爲粮晝
谿浣錦薜荔爲裳天界寔多聯亭其■以登大耋
優游林壑衛武飭戒啓期行樂玉樹盈庭彩衣赭

渥香山洛社黃髮兒齒疇其■■獨司牛耳奚必
百齡人■■是寵存珍從子■■■提步抑青■情
懸修竹娩爾行園■玗在■■返其真德慶彌濃
翁殊不歿長世奚卜

祭朱太學

藉甚京兆漢史趙張其在昭代爾祖章章克繩其
武赤幟詞場名家駃騠雖蹶而良碔砆登廌爲圭
爲璋崑山太璞不衒而藏爾數則奇胡年弗長準
漢翁子豐嗇恰當生不負薪緋命可亡會稽雖榮

卒亦彷徨孰與優游寧在跳踉辨廼非妖有旋吉
祥老驥伏櫪若翁何殭若弟若子力微一寵光辟
如五色我朱孔揚十世而還殊其未央

祭王子陽

嗚呼自　孝皇以來文章炳朗吾吳最盛士生繇
儻有若履吉清真艸聖千古蘭亭風標暉暎而君
爲之子也斯不亦右軍之于大令哉有若伯虎解衣
神解長康吾絕贖有光怪爾君爲之倩也斯不亦
樂令之衛玠哉厚蓄小試單騎入閩倘徉武夷荔

爭繽紛何倆何記室何鮑參軍晉代烏衣岑寂不論
山陰徵灝亦何足云石湖盡月楞伽吐雲世世遵
橫塘以望越谿疇不揹君家亭榭曰王氏之清芬
兮嗚呼

祭王員嶠

嗚呼自君成童輒從吾遊疇不惜才竟不一酬吾
悉君得奚其怨尤第五之名不滅驃騎無論往昔
君家近事君有名父嬌嬌中丞如陵如潙疇其代
與君有癡叔詞翰從橫不第而年垂于公卿君既

樹德亦復克家無賈令聲秀于瑯邪庭階雙樹復
稱合璧祖武是繩君㘬亦得憶昔周旋晤言一室
俛仰之間已為陳迹

祭盛季子 號後和

嗚呼吳人善病所伏[illegible]回少和翁翁㘬數年莫
知翁㘬謂君即翁君有兩兄發藻儒林聲稱卓然
君以醫名而難為弟謂醫即儒余游其間孰父孰
子孰弟孰兄挹芳飲醇相繼失之揮淚從横嗚呼
軒冕之名不出閭巷謂君布衣重于卿相持衡變
理膏澤倜[illegible]孰與參术功在蒼生莫謂良醫許其
不争軒岐扁鵲胡亦溘焉

祭蔣憲副

嗚呼世所能兼者人而其所不能兼者天邪夫以
君穆然長者而文章則擅聲政治則最績詎君獨
豐庸詎非人邪獨悲夫如是才不究施于位如是
德不得志于年詎君獨嗇庸詎非天邪是無庸究
其然其不然追昔並歌鹿鳴歲在單閼君家兄弟
嬌厲無前今海内高第五之名而孰意夫驃騎之
溘然逝邪庸詎知骨青為神竟踐生平之自許而
庭徑不除長謝二仲之過存逝邪閒李絳哭許季
之慟所謂四海九州之人將毋孟浪云乎哉矧吾
與君廿年一日辱為後先者邪生芻一束以告吾
虔

祭朱師

嗚呼事有不可知而吾師奄忽耶邈惟小子年十
九從吾師遊迄今三十有七年猶昨也客冬臈月
買棹候吾師煙樹雲水之濱願隨杖屨以嬉遊師
[illegible]喜[illegible]國屣[illegible]堂篝燈夜闌款語孰謂自此
數日之[illegible]而千秋之隔也耶世皆惜吾師才大不
第是未[illegible]造物調停之機者吾師自諸生擁大名
四方負笈而至昔槐里折五鹿之角考亭集諸儒
之成授受之間不盛于此今吳中冠蓋半出門墻
是吾師不第之第多也昔武城藁爾仲尼聞其絃
歌莞然而笑今吾師之門下皆躋大僚佐 清朝
以行吾師之道于天下豈不賢于仲尼也耶顯鄉
猶多受恩最深成我之恩等于生我今夕何夕來

哭我師耶抑昔人有言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
其門吾儕曠達無疾而坳其坳有歸乘白雲而下
上將無鬪斐而笑深也耶

祭西安府同知曹公

嗚呼服不稱德筆浮其秩是維名臣不大厥施嗚
專一州而被三李功烈到今勒者泰石謳者秦人
大郡高閣倅亦匪庳宦亦無津忽夢林泉而郎凡
致卷厥經綸巍然鎮重稱鄉先生七十其春孝友
康介何以比德南嶽嶙峋厥普滲漉何以比澤荆

谿不泯我去吳門而卜陽羨素心與鄰梁木其摧
佳城不夜我既有銘望塵而欷不盡者辭酹酒重
陳嚴秋九月維山有莫維渚有蘋霜風素旆搖曳
丘阿送者霑巾

祭吳別駕

維昔彭澤卜宅南村樂與素心朝夕晤言荆谿碧
樹銅官白雲覓有耆碩風俗斯存爰仕光祿出倅
大邦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豈乏寶刀以兆三公王
祥至孝天倪所鍾彩服春風板輿長日九十其春

祿養不易眉壽有涯孝思無極衰年孺慕致毀骨
立渾沌不鑿獨任其天不問生產四壁蕭然洞天
府縣張公善樽斗酒逝邁聊以愉年我來卜鄰視
翁若[illegible]把臂[illegible]風塵之外遂隔幽明潛焉興慨
嗚呼哀哉

祭周貢士

於惟太宰嶽嶽正直疇繩其武有孫岐嶷崇痒豈
[illegible]才德[illegible]言出為式入對大廷 天
[illegible]色小試所[illegible]我家食曉節清劭標準邦域

督子詩書課農稼穡月裏長橋臨眺自得喬木繁
陰其鬱其律卒恢其嗣鳳毛麟額我司成均長君
是識霞舉雲蒸恭肅降陟 封誥可需懋彼耆碩
澤國艸枯松陵露白

祭吳太學

嗚呼賢者亢身亦亢其宗隱居有聲奚必遭逢惟
君伯祖致位禮卿文章節氣煒煒無比而君讀書
克家信義不渝可謂克復其始惟君伯仲仕而盍
貧樂而卒歲惟知承歡于慈母以登九袠裁斑嬉

戲而君垂絕誦蓼莪之詩平居敦棠棣之誼可謂
難兄而難弟也已是遠而數十載之上近不踰一
手足之間大都有光延陵之烈而清芬播乎荊谿
之水陽羨之山哀哉秋風之鴈行兮離哉翻兮其
不可攀兮

祭徐舍人

嗚呼以君之穆然長者而介然獨行豈必席前人
之清芬矧乃世烈不艾文靖之孫豈必簪紱爲榮
矧乃遺笏可珍鳳池之上螢擅絲綸世人所致慟

于君則以君仁人不必昌阜其後是未覩夫大造
之惟均泰伯至德夷齊逸民叔子樹績中郎有文
古大賢無子而有子而奚獨疑乎君余自卜居荊
谿寔源幸盛德之可鄰孰意夫幽明之遽分也臨
朔風而薦谿蘋

祭同年吳舉人

嗚呼洞庭漁人仲可五嶽山人勉之亦旣登薦白
首芧茨蓋騏驥寧其伏櫪弗千里則弗馳迴昔歲
在單閼寔　莊皇改元御寓雍熙是維夫君析濟
南之微言擢金陵之桂枝謨謀可獻于廟庭胡終
厄于數奇而弗展厥奇也耶陽羨之巔太湖之湄
戀豐艸而卒歲弗小試于仕路之嶮巇鴻鵠漸于
高逵其羽可用爲儀而況家有千里之駒行奮鬣
而騤騤夫君兮返其眞何生者之有餘悲余也幸
素心之可鄰旣卜宅而來茲感今昔之如流臨朔
風而啜辭

祭少齋王別駕

嗚呼吾吳門文獻惟是王少湖先生我來荊谿復

遘先生豈不稱兩玉先生哉先生故荊川太史高
足貫綜千古藻麗一時而不必文學名嘗應慕府
辟紓籌悉中肎綮而不必韜略名別駕之功西蜀
歌思殊不減海沂而不必循良名唯是醇德雅道
逍遙乎青山白雲間寔爲三盟歸乎太虛遺言在
耳我與永訣目擊道存亦不容于形聲矣嗚呼所
謂太虛者將虛之又虛而閒乎杳冥乎抑亦人世
賢者仍左右眞宰出入十二樓五城庶幾可髣髴
其雲旗霓旌也乎吾不敢知先生坊乎如生嗚呼

尚饗

祭吳貢士

惟學憲公四按雄臬一朝歸臥東山抗節曩所薦賢以弼熙華是宜有子上貢不乏惟節毋濫甫笄而務五十嚴霜氷蘗是持青鸞影絕黃鵠聲悲是宜有子表茲芳規惟君在襁如歧如嶷長而七尺狀立奇偉鲞歌鹿鳴文譽蔚起是學憲子是節母子七上春官蹶蹶不馺君卒之日譚笑豐暇俄而訃聞生胡足恃右軍有言卒以樂死我來哭君君殊不死請視庭階五丈夫子

祭吳萊州

大璞渾淪弗閟其光元氣淳龐其卒熾昌是惟吳翁神栖羲皇質有其文亦懺詞場伊何數奇小試厥長嘉魚春色豈必河陽別駕萊州不減王祥匪展其驥聊以翱翔御史伉爽仙郎慨慷匪食其報嗣者蹌蹌我聞素心移家荊陽謂公百歲而娛而康老成奄謝典刑可忘君山巉巉谿流湯湯喬木在門遺像蒼蒼

祭陳大理文

嗚呼惟才則長東南條鴻疇其晉汝一第而上經席正顏羣英是做教成讞刑民以不枉十載下寮詎辭鞅掌所至蕭然弗贍于養惟德有儷瘁躬績紡胡髦弗偕而遽偕往彭城荒荒長河漭漭有衃其喪哀此骯髒弄老而子弗待其長二女及笄于歸何黨夙志谿山徒勤夢想久旅櫬旋朔風裂幌惟我悉君清貞慨慷共事南北誼切今曩君而紫紫易慰泉壤其必蕃昌造物不爽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封君

嗚呼厚積所發必有達人若于公有陰德竟取必于其子以高大其門今以吾郡侯之為父毋為神明而推本封翁之為仁人長者又奚待夫考論方侯之振聲郎署而輟艸分符也不佞願借以膏澤我梓里之父老子弟而竟儼然蒞我之占籍不佞之南歸也得以沐浴于深仁當歲饑白骨之餘驕陽蒋虐侯所以拊循眗育者蓋卓詹龔黃之譪然其暘春則又以秀盛苗穢稍彷彿乎趙京兆尹扶

風之吉凛然其風稜譬若天道然雨露之濡霜霰
之肅雷之燭而霆之迅互發並用以成其歲功而
大旨在保乂夫合生之倫荆南山色遠厍干旌會
予在告寸心未陳謂露冕行車之始而不佞請以
他日效野夫之獻芹孰謂夫封翁奄逝而冠君之
不可借也窮谷荒郊失其父毋莫不涕泗而沾巾
惟是去思感格秉鉞重來開府東南異時被澤者
獨一郡之民乎侯所以光顯其封翁者固未可量
也聊託秋風以薦沼沚之蘋

祭林封君

有赫太丁撫世鴻熏徽烈修行長林若蔚篤生我
公淳龐粹衷道廸人矩德保天倪珵艸瑞芝採之
玄洲市不二價娩聲伯休仁心渾淪義施滲漉冬
曦一邦春煦九族衆口是揄福祿迫歸大璞之潛
克振其輝奕奕詞人揆藻旖旎貫綜石渠激揚青
瑣既陟容臺復司天廐秉時建明定公啓佑　帝
恩荐錫以康老成天上少微山中太卿蘿薜九吸
而赤其綬芙蓉三泖而朱其紱敏功清修通仙高
尚于今方執士思几杖嗟公至性依依所恃年及
老萊泣爲孺子竟以一慟奄卽泉臺爲紀悼實酹
以清酤

祭黄孔章

嗚呼哀哉憶君髫年卽從吾游吾黨季同識君穿
儔德曜如鸞鷟爲好逑歲在單閼吾幾不起　帝
憐長卿予告田里爰以弱息字君幼子兎絲女蘿
期附終始敦牂之冬寅奉簡書星軺北指別君欷
歔云胡此夕少微不擄奄從淵夏修文之廬君貌
恂如不爲篩恭片琦未琢叩音而鏞君才卓爾風
雅是宗醉涉清江採掇芙容既擅青雲復工白雪
獻賦胡由明經屢屈總幕蕭蕭孤䕺犖犖虎視若
出不異吾生吾會汝才不擇汝荆胡以誨育永慰
幽盟廣陵明月髣髴君存告虔朔鴈痛何可言嗚
呼哀哉

祭劉黍政

嗟乎傷哉原檢遽至此耶楚風不競衙鴈失羣奄
棄人代呼子不聞爲之隕涕慘莫能文蓋子之過

人六余之親子者五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少孤自挺斥業益張夙宵力學天路忽翔持身露頂酬世謙光裁政利斂廸後傳芳斯六者過人已秋春共薦膠漆何深恩殷義篤譬則斷金爾嗣我倩松蘿成林玉署霜臺接跡同心斯五者寔親已方謂俱享黄髮永卒歡好而何俯仰異覯惻焉悲悼嗟乎傷哉柱史亮節簡在　王尊徘徊粤臬游歷楚藩政理民洽謳如春温累葉金章湛濊渥恩胤祚彌茂頻薄荀門垂蔭千載不亡者存在子者可以哀而無哀亦足慰于九原也顧我弱息爰託茲倩乃失所怙術業安繕余衰皇皇曷云能善老母而下靡不泣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旅櫬遄歸南北邈絶欲躬一觴罔克飛越含悽綴言詎勝哽咽遐想英靈冥鑒恍切

衙門合祭養利州守葉君文

維公發祥粤自玉融爍髮窮經譽髦所宗既貢明廷爰牧州有賢聲揚于薦牘仕爲循吏學則通儒佑啓哲嗣懷瑾握珠天祿燃藜石渠載筆夙志斯酬世德允述公爲駢然萬里貽書聰茲式穀毋替厥初方圖掛冠子諫省侍胡不須臾溘焉永棄顯榮壽考得全全歸令聞不已有邈音暉所悲旅櫬海陬遐甸遙薦椒茶臨風悽戀

祭潘大司空

尚書毗　帝北斗不忒矧迺司空職司其北坎行滔天孰知其極潘公是賴導諸溝洫萬里鴻圖千年轉漕觚子無決苣花有曝招之竿之以通脂膏軍國攸需公寔大造海岱縈廻任城高樓袞衣重登功高必酬手攀雲漢黄河倒流生民稌黍非公不諶昔我南還茗芋南池見公顏色幸公未衰東山歲寒有薇有芝公旋來歸曳屐而嬉一朝訃聞九原莫起朝端有聲似公曳履匪血肉身而能不死國有青編家有令子接武何似天目苕水我其致虔惟樽與醴

劉宮允祭文

緬惟詞苑號爲清曹筆札之外職罕所操亦有崇寄乃當末路士亟需時見謂遲暮河清難俟没齒

無施長駕短御自古所悲以今觀公豈不信然磊落七尺奄至蓋棺昔對大廷氣凌霄漢翩翩流輩讓爲耆彥兩佐國學山斗儀刑芘芘樸棫以肅而成頃還經局次當柄用曾幾何時云亡軫痛近維永嘉遠則平津晩而驟貴彼獨何人生既不酬逦叓客死苦窻孤櫬凄然旅邸凡我同袍蠹焉傷情陳詞薦醴以見生平

祭宗伯玉陽張年丈

悵遷化之無常嗟英哲之忽謝念氣義之甚深感

涕泗之交下追惟攀龍　紫極操翰玉堂史局纂述宮僚翱翔經帷肅嚴於登對黼座朝夕於匡襄乃拔武之鱗次得容適於清芳中乃司成南壁佐銓留都聲隨在而益宏迹雖睽而若覩木其博學彊記無書不閱練達朝章一時稱傑謂柄用之有期必猷爲之卓絕方召貳於秩宗過慈闈以省謁而何遽兩罹疾遂遊九泉韜嘉謨以永淪卷茂算而莫宣此江淹所以作恨賦而繆襲因之歎虞淵者也其等路隔關山勢阻執紼寄茲遥酹寫此悲懷想精爽之光昭望靈旗於彷彿

祭少司馬石葵賈年丈

當中秘之簡讀蔚羣彥之連翩嗟廿載之急景時一二之棄捐乃司馬之俊傑亦零謝於九淵方往者之同第復儲館之共業情曷異乎友于藝交資於摩切中更跡以聯異念靡往而不結美諫垣之建白茗奕起於　清朝邀近代之章疏擅忠盡而炯昭歷清卿與廷尉自膳棘而撫丞爵益崇而績茂聲籍甚而　寵殷爰陳情以孝養起兵侍而辭

徵治安之策未究胡一蹶而莫興思爽達之襟情與慷慨之任事稱大臣之風采寔有徵於奏議誦詩歌之纚纚振金石之芳聲餘音宛猶在耳俄大夢其若驚乃我二人同館兄弟薄酹遙將慘焉悲涕魂歸來以栖遲鑒斯忱於千里

祭賀澹菴

鄉有耆碩挺介不遷沈酣芳潤蘭膏夕然忽奮飛於霄漢蔚九苞之翩躚地官列職靖共折旋屬朝班之越序獨抗疏以糾正肆侃侃以不回竟克俞

於　帝聽乃人推其伉直壽督校兮承命迨夫參
知楚藩長憲江臬所在有聲彊毅不折寬解紱而
歸來鳳皇將厥九子皆森然其玉立亦卓犖而特
峙有待策於春官紛八元之將起唐之季真年踰
八十鏡湖昔以優游荆谿茲焉創葺後先比美令
人長憶憺黃髮之沉淪幸嘉儷之傚儻慕古人之
高義割別墅以相讓考厥德之所貽允奕葉而彌
亮緬思往者鄉曲交深再世益篤感淚鄙心舉一
觴以薦薦悅蜆旆之來臨

祭湯覺軒

哀才俊之忽逝惜往日之繾綣拭涕泗以陳詞愴
音塵之日遠嗟哉湯君少有嘉聞經藝冠擅矯焉
不羣追念昔者共對形雲君製錦於花封旋給諫
於禁掖循良奕其有聲忠讜善其籌書出參藩以
敷政黎庶樂其膏澤何衆口之鑠金復紬階於仙
邑乃載陟於南曹職考功以清燕著吏禆之百葛
如良金之百鍊爰粤岳之崇轉乃藩府而遊倦車
轂停而未脂俄委化於樌楕展伊人之如玉寧不

涙焉如濺幸多嘉嗣一已桂擢飛騰接羽韡矣華
萼君怡然以冥辭慨況知之悼愕因在告而卻埽
阻躬酹於靈幕寄芳醴於一卮冀九原之可作嗚
呼悲哉

祭朱東山

處有名須縉性和融一震發靈芳上葆　皇躬長邦
剧之典齋昭洪勳於丹宮植潛德以寵厚誕耶格
平天窩乃錫之以英嗣蔚天才之浩瀚方弱冠以
纂對　帝親簡以擢冠寔金玉之粹然宜詞林之
清貫遡高山之發源載演漾於河漢子以貴而當
封守已職而弗受爰階隮於大夫罿龍綸以華茂
享茲隆遘斂跡韜華且駐玄髮毋論黃芽旣忻樂
以長齡復服食以遐身鄉鈞璜之呂叟攀雲霧於
天半生存華屋零落山丘感想平昔廿載交游愴
一往而不復嗟反葬於石樓況茲太史少日修業
愧匪李長北海是接義緣此而益深情因之以彌
浹寄悲悰於尊醴秉回風以弭節

祭沈年伯

江表偉人秉德高亮含華渾涵體素恬暢貞樸弗濟淵弘其量心若坦途淨滌常障抱一守雌孰爲機闢玄鶴朱霞相爲莫攀早擅藝林不屑人間爰啓鉅哲望重九霄賓友青宮啓沃紫殿銓曹玉署特蒙宸眷爰立伊邇載寧宇甸謁請淸溫昏晨莫[illegible]蘭桂芳數成有令名翁撫華奕儋然無營經誦[illegible][illegible]翰藻怡情[illegible][illegible]不言功在蒼生翁宜彭羡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術雩哀悵朔對惋愕[illegible]凝芳來光燭冥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赫益洪景熔 鄉幸與儲賓偕發共職契義殷篤感翁隆德關河阻長莫展哀臆肅馳椒芬遐瞻悼惻

祭馮掖察

嗚呼造物者之不可詰也或抑之而揚或全之而傷或始豐而後嗇或前促而後長故雖有智者不能與天爭獨攬鑪冶奔走天下使人不可占測而日爲之遑遑嗚呼馮君天才敏捷英藻飛飈筮仕使垣省掖抗章衮職賴以靡闕綱紀藉之畢張步彤庭其容與躋紫闥以翱翔既而出參大藩長憲龍鄉惟民隱之彰恤海風裁之克彰方閩府之伊邇何人命之若霜嗟嗟傷哉思昔摛文共席講藝同堂爰彤墀之奏對相後先而頡頏固莫逆之石交豈管鮑之可方以君之朗識也宜不病乎壅隔以君之宦達也宜不阻乎膏肓奈何秋忽患噎冬最舉羈旅覲既不能前尚勉就乎班行迨二旬稿腹召子來逆似可毋南待子同適乃輿疾而卽途遂承訓而莫之覿嗟嗟傷哉其未往也嘗與之言曰朋友綱紀人倫不必死于家人父子之手有吾輩相知共視厥終則高堂八十之母哲嗣終天之恨皆當因之而少釋且旅䰟返邸依子還宅生死靡憾可慰窀穸不愈于待盡河濱舟次飄泊不知鄉村與城郭或曠野無人之地䰟搖蕩而無所薄竟不垂聽而長往愴幽途之奚托吾輩咫尺相違安能離職守而趨視徒令悵望於寥廓遂不覺相顧而失聲又何因灑淚於繐幕聊遠酹乎芬椒采芳洲之杜若䰟有知而聞斯悅九原之可作嗟嗟傷哉

太[illegible]樓集 卷之三十三

祭姪元瀛

嗚呼吾未有子自汝殁而後知吾之嘗有子也始吾無子而有子自汝殁而後知吾之未有子也汝真吾子吾雖德薄不願汝曹習末俗澆僞汝至性孝友與朋友信恂恂篤行汝吾子也吾雖冐寵踰分于世味故澹然既貳禮卿汝移書規勉及時圖歸汝事父亦數幾諫每事務忠厚汝知足知止汝吾子也吾念置義田役田并爲先人拓葬地力巳足辦莫爲經理汝即任之曰吾責也汝吾子也汝

㓜頴敏年十五六坐家累廢學吾既叨第汝輒窮日夜補其曠業即入泮一再赴舉吾即無可稱而汝當繼吾科名汝吾子也嗚呼王夷甫鍾情于喪子汝吾子也能無慟哉昌黎之哭十二郎至情云爾乃吾哭汝不獨以情自今誰復規吾過誰復任吾事汝則巳矣吾何可言

祭姪元濛

嗚呼方哭元瀛遽哭汝耶汝病堪死汝胡以最良而汝胡以不年耶汝爲人温厚言吶吶不出口其與人無間昆弟交游任其才辨而持以默耻爲爭競而矯以讓人不見汝之疾辭遽色而見汝之病且死也謂不年汝者天耶則胡以至性不啻汝謂最良汝者汝耶則胡以常理不勝天天不可問汝其從元瀛而嬉乎其何戀于人間而何憾于地下也耶

祭黄宗伯

惟公侍從　肅皇啓沃寅亮德烈文章繫海內望士論所惜希文不相疇知造物畀公獨全禄位尊

榮孰輿發閒千秋素業藏諸名山身見代興責盛軼駕漢代表揚晋朝王謝次孫捷聞含笑委化昔貳天曹桃李何繁列多棘闈玉筍之造吾師文敏寔出公門公之嗣君吾門最傑世講誼敦感悵存殁憶公入衮遙拜稱觴蕪詞太短報牘太長知公神王大耄逾彊忽其棄箕公玆不亡生歷〻四朝老臣餘幾追褒溶嘉在今天子豈徒青編有來黄紙喬木鬱蒼公下上只

祭趙少宰

嗚呼當代詞曹稚欽允寧發藻凌厲李何是程公寔代興居然五子海內文章復屈幾指疇謂清班抗心叩閽身任綱常與死爲瀕東南重賦民生困竭公言可行矛遺再活天下大本吾　君有儲昌言羽翼磐石無虞章疏如山三者最大賈陸可作未能遠過爰立在即見諸行事今名廣業造物所忌可含黃閣不有青山方期詩酒歲時追攀公返其眞天亦曷故大巫可招萬聲佐些

祭徐太常

昭代賢相有兩文貞廬陵比跡鄭公孰與華亭可方宋代二王延復有孫遺笏在床聲烈逾張鄭公有謨同日而論巍巍太常清嚴韞醇玄成豈必復相已藉甚曰盛世名卿廷時歸田望在朝紳薦剡徒上推轂之人不究厥施露晞薤零愴昔同朝風期相親文貞邈而不可追兮挹此老成之典刑孰謂嗣者之亦竟爲古人也華亭鶴唳兮秋風淒清九峰嶙峋其不改兮三泖激激潺潺其有餘聲嗚呼哀哉

又

惟象賢之踵武炳嘉德之清徽承先皇之茂眷與禮樂於蘇扉明允相國定策端亮屹如泰山砥柱波蕩培國祚之元氣動赫奕而謙讓鑒盈反之倚伏謝崇貴而閒曠當其手握國柄口代天言清卿鼎鼐冲挹是敦天道與善載生英哲紹登甲第克繼祖烈歷歷績以奏勛爰躋華於九列况十亂之顯璽復遐年之是躡爰休沐以優游樂林園之日涉瀟人間之弘嘏固超然其鮮攀忽乘風而長謝邈神游於九霄緬念昔者讀書中秘相國寔師忝嘗遡侍奕葉同朝通家情至俄幽明之道隔悵涕泗之紛紛奇薄薦於芳醴靈之來兮如雲

祭蔣封君

昔長公卜居陽羨早與之奇相約我亦買田來茲值偉人之再作惟翁太上所由游心玄邈厚德所發令子卓犖筮仕分宜民被膏澤假令嚴相之尚在必畏神君之獄獄八載留曹之佐禮甚月大邦之臥閣豈徒祿養優游寔惟承志逸樂是宜翁之

大耋兮矯其鶴舉而矍鑠洵高朗而令終紆身後之寵渥所歎老成之遠亡所幸典刑之如昨嗚呼哀哉

祭周博士

嗚呼君少㒓博物君子晚負大志而阨于小試司教桐鄉旋賦歸來東谿泱泱蜀山𡸣𡸣弔蘇長公之風流而課農賦詩有酒清且旨地方利弊區畫悉當以白當事者故不自同寒蟬而隱情惜已在世出世齒精咽氣求長生兮久視亦既大耋偃臥東扉而忽奄逝嗚呼吾生有涯神運曷已君之養生可以不死豈其乘雲氣騎日月遊乎四海之外而莫之底止耶

祭董山人

嗚呼仲舒下帷絕不窺園白首經術不足與言千載而下亢宗有孫能詩并畫風流翩翩廣陵觀濤邗溝説月玉簫聲寒瓊花再發公卿倒屣留題竒絕既而買田荊谿澂澈其西九里築室依山其山伊何蒼蒼銅官朝夕吟哦可以忘餐醉狎漁樵相與盤桓晚而有子顧余是託念此逸老敢忘一諾而子必往而田必獲而返其真亦何不樂嗚呼尚饗

祭王少湖先生

嗚呼聖有微言其末支離天縱新建提示良知河津踐履趨矩中規猗嗟先生酌為世師聖有萬行其首曰孝休徵處變履常無瞿生承名父耆年德邵而以孝名先生獨造屈指當世文不在茲就家拜官　帝不臣之處士求死上應少微況闕聖蹟哲人其萎鄉紛赴都士幸識先生是時斯[illegible]遽欲逡巡出在塵塗歸伏巖扃卜居千里不數恭承猶子及門世霑化澤私淑生前没有餘泣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光祿

太宰正直樹業　先朝厚培濬發乃多雋髦嗟君卓殊克繩其武祖寔有孫獨孫有祖抱蓄弗試詎非達人含真摛藻貴不于身雙珠吐曜光于前哲君復何憂徜徉巖穴震澤天風日夕揚瀾有谿有

橋喬木可攀世講如吾與昆仲交廿年誼深如飲醇醪醉中聞訃使我心悼薦以行潦殊不成報嗚呼哀哉

祭王家馭

嗚呼自君之坳忽十其春胡然山陽愴有深情往歲春官首列五人以次大拜領袖　朝紳君獨奄濡聲實逾震第五之名以當元臣晉代二王忠孝絶倫太中大夫不愧難兄太保儁烈有弟益尊列傳稱首淮水澄瀠憶昔周旋挹清飲醇君殊不沒志業君新日月有期歸于高原我銘其幽媿不成言純德太丘有道林宗奚必蔡氏穹碑無窮洋子涇長大海斯奔自茲千秋酹以一尊幽明隔兮慟何可云

祭唐叔部

嗚呼公真太隱避世金門石渠天祿校讎秘文正平睥睨不當黃祖暮年健筆無恙鸚鵡灌夫激烈匪私魏其學以閩中疇窺厥涯平津執友將軍揖客時事所觸義形于色華亭穆穆新鄭岩岩公以清真周旋無諂其究迕時偃蹇柄國肯戀五斗歸臥泉石我自筮仕投分膠漆北還陽羨與公朝夕荆谿茗水並可濯纓歲寒過從樂香酒清莊生古質伯牙龍琴卅載驩踪一旦雲襟陶公五子公寔倍之唐睢九十公踰古希

祭許閣老

天道生殺互用成功孰與太和流行不窮歲在壬午大寒之後我公爰立陽春噢咻謂公不專協恭和衷五味相濟和而不同調燮功大不動聲色褒字忻誦勝[illegible]域白嶽蘄歙青谿澂澈稅駕歸來高旻圓月陽羨谿山亦有別業芳期杖屨隨公登涉海內蒼生望公再相騎箕餓壁朝野俱悵惟公碩德簡在　天子無涯者神不朽者史顧卿等辱奉清塵感戢知己今茲一慟白雲森馭

祭朱太學

悲哉朱君何運命之不辰當其祖冠惠文父踐青瑣而登京尹也勢可炙手而罕倫及夫劒履長埋冠蓋沈淪而君恒杜門歛跡謙抑恂恂才敏學博

聲華遠聞自廩入雍攻苦晨𬤊不屑意於紈綺思奮翼於青雲淹延景迫長算莫申而且不問生産誨子諄諄亦冀英於士林而將揚先世之休芬矣而何君也遇不配德卒與災會憤滿疾作絶筆塞兊罹無塈之慘禍奄忽遊於東岱悲乎哉託姻戚之繾綣傷人世之浮漚況齎志以永没愴余淚其潛流雖匍匐而拯難恨綿力而莫籌僅還君於牖下靡雪涕於麗鄰寄哀情於一觶悼宜漠之幽幽

嗚呼哀哉

祭韓宗伯

嗚呼哀哉昔公子光謂鱄設諸曰我爾身也自今吾之身是韓宗伯遺孤之身也古人有言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吾敢有愧乎宗伯乎哉惟吾兩人自諸生登鄉會薦讀中秘書仕宦履歷大同葢三十餘年朝夕追隨誠異姓之天倫也相視莫逆談議從容無所不同乃至還山抱痾亦同孰謂公之先我而游玄雲杳靄之中也聞公易簀不死于婦人之手獨所隆待以天下士曰徐聲遠與永訣諄諄以遺孤君而人唯不佞及申職方史都諫沈憲副是託以告聲遠以囑其長公比不能言聲遠舉吾名公再三首肯聲遠復舉西方號指引歸路公復首肯何公之神爽精明乃爾耶氣已絶猶瞑聲遠舉吾名曰且至矣乃瞑嗚呼公之望我深矣不啻骨肉矣矧不佞與公管鮑雷陳班尹千秋之誼又奚俟囑故曰自今吾之身宗伯遺孤之身也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吾一日未死當一日誦斯言以植公遺孤以慰公地下

祭王明輔老師

嗚呼哀哉古人重知己之感何也夫以賈誼之才吳公知而薦之亦固其所則有知己不足感乎及觀夫誼既登朝絳灌諸公不能容而漢文亦竟不能大用之然後知吳公之知誼深也誼也胡能無知己之感也近者若吾蘇郡守天水胡公之下士憐才至矣顧能深知于履吉絶不知陸浚明則甚矣知人難也然一時受知于胡公者衆有如履吉千秋之名不朽者乎則胡公偶失一浚明而厚幸

得一履吉所謂一夔足矣夫浚明大才不能得之胡公而履吉得之千秋之名乃身後事而胡公知履吉于生前則履吉于胡公能無知巳之感也胡公之後太守憐才下士者莫如我師陽曲王公顯卿何人而辱公之知耶公才名在五子之列循良其兩漢之選乎片心其太上所由乎未易殫述顧獨有感于公之知我國士我甚也蓋顯卿幸副公夙昔之期由詞曹躋卿貳而不及一日養也追昔以諸生受知于公我先君之喪我公與貳守平陽

徐公臨弔不拜以至合郡之倅兩邑之長皆至公不以諸生待我故不以編民待我先君以邦君之重臨委巷蓬蓽一時以爲異數卿旣仕宦恨各天一方不能一日追隨公杖履也其何以報知巳聞公之喪誼當扶服千里躬致束芻之敬而卿亦老矣抱病三年重以西河之慟悽然弔影兩目昏矣所以不能千里奔弔者誠知盛德之不死嗟吾生之有涯也

祭唐吉士

惟君博學宏詞冲懷篤行方崇碩望遽謝塵氛八九年來人心悵慕有如一日往嘗移書往譬爾翁竊謂景星鳳皇世不常有造物珍秘旋見亟收蓋亦感于死生之際而云然耳由今思之君未嘗死夫以子淵之德賈生之經濟王文考李長吉之才藻皆不年而死君卽不敢上擬子淵或當少讓賈生其視文考長吉不啻方軌彼文考長吉故不死何獨謂君死耶長吉得句輒投錦囊滿其母曰是兒必嘔出心肝乃巳白玉樓之召理故有之長吉

不死況君應詔承明之廬擒衆玉堂之署朝夕侍天子矣今不與先太史公下上風雲倏而來兮忽其止君故　玉皇香案吏耶去太清之遊而久戀人間濁世殊非所願于君孔子曰夕死可矣且豈有歷十二樓五城曰死者哉君殆不死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三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四

祭文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祭亡嫂

嗚呼中年不幸莫如鼓盆奈何茲戚萃余宗門惟兄與弟少業典墳弟幸竊祿兄久邅迍遭家不造終歲食貧賴有賢嫂克主蘋蘩惟勤與儉靡間晨昏歲時伏臘日冀飽溫齊眉舉案敬如友昆宜乎偕老嫂竟不存寂寥永歎兄抱悲辛嗟弟壯歲蚤

喪其姻今幾廿載不復再婚惟圖庶媵以續後昆今兄之年已踰五旬雖捐伉儷幸有子孫春秋奉祀秩秩振振嫂應瞑目于九泉兄當徹哭于重關葦薦莫辭敢告虔忱靈兮有知來格來歆

祭舅母

嗚呼卿少丁不辰痛母蚤亡念惟我舅惜我哀傷爰及舅妗聿來勗勤毋動心于栝棬以感情於渭陽嗟我舅妗視身端莊勤儉治家早夜兢惶雖育于目身體則康雖薄于奉壽筭則長哀我母之棄

於茲今忽四十霜曾不獲一日之養徒懷蓼莪于
笋櫳思我母而不見乃不遠千里迎我舅于上方
迄今已二十餘年矣日侍吾舅如侍余母之傍頃
念舅妗之索居遂趣我舅而還故鄉方我舅捨舟
而入室適我妗寢褥而在牀得相見而云逝人皆
謂天道之祐善良豈余母在天之靈不昧若昔人
所指而令我中怏怏俾皓首暮年之夫婦得對兒
孫耒訣于一堂茲陳薄奠聊展衷腸

祭王師母

神護虞刀尋晉昌阜疇啓名臣學有賢母嗟太宜
人氷玉醞質儷鴻爲光配萊稱逸敬爾官常宜爾
家室琴瑟静嘉籩豆孔碩積善累仁寔成厥胤愛
不忘勞慈而能訓顯允伯子驤起巖廊偉節卓行
蔚有文章宣勞坻庶洊長藩臬象服寵綸嘉乃丕
烈歲在作噩五馬雙旌劇吳凋弊荷公專城惟翁
與母並就祿養其從諸生門牆外望時其失怙泰
方降割豈云徐稱而下陳榻撫摩誨勗寔惟我師
兩載涵濡稔聞母儀惟儉與勤終始不越宛珠傳

璣視之若歿師既崇擢簡書是趨方歌來莫復淼
去思千里長違音塵鮮遣倏驚翁訃訊言慈壽我
師謝政慰母晨昏分命有制道義常尊瞻彼北堂
擬薦壽斝奚不百年溘爾長夜嗚呼哀哉念我夫
子無母何恃豈其不壽黃髮兒齒詎云不祿既和
修瀡母也考終予心曷已嗚呼哀哉百歲幾何孰
爲淹速蘭蕙留芬善人貽穀太行峯業蒼煙莽互
淑懿永標雲行霞鶩其遡恩施恒焉悲傷紼引七
辭絮清几傍嗚呼哀哉

祭孫母楊太夫人

世推華族必姚之孫士德既茂女範實敦緊太夫
人克躬善聖備纖齊福式銜厥慶節義肇家維昔
忠烈夫人事之蒸嘗敬潔嗣興文恪典禮寅清夫
人儷之儆戒雞鳴喆胤蕃昌鸞翔鳳翥夫人督之
聯翩卿輔亦有麗藻摛辭洪翰名流彤史工掩閫
扇彼女而儒寧獨梱儀魚軒翟茀象服孔宜身居
梱閾聲聞士族溘焉上僊疇不盡縮大隧啓途可
碑可銘芬華暫收芳譽長青詞林世講陳罍薦羞

匪日告哀惟以誄德

祭吳母盧孺人

嗚呼中壘邈哉而我作傳匪傳而傳是寔克生延陵季子吾無間然維昔汝南克佐安東秉德塞淵豈必隴西方幅齒遇而冀餘年長至舉酒鳳翥三之疇其自全孰與孺人屏飾葆貞福履無前鳳池清華掌厥絲綸五色麗天雙雛葳蕤亢于而宗毋儀在焉將儆 皇寵今則長世明月下泉某序世講荆南朔風薦以蓀荃

潘尚書妃施夫人祭文

嗚呼閒儀幽靜弗踰禔帷迺揚王庭而備榮哀惟夫人伉曳履上台衮繡委蛇褕狄是偕惟夫人嗣接武清階美錦初製毋訓有培北斗麗天婺彩昭回 寵誥赫奕新命爲來一品旣躋百齡稍俟不盡稱揄轉聲步只列爲調珍上尊分醴宗伯所司寔夫人祀法從森立松楸苑起司空所治寔夫人阜高朗存場吉祥終始旌在 天朝紀在中壘某㕘尚書折行深交夠從六館得鳳一毛誼忝世講敢薦蘭椒

祭吳母杭夫人

嗚呼惟二杭聯璧詩名有聞而夫人瑩然氷玉其青蓮之孫邪惟别駕公治平裦然高第而夫人克佐于海沂其休徵之儷邪惟夫人子若孫多賢鳳毛麟首疇其先鳴柱史儒郎意氣罕偶寔有母儀克穀厥後其軻毋滂母君孟陽之大母邪某自朶門買田陽羨豈惟邇延陵不絕之烈抑亦壼範式鄉琚瑀璸珮鏗然有節孰謂婺彩之宵掩而萱華之朝歇也邪盍吾室帷㨗間聞夫人之訃音莫不欷歔而於邑慨婦師之長喪何幾望之易缺臨朔風而陳些兮睇雲旗於天末雖然夫人備諸福而紆 誥寵亦何間于存場也邪

祭朱母

維昔孔氏其徒三千而游夏之徒數歌頌聖毋顏太夫人徵在之賢維吾師朱夫子講席紛綸始兆三遷終折五鹿海内推本而稱其母儀有嚴是維太夫人貞靚幽閒以廸吾師仁義之鄉禮義之場

而微言則宜吾吳多士大半多出其門墻[illegible][illegible]多
如小子顏厚望焉歲月殷流往跡如在慨賢之
之彫謝留芳範于彤編而小子竊比于游夏之頌
德能不爲之泫然也邪維我師方來朱紱豈戀青
氈將徵　寵贈以慰太夫人九泉豁毛洞酌門生
告虔昔人不云乎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其髣髴格
于几筵也邪

祭[illegible]節母

遡昔元公寔維我師時雨殷流獨荷恩私盛德有

儷寔維母儀貞靚莊壹婉苦縞綦世路無涯中[illegible]
纖離婺女少微不偕而發黃金不羸遺經在笥伯
也若存仲兮不羈諸孫嗣起翩其蘭芝母也大耋
扶侍而嬉卿宰早逵起師夙期師竟不竢難上露
晞何以報德及母未衰三慚稱壽不躬致辭穎人
思歐軾也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卿愧此言詎
寔等倫昔日成童華髮盈巾日月不淹往跡如新
青天散帙猶似諄諄白日開樽悅沐循循師範不
邈母儀不陳衆而得之宛如生存寤而失之痛何

可云

祭陳明府夫人

嗚呼是寔我君夫人曷稱壼德匯徒中壘所傳列
幽閒靜壹葢準諸葛覃之孝思千秋可則惟子于
父母隱志相及若樹木之有根心艸蒜之有華實
故有感齧指之急猝爾心動聞乞人之歌悲見于
色哀哉夫人之聞其母之所苦而朝不及夕蕙摧
蘭萎落日蕭瑟雖已嫁之孝不弛胡心臂之與木
石相感疾于呼吸是足告爲人子者可但曰溫凊

定省之常職我歨聲于秋風兮歎雎鳩之垂翼尚
饗

祭吳節母

惟夫人貞靜卅秋苦節勁草嚴風長河皎月年旣
六十格當旌列惟夫人有子振聲雲間掞藻日下
公卿動色菁華獨寫將徼寵誥其文渥緒胡不少
竢唵娑婆訶夙脩淨土坐青蓮花七寶繽紛九珠
嬓嫮旌典封章其榮不加是宜謝彼而[illegible]霞也邪
惟夫人母儀克成其子三遷來兹屬余切劘磐室

無儲能九可餌惟我內入系吳之吳既獲比鄰姪其從姑琚瑀不鳴拮据有痛顧今子寔才余竟何所藉手以復夫人而夫人之還吳門也壽其挽西征之法輪兮悵懿範之猶在而音容之已陳嗚呼

尚饗

祭吳侍御配李

嗚呼古稱女德亦唯是烹飪縫製之節琚瑀珩璜之飾云爾乃佛氏之末劫有十聲往生淨土之說此在閨閫幃幃間所最易信而難徵也乃觀不習

其事而厚□其驗則何以故夫誠有如彤史所傳列貞一幽閑不踰中饋是能淨其心是能淨其土寧不翛然于去來之際哉惟夫人生而貴盛既歸于吳孝事而姑稱貞節母相而夫為才御史教而子成名進士顧不自有其貴盛也閨自韜飭而其潛德不勝書則何以皈依釋氏為哉夫人于李之先一年夢若西方接引者覺而旃檀異香滿室逮再夢而翛然逝矣嗚呼斯可以觀能淨其心者之去來無閡乎進士君以抗疏謫歸甫三日得躬含殮人以為慈孝之感雖然夫既去來無閡即千里可待也吾母辱夫人之雅聞訃裒思暨吾內子及吾女視夫人猶吾母也敢不告虔

祭劉母

嗚呼在昔吳市鹿門賢妣成厥高尚然不聞其隱而能致于用且不聞以子若孫顯也軻母沱母當為婦無聞豈德或未備將所遇殊耶惟太孺人妻道母儀隱不必約貴不必豐始終恢乎厥家蓋封翁覃精樞素施于一世功埒良相則太孺人所由

克稱婦盛德之報于其嗣人由循良吏治司諫執憲則太孺人所由克稱母稽諸彤史並臻其盛夫不佞視而夫視而子而知太孺人德備且所遺一何盛也　帝有顯恩寵帔赫奕是足誇荊布者于地下

祭王母

邇我王翁埒名仲光儒不必醫廼兼厥長聊塞其聰見垣一方用藤生成而赴仆僵寔惟同德主內克匡陰德不眥其必蕃昌而有令子掞藻雄剛弱

冠振羽千仞而翔獨才諝梯毋儀則章梁鴻吳市
麗公鹿門偕隱儷美不聞後昆肉咲示信熊九助
勤以成其子蚤何韡辛孰與王毋福履斯敦有伉
而寧有嗣而尊矧廼遐壽珍從清溫胡不少竢坳
還被　恩豈必翟茀耀于生存于政秉筆潸懿有
聞昔我受館鳧鴈雜陳徃蹤巳矣悲何可云嗚呼
哀哉

祭姪孫女周婦

嗚呼人世迅速無幾青春汝何遽厭而溘然就塵
也邪惟汝[illegible]軍至行清淳[illegible]肅公有其曾孫
遄自將[illegible]逆從久而益[illegible]十日之飲兩心具
眞用是婚姻之約將世擬夫[illegible]不謂參軍之遽
歿也盖別一歲而訃音[illegible]闘死者可作生者不媿
我則字其遺孤曰有兄弟之孫女若而人汝年甫
十八[illegible]不于遽謝青春雖世講之誼千載不渝
而自今邂逅汝夫壻何堪復講人世之舅甥也邪
汝夫壻卑[illegible]汝其俟眞于泯泯風吹素帷有酒酹
汝汝其若知宛若生存黃鳥助哀有淚霑巾豈徒

骨肉之至慟重以汝舅故抑亦似山陽之夜[illegible]笛
而愴神

祭趙夫人

夫何谷風眩勃而蕭颯兮摧儷嶽之危柯海氣曀
而堀堁兮拂水沸兮收蔦蘿伊貞靚以自持兮鳳
凰吁嗚兮　帝閽之阿當鼂陽之掩翳兮貜貐下
而瞀民痛彝倫之就斁兮告吾憒于靈均搴[illegible][illegible]
以酹椒漿兮汝則殛其楚人指白日以誓心兮冐
九死而叩閽既畀痛而出都兮采芳蓀以偕遊雖
清閨之淑媛兮磊落兮丈夫邁氣逮　聖明之獨
攬兮躋清路而偕榮被褕狄之陸離兮璐琚瑀于
玉京忽穆儀之綿邈兮卽王母而宵征青雲慕于
蘭桂兮天飈簸其芳馨擷珊瑚之叢條兮齒日輪
之晨升　明良吁而千祼兮進羅靈于泉扃恙下
上而睇中庭兮不百齡而脩其名

祭萬尚書夫人

在古大臣素絲羔羊何以匹之琚瑀珮璜儀與文
承經綸惘愊典禮　先朝擬聲四域易佐惟寅雖

内有則斂履退食坐而待昕矢心清夜對于秋旻曷佐儆戒惟内克勤貴而能貧不問生產委巷庳垣吾道可卷曷佐不渝惟内克儉五丈夫子如五鳳凰孔雀雙飛各儷仙郎曷佐身教母儀有章青鬍雲巔寔備壺德　帝有顯恩穩稱揄狄我思文恭寔古大臣好逑可則南國夫人乘化同歸千載儀刑

王母吳太夫人祭文

九疇五福造物所最靳曰好德哉惟太夫人至賢

儷長者爾閑逵人長世燁奕蓋自昔精忠或不遑寧親純孝其能王事之恤太夫人貴不必徼大拜榮施故宗伯拂衣抗忤柄臣身任綱常之重而十載東山扶侍板輿以朝夕太夫人驩不必衮繡聯煦承顏故少傅再相壓啓　帝衷以定大本置天下于磐石大都相公立　朝内淺功深得奉太夫人以暇逸其成功而勇退也得侍太夫人又半載膝下在視湯藥以逮疾革噫吁孝之所感忠之所格俾臣子効則庸詎非太夫人之德名世大臣恒五百年而一出江出岷峨河出崑崙若太夫人者亦詎非五百年而一覯淑德也邪某辱少傅公噓植并次君同年之誼最殷其敢不推本曰寔太夫人大造之力海内學士有其操中壘之筆若夫膺一品躋八袞富貴吉祥其奚當于疇錫惟太夫人攸好德百世一日哉

祭勅封徐母吳太孺人

緝匡有琁在壺㦸睢淑明修聞敬姜載作誕乃赫奕登朝蹇諤御史清霜播于京雒峩峩銀臺　帝

倚名卿出納惟允大昕噌吰揄狄方來衷以令名施于孫子彌蔚有律備珎以從醲膿五鐺長世無涯如天之慶發光其貿明月在棄形史千秋芬芳不嗇有紆　皇寵五花繼煳里名釆雲木何蒼蒼憂予江聲歎兮其藏存坳孔榮無些些可愴嗚呼尚饗

祭于太僕配史氏文

惟靈生在熏盛克嫺内則作大夫配允稱同德古貞義女明月在水夫人履常窮寵可比溧陽之史

金沙之于門第之盛王謝不逾兩族閭懿夫人稱首蠡斯樛木清風載阜大夫才諝經紀四方夫人寔勤雞鳴內匡大夫有子濟美象服夫人寔嚴母儀勉旃大夫碩望其必公卿承　恩偕老敘首露零瑯邪名山淮海之際悶署悼亡悲風動地嗚呼哀哉

朱嬪祭文

惟吾吳四姓亢昌佐稚孫吳迄今猶最盛曰陽山朱承憲使嬌嬌祭軍安安有嚴宗室歲時饗諸蓋

有孫嶷嶷儷以令人于于惟令人妻道毋儀準古不渝既相君子雋聲廼有四子並名家千里之駒亦既有觀上國之光列雲蒸霞蔚其不可遏而逾詎謂君子方稱六十之觴而令人之奄逝已乎豈草離離與白雲而俱徂兮雖然其視不肖悼亡于三十年之前而六十始生兒者奚翅霄壤之懸殊獨念吾從孫毿毿方倚外大母爲命而毋儀之遐豈徒而子若孫有淚如珠耶嗚呼哀哉

祭詹夫人

吳惟六尚詹亦省堂陽羨海關道路渺茫赤繩一繫子姓鵷凰吳祖既崇吳父領郡吳君嗣芳詹息是聘生自華腴來歸儉勤薄繪繡之綺麗甘澹泊以居身懲逸豫之罔功爰績紡之是親躬執爨以炰膳曾不憚乎苦辛乃蔚發於三俊咸采采兮芹藻若森桂之競馥將挺標兮晴昊方茂榮之欲蕃胡賢哲之永違姻戚茲焉永歎薦清醴於繐幃

祭王相公夫人朱氏

嗚呼夫人以相公故生有一品之貴其必以相公

故沒有千秋之名相公雖家食已久天下以其身繫安危今之裴中立司馬君實也自古賢相若裴若司馬者幾是故匪一品貴而千秋之名甚貴相公有子若召家世執之功葦氏一經之烈今不啻過之何其盛哉而夫人爲之母此天下顯榮吉祥盛事其茂以尚已其無庸頌已獨自古雖甚富貴必有死此聖人所必不免而天下之至哀也何也人死後之蹤跡杳冥惝恍不可知今以人事顯著者推夫人所往必其甚樂　皇制婦從夫貴母從子

貴幽冥之中清虛之表獨不然哉夫人有女巳證
上僊即西王母得道坐乎少廣邈矣遠矣不可測矣
其最近可證者晉司徒魏陽元碩德重望其女證
上僊南岳魏夫人是也然則夫人匪徒人世一品
夫人而南岳魏夫人之母也豈不上昇甚樂哉聞
公子侍湯藥勞瘁今復哀毀踰禮誠知夫人所從
其亦可以節哀矣是故不佞釆貂毛酌醴齊有頌
無出二第徽虔能逹金支翠旂縹緲間否也嗚呼尚
饗

祭徐母石安人

藐姑之仙吸風飲露今茲孺人卄淡茹素生不識
乎羶腥日炊地之所樹矯然蜕乎淤泥惟如來之
是慕知夙世之因果若探環之能悟厥配君子力
學簡靄既佐郡而有聲剡作賦而獨步見孺人之
默相致令名之遐布克淑厥子嗃嗃嚴諭罔矩尺
之敢欹時兢兢以儆懼乃蓺成而逢掖淩溷噩而
馳騖古稱孟母有敗子觀於斯而知嚴母之能陶
鑄獨處空閨形影相顧幾寂歷於花朝幾悽凉於
燈暮竟克享乎長年忽辭世而飄度嗟輪廻之眇
然彼不信者殊悞與賢子以相善歎幽明之異路
釆蘋藻於清溪冀慈航之少駐

玄遠樓集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尺牘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尺牘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碧雲蘭若坐聽泉聲淙淙西山秋色間與公等譚及千秋姝快僕與公等幸際盛世職在詞曹其愼毋牽泥于朝會應制諸什阿狗耳目爲昨苦不盡茲削牘竟其說盍有諗于僕者曰詩必三百十九建安黃初文必先秦兩漢故北郡讀書斷自漢魏

以上作而合合而傳傳而可法之難如此子愼毋作近時人語其幾乎僕曰非也凡猝然出于田畯紅女漁樵牧子擔夫之口者皆詩也商賈經年去家萬里居者備述其家事覼縷并勞其風波險阻在外勞苦安否行者度羸息幾倍忖歸期久近囑家人謹視門益各題平安以相貽皆天下之至文也何者詩不必叶韻文不必成章道其性情肝膈之要而止也僕故近時人耶不作近時人語而三代兩漢爲乎是客有率然進曰近時某某詩人也

某某能文某某兼能僕又曰非也僕謂那不作近
時人語非謂他人謂身乃近時人耳嘗試論之自
少陵而後無詩矣自昌黎而後無文矣入　明弘
治間李獻吉始一振之當是時信陽何子心競李
力不敵也故名並李實不埒也昌穀偏師也薛鄭
老師費財者也邊靡靡態其瑣瑣者也其在詞曹
則王稺欽王允寧其最傑乎故僅工五律尺牘語
耳又寥寥不數篇揚用脩其學與著述至富而才
則推此外無論窮達顯晦凡其生存者其軒輊吾

不敢論大都自古迄今代不數人又多阮公廣武
之歎而子稱某某詩某某文何也客于是大駭曰
子之言何矛盾也子前所言太叔之弛也子後所
言鄙君之酷也子爲政民奚所措手足乎且李杜
韓柳而後其撰述積案充棟者何物也近時之能
詩文者豈盡出耕牧漁樵紅女下也子之言何矛
盾也僕曰不也若亦知人巧之不敵化工乎譬諸
草木地之所植雨露所濡堅勁爲松栢楩柟豫章
豔爲桃李芬馥爲蘭蕙自典謨風雅以逮　本朝

李獻吉是也其山荻野芳蔓草則耕牧漁樵負販
委巷婦孺之猝然出口賈豎之家書寒暄語實
際若夫剪綴縉綵成花爲牡丹爲芍藥固不若蔓
草之出化工則今之詩若文是也故曰畫西施之
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曾不若
醜女之能嫉怯夫之作力也是故僕于三代兩漢
且不欲爲而况近世時流之詩若文乎古人爲古
人今人爲今人人自爲人吾自爲我世人不曉事
漫曰唫詩屬文嘻其陋也卽詩不唫卽唫不詩卽

文不屬卽屬不文若亦知化工乎于是客無以難
也僕不佞輒復就公等印可

又

醉中草論文書作字復漫漶不辨公等以爲然否
昌穀譚秇無關性情談何容易弇州卮言亦有白
筆然揚之青雲之上抑之濁水之下大都率意信
筆不無太過不佞獨喜滄浪語上乘唐應德與
洪芳洲一書更卓有見然而嚴詩故元人耳豈識
凡造詣殊途乃爾吳起書不如孫武子然而孫之

用兵不如吳諸兄勉之以嚴氏之識弇州之大力應不隋小家仲默之談遠過獻吉乃獻吉大力十倍仲默大智亦十倍難到殊非易事

與李太府

伏惟惠化覃敷榮問休暢聞風向慕遐邇傾心矧躬被德澤者乎東南民力竭矣茲者海溢蝗飛民憂饑饉當宁以飆恤之詔改折之條恩施相繼已無可加竟虛兩院報災之意公祖焦勞宜何如者所幸開墾荒田定以六年徵稅則逃亡或有來復

之期此法第行于太倉嘉定濱海之區未知長吳棄地亦可倣而行之否長吳逋負獨多奸孔益衆其弊不在催科之拙而苦于就中朘削之多端不患徵解之難而阻于額外需求之過甚欠在小民者十無二三侵在催收者十常四五使移諸朘削者當正賦何賦不完使以索常例者重額徵何徵不速惟民財日耗于貪饕官力日殫于掊尅此逋負所以益多而小民爲之重困也明公拊循之澤振刷之方兼舉並行某不勝大願

與內兄丘龍源

秋初荒啓言及小女許字崑山朱氏因內人病危過信俗說見喜則吉詎意尊翰同朱使來死者不及一見轉令生者倍益愴然也令妹恩光可待異得綸綍褒揚少酬十餘載拮据內助之勤而竟抱抑以逝生女不及嫁至于許字之期而亦不少俟也痛哉吾蘇素習夷風婚娶論財士夫尤甚僕誠私心恥之今朱氏儼然以三百金爲聘儻一濡手以目前之急而忘生平之恥能無貽左右笑乎且

令死者含羞地下也是以強顏來使奉璧而南士夫且爭喧之何不以此稍寬稱貸之苦悛悛鄙人未脫窮酸氣味何其無大體也則僕亦任之而已

與周吳臺 業師起里先生之子

自垂髫從游師門歷二十年所離合悲歡之緒言不可悉乃鄙人所眷眷于懷常形之寤寐若有神以聯合之而卒不可以壓冗溷者則在陸氏舊宅今嚴氏所居三載切劘時景象也弟愚不肖非此三載何以有今日哉憶先大人陪侍師翁讌飲語

及不肖輒慮他日薄產重徙身家未必能保老師每繆譽不肖以慰家大人此兒定非終老庠校者吾輩亦且賴之公何憂不肖仰體父師之意不敢暴棄今得如老師夙所期許謂可保有身家以安先大人之靈于地下然而祿不逮養師亦捐館靜言興念涕泗橫集所幸常得見父師于夢寐中殆宛然束髮侍几時也浹旬夢中見者數四甚則終宵亦一再見之斯豈非有神聯合于其間哉師母年高善怒更當承之以歡令弟玉臺天才駿發令

郎文采翩翩秋風咫尺其接武夫衢以徵庭訓乎兄弟父子一時彙拔此弟之至望也

與陳給事

頃者祭告郊廟升號兩宮覃恩四海大賚臣下慶典備矣推之禁掖似亦理所不遺乃勑旨傳宣自皇親中貴及侍直宮人廕其子姪優以爵秩往往溢于事例之外祖制武職非軍功不授况錦衣雄職世及異數都督穹階或合并而予或越次而授皇上聖明心知非例也故有不爲例之旨然例所

未有者尚亦有之既已有之者能不爲例耶唐德宗欲賞人散官直空名耳陸贄爭之謂夫效死兵革者將無以爲賞賞亦不爲勸也不如厚犒錢幣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此義獨不可一聞之當宁耶

荅殷禹州

夏初拜誨二復問抑何慰喻誘勉之切至耶此真骨肉之愛大宏本濟之以量不假㫄格訢訶之威而刁頑礦氣不落卑疧纖趨之態而寮寀醉心一

時瞻文藻見環賴者譬無異隋和之珍應龍之神吐景耀而奮靈澤靡不披光霑潤第謂函牛之鼎以亨雞殊未展大器之用耳卽丈事親之孝亦不出此澤被萌黎聲流霄漢老年伯夙所訓育者獨不快然幸志之得行耶下視先父母日夕冀子之成立而竟抱抑以逝相去何啻萬里頃又遘荆妻之變二女呱呱湯火芒刺蔕芥于中縱有熊羆之夢將誰托乎每念及此忽忽若亡累草疏謁歸會館師不允仍令俛首柔翰間兄其謂之何哉

訊鷟湖朱師

跂望門牆晨夕南嚮累蒙誨示凡居官行巳之方不激不隨之訓所爲曲誘矇惑者輒灑然警心自惟謭陋不足以荷大望頃者承乏史館尤愧遇非其分稱塞寔難吾師何以策之時際隆平　聖天子秉寬仁之度奮精明之治雍雍師相協恭和衷調贊于下縉紳韋亡不快意遭逢欣然嚮往矧某離林樾三年耳卽得點侍從之末班聆嚴郎之餘論自非博搜遐採厚積深培何以追隨其後今瞻

佇指南奚啻飢渴吾師龍臥有年行將釋蘿襲紱俾其日夕摳侍則又恍若諸生執經時矣

與王明輔老師

曩承授館獲侍太公謦欬壯盛如童顏竊謂享遐齡期頤可必秋杪邸報老師以憂聞不勝驚悼頃又聞太公無疾告終殆是仙遊佛化非生死之流也憶昔先君不幸某在諸生中辱老師親臨弔奠朱幡五馬儼然賁于蓬蓽某茲不得一哭太公于寢門躬薦椒醑深惟報施倒置但有悲愧而已

與上蔡劉尹

志稱歐陽文忠從太原請易蔡州其略云時多喜新奇臣惟守拙衆方輿功利臣獨循常傳堯俞知新息清而不耀直而不激以此推門下今日所設施及士民所讃歎者蓋好古力行不隨時頫仰以博名高者也頃以輿頌聞于直指君欲其求卓異于尋常之中識雅道于流俗之外渠回東云有司聲譽始于府道不得漫然可否毋亦憒憒于新奇功利之求乃以尋常守拙目高賢也乎大都今日

仕路阿私所好爭倖游揚襲孫吳之口吻則曰邊才竊朱陸之糠粃則曰道學本遲鈍也而托之于老成本躁競也而名之爲卓犖本脂韋也而目之以圓融本貪黷也而飾之以廉潔直指往往立意參酌以邀風力之稱或迎合權要以枉是非之實一時之擧刺因之他日之升沉由之民生吏治竟何賴焉門下秋猶未滿有如奉公體國終始不渝安見守拙非智循常非奇是非久而自明誰能終枉其實乎曷之

答張代巡書

明公風裁係朝野望久矣茲膺簡命代狩南邦甫及下車遐邇向化第蕞爾鄙區鄰近海濱曩遭島寇殘掠無餘頃復天降霪雨勢劇懷襄小民咸魚鱉之與居癲癩之為伍明公觀風之際當必惻然于懷預圖賑濟之策微獨四郡小民得紓淪溺之苦即國家賦稅所自出之區仰賴培植休養之力良非淺鮮敝府蔡侯躬先儉約政洽民心闔郡便之慮其不時遷去如赤子之失慈母儻為久留俾

數十年侈靡之習疲憊之衆一旦去華而趨實易危而為安明公之大造也役旋附致下悃如此

簡鷲湖朱師

某為妻喪給假送幼子還鄉扁舟遄下光儀可即行至維揚聞舍弟凶禍驚悼仆地渡江以來言者籍籍令人伏不能起父子兄弟一體而分嗟乎昊天何使我極生平不能教誨以致今日罹此荼毒死者含冤生者何心今踰兩月家屬尚飲泣未發某久客初歸昏夜之變主使脅從皆無的確既未遑息言以雪仇又不能默焉以忍痛展轉胸臆悲焉如擣寢食盡廢僅餘視息而已瞻望門牆幸垂憐宥

與郭大參

自辛未初夏公視我龍墩時深悼不肖兄弟冤抑至痛也但昏暮之事含忍兩越月其中隱情未悉所謂彼一時也既賴公華力持輿論主張名教令司冦君剖所愛以寘之官始知首事則徐增助惡則徐坊正犯則增福七弟所以致此起于沈醉誤

認徐增為家奴坊為增兄兩人共毆乃以極忿盡發其陰私故增福出而甘心焉宜也今案卷具在係其主僕從實供招自兩臺郡邑諸大夫及鄉里士民羣然皆以首惡得矣所不明正其法者秪以不肖不忍檢驗之故非其情之未真而罪不足以死也若當事者欲以待增坊者待之而諸大夫皆曰可則在天下猶或以貴貴之義諒有司以脩睦之義諒我鄉士大夫皆不失為盛德之舉乃不肖則有痛有恨終其身向隅垂泣而已矣何者以一

兇僕之故復加慘于骸骨一痛未伸又添一痛則不肖所不忍也如以不忍檢驗之故竟使逞兇正犯得意而去反戈之証不足念也則不肖所不敢也今日夜抱遺孤籲天而慟恨不能即刺刃仇人之腹而遺孤甫九齡頗嶄露頭角又恨不能一日飛且鳴也所諭修兩家好設不肖誠忍爲之亦恐重爲鄉邦士大夫羞良心一喪死者未償生者亦死也竊伏自惟違諸老修睦之命其罪小滅天倫潰名教貽諸老冠裳之玷其罪大且蒼頭至微賤也無故殺一衣冠大罪也主之者猶百計生之而不得而不肖愛弟之心反出其下哉且始則縱之使逃今復惜其一死此曷故哉蓋兇人之罪愈掩而愈彰不肖之心愈言而愈痛公試察之則不肖有不容直遂之情而必不容不遂國家有不能明正之法而必不可不正者誠賴諸公致所司共成之也

與邵代巡

邦彥外迫公論徒唯唯于諸士大夫之前而內牽私變竟不能割所愛以付公論所執二僕一穉一蠢而首惡增福則百計掩匿不令之出賴吳太府陽緩其事而陰密緝之越二年始得增福唯公上爲天子持三尺而下以慰神人所共憤少刻躬叩

與陳貳府

某在原之痛蒙太府軫念曲爲捕訪遂獲元兇所不能明寘之法者坐不肖不忍檢驗之故乃錢司寇復以他辭誑恤刑君至有赦前不究之說若非太府執法如山則殺人者得以不死矣不肖伏念舍弟之死敝鄉先達四十餘人共議司寇君自出詞寘兇僕于官然後不肖始無詞及本縣據司寇詞鞫之始事則徐增助毆則徐坊正犯則增福皆出其主僕之口今原招固在也可與恩詔例論哉如云寒家無詞則司寇君代之詞矣殺人無見証則徐增徐坊者乃增福之証矣人卷具在情罪無疑上可通之兩院而下亦允愜乎輿論天下未有家奴殺人其主告之其黨証之以定讞之杖下而尤有歸咎于用刑之過者至于王使之當追良賤

之當辨又置弗論矣臨緘慟惋

與李代廵

往生南還時亡弟以非命死已兩月而未發敝鄉先達數十輩共爲言于撫公而謂生可無具詞詞當出司寇君并出兇僕寔其之理乃不乖士大夫體面又得伸所共憤於計誠便生寔徵筵進素無交于鄉士大夫一旦信輿情挾公誼爲愚兄弟白寃敢不唯命詎意司寇君唯唯于士大夫之前而復不免制于私嬖竟將無辜二僕代其所幸兇僕焉

公論鄙之及按院忿然嚴抗法之誅下窮治之令趣所司逮捕閭司寇君寢食俱廢幾不欲生撫公遂爲言于按院姑緩之及生北上時諸先達以二僕無辜監候且久命生請于邑令薄責二僕出之仍作首犯照提今招卷具在向屬吳太府多方容伺已於去冬除夕捕元兇矣弟今不知作何處之耳生伏自訟平日不能教訓子弟俾免于難即亡弟亦命宜爾生若更爲詞與厮僕爲伍而秉公法者復持兩造按故例重加慘酷于遺骸抵此一僕則生靈飲泣含抑負反兵之議觀化外之風終其身置之莫可誰何而已豈敢昧孟氏一間之訓混律法良賤之等致甚慚于衣冠爲門下羞且亦大非同鄉數十輩先達昔所指教不肖之盛心也伏惟憫其哀悰而曲處之

與大司寇陳公

往門下開府敝地不佞適告在里時奉顏色接緒論大慨生平嚮慕之私愚兄弟負痛含寃賴仁明爲之昭雪今元兇已獲國法難伸坐不佞不忍檢

驗之故然司寇君猶百計求以出之歷數年更五六代巡而終莫之許而寔家雖具一詞自不佞入京以來無一強近之親敢出而與之辨理而人情上下終不以彼易此者則我公祖一言之力也今雖不能寘之于法近已庾死獄中亡弟至恨稍稍宣洩使不佞生免反戈之誚死可以見亡弟于地下何莫非明公之賜感恩思報亦既有年嘗屬楊鍾魯徐東盤代叩門下今幸台旌在望數與儀庭丈謀致積悰越數月儀老始得以便羽聞乃不佞

一人頌德之私爾惟我公祖鴻才碩德震爍人寰往在敝地以剛方正直挽頹靡之風以忠厚慈祥恤凋敝之俗鋤强扶弱修廢舉墜雖美善不可殫陳士紳徃徃具能言之矣某不佞安敢效諛于門下

與朱司空

明公道濟天下功在社稷乃勞謙不伐冲挹自將即吐握之節愈加焉鄙言不能揄揚功德萬一忝屬蓄石自愧詞翰蕪陋重爲門下累也泰山之陂

誠爲壯遊道遠天暑遂爾中輟重煩經營秪增慚悚又推恩布衣如魏季朗者深荷接引下士之義傳之海内當爲美談第恐林野之人不識忌諱想廟堂之量雅能容之耳

上李老師

沇道立旅櫬至詢其家屬云督漕指揮以漕船漂溺數多於三月廿五日自經道立舟過漕卒投繂于水舟爲震蕩兵道差人作色曉諭隨散去行四五里千百戸某等率衆三百餘人上船執篙工二名差人二名并索其家僮某不獲道立諭之羣兇即執道立擊傷摧仆越二日身故某與道立俱辱在門牆今道立罹此大變義不可坐視填亡弟不幸爲兇人所害而道立復如此翰林固老師所莅也乃爲小人凌蔑極矣某不勝哀憤欲抗䟽暴之於朝敢以請命

與王家馭

舊歲斷酒持齋三越月來謁仙師禮畢出見吾丈未午而飲不勝酒力往拜李兵公時已半酣彼方

興至出所幸小吏百計困之遂爾潦倒晚與同見老丈狂態猖踪一時畢露是夜鳳荆二老命酒以待竟不克赴詰朝不能起謝思之竦然別後專攻沉痼一年乃得脫體真元耗損諸病交作中秋幾爲瘧鬼引去今因王程且迫不能安于衽席扶憊强行進止未卜是以不敢謁辭門下

與宋陽山撫臺

儀曹伊繼山與某爲同總友廿年來頗以志行相切劘不少懈某故知伊君最深此君古心古貌不

解世俗交態而氣體極弱少以苦攻博記耗其心血致抱怔忡之疾遇鬱輒發居常在病與不病之間當其發也謂之非病不可未幾忽釋氣平則言動周旋即流輩且或不若近以亡姊久暴露欲控訴台階而閽人拒之過嚴且以恐嚇危辭動其心疾一時言語狂誕直欲叩首闕廷以訟其姊之冤遂不告其母不謀于師而千里長驅兼程以北此是其全病時也抵京之日其朝夕同處委曲開導幸以平日之誼言必見從故其家人爲其言途中

舉動大不類居鄉時在京又去途中遠甚此其氣漸平其疑漸釋今且追悔前日放言之過閽人亦不復憾之矣然自其初入京與某接見以來未嘗有一妄言上干公祖蓋其誦德服義之念雖全病時不泯也疏稿條列四事屬之龍推府儻一索觀可以証某言非誑矣誠恐傳言者形容太過則伊君不免獲重譴于門下謹爲白之

訊張伯起春元

世無卞樂飛黃結綠亡奇矣豈其才誠亡奇耶弟念每及汗背無已然猶追憶闈中竊意表表稱奇如高卷當披閱時不啻形影聲響之易求也然求之而不可得也事竣即語儀司遍索本房落卷而又不得焉此真有數焉存於其間乎雖然有飛黃結綠豈終少卞樂三年如一瞬耳其必有釋盲者之慙而瘳其汗背者惟兄專精切劘與數相符僕之願也

與鄭侍御

老丈握憲而南再歷炎霜矣而念無一日不至左

右者以老丈之德真也真則無所飾而厚無所要而信故能入人之深而使之不忘今之締交者隆體貌勤徵逐儀文之往來不少爽而意不在也意不在故虛雖比迹而千里矣此惟左右獨令人不忘也金陵山水奥區若牛首雞鳴諸勝槩固弟所神遊而寤至者而朝夕以供吟案兄於此適人之適亦能自適其適乎

與顧儀封令

榮發後聞尊舟淹薄安山鄉人自安山來者道起

居巳康勝復有自吾吳來者言人人殊生竊以安山之言爲然兄能自逸于京邸寢疾之時而不能快意于故鄉晝錦之日能從容調攝于險阻顛危之際而不能收藥餌之功于家庭父子之間兄縱不自愛獨不爲高堂念耶亦知浮雲青紫雅尚不存焉郎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可不以一日之養而重吾身耶

與水部陸羽行

別後凡二寒一暑歲序若流老大興歎今國事無

先漕政者而丈經理一方諸所謂度徵發以趨時輻輳爲難弟以此非門下所難也河議紛紜多逞度漫言者要之至當計在久長斯非有事地方者之責耶丈業以時藝標視寰區此不過雕少時之志今當筮仕猶舉業垂髫時也他日銘鼎書帛之功光被亡極未有不自今日始者則智略豈專事一方云爾哉鄧君久在告近遭大故弟從此君游頗知其志行益謹飭貞厲之士沛然自無狀耳然愚觀漢史所載博陽侯盛美其大者在保護定策間而尤不遺汚車茵一事益含垢包荒自古難之矣以丈德量如是弟以銘鼎垂帛之計進豈誕也哉顧不佞縻鎮數年沒沒如一日耳以此自反其誕爲甚亦知寒暄長語門下不樂聞故肆志直言惟丈亟圖之

與吳近岡太守

某沐浴膏澤歲月共深感激私衷徒有歌頌伏思敝地財賦自出役繁俗侈名德拊循化導殊才興政業巳振耀明廷首膺宴賚迄今又越二朞明發

勤民旻食聽訟其益知艮工之心爲獨苦而闔郡士民則益惴惴焉恐一日或失所庇誰其嗣之故超秩之典所不旦夕下者朝紳中莫不共訝其晚而斯民之心猶且懼其郎至也頹川渤海積勞有年一朝而歷寧階至于後世有榮施焉然則計日叙功循資加秩豈足爲門下道乎

與李侍御

門下風裁夙邁握憲東南東南財賦隩區亦姦詭百出之地也財賦重則力本者貧姦詭多則爲善

者懼故用恩宜先窮民然唯窮民則必不沾恩用法當首巨蠹然惟巨蠹則必不及法此不佞所習聞于往昔者以今睹記數年來先後名公按臨率皆秉公鎮靜督所司導利而勑罰天造敝邑玆且假于旄之重主持于上益令澤不下壅法無中撓幸甚

與李雍野大尹

侯以清英之望涖我敝邑滌蕩悉誅奸詭必法旬月以來雖遠年宿負爲之畢輸雖巨猾雄姦罔不

震慄不佞竊度侯大吉以爲衝煩之地賦額甚重詐僞萌生非始之以嚴則人玩非繼之以寬則人殘故政先催科而後撫字施爲緩急之間良有深意小民無知僅見其始未覩其終故但懼侯之嚴而不知優游之政曠盪之恩方源源而來也惟不佞知侯之深嘗以語同邑士民使翹首以觀德化而二三搢紳大夫尤深以愚言爲然又屬不佞轉以致之門下當亍行綜核之令業有成效而民間流離困苦之狀咨嗟怨歎之聲亦日籍籍上聞頃

上降勑吏部明示守令又專以省刑緩征蠲除舊逋爲言不佞以此益信廟堂謨畫張弛並用先後有倫參之侯德意可謂同條而共貫矣

與鵞湖朱師

儀曹伊若忠去春解官時某已度有今日卽寓書抑其忿心亦恃有生平相切磋之誼不謂經歲不答某亦經歲思之其不答者非有憾于某乃其沈鬱飲恨不能洩之筆札者夫鬱且恨而至于不能言此所以有今日之變也嗟乎痛哉某不論其他

論其事母與某聯牀書室時每旦馳歸問母無恙輒欣然造館喜氣滿容比其仕也母北則奉而北母南則告而南曾不肯一刻相違母今已垂白而遽背之嗚呼若忠雖死吾知其不安于地下矣能不痛哉幼則教之學長則教之仕死則哀恤其孤而慰其老親于堂上吾師之恩大矣若忠去矣有某在尚能爲報効一二吾師棘闈久滯交友寥寥伏惟夷神靜葆時至事起後先一揆耳

與郭龍渠代廵

三吳厚幸久駐使車執法煌煌霜臺增重不佞甞稽往牒稱直指之盛美其言風裁也曰珣琤感鳳溫儀峻峙其咏音徽也曰九皐千里其聲不忒其喻剌邪也曰良農耘穢勿使能植其誦率下也曰肅爾庶寮各敬乃職古之人有一於此至今猶以爲美談矧公兼而有之不佞在原之戚積有歲月殆公論也故不佞之感頌亦不敢徇私獻諛聊述公一旦以群情共憤而賜之昭雪非私不佞一人士民之謳歌者以告寒光方歇景物漸華惟若時

戊對允綏福履

與張起潜

往僕私淑門下所爲舉子文思清調遠前輩名家所未有直是涵濡道真發抒天趣不拘常格不投時好卒令流輩推服一時沿聲逐流之士稍稍遣斥浮華以就大雅士固有不待世用而轉移化導之功已先及于鄉邦者公之文章是也今之善宦者彦食而操牘討貲[illegible]待遷莫不趨旦夕之利以求遂其功名其於生民休戚漠不涉念即不然者

往往制縛於文法拘泥于故常有能隨事考求越拘攣之見與斯民權其利害而爲之變通如公今日所條示者乎夫善歌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此可以喻公之文章乃今籌畫者無一言不切民命無一事不通國脉設公昌言而莫有和之者其弊豈止舉業之陋哉僕惴惴焉懼政圖與一二有志者出公之言白之當道必欲見諸行事及其成功則我不與焉無亦明公所以教不佞之盛心乎於民苟有所濟不必恩自已出葢仁人長者之用情類如此竦服

與梁鳳巖

頃台從入覲第於朝著間一望顏色會禁例不敢以讌飲接餘歡追用耿耿貴治鄉先生龍池王公往守蘇州時弟方困諸生中承王公督誨之勤館穀之厚恩義備至今聞厲操東山脩然物外三徑透迤花竹交陰彈琴讌坐神境俱閒雖塵滓淨消而謨略固在老丈盛德契合於用世出世之學所得于諮訪者裨益弘多弟雖顒顒注仰安能假翼

自致乎見聞爲道此衷不一

荅楚侗耿師

士習好勝雖號爲賢知者非不卓犖自命其於世用無當也甚者輕詆前修尊己凌物又甚則狙詐飈起忮害百出色借雄張若賢豪不能踰其造而內實不測即谿谷無所比其險斯所謂庸中佼佼者今老師二刻並傳此輩良心未泯或亦有易惡至中之漸直是關係世道匪特爲先達高賢表白心事而已某叨錄門牆頗知自重能不惕然三復

于斯肅勤私衷仰副教雅不一

與張伯起春元時以癲疾就醫

嘉翰言及賤體沈痼憐念良深自秋徂冬斷飲絕慾延醫理藥將以祛除濕熱䓁慮數十百劑轉覺形消神鑠乃信手教戒我勿藥真良藥也敝同年趙太史瀫陽行誼風采前輩罕倫顧以此遠遷南粤就弟訪吳中高賢將因便道通謁弟首稱門下語未既太史曰是故吾所願從遊也請介一言往又云先大夫暨太夫人已得名家文志其墓更欲借重名家書法並垂不朽弟度此或非門下所易許然以平日高誼推之視人孝友不啻已出此亦太史顯揚之大者且弟與太史俱出同麓老師之門真心直道相切劘十年如一日忽爾睽違區區戀慕之懷誠欲藉手以報兼此二者妄意吾丈惠然揮灑其之大幸介石鐫工并煩遴選惟吾丈之視太史不殊視弟無任惓惓

次潞河與陳太史

麟鳳之章已登手卷淹滯何所竟不擲還七年不

食湖鱭舟次一日三飡飽飫自適兩岍綠楊暗垂漁歌亂發田畯野老焚枯浮白屢欲攘臂歡呼奪其上席輒復以禮自止我之不彼若猶丈之不我若也

上閣師請假揭帖

伏念某性資闇劣學識粗疎出自卑微無所根援特荷師翁謬誤之知收之史局曲賜甄陶數年以來再叨晉秩某雖至愚敢不思自奮勵勉修職業第緣少負內疾常爲藥石所誤元氣積耗雜症交

攻以是仰披哀悃欲遂生還迺辱面諭驛禁方嚴脩途易阻冊封屆期許充下使得假傳牒以利所往竊思被病之軀上屢軫恤慈盻如子永懼不報茲役事已竣程限已迫而痼患糾纏無有痊理輒敢冒死具疏差家人齎捧上聞懇乞師翁終垂芘護准假調治以延殘喘自此未盡之年莫非銜恩之日雖林居荒僻而師範如臨雖見聞寡陋而明訓猶在不敢恣宴逸而忘儆戒甘暴棄以絕生成也

申相公副啓

荆谿田陌緣山瀕湖五六月間淫雨傾注蛟川並發山田則崩洪暴湧湖田則濁漲橫流極目渺漭遂成巨壑備有城郭縣治二沈環夾水勢浸溢雉堞頹圮坊廬沈竈小民漂溺流徙不可勝計而有司憚于申請徒事徵求敲朴日繁生意愈促始以爲樂土而居之不謂適遭其窮慘目傷心中夜彷徨安能閉戶自寧也

告病上衙門前輩

聖眷日新福祉駢集休光所暨鼓舞攸同某翹賀未前實深戀慕伏念某以譾劣追隨館末辱降體推誠接引特至某感分傾心不敢不薦其悃愊于左右遂至苛禮易弛狂悰橫出惟長者寬之不加譴責耳去夏本以沈痾請假乃藉門下之力奉使而還腆儀寵逮情欵綢繆殘喘餘生永懼不報今王程且屆痊可未期輒敢循例于中途具疏敬修短牘附懇曲垂庇護令遂所請則未死之年皆銜恩頌誼之日也

與李主政

聖明在御侍從需賢宏詞亮節如足下謂宜首承徵命獻替闕庭何乃名實參差蒼黃翻覆茲雖借重陪京優游養望然揆之公論不能不耿耿也僕抱痾山扃垂二年所青松落蔭白雲爲侶俯仰吟嘯自謂得志顧道里僻左聞問無繇願言之懷彼此同之耳奉誦嘉劄詢所應讀之書曠若發蒙知足下以此振我也凡當代典章名賢奏議總撮旨要體會機宜皆用世所必資者僕惟幽憂之疾萬

念俱灰深以望之知己如以翰墨爲勲績詞賦爲君子乃足下素所自有毋煩置對矣貴堂翁清德表俗諒已久悉高雅倏便訊更爲三致意焉

與沈君典

寢疾山扃親朋斷絕老丈不難數百里親舉玉趾臨之此誼此情足媿末俗追憶別時在沉痛中主人之禮多所闕失承手教諄諄大慮方術誤人至令讀與之共死不若與之俱生數語未嘗不感骨肉之愛痌瘝關念今賤體沈痼已減十之六七似

不復礙生育但非端本澄源之策不能保其不再發耳知盛意懸懸特以爲慰后奇峰先生弟所朝夕願見者以老丈之命許于獻歲移駕更借重一言如冬杪得間早顧一日卽一日之賜也荆谿吳氏一族莫不延首望幸惟老丈趣之吳安節頃從京師來述張代輿言欲吾丈遄發以副廟堂推轂至意智者不失時何不努力前往乃效病夫自弃甘與麋鹿爲群草木同腐而已乎

與王醫士

僕所聞于執事者不獨秘方神授可以立起沈痾而眞心實行處仁抱義尤足爲一方之範僕夙負內疾名曰癩疝在左者已將毒藥攻潰較昔消減然非清本澄源安保其不復發在右者其堅如石攻之不動說者謂僕好飲所致來翰獨以飽後爲大怒所乘抑遏肝脾而得此神哉敬如方製服儻得潛消沈痼令生育可期眞如再造所苦馬蘭金鈴諸劑藥肆混而莫辨卽擬理檝泊錢塘佇公診視親賜指教尤感感

上余同麓老師

某身負內疾垂二十年自己卯奉差庚辰得請合二三醫人之技攻治沈痼危厲熏心瀕于亡者數四卒之鼎否盡傾顚貞從吉庶幾可望生育以延先祀此皆叨荷福澤遠庇以某薄德何能有此今春始離牀褥輯理舊業因中氣久耗邁往不前伏念遭際明時寢疾自逸誠所未安卽欲扶曳趨朝勉力就列又恐疲憊之軀不能恪共乃職秪以曠瘝爲門牆玷某不敢也私衷有所獻于函丈者爾

見近來政尚操切省成考憲遲限之條督責備至似非渾厚之治體風林無寧翼湍水鮮縱鱗矧以病夫入班致希山藪之藏難免淵魚之察速戾厥躬悔之何及惟老師再賜寬假不勝幸慰

答劉給事

來諭以各邊春防下問惓惓以久安生玩長勝生驕爲慮愚以爲西北俺答納欵稱臣賔兎輸誠通貢西海乙市于甘肅番族殄殲于階洮東方薊門城臺屹屹遼左將士桓桓王台叩關杲酋就縛土

蠻被挫而寒心長昂聞風而喪膽謂之久安謂之長勝可矣第所聞俺答景迫桑榆黃酋性如狼虎套虜覬覺番族懷疑且貢市之期參差不一而敗盟生變倉卒難支又聞王台增貢之念不已土蠻忿敗之意方深黑石炭屢肆睥睨速把亥時謀糾聚且水旱荐至軍士甚疲而血戰之餘瘡痍未起可狃目前而不爲萬全地耶頃與一二留心邊事者商之在西北似當假羈縻爲權宜務戰守爲實事互市定于三月番族毋生他釁在東方似當慮其報復嚴爲預備以撫綏感軍士之心以間諜密偵探之計亦庶乎防範之周矣至于舊時刋布條議并近日部省所申飭者更有鑿鑿不可易之畫惟執事留念

與李本寧

弟無似年來益就駃蠢身世浮沈拒而不受于懷久矣惟是門下離合悲歡之緒朝夕靡間辱教劄備見情曲曠然開慰曩以幽憂之疾越在草莽逃伏荆谿者垂四年所路窮徑絕親友零落顧沾沾

御李之願時亦有之一爲王程所迫北上無何即聞老丈命駕及此良晤無緣益用歎息爰思二沇引觴南嶽長嘯當使寒泉借色空谷生暄徘徊瞻望撫景行吟豈無懷思之什及我鄙人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大業千秋應自不朽然以老丈夙志肯但已哉搜千古之奇秘咀六經之[illegible]豈在斷靡要以致用此非其時乎在朝諸兄[illegible]此區區聞汪伯玉曰文章、不在山林上不在臺閣徒以老丈業在臺閣矣況文章云乎哉

與李給事

湖心亭榭落成有年縱目寥廓之野洸洋自適日與混沌者游海上三山可望而亦可即矣頃敝郡羣陽偃師嘗至瑤池謁王母言空中樓閣煙霞杳靄一望皆白又攜瑤池水飲乃翁荊石先生大是奇事公清風高節翛然塵埃之外已是仙籙中人某卜築荊谿偃臥而觀漁釣粗有幽致與貴州守路君坦怡比棟而居其文行夙為鄉里推服賴有天幸入高賢父母之邦朝夕提撕俾知嚮往凡裨益于民生皆明公之澤也望之望之

與曾戶部

所諭條上方略奉讀一過備見留心國計綜理周密誠能行之上下有常軍民得所至欲裁抑漕師尤為救時急務益小民脂膏竭矣而取以填此輩之谿壑小不稱鼓譟圍奪莫敢誰何當事者苟且曲從以為調停之術而不知國之紀綱廢弛極矣大疏無不允行之理當此漕輓倥偬之際尤復垂念不肖遠煩使命甚厚甚厚其靜中嘗思官府文移太繁日不暇給下之有司日疲力于簿書遲速之間而不及為民之實事上之監司日勞神于批答稽違之際而不務夫督察之大端莫若明其職掌省其煩文司刑名者不必兼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兼刑名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要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冊籍則除一弊竇如足下職在監運只言運務抑何得大體也

與張于中

同心離居自古歎之矧相離已久欲見無由此猶有館諸丈之所同也弟德薄天譴身負內疚在告三載治以百方瀕于死者數矣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則與丈異世雖欲托筆札以明意申素款以當面其可得耶來翰感今思昔數數于升沉之異致不知弟從死生之交省悟物理人生大夢耳苟自反常直志氣伸于天地之間順時自適而合天倪何必三台八座為貴何必瑤池閬苑為仙方朔金門馮唐郎署萬世而下猶仰其風采豈以陞沉為

淹滯也老丈今爲遷客前輩名碩往往出此故有
十餘年不調而一歲九遷者何汲汲焉年過四十
不及經世則思出世乃猶取入館詩文以自娛此
何異白首伉儷追思合巹時事唯有啞啞而已

與李給事

棘闈日聆謦欬大尉生平伯樂一顧遂空冀北之
羣謂有神識耳屬者臚傳玉陛名冠琁魁三人之
中出門墻者二昔陳公以王曾爲舉首自幸不愧
知人假令陳公得人如門下其爲自慶又當何如

朱生國祚其自其髫年授業者故嘗大器之今不
佞又竊自幸不愧陳公則所感于門下者視朱氏
之子亡殊矣適有羽便特申此意于典謁

與趙汝邁 時爲南太僕丞

去冬十月廿五日次滁陽弘齋丈初聞家訃弟徃
唁之見所拓邸舍煥然一新張震峰楊小林二公
各治具同登豐樂醉翁二亭山高水清形勢深秀
舟車商賈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田里乃
知前輩觴咏于此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間蓋廓
然有樂以天下之意老丈志在當世頃出山來已
悉民間疾苦今復憇茲佳境他日事業文章當遠
軼二文忠今乃過自貶抑猶以同心講藝爲事夫
俛首彔翰壯士爲羞矧年已逾壯向衰者惟是碌
碌糜鹽瑣譚古人憶昨所游處有六一泉庶子泉
有三隱臺弟將倣而名之荆谿石湖之上矣人各
言其志敢爲知己欺耶握手有期不出歲杪當攜
釀泉作京師人事視來兄什伯矣王賓在康洲所
童文在敝寓每言及左右淚數行下況不佞耶

與王侍御

敝鄉士習溺於浮靡久矣其文愈工其學愈疏則
以專精詞句不暇考傳註究本真也要之他日實
用惟以今日考訂精詳記誦浩博而後應用不窮
耳不佞虛忝清局無裨職業尚殊自失於此竊不
量敢爲敝鄉士子請教文先本義論策先記誦文
能徹本旨論策能悉舉始末者必苦攻之士即詞
華稍不逮仍當優錄以示風厲行之一年士皆弃
剽竊之習求本原之學即不敢望博綜今古而經

史性理必反覆沈潛人人能晰其義舉其辭自是各隨其力之所至旁通涉獵必有古調綺譚根核淵源至深且遠非若今日之浮靡無當者昔胡安定掌成均歐陽公司貢舉痛排險怪之習使學者曉然知吾儒體用之全功非老公祖之所優爲哉某所慮者崇遷伊邇廵歷難周士以考第之上下爲激勸今遐陬僻壤經數年不待一試反令諭劣之徒冒衣冠而延歲月而遂養鴻裁之士末繇以自見故愚切謂御史廵按必一年督學必三年差滿升轉關係士民不小諒廟堂之上見無不及此者

與任侍御

手教至封送申相公并轉示士紳閭皆謂人心之無常而人言之不足信也嗣是惟加意調停苛則有株連之禍無辜可憫寛則有不盡之法公憤難紓京邸面語凡事必求其實耳今日之事似有而曰無不失爲厚實無而曰有其謂之何凡得于風聞者必推之以心斷之以理即不能迎合上意久之公論必白則所以感格人心者固在也

與任侍御

遼府金寶門諸郎諸僕報有三萬之數陸續完納儻此外更有深求將何以應各家受寄追者十之五六似已無可措手訛言四出遠近傳播欽差諸公已回凡此皆臺下未了事也臺下公平正大士紳心服今日之事主攻擊者欲昭鑒戒以儆官邪主調停者欲崇致大以存國體道雖相成意頗有別凡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盡置之不言而泯

于無跡直是天理人情當如此尚非調停之謂而可槩從攻擊乎哉慎之或者尚不知調停之說曰無若宋人然夫宋人直是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所謂調停也鄭子產知子晳之罪而姑罪子南雖諸游有子太叔在不恤也此之謂調停今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無用調停而況于攻擊乎哉

答王元美

方今時清主聖搜羅耆俊徵書相望于巖中旌表英忠卹典追崇于泉下一時盛事感萃高門士紳

争倏言之不獨遲奉台光均有渴饑之願嘗以世道攸繫想見德化之成也來教以國是紛紜爲慮今天下之病在于凡一事卽欲爲一番更置用一人卽欲生一番議論不知議論雖多而謀猷未定更置既煩而成規愈紊未見調琴之功徒爲烹鮮之擾李沆作相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至今以爲名相其先生之謂乎

與許侍御

公剛毅精敏誠與才合不佞心識之匪始今日所幸列在辟臺入參簪筆之班出領封疆之寄且操牘而暮澤已遍于下民先是士論不常國是靡賴而老成持重如公者坐而鎭之不移時而波流風靡之習倏爾底定不佞竊謂此廟堂得人之慶所收效于公者未艾也今宇內不苦潦卽苦旱徧地被災巡察者一意拊摩節約尚恐弗給而可責以他奇哉前輩持正者不受私謁不作書郵比見巡察未出都門而密囑之姓名已銘心于記牘纔到地方而賄通之禮物常接踵于公庭堂堂豸冠繡

斧鉞首聽人頤指不得自由其何以厲風霜而動山嶽也不佞委心臺下良以此耳錢糧雖係撫臺事然交章協力以爲水旱之民請命者非臺下清正其誰望乎

與李本寧

歲月云邁霜露屢零緬惟老丈思結風廬憔然松檟之下每念徐孺扶服萬里大愧斯誼日屈指解經之期恨不旦夕至耳往從者有具區之遊未及追隨杖屨今讀大篇七十二峰之致重一寓目所稱石湖采春橋上方吳山之間若斥堠若覆敦中有先人塋地形家僉爲梅花龍第所未聞得此品題欣然若拜老丈之賜弟不能當此占且無子天其設以待有德邪令弟邁茲大誣幸屬梅墩丈不難申雪當事者始欲竟寢其事全泯其迹以迹之不可終泯須求永逸于一勞故有此也毋過慮焉

與徐侍御

往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水田之議而未及行我朝丘文莊嘗以爲言今廷議且毅然行之甚幸我

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西北水利一興羣畿輔莫非外府東南之民可以息肩而轉餉不貲之費可以減省且近邊之地有阡陌溝洫虜騎不得長驅小民相生相養昔也曠莽今也蕃育實邊之策無逾此者顧爲之須在得人必有專官須專敕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無濟于事西北軍習干戈而安享常食民習偷惰而輕去家業驅之耕種如赴湯火亦有利其棄地而私種之者今墾而爲田履必起科其肯欣然就否且高原則慮沙壓低處

則患潦流能盡強之使墾耶是在隨地相宜虛心行事不必處處開墾不必人人耕種錢糧於何取給人夫於何取辦民間舊業有無妨礙水利初興果否經久必能千慮無失然後次第請行誠久安長治之策深爲明公望之

與瓜步丘貳守

憶自抱痾選金焦名勝及于文臺別業靜理芝朮辱門下朝夕見存意懃懃過厚俾委頓漸蘇若挹仙露獲鴻寶所沐佩甚弘歲月般流往踪在念忽拜華牘高情繾綣秖以增感門下文事武備卓然命世素所蘊蓄被之琬琰尚足折衝萬里竟爾沈抑孰當顯融所幸名家接武千里之駿騰霄伊邇惟願珍攝以膺善慶

復劉中允

尊諭以陽明從祀廷議與之者固多不與者亦有愚觀與之者謂接孔子之傳揚之太高不與者輒引道聽之說詆之甚醜均非也陽明以前士大夫學問專以朱子窮理爲務其行檢斤斤矩矱是守

陽明出而創爲一心簡易之論以破其藩籬故當時與陽明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君子也陽明坐此蒙訕至今不已然亦何害其可祀哉孔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道文章二等薛瑄始從中人以下行檢着力而馴至于上達陽明直是中人以上性命起手而下學卽寓其中今瑄已俎豆于廟無而陽明安可遺之但我朝制科純用經術罷黜百家衆說一以朱子傳註爲宗陽明獨持致良知三字謂大學致知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

知格物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
正其事物之不正以歸于正于是以朱子窮理爲
逐外而遺內陸子之學豈專求之外哉頃沈少
詹謂陽明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特其告人機
圓語捷辯于啓發爲人又直截明爽所向無前能
致所學于事物之間一無底閡使儒者破拘攣之
見而又釋迂闊之疑可謂士林之儁豪吾黨之賢
達律之聖門如曾點之狂而不知所裁如漆雕開
之見大意而于斯未信終當讓朱子之集大成庶
幾乎折衷之論不然恐天下不察朱子原無可訾
謂朝廷且尊信陽明道在此不在彼輕鄙朱子之
說妄捐窮理之事道術將從此裂故陽明雖從祀
其學與朱子之學尚不可以無辨高明以爲何如

與大宗伯沈公

選文之役辱諭命諄切豈敢推諉但蒐羅之始慮
在遺漏故欲泒衙門諸太史每人選擇一科取數
甚多乃去什之七八而錄其二三以呈于左右已
復奉命轉求裁定于三相公忽再踰月矣迺屢請

而未見示也若再請似嫌于瀆如仍以臆見妄欲
裒益其間歸之精當必非愚生所可及茲欲將前
所錄底籍總送李九我太史屬之删定蓋此公近
日差回尚未効力于斯舉其於時藝淹貫既深離
去亦未久前輩三場文字可爲法于今者必有成
數不佞將藉手以畢此役更得賜一東示以關係
煩重尤至願也

與李爾張編修

溽暑不敢謁謝選文刋布所關于海內士觀法非
小初擬一帙三相公皆以爲多瞿唐之後云無取
焉卽遡而上之太朴近陋者亦宜去約之五六十
篇可矣五經不必刻今亦不勞再閱惟論表策俱
草草採擇更得精覈至當乃可以垂範學者策取
其實不必備也前承面允謹以奉煩數日之內異
藉手以復相公暨大宗伯之命雖曰正文體然而
鋒鍔氣欲亦文章大家所决不可無若涉于庸腐
則又不若奇詭之爲愈亮高明卓見亦不佞鄙言

與舒中陽開府

當今譚重務者外則邊陲內則漕輓咸軍國大計非海內碩德夙望不足以重鎮而董臨之頃當宁以黔中孤懸萬里特授明公節鉞而鎮寧其土宇固已惠流六詔威攝百夷矣惟是兩淮寔南北咽喉之要衝保障畿輔節宣河漕八省舳艫轉輸千里兩都輳輻控扼一方得非至艱鉅之任乎昔明公鞠旅滇池固已邁跡伏波今督餉淮泗當不讓鄧侯明矣大江以南馮夷肆虐天子憫其墊溺而濟之以折稅輕輸長淮以北河伯爲災修築之議

紛紜未定固知臺下籌之熟矣杞人之見更具別幅統乞留心

又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五百餘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地方父老俱言往歲未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沙壅塞成阜今則屹然如山矣自淮而上水勢漸緩邳州淺房村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由于此

夫禹之治水掘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流通沙以就其深乃從上流築堤以防其高舛也宋熙寧有獻濬川杷法者其製與耒相似以圓木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處舟行過則泥去深處綆不及則不必杷此古人已試之法也今訪而用之何有于淮口之沙耶此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全河之勢上遡潼關下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由孫家渡經壽州一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由趙

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由梁靖口經碭山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尚存一二支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湮全河東下瀰漫洶湧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萬無是理茲建議于徐邳築遥堤以約攔水勢使不至漫漲於近海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雙港諸口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閘通濟天妃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堤于東岸之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爲委以殺其

流使不梗運道不啗陵寢焉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急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堤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深爲萬世永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耳

荅王忠伯相公

仰惟純孝備篤旻蒼昭鑒靈輴言旋春暉融朗實天顯茲明佑以克襄大事也虞祀告竣堊室吹默而音容之想尚如慕如疑賢者行禮加尋常萬萬矣縞車千里四方畢會辱愛如某獨不獲表孺子絮漿之敬又不克申林宗野送之恍徒哽衷私抱茲大歉合簪逢莫未罄微悰祠像讚揚闡潛德懼爲瑕玷翻報璚瑤南金和寶雜以氷紈張具擊鮮逮于銀鹿何以當也何以當也所竊忭躍者禪服有期徵輪在邇黼扆方隆西眷蒼生正矚東山某卽旦暮泉石賴庇匪淺矣伏惟稍節有餘之哀茂迓方來之寵爲國保重斯道增榮

又副啓

違顏滋久戀德滋深伏惟襄事届期不得躬親謳紼代以廝役并爲同館致薄酹于几筵極知菲褻上溷台嚴不意相公當哀毀勞頓之餘酬應雜遝之際而復若身下接不略賤微饗飱視具待之若賓賚予遺歸輔以尊价登知煩累至此何不附一言使者爲便哉小廝去則忘歸歸則思去銀鹿之稱寧當無忝但其所稱相公至行纖悉謂某有一于此形且爲敝此殆確論歎服歎服伏讀手教寵若面承某兩年來高堂有垂白之虞膝下絕嗣續之想展轉于懷首丘是急歲杪春初欲候相公一別而後長往恐鬱鬱不能久待耳粗縑出吳機其色淺淡可備左右所需幸毋以寒酸見譴也

與張錦衣

公知以幣帛爲恭而不知士大夫操行之不可苟公知門生故吏交際之禮不容廢而不知公論難犯嫌疑當避稍不謹則喪身亡家之禍隨之矣公今日退處山林之間自保則哲矣士大夫尚以生與公師弟之故而妄疑生與令兒司禮往來生日

惴惴焉懼心迹之難白也尚可受此非常之饋而益使妄疑者得以藉口乎公若終不肯諒請得矢諸神明世有剖腹以藏珠者乎公欲免異日之患當自今日小心始

與林侍御

老公祖功深疏瀹澤洽三吳遂令百年沮洳變爲沃壤雖當大侵之餘而田有圩可防有瀦可蓄雀葦既去生我稻粱天災地沴不能爲害何者非臺下力也又聞棘闈再司督察奸不漏法法不擾士

士得畢三日之力舉欣欣鼓舞于道化涵育之中而感頌如出一口甚盛德也其餘病山扃傾蓋未及而問訊不遺水利粗得梗槩具如別楮亦老先生常譚無秘見無捷法可以當明公之指奈何

又

浙西之地蘇州最低淞爲下流太湖汪洋數百里散注澱山三泖等湖由三江入海三江者湖海之咽喉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海塘南障而東江堙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併于婁江又溢于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夾帶泥沙淤塞江路則湖水泛溢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向無專官每因時疏濬以救目前而無永久之計今幸屬之臺下專勑行事必且殫精畢慮爲吳民垂萬世之利某聞昔人于溧陽築五堰以節太湖西北之水於杭州築長河堰以節太湖西南之水宜興則有注水入江之瀆常熟江陰則有導湖通江之浦遺蹟可尋皆所以殺其上流也其最急者莫如治委之法所當熟

議今之吳淞江婁江七浦白茆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不可一日不通者也吳淞江撫臺海公開後復漸淤矣白茆七浦同受昆承陽城諸湖與婁江之溢水善漲易壅自崑山常熟之間築有斜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塞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磧或爲石閘而諸湖以漸開濬可也婁江雖無阻太倉以東多有漲沙比之腹內特高如內地開深一丈則此處倍而爲二丈其勢乃平此開江開湖以治委也昔人于

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使相灌輸無屯潴枯涸之患即今吳淞江之旁涇港錯綜堙者過半宜以次疏之使溝瀆悉注于塘浦塘浦悉達于江河聯絡貫穿而後可此疏塘疏浦以治委也吳中之田高者畏旱低者畏潦高者惟開河蓄水而已低者非築圩不可是宜相地形度水勢畫而爲圩高築堤岸令內足以圍田外足以禦水圩岸既固不惟在圩之田無霖潦之患且湖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塘浦則塘浦之水自

然滿盈迅疾雖高阜之地亦因水勢易達可引以資灌溉此築圩岸亦所以治委也古人于濱江通海之處悉設官置閘以時啓閉其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穿爲斗門蓄洩啓閉亦如之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瞭望以爬疏積鐵掃箒等船隻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至如栽桑柘插茭蘆護堤固岸纖悉備具此又治委之規制所當講也惟公祖採而行之庶不虛今日專任之意

與韓侍郎存良

邦溝明月分袂黯然長夏攻治宿痾在芙蓉山中簡子魂遊奚止七日夢先聖授餐廿載沈痼一朝頓已始知帝所甚樂史不我欺也憂之始末甚長非由談不悉劉子威先生爲我紀之以詩一寤十秋矣吳中民力彫敝七月十四五兩日颶風漂民居淹沒生靈幾十萬其存者震撼驚怖之餘秋成難冀何以存活有司擬備寫其狀達諸政府讀王鳳雛解元時務策甚具賈生治安策條長公上神宗皇帝書數萬言不止鳳雛數百言而盡真奇才

哲匠一字一淚驚心振晛廟堂之上讀之若家至戶覩矣凡有仁心有不慘戚者耶今不肖無庸贅已蠲賑之議唯吾丈從臾力贊之弟擬初冬束裝從陸北上握晤不遠

與南大宗伯表抑之

聞之先輩云真學問文章必形諸威儀之際與日用之常真道德性命須見于治家之法與當官之政至其教人無論及門私艾願人之自得何如耳先生夙以博學宏詞爲海內青衿程式而律已則

方重潔修力行古道又思一挽末俗之頹風某無
似不及執經問業猶幸得侍雲江令姪朝夕談論
竊聞義方之緒慨然有當于鄙心故入仕二十年
有先人之敝廬與兄弟共之近始卜居荆谿買田
陽羨僅穀一家饘粥小廉曲謹任意率真豈敢仰
附及門之士夫亦私竊自淑以求不悖先正之典
刑也屬者京邸相望念切瞻依郊埛握別悵然
神往而令郎忽致手教開函諷咏則知先生果亦
照然于世情之外益自感奮簡末尤諄諄以純心

體道終永令譽爲易象山先生曰人生天地間自
有爲人之道學者所以學爲人而已今先生教我
爲人也而敢自外歟兢兢佩服矢無捐替

答胡侍御

簡命特起一鳴驚世千仭覽輝何其偉哉顧處之
君逸亟返陪京真足以振起頽頑扶翊名教來翰
所云壬午以前可謂諱言之朝壬午以後可謂輕
言之世誠哉確論近來遠方學究上書萬言市井
傭奴相繼抑關諸不在言職者率稱言路阻塞而
托之忠憤激烈以侵言路其意專以一時之裁抑
圖異日之超躋不但新進制老成之命且弟子唾
其師不顧焉獨不思劉栖楚碎首玉階尚不能逃
八關十六子之誚萬世之公論固在也

與李中丞

瑤華之音不遺菲劣厚之至也展玩再周竊見明
公萬物一體之懷疾痛痌瘝無不相關其嘗讀雲
漢之詩當時君臣盡瘁大小戮力爲民捍災禦患
不敢須臾少寧夜哉冢宰鞠哉庶士凡在有位皆

勤勞于職如此今明公率先首列痌瘝在身南北
畢潦庸何患乎昔賢於關中告歉漕江淮之粟以
濟之河内被火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議者猶謂
澤不普徧討非久長籍第令有舉二公之事于今
日者其德澤何如也耆俊滿朝碩鼠亡有而庸夫
素餐冗員耗食則荒政與大計儻亦有互相發者
乎

又

頃聞河渠建議欲開膠萊之道以通海轉漕爲國

家永利考之元史自至正十七年議開此河至二十一年竟以淺澀不可行奏罷勞費不貲終無成功已有往鑒安可復蹈之也我朝開會通河在中原之中爲國腹裏漕舟四月過洪入閘黃河水溢不爲運阻誠得申嚴舊制萬一河決或徙當不至數百里外自冬徂春隨決而治必不妨運往年海運且經高寶自淮達海今湖堤潰決自應併力治之乃欲兼事于必不可成之膠河力分財殫恐國家日益多事諺云兩不成則一不就未有舍中原之漕渠而鑿山通海以稱便者也

與撫按兩臺（與朱秋崖請卹典）

鄉先達故都御史朱秋崖先生自其在襁褓值父有家難母居獄矢節保抱稍長每聞母教輒涕泣竟日以是益淬厲爲諸生即挺立不羣操行凛凛衆已服其有冰蘖之守既舉進士歷邊圉在威茂有平三溝之功百蠻震讋在閩粵有勦雙嶼之績兩省輯寧最後巡視江浙深懲通番姦黨所擒滅海上巨寇及內地姦商無慮以百數皆動中機宜至于溫盤南麂諸洋走馬谿大捷一時倭奴掃盪無遺而閩浙勢家坐虧番舶之利乃以飛語中先生竟憂憤卒後數年而倭難大作大江以南閩浙之間兵燹之慘近古未有東南坐是以虛耗假令先生不死得行其策豈有此哉先生死迄今已二十餘年昔之嗜利者今知其爲釀害昔之倡異論以搖先生者今知其爲助倭賊以戕根本蓋自先生甫歿而公道大明士論之所共惜者亦既二十餘年矣顧以時日遷流忠憤之氣尚爾抑鬱子孫單弱赴愬之舉用是遲回今幸　聖明在御褒顯忠良恩不遺于枯朽賢公卿在事追叙勳勞論畢達于幽隱此正天意藉是以酬先生不朽之功而雪其久沉之痛者也兄某等生同梓里耳聞其宄目見其事又且不爲先生一暴白其心跡于盛明之世哉恭惟臺下總統藩牧有存亡繼絶之典維植風教有旌善表忠之權是敢敘述先生生平大節并其功烈之不可泯者上塵嚴聽伏乞俯垂矜察亟示褒揚不惟死者得以酬庸于既往而生

者皆將奮志于方來甚有補于世道人心良非淺鮮

與俞太守

歲序更新台候萬福下情無任欣慰頃得兵尊王對老翰教知趨宮庶近日疏議雖不見納于宸聰而一時賢公祖軫念敝邦賦重民貧往往采而行之此豈獨一方之幸顧其中錢糧難于稽覈者不在正額而在雜派等項弊端不可究詰者不在士夫詭寄而在吏胥那移每縣佐貳中得精明強幹之才專任而久需之更訪鄉先生及耆老或區內

大家素有正直名者令匡贊其間以防下民之欺蔽縣父母又于糧書積書求一二年深作弊最深者召而密諭之許釋其舊惡令居中查究須于弊中求弊一一清理則不但可以抵補坍荒亦可量裁正額使小民實受其福此事承上使下總在臺下故竊効涓埃之助伏惟裁擇

與俞太守

不佞寒微賦性狷隘家兄顯臣入貲為太醫冠帶醫士藉以榮身非敢忘分上交仲兄顯賢廪于長庠頗知自守而家書屢至具道老公祖推愛及之賜禮枉過且感且懼乃有同里搢紳率引以溷見臺下于後聞之非獨自慮姍笑于鄉評亦恐上虧公祖之盛重傳播遠近為清論所不容也不佞雖入仕廿載先人故居則家兄守之薄田五十畝無所增益即合宗嘗以一田附賤名輸稅者總之不滿四百畝此外更無別產亦未嘗留一家僮以候賓客自撫按及部道諸公歲時不敢輒通一書言一事乃假冒者則紛紛也夫揚湯者不若去薪而止

沸者莫如塞竇自今先絕家兄輩之往來或有匪人假偽札干非分一切以法處之是為愛不佞以德而不佞亦尊公祖以分兩相成而不相悖也更借鼎言于本府佐貳兩縣父母各致此意使不肖不混于說事鄉宦之列慰浣何如

答同鄉諸老奏荒書

連歲南苦澇北苦旱朝廷遣使分賑此所謂大官減膳宰相而下輸穀助貧時也三吳財賦所自出奈何有此異常大水災沴之地十室九空顲號之

聲萬民一口䟽既上天子憂形於色同鄉三老篤念桑梓重以諸公之教無不欲究宣德意奉命唯謹不佞聞之救荒以財不若以政救荒以政不若以人先事當此責者靡不痌瘝切身便宜行事徃徃上章自劾荊棘原之使惠澤洽于窮民聲稱垂于來禩今云兩宫憂懼猶已飢渴亦既得其人矣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人勝而天弗能災矣其尤有進是者平日捐粟以儲義倉臨時設糜以救餓莩諸公講此久矣更不必言昔公儀休拔一園葵

世共賢之臧武仲蓄織蒲之妾人謂不仁葵與蒲小物也又其家所自有然且不可況在民者乎英宗時會昌侯家人私起店房專利病商事聞命亟毀之且抵家人于法在戚畹不可況鄉士大夫佩服仁義率先邦族者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士風貪黷吾吳尤甚利無所弗趨如蟻慕羶如蠅赴腥勢無所不懾如虎噬人如鷹摶兎或受投獻或占田產自前供朝歌暮絃之娛久後為子孫享用之計一家囊括萬室罄空致令啼飢號寒鬻妻賣子

傷天地之和召陰陽之沴旱潦相仍實由于此無論豪強兼併王法不宥儻良心未泯亦知福不可過民不可虐百年一瞬為誰作馬牛也諸公奏荒意必先民後已決能損已益民愚不敢望益民得無侵民足矣所云人勝而天弗能災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死罪死罪

立嗣告族長

連枝凋謝同氣感傷少者先亡長者危懼某年踰五十內無正位之妻下無承祀之子有如一旦同

顯宰顯相暴疾長辭人口伶仃誰為之主家業飄散誰為之守豈不玷冠裳而貽宗黨之羞哉茲告叔父暨長兄尊前卿妾吳氏南濠舊族祖吳員山即吳方山之弟俱廪生也其孫女辜卿已二十年撫育二女俱已出嫁佐理中饋頗効勤勞今立為繼妻使之正位乎內他日應得恩典封為淑人爵從三品是一家主母遵照律例昭穆倫序卿無子當以長兄文橋次子為後顯相無子當以三弟顯宰次子為後確然不可易者也特命吳氏之弟迎

取長兄次子收養京邸儻卿後自有子或仍令歸
宗或並育爲後臨期再議聞顯字妻林氏不忍以
次子爲顯相子顯相妻張氏亦不欲立之則請于
瑞峰兄以其次子代之亦不失昭穆之序若瑞峰
不出爲叔父之後則顯相之後必屬瑞峰次子葢
律例之必不可違者旣居縉紳之列事關倫理豈
可任從私便專此奉聞

與元涔姪

汝婦翁與章師俱言元涔有志讀書要做好人以顯
父母甚喜愚伯有心事隱忍不言久矣今汝心已
明白始與汝言汝七歲携入京師教訓緣是時汝
母痛汝父死于非命恐哀苦之中令汝失學故也
不意入京我日日詣史館編纂汝師亦日日出門
更無一人管汝轉恐荒廢汝學即請汝師附同年
舟伴送汝還母親越八年我歸宜興又擇師召汝
兄弟兩人從學且爲汝結姻吳門不料汝時頑鈍
毒打幼弟滿面流血故令汝跪聽我教誨汝便怒
目反唇厲聲求去一刻難留于是復還汝母吳門
聞之姻事遂解故爲汝更求姻于孫氏雖非父子
較之尋常伯姪亦有間矣今汝讀書循理汝婦翁又
割田爲業婚娶之後自成一家迎養寡母冉雪父
宛封扶兄弟與理家業汝一身關係不小汝係長
子不可爲人後吾已奉律例順昭穆定伯兄之次
子元涔爲嗣自此我稱伯汝稱姪名正言順汝婦翁
章師各已備知矣

與郭學院

大江以南士習靡麗而務競進自楚侗師限字爲
文又盡汰諸無行者而士稍稍檢束不敢恣肆于
禮法之外而文亦日趨于簡實時不佞身在陶冶
至今能誦其規條且日服膺之不少悖楊子曰務
學不如務求師不佞幸而得師以有今日竊伏念
敝鄉之士所仰望文宗者不減弟曩日之望楚翁
而明公持衡懸鑑先後一轍有如干將鏌耶一旦
奮飛于鎔鑄之中爲國奇寶必不若不佞負楚翁
之教而泯泯無聞已也使旋無以復明命謹爲諸
生請教

與陳學憲晋卿

年來聞問闊踈居常竊念天生老丈之才與老丈平日匡時之志豈謂成就止此而已乎時清主聖即賢哲無所展其略來諭有是言矣然語在位而無由表見非高尚不仕之謂也方今西北苦旱東南苦水饑莩載道亂萌可虞孰非老丈康濟之地顧仕途日壅兩司尤甚當事者靜養天下和平之福凡破格改絃之事目爲紛更不肯爲而循資養望守官默默者歷數載不見調亦不思去安得添

設員缺以待異才乎在老丈曠然大觀恬然雅致優游泉石何所不可惟弟不勝怏怏之懷然觀在廷大老多海內所稱端亮正大之士秉衡當軸壓服一時考其生平中年見廢鬱抑不得伸者過半也蓋天欲投以鴻鉅而大用之必先處以拂逆而練習之是以古人身在畎畝心在巖廊亦自謂天意終不落莫耳惟老丈重圖之手教又云民窮盗起雖有愛民之官束手無策弟謂官不愛民耳豈患無策哉即如設糜一事若分保以區姓一二里

酌其中設以官粥即令本里耆老監視之鄉間富家有以百千畝計者則本啚飢民中必有本家佃戶安肯令官出米救其佃戶乎且一二里飢民有數一一相識豈有假冐者濫食也推而廣之一二十里之地設粥十處一二百里之地設粥百處而已以一二里之富民救一二里之餓莩不足則官助之殘喘可延安知不起而効力于我而況爲吾之佃戶乎今老丈捐三十石粗以食何人乎強梁者不飢而食之矣吏胥者不粥而耗之矣何濟于

餓莩而况病不能起者誰爲攜而食之若一二里之內則可攜矣他如立義倉置役田以贍本啚倡之一人而士大夫羣起而效之亦孰非老丈畎畝之事乎張子謂井田之法縱不能行之天下亦可驗之一鄉矧義倉役田區區一好義之夫能之士夫即不爲一邑一村計獨不能爲子孫計乎身後一重役而家事替矣故義田義倉所以保子孫令永遠無差役之累也至如厚築圩岸不惜小費爲一勞永逸之圖尤有田者之責當無俟上官督趣

今吳下士夫亦漫不經心通江下海之處各有開壩以時啓洩故址猶存全無啓閉典守之人每遇天雨輒謂淹沒弟自幼至今五十餘年天何嘗無夏雨獨近數年内歲歲災荒蓋有司各有專職癈而不講久矣所以然者亦由士大夫各以目前之身家爲重不爲子孫長遠慮也吳江周恭肅公買膏腴田數百畝助本區徭役至今百年來子孫各擁厚貲而本區徭役無毫厘及者恭肅公爲子孫長遠也弟雖無子蓋有志而未逮耳老丈亦嘗留意否耶承惠梅花卷一再展閱于瀛洲亭石榴花下紅白相映恍見老丈顔色寧以千里隔哉

與曹開府

緬惟河西服九邊絶域虎踞武威彪飛張掖月氐既剪天山永定我高皇斷自嘉峪連數州而作鎮于斯北東匈奴之肘腋西扼土蕃之咽喉至于今烽撤燉煌塞捐哈密獨孤懸一線以保障千里要害甚矣自節鉞往臨旌斾添耀羌胡起舞風動赤斤漠虜寒心塵消青海雖充國屯營班超定遠何

多讓焉聲騰破竹期屆及瓜天子茂嘉乃勲錫之寵命不佞忝附梓里逄被餘光曷勝歡藉不旣名言

答顔開府

臺下雄才碩望受知當宁撫臨重鎮偶以承應匪人輩語見及廟堂之上公議昭宣意苡之誣曾何損於伏波萋菲之傾祗自結於當宸耳比讀臺下教言務持國家大體不汲汲自明且寘匪人末減優容而曲全之益見忠厚長者之宅心真同海涵春毓施德澤于無情泯怨仇于不較前事云云不辯而益彰矣先是政府密揭具陳臺下生平功業主上明燭萬里一意信任臺下當一方千城宜慷慨激昂以仰答眷倚是某所深望於臺下者也使回附答未一

與李兵道

敝郡連歲大侵民窮財盡老公祖念切痌瘝計周拊字他未遑述即如來諭築圩寓賑設廠待莩救荒有實惠及民不遺遐僻者孰逾此法但云圩已

竣而糜不繼生不勝桑梓之私請爲臺下圖之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聞溧陽潘公擇弃地之可田者二三千項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惟勒限使之開墾一時饑民赴工者惟恐後不日而成膏腴之畝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以千數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頓出金也竊計史氏始亦豈樂從哉敝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卽以千百之產量給弃地令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寛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餓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攜歸則坐斃于家者尚多竊謂分都分啚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煮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啚有分管東西南北更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臥不能起者各許攜歸不至百十成羣以滋假冒卽一二里之間饑民或止數十口或數口官亦不廢其法益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而彼旣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扁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勸無不加厚豈惟殷實之民樂從乎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有餘[illegible]可供吾前後比鄰之飢民無不願輸于官[illegible][illegible]閭富戶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饑餓之民皆[illegible]佃戶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戶乎如此不獨游手之徒無所售其欺卽真正飢民亦將恥其就食之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各思以力當食由是飢民漸少設糜益不多何患其難繼哉惟採擇行之

與李學憲

文章毋論奇正長短說理各出其心之所得文體各就其性之所近若有可觀卽亟取之此定論也套語雷同則必熟舊題目有見成文字者恐新題無有至如險僻怪誕之說發乎心術決非正人宜嚴禁之如臺下取舍黜陟已合至公而又著爲文防一切約束使不敢二中州青衿之子良有天幸

哉各省解來文卷命司官專事校閱咸云典雅清
新當以中州文體爲第一此亦公論葢京師搢紳
翕然歸文衡于臺下非不佞私諛張明陽獨行一
意不諧時俗上司皆知之亦皆哂之公其爲之幽
全乎

與顧開府

我公秉鉞遼左亟閫作鎮溟渤不波即如海西之
捷實奪漠北之心雖皇靈遐振羣師戮力然籌策
獨運允惟首功國家令甲遼左斬級論功雲中朔

方諸邊之半葢疆弱時有不同今毛憐諸落生齒
日繁朶顏三衛羈縻黠驁善討者擊西警東撻南
讋北正所以斷匈奴之左臂褫韃靼之餘魂也由
今較昔誠大不侔焉故當宁特加大賚非僅托以
干城衍將有心膂之寄不佞忝附梓里遙被餘光
豈勝懽藉頃者謬貳儀曹協恭寡術陪趨旃廈啓
迪慚謨祗懼爲門下玷何以辱橫施而當獎借耶
對使控辭肅勒陳謝

又

暇時嘗一再閱全遼圖說知臺下圻衞制勝具有
成謨歲復大侵在在漂溺廣寧海州之間所稱潞
河漸至湮塞居民得無恙乎吾鄉財賦所自出災
沴頻仍歲額不能辦十一南北以荒聞者接踵而
當宁惻然下蠲賑之詔至再至三大司農焦勞國
計無所措置度臺下訓兵足餉用心良亦苦矣不
肖所尤憐念者三軍之士月領一石粟折色六錢
責市以來既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
奉勢要而推之歌兒星卜之徒軍士衣縷食糲且

疲力于修築運石轉木枵腹爲之有如虜敗盟誰
當禦敵即虜守和能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
事耶愚故知臺下今日苦心應什伯于平時也

與俞太守

昔富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曰過于作中書二
十四考矣三吳之民流離困踣日甚一日歲侵賦
重未有甦息之期公以平易愷悌臨之民自稱便
安居樂業式言鼓舞賦不加傜時不爲災比青州
所全活更衆此之爲德眞可淺且區區瀛海矣

與南光祿余行之

屈指同籍之友隱見相半得列同朝者又僅十之一耳歲月荏苒老大與嗟而來翰叙及升沉之異數南北之殊岐且謂崇階重眘孳孳報稱教我多矣建業龍蟠虎踞天朝定鼎之郟鄏高皇帝陵寢在焉蒸嘗之薦上之孝思攸係或謂署清政簡無以展天庖屠龍之手不知養腴畜沃正以儲爕調之寄內召伊邇睽不踰時此弟所爲日夕企望者敬因使便用謝同盟

與四川徐開府

辱示大疏及觀教錄凡再久而得卒業焉深幸儒將功成乃益念良工心獨苦也夫蜀介在蠻服秦籍五丁之力富強漢通西南夷披犍爲越嶲而郡之皆一勞永逸當是時尚羈縻外邇今固天府大都坤維重鎮也西抗吐蕃南控戎蒙勢若金舔玉鉉折足則蜀非蜀矣故撫禦之策在恩威並立項者薄松諸番檻穽窮獸借渠扞屏樫而弗殲所謂懷之以恩即今卬部膩乃倮酋跋扈崛崄長蛇封豕嚙我疆場剪而弗赦所謂讋之以威兩舉良中彀的天子明聖國是昭章何異論之足虞昔司馬錯論攻蜀張儀詰之唐蒙開棘道長卿檄而讓焉自古蜀功難建良以逡度風聞耳今功立而天子已有嘉命有而不居足以驗撝謙盛德復避退而引以自咎不亦過乎願益膺天子寵光以永貽蜀人保綏之慶錦江峨嵋將底有賴焉幸甚

與總戎張邦奇

昌平北門鎖鑰屬在統攝顯有勞績天子通閱臺

營六師駐蹕親臨軍容赫然有細柳之遺威故有新命良以薊門爲盧龍雄鎮非漁陽老將不足擁麾而鈐壓之也移內地而出總外關厥任彌隆重矣且近來蠢爾羈縻狡焉不庭惟在恩威兼濟可征可撫諒不出籌幄之運區區驕恣赤子正如李光弼代郭子儀之軍旌旗戈甲無不精明儼然去慈母而立于嚴師之側又何慮哉策勳樹立固公分內事願努力更倍于往時以荅簡擢以協輿論至望至望

與錢侍御

宋翰云別踰兩月馬蹄輪跡迴環數千里之間似以為勞閒局散吏遠而望之豸服霜威慨然有澄清四海之懷大丈夫宜如此矣又云天涯孤客兀坐窮愁左右顧盼至不得一吐吳音近聞郭還一按西蜀以時多暇夜益無聊至各屬所上諸賦稅額數稽其盈耗齊其重輕會有條理乃召所司詰之率茫然不能置對因出所擬規則示為定例咸鑿鑿可行上下若不悚服茲非兀坐窮愁之效乎治黃識[illegible]以此望臺下所謂為之猶賢乎已推公師其意焉

賀申相公

槐鼎秋爽上台開壽域之祥桂闕光圓南極麗薇垣之[illegible]應期桃熟名世雲蒸恭惟閣下帝者師模朝端柱石功被華夷悠久雙鬢猶玄計安社稷靈長寸心常赤弧懸初度歲屆良辰昨宵三五甫照[illegible]氣繞千秋光嶽詰旦九重平分壽酒天生一德明良某跂足龍光馳神燕賀伏願大年平格景福維祺衮繡秉樞歷郭令公之二十四考蘭芝嗣武介召太保之一百廿齡不勝欣躍之至

上殷老師

運逢五百昭名世之允孚眷渥九重佇鈞衡之再入風雲護其福履日月映其光華恭惟老師道高稷契化佐唐虞夫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論北方之學未之或先為帝者師任宰相位恩深寸告寵渥方來某自惟蕪陋謬辱甄狀抱弘德以慚心秋毫莫報邇台輝斯乙　冬日是依伏望益保哲躬式迓新命[illegible]此我愚衷師道與相道而並崇台壽同國壽而有永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五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六

尺牘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六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尺牘

與楊太宰

某辱老先生深知極愛非僅若古人所謂吾黨同儕敢不盡心者也吾忘形骸而公亦忘吾形骸兩襟披照竟晷年行當不根沸騰曲賴保持天風峭帆東指滄海鷗鳥無不下之色是明鄙人當大賢之知臭味有合也辱重使紀綱驛路三千呵護不

貲尤切銘感五月十三日遂抵錫山舊國無業借王氏園亭棲止東南風景觸目驚心亢旱異常川流盡竭桔槔綆汲無地可施序届凉秋野無插蒔青苗槁枯老農束手詢諸九十翁未覩斯異即微福大造驟然雨集已不及事租稅何出老先生熙載宅揆無所不統能不留神軫念乎此非特東南之憂也某用是日夜恐懼事在剝膚初非危言聳聽若某一身出爲小艸孰與遠志茲因使者報命附狀陳謝感激寸衷非言能罄伏惟賜鑒不復別

啓

與王元美

千旄駐梁谿公偶然臨之不佞方中暑抱痾不能出御效芻秣人尚見清擬候門屏遂極目大海息景名園儻承止始之音乎則又以上書乞骸引疾杜門乃于東何能無天際真人想也我公聲烈蓋世其凌厲中原超軼千秋者不可名言竊自古文章至公發翰紙誠詞宦不大顯公獨巍然入座漢與宋兩司馬相視失色此豈虔刀之列當由大

造獨鍾耳諸郎風氣日上長君遂爾先驅淮水不絕洞林不我欺也鳳皇高臺秋豆明湖芙蓉萬頃日遲衮繡伏願早駕蒼生幸甚

又

不佞五十無兒頗角巾東山久矣不謂橫被汙衊寔賴荊石相公曲爲保持方待罪杜門時數見過存趣滐譚心所以左右者獨至不佞感戢在心儻我公寓書及之非敢徼寵庶肝膈藉大賢見白知不佞非木石耳道路訛悠悠公所聞者殊茫然不根也此外僕不復辨昔卓茂解馬不疑償金蒿蒙之政不須嘵嘵自明耳亮見識察之不多及

答李侍御

尊貺雖不敢當其或受與受均矣捧讀來教謂旱災已極卽有雨何濟目下生發不待後日極感洞察隱悉此鄙人所日夜皇懼者也報災既有部例至七月柬望撫按十分剴切特發帑銀照十五年山陝河南事例極善是在臺下至誠激切感動廟堂耳周志老盛德重臣何直道之難容謗興之無

端一至此乎儻仗回天之力生民幸甚亢旱川竭雖曰異常然在二十年之前則賑貸蠲恤足矣今民窮已久乃遭洊荒洊荒之後復罹大災當此之時議賑貸蠲恤譬君勞瘵發喘危在朝夕乃猶教以節飲食忍嗜慾也然而賑貸蠲恤最爲急務事有叵測尤當豫圖不知廟堂之上計將安出東南萬民恃臺下爲命得復借一年嗷嗷者萬一有生理乎顧大慮乃不在東南也奈何奈何臨楮汗背驚心不得盡

與楊太宰
頃露衷乞骸既未得請簡書有嚴伏承重使催發
敢不趣裝奈不佞初抵荆谿尚未匝月宿痾轉劇
政在調理安能依限前進方擬重披肝膽上控宸
聰　聖慈寛假庶進退不至狼狽所望老先生亮
察愚悃無假曲為左右之局勝感荷

答趙汝邁
睽違許久縣縣之懷固同之也老丈甚悉不佞弟
踈拙有之土木形骸故有檢飭故無城府近日之

事直付一喙夫市之無虎而篋中之有馬何足辨
哉賴國是保持長夏休沐青林白雲間念五十無
子久倦塵機得顧神滌慮于計甚得拜教輸之辱
深感垂念裁謝不能縷悉

答張南榮
不佞與丈夙期夙契非辭説所能間近日沸騰當
不復解卽天下難使戶曉古人有云我乃無兄自
省不啻終不自明也雖謗毀之與鑠金銷骨然自
古有無端而竟蒙不韙者乎不佞遭此直付一大
喙乃賴國是保持榮施驛路長夏陰繁扶侍燕逸
竊自慰籍獨矯首故人咫尺河山悵焉神往金陵
故佳麗雞鳴諸山當睥睨占勝憑虛高閣極目明
湖能無御風之思耶丈惟幄重臣久遠承明肅召
在卽恐此勝不得久戀也拜大教厚貺之辱感激
寸衷不盡所吐

又
來教云南北之疏同日同辭則不根所由起丈固
了然在目中知青蠅成冤白璧無辜不佞夫復何

言頋年逼遲暮轉危孤影得憇息長林豐草間甚
得甚得信乎忌者之愛我若孟氏之藥石爰立宣
麻何益人毛髮事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非丈不
及此感吐不盡

與李元甫
吾黨周旋故若一身丈之悉我久矣可不復解獨
計何以自解于天下則古人有償同舍之金税中
途之駕薏苡見疑斷非明珠禮義不啻何校毀譽
重危孤影身世為幻長夏休沐于計甚得來教所

云不在三旌萬戶之亞者極當鄙衷不審造物者肯以予文勸善否聞舍人趣裝當留侍承門禰望阻遜何時握晤若心之精微非楮劄傳遞亦非關山所能間也諸惟丈亮焉

又

平日不問家人產舊國無業暫借錫山園亭棲止若夫市虎之疑丈至長安自知政不須不佞自明也大旱川竭青苗失蒔秋稅何出事有叵測丈所目擊幸備布于當路諸公豈特為東南計哉鄙人

一身則唯有長往而已悉能照亮不盡

復申相公

不佞其所厚賴噓植獲奉趨謁者斷非效掃門之役而辱相公之識察也顧惟錄錄為跡為拙不敢為不檢乃橫被污蔑自古白璧無辜青蠅成冤故烈士慷慨恥一言之見疑而曠達之度或不恡千金償卜各行其意猥如不佞某周朴燕石具雪璣類翻沐恩光皆相公秉正保持之力雖大恩不敢稱謝能不鳴感奉別後帩帆速下故國無業仲夏十三日抵錫山借園亭棲止扶侍燕遊何莫非相公賜也竊所為恐懼者東南洊荒蕭索已甚乃值異常酷旱川流盡竭枯槔絙汲都無所用之今序屆新秋野無插蒔稻秧盡枯千里赤地當此之時雖驟然雨集已無可救乃至石湖見底巨浸成陸九十老人未覩斯異今舟楫橋梁半為棄物城居之民磨水卅文白日闤闠顯被搶劫如此風景某不南還聞之必不信知之必不真況秋間萬畝無一粒之望雖大開倉廩盡蠲秋稅亦無如之何矣

然猶望相公留神軫念多方籌畫幸甚某目擊心驚日夜憂懼事在剝膚初非危言飾詞以聳廟堂之聽若某一身願為遠志羞稱小草敢因役回勒狀陳謝統祈相公賜鑒不宣

與王忠伯相公

賢相聲烈俄頃彪炳袞黼重來舉朝加額喜可知已當明旨趣發不佞已戒程南下遂阻握晤又未得走介馳賀風期相照固不講人世縟文哉不佞迂踈外形骸任性命政使婆娑意不在多他人不

悉此乃公之知我務于我自知久矣不謂[illegible]被汚
蠖尋令彼大索市虎斷無阿閃一[illegible]機
者爲乎公當大[illegible]此無端也弟故不問家人[illegible]舊
國無業仲夏[illegible]借園亭棲止値亢旱異常川
流盡竭桔槔綆汲[illegible]無所用之序屆凉秋青苗未
蒔即驟然雨集萬無收穫之望東南之憂不在米
價之貴賤粗稅之蠲否弟日夜憂懼又不但東南
梓里爲念也事在剝膚初非危言聳聽

與沈肩吾

老丈溥爰立之榮奉太公蒼嶠白雲間古人固有
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廼以講幄重臣棲遲六
載忠感一人孝冠羣德眞足彪炳日月甚盛甚盛
鄙人遭汙蠖之餘不復與人世相聞忽拜翰教從
空而墮苟存知已萬里比鄰昔人豈紿我哉近已
買田陽羨卜築粗成茶笋丘壑更多紅友足老矣
惟是二三兄弟提手爲難徒有寤寐萬山深處卒
無便羽久稽裁謝不一

又

人生交誼未有十年不定者況吾二三兄弟宛若
一身二十年于茲矣衆口呶呶不知所自老丈遠
札見存備綢繆之旨極惋憤之懷勝曾參之慈母
多矣弟鷗鳥之忘機者也痛省平生如蘇長公所
謂言出于口吐之逆人茹之逆已寧逆人也卒吐
之以是或遭羣小之媒孽而乃横誣于管鮑雷陳
之間乎此俟生田光不難于仰天刎頸以自明者
也弟之區區老丈尤悉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與南少宰趙公書

弟之庸處蹇劣老丈知之素眞自睽違以來循資
旅進不覺躐躋三品儀部銓曹叨塵華貫然皆追
隨陪貳之末文物典章不煩稽考旋別綜敘僅附
職銜可以藏拙可以累資然靜夜思之人之所得
于天者有限月此非分之榮而又無有子嗣令得
傳紫襲芳蔓衍于久長必不能矣居常禱告神明
及祖先之靈有云造物以德配福隨人厚薄而損
彼益此惟神轉移如其命數儻既貴則無子寧與
之嗣而奪其官儻有子則無年寧促其齡而延厥

後庶幾君恩宗祀未能伸報于一時猶可責望于來世此至情也今讀知己誨督之詞自揣榮祿不可過叨而功名當知止足惟是二三同心素所傾服者未攄推轂之懷尚稽避賢之請旦夕圖之此衷少遂便當專心服食葺理庭階以待蘭玉森耳門下有奇方秘訣不靳指示此爲真愛

與周開府李侍御

不肖自蘇之長洲移籍于常之宜興止於一人之身乃總戶徐鳳名下九丁之一丁也今捐廿年所

積俸新及每歲講筵賞賚者共千金遣小价尤奎齋至臺下伏候憲牌行本府或本縣拘二十四都附二啚糧塘里老就中擇家貲殷實者着令會同家兄生員徐顯賢舍姪生員徐元瀛徐本仁等置買良田約有六百畝以三百作役田貼助本啚糧役永免徐氏子孫差役之累以三百作義田貼助本族貧乏之而役田領于糧塘之殷實者義田領于本宗徐元瀛各集衆議設久長之策傳之永遠仍令刻石垂久不肖積心有年而今日毅然行之者

恃有二位老公祖在也臨楮無任惓切

又

歸來乍見太湖已涸僵尸百千傷天地之和召民間之疫吳民始死于饑今死于病溝中之瘠以不得燔之煨燼爲恨土俗使然我高皇與學士陶安登樓聞焚屍之氣患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上曰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夫戎馬倥偬之際尚爾而況暇豫時耶乞下郡邑動支帑銀設法瘞埋使死者有歸生者免

疫仁人之澤也

與長洲令收田免役書

不肖以出籍入籍于濆臺下非汲汲欲離我老父母背宗黨棄墳墓而甘心遠去也誠以義役二田借重臺下立碑垂遠給帖免役所爲寒族子孫計者已有端緒而不肖乃始敢爲一身之子孫計第欲于長洲二十四都附二啚徐鳳戶下明註年月徙居宜興使異日長洲徵輸不混及宜興足矣如論目前伯叔昆弟皆其同祖同父之人何忍自外

半命蓄買田專爲睦族而反自外于族哉惟老父母
俯察下情更于役田一加之意一項幇貼糧役一
項幇貼里役總立戶名曰徐役田下註年月徐某專爲免本族糧里之役置以貼役著令本宗徐顯臣收管傳之子孫歲歲
收租幇貼役此田常在則某之名亦常在寒族差徭
且得永免自然不及宜與此不肖所望于老父母
者也

辭兩臺建坊書

夫動巒崇高乃克稱乎柱石聲名烜奕始可表厥

宅廬如某凡庸曷勝褒異顧垂渥寵欲樹坊牌自
思出無補于清時居無式于梓里縱施華額寧不
掇顏且久棄姑蘇已乏授廛之址避仇陽羨未諳
卜築之圖國朝陳暮蔡之人也安望光前裕後之
舉乎兒時逢歲歉目擊民瘼興役雖荒政之一端
動衆勞傷財之大弊望乞收回成諭停止鳩工敢
爾告辭毋勞再命

請兩臺移建坊周孝侯廟書

頃蒙臺下欲爲不佞建坊極知非薄劣敢當已再
啓懇辭未見賜允昨聞檄縣相址卜日業不容已
應是寓賑濟于工作之中使飢民就食不爲厲民
然大較非遠近所宜聞也白糧與金花銀兩計畝
均派每縣田畝富室不過什之三四則二項錢糧
小民當輸十之六七而臺下一意民瘼請蠲請賑
當事者且謂偏厚富家尚可率饑民而趨鄉官之
工作乎且所費何從來也義興周孝侯斬蛟射虎
勇于改過立功死事聲施煇赫亘古僅有士人嚴
事伏臘歲久廟宇荒落故未有坊甚爲闕典廟門

之外地極寬敞不佞徘徊顧瞻欲移盛舉刱建于
斯署坊曰周孝侯廟旁註尊銜于某年月因鄉宦
徐某請建此乃臺下表揚忠節扶風化之大機勝
于私一不佞萬萬且令不佞附名茲坊永無毀理
受賜顧不鉅且遠哉以此聞于遠近誰曰不可敢
請

留周撫臺書

南還值溽暑抱痾不能伏謁涉秋未痊杜門屏跡
雖沐浴覃澤居然河山悵深矣率土大侵東南告

絕伏讀去疏剴切言言痛淚竊謂臺下赤心爲民即忠靖文襄也第時勢大異夏周二公當其易而臺下任其極難去得旨蠲賑俾數千里赤地嚴冬無警饑寒是其皆臺下所蒿目焦思而籌以致民不忍犯使不佞輩得與梓里父老偷安棠陰下耳不謂任事者大憒憒責瘠瘵垂絕者以百鈞之力遂致誣詆盛德令人扼腕憤懣伏聞引疾亮必不得請即某豈敢以桑梓徼福私我公祖寔爲東南生靈乞命望強留視政以慰袞衣之思不者民失

所天其爲叵測在旦夕耳敢冀我公祖始終念之

又

宜興尹甚賢是助臺下養民者也無端遭此厚顏垂察彼感恩入骨矣聞諸道路過辱知愛將爲鄙人建坊此無論凉薄不敢當此奈歲饑力屈豈敢以鄙人故傷財勞民乎幸寢成命是懇荊南名勝可樂昔蘇長公自蜀來卜築不佞况避雠已作宜興人久矣茲附入籍出籍狀乞統賜批下所司乃至懇者

復凌司馬書

伏讀翰教備領門下至意不獨下照鄙衷抑且上關國是但事有固然數有必至同舍債金中途認馬壓世幻踪往往皆然籍令毀譽必當其真是非必從其實恐不能必之唐虞三代之世孔子云斯民直道而行亦指人心本然之天而言門下以爲孔子之時果直道而行哉何轍環之不已也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耳不佞五十無兒猶待煩詞促歸言者一似受貨敢復問所繇乎

答沈脩撰書

昔人有表共事之情者一時相追遂足千古况不佞辱深知極愛比棟而居聯珮而出從容退食動息相聞頃者橫被汙衊中及貴邸一節公具知所從來果如彈者所言否推之他事尤所未識塵世債金幻踪夢鹿亦何不可其故園無業暫憩錫山方與父老寒暄未畢而太息隨之蓋值亢旱異常河流盡涸桔槔無施今百穀未蒔四野如焚待盡之民必有叵測之變日夜遑遑計不知所出門下

當此之時顧使函既跋涉數百里慰不佞于憂勞喘息之餘古人不顧三公萬鍾而重知己之感良以此耳

復舒給事書

往事不根直不疑所謂我乃無兄政不必自明況有相知以心如公者在天下得一人知己足不恨況多所見亮第來諭謂勘破世事付之無心以登生男見祝此鄙人願棄三公萬鍾者也非深知極契不及此盛夏川涸僑寓枯谿秋水既至初抵陽羨碧雲紅樹掩映登畫徜徉一葉無往不可彼忌者非愛我哉豈大造不欲子文之無後而見趣善歸耶一笑

與顧督府益卿

臺下節鉞重鎮威名爗赫甚盛不佞故頹然任實慢弛有之所幸因公子猥見照臨昔人有傾蓋論心者今則神交有加焉亦由大海如納不遺涓流耳其故意不在多坐稅駕不勇直生取疑于同舍第五被名于婦翁獨我公悉其無他潛為洗雪此豈布衣權能使大將軍為言耶自古俠烈慷慨薄千金之賜感一言之知不難剖心摩踵以報深恩某獨何人能不感泣歲旱商霖育陰崖之枿夜半海日曬釣鼇之客德實倍常若不佞受臺下之知是也自歸陽羨杜門抱痾在洞壑最深處仲蔚三徑蓬蒿不剪郵報除目久謝驛使遞于人間事一切廢闕適至知己如公亦闕問聞又失致生芻于太夫人几筵登堂拜母古誼之謂何敬因便鴻敢布勞積公鉅勳鴻伐昭揭中外以一身任社稷之重萬惟加愛

答趙汝邁相公

閣下當國以來軫東南之杼軸紆西北之籌謨順治威嚴內外底績一德之效近所罕覯韓宗伯南還得奉台劄媿汗交顚謂不徃反先之也夫某於閣下誼故不薄但山林廊廟各自有體不能以竿牘為恭亦恃閣下炤其無他耳往事不根同舍償金中途認馬久而不白固亦任之獨閣下以夙心照我千里慰存恍若參侍何啻山中之足音哉某

措之耳

與王元馭相公

書錦暫駐不佞抱病丘壑弗克趨謁台光矯首大海能無望洋之歎旋聞簡書催發舍人趣裝則計清路綿邈益謝攀躋而客有從海上來者傳道記存秖切感怍客冬讀蘇長公寓黃集得衰年喫緊調度冬至後杜門壁觀四十九日竊彷彿其旨雖不能精心爲之視逐逐役役則有間矣遠希尚平且無婚嫁乘此稍稍習靜將畏粻遠遊虔謁太和

兼覽名勝鄙人身外斷無他營唯是嗣續爲重雖有定分不無癡心并山水作癖業已雀躍就道跂仰之私亮文潞公九十之餘嘗冐谷關入洛社則追隨有日政不必叩冗瑣言耳

又

伏惟相公再出焦心蒿目竟以精誠感至尊定天下大計此萬世之功甚盛功成不居旋侍太夫人晝錦人間至榮亦當由幾務嘗壽晝過勞六月之息簡在九重恐未易高臥也病中未能趨候起居顒

走一械以布勞積不日儻許追隨屐齒于青山白雲間乎

荅俞山人

丈夫志在四方齪齪株守家園與老農等非所以見志如足下畏粻遠遊飄然不羣今人望之若鴻飛鵠舉摩青冥而扶搖萬里下視蜩與鷽鳩時決起榆枋之間常控于地而已顧來翰猶云左羈右繫又云厭食武昌魚者似未免窮途之歎則烏在適所願哉足下業已買田陽羨築室南嶽卽閉戶

著述優游卒歲已非戀故鄉者比有如課農種秫陶然一卮于谿山之畔亦足以自老更能覃精玄尚浮湛二氏萬卷常開片心自閒孰與濡遲旅次日候貴游之顏色爲悲喜哉錦城雖云樂不如蚤還家人之至情也肯束裝速返否

荅湯尹

古人宦成之後有恨不得作親民官者不肖每三歎焉竊祿二十餘年史局講幄雖亦有所事事而揆之實用眇無毫末固不若專心百里膏澤下究

屐問訊一聽師□□顧得公所著靜坐要訣功課錄勸農書三種各一二冊自此飽食清齋皆仗慈悲開示也

與湯憲副國衙

春暮得翰既會都士四府衣冠輻輳自度賤軀不堪酬應避入萬山深處每念尊體雖暫有所苦靜攝之餘霍然良已未暇致赫蹏問訊尋聞新命黃金橫帶固門下舊物然鄙情殊爲雀躍知高標遠韻自此乃進退裕如耳天下佳山水獨桂林與閩蜀爲最丹碧玲瓏以一杯提千騎逝邐臨眺太史雄奇得之禹穴兒茲百倍禹穴者哉彥先兄古心軼才濡毫相對尤極勝事計旦晚崇陟台階則諸郎已翩翩接武弟乃奉杖屐浮白酣嘯于張公玉女間此期諒亦不遠已

與顧太常

容臺清貴老丈暫爾優游大善旦晚建牙開府雖求此一日之適其可得乎然此時亮已有新命矣忝鄙人于邸報除目久不在阿堵中昔人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愚謂此非有道心者如僕山居靜攝唯嗣息爲重人世芬華叨冒已過豈復有冀此窗涼風夢入羲皇即日看除目何害但山野之人政不必看及此耳蔣中復至得接教翰老丈之記存惓惓至此會四郡畢赴都士病體不堪應接避入萬山深處有稽裁謝爲罪又恐簡書趣程在邇揮汗治牘聊布積悃山城數椽粗已落成今且速營糟丘吾將老焉以知己所樂聞敢附及之

答陳元忠學士

弟自歸田以來并與世違除目邸報了不涉目即石交如吾丈亦闊不奉訊龔金壇會都士至荊谿致勝歲所賜教翰厚儀深感至誼千里不遺鴻聲重望正位宮端九重崇世執之功一經振玄成之譽旦晚相業燁赫寰宇鄙人展齒鮮翳枕流漱石元亮好酒倒載放歌縱浪大化豈復有蒼生之望哉但得有男兒雖不好紙筆可也吾丈擬之東山是非其倫若夫歲寒同心固不以升沉論也布謝

又

弟寸心亮敬堂兄能悉山居極勝[illegible]唯嗣續爲重此外不復有冀張公玉女巖窟深窩披荆來往已與猛虎相狎百鳥飛翔呼之就掌回首畏途豈堪復出吾丈所謂過此無暇似未亮也烈暑捉筆不得盡

答趙司成

不肖馳神門下不啻飢渴計候者政充斥不敢重煩應接擬獻歳蠟辰從門下于穹巖森檜間則使械儼然辱之門下大節彪炳日月茲暫返東山自晉大聖故不免羣小猁通國無廣裘之詮彼讒者衆毋之莫受其何瑕于德音乃聞大度絶不芥蔕而公憤如一口則彼徒秪自勞抑何拙耶朝野徽袞衣無私歳寒加愛乃鄙人甘老丘壑嗣續之外豈復有覬門下素知我何復云云

又

門下暫歸自得世所欲加傲然不受歳寒廸吉比聞夫人瀕危旋安尤深慰藉侍奉臻慶故舊過從當歌嘯間發斯寰中極驩寧減黃鵠摩天耶世路齷齪縱其擠曲袜不知丈夫策勛巖廊藏書名嶽鵬息龍嬌何所不得惟其受之故能擠之我其徑之而靡靡是無奈門下雅道樹立已章章著見于世而大度茹吐更不可涯涘何也獻歳發春從公七檜間足稱九老亦能戒張公玉女搏白鹿以端從者相過放歌倒載谿山間僕已甘老公稍侯東山興闌廼不免重爲蒼生計耳敬顒一介走候并訂勝遊

答許閣老

台駕枉重荆谿時學院都試四郡冠蓋畢集某避居胥井萬山深處離城百五十餘里聞吳詹簿昆仲追隨兩洞間甚驩而某不得一奉杖屨至今有餘歎焉垂老生兒翻復多慮何意上聞閣下華牘珍貺千里見存秪切感竦某每翹首齊雲日屢仰止之歎今國是大定建儲有期閣下屹然中流砥柱佇見簡書催發舍人趣裝則計清路綿邈益謝攀躋其得優游泉石歌詠太平於分願足矣

申相公

昨冬辱台駕不惟銜感枉重厚誼且得追隨山水間十日之驩尤卜居以來盛事未有也入春即擬叩謝奈火症種種初患痔加以末疾旋即病目迄今杜門天氣漸熱益不能出須新秋方敢踵門一布勞積耳賢倩獲儁足慰海內知音并一洗悠悠之談令人喜劇并俟躬賀荊石先生處弔不及哀僅以一書先之儻相見道下悃感感敬走一介訊起居不腆陽羨茶一掬附獻

韓少宗伯

毘陵道中得一握晤差慰渴懷入春即擬造候于山水間爲十日之飲奈火症初患痔加以末疾旋即病目迄今不能出承兩貽佳貺知吾丈課兒弄孫甚樂令人深羨不免微妒一笑辱問寧馨酒興何如殊不減乃公吾丈聞之喜可知已敬走一介候起居不腆陽羨茶一掬試用石鼎沸水瀹之積雨初收玉女潭頂九曲泉聲散爲萬壑瓊樹綠陰中瀹茶佐以鸞豈筆筍晚乃進一卮陶然恨不與公共此樂耳

與朱少欽

京邸奉別而去卜居陽羨栖跡空山萬念俱灰百禮盡廢伏聞太夫人即世不能躬致束芻以明登堂拜母之誼昔王公母喪阮生蓋踰年而哭之聊援此自解耳吾丈其諒我之不敏也禫期且逼東山再起不容稍淹願及此時自適于三竺雲霞六橋花柳沿蘇老之長堤叩參寥之蘭若矢心以告武林[illegible]南枝而徘徊明月可邀乘興不盡吾丈儻有意乎幸戒白雲還我陽羨數畝便是蝸殼百年窀穸卜有定在弟于俯仰之間無所不得一二近況貴里竹塢韓君可問也

與韓兵部

知龍除圻父登壇故自雄貴且當疆場多警乃豪傑得事之秋題柱盛名何必古人耶鄙人卜築粗成足以容膝自惟年在遲莫嗣息爲重尚茫然無耗自非滌慮凝神林中安息敢以積痾之餘責効于不可知之數乎以是與張公耆晉孟相視莫逆白首爲盟斷不復問人世簪紱亮門下其悉我種

種矣貴堂翁以直節清望典在兵樞不幸遭逢多事籌策莫展奉公雖切而應變則疎守己雖明而用人則暗至今乳臭紈袴之子昧心而談斬將搴旗之功星卜負販之徒哆口而議封侯拜將之烈是惟當事者類以蚊而負山是以雜進者多越庖以代俎即今戎馬驛騷羽書旁午有如帷幄亡奇邊圉失事縱能鞠躬盡瘁而無益于國家孰若推讓才能退居丘壑之爲得也則不肖今日之自處二三公豈易之哉

與沈肩吾

自古鮮就家大拜者獨清朝屢遘絕盛難繼圓月莫掩白雲無心旦晚霖雨天下何疑乎今南北擾攘尚未息肩閭閻如罄瘡痍未起國本初定　聖主深居金匱石室兼總折衷種種大事仰成閣下此一出也內以慰百姓嗷嗷之望外以壯萬里長城之勢近之燀赫樹宗社靈長之勛遠之傳信爲名嶽洞天之業不佞弟且拭目以覩其成矣山野栖伏不能趨候道左欣忭之私筆楮不悉

又

極欲躬候台旌于吳門一展勞積今巖栖已久人世酬接多所怠弛邸報除目久不在阿堵中宴坐靜攝近得一子已彌月矣似造物者見憐而終惠之尚平婚嫁畢在何時從此名嶽信履所之老人于世斷無一毫有與夙荷垂念諒所欲聞也往歲無端召謗讟初甚不平既而置不足辨閣下試揆平日相與之衷當亦信市中之無虎而曾參之不殺人明矣然弟竊伏自惟非山居習靜安得有子

人生萬事以此而足今始知惡我者之爲藥石其功奚啻參苓芝术耶此殊足助知己一笑也

答陳元忠

袁家四葉五相荀氏六代九公閣下奕世台鼎當不令專美于前矣方今內寧外謐熙然太平之治非秉鈞佐機默運爕調何以有此友鹿狎鷗之夫得枕流漱石優游山林者伊誰之力哉退耕守分不敢抵書相公過承不替舊愛數賜慰存忘分之契誠鮮其儷甲午秋倖舉一男兩年以來頗似解

語嬉戲于前擁樹不釋辱以通家之雅遠惠芳訊能不感哉肅此稱謝不盡瞻慕之懷

與王選君

足下銓衡首司辨敘材品吏治民生關係不小刻今積習之弊難于芟除名實之間易于淆亂有耿介高潔而不諧時調者不持重老成而或涉遲鈍者有高譚闊論而亡當實用者有狂縱不檢而託之豪邁者有鑽刺通神而工為藻飾者往往儇巧之徒爭致通顯而砥礪名行者多坐沉淪國家又奚賴焉至于守令並重三途累朝詔諭固在今撫按待甲科長吏輒假之詞色首登薦剡科貢之士小有詿誤必獲重譴下民竟相欺侮謗議橫生彼亦消沮局促漸易初心自甘墮落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豈一經鑪鑄科器頓殊耶鄧材剖璞何處無之故名實不容混資格不可拘惟足下尤加意焉幸甚

與詹侍御提學

竊惟文體士風與時高下今士子所業者久已離去本根習為怪誕其佶屈似深其空虛似雅其譎詭似奇勦襲似實不知精神心術悉遂于游淫汗漫而無所歸着他日形之事為自然以凌踰為廣大以矯亢為廉潔以傾險變幻不可測識為高明弊極矣世道人心惟明公轉移要在提本領尚真積不為虛巧所惑耳種種色相彼既不能逃于妍媸輕重之外又何足以惑明公哉承諭限定書程隨時課業一二年間經書性鑑無一字不掩貫士子腹中矣取文必先校典實者允對症之藥餌也

與徐聲遠

昔人評文有謂詞勝理者理勝詞者有謂和氣多者英氣多者雖名賢大家不無偏處今閱賢郎諸作度其將來成就理致詞華和平英發之氣並濟不偏直是先天虛白之體養其聰明千古博綜之學資其藻績今欲商確從師在經生中即藉甚名雋未易為賢郎師也吳無障會元清修高潔其人壁立萬仞不染一塵故其文清曠奇絕攄所獨得凌厲當世遂以舉業方軌作者聞韓蘇臺乃孫君

原缺第三十五葉

理從之遊賢郎與之同往還殊不費舟車糧宜決計往拜之即託君理爲紹介可也僕與公別久矣銅官杜鵑花正盛今遣舟奉迎爲十日之飲賢郎同來尤出望外

與申柏公書

將候不虔仰煩大教裁荅重以厚賚慚悚無地聖恩蠲賑皆相公大造用是拊慰黎庶潛消亂萌某雖棲止無所顆粒不入顧得安枕高臥亦莫非相公賜也第夫倫遺際至性感傷舊痾未痊凶事遝至必不至依限前進已具別啟令齋疏人叩稟閣下茲因曹憲副爲乃翁司空乞恩哀迷中未遑致詞其嗣男已聘司空孫息又且卜居其地習聞輿論以好古力行大朴不琢歸之曹文恭至所稱過才亮節負經濟之略爲鄉邦永賴者即文恭亦自謂不及雲山遠甚念憲副君欲闡揚先行圖所以易名而垂後者雖非某所敢聞私念憲副君出自門牆必不以妄干爲罪乃敢代爲之請

與壻劉宜孫

昔人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逢甚矣擇師之貴得人師也嗣子元澇質近醇謹朝夕亦承順吾愛之等吾女也明歲欲擇師教之爲文第初學文字擇師甚難大都英銳少年藉甚者必不肯沾沾教初學其肯諄諄亹亹不惜勤勞者又多過時垂老之輩于中又欲求人師難之難矣足下交多名流爲我博詢務擇精當吾當躬造拜聘世人但急科第不知驕悍子弟得志雖祖宗積德百年元氣一朝索矣吾欲成就元澇之學尤以志行孝弟爲重故專託足下諒不泛泛薦貧士之覓館者幷以此意轉致閔風商之

復俞羨長

讀來書竟方軌太史遷九州壯遊豈彼向平五嶽其文釆不著見何足云也尊集江湖滔滔春容不竭長律尤爲海內獨步樂府一序乃千古卓絕之見賦新麗絕勝盧次楩本朝山林之傑孫太初才短不足言謝茂秦亦僅能五律何能及足下萬一哉病中展閱甚快承貽珍品種種具見垂愛情深

不勝感切小兒已四歲可娛弄第婚嫁畢期尚遠
耳拙集剞劂未竟公何日爲張李諸同辭善卷王
女之間乎

與申員外

不肖處銷金鑠骨之餘蒙尊公恩隱周渥早賜休
息俾德屏絕寄跡永安丘壑陽羨有漢川脩竹萬
竿鳴泉絕壑時一杖策獨往仰登俯瞰于于然樂
也一切世故交情泯然曠闊者二載于茲矣袁裕
春之奄逝楊震崖之榮歸弔慶俱廢其他可知已

即如門下通家至誼銘之心膂當此晝遊謂其爭
承末照乃以草莽獨遺寧敢狂悖加于所親直是
懶慢相成山扃自固日復一日不自知其不可耳
詎圖長者無意督過有加禮焉三復[illegible]誨慰良
深期許太過又似未能索我于形骸之外也獨所
示翕訛同聲要[illegible]國無定是云云[illegible]可爲今時發
一浩歎紛紛籍[illegible]何所自來何所底止惟仰賴尊
公主持鎮壓于上益務斂之以和[illegible]之以正使徐
而自定耳門下振玄城之譽當宁崇世執之功日

踐還朝益亢聲烈不肖偃伏長林寵辱多矣

與趙司成

春初論列具中時[illegible]背際公雄才[illegible]豈不與比
地方軌哉不佞疏拙不敢爲不揄乃遭不根沸騰
假令由旬大索了無間門一隙捧讀來教昔人所
謂勝我自知者嚇氏有感復何喋喋至鼓煽之自
公久當自知非不佞所得與聞也鷗鳥忘機能不
下海谷不能避鷙繳若不佞自危孤影長夏休沐
于計甚得孟氏惡我非藥石哉使還拜教翰重拜

大貺銜感不罄

報楚侗耿宗師

某自膠庠誤蒙提拔黽勉榘矱以底有今日陶鑄
之恩與生成並京邸時炙儀刑一步一趨獲有矜
式若將終身而我京不勝內顧皇皇乃假留臺之
便衝寒南下衰易乍遠瞻依靡自爲念至未嘗不
泫然也奉讀教函知載陽已抵西[illegible]乃臨建
業四定經營千里跋涉勞苦可言然[illegible]素裕天
祐重申自當茂膺景貺式迓寵綸某且卜館拭几

以族矣側聞且區逋寇悉竄江淮穀價頓平憲臺
表率俄頃化成如此敬爲函丈頌之

答顧中丞益卿

主臣不佞叨冒極矣非敢重希枯木朽株之功傷
哉匪投璧而按劍也辱門下移書不一而足代布
肝膈以成愷悌昔人謂石交之道固剖心以相益
割骨肉以相明不佞何以得此于門下銘刻入骨
晉氏感知我之恩雷陳喻膠漆之堅千載一日矣
弟不根横興迄今未已安得畀彼豺虎食以駃騠
耶

賀吳太史子姪同鄉舉

門下碩德重望抗跡雲臥有確然之志卽天子不
復煩以安車蒲輪之禮顧豈可當盛世而不終出
乎廼德門多慶頃覩賢書封胡羯末翩翩並升一
時之盛何必減謝庭哉其座師余同麓出自門牆
譬若張籍李翺追尊吳郡而張李之門人又並祖
昌黎不佞講此誼久矣秖稼在告杜門省愆未得
一操几杖從長者遊茲且馳一椷奉賀

與孫太守

往因三學友數十人抵宜興求見鹿按公欲令挽
留行轍不肖聞之卽造見焉按公惓惓于老公祖
且托不肖致意竊度臺下旣以加惠子民與上司
抵牾遂有歸志決不忍違子民之戀慕棄而遠去
今聞復有浩然之志子產神明惠愛尚有衣冠田
里之謠不聞子產之遽辭政也卓茂循良褎然千
古乃有中途認其馬者有妄男子遮肆怨詈者不
聞其求去也矧今之小民方切慈母之戴卽上司
與同何損盛德何類白璧而臺下乃爾前輩名臣
德澤加于上下位望躋于公孤聲稱垂于來禩其
間毁譽升沈靡不涉歷而主持鎮壓毫不爲動故
其成就不小天下事當以去就争者有幾惟老公
祖圖之不肖欲躬致區區阻于暑雨顓此代候不
盡

與趙開府論定賦

某往在仕途株守閑局未涉世務入山以來親朋
開問俱已廢絶矧臺下大政何敢與聞茲承明問

第以賦役一節胥脉言之宜興不編糧長而行甲運從民便也但甲運止可徵糧不可編役區有貧富不同富區殷實飽差解繁重力能勝之貧區雖空其役且不能自給若差解每區槩派則富戶田以千計者役或未及而貧區難于自給者無從告脫于是有稱甲運不便者非甲運之罪也似宜添寄庄之役銀嚴詭寄之明禁使田畝各歸本戶自萬而千而百無所隱匿凡有差解極重者以萬畝之家領之次重者輕者以幾千畝幾百畝之家領

之百畝而下可無差矣吳下士大夫田多萬計欲行此法率以浮言阻格宜興士夫無三千畝之家鄉使見任甲科限以三千免役三千而外役亦及之無尤也況甲科之下者乎秦父母精明果斷不畏強禦士民翕然帖服以此責成實可佐臺下均平之一政也其已占籍宜興熟聞此議于地方極便敢述以備採擇

復趙開府報災書附宜興縣與革事宜

齋書人回側聞臺下痌瘝乃身憂形于色且承諭各屬尚無申文奏荒已過七月似欲亟爲之所而不能一刻安者其傳示合邑士民俱歆欣有更生之望爭欲奔訴臺前而不克褰裳濡首以進自古史書所載天下水災獨揭常州宜興山水溢漂流廬舍而特書之可見宜興當萬山發洪之日與各邑受水原不同也本縣不敢先各邑而申請蓋其慎也今年有閏八月則前八月水患揆之節氣尚在七月中旬似未出報災之期敢以目擊災狀與往年大不同者條列有四惟老公祖垂察

一宜興田大約高中下三等下者居四高者中者各居其三每遇霪潦低田四分即使全淹尚有高者中者六分成熟以六分之熟抵補四分之荒是以上不輕稅而民猶不至大困今中田半淹近山高田一沾洪水立見腐爛儻自此晴明日久水勢速退尚可望中高之田半熟則合中高二田共有三分成熟以三分之熟抵補七分之荒得乎此水患與往年不同者一也

一常年大水在五六月間則置低田于不理而專

及于中者高者既省低田工本之費又等中高收成之利然猶以大水在七月之前奏荒改折今歲四五月亢旱民車水于田為插蒔之地六七月霖雨及時民益盡力耕耘至七月將盡綿綿不已低田可虞則車水于河冀免淹沒之患及八月初旬典衣揭債勞瘁萬狀而大雨更日夜如注加以萬山出蛟洪流暴發平地頃刻以二三丈計湖田合而為一不獨無稻且至無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當時有主棄田不救欲留工本度日者有主力救而罄其所有以赴之者相仇相怨投河自縊于是感觸輕生者沈溺相繼凡以誅窮力竭自度必死故也今歲之費盡工本與往年不同者二也

一往年五六月大水八九月水退大小二麥及時播種明年豐成熟尚可接濟今已八月水尚滔天且下流壅滯消退無期必妨種麥之候夫田地雖荒而佃戶猶相依相保田主猶能守能賣者以麥存也無麥則佃戶去而田主求售不能矣

米麥俱無鄉村逃散賦稅何從出辦里甲何處催收在下既無賠比之民在上空懸征求之令是今年無麥無糧與往年不同者三也

一宜興受東壩金壇溧陽溧水南山諸大水全賴百瀆為下流前歲已淤至百有二十之多以其缺一不可也今計淤塞益謂其通水而不通舟不知日久則百瀆流萍蓼停滯于樁之下者深以尺計廣以丈計即水亦不通矣今但見水浮樁上其流迅利而不思其下阻塞未必疏通宜于各港無一樁不起無一淤不濬乘此大勢洶湧之際傾瀉而下或可洩七十日夜之大潦與萬山之洪流或可仍望種麥且小民浮棲水面寒濕損傷明年疫癘必大早洩一日之水即減民一日之患是今年計除水勢與往年不同者四也某等非但一人一家之故實為四境窮民請命今淹沒之所十室九漂顛號之聲萬民一口懇求臺下先下一令稍見上下相關惻然有哀憫救濟之意庶幾逃亡者可挽嘯聚者可消

太祖聖諭云即使不免亦無可徵其今日宜興之
謂乎伏乞秀箚暫時停免所以儲賦稅于他日也
宜興縣興革事宜
一議設義倉以備凶荒本縣庫無餘銀倉無餘粟
一遇饑荒縣官束手無措今議于各鄉舊遺社
壇条冡基址設立義倉募民入粟隨其多寡給
冠帶牌扁士大夫各就田庄近處輸粟以助俟
有百石以上里甲中選上富戶幾人輪管義倉
收放出息年終報數交盤本縣申報撫按至于

歲凶則發倉賑濟之外縣官不得擅用熙豐歲
有三年九年之積而凶荒不得為災矣
一舉行鄉約以善風俗本縣各鄉舊有社壇設立
老人一名里長佐之凡一鄉盜賊賭博教唆及
不孝不弟之事皆得擅處其有大不公不法者
聞之于縣故鄉人皆畏法而易于為善其後老
人籍以虐害小民遂廢老人鄉民無所畏懼盜
賊賭博教唆之人在在有之即縣官時訪一二
不及百分之一風俗之壞實由于此今議于社

壇立一鄉約所令鄉民共推一有德行者為約
長仍令約長開報一鄉中大小村落凡若干村
各置長而本縣仍設鄉約數條至新歲開印時
班之約長約長領至鄉約所班之村長鄉約所
設聖諭牌令民往來傳誦約長仍每月朔望講
勸以潛消其不善之心其村鄉有賭博盜賊教
唆之人許約長即時首縣其本鄉不報而他鄉
發覺者罪坐本鄉約長其有約長因而詐害鄉
民者許被害人首縣罪比常人加等仍三年考

較有德行者給以扁牌冠帶有罪者究革則鄉
民有所忌而不敢為惡即老人亦有所制而悉
去虐害小民之弊風俗漸可挽矣
一議預定兌規以靖軍民查得運軍兌糧每百石
起運加耗米四十石此外別無加贈祖制也後
來軍強民弱百姓不能抗不得已攙和水穀遂
至額外加增或多或少歲久不察竟為永例然
少者止二三石多者止于四五石未有如近年
之甚者也儻後復為例則少者八九石多者二

十石是一歲之中耗民間數千石米且東南米
色冬則白淨春則發熱色多黃黑爲軍多遷延
不兌過春開兌則以米色爲辭肆其貪暴縣官
一有違言遂恃衆無禮百姓任其凌虐莫敢置
喙司民牧者奚忍坐視今議每歲十月間撫按
知會漕運巡漕監兌衙門設立兌規班之各縣
限以冬月兌完十月十一月糧米不完則罪有
司十一月十二月過期不兌則罪運官其糧米
有攙和水穀者則罪有司其起兌分外加贈則
罪運官其百姓逃竄包攬有壞兌規者則重責

有司其有兌軍聚衆無禮生事壞亂兌法者則
重治兌官之罪庶軍民俱便矣
一議遞解充軍以安良善切照地方出一軍犯即
點長解一名里甲中轃出盤費近者百十金遠
者二百金及解至衛所收管長解取批回未歸
而軍犯已先逃迴矣一二年後清軍本縣復點
長解里甲復出盤費良民受害無甚于此而軍
犯以其逃之易解之難益肆貪暴無所顧忌

當其解時視長解爲奴僕凌賤索詐無所不至
故地方出一軍犯如出一猛虎而凶徒惡少類
以充軍爲噬人之資夫充軍本減死罪一等今
若此非以懲惡祇以害民耳今議凡有問軍人
犯不必拘以一名槩縣均派盤費銀逐驛遞解
每驛必取收管本縣另差民壯一名押解至衛
所取批文回照其軍犯私自逃迴二次以上者
照三犯竊盜律加等論死押解人中途與軍犯
詐死買命逃回者事發押解人抵當軍犯軍
犯論死如此則罪人伏辜而良民不至受累

矣
一議嚴窩訪投獻之禁本縣有問革吏書民快及
市井無籍棍徒合夥結爲弟兄編造春法或藉
以教詐騙財或藉以挾讎報怨或賣放以市恩
或賣訪以快志以致憲訪往往誣陷善良而人
畏之如虎惟其恣肆暴虐而莫敢誰何縣官一
欲治之輒文致是非聞之當道挾制官府虐害
小民地方巨惡莫此爲甚又一種愚民投獻田

逃罪身勢豪甚至以非已產業一槩混投串通豪人幇助害民以致忍恨吞冤無門控訴此雖無關士紳而借勢生事者間或有之漸不可長所當重懲釐正者也

一議清船戶耗糧之弊本縣解京白糧每石有水脚銀貼船戶裝運僱船之時解戶得以自擇下船之後船戶不得包攬侵尅此舊規也近年積猾棍徒扛幇覇占或借本買船或借船影射點解之時百計鑽謀潑用酒禮後手牙用等銀糧[illegible]已不繳[illegible]至[illegible]長下船之後沿途[illegible]害甚有視解戶之柔懦竟以糧米偷賣而付[illegible]可奈何者或有船戶與擇米偷換[illegible]而[illegible]況漏者甚則船戶包攬解戶糧一[illegible]實至于無償竟行掛欠以致解官經官坐[illegible]解戶妻命傾家爲害尤甚今議解運之時從[illegible]侵尅船戶悉禁斥不用聽憑解戶不拘[illegible]船隻但即于瓜州蘇州擇船戶殷實船隻堅固堪以重託遠載者雇倩裝運下船之後即令船戶查明收貯寫立收領一樣二紙一通解官一存解戶其水脚銀照數入會計征收先以十分之四與解戶轉給船戶爲家火什物水手工食之費其十分之六與車脚銀一同入鞘交付解官至起撥之時將落船糧米照數交完然後給發如有欠缺即于水脚內扣除如此則船戶無妄費而水脚自足支持解戶無遺累而糧運自然完納矣

一議嚴山賊之禁以救深山之小民夫深山小民全賴竹木柴笋等項猶城郭之民資藉於田禾也田一年二熟即有偷麥盜穀者容易發覺至於山中竹木柴笋等項三四年一收者有之五六年一收者有之老山瘦薄十年一收者有之或得各收實惠亦可上抵國稅下充衣食奈何鄉村無藉棍惡什伯成羣日則揭挺持竿豕突而來夜則執戈操刃烏合而集將地方花利望青採斫一望成空曠野之中見之者勢孤力寡誰敢與抗聞之者亦敢怒不敢言秪自傷心山

畏別無生理實甚哀憫合無嚴行各屬官司及
各該地方牙行人等凡遇前項貨物投賣各隨
其地土根究從來或出自產或出租來訪一着
實方爲發賣如來歷不明卽係偷盗之贓許牙
行執送各巡司或各該地方總里等役據實呈
究如牙行匿而不舉者一同治罪仍遍示告各
鄉村約長互相糾察傳報庶山賊知畏山利可
保而曠野小民賴藉不淺矣
一議嚴督巡司以除虎患本縣山多竹木繁茂虎

患往時亦恒有之而邇年爲害滋大東自湖洑
西至張渚其中耕夫樵子及往來廣德長興負
販之徒爲虎所食每月不下數十餘人山深地
曠無由上聞良以獵戶不肯下手而獵戶之難
於下手者賞罰不加之故也巡司比罰既無定
期獵戶捉虎到縣賞不過一二金司兵及縣捕
人等且分其大半獵戶糾集人衆酒食之費已
多縛一猛獸而人分其利彼豈甘心合無本縣
嚴督張渚湖洑兩巡司凡係管轄地方統率弓

兵責成獵戶於有虎去處多方擒獲每擒一虎
解縣賞格須至五六金仍禁司兵縣捕不得分
毫需索又設立比較簿將巡司吏書及獵戶人
等逐月比較如遇虎害而虎無獲者許被害之
家不時首縣治罪其獵戶私自捉獲者聽憑私
賣官府不以漏報罪之其利既多其力自倍如
此則虎患可除而山民安堵矣
一議調停甲運貼役以埀永久本縣先年賦役之
害莫甚於糧長莫苦于力差莫難於北運今以

糧長改爲甲運力差變爲條編而北運則有貼
役誠萬世不易之利但甲運中有官運自運官
運係公侯士大夫之家聽其自運亦無不可若
百姓富戶卽當從衆編入甲運輪年點解不許
以自運名色躱避如有百姓借自運爲名者當
點解時先點自運後及田甲則富者不得避鮮
至于北解中惟潞府最爲煩難而貼役尚少光
禄寺涇荊府貼役差爲有餘少損涇荊二府貼
役以補潞府實爲停妥外有硃漆茶蠟胖襖王

磚等解或二年一解或三年一解或四年一解尊點二
名二名賠累不少乞先議貼役于臨解之年加
入會計尤爲衆輕易舉至公至平之政也
一議設實徵推收二冊以防欺蔽本縣錢糧無實
徵冊每至徵糧時區總開數分派甲運甲運造
數送櫃頭照收其間區頭細戶多不相核縣總
區頭時至異同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
或糧多而作少或糧少而作多飛詭那移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今議設立實徵冊由細戶以核

區頭由區頭以合縣總少有奸弊可以立見又
思遞年推收則實徵冊難以憑准仍限以五年
始一推收推收之時作推收冊以爲實征之數
則書吏不得貪緣爲奸而虛田實糧之弊革矣
一議櫃庫收頭以杜侵欺本縣每年于甲運中另
點櫃頭數人收銀以其完數比較未完而奸邪
之徒多那移影射甚且有乾沒而不能償者櫃
頭交于庫吏庫吏亦往往乾沒追比無措今議
櫃頭不必另點即令甲運輪收五日一換起櫃

之時卽以入銀之數爲比較之數則既無影射
之弊又無乾沒之虞至于庫吏擇農民中殷實
有行者六房共舉其人爲之則人以身家爲重
必不至于侵欺矣
一議裁無益之役以省虛費本縣哨兵之設因西
沆盜劫也共編徑銀七百二十兩迄今十載兵
非民戶義男卽係衙門壘役兵爲人傚工船雇
人撐篙何嘗分有信地操一器械獲一盜賊乎
及照捕盜舊制巡捕三十名四司弓兵六十名

遞來寢閣不行以致盜賊滋蔓復設無益之兵
靡費錢糧相應革除仍行捕快弓兵照舊協力
巡邏會哨月終捕衙比併功蹟此務實事而革
虛費也又本縣近設市民扮充義官專值荅應
上司原非納有前程也向來串通該房鑽謀差
遣牌帖不知帖查之事當屬援例吏承監生勘
無過碍掌印官親押保結申送事係匪輕相驗
相埋尤涉人命重情估計督工動支錢糧干係
不小豈得濫用此輩以致奸弊百種相應革去

義官照舊用兩考省祭咨應上司至于相驗查勘委之條屬督工則省祭送禮則吏農稍有前程能自保守不敢敗事則白役華而弊孔除矣

一議脩溝塘圍岸以備旱潦本縣山連水結故萬一萬二清東清西永豐等鄉田多高阜稍旱即災從善神安隔湖等鄉田多汙下稍水即溢所以然者則以高田之無溝塘而圩田之少圍岸也今議于冬春之時令塘長圩甲各開業戶人名田最多者爲上戶次多者爲次上戶責以開溝築溝塘下戶出力佐之水利官專領其事其有圩大及高田四五里無水道者本縣量給錢糧以助其役至圩岸既成及溝塘既開則爲除去溝塘圩岸田糧庶高下有備而水旱不得爲災矣

一議禁冒籍之詞本縣每有無籍棍徒欲害鄉民輒借徽州應天等籍誑告南京察院批發府縣始言被告住在其處然後發關提人不發則申督發及發人至彼縣則原告又還本縣不得問結被告人回而關提如故則不待問而數人之家已破矣今後如有此等容請發本縣提問先治冒籍之罪後問理之曲直則刁頑不能爲姦而良善應得安業矣

一議重誣告之律民間詞訟多因事小難准逞刁裝捏大事聳動上聽及鞫問之時官府又以一實可據不論諸虛故刁民得志誣誑日多訟獄盈庭皆由于此以後凡有誑准狀詞其間有小小得實者即爲隨事裁處至于裝借大事聳動虛詞必須依律究擬或枷號或重責或追究教唆訟主則民稍知警畏必不敢爲小利而冒大罪矣

一議設官防湖以消意外之變本縣與浙江長興縣山界相接同濱太湖故兩縣山連水接之鄉多相倚爲盜及至發覺亦相倚窩藏一時文移不能遽達既無官府主張緝拿安所措手查得萬曆十七年吏部移咨浙直兩省于宜興長興分界濱湖地方照依烏鎮事例設立防湖通判

一員專管長興宜興兩縣濱湖巡司兵船之事
文移竟達兩省兵道或隸常州或隸湖州遇有
盜情隨地查獲儻憚于創設一官卽于常湖府
佐量可裁省者奏移于此乃事之必不可已者
也伏乞會知浙江撫按議請實爲恩便
一議釘諸港絕商販以杜盜賊之原本縣每于十
月秋收之時湖盜竊據兩氿打劫爲害已非一
年近雖設立兵船並無實用查得邊湖有百瀆
諸港有定跨烏谿蘭後三大港以通水利諸郡
商販避滸墅鈔稅多取便徃來而賊徒因雜商
販行入兩氿打劫今議本縣沿湖諸港不論大
小盡行密布樁柵止通流水不許行舟仍移文
各縣自鈔關以下邊湖地方一體釘港則旣免
商販漏稅之弊又杜賊徒混雜之原分隸下邾
湖沒二巡司分泒各港居民看管不許私自起
樁放船堤防湖盜無踰于此至東作西成仍舊開閘
一議申明保甲團練鄉兵以防盜賊之警本縣保
甲之設其來舊矣但奉行者視爲虛文漫不加
意十家一甲十甲一保固已牽滯難行而縣中
散之甲首甚至有十數里不相照應窮年卒歲
不行查覈者緩急何賴焉嗣後除城中保甲照
舊行十家法外其鄉村所在不必限以十數捕
衙親自遍歷編定村落起數民居稠密處則一
村數十家自爲一甲民居稀少處則合數村編
爲一甲一甲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甲長保
長必擇家事殷實素有行誼者爲之若無富戶
則擇彼善于此者爲之其器械犒勞等物責令
保甲長自備散與各家每夜輪流一家巡警儻
有盜賊生發旋卽鳴鑼放銃集衆救護坐視不
救者保甲長申明究治蓋富者出財以養貧民
貧者出力以衛富民彼此不容廢者保長之外
縣再立十隊長每月徃來各鄉操練以稽勤
惰報縣因寓鄉兵之意其中捕衙每四季仲月
仍逐一查點修廢以警玩弛無事則消患于未
萌遇警則禦患于有備此卽古寓兵于農守望
相助之遺意

卷終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七

族譜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族譜

譜序

所謂舊族者何也天下生人皆自開闢之初厥有始祖以迄今日未有中古若近世突生一人剏成一族者也如此則天下皆舊族也而有所謂舊族何也此士貴亢身亢宗者也我徐氏自伯翳以後自吾以前其閒藉甚者安知非一泒而今茫然不可徵已苟指他人誣爲祖不孝也本吾一泒而不知則又大不忍甚矣譜牒之所繫重也天下高狄青不附梁公而鄙宗韜拜子儀之墓韓襄毅公既貴人持魏公像譜求售襄毅麾之曰後世子孫自我作祖是故余不敢誣他人爲祖世居長洲帶城橋據所知見作帶城徐氏譜徐顯卿序

世系

蘇氏大宗譜法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設爲三世曰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

昭穆以長兄顯臣次子元芳為後室董氏一子元澈殤

第四子 顯宰 字公輔號龍橋居濂谿坊太學生生嘉靖辛丑六月十五日卒隆慶辛未十二月十二日年三十一葬

安林氏生二子

第五子 顯相 字公甦號玉橋居濂谿坊生嘉靖丁未十月初四日卒萬曆丁亥七月廿四日年四十一葬寶華山娶張氏無子以顯宰次子元渼為後

第六子 顯道 字公坦號五橋徙居顏巷娶李氏生一子

驥長子 顯節 字公實號瑞南居顏巷娶伍氏生二子

驥第二子 顯章 字公宣號華南居顏巷娶陸氏生一子

驥第三子 顯功 字公庸號景南居顏巷娶陳氏生 子

驥第四子 顯績 字公勳號紹南居顏巷娶錢氏生一子

六世

顯忠之子 元汀 字士述號泰峰居玄妙觀前娶顏氏

顯良長子 元淳 字士粹號德園居帶城橋娶陸氏生二子

顯良第二子 元洲 字士秋號貢園居帶城橋娶韓氏生一子

顯臣長子 元瀛 字士登號震寰居濂谿坊長洲縣學生娶王氏生一子繼娶張氏

顯賢長子 元潏 字士盛號雲逵居玄妙觀前娶陳氏生三子

顯賢第二子 元濛 字士準號雲泉居玄妙觀前娶管氏生一子

顯賢第三子 元濬 字士裕號雲川徙居吳縣陽山之西北隅娶朱氏生一子

顯卿嗣子即顯臣次子 元滂 字士芬號 隨籍宜興聘宜興曹氏方伯女

顯宰長子 元渶 字上純號振南居濂谿坊娶常州孫氏生二子

顯相嗣子即顯宰次子 元渼 字士充號光宇居濂谿坊娶王氏

顯道長子 元溱 字惠甫號濟寰居顏巷娶□□宗氏生一子

顯節長子 元浤

顯節第二子 元澤

顯章之子 元澄

七世

元淳長子 本偉

元淳第二子 本佶

子元洲長本位
子元瀛之本仁 字聚之號春野居濂谿坊吳縣庠生 娶宋氏生 子
子元濬長本儒
元濬第二子本儁
元濬第三子本儉
元蒙之子本傑
元睿之子本俶
子元漢長本倬
元漢第二子本修
元濛之子本侃
元溪之子本偲

特傳

特傳者族有賢人君子無論有位無位秉筆者雖于疎遠之族必特爲之傳賢賢也且以示激勸史法也茲特詳吾所自出何也所謂譜吾作也後人有能任譜牒者不妨特詳所自出雖私亦公也雖

然吾祖先寔有隱德吾不敢蔽也亦不敢誣夫子孫而誣其祖先曰不孝慎之哉并戒不得爲生人立傳

高始公　居園公

高始公諱玄其字號不可考我高祖也我高祖我始是故稱高始公

居園公諱景春好棲息園中今追稱居園公是高始公之子也是爲我曾祖顯卿嘗聞諸世父南園公曰我徐氏世居長洲之帶城橋南雄貲甲閭閈爾高祖生當元季性好善不樂仕進時張氏僭據益務韜晦　大明兵破吳用重典刑亂國法網甚密族有仕者高祖慮得罪遠坐乃棄產別籍不與通卒能保姓延族至今高祖年七十六而終葢永樂宣德間而其生卒之年月不可考也曾祖承高祖羸羨以組織羅綺縑紵爲業不貳價遠方商賈畢至獲市利三倍然性超達厭世齷齪不較計錙銖晚拓南園爲別墅南園故吳越王錢元璙之遺圃也在葑匠二門之間從帶城橋而南一望稌疇

蔬畹洎城迤邐數里蒼煙古木翛然有林泉之趣曾祖樂而徜徉其中故人復稱南園徐家云高祖卒時曾祖年四十有三又二十五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八蓋統泰間也聞諸世父南園公所云如此顥卿曰君子謂高始公不仕何恬澹也別藉智也居園公服賈而好園林之樂是胷中有丘壑也其隱德可以長世哉

詹事醉翁

醉翁諱庭蘭字子華居園公次子也性孝友樸實

無他腸好酒不事家人生產與伯兄同居伯兄無子贅里中孫氏子爲壻嫂愛所出女橐鑰悉屬之公不顧愈益縱酒先世居積畧不省問而厭薄壓置于是四方商賈不知徐而爭趨孫氏孫氏據徐世貲而徭役反以徐爲解公以空名當徐氏富戶役家遂中落公愈益痛飲醉則臥臥則復起而飲畧無醒日所識欲與公莊語清晨造之公已大醉旣而以當午或薄暮造之終不得其片時醒也以此自終年五十四卒以孫顥卿貤恩贈詹事府詹事通議大夫

處士南園公

南園公驥字德逵吳越王錢氏故園有迎春百花二臺沿波惹雲諸亭爲吳中游賞之冠後廢爲菜圃居園公所栖息在焉公因而拓之抱甕灌植自娛雖故跡荒涼宛然城郭村落故醉翁四子長南園公次南谿公次則我先君贈詹事南野公季南村公皆以城南之園野谿村爲號志不忘祖也醉翁中落諸季分析公獨守南園故廬禔身清慤能

道祖先故績云

通議南野公

通議南野公諱騏字德純爲贈詹事醉翁第三子母曰章太淑人公生而不羣醉翁晚年家益落卒之日公方年十二能自奮稍習舉業贅于林林與我徐氏皆世以織紝爲業公出心計經綸命巧匠造爲雲錦天章凡山龍華蟲火藻黼黻炫燿奪目雖鮫綃氷蠒莫匹　上貢内局反取式焉識者奇之謂貴徵也旣拓中人產致千金會吾母林太淑

人先卒公惝然曰人貴知止安能碌碌督奴耕婦
織乎日與諸昆弟以斗酒相樂生六子以家事屬
長子而躬課諸子讀書督顯卿最嚴每十日師館
一試視批評點竄爲殿最較前試勝之即驩飲呼
卿同飲稍不逮前未久輒就寢卿皇恐跽請杖不
答久之亦不令起以故卿淬勵文課日勝平日舉
鄉里生廉介忠直朱中丞統顯給事存仁兩公稱
其善不休則又指横侵小民專務請托徼賄者
爲鑒戒曰慎勿效某某二人爲也卿歲戊午下第

歸公曰欲得功名不獨勤學問須積陰德因取累
年責券擇其中爲人有善行者貧不能償者悉焚
之歲辛酉病卒所稱有善行者多齎金索券無以
應之總弃責七百餘金檢槖中僅百餘金而已公
之卒也卿方受知于郡太守陽曲王公貳守平陽
徐公兩公臨弔于是一郡佐貳與長兩邑令皆至
公以編氓致邦君之下拜亦異數也公享年僅五
十五蓋卒之又七年隆慶丁卯卿始鄉薦戊辰進
士累今官公不及見也傷哉萬曆間累贈詹事府

詹事通議大夫

外傳

外傳亦特傳也闡德非賢明淑慎不傳

湯碩人

高始公配湯碩人當元季能勸高始公盡散家貲
同德偕隱偕老卒能保姓延族

胡碩人

居園公配胡碩人居園公闢錢氏故圃以居公抱
甕以嬉碩人挈榼以餉有冀缺相敬之遺風

章太淑人

贈詹事醉翁配章太淑人醉翁不問生產語見本
傳太淑人躬親紡績拮据勞瘁支持門戸獲守先
世故廬皆太淑人力也心仁慈處長姒娌女無間
言以孫顯卿爲詹事府詹事誥贈祖母淑人

湯氏

南園公配湯氏即高祖妣外家之姪孫女也南園
公爲醉翁長子早任家事湯內助多舅姑死請于
父母以外家磨盤山善地爲窀穸子姓獲蔭而蕃

廿六有造于徐迄今徐氏墓祭必祭湯氏父母于墦間以報焉不敢忘也

林太淑人

贈通議大夫南野公元配林太淑人林族故居蘇城東衛營太淑人父其衛騎將之舍餘家素饒通議公爲館甥太淑人雖處外家朝夕遣使問省饋遺如章大淑人無異家居父母晚有嗣媳迺從通議公卜築濂谿坊迎章太淑人以養通議公重師傅嘉賓客日無虛席太淑人躬親中饋暇則端坐

治緯卽病不肯少休夜則篝燈課諸子誦讀于旁通議公拓其家諸子皆有成太淑人功多以嘉靖戊申十月廿四日卒年三十七瞪目視顯卿曰爾兄且長爾諸弟有乳母吾所不瞑地下唯爾爾善事後母時顯卿年甫十二夜深侍通議公寢寤寐彷彿聞見音容時著靈響別有述以顯卿貤恩畀

贈淑人

塋域

嗚呼我高祖不知其葬處已前更不可考矣遡高祖而上之一世必有一人乃吾父之所從出者而不知其墓嗚呼傷哉吾蘇陸氏不徒以太宰諸公重乃能知唐宋勝國時墓祭掃不廢以譜牒甚明家法甚嚴故也今圖塋域并詳位次此後合族新阡例載于譜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特嚴爲約三條

計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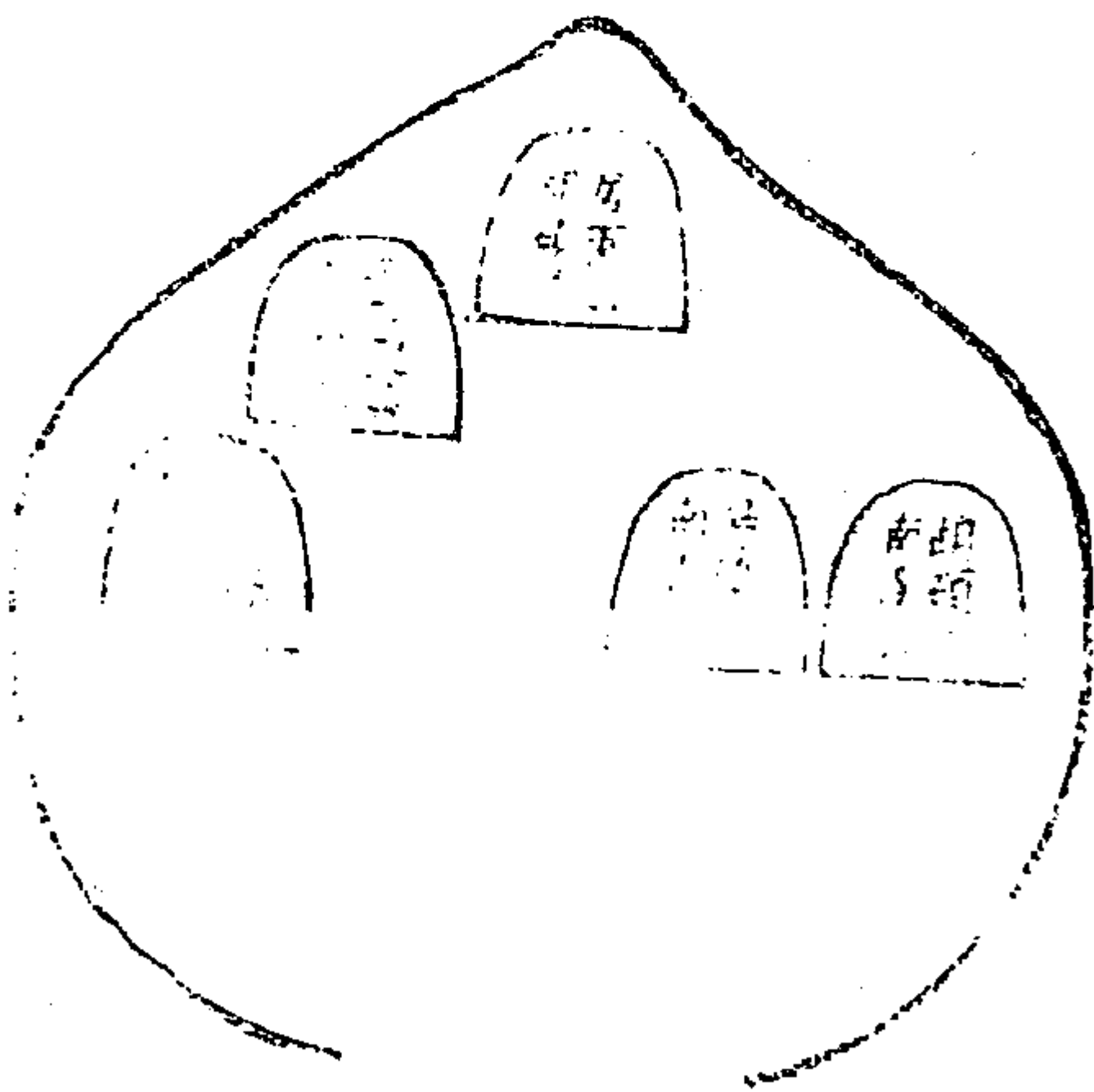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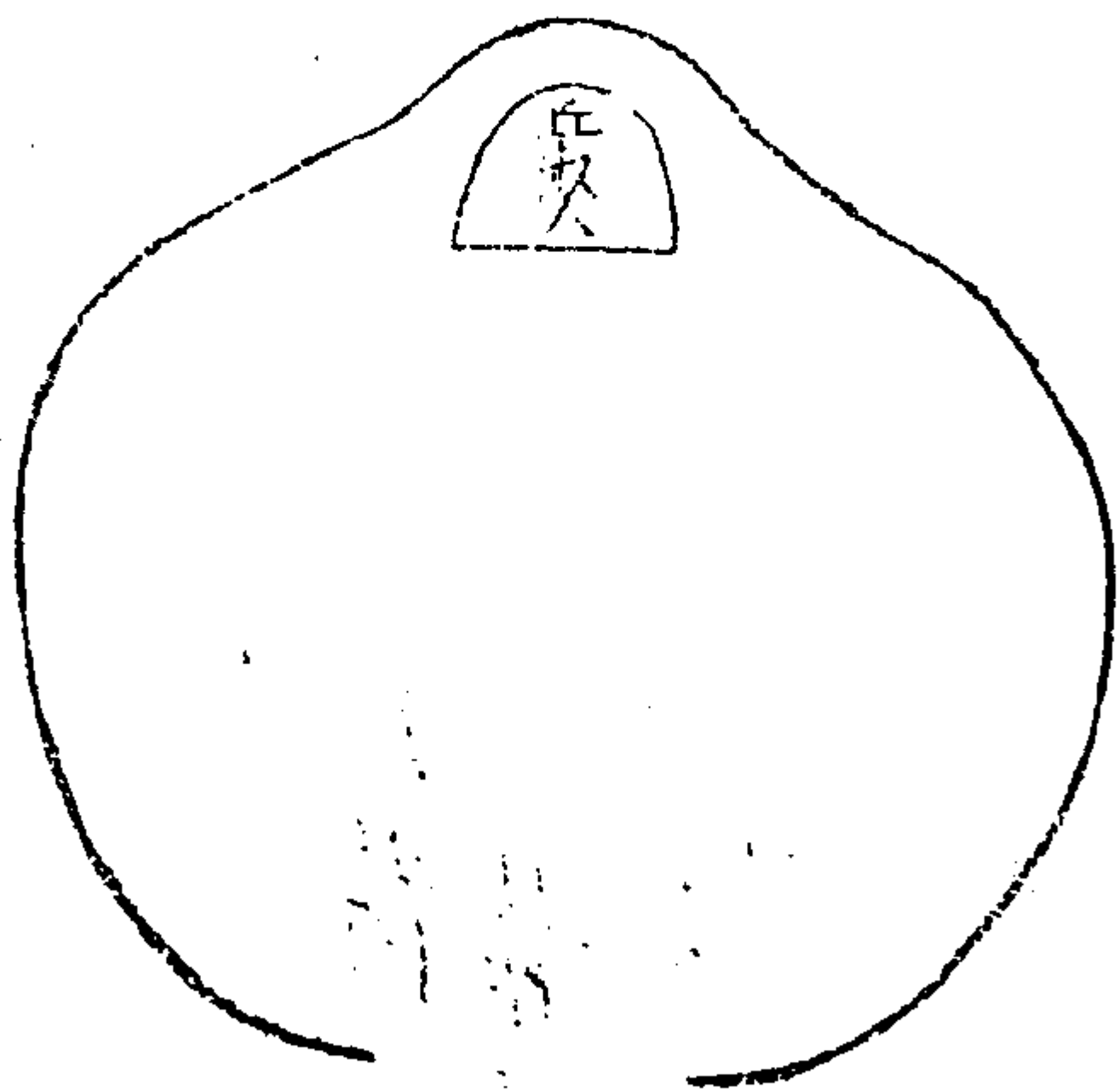
一親喪未葬斷不許飲酒食肉雖魚鰕葱韭亦不許食如停喪踰年不葬旣葬或惑于風水遷葬者聽族長就其家執入祠堂杖責三十

一淸明七月十五十月朔天下郡邑祭厲

皇制也鬼神敢不從寃氣所之必返其宅此三日必量力祭掃必於是日不得先後貧者一壺一味或葷或素焚化紙錢而已富貴者以祭餘厚勞墳丁所以必墓祭者此不惟恐先靈之餒且墳丁墳鄰見有墓無人祭掃肆其樵牧于心安乎若無故一年不祭掃者聽族長杖責十下

磨盤山阡之圖

一墓木朽壞者任其舊作腐爛于故處不得取以為新遷者罰一 木罰銀一兩葺墓種樹其截賣墳樹者聽合族告官懲治如有避怨不與者即係截賣墳樹併告官懲治不恕

寶華山阡之圖

祖墳在磨盤山坐落吳縣一都二圖□山辛向買錢兼山荼守圩田地 十八畝周福張環地一畝四分楊仲之金秋壽徐龍等田共十五畝價共五十六兩建築世寵九石柱坊用價四伯餘兩守墳人朱[illegible]

丘淑人墳在寶華山坐落吳縣二都五啚禾狀元
葬處之左旁買朱仁陳敬顧林陳繼虛沈春沂地
十三畝零價共九十九兩

義田
顯卿仕二十餘年未嘗買田先買義田贍族義田
三百畝後人當當益置貧不得鬻其所入周急不
繼富大約有百畝之田中人之産則衣食之貲不
得取義田之入有千畝之兩千金之産雖婚喪大
事不得取義田之入其所入米不得易以銀歲散
其八以給族之貧者不足及貧而甚老者有疾者
及一切可給者之不給時其二以治貧者之大事
其出入之簿族長之賢者一人主之二人副之主者
毋各出不貧者毋妄覬歲置大簿記注入米總數
出米細數播告合族咸知

計開
義田三百十一畝六分坐落長洲縣千金鄉二十
四都附二啚儀字圩價共五百七十兩

役田

顯卿仕宦例當免役而置役田者非爲身計也顯卿既買田陽羨占籍而置長洲役田者非爲吾身之子孫計也大都爲宗族計爲宗族之子孫計自今宗族之子孫不當免役者以此免役當免役者可念閭里受役嗚呼吾非敢自謂厚也欲使後人推廣此意益務忠厚贍宗族以及閭里庶幾吾族可大可永也

計開

役田二百七十畝坐落長洲縣千金鄉二十四都十一等啚雅都等圩共價四百二十兩

後序

顯卿爲此譜以意匠經營久之而成所經營者不在文而在法以故近世譜法一切汰去不爲世系總圖以其法易窮也不爲小宗圖脫族既繁行圖不勝其小宗圖也不著家訓以古聖賢格言甚具無庸贅也不備舉得姓之由亦以有與無在凡條姓者夫人而知之也生前有名公贈言身後有名筆傳狀志銘不附錄者身必自樹立無藉他人言爲也以此類推可以舉大都族譜而易曉簡要而無間宜直繼而可循可續計及千丁之外三十世之後莫如明允大宗譜法自今後人隨世增益循其端緒毋得以意變更其法

萬曆已亥孟夏日顯卿序

天逹樓集二十七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顯卿撰顯卿字高望號檢菴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集爲其嗣子元溁所編前有王穉登序曰先生卜居陽羡士大夫莫名先生文先生亦不自名文也余與先生雖同枌檟迹若風馬牛然第聞人言先生長者遂亦長者先生未幾先生來過余每談立言之業不東向讓三郎南向讓再余竟莫名先生而僅識先生長者云云是殆有微詞矣

靈蓑閣集八卷

〔明〕湯兆京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靈蓑閣集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也文章者又天下之大氣運也庸人溺富貴輒謂長孺不顯楊孔不終遂大笑之曰夫夫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貴戒豈不厚哉嗟嗟彼一時

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萬世耶義與湯賓齋先生並仕宰豐城剸割有聲而行修潔徵爲御史白簡所抨非貴彊相即貴彊相客按宣雲八

閩三輔大都以破桂闕而莫
難于辛亥爭夫計癸丑爭職
掌玄黃之戰此何異東朝廷
韓雖肯助主爵都尉是魏其
乎揚孔如在無完璽矣頸器

懇邸狀及載今集中不具述
而先生直以此掛冠神武門
瘞金稽山中未逾年而殁此
一時也富貴之士聞之而不
笑且賀者幾希余不佞辱知

已輒不勝人琴之慟捫膺浩
歎曰天道是耶非耶乃獲讀
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依然
吾道之廣陵散也嗚呼秋隼
擊而毛血灑空罣車明而天

譏卷舌世但能名先生之疏
耳孰知其詩歌之悲壯序記
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
眞簡志而晦約而該華而不
剞盡而不汙無乎不發舒其

自罷以存職掌疏（以上掌道奏稿）

卷五

文

賀城縣志序
延道朱真石侍思飛騎序
孫虞湖年伯七十序　祝鳴集序
儀鄉試錄序　何江岑年伯雙壽序
史氏家譜序　徐鏡源九載考績序
吳泰軒六載考績序　王孚齋先生集序

總仙洞天詩稿序　許氏族譜序
王氏族譜序　邑侯喻養微入覲序
福建鄉試齒錄序　班衣軒序
壽許豫菴八袠序　壽吳安節七袠序
壽路宛懷七袠序　吳巖所諫草序
越祖草序　三輔兩試錄序
匡子卿就正稿序　才難草引
伯顏鳴小引　闇生稿引
懷南伯祖名宦鄉賢公移刻引

觀省紀行　過温泉記
亳村東嶽行宮碑記、渡濟橋記
豫讓論　脩義路利記
歙硯銘　題真裕堂集
題淮上世襲卷
書懷南翁贈王上舍卷後
題萬禮泉畫篋冊後
跋班衣軒草　跋林氏世像卷
父母改封御史求文行畧
談藪舉要（示兩鎮諸生）　王文端公鄉賢祝詞

卷六

贈吏部員外毛環峰先生墓誌銘
王母楊孺人墓誌銘　烈婦郭氏墓碑
烈婦丘氏墓碑　度支郎璞菴吳公墓表
參知路漢陸先生行狀
度支郎笠渼蔣公暨配湯安人行狀
祖母旌節王太孺人行實（代家伯父）
卜姊像贊　崇竹堂世考像贊

卷七

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排律

五言絕句

七言絶句

竹遊曲 二首　劍水別仲氏

宿桃山　郊行

送蔣笠澤南還時余方有雲中之命不得歸 二首

將赴雲中別史武麟 二首　陛辭 二首

邊情　塞下曲 二首

明妃曲 三首　湘妃怨

小憩永園寺 四首　春日偶成

送李九嶷司理遷判汝州 二首

贈攻醫鄧生出監武林稅課 二首

折楊柳歌　子夜歌

寄題史武麟立嗣卷 有序 二首

朔州道中　滏陽逢董銘認 二首

過邯鄲 二首

贈別何崑柱太史典試還朝暫歸三楚 二首

贈別翁完虛給諫典試還朝暫歸吳苑 二首

村居 二首　贈李蓮津塾師 二首

贈陳岷麓老師令嗣 二首　送蔣笠澤終養還朝 四首

題湯渡明秀閣　晝溪舟行

少年行

送杜友白計部赴莊浪 二首

得家報　閒居

雜詩

秋至 題文　晴起 題文

擬寶滔妻再寄 題文　擬滔答妻 題文

五雜組　兩頭纖纖

離思寄秋歲別

啟

上陳岷麓老師　與麗畢二同年

與周瑞州太守　謝江右舊上司

賀夏仁吾　上劉復齋老師

謝夏仁吾王大蒙　答[illegible]

答小林制臺　答[illegible]石計部

回袁節吾計部

回稅監張蒼崖王節推王[illegible]

答張蒼崖中貴　回[illegible]中丞

答白夢山中丞　答張助所中丞
賀周懐曾中丞　賀蹇理菴制臺
答蹇理菴　回霍南滇中丞
答蹇理菴　賀楊小林
賀楊小林生辰　答張助所來賀
答督撫來賀　與督撫戶部 年節
答督撫 年節　答楊致吾 年節
與督撫 端陽　與戶部 端陽
答總督撫院戶部 端陽　答楊致吾 中秋

與楊小林 中秋　與焦景山 中秋
答顧襟宇 中秋　答總督戶部 重陽
與總督戶部 重陽　答督撫 重陽
與總督 冬至　答王中翰
答蹇理菴　答黃綺石
答代國殿下　上代殿下
啓劉復翁老師　請馬鳳麓
上劉復齋老師　答督撫戶部送禮
別督撫戶部　上劉甯翁座師公啟

郊餞劉復翁老師省覲假還
答王霽宇送扇短箋　答賀改差八閩
答杜友白　迎封使
賀葉臺山相公　與楊權部
答馮景眞　答湯鄖陸
答吳節推

卷八

書

柬李齋王師　柬李見羅

與傅稚所父母　與劉傅二進士門人
柬來熙菴坐師　答益藩鈞谿殿下
答葉靖安　答張雨若
答徐匡岳　答曹中崖
柬雷孝熏瀛海　答朱恕銘
柬陳常鶚　柬張覺自
答王華岡　答王紫山
答嚴雲岑　答華山殿下
與李修吾　答曾見臺

靈護閣集　目錄

靈護閣集卷之一

陽羨楊兆京伯閔父著　男啓堂輯

疏

叅鄭宮內使路辱大臣疏

題為兇惡內使詬辱大臣
朝綱極壞
國體重傷謹循職糾彈以尊
朝廷事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
露章叅劾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
而敢無說處也本月二十三日下午有掌翰林
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敖文禎由
宣武門進入忽有內相三人跑馬直衝逼轎怒扇
柄驚馬喝眾碎扇採打長班文禎見其辭狂不
較反出惡言厲詈不得已走避門傍內相郭成
家複擁逼叫嗥嗔成救護用棍鞭打比錦衣衛
聞知差人勸解亦被毆打當時萬目聚覩莫不
咨嗟嘆息謂為耳目所未覩記夫卿貳乃
天子股肱重臣城門乃

華轂咫尺
奈之今爾諸璫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挫辱
朝廷重臣日中宇復有
皇上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小臣自
有階級豈容僭亂若使內臣而可以侵辱外臣
小臣而可以凌辱大臣則紀綱壹敗萬事乖裂
天下何由而知
天子之尊
皇上何恃而操臂指之勢陛無級簾近地寶豈所爲

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之主申屠嘉節俠之
臣尚能檄出鄧通廷辱流血豈以
盛明之世而容跋扈之璫
皇上頻笑不加於左右
威權不貸於贄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梁
政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悛者臣職在擊邪義
不與之同朝輒敢據實上
聞至於三人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
內府外人不敢拏亦不敢問伏乞
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
勅下法司究擬
上請無辜朝士氣得伸四方觀望頓肅臣愚無任懍
息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年叁月貳拾陸日奉
聖旨這奸兇內官着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來
說

參陝西稅使逼死縣官疏

題爲多命立死可憐宵人虐焰甚熾懇乞
聖明亟賜究處以振紀綱以安重鎭事臣接邸報見
陝西稅監梁永奏開委官杭大賢致死渭南知
縣徐斗牛事情本內雖云合境人心公憤中間
又爲大賢埋根留辯且將非死三命彙查不載
永亦自知事體重大故先爲請
旨以爲切制地方之計而不知重怒難任以不平平
之愈激人情易感以平平之自安蓋臣旣得陝
西巡撫賈待問疏讀之不覺髮上指冠涕下交
頤也嗟哉斗牛夫何使至此極計自賊臣言利
以來朘削人膏髓仳離人肉骨強者箠楚立斃
弱者宛轉縲絏九州之內不知幾百千命然未
有戕及制科正官者卽往時南康知府吳寶秀
之妻亦因奉
旨逮夫恐懼自盡未有參隨人等徑致縣官至死者
有之自梁永杭大賢始蓋
朝廷紀綱倒置極矣天下人心悲憤極矣據永疏亦

稱斗牛來拜送程夫大賢何人斯贊曷壹貳禁
耶斗牛降而與之偕賓主之歡致盡餐之敬者
何也積歲約之漸也大賢旣騎馬上堂高坐罵
詈參隨復夜半打門當堂呼喝斗牛亦男子也
寧不覺死且也貪饕無厭谿壑難盈戶曳人張天
祐吊打倉吏王與國踢死館夫趙應貴樂戶石
小成箠斃爲民父母寧不寒心憤恚恐惶椎胸
跌足氣攻血嘔半日殞命宜矣若謂素有痰火
則當日來拜固無恙也將誰欺欺

天乎況大賢未經奏名
皇上所記憶者詐稱禁近披錦橫銀奉何別
勑賢卽一死未足服辜所恨者梁永屢奉安靜之
詔旨故縱搏噬之爪牙戶舍
天憲富擬王侯有虎方有假威之狐無器將無難役
之鼠誰爲戎首永實厲階抑臣又有憂焉三秦
臨虜界番昔稱重鎭年來赤地千里石米三金
餉鈌愿有庚癸之呼民饑莫必旦夕之命今旣
哀號徹路怨憤塡胸設有挺而走險其何能擇

異星疏

題爲異星屢告朝野同憂懇乞
聖明洞燭安危以圖修攷事臣聞變不虛生占無不
應惟
明主遇灾思懼故能轉禍爲祥但其修禳實政則必
有獨觀時忌咸與維新者年來災祲頻仍惟星
變爲最大當今秕政非一惟賦稅爲至極洪範
曰庶民惟星董仲舒曰衆星貫墜民失其所占
書曰飛星如瓮則謀事起白氣曲環者斬奪爵
位色赤照地者所往有兵故項者大小衆星流
移人謂兵舉民離之象臣已不勝寒心乃令福
建撫臣朱運昌所奏八月長星之異頭尾紅白
異色體勢彎環飛動九月紅星之異自一而五
三合三離光如血巨如籮則又不止如瓮而所
謂白氣曲環色赤照地者不有合耶臣毎讀史
傳有所謂長星者矣又有所謂天星散落如雨
者矣其應皆非吉祥善事若廼紅星開合之變
則寡聞淺見實所未經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古今曾聞有此乎其應將安歸
乎且南京十月有流星墜地及光散爲七道者
與天鼓之鳴同時並見
孝陵無故延燒十餘丈夫兩京重地八閩遐邦數旬
之内萬里之外何以各有咎徵又何不謀而合
意者權政亟行四海毒痛根本無磐石之固故
高廟神靈特來譴告而衆長諸奸機易山之奏詎謀
左右測厥占爲獨異與礦稅之事自大臣以至
小臣言之礦稅之害自縉紳以至韋儒知之何
俟臣言但臣屈指
皇上仁愛停止之日因莊誦
皇上稍俟克盈之
旨而不能無疑且懼也竊思
皇上所謂克盈果有何界限待
皇上自謂克盈而礦稅恐無俟
皇上停止矣何者財用在國家猶血液在人身血必
中外融洽而後脉絡華暢若使竭四肢之血液
盡取而注之心腹之間則四肢固將枯槁而委

痺心腹亦能無憤悶而决裂古稱泉貨義取流
通周滯亦號錢神勢無久聚不散善散之則爲
鉅橋之粟不善散之則爲大盈之藏由我散則
足收人心而固
國脉由彼散適以藉寇兵而賫盜糧
皇上憂其難聚臣乃憂其難散也
皇上父母九州若使果有不給人即裂腦攫筋以獻
誰不甘心顧内帑之積且無論
先朝即
皇上三十年來亦幾鉅萬今度支竭矣將作水衡困
矣甚則大庖不繼矣此財將安歸乎且寧獨外
廷不資内帑而已自礦稅行而商竈交困則鹽
法病商旅不行則關譏病大司農
國課日虧之疏言言實事
皇上以爲天下有神輸之術耶九邊年例芻忽難虧
今歲幸借馬價以支吾而馬價亦空矣明歲之
計又在目前將無有稅巾之虞耶凡此自在
皇上明見之内非臣下所能飾說若天地生財止有

此數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人窮則亂獸窮則攫
有司籠絡有時而盡今者民窮至極矣異星之
告臣實凜凜焉
皇上英姿負絕千古每經
獨斷必越衆思今日礦稅之事亦願
皇上之一斷而已非臣下所能贊一詞也臣食貧敢
太平輙敢過憂陳言伏冀
聖明畏
天以實
宗社幸甚四海幸甚臣愚無任悚惶屏營竢
命之至

參江右稅使毆傷爵宗并參極惡五稅使疏
題爲內使擅爵宗衆忿未息懇乞
聖明速賜究處以存
祖制以崇
國體事臣於本月貳拾伍日在衙門辦事得見江
西撫按題參內使潘相揭帖知相因還怒毆折
輔國將軍謀𤲈肢體并將廣宗宗達同托拘禁
貳日始放致闔城
宗室憤激圍閧雖暫時諭解尚在號召各宗臣一
見之不勝駭愕不勝惶懼竊念
天潢雖衆源流總出
高皇龍種自厤
天子尚優恩禮是以
祖訓則載止明賞罰不加刑責
會典則載雖有大罪不得加刑其間亦有錮廢降
罰等事要須提實奏
聞請自
上裁未有臣下敢擅刑章是豈得尊

參百戶王遇桂閻應隆等徵稅通番疏
題爲東南揭敵至極通番禍變可虞懇乞
聖明鑒止邪謀以固邦本以重海防事臣見邸報有
大興左衛百戶王遇桂壹本欲徵南直隸田房
稅契銀貳拾萬兩高淳等縣馬場變價銀拾萬
兩又羽林左衛百戶閻應隆壹本欲於海外貿
易獻金拾萬兩銀叁拾萬兩夫總計玖州催正
之供每歲不過肆百萬而么麽武弁乃欲幾府
之內數蕃之航一朝拱手而得百餘萬宜
皇上之見而駭駭而疑不給
勑不差官僅責地方內外官員以查勘也淵哉
聖謨洞燭萬里臣謹直陳事理
皇上賜裁擇焉臣竊惟
國朝
皇業肇基南服
祖宗軫念民勞屢
詔蠲租不獨湯沐斯在實爲催賦至繁較之別省賦
額有多至貳拾倍不止者年來水旱頻仍閭里

蕭條大非昔比富者貧而貧者流移民至賣妻
鬻子供賦不前田地房屋減價難售賦額在身
還爲產累何從取盈而得貳拾萬田地買賣
祖制拾年壹過割始有稅契自東征西討
朝廷下搜括之令業許年年過割年年稅契矣即有
些微已登公帑安得另有買賣以充貳拾萬之
數且稅契之法每兩不過分釐欲銀萬兩須有
百萬交易欲銀貳拾萬兩須有貳千萬交易若
使民間殷富產業夫無多賣若使物力揭殘欲
賣亦無受主曾以彈丸黑子之地剜肉醫瘡之
時而謂田房每歲有貳千萬交易乎以貳拾萬
分派拾肆府州縣每處非幾及貳千不可淮泗
之間小縣常賦亦以千計而欲常賦之外加徵
一倍又有馬場地價每處千餘金民何以堪過
桂蓋爲奸棍吳良輔方坤成鄭煥陽等所誘知
前日徽寧拾萬兩之奏必至招誣故借拾貳府
以均派而又廣開射利之塗故波及於馬場變
價不知各處事例亦至不齊江南除徽州之外

房勢從來不稅江右卽田勢亦多不稅矣欲實
駕虛鑿空之說都爲焚林竭澤之謀人窮則亂
獸窮則攫吳閩之間屢見告矣臣謂東南消敉
至極者以此至於閩應隆海外貿易之奏明是
通番查律通番之罪至與謀叛已行同科不特
私賣硝黃軍器船隻者法至死卽叚絹等項無
不有禁海防武職受財賣港罪乃永戍豈夷性
至貪嚴禁猶難謝遣夷情叵測有隙便緣爲奸
彼沿海惡少旣許交易規利豈不能勾引窩[illegible]

旣可明販叚帛豈不解暗透軍器今出洋雖有
引船而去有定國來有定時官得稽查故私無
夾帶若臨之以
皇上之威佐之以中使之勢則一遇盤驗便稱阻撓
擇利誰取輕犯禁利始重自決隄防必自茲始
且以堂堂
天朝下同商賈豈所以尊中國而示外夷昔年閩廣
浙直中倭正緣土人通番起釁而汪五峯毛海
峰諸黠賊至稱王海島拾年之間竭東南半壁

之財力僅乃驅之據稱機易山無主彼[illegible]
奸安知計不出此卽近特朝鮮之役亦費
國家數百萬償遣圍稍有不戒鯨鯢從此生心臣
不識太倉太僕尙能辦數百萬之費否耶[illegible]
升木開門延寇閩者無不寒心臣謂通番[illegible]
可虞者以此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從長酌議
上請仍望重處奸弁提徒以爲說謊開釁之戒臣不
勝悚息待
命之至

黃河源竭疏

題爲黃河陡竭災異非常懇乞

聖明亟

賜改圖以回天變事臣聞四瀆之尊江河爲大聖王之世山川以寧天人相感奇實示徵歷稽往籍厥占不爽是以伊洛竭而夏亡三川竭而幽王走千載覆轍良足寒心恭讀

[illegible]朝忽有[illegible]年如陝西巡撫賈[illegible]所奏黃河竭已半月人[illegible]行走平由[illegible]貫夫古稱神河濁澤幾遍區宇是以榮光表瑞河清兆聖善既先知咎豈無徵者之史冊則魯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劉向以爲喪亡之象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底柱周室遂成東遷之削隋大業七年底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未幾遼東役起四海怨叛亦皆因崩成塞尚且禍敗立見未有無故斷流源頭頓竭如今日者惟紹興十二年陝西不雨涇渭灞滻皆竭然而源流較近未若茲河瀆源直皆者也孝經援

神契載河者水伯上應天河伯陽甫稱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徵不過十年劉向謂陽失在陰者火氣煎水故川竭占曰君德消政易則然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絶此皆禍然圖策非臣臆見私說也

皇上試思今日

朝政亦有同符古說者乎臣以稽一事言之刑餘爲政羣厖奸權將無陽失在陰與仁愛雖有德音指克實多新政將無德消政易與小人同上行私諸臣忤言輒斥將無君臣相背與且九州竝遊湯火之鑊三秦更多織造之貌諸璫總是磨牙之毒梁豕尤稱擇食之雄竭澤不遺涓滴絶流遠顯咎徵謫見秦分禍從秦始火眞諸首發焉任是頼有天塹爲之限蔽彼既不葺可抗我又何險足據戎敵生心疆場多事兼之地震山崩歲饑民莩日光示異彗孛入垣災祲頻仍危形㷀著卽從今日改弦猶虞退舍無期若復仍前肆志臣憂稅駕無所伏願

皇上遇災恐懼畏天以實撤回礦稅諸搢靈之使并
罷織造諸不急之務焉天心一日可回邦本萬
年永固臣無任憂惶隕越顧天待
命之至

恭內臣王朝停窰稅疏
題爲內臣違
旨激變閧上虐民懇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固根本重地事臣竊觀
皇上深惟
社稷之計卽行採權猶存
仁愛之心諸奸止識身家之圖一借
威靈便肆虎狼之毒緩則利歸於私室急則憂移於
至尊凡此賊臣遠近切齒卽如煤稅一事
皇上意在開採官窰王朝輒敢封禁民窰且乘機詐
騙士民百般淫暴及見事機變動又不肯自爲
調停反爾揑情誑瀆輕褻
天威致煩緹騎下逮禽臣舉朝錯愕行路咨嗟臣曾
巡視西城頗諳西山情境用敢泣血披誠哀號
君父之前大抵產煤去處多是荒厓複嶺鑿井頁鐙
匍行隧道窅黑數里眞同地獄京師呼爲煤黑
鬼怪非復人形若遇架傾石塌水衝火發全井
之人盡成活瘞自非饑寒困苦亡命無賴之尤

訛肯挊生走此惡道即肯挊生亦無多錢每日
約趂數文尚不殼了身口之事王朝乃欲每窑
每袋盡術入宮抽分錢鈔彼數萬貧民計其數
完朝稅自已更無過活既已挊生又無活計以至
此一呼羣聚執持器械分把路口不容跳梁入
城且王朝纔到地方便以進
上爲名恭詐平民縱容羣小行淫婦女罰詐石打無
所不爲以是激變山愚人人思食王朝之肉切
黃大京等皆是詐騙不遂之人豈眞敢抗

詔旨涯見聲冤之徒泣訴
闕下哀呼長號此等情景原非作亂若及今不反王
朝所爲轉恐激成禍變山氓頑悍自其常性進
不得明究
陛下退無以再見王朝千萬成羣揭竿甚易
輦轂之下
九廟聲聞百里之內
山陵咫尺臣竊廪廪不勝杞憂
皇上原遣王朝止是抽稅並非征勦何爲帶領京營

選鋒便輒射打明挾兵威公行劫奪自先倡亂
何以禁人逃生且京軍以備不虞豈宜中使所得
擅用兵
畿甸意欲何爲遂令
朝廷之富共山氓爭利
天子之尊與匹夫爭權遐邇人心具恨王朝所爲今
日之計惟願
皇上自爲主持封禁民窑原非
皇上明旨沮撓

國課原非小民實事操縱盡由
一人威福總歸不測由此千萬之徒共覩
聖明之壽共爲廹和斂福豈有旣哉伏乞
皇上念數千煤利至微京都根本至重亟降
德音撤回王朝盡停窑稅仍嚴治激變棍徒開釋無
辜愚民邦畿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蹈踏徬徨激切籲呼之至

參科臣黨比內閣疏

題爲總憲頭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
聖斷放歸以全紀綱事臣竊見工科給事中鍾兆斗
參論左都御史温純夫純於今日孤雛腐鼠耳
拉朽摧枯何煩白簡而其事乃於元輔沈一貫
有涉言官冒嫌爲之排擊臣竊爲兆斗不解也
夫昔之參純豈非以黨哉臣亦初心疑之謂清
白如純不結近侍如純而尚立此門戶耶至於
今而純之杜門九閱月矣明彈暗刺不一而足
曾未有爲純致片語者臣乃今而後知純之無
朋也臣安得終默默而使盛明之世有道路以
目之風蓋去冬温純之參論于永清姚文蔚搆
隙元輔也朝議疑之者衆即有知之者亦不敢
頌言朝紳問也蓋朝士相聚無不喜談時事而
獨此時人情洶洶未有敢以此事發端者已而
原之者半久而知之者衆矣當是非未審之際
交口總屬無心之議今日清議已白兆斗何復
有此蓋臣讀其疏至終風起而白日無光兩疑

歟而斗樞欲動等語乃知兆斗亦知議論之攸
歸岌岌乎若手足之捍頭目者豈謂
皇上雖曾再留而降諭之際未聞
温旨遂妄意元輔雖有留揭而語意之間未化成心
耶何元輔以大計爲言而兆斗見亦及此何元
輔恐不知者謂爲妨賢而兆斗亦有月旦雖黃
之語耶臣以爲元輔均四海平邦國素稱周慎
豈盡限於一廷之上按劍於白首之交故示羈
縻令其委頓無聊銷蔚以去而令天下謂
皇上實棄之必不其然斗亦過計矣雖然純之求劾
二臣時元輔已忽焉引疾不出則幕中豈無交
搆之蜚語先入其中而謂純言之杜撰哉元輔
誠不能無疑於昔而未必不公聽並觀于今故
純今日萬無不去之理而去之不早則紀綱益
就凌遲議論何由止息非元輔保全老成晚節
本意也大抵
朝有賢相則言路不妨異意人思結舌則相權且
見炙手故小臣敢附他山之石而尚存一種之

諭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立允放歸庶
國體全而元輔之心事亦白矣臣無任席藁待命
之至

諫止寶井海船疏　代惠翁稿

題爲外夷闖伺甚狡中朝殷憂日開懇乞
聖明追鑒安危亟屏奸邪事臣接雲南巡撫陳用賓
揭帖知緬酋以寶井之故提兵十萬闖邊部臣
言官執奏至斯臣意
皇上赫然震怒亟處楊榮不謂寶井之章未下百戶
閻應隆航海貿易之奏旋行臣竊覘搖搖寢食
靡遑竊惟
中國之勢所以常尊於夷狄者非直威能制之力

能劫之彼以貪我以廉彼以詐我以誠禮義紀
綱赫濯聲靈有以服其心也是以古有貢球獻
琛而無求金索寶有薄來厚往而無瘠夷肥夏
若使寶井海船之說一成而無數計臣恐邊關
從此多事異時費
皇上之財不知幾百萬也彼緬夷者昔年納我逋逃
擾我疆場未嘗一日忘狡焉之計今茲蹂躪蠻
莫迫逐三宣騰永業已剥床及膚而全滇亦且
震於其勢矣彼酋執言明說寶井其爲覬開邊

舋固不待臣辭之畢也至於閻應隆之奏尤爲
悖謬不道臣聞海澄市舶抽稅高寀已每歲侵
銀三萬矣不遺餘力而謨利臣料機易山雖在
海外決無金銀成斛遍地任人淘取之理臣料
稅璫惡弁恭隨諸奸之威能行於
中國决不能行於外夷安所得替金十萬兩銀三
十萬以報
皇上其意不過假借
皇上之明旨大弛通番之厲禁硝黄生鐵軍器船隻

諸如此類犯禁愈重取利愈饒者滿載揚帆任
其所往海濱無賴引類呼朋龍旗大纛熾然招
搖口稱
欽命行商成何體面從此漏泄軍機從此勾引諸國
其患寧止焚詐公私騷擾海澄一邑已哉昔年
倭變正緣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設計勒價以致
倭奴忿憤稱兵焚劫今以
陛下之命行之交攜抑勒禍當更甚及至兵連禍結
彼張嶷諸奸者不爲徐福之童男童女入海不

還則爲汪直之頁島列寨稱王犯順近可以鑒
重利後不失爲尉佗於諸亡命之計得矣如
陛下之事何大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彙國言利不
奪不饜六七年來鑿山搯地敲骨吸髓
中國之內已無餘利然後思乘傳望之遙走中
郎之機居奇貨於海國素象罔於澹漠不知夷
性貪婪更甚於我若使夷狄之財可以徒手而
得彼何以稱爲獸稱犬羊我何以稱
天朝稱

聖人且四夷朝貢無不倍價賞賚九邊開市無至費
貲百萬必欲圖未獲之他邦不如靳見成之已
財然而勢有不能者金帛之與
宗社輕重較然也今日奈何輕用邪臣之說至忘
軍
國之大計乎臣身居憲地誼共安危每見肖人獻
利不能人摘事糾若此夷夏大防豈敢隱忍緘
默伏望
皇上留神至計亟寢邪謀將高寀奸弁土棍諸奸治

開邊啟釁之罪戾

中國體尊遠夷隙杜

宗社幸甚臣不勝憂危慄慄俟

命之至

災異公疏代九卿稿

題爲災異頻仍

天戒顯著懇乞

聖明亟賜改圖以回

天變以維

國脉事臣等竊惟

皇上與

皇天一體

天子宗子之說是也諸臣又與

皇上一體腹心手足之說是也

皇上體

天故一呼一吸無不相通休徵咎徵無非仁愛諸臣

體

皇上故遇災自不能無懼恐懼自不能無言况臣等

備員九列受

恩深重休戚相關安危無二既如手足之捍頭目亦

適中情各爲身家近見異災疊出不勝悚骨痛

心謹用畧陳伏祈

聖鑒臣等謹按日爲
君象離照四方紫微
帝垣居中拱外春間既有異星入垣入夏又見日生一
如諸兼之風霾塞天黃霧晝晦東南雷雨三冬
西北亢暘連歲似此災變已足寒心黃河源竭
更爲極恠臣等聞河水靈異休咎異徵絕非他
水可並考之史冊僖魯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流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
至於底柱紹興十二年陝西不雨涇渭灞滻皆

竭彼或因崩成塞或源流較近未有濬源星宿
無故斷流如今日者孝經援神契載河者水伯
上應天河伯陽甫稱國依山川山崩川竭厥應
甚促此皆昭昭在紀籍者
皇上神明天授
睿智遍觀古今事蹟了然睹記曾聞有此事乎其驗
將安歸乎臣等顓愚不知其辭竊念河有竭澤
之象竭乃乇膏之應即以礦稅一事言之饑廑
冠虎擇人而食叢咨容網竭澤以漁中飽且滿

外涸已枯虎處哀號人人辭罄精華盡喪地靈
諡告解澤不流
天心降殃說者謂泰監淼永人妖之極故泰衆河告
水異先應臣等以爲爾雖見於泰分變實關於
九有先臣等奉職無狀不能奉揚
德意所致晝夜屛營寢食坐廢顧臣等即捐軀不足
感
蒼穹惟有哀鳴籲
主

皇上一轉念便可霽
天威要在設誠力行成湯禱旱剪爪侵膚尚不顧況
身外之物乎伊洛曾竭於夏三川皆竭於周況
乃兼茲數異耶一言而妖星退舍一夜而辭柔
枯死古之人有行之矣伏望
皇上克謹天戒亟撤礦稅庶天變可回廟社永賴臣
等無任憂惶踟躕籲
天待
命之至

乞赦臨決臺臣疏
題爲敬循職掌乞
恩寬宥瀕死罪臣以廣
聖德事本月決囚翰該臣監斬數内有原任色目御
史曹學程但見行道奔狂失色舉朝聚集無不傷悼
況臣身當其事寧獨何心查得風憲事宜内開
在法場猶有
駕帖留人之事謹泣血剖心爲
皇上陳之學程本以愚戇無知驚悖失儀致干
天譴臣亦何能曲爲之解但經黒獄八年苦楚萬狀
白髮高堂零仃閭里生妻稚子飄泊天涯日惟
悔痛前迷祝延
聖壽臣聞父母於子不幸教則威督之改過則歡喜
之無終棄絶
皇上父母也豈忍見數年悔過之子一旦爲抱恨之
鬼且其母年九十有餘矣向爲痛子致病一聞
就戮必至傷生
皇上三十一年孝治天下何忍且暮之人不畀其天
年今歳
大婚
就邸兼行
朝家吉祥善事非一臣民望澤更倍平常尤宜解
網以需
鴻恩臣猶記二十七年慮決
旨下天日爲昏旋奉
赦還風霆頓朔是豈可謂匹夫微命不上動
蒼穹臣今日寧甘斧鉞之誅不忍見
聖世有無辜之戮且書之史冊謂臣京實監臨此舉
也臣無任額號哀懇待
命之至

催補總河疏 前具疏言已點用未及上

題爲河臣三致憂死重任再難缺圖懇乞
聖明點用責成以計安
社稷事臣惟河道爲
祖陵血脈
京師咽喉其爲
宗社安危所係
聖鑒已同觀火竊意漕河總督之推朝上夕下矣候
旨數日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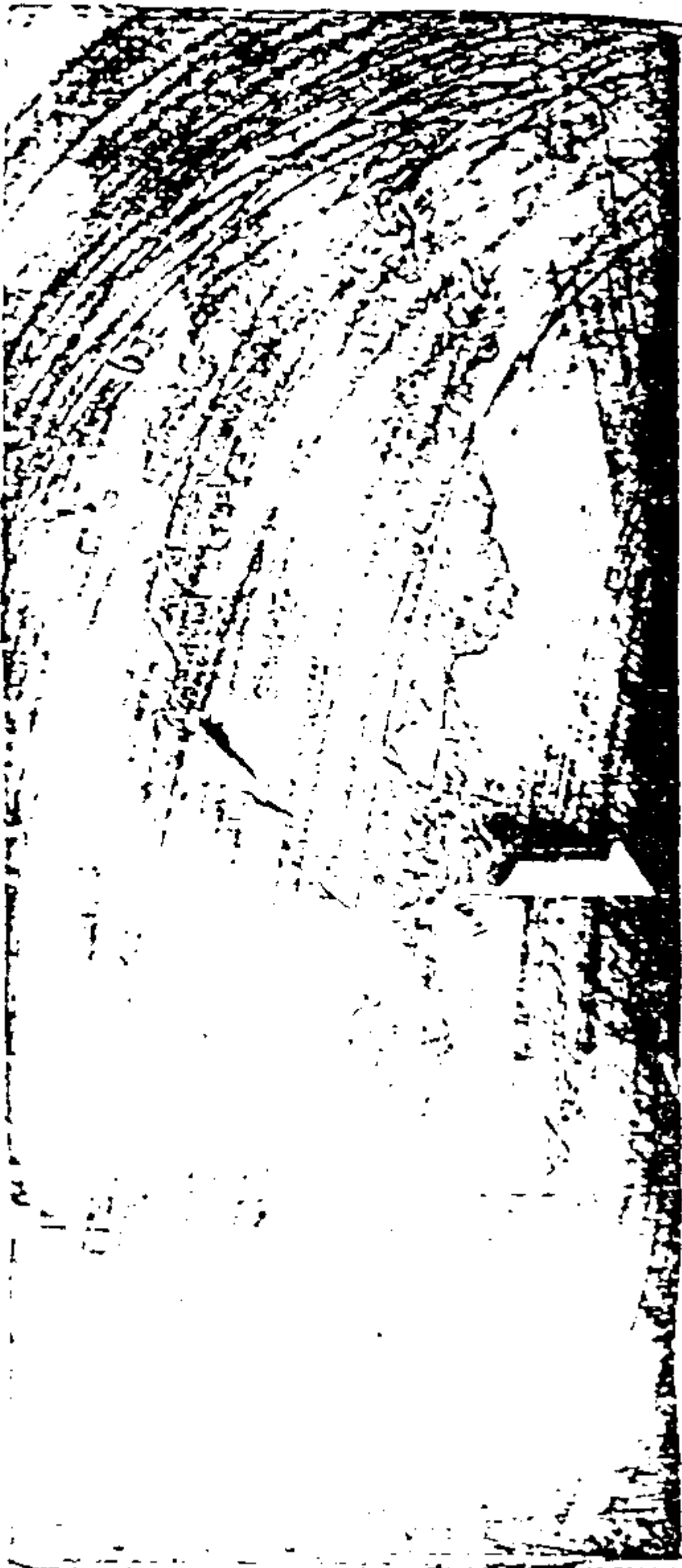
批發豈
皇上以共部院重銜愼惜之耶抑會推三臣猶未當
聖意耶臣請言近年總河大臣之狀潘季馴舒應龍
鐫秩奪
誥雖稱僇辱猶未有性命之憂嗣後則劉東星抱梧
數年而愁死李頤臨流發狂而㑸死曾如春甚
疾五日而卒死盡瘁捐軀良可嘆惜追思往事
能不寒心今日爲諸臣計誰肯以功成名就之
身爲亡秦之續爲

皇上計何當以成敗須臾之局存舉棋之心且以今
日河上之勢言之舊河未見挽回新河傳聞互
異清口僅通徐州尚阻即有地方諸臣而彼此
各有分疆漕河更不相攝既乏提綱挈領之人
決無臂運指使之勢目今東南糧艘已將集淮
揚之間矣河不成則運不通肆百萬漕糧安頓
何所數千萬旗軍嗷呼甚易念之眞食不下咽
者兼以疾疫盛行死骸枕藉列邑贖官雖次而
董夫澤畔閭左行賞居送而竭盡委蕆桃花之

水既迫瓠子之續尚遙
皇上速點一日則地方早息肩一日
皇上遲點一時則地方多愁嘆一時去冬運回諸軍
凍餒清口幾至揭竿春來陳潁之間大苦饑饉
已聞嘯聚皆賴李三才爲之相機撫定可不謂
有人之明効哉臣竊觀
皇上邇年以來視爵祿太重視朝臣太輕南北大僚
十不得五中外推陞十不俞二甚至臺憲爲紀
綱之地半載無一足之至而不决度支已憂告

之極寺人有請讓之加而不問
皇上豈以一手一足能理天下耶古人以身官名譽
砥礪世風今以爵拘沉淪銷喪士氣士風異矣
於
國家奚賴焉臣恐今日惟推敗剝落之不至是時
惧慄觀擔任之無人耳伏願
皇上盡捐成心無爲列印將總理漕河六臣亟
賜點用嚴限赴任即有不當亦望下部另推庶
陵運有裨人情不至惶惑
宗社幸甚臣無任憂危懇禱之至

請補兩京卿貳疏
題爲兩京卿貳懸缺數多懇乞
聖明簡用以全器使以濟時艱事臣惟
國家設立百司庶府而又立卿貳大僚爲之長政
如裘之有領網之有綱設若百官布立而無卿
貳爲之統率何以提綱而挈領即使衆僚稍缺
而有卿貳爲之調劑猶可補偏而救弊今南北
大僚缺至十餘人甚有一署俱空者有數年不
補者
皇上豈以此爲華選故進如不得已乎不知位高者
身危祿厚者責重衆官各有專職而卿貳獨爲
總成則任勞衆官先爲擬議而卿貳主其裁決
則任怨曾是而爲優游之地耶卿貳雖享
朝廷之祿實任
朝廷之事
皇上何不就事責成則黜陟惟
皇上命諸臣能奉
皇上之命舉人不能必

皇上之黜用
皇上何不精加選擇有不當則另推惟
皇上命以
皇上之聰明視人固不足佐下風而當登位以視人
之竭屢趨事亦庶幾人有短而寸有長臣等廿五
擊持類心期共濟以爲用人乃當今要務故敢
陳其款款之愚伏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懇請冊立疏 待命府稿
慈爲嘉禮聖志久定過期羣虞轉深懇乞
乾斷以安人心事臣聞儲貳本計關乎
宗社父子天性發於至情竊以
皇上之神明而深惟
國本以
皇上之慈仁而鍾情寶器尤迫出尋常萬萬者乎
屢旨森嚴式臨天日在廷諸臣更何所慮頓覺悉之
衆豈能家至戶說形跡之間毋多見影生猜彼

愚民何知知眉齡之日長與淑女之久選而已
傳聞清和輟講能無展轉猜疑且以十年餘決
難辦之錢糧而於靜俟後得督催之
諭旨又將謂
皇上諉其責於外廷爲之辭於天下矣夫
聖王舉事要使其下望而易知奈何以必不容緩
事原無舉棋之心而直以遲回受此十度耶
皇上英姿雄斷素迅
雷霆而獨此一事留連需忍即臣等亦有不能盡爲

愚民解者當今雨澤久斷土膏將絶幾度密雲
空成翹首説者咸謂膏屯有象揆之人情既如
此驗之
天意又如彼金貝已足成禮景運正属矣明伏冀
皇上遡濟德音破裹嘉典將見人情欣暢何難
天意頓回臣等不勝犬馬屏營爲此齋沐具疏

擬參程守訓疏待命時稿

題爲部民横抗憲臣大干法紀伏乞
聖明英斷以全
國體以銷亂萌事臣聞
國家所以久安長治惟是紀綱法度耳而風憲者
則
朝廷所爲綱紀之官法度之司也欲[illegible]
那繡衣名爲直指若使摘[illegible]不[illegible]
御史爲溺職而
皇上且執三尺繩其後若使[illegible]爲
皇上守三尺之法而幺麽部民得以錢神銅臭恣其
含沙戢鼠之謀則紀綱倒置法度凌遲草澤之
中必有闚其漸而妄生幾倖者此甚非
朝廷之福
主上之利也則御史劉曰梧與程守訓是已守訓本
以市井無賴游手輦轂走空都市居奇貨於賤
倡稱贅婿於税豎因而漁獵小民輸貲
内府此守訓所由得爲中書也本以

皇上小民之脂膏傳
皇上之威權而即以
皇上之威權剥
皇上之小民若猶狐假虎威後逐鼻張虐怒大開苛
許之門密布吉羅之網異守禮破貲百萬
内帑所入幾何盡歸守訓之囊橐矣比特守禮一
家曾經奏
聞者借進獻以恐嚇追東南而擇食徽歙淮揚天下
之富居厚積雄商巨賈在焉守訓指詐動以千
萬計人皆比之郭況金穴彼亦自謂天子門生
彼目中寧復有一人乎歲有一德但欲比肩於
皇上私門建坊敢標
聖旨之懸題夫
禁造牌坊昔年曾經題准
皇上未有
特旨爲守訓造坊
皇上所記憶也
旨而可以假傳他復有忌憚耶按臣行部目擊不得

不問問而知非奉
旨不得不拆守訓逌敢公行劫制捏詞汙衊夫語李
差微掌已露章彈劾守訓守訓響之久矣方當
持斧監臨之際索部下所佐之賄此事雖至愚
不爲此言即告之三尺童子不信而直敢以蒙
聞覲
皇上爲何如主耶其欺
君罔譴又有如此者此而不問則天下聞之將謂直
指可以部民抗
天子可以貨賄結壞法亂紀自今日始隳志士之心
示奸雄之隙臣竊爲此廪廪也伏乞
皇上大發乾斷逮繫正法沒守訓一家之財可以當
東南數省之稅
皇上又何惜而不爲此
國體所係不避煩聒爲此激切具題

固護陵寢事宜疏

題爲東巡將竣敬陳固護

陵寢事宜懇乞

聖明采擇以裨治安萬一事臣以淺薄被

命宣大關塞素稱重地款虜近又隔邊心之憂危若

臨淵谷抵鎮未久首事東巡北至獨石東盡火

焰並係極邊目擊蕭條雜沓邊南山而南至極

居庸咫尺

皇陵恭望鬱葱

王氣益

陵後數十里即係南山一帶邊墻出墻即稱口外口

外去大虜東北遠不過三百里有在百里之内

者名曰藩籬實迫肘腋勢如肩背最近腹心所

當寸爲之守尺爲之防者除諸憲綱得徑行者

勉循職掌不敢

瀆陳所有一二關係

陵寢事宜謹開款具

題乞

勅户兵二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

計開

一曰南山拔塌之墻宜修葺南山一帶邊

墻原爲屏蔽

陵京而設年深歲久不無陵夷況今歲霪潦異常一

切墩臺墻垛倒塌數多雖巳督撫臣等

衙門嚴併修理而延袤既廣錢糧實艱

臣今目擊難救直是心寒臍慄縱不能

荷鍤以先奈錢糧之難措何顧勢既燃

眉則事須葺故萬一五路之葺不急狡

謀我將何恃不恐況近因虜歷徵聞有

捕獲扒墻奸細供稱虜衆謀在明年七

月共犯以死墻爲號者雖未遠確何

可不備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督撫衙門容其破格計處或動在官

價值或動歲撫節剩務令内外俱用石

包管工將官畫地分工立限明罰無嘉

堅可恃而
虜寇有裨矣恭候
聖裁
一曰南山內外之禁宜嚴查南山一帶緊
係邊腹關入則有烽年矢火
禁山之事關出則有近日老人小甲口外生事之
事臣因懲戒往轍一至節嚴行禁約凡
禁地方軍民不許擅入

禁地採砍一時將吏實用劫盜乃有一等無籍棍
徒串同巡山老人小甲等役尋風生事
越告詐財甚則州縣將領並入網羅至
今則老人小甲時時私出口外邏捉人
畜計數索錢或攀及殷實之家或禦人
城堡之內遂令口外東山一帶裹足不
敢涉山谿千萬軍民樵蘇待變洶洶數
歲實可憫慮伏乞
聖明申嚴邊牆之禁有擅入
禁地斫伐及私出口外生事者許臣等嚴拿重法

虜治則關防益密而
陵寢愈尊矣恭候
聖裁
一曰山後城堡之餉宜備蓋宣鎮擁護
陵京比之九邊獨重故有急則督撫總兵移駐
臣衙門移駐延慶歸行糧從勢所必至
查弘治中本鎮積蓄芟至六七年少亦
不下三四年今萬全都司萬億庫貯尚
不足支放一月而東北各城堡糧草所

在僅了目前且兩鎮今歲頒收而永延
一帶獨爲向隅之泣雖經臣等撫按衙
門從宜處置而塞外荒涼之景觸目可
悲平時既有捉襟露肘之病當事難免
臨渴掘井之憂伏乞
勅下戶部補發年例仍行本鎮將各城堡多備糧草
務俾足用庶軍餉不乏而捍衛有資矣
恭候
聖裁

乞歸併兩鎮稅務疏

題為重鎮屢警三使鬥立恭請

聖裁照額歸併事臣按屬宣府大同名雖兩鎮實係

彈丸東西僅七百餘里南北有不及二百里者

地俱砂磧昔號戰場設立州縣總止一十四處

額派稅糧通計十萬有零較之腹裏不先一大

州縣止緣一墻之內即係

陵寢重地一墻之外即係虜王强部牧穿巷

國家之力以固藩籬臣去秋入境正值五路犯後

日與同事寢食靡寧每聞傳鼓吐哺披衣惶有

警報仰塵

主憂重鎮情形如此計必難逃

睿鑒緣未有警息之先陸續

欽差內臣三人管稅既有張燁管礦復有王虎王忠

而虎之貪饕特甚已激廣昌之變申明包納復

肆誅求沙場疲困夕不謀朝

特恩捐免固所大願若猶未也包納已有定數豈地

方諸臣不能了此或徑令兩鎮起解或歸併稅

使一人

聖明自有英斷臣愚不敢坐揆無措

內帑有裨重鎮伏候

皇上財擇臣不勝齋心呼籲之至

叅內監恷占原被不發疏

題爲

陵禁近奉

明旨事犯正在嚴查乞

勑法司嚴究以正法杜奸事臣於十四日接得邸報

見

天壽山守備管文書房內官監太監李浚一本爲勢

惡土豪削伐

皇陵樹木乞

賜究治以重根本事奉

聖旨是本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拏送法司問欽此

臣竊覩

皇陵一墻之隔即係口外近因失火重處之後陵監

各役居爲奇貨守邊各官覘爲罪喜臣去冬巡

歷告者紛紛地方武弁惡激豈懟冀臣寬恐臣

以爲無知頑民干犯

禁樹査有實跡法固難宥若巡山積役借名綢刋

出口起釁事係邊防法亦難容且

聖明在上何得蔽諱邊患故敢疏京經部題覆奉

聖旨是南山內護陵寢外固邊防牆垣按場的上票

修築仍着申嚴禁約不許擅入禁地盜砍樹木及

私出口外捉人詐財如違依律究治欽此邊外軍民

民無不舉手加額誦

聖天子明燭幽微隨於十二月二十日該李太監行

移手本到臣內稱葦軍張剛因告侵伊塋石并

王大義等販買枋板數塊等情且云原被供詞

互異此中難以遙度欲臣行查而人犯又云覊

候臣以事干

陵禁即日嚴行該道拘齊原被鞫究而該道以二月

病故新調者以四月十一日方疾趨赴任且因

人犯不發以致行催未報不意該監遽有此奏

臣今出巡百鎮極邊撫虜雖未見其全疏所云

而據其原來手本則旣云供詞互異又云難以

遙度又云人犯在監覊候不發矣豈巡山諸役

慣

明旨禁其出口生事而故譸張爲幻以圖後逞耶抑

若招來一日亦可百紙事若無據何妨不是本
　成條占原被不發臣等何由懸斷事干
陵寢法須覈實宜
皇上拏付法司不遑寘之於理臣謹直述顛末恭備
聖覽伏乞
勅下法司詳加究覈擬議上
請庶須臣知警奸究難肆而日後有違禁生事者臣
　亦得執三尺隨其後矣

參內監詐財疏
　題爲
明旨原是分明內臣圖混肆雪謹將詐財實跡恭進
聖覽乞
清查原以重
陵木事臣聞
明主可以理告
感君不以法假故臣下得盡其愚而冒小難行其巧
今

天壽山守備太監李浚以
陵木之故爲名
皇上至仁至孝安得不聽凡爲臣子身從何來亦安
　得不爲
聖陵共圖賊賊但其間情節有假借
皇上之法以遂其挾詐貪贓之圖者各役得利內臣
　受名內臣得利
皇上受怨臣若隱忍不言是畏內監不畏
皇上也是殺則爲

皇上開其端悉則爲一身匿其實也
皇上至明至威臣何敢祟於
雷霆之震而不布
日月之照臣嘗伏讀律例見盜斫
禁地樹株者首從斬决又云負故作弊及託此害
拿平民騙害者一體治罪又查
會典内開載嘉靖十二年令
純德山惡視官校不許摧壓詞訟騷詐公事及賣放
犯人生事擾害故違者聽緝捕官究實照例施

行蓋
祖宗立法嚴而慮害周若此臣入境之日以
陵後南山一帶爲重即先巡歷因鑒往年盜伐之弊
及見各役詐騙之慘故條議並禁奉
聖旨是南山内護陵寢外固邊防牆垣披塌的上緊
修築仍着申嚴禁約不許擅入禁地盜砍樹木
及私出口外捉人詐財如違依律究治欽此是
明旨所禁者原在出口生事若
禁地尚隔在邊牆之内自是各役應緝之地宣府

尚不能禁其出邊擾害誰人敢入
禁地而禁其巡緝乎
山陵之後爲昌鎮舊牆舊牆之後爲宣府南山新牆
新牆至隆慶元年始築完去虜止有二三十里
而新舊兩牆相去六七十里有至百五六十里
者今勘俱在舊牆之外新牆之内即新牆外東
山一帶以夷帳爲比該監雖不禁亦無人敢樵
採以各役拿人故也該監題請
皇上禁後致有盜伐此明係不便於

明旨故爲混淆以希大逞夫環
陵之内所設軍役以數萬計若能勤緝當場擒獲立
置重典人誰肯以分文之利自取喪身亡家惟
是巡山諸役借禁爲利受賄者上下互相容隱
欲詐者無風立起波濤盖自二十九年道將斥
黜之後各役飛而擇食老人李鐸李相尤號渠
魁每數日輒出口一次或索將官犒賞或斂居
民財物稍有不遂不將各家舊木拿稟則唆撫
賴棍徒網告小則各役得錢完事大則該監受

賄釋放沿邊一帶軍民士庶稍有衣食者盡遭
茶毒大小武弁爲
皇上乾戈守邊者無不問罪搜索至於將官大者每
過年節及李浚生辰賀禮不下二百金所謂當
應奇珍銀金竹節鞭之類皆拒藏過由軍人月
糧以免禍也又每月包送軍糧一百五十名每
名一兩每年一千八百兩立爲定例此皆
皇上所以養軍禦虜之資也萬一邊疆有事軍人既
枵腹以戰守乎其他不敢縷指以煩

皇上之聽卽如李浚疏內張剛所告壹起老人李相
等鎖拏六人到廠該監升堂止分付三人該衙
三人該軍卽退堂帶出令掌家與說事過錢人
焦玉講封銀二百七十兩因中有首飾短少復
令退換見令獲有焦玉親筆帖因其紙䙜字跡
謹另錄一揭并原紙俱呈
御覽中間所謂門下者盖邊外居民慮禍故不禽主
員監生武職爭投充門下四時貢獻圖免前禍
其中有云就在刑部挐下我拏書竟行討還是

皇上法司尚且揚言在其指揮何况邊愚有不落陷
初將移臣等手本止稱事有可疑難以遙度後
因李逢時副大直兩起索詐不遂遂將已經移
會之事揑頭激
奏惟去已得財數人名字而其族姪兄弟仍不免
甚則二十九年已經問遣之人尚正現中此皆
李浚聽信老人李鐸等羅織致
皇上惻然動孝思也卽今奉
旨之後日逐邊外拿人隨貧富取贖卽

欽遣貳臣臨勘而狂悖之態難以形容成化嘉靖年
所立
禁牌與李相等拆毀營房張剛所誣望
陵樓不欲人言及其情可知已夫邊軍妄告詐財習
本成風若該監日受民詞將開羅網則自後刁
徒惡軍有不得志於軍衛有司者便駕空研越
告該管不敢問
天門不得訴侵外官之職掌隳邊鎮之禍胎軍士日
就困窮狡狄不無伺隙料此作佣矣且臣等伏

痛不敢不盡其愚若有一言粉飾

九廟在天之靈亦必奪臣之魄而陰加誅殛矣伏乞

敕下法司詳加究覈如獲有真贓立有服狀者查照

律例重處并提有行文卷廵山諸役面質定擬

庶法紀明而

禁地邊方俱有攸賴至於守備內臣自有

皇上英斷非臣所敢知也

催總督查叅失事員役疏

題為遵警旋聞戎心叵測懇乞

聖明亟發查叅失事員役疏以重邊備事臣於八月十一日受代廣昌郎聞初八日五路台吉拆墻入口之事及見各處墻垣因兩衛拙數多當經牌行該道嚴查失事員役傷搶的數及申飭兩鎮重加隄備大修創塌墩臺補壘去後隨於十八日馳至宣府鎮城則督臣楊特宰查叅失事員役之疏發矣旬餘以來路首偕伏邊外情形未定而擺腰一酋微聞亦懷歹心夫

朝廷叅養北虜三十餘年

恩德甚厚乃去年全部既臨邊要索今歲一枝復拆墻進搶雖虜王三娘子傳說勸阻而犬羊之性陽順陰逆或借五路為嘗試亦未可知此其漸不可長上下宜何如為備者乃督臣之弃疏已及旬日而

明旨之處分尚未有聞豈前此

禁封未及上耶抑數日已上復

留中耶雖一時在事諸臣聞警倍加訪蒐而

聖意所在猶人心藉以儆惕况督臣疏中有應提問者有應議處者非奉

明旨該部及臣衙門何敢徑行不特一路折衝無藉而各邊聞之亦將解體况去秋之

欽賞未到則今秋之互市難開宣鎮山西之撫臣虛懸則督臣以一身攝行撫事而同舟之共濟之佐雲鎮庫藏空虛已經餉臣揭報題

請而宣鎮僅支月餘臣亦面詢之餉臣者百孔千瘡何恃不恐當此共球雜遝稱觴燕喜之時

皇上但見珍奇之極目耳而孰知額賦以旁溢而日縮故雖内外拮据重鎮猶若懸磬

皇上進賢轉石若謂一處有一官亦可不至廢事而孰知繞缺撫臣虜患即從此起若此數端亦可深長思矣伏乞

皇上俯念邊防亟將宣大總督楊特宰查叅失事員

疏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庶人心知警邊事有賴至於五路台吉須亟治其
拆口一事而後可論其市賞又須責成三娘子
以約束爲忠順明諭諸酋以順逆分賞罰固不
得輕率放棄亦不得苟且了事此在督撫諸臣
久事邊疆自有弛張妙用臣之職分能不其效
朝廷而已

請寬大同稅額疏
題爲
覃恩大合同春稅額一方偏累推廣
德意事請
聖裁事恭遇
聖心仁愛寬減分稅
諭旨勅問臣於宣府署中親聽街市歡聲若雷
恩詔到日目擊軍民老幼頂盆焚香祝延
聖壽臣心不勝懽忭乃有稅額不均如大同鎮者
爲衆望向隅敢不爲
皇上陳之蓋大同東則宣鎮西則代州繁峙事同一
體乃子粒銀兩宣鎮則五千八百有零繁峙則
四千一百有零大同則九千兩數獨懸殊雖宣
鎮亦係加派搜括苦累不堪而大同加倍擧附
尤甚除加派搜括外每年有四千餘兩無着落
那借宗祿軍餉奏解數年以來宗祿有違給數
季者軍餉亦多不能及時伏覩
恩詔首重宗祿而軍人亦蒙

赦免椿臓等銀仰見

皇上展親重軍之意況其應得祿餉而可借以解秪乎大同人情易動難安挺而走險不分宗庶往

事可知已臣差滿復

命例得以地方事入告況此關係甚大安敢緘黙不

言伏乞

敕下戶部轉行稅使張曄會同撫按查議於解部

進數內通融酌處須重鎮不至偏累

皇恩無地不霑矣

改差請告疏

題爲奉差赴任中途患病事臣以拙劣冒稱任使

宣大事竣荷蒙

皇上不即褫斥改差福建臣亦感激請

旨思効馳驅不謂行至河南開封府儀封縣地方忽得嘔血重疾人事不省飲食不進數日少蘇冥疾前行存亡未卜蓋緣臣以㡳服書生竟來關外塞風邊務俱所未經冬行絶塞雪深五尺嚴寒慘烈既中勝理殫精拮据復損心神致釀奇疢殆瀕危亡伏念閩省政當大比大計之期臣病夫非一朝一夕可愈貪戀

寵榮身

國並誤查得萬曆三十三年御史方大美河南差滿改差湖廣免代赴任開蒙

恩予告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敕下都察院查例覆

請容臣在籍調理庶徇馬可望起色閩差亦無曠候

臣不任悚息顒禱之至

改差請告疏

奏爲患病危篤不能赴任事臣奉

命改差巡按福建兼程趨赴不意行至河南儀封縣

地方忽得嘔血重症已經具

奏聞輿疾前行累日一舍棄輿臥舟便道歸省去

歲臣得暫歸時臣父必倚廬而俟今且望廬矣

不見臣父臣魂飛膽墮四肢如脫扶曳至寢臣

父乃奄奄牀褥間向臣泣曰去冬已不意得見

兒從此吾目瞑矣抱頭一慟暈絕周時始蘇而

右臂右足已成癱瘓語言蹇澁心氣昏迷延醫

數輩皆謂難痊臣父既爲驚風之燭臣身復爲

半槁之株連床呻吟哀聲滿室遑慮日逼晻嗞

實恐身先溝壑卽欲忍心再事絕裾沉痾何能

就道卽儌

曠蕩幸歸子舍湯藥不能躬親

君恩未報親恩亦孤臣眞天地間辜人也若復奪臣

父半死之兒頓令父子頃刻併命臣卽死目且

不瞑伏乞

敕下都察院查照御史方某改差告病事例容臣在

籍調理庶微生不至速殞終天不至遺憾矣

稅銀類解內監疏

題爲稅全解監已奉
明旨無端圖攙有司懇乞
聖鑒事去歲荷蒙
聖恩停礦分稅海內無不驩呼稅額該福建撫臣金
學曾牌行司道酌議分解草宜隨該布政司會
同各道議詳稅銀徵解布政司類解內監高寀
轉解
御前及戶部并議方物折價類解緣由撫臣常詳具

題奉
聖旨是稅課着遵諭旨俱解稅監分解應用以便稽
查其折辦土產方物及措處加平支費銀兩准依
擬如數給監照舊辦用內外官員各要協恭任事
毋得彼此推避延誤國課責有攸歸該部院知道
欽此又經內官高寀具
題奉
聖旨屢有諭旨各處稅課俱照常征解稅監分解進
庫該部應用以便稽查其土產方物稅監照舊辦

進如何內外官員彼此推調執奏致誤國課還都
行文着遵前諭旨行如有推延一體必罪不宥內
官高寀不准辭該部院知道欽此先
皇上既是撫臣之疏而兩
旨內並無有司字樣在解稅監之上旦給之一字亦
非有司所以加於內監者則
聖意之責成昭昭已臣一入境即遵奉
明旨行令布政司速催有司徵解布政司總解該監
誠不敢推調致有耽悞而該監忽移臣手本欲

有司徑解到監不由布政司臣不知寀奉何
明旨夫取之於伍拾捌州縣之有司不勝其勞取之
於一布政司不勝其逸有司遠在千餘里豈能
一一如期布政司近在同城不難刻期而至而
該監顧好勞而惡逸舍近而求遠者擧小憤
皇上之歸稅有司而尚欲留此一路以爲詐騙之計
耳批文一入勒索百端谿壑之欲有何底止該
監既多取之有司有司不得不多取百姓是
皇上下寬恩之

詔而該監爲重征之舉也閩中今日之間閻該監不
知其情狀耶民窮財盡所在思亂揭竿稱戈變
屢見告更兼久旱饑金米價騰涌臣自蒞省行
香後即與撫臣素服待罪齋戒祈求而甘霖未
霈民情洶洶倘
皇上欲寬之而該監欲擾之海濱頑民急何能擇該
監一激變於會城再激變於海澄尚賴地方官
司解紛今可復激耶閩之市井奸詭非一或綎
徒假託委官攬擾稅地或宦僕私立抽分把持

行市賴
聖天子諭旨森嚴責撫按訪拏治罪故臣今日得乾
三尺而圖澄清耳該監何不惕恭爲
國共成
聖政維新之美而爭此已奉
旨之事耶倘該監如謂有司徑解則有司文移當云
給與該監豈不自褻耶臣等義切急公情深共
濟既已不失
皇上之額由處該監之貲矣不能再爲舉小計也陛

欽遵
聖旨行司催解外理合
題明伏乞
勅下部院查照
德音行令責成臣等臣等責成該司立限起解庶日
後可免推調耽延之罪如該監不遵
明旨求多有司亦望
天語切責庶事體歸一
國課無悞海邦幸甚臣愚幸甚

請侍郎郭惟賢卹典疏

題爲名臣奄逝士論咸歸懇乞給與應得
卹典并
請易名以昭公道事據福建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
本司劄付蒙臣批據泉州府經歷司呈詳晉江
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黃經卿等連僉呈稱原任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起陞戶部左侍郎郭惟賢
應
請卹

請謚等情據此隨行據晉江縣申稱行准本府儒學
關稱行據本學廩增附生員莊嗣奕等勘結到
學又准本縣儒學牒呈據本學廩增附生員王
膺錄等勘結到學各結報到縣復行該圖坊鄰
郭文林迋著等勘結相同該本縣知縣王繼賢
叅看得故官郭惟賢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立砥
柱於孳霄挽狂瀾而障海發劚花縣爭傳剔雉
之風簪筆栢臺咸起避驄之頌抗疏諭諫力可
回天賜玦而環忠孚
明聖秉衡南省天地爾我共知執法內臺涇渭是非
莫溷他如歷清階撫全楚以一身爲衆正之宗
至若範民俗居里閈覩此心無衾影之怩懿行
難以枚悉輿情允愜公評所當具
題以請
卹典申報到府該本府署印通判汪起叅看得故宦
郭惟賢直亮眞誠端嚴傳大禔躬佩銜帶垣
立朝憂國奉公西江鳴琴閭閻共歌郭父南床飛簡
權貴競避栢驄力請掣鹽覩厚積其若兇㝡

批領甘再諭以如飴即此義利枉直之關已徵
光明俊偉之槩至司六計則伐穢崇良撫三湘
則布威施惠入總綱紀之地益殫獻替之忠凡
有關於邦本民生靡不俾夫危言激論居家無
一時忘國易簀無一語及私蹇蹇匪躬之王臣
恂恂篤行之君子傳稽輿論允合易名等緣由
蒙批布政司查報又爲懇乞代題
卹典并
請易名以光泉壤以廣

覃恩事蒙臣批據該府經歷司呈據本府儒學生員
郭彦詹呈稱故父郭推賢由萬曆二年進士除
授江西臨江府清江縣知縣八年六月行取實
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十年九月建言爲懇
乞
天恩矜宥言事諸臣以培
國體以全臣節事奉
旨降二級調外任用本月降調浙江衢州府江山縣
縣丞本年十二月奉
旨着復原職十二年六月建言爲懇乞
聖明愼舉動以消隱憂以保治安事奉
旨調別衙門用本年七月調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十
三年三月陞南京戶部陝西司主事本年八月
陞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十四年正月調本部
考功司郎中十五年三月改尚寶司司丞十七
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十八年四月陞
應天府府丞本年十二月改順天府府丞二十
年六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提督

軍務二十三年十一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協理院事至二十六年二月內六年給由該本
年六月陞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二十八年七
月丁母憂回籍守制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奉
旨起陞戶部左侍郎不幸染病於三十四年正月十
五日身故母累封恭人包氏先於三十三年十
二月初一日病故失靚
國家舊典并節年題請
恩卹事例凡大臣病故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者
撫按衙門據實開列聽禮部議覆俱准祭葬
贈諡又一款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
賜葬者妻故俱許祔葬遵此痛思故父筮仕三十餘
年歷官十有六任瑩瑩自矢肅肅在公再瑱再
俾勁節眞脩靡攺任勞任怨疆埸朝着同心寅
昭禀辯介之嚴尤懍虛受
聖明倚藉之用全鑒朴忠難易簣冀
新恩未竭滿腔丹赤而蓋棺著定諡何由一路系檢

夢詹烏烏私情不敢泯父生前砥礪當官之矣
致稽
朝廷優卹大臣之恩謹將履歷開具呈乞早賜申
詳得以
賜諡祭葬并疏題
請母包氏係三品京堂之妻並乞查照明例關撥合
葬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南京太常寺卿程奎
未任身故伊男程明偉遇
恩補廕今父奉

詔起用適逢
覃恩之日身故在後比例相符呈乞具
題以憑部覆生死沾恩等情蒙批本官
一代拂臣千秋砥柱完節風霜並烈崇勳宇宙爲昭
既扶人世之頹綱宜備
熙朝之
卹典據呈祭葬贈廕易名諸欵布政司查例速詳蒙
此又奉巡撫徐都御史批據泉州府申詳生員
黃緄卿等結勘前由奉批仰布政司覆查議詳

又奉本都院批據該府申據本府儒學生員郭
夢詹呈同前事奉批仰布政司覆查議詳奉此
行准提學道手本回稱該本道看得郭公惟賢
清品矜節直道正辭花封早譽掖垣
楓陛競傳諫草龍鱗乍觸藏心頭膏乎
天顏虎節旋持峻采肅澄乎遠邇總內臺之憲已昔
泰山卧獨樂之園清並涑水天下方想名賢之
出星垣遽嗟執法之沉公論咸歸輿情允協相
應
請諡以顯忠赤回覆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范淶覆

看得本官聞望泰山北斗心事白日青天謇諤
立朝抱百折不回之節端貞維俗礪一塵不染之操
自爲邑宰轉憲臺以至協院到處奠絕風清歷
居宗族與鄉黨以至省城隨在聲宏實大豈獨
報功
卹典具彰公好之情更宜旌德易名雅樹芳猷之準
既經該府縣查勘前來又經提學道覆勘相同
相應題

請用表名賢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提督軍務兼
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看
得本官正氣峻嶒淵猷磅礴請劍批鱗落落英
人必往賜環補牘岌岌百行不回嗚呼張鎮胡
乇等三疏于亘古足可對越前人中書垂青
憲蘭臺屹若中流砥柱留心人物不遺衡今之
下條雅意功名已樹千秋之偉烈儒夫立頑夫
廉真成百世楷模遠有望近不厭草上一疏尤
見
帝方
眷用天不慭遺酬德報功自懸褒典易名表懿更切
同儀既經該司查議前來臣等謹遵例備將履
歷具陳伏乞
勅下禮部從公覆議上
請優卹贈廕錫與謚典匪特禮制藉以有光名德深
而不朽其於維植世風關係亦非淺鮮

靈蘐閣集卷之二

陽羨湯兆京　著

疏

起補請告疏一

奏爲痼疾難痊乞
恩在籍調理事臣於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差聞訃丁憂扣該本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七
箇月服滿又該餘哀三月於本年九月接得邸
報蒙
恩起補臣河南道臣小臣也又
皇上簡畀之臣也獲奉
簡書以畢臣澄清之志臣心甚亟臣詎無逃況荷
特恩寧恐言私緣臣向有消渴之疾宜大改差時曾
累疏請告於時臣父責臣大義而臣病尚未深
猶得勉事趨程圖終
王事不謂在差未竣竟抱終天之恨至今念之許蒐
飛越三年苦塊疾轉沉篤精血都銷骨骸似鬼
朝夕惟依臣母許氏膝下煦煦濡沫强爲歡笑

而臣母年已七十二歲矣老母病子勢如侵損

恩聞

朝命不任徬徨老人愛惜生命既不願捐頭置之身
遠涉長途同臣北上老人顧戀骨肉又不忍與
諈犢之愛生離痛別捨臣獨行惟籲

天視

聖欽從

皇上乞臣終養此生叩關無路晝夜悲啼臣嘗此時
境心如剌疾益增床褥支離無復人理竊念臣

身雖親生命實

恩造卽復慕親敢忘報

主惟是疾既沉痾勢難匍匐卽欲絶裾亦不自由伏

乞

敕下部院容臣在籍調理庶全母子餘生實戴

聖明隆造臣無任感刻禱顫之至

起補請告疏二

奏爲痼疾難增乞

恩在籍調理事臣以疾病纏綿服闋久未赴部不意

蒙

恩起補河南道感極涕零心飛勢阻上章請急候

命六月而臣銜門督催之檄又至矣竊念仕則致身
名不垜駕幼服父師之訓敢忘臣子之恭況承

恩遇正値

清時知春寧後草木之智戀

主能無犬馬之懷惟是積漸之疾中於膏肓性命之
憂迫於旦夕有別久見臣於床褥之間者無不
驚歎形骸之瘦削非復昔時夫形骸豈能掩飾
乎況臣母年與日俱增以七旬三歲之老人撫
萬疢一生之病子日夜悲啼懼塡溝壑見臣請
告喜極加餐老人不識

朝廷事體見久無

命下謂已感動

聖主忽聞臺檄仍復悲啼子病因母憂而益增母憂

因子病而益切臣即欲貪戀

明時捐軀道路而困頓已極與疾無能惟有歸命

皇上額情

君父之前而已伏乞

勅下部院容臣在籍調理上一爭子旬荷更生之恩臣

無任務不勝禱懇屏營待

命之至

乞復初政疏

題爲

區治難終景運可惜懇乞

聖明復初政以收人心以維

國脈事臣惟古今之治亂相尋承平之遭際不易

我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四十餘年於茲我

皇上萬曆無疆三十九年於茲考之紀載直是罕見

廷

朝野同聲不無過計謂極盛本易得衰

朝政實多否剝天時人事適爾湊合臣里居五載

備聞愁嘆今來數千里目擊流離鄉村父老泣

從言出共道二三十年前常稅之外一毫無擾

家家戶戶安寧人說

朝廷有道愛惜小民自從姦人進礦稅各處添設內

官錢糧頓增幾倍責見拆屋沒處幾縣天又不

做主張常年水旱更望人說

朝廷一事不理只要銀錢民爲反覆嘗曉其道

皇上英明仁愛事若一經
聖斷廸出恒情萬倍只是萬幾繁重一時
檢發不周至于廢棄諸臣曾經事
皇上者亦多痌瘝
睿猷誦揚
聖度謂何事不可爲實是有
君無臣是
皇上本可希堯希舜坐享萬年有道之長今反使閭
閻百姓變謳歌爲怨咨怕見亂離如在旦夕而

皇上一轉念間耳方今庶務委積萬方受病卽欲改
不知救民水火維持氣運只在
絃從何下手臣愚以爲自有至簡至捷一勞永
逸之法在曰通章奏而已蓋今時機政上自
宮庭下至邊方所宜行者所宜急行者閣部臺諫亦
既奏
請亦既揭催稍起
聖慮便見與除
皇上得無有疑于下乎不知

大廷廣衆誰敢明白行私食祿承
恩亦願涓涘補報況且一下部院衆共參詳卽有姦
回亦難容隱
皇上得無重憚其煩乎不知
朝廷事體只有許多一日完一日之事自見其少一
日完幾日之事自見其多況一事不了更生多
事一言不決更起多言愈積愈壅愈壅愈難天
下事豈堪終歲耽誤歷年廢閣伏願我
皇上於今日逐章奏盡行降一總日發閣票擬俟票

進後徧出
聖裁批下部院如初年故事如此行之數月而章奏
有不減省如此行之數年而怨咨有不謳歌臣
請伏罔
上之罪二十年來十九
留中人遂因結轄痞壅以捲
聰明睿智臣竊爲
皇上惜此盛名也否泰何常
天君造命今猶不反噬臍無及臣竊願

皇上保此景運也至於

朝常廢官詢與大不法小不廉致

皇上輕百官而因以輕萬幾則臣下之罪萬萬難解

眞所謂有

君無臣負

皇上至極臣請得另本臚列焉臣自離家卽瘵心憂

禱伏與

聖明少垂鑒察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感時交儆共挽頹綱疏

題爲感時交儆共挽頹綱事臣惟

國家氣運主張雖在

朝廷贊襄亦藉百司猥云人臣耳所司實號天工猥

云一人耳弁力卽能庶載故有位之端袞勤情

所關

國運宸鉅目今

朝綱紛紐混情成風庶事叢脞矣敢云股肱不瘝

臣卽伏處草萊不勝熒灼乃懷杜門息交猶是

局外之人也故敢爲由衷之獻七年去

國初望

闕廷翰渴肝膈竊附勿欺之義敢云聞見都眞庶幾

與衆質之謹列四欵仰塵

乙覽伏乞

敕下部院裁酌施行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計開

一曰大臣去就之當裁蓋大臣爲

國家心膂股肱所關士風非淺昔之大臣聞言卽
引咎引身故一去不妨再出今則累牘
連章經時涉歲豈止簞瓢之不餙眞是
緜花之耐彈顔面何施
國體亦損浸云勢不自由政恐意實不決沿至今
日遂令
聖上有輕大臣心奪趙世卿印而循示羈縻其厭薄
之乎故在今日不但李廷機之輩宜去
卽李三才亦宜去何者彼其才猷力量

實有足述必超然免於牢籠乃所謂自
分涇渭不然而共趣之以頑鈍又奚擇
焉伏祈
聖鑒
一曰言官門戶之宜泯人臣論事觸邪原
是忠
君愛
國豈爲身名何嫌同異彙征以來發奸剔蠹牘請
公事十年聚淵一旦分涂爲臺諫者斯

已烈矣然就中不無爭名角勝出奴入
主朝爲同志夕擯邪流朋黨互加門戶
遂別事事如此言路方自競不暇何暇
問人臣愚竊觀一議之與其中固有眞
見其是而言之者亦有漫無定見而姑
隨人口吻以言者亦有別有所膈而依
附標榜以行其變幻閃倏之私者議論
雖同而人品心術自分蒼素議論雖異
而生平行寔各有本末若以異同定流

品則總年來數番議論擧
朝言官無一免于議者此政不可以人廢言以言
定人而尚論者當稽其素也若乃章疏
之非體則尤有可得而言者或爲隱語
或造歌謠或發往來之柬或傳口語之
私瀆同窺探術類縱橫彼倡此和南中
爲甚臣願居言路者各自靖獻毋分畛
域底
國是有頼而臣品亦端矣伏祈

聖鑒

一曰康官風尚之日非人臣營職才識各
有短長至於廉靖寔爲根本年來奔競
成習貪墨不耻即如吏部司官一缺如
兎在野衆共逐之羔雁望門風波四起
得之既由躁競當官寧復矣后華省雖
多名郎徑事實爲覆鬆以至津梁久困
於稅虐戶差之寛政未聞京商方疲於
供內起部之陋規未息倀積弊之相沿

聆廓清其何日臣愚以爲大僚宜正己
率屬作孩示守差滿考核毋爲文具特
加摘發不惜面顏至於臺諫亦宜糾正
而吏部司官推舉一節尤宜議處者伏
祈
聖鑒

一曰憲臣之風紀宜肅衙門諸御史人居
議論之司出攬澄清之寄古云山岳動
搖良爲鄭重必使墨吏望風解綬豪强

束手斂竟弊清窟穴謀寢淮南方爲稱
職若止巡行格套荏苒瓜期則各處不
盡乏官何取獨秉六傳必欲剔梳垢蠹
决先蕩滌肺腸脫或同瞻猫鼠自然只
問狐狸臣愚以爲吃緊在察吏本原在
省供應清交際而總憲之回道考核題
別年例尤爲要機年來省直民窮財盡
佐貳首領多係乞選利徒競爲剝虐乃
司道公然受守令之餽遺守令公然受

下僚之餽遺法於何行民於何救巡方
者宜何如淬精澄汰務訖法於大吏貪
吏猾吏矯飾聲名倚靠墻壁之吏而於
佐貳首領則不時驅逐庶有瘳乎直指
在地方以簡靜肅清爲第一義故
憲綱開載單騎巡行用廪米易蔬肉御士夫止送廪
米數升今之濫觴極矣有當巡歷之際
而收買物件因供應不華而嗔怒縣官
者何常無門牌禁華必須有眞意掃除

至贓贖一節不肖者則假借名色私克
囊橐如祝大舟沈如渠之輩無復人理
次則在濫行交際篚筐絡繹竿牘紛紜
此何可令閩蜀見也若眞有志澄清者
於此決宜自爲分別矣年來巡方亦有
眞能節省且積贓贖以抵蜀稅者臣私
心竊喬往之至於三臺號稱獨坐敢如
衆領絹絹自詹沂府積到處屬託而臺
規壞盡矣風紀凌夷又何怪乎然則總
憲復臺規以課巡方御史肅憲體以清
仕路洵爲今日要務耳伏祈
聖鑒

淮撫議論始末疏

一題爲人心不古世風可虞謹陳淮撫議論始末以
付公評事臣家居閒邸報見
朝論紛囂心甚歎之頃入長安聞門戶角立陰謀
取勝心甚痛之方欲處於不倚不爭之地以佐
主計者平明之治而口語假借濤及於臣則爲
淮撫李三才也夫淮撫今日惟一去可以謝交
者救者耳柰何急戀爵夲而令人訾言不休乎
臣未入

都門即有流言謂臣庇其行夫臣之素非爲人畢
使爲人留行者也臣不庇其行而爲此流言則
其左右婦寺之忠也乃御史喬應甲再攻三才
則又以臣言爲証夫臣信言三才當去喬應甲
亦止言三才稱病厭厭耳所謂倒顛乞憐大不
容於
堯舜之世者臣無是語也無是語而應甲肇勢鼓舞
作此波瀾則爾邪之念深也夫人臣對
君當以實對友當以誠若前後語絕不倫臣爲負若

人臣不能已於言請得而詳言之稅使初特遣
孝
中國四方人如在水火淮揚尤財賦之地南北之
衝陳增程守訓尤虎狼之雄三才奪其魄而散
其權竊重之以爲緩急足用迨後家居久而閭
其肚骨太重醋嗜古玩則以爲湖海之氣未除
涓澮之量易盈由今言之則權變權術人也初
致彈章救者亦衆給事中馬從龍一疏褒貶並
存臣竊謂爲持平之論初時貽書三才卽數服

從龍之言三才爾時甚不慊於中及臣臨行曾
詒書南光祿少卿顧憲成罵以三才自處之道
舟過毘陵晤原任御史錢一本深言三才之當
去卽過淮後途中屢締言及亦未嘗不言其當
去也惟徑去一說臣愚素不以爲可然求去豈
遂無道乎在鳳陽前事則有李詰一不合於稅
璫卽閉門絕事故中外皆知其必去而去矣卽
叢議如蕭大亨亦能去事窮勢極其討決也若
此志不決則臣見有燃無被論移駐境上者矣

一面上疏一面打點豈得去乎三才若眞謝事
息意一切不理決策必歸則其情境自然不同
人亦自能亮之奈何而有流言奈何而有罵言
也此等風尚年來特甚臣竊爲世道憂之伏願
皇上速允三才之去以免頑鈍之議應甲與臣友誼
素深能以道義相規者易啓不審恐爲傍人所
擠方將共濟時艱故敢一言有正臣先立
朝極耻與人爭辯從此則任所加遺不復置一語
以敦古人不失和氣之義士大夫雖毀譽關難

過到此只合付之公評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條陳內計事宜疏

題爲敬陳考察事宜以裨大典事臣查往規京察

屆期臺省例有陳言今之所少者非議論也顧

官方與世變遷權衡隨時輕重臣不欲以議論

滋議論而不無稍干中道謹稽故實參以時宜

條爲四欵以

聞伏乞

敕下部院議覆施行臣無任悚惶顒俟之至

計開

一專責成在京各衙門俱有堂官爲之綂

率耳目覩記匪朝伊夕卽有去任而事

體在衙門難逃後來之鑒照故從前條

議首重堂評中間亦有同堂共事者而

掌篆例應司考務宜各秉虛公共求澄

汰藉令堂屬情深同袍誼切通國之口

其能掩乎還以評人轉評主者識力謂

何矣但應議員數往時亦有參差若必

以上次爲例則人數因時消長議論隨

時須簡恐多漏網亦息取盈自在部院

臨時斟酌以求無遺姦者也

一廣咨詢察典一事官盡百司時經六載

原非一耳一目能周凡在班行之內共

以監察爲名貴在同心以淸仕版勿避

怨勿辭勞勿抄人之見單勿護已之朋

姧在差者不得以道遠掛開爲口實絡

揩標榜待

命者已經有外計與聞之往例難容推避至於私揭

一事向多陽禁而陰用之各宜斷所從

來庶幾讒說不行然咨詢旣廣口語必

繁銓憲總成尚多裁冣各官自宜靜聽

公評倘有闖探營求卽此便成題過何

辭議處至於事後沮撓更有嚴科吏部

例當申明者也

一破藩籬年來叢議旣欲敕人於一事之

中復欲畫人於一地之外遂令徇聲者

轉相依附懷姧者巧竄中傷甚非

國家之福也夫王道蕩平無偏無黨君子樂朋類比
渙羣豈宜於此屑事
主之中復爲區分類聚之別今日所評者四海九州
之人所言者
公庭主上之事必出天下之公心方成天下之大務
毀人論人毋見影而生疑毀事論事毋
捺迹而蔓引庶本來之面目不混旁觀
之所瞻可乎而愛憎人才之意亦寓於
其中矣

一重實修世之月旦勳覈碍品不知品固
可爲耳而不必真必內行純備心術公
平乃爲真品而久之無改於其品若逢
人慷慨以爲氣節望門奔走以借游揚
徵色豆範遺衛衆影聲實相乖名利變
得目常以爲僞君子曾不殊真小人此
之不可不辨也至於甯有韓諸鄉有鄉
許尤須恭前方無違形豈一時之風議
會易平生之操點豈難與其簡畢以存

人之口不若敢悟以服人之心此尤當
今仕路之膏肓而待銜者宜以核實云
留爲之針砭也

衙門差用乏人疏

題為衙門差用乏人至極謹循職陳

請以祈•

聖鑒事 臣 奉

命掌理河南道印務衙門事體何得與聞然臣能任

主者守盡一之臺規而不能為無米之炊也查

得中外各差缺至一十六人可由回貴州道釐

則竟無人在差其餘一十三人則祿守一隅例

不出巡地方事體多所停閣中間時最久勢難

急者無如遼東一差關係最重大者無如儹運

一差今歲儹運差遲至東漕攏六十三萬石於

通灣以下一帶若復如是一年則守東不止此

鼓漕事不可為矣遼東之勢

皇上所洞察豈有使兩年無人巡歷稽查尤為緊要之

之理

皇上或者以各地方尚多有御史在不如官不出

與無官同內者不出則外者不來[illegible]

在一處則不得其出巡之用在各處則不得其

更差之用再遲數月則天下諸差俱滿而盡化

有用之人為無用矣政體乖錯莫此為甚 臣等

即千愁萬苦不能得一士之力考選諸臣的可

可用之力不能效之四方

皇上但一舉筆間而中外無不舒之勝結矣職掌在

臣不得不以事理陳之

皇上俯乞敕下部院議覆施行

一參廠監李浚疏
題為廠監惡貫已盈中外怨恨至極懇乞
聖明亟賜剪除以安
王畿以廷
景福事臣惟東廠之設原非古制昔年汪直創建之
徒多借權勢以張虐焰雖究竟自取滅亡而生
民之糜爛者不可救藥矣
皇上御曆三十九年此輩多畏
威明稍知斂戢未有擅作威福結怨遐邇如提督東

廠司禮監大監李浚其人者浚既奸貪老悖如
狨其掌家陳惟忠尤桀黠克殘似虎向在
天壽山剝削內外員役寃苦無訴幾欲焚燒二惡以
解倒懸又多差巡山老人出口詐害官軍承牽
一帶十室五逃外夷聞之生心窺伺臣巡按宣
大特捉獲奸細審有拿取
陵上黃尾為號等語臣恐激變邊方係隙致
旨勅禁老人不許出口二惡束手牢截遂捏奏承室
一官軍人等偷盜

陵木頗
皇上不即誅夷
欽遣科道勘問誣枉刑部審擬枷贖至今尚禁司圍
牛與溝壑浚之兇惡如此
皇上不念舊惡
授置東廠浚宜何如銜恩圖報顧乃教猱升木肆虐
加翼蔗校四出交生事端詐財害民雷轟[illegible]
富商巨室人人自危前門各舖罷市累日不得
假續奪金一事也此猶

都城耳遍遣緹騎詐騙房山一帶富民有一家害
至幾千萬兩者遠至河間雄縣抄沒王一第家
財威逼人命如直隸巡按喬允升所奏者
輦轂之下
畿甸之內被害者魂驚聞風者膽裂呼天搶地鳴
神衢寃莫不欲食浚之肉而寢惟忠之皮無知
小民不曉
英斷交相猜度浚忠貨積如山寃深似海利歸私室
怨歸

朝廷
皇上何愛焉昔馮保事
上青宮猶然事發服辜二惡何功何德而
皇上爲欽恤若玆耶且永寧被逮官民禁獄七載矣
報故一十餘人奄奄待盡者尚氣有徒
皇上知其誣枉刑部蔽其非辜而浚忠必欲一人無
生還者刑部司官屢易不知來歷不爲煩
請發落坐視今日餓死一人明日病死一人是真杞
死罪者尚有番恤處決年分而此輩無辜俱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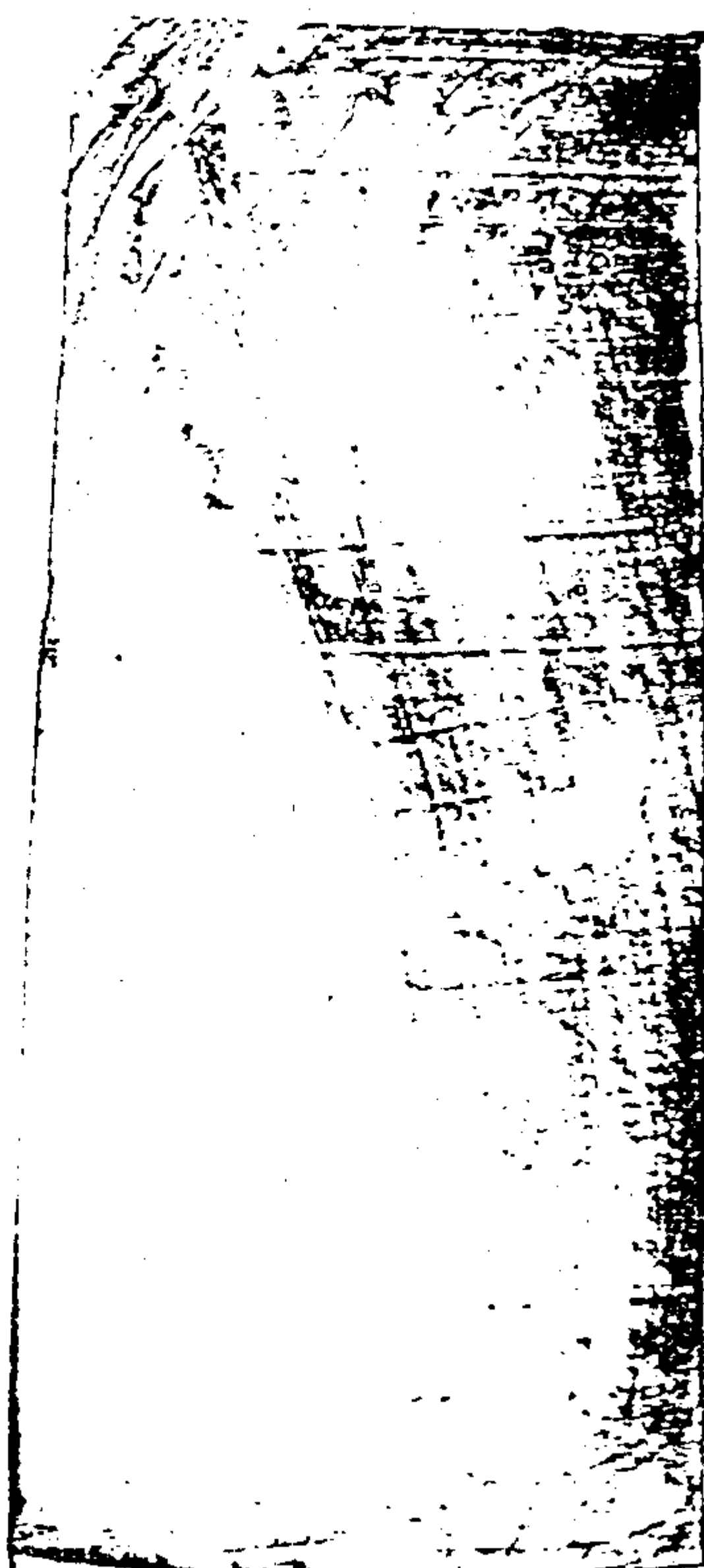
決不待時是得罪
皇上者臣下猶得執法
請宥而得罪浚忠者法司不敢不能法據究也卽此
一事浚之威福彰矣究業積矣其他虐焰更僕
難數方春時和
聖躬新泰萬彙昭蘇羣方在宥而獨
京畿有搶食之苦囹圄有向隅之泣亦是干天和
而傷
聖慮伏乞

大奮乾斷亟將李浚原惟忠等正法其王大義等一
起照刑部原擬發落行見千里之內塗歌巷舞
祝
聖壽於無疆之日矣臣無任激切禱籲之至

送单始末疏

題爲奉
旨差察循職圖報敬陳送单始末以祈
聖慈事臣辱
召命掌管河南道務與聞察典一切咨訪收单會単
俱臣職掌裁定處分則部院事也臣於去年九
月到京十月即行發单咨訪於時已聞御史金
明時之口語藉藉矣及至收单會单則明時之
事欵獨多當十二月時考察期道前畢已久明

時忽有考察關係
大典一疏上言德政多於彈劾既中着寵之情更結
連鷄之勢挾官挾庇意態張皇明時之心路人
所知也若使糾叅疏出於平時則自是言官職
掌誰得議之斯時斯疏雖曰不要向來議論其
在庭列臨期忽有異聞臣是以有送单之事蓋
臣自十月後未得一謁冢卿考察有日始同科
臣曹于汴同事喬允升往候仍帶单以便請裁
因冢卿見辭遂以數单與考功司郎中王宗賢

轉送并以送臣堂上官所謂要挾疏即指前疏
也蓋爲
朝廷之紀綱慮後來之人心慮豈止一人一事哉若
言無病則有彼之手足步履在若言不通病則
有臣等原收之单在臣往素耑職掌所關義無
反顧原非有仇于明時也伏乞
敕下部院從公議覆以肅察典臣無任悚息候
命之至

恭部臣阻撓察典疏

題爲邪臣阻撓京察乞

賜乾斷以重

大典以肅

國紀事臣惟六年

大計有黜無陟有懲無勸自非

君父責成誰肯自招嫌怨故在部堂則請

旨在河南道則先期題定以防推諉蓋事關通國人

各有心口實難謂誰有邪正之大關不爽毫釐

卷之二

朝廷之委任不虛人孰甘放縻人孰無交游棄今往

悠誰任將來故萬曆二十二年有考察後內外

官員有代辯者照御史傳霈重處之例

國典具在不意今日乃有廣西恤刑主事秦聚奎

者明知察疏已在

御前不候

處分代人奸辯且獨于金明時則反覆詳救不遺餘

力聚奎曾爲縣令外計被劾調簡既痛心察典

復見中翰兆遂欲倒翻清議另立乾坤弄命該

科豈處士人之語既肯謂明時忠覺臣復何說

明時人品不必問之朝紳卽與隸市人口語具

在久病故稱體面不顧體面故思逃察與十

二月疏明白有考察字樣在內不但使太宰有

同鄉顧忌之嫌抑使與議者有反處吉官之慮

共要挾之情共知共見二月二十五日會単與

科臣考功已共註處二十八日次會復商訂不

移隨經告臣之堂上官矣因念冢宰主計何得

始終不一見故于二十九日三臣同往而不意

卷之二

冢宰見辭考功出會怨謂明時議欲寬處臣恐

無以服閭巷心故出此单轉呈冢宰臣所備単

原止貪險有病私通賄路八字因變更出于臣

時明知被挾故當在

朝房借筆考功後增數語蓋有畏察者有畏批者

臣無畏也臣若照顧一邊自當調停兩解一任

轉移繳口而退今日豈遭濂假然

明命在上計法在臣臣愚臣愚臣不能也至于明時

後被字樣織犯非人意想所能幾料聚奎具本

乃明時乎傳之天下謂何如人哉亦左矣抑君

因是有慨焉乙巳之察沈一貫主張於上趙文

蔚錢夢皐韓鴟張於下李思誠亦思趙察具疏

欲上尚後中止至于今日則事前有疏事後有

疏矣明懸榜樣以示後來當事者誰肯爲虛

指一未嘗停而已在吾輩不過爲一時之含士

君子宜何如爲世道慮也伏乞

聖明亟

賜處分焉

八朝綱肅而

國事有賴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請下察典疏

題爲察疏尚稽中外候

旨懇乞

聖明檢發以重

祖制事臣惟

國家令甲六年內計百司其當黜者遺則付之言

官糾劾臧否止一時評量在千載臣與續行者

非尋常可比故在

祖宗朝皆朝上夕報未有濡遲須刻者即

皇上御宇六擧此典於茲亦未有遲至兩月者今歲

之事臣愚得與聞未議明知其難敢不其愼業

經部院主裁具疏

上請其處分未盡者公疏糾拾各在

御前矣

皇上聖明天縱

洞見萬里別在廷諸臣豈能逃

睿照頃奉

德音已

俞檢發題㷀數日又復杳然竊意
皇上亦視此典爲重故發之不輕顧惟發之太重則
此典轉輕內之舉
朝素服蹐跼屏㷀未免搘廷公務外之撫臣覆論
閉門謝事何以彈壓地方愆舊章而多叢脞莫
此爲甚伏乞
皇上檢發考察全疏并將臣等拾遺諸疏
乾斷施行庶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臣無任恭顧祈懇
之至

題科臣議察疏
題爲計典久稽邪謀轉熾因言剖析以祈
聖斷事臣接邸報見兵科給事中宋一桂疏局二疏
中間牽合假康多臣里居待事臣多所未解而
大指歸於考察則臣所與聞事也其言處裁
資指臣也臣衙門中意見甚嚴憲務疏中所載
河南道關係尤重一款甚明衙門之題臣掌道
管察在去年五月於時臣在數千里外不知也
宿病署院及河南道見在京一桂試一問之是
否麥越立見矣其察之中所欲爭執者不具姓
名察之外所甚攻擊者更擺波及其心一似重有
憂者非止爲被察諸人也而其辭曰察其套辭
以籠畢佐察諸臣曰佐命王圖此即金明時十
二月疏中本謀而一桂照應之耳夫六年考察
萬耳萬目所攢今番考察尤萬鋒萬鏑所伺倘
单開有提洛訪相同即部院不敢枉縱人況臣
等乎臣等生平即善擁戴亦決不敢冒然府借
鉅典而戴一無生平有口舌之王圖此事理甚

明者況臣等所據科道之訪单耳欲坐臣等以
佐命先坐科道以始謀合部院科道佐察諸臣
共戴一國亦大難事夫九列之內何時無商言
何人無恩怨若過考察必欲一一照顧以避嫌
為秉公則必茹弱出剛而後可忘
國家舊世磨鈍之法不如是也人自有素履人自
有真心天下是非政未可定耳嗟乎靜正不諳
嗟夙易煽湯賓尹何物逗溜宦俗時局不當議
論過易憶臣初入都時論訛之輩欣慕乾輿惜

恐不出大賢門下者非大宰耶今何不譽之甚
耶臣等直不幸而當茲事耳豈偏皆安恐而須
一桂以年誼相規乎至于顧李兩人罪案久定
亦借察事微文為解則更奇矣總之則察疏未
下人思翻局蜚語搆鬪卽察外者疑畏且作慫
前慮後之謀耳彼韓敬者居鄉在都作何行徑
得徼
皇上
恩榮同嚴父之顏足矣何至哆口詆激幾幸寵顧以

快福心
皇上何負於敬而喜談漢唐宋末季之禍錢爾可
入排
朝廷尚有紀綱慎無然也臣等矢公矢慎心可自信
而訪单秘密難以家諭戶曉一桂言及矣伏乞
皇上
敕下九卿會議指名出单公平覈實是非既辨亦望
皇上明賜裁斷臣等不敢避
斧鉞之誅而使

朝有空言聚訟之臣僚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乞分別大臣去留疏

題爲

國是關係甚重大臣不宜忘

君懇乞

聖明分別去留以破邪説事臣惟大臣去就關[illegible]

之安危而議論雜揉止一身之利害故人臣有[illegible]

潔身之義而尤有從令之恭

祖宗朝大臣未有徑情直行者頃日

明旨尤爲炳灼不意吏部尚書孫丕揚臣衙門堂上

官許弘綱忽有叩頭束裝之舉夫今春計事不

過尋常止叅年來長安局面已成明張膽科

臣亦知有逃察之心

令甲則昔無避嫌之款實犯耽耽多方鼓煽以致

結局無期訟端遞起二臣力辭回

天計出拂衣艮非得已顧今

朝宁九列幾人若相攜持而去一

國幾空矣

國無其人何慮蔑有階之爲禍恐未有涯以之全

身則僉肩重擔何嘗私卸以之倍

主則觸恐激憤亦豈忠誠太宰受

國恩深副院蒙

主特眷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報答未稱翻閙羣嘩義固不出心亦

何安徒令讒者藉地揶揄況是役也大晨原無

異同苦心總未濟事值此艱虞政當併力掛冠

神武僅是身圖二臣何遽及此議論爲之激耳

議論之來以王圖爲兵端然朱一桂疏中不慮

稽摭吏部侍郎蕭雲舉乎兩人地位相近僉堪

大拜適當考察之際搆成水火之形生平無知

交者尚名擁戴則譌言爲出脫者亦可交加今

日須言此兩人爲之國耳去其國則議息議息

則二臣安矣伏乞

皇上亟允蕭雲舉王圖請告

諭孫丕揚許弘綱安心供職庶

國體不傷

朝事尚有賴焉至于小臣毁譽眞同鴻毛不足論

矣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題臺臣議察疏

題爲煩言更端流禍彌毒懇乞
聖明鑒察以伐邪謀事臣惟今歲京察吏部尚書孫
丕揚主之於上秦人也臣以河南道得與聞於
議于下吳人也故週日煩言具攻王圖以齮齕
太宰而并以籠罩臣等王圖占
國門矣徐兆魁忽移師東林以齮齕臣而并籠罩管
察諸臣夫秦人東林風馬牛不相及兆魁太宰
知己豈不知之胡以混爲一塗怨之一字兆魁
不能忘情于東林耳夫人臣事
朝廷事德怨豈所宜言彼史記事者當臣去國尚未
入都豈有生平爲臣用力臣非記事所能用也
臣何德于記事以察事爲報臣非私記事者也
以臣由記事而晉察以記事由臣而免察士大
夫開必有明其不然者卽兆魁之心亦不謂然
也臣豈能禦人以口給乎人各有鄉人各有交
所信者心所守者法耳旣謂太宰私其鄉又謂
當事諸臣不以私書處吳正志爲徇私交則今

歲在事無一人公者安得生人於空桑借於茲
異域乃免口舌哉縣令欲殫之怨尚可借察以
脩則官察者安所逃罪假書之事役等發之者
曰暧昧之事不可以加人也私書之事必罷創
之似乎曖昧之事可以加人矣二者宜何所析
衷且臣能受計於東林不能盡得之部院欲定
則處欲免則免談何容易臣具現光矣詰則乞
人既而三四始猶營辯今惟冀息部覆沒灰共
心局外嗟乎諸臣之廢棄久矣二十年封事以

賜環為首規今其人乃至是耶兆毘有怨於東林不
為海內諸賢地乎且諸臣既已廢矣法於何加
吁可畏矣臣愚奉職無狀致激人言察疏已下
臣事畢矣伏乞
皇上亟斥愚臣以謝言者餘非所急也臣無任悚息
埃
命之至

直陳咨訪成規疏

題為咨訪原有成規節辯愈明用此謹陳事理以
祈
聖鑒事臣以愚戇典察須言之與光科應有謗尋道
目若宗文復有私單之疏矣惜林棋時亦一貴
也顧單何能禁臣來自家居聞見甚隘固當遊
詠實所夙夜發訪在京在差同臺固遵成憲臣
昔在差亦曾與此發訪候
命新咨亦係遞來故事見在臺省亦曾與光臣自疏

思其居豈料人欲籍多口宗文述臣面語委有
之蓋為論咨訪事而發當時尚病臣求言太寡
今更謂薄訛言官訪單非情也臣憶去冬臺省
即在京者亦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臺省互會
那得云少宗文即繫有徒能必同已者皆無單
異已者皆有單乎陳言
明廷尚有彼此江陵之勢猶不能使臺省同辭宗文
欲令凡在言路不得為異苟有異者即係若壓
聰明顛倒黑白恐無此法也與察尤在太宰所

進之单彼单難謂臣等所送彼此俱有何得言
私所欲庇則謂单爲私爲不足遽所欲去則謂
单爲公爲足遽亦大以臆斷矣會单之時甚訝
恭伍借多商確外人安知公論王人攻未易定
勢有衆寡强弱理不爲稍請聽之矣伏乞
敕下部院查議臣等應否廣咨博訪科道應否各自
開单虔公私定而是非亦定矣臣無任未忘冀
命之至

題科臣議察疏
題爲煩言愈無根底懇乞
聖鑒以正人心事頃緣計事囂譁疊與亦多塗矣今
者科臣姚宗文再疏乃忽取計事全局盡歸於
臣之一身若今歲之事獨臣爲政者臣實與聞
茲與可曰非臣惟是疏中事理有刺謬者請得
而言之宗文謂臣以科道訪单談之同臺差上
弁新咨候
命諸臣臣疏語意原不爾爾臣疏言去冬即見在京

臺省尚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单臺省互會那得
云少則单所從來尚未言及於在差也至於新
咨則臣初入
都門實循例發訪共相率而不交則壞國籍等禁
之非臣聽之臣又安所從得单然必言及咨訪
在差新咨者爲宗文前疏述臣語原係論咨訪
發耳臣疏具在可以覆按其每疏必言異正志
者正志係臣同縣非正志不足以坐臣也正志
廢棄二十餘年纔入

都門即被陳治則參處此中察冊所載禮部先議
下俱已註陞調矣必欲削籍乃爲快乎部院僉
議太宰曾言此人向請宜君與史我知之難以
議及部院同事諸臣亦豈有私乎查正志許单
臣銜門先後所投各一中間字款一字不差不
獨臣一處藏斯单也至於惡綠挑激之說尤屬
不情宗文請太宰發单吝訪王元翰之黨與這
撫東林諸事是非了然人不能蔽而又謂劉國
縉係攻元翰淮撫之人則劉國縉者太宰之所

知也臣欲處之則忤太宰意何得言挑挑之甚
乎挑之怒乎且國縉固保淮撫撫遼者单中所
載人命贓私多有案卷印票兵刑大理同臺口
語可証豈一依門傍戶可掩生平至於東林節
書太宰屢遺口語矣乃於考察戒嚴之際臣復
爲宛轉達書以露淮之輩此豈人情事理若臣
實達書太宰而今日不認太宰謂臣何如人宗
文言臣借人爲挑激無是事也若屆期欲究僉
明時則實以攻秦之故當事不無顧慮臣以爾

擱議定一旦忽移明言執靜投单考功豈望其
爲臣諱而云隱中哉若夫與聚進单之語則國
宗文謂臣单爲私故言七人之单部院皆有非
出臣私耳而亦謂挑激則更非臣所苦處且所
謂挑激者遲機寔寔混迹躡躡令人莫可揣控
臣性戇率無識避忌九死不回致來多口善挑
激者不若是拙挑激二字日來秘訣論取見方
臣不敢受稱冤不及於他曾負屈獨多於言路
言路之額號更在結盟之朋好豈考察

大與應獨避言官偏問交情乎劉國縉僉明時伏機
于前宗文等今發毒于後何苦爲人作用查得
已亥京察御史許聞造亦于察前疏參張養蒙
李禎以爲避察之計節奉
聖旨許聞造卑違反覆排陷臣察今值京察之期與
是保全祿位本當重治念係言官姑降一級
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欽此當時曾不避
嫌日後亦罕構議今專憾宿嫌傲等不依世道
人心又一變矣蓋緣去歲局面國縉等已因王

紹徽竊附太宰門墻而太宰不盡知也一旦悉
分作此怪事遂以爲臣實彼其胥耳人各有容
訪人各有聞見臣卽不敢推諉要之事勢豈臣
一手一足所能捏定若必欲加考察不當之罰
則臣實與事無所逃罪伏乞
敕下廷議參詳臣疏臣專是否如舒臣所言庶幾情
淸而是非可定矣臣無任惊息俟
命之至

請下文武科抬疏

題爲懇乞
聖明檢察文武科抬全疏以完計典事臣以去夏奉
管河南道務文武大計偶集一時各具有科抬
公疏亦推是
祖宗之成例是憲是守不謂
留中竟至今日雖中間曾經南科及自請告并前請
覆者參巳奉有
明旨而未及
處分者尚有人也遺奸未殄固無以昭磨鈍之權卽
使輕重區分亦自有使過之義柰何以一人爲
寵之故而輕廢
祖宗二百年來之大典蓋中外之側目怵心惟是節
王之楨耳豈以
皇上之明而不及燭之楨之交通豈以
皇上之威而不能制之楨之跋扈且令朝士之貞不
肖而膺行險與之交驩而借力也耶
皇上之威靈莫測終有必伸之法而一時之濡忍未

斷已撓不易之規臣雖效差而未完之局臣實
尸之臣安所逃萬世之責伏乞
聖明留神檢察臣等原疏其武舉現已經兵部覆奉
俞
請仰祈
宸斷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題南臣議察疏
題為
大典已結囂競未杜謹發隱謀以廣南中開見恭懇
敎廷議以定
國是事臣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曾鳳
易王爾祚各疏論察事而萬祚一疏則俱僉明
時事也中間或多寛臣等而專責備太宰孫丕
揚然其所論事則臣與聞之事察事若不當則
臣豈應獨逃其罪三臣局外之人也其論人或
以大槩其論事或以風聞故妍媸易定雖黃易
分而臣等局內之人也責任在身評議在後實
有多方咨訪極力推敲而不敢漫隨人之口吻
止避己之恩嫌以一事槩人之生平以分門揜
人之瑕類者三臣豈得而盡知也若乃王圖之
當去則臣等已言之不待三臣也王淑抃之不
該留則非內計事也金明時不參於外計巡關
察吏之時而參於內計戒嚴聽察之候明乎其
有挾而逃科道諸臣不指實劾奏于去年外察

之後而劾奏於今歲內察之時又爲明時所宰
籠矣雖然三臣之論自明也曰明時共拚一敗
曰謂明時非察典宜處之人不可曰明時自爲
明時明時即甚不肖亦既臚列矣臣知宜處又
欲調停則必聽其要挾而後可耳明知猾宰不
聽其同門爲之調停致生意外之事則臣之愚
耳戇耳前疏謂有畏察有畏擠臣若照顧一邊
自當調停兩解是也許開造之後更有明時此
徑已熟恨年來紀綱法度不如前耳往濶不過

臣懼後次京察尤而效之者又不止一輩也代
辯之例載在
令甲若必謂秦聚奎不宜處則須題改前例方可
善哉乎老成人不可不借二三大臣各疏乃心
維顛救覆翻然入部堂另是一番景象之語也
庸知疏中脈路政有不然者太宰孫丕揚不去
則少宰蕭雲舉不得署篆雲舉不署篆則議論
不得息雲舉之事且未暇具論即察疏已在
御前尚以未拆封再四追考功抽換以營救一投[illegible]

監寺閭里被訪之貴郎鄧士昌考功見有揭稱
止可辯千金事而已等語茲事能爲何事不能
爲況日久論明其他亦復更多齟齬難謂莫須
有流一貫誤
國待蹤蹟不能飛身而至李廷機不經不實猶不
可覥顏而出耶南中所提者鄒綵耳此等猶若
亦有以聞之者乎流黨餘人一網打盡望門投
摘尚猶未已大禍難解天下疑懼萬[illegible]之辭一
何有戒心與流言挑激自宜爲[illegible]冠而去豈

臣去年入
都門特即聞浙宦有今歲考察盡處浙人之語矣
臣是以有局人于一地收人于一事之條議也
國典至重與論難掩豈有不論人本等職業生平
行實而徒採聲問黨之理乎可謂明時之議處
爲浙人之故乎饒人同極交亂四國亦可以深
長思矣臣疏成將上復見刑科給事中彭惟成
一疏又因三人而推類以及七人謂此七人之
卑吏部臺省有無參差部科不論以臣衙門論

之七人之单則或得于公送或得于另送或即此七人之中面言其人應處某事是實七单見在各處其言猶在臣耳可以質也王圖已經出都門被參自無復入之理即雲舉之告亦屢矣伏乞

皇上速允二臣之去仍

敕九卿科道將七人之单從公詳議中間事蹟有未名者一一勘實另

賜處分庶

國是可定羣囂可息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參南察部臣奏辯疏

題為南察部臣違例奏辯謹循職糾[illegible]

事臣惟

國所與立惟是紀綱法度而

國家法紀則

列朝所定諸司所守者是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弘治八年奏准被黜官員有不服考察摭拾妄奏者發遣為民嘉靖二十四年奏准各衙門黜退降調官員不許在京潛住造言生事摭拾妄奏違者不分有無冠帶俱發口外為

民欽此

憲典照垂星日並麗兩都遵守莫或敢違乃有原任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俞价者身經考察已奉

明旨忽行摭奏自稱枉誣浸云事干錢糧已經部覆行勘明言借討簿口實敢弁髦

典章據茲奏辯已合覈革若有侵欺更當從重臣法官也知有三尺而已既經投揭到道相應糾劾

伏乞

殿下部院查例議處或俟撫按查覈到日從重處分庶法紀彰而
國體亦重矣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改差請告疏 一

題為積病沉痼痊可無期乞
恩回籍以與生全事臣以積病積勞杜門
請告俟
旨兩旬有餘轉高
天聽亦復更醫幾幸有瘳而病在膏肓藥徒瞑眩刀
圭轉加七筋轉縮皮骨僅存精神全耗向稍暈
眩時作今則率以為常床第之間忽不知天地
四方之易位也人臣事
主所致者身今支離困頓已至此極豈復能堪奔走
之勞而肩
畿甸之任哉性命之憂在身公家之誤在
國伏乞
殿下部院覆准回籍調理倘得更生即
恩何極臣無任激切恭禱俟
命之至

改差請告疏二

題爲病勢阽危懇

恩亟放事臣病緣勞感勞積病深再踠乎

天候

旨六旬餘矣亦既方書屢檢藥裏專親而沉痾奇[illegible]

起色無期始稍眩暈今更寔迭度長日以似底

恩頹質之先秋困踣顛躋於斯爲極伏思請告

之例

本朝彝典

聖聖相沿華散共貫原非

恩澤莫或靳縣不惟疾病人所時有

明主不竭臣力亦以天工實惟人代卧病未免瘝官

既恤爾私亦急我公人臣誰甚輕爵祿而自爲

身計

列聖亦豈縱朝紳而不自爲萬幾計也行之二百餘年

今竟視同瘵瀅政體人情並爲妨礙夫人臣疾

病困窮舍

皇天

大父母不呼更有何門可以籲號伏望

敎下部院議覆施行臣無任恭顧懇祈之至

請賑濟畿省災民疏
題為四方水旱洊臻
京師墊溺最苦懇乞
聖恩亟賜賑濟以救殘黎勸修實政以回
天意事 臣竊惟
京師四方之極
繁甸尤
帝王所憑三輔無年數載於茲矣今春亢旱二麥失
收盼盼孑遺惟茲秋種不意大雨連旬如傾若

灌九衢忽變江湖萬戶幾無烟火列署牆垣[illegible]
多敞塌民間閭舍大半傾頹倒屋摧棟之聲晝
夜不絕于耳即 臣衙門水深五六尺至今猶斷
往來壓覆深沉兒啼母哭流離轉徙塗塈巷壁
販負稀少物價湧騰蕭條昏墊其災何歲於三
十五年
京師如此三輔可知一之已甚何況連年通[illegible]
西一帶舟覆陸沉徐州以北浩浩洪流其在秦
晉則更旱乾異常古云方千里之水旱猶或難

支今且數千里赤地白波則是數千里流移餓
莩也
皇上即在
深宮必且聞之惻惻三十五年之災獲有
聖母
皇上為之發金賑救故尚存百姓以至今日今亦豈
人力能支惟有歸命
皇上耳伏願
亟發帑金平糶倉米先華四郊横税以綏

[illegible]閒集 卷之二十

京師仍遍行濟賑以普大賚於四方庶孑遺可存
邦本可固雖然猶非其本也
皇上英主也
御曆日久不無輕天下而蔑萬幾之心
皇天不忘仁愛故時降災異變以相警告
皇上試考
祖宗定鼎燕都以來有九年三大水若江南者乎 臣
見近畿水陸極產頗似南方又聞
京都父老言數十年來風氣頓殊往昔先儒云天

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可不謂寒心
皇上豈肯以重熙累洽之身而爲基釁啟孽之
主今日必眞見天變不虛天心可畏從前徑省自今
改圖天所眷之
元子何可止爰以姑息偟守之尋寺天所生之賢
才何止使遁鞠于空林索米于金馬天所與共
位之臣工何可使揆地單貢卿署寂寥千里共
一監司兩都十餘臺給殫項之吏歷載幽圄厄
此皆日見之章奏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皇上斷然行之而
朝政有不改觀天心有不效順者臣請伏妄言之
罪臣無任激切禱顧待
命之至

題諸臣議察疏
題爲察事尚繁指摘謹陳事理以祈
聖斷事邇日挨邸報見省臣各疏攻丁元薦而意則
爲察事也總其大指則尚蹔七人之說耳其推
廣于七人之外者則顧天埈其精粹于七人之
內而約之以三者則以徐大化張嘉言之處亦
固有當於言事諸臣之心而湯賓尹在部顯若
非出於其門迫于萬不得已者不爲援手也其
言非眞欲易局啟倖者意在祈裒以平人青耳

夫賢否在人意見人心不同如面然而臣等身
有專司事多咨訪今日在廉藺寇賈之義可以
相責而欲脇以衆勢令其雷同附和則不能也
若必欲翻局則六年一舉之
大典憂勤
詔旨各有責成採輿論於通國集衆思於
廷臣踰半載始告成事今欲翻改難憑口語須集
九卿科道於
廷容臣等與部院各出收单各質以平日所訪聞

先時所擬議極言評論有須勘實者仍行勘實
然後各人之行事心術顯而議論可定此于臣
等亦甚便也若云私单則臣等先已慮之矣臣
與協理喬允升衙門收单後卽往城隍廟折封
同閱每封編一字號并喬應甲所送徐紹吉单
一封亦編有字號曾總送剅院處看過十人之
单實出喬門公堂所呈及應甲所送原非私乞
去冬劉國縉等所以必欲禁新咨之单而不肯
廣其塗者由今可想其意而今必以爲私以蔑

惑人何也且察事以來加人者附泰題目而不
知此三人者政皆附泰者也各誇太宰知已傳
述意指用以誘脇人臣實得於面聞伉直不墍
得非有所恃而無恐乎劉國縉之當處喬應甲
亦向臣言之而實以田元德之事其揭中所謂
若言田元德事則瀉綱尚多是也湯賓尹自知
外議沸騰晝夜奔狂趕攬結納諸凡議論彼皆
此和創建七支虛與其徒黨刻期聚會而劉國
縉王紹徽尤其糾奬之獨深聲勢之最倚者故

臣等曾向考功言留作大僚糾拾之用而陽若
徑處之耳此實焜之續邪之囮流毒無已者其
其徒焉能爲之辯乎當此不諱之
朝得居可言之位衆勢可憑群唱易和諸臣何不
一達觀於昭曠之原乎總之則彼此之口俱難
以移當人之生平而各人之肺腑亦必有久而
盡見者惟應付公評於天下後世而已伏乞
聖明俯賜裁斷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題各差缺滿疏

題為巡行天下三十二差實缺四差已滿二十一差將滿四差未任三差荐勞至極職掌攸關謹詳查年月開呈

御覽懇乞

乾斷處分以濟困乏以圖治安事臣惟四海九州之廣億兆人民之衆其間情態龐雜弊孽徵聚

祖宗朝既設有守土之官矣又令柱下諸臣冠惠文持繡斧歲一巡察且俾遍歷幽遐不常厥居故

以人情習則玩創則震輶軒臨問則民隱得聞所以尊

主權而起吏治法莫良於茲也今除在京或一人數差或無可差或差期已滿姑不具陳外巡行郡國若提學巡按巡鹽巡關巡倉茶馬共計三十二人耳以三十二人周行天下亦不為多而今則何如耶南北提學山西巡按則雖差未任巡漕茶馬廣東陜西則雖有人而報滿在即其餘省直巡按鹽倉等二十一差則滿至一年二年

者有之並未有不滿者若遼東貴州兩關兩淮之差則竟虛無人矣無人則誰與稽查奸弊有人而滿則亦徒株守一隅變巡歷為常住之官使暫遣同守土之職人情易玩瑕纍難防

皇上神明天縱揆之事理可乎否耶十四五年來臺班寥落動多掣肘然亦未有事體異常若今日者向猶有養疾服除諸臣可以起補今則止有張五典荊養喬二臣已赴補而未

俞余懋衡孫居相已起補而未

俞其餘則資無可差矣取諸

華轂而布滿核延無如考選諸臣之便即使朝課豸冠而夕驄騶轡亦止可濟各差之窮而不能使臺班常濟濟也是以掌院及衙門諸臣各以職掌職事再四籲號豈為諸臣乞

恩為

皇上

國事計耳臣叨掌道事幾一年矣且甚愧其職矣故敢總查各差出缺入境報滿日期列款呈

覽以明臣等不欺之心而請
皇上特賜處分臣無任迫切祈禱之至

請發倉米以賑饑民疏

題為
畿輔流離至極目擊最眞乞
恩發倉米救燃眉以固根本事臣惟民者
國之本
京師者四方之極無年則難乎為民矣無年于[illegible]甚
於無民此在四方且不可况於三輔之地乎臣
按為地方連年災祲民已十室九空今歲復遭
大水窮民豈能堪命蓋九河朝宗於
帝里故三輔獨受其懷襄夏秋之間舟行樹杪一望
無際城邑衙宇廬舍漂頽固無論已即今水未
全消耒耜絶舉秋成既已無望春麥又未佈種
百姓既無半菽充腹又無一著棲身以故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扶携襁負絡繹道塗
其東行出關者則永無還鄉之望矣即有忍死
未逃而突無烟竈無禱或兒女既賣於他鄉或
妻室已隨乎陌路咸願早從地下免受折磨臣
視事一月聞見最眞即修理城垣衙宇之抵詳

日不停批況閭閻屋舍其餘能幾無食無君民
焉不逃逬之不止成何
畿輔除庫倉之積臣得徑行
曠蕩之恩另行題
請外切念斗升之水未獲沃濡枯涸以甦轍鮒沾溉
之衆亦難忍死須臾以沐
鴻慈查得萬曆三十五年
京師大水荷蒙
發倉賑濟民得苟全性命以至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今日豈忍以
特恩保全之民而令其盡爲溝中之瘠翻作無家之
鬼乎臣謹奉揚
上德再達下情懇
請太倉米因萬石爲
皇上活數萬人性命亦知
京儲原不克盈漕事復多艱阻顧
國家不惜民力輓漕灌輸原爲
京師耳今三輔流離既巳極矣及今不恤逬旦立

盡誰與共守此邦在各省直固亦難援此耳非
日北風乍起寒威遠慓臣已衣績尚欲加綿忍
念道路流離之子窮簷餓損之夫單衣不給何
限啼號一夕冱寒殞命多少臣不覺潸然淚下
而躁轉達且矣別
皇上須四十年之玉曆屆五十歲之茂齡日升方杲
川至無涯竊計
宮中燕喜應稱
萬載之觴忍令

輦下逃亾不
霑一簞之惠民間有喜尚多施捨以迎祥
聖主延禧願借光明而爲燭望
闕齋心呼
天請命伏乞
勑下該部覆
請施行臣無任激切祈懇候息待
命之至

請貸畿民徵解疏

題爲分
帑已賑貧民奉
旨又復徵解萬姓莫保旦夕三輔日見流離仰祈
聖明俯從原貸事臣謹會同巡撫保定兵部右侍郎
王國以
帑銀留賑始末備陳於
皇上之前巻查三十七年
畿南災旱閭閻死徙景象蕭條荷蒙我

皇上允戶部之請本年十二月内節奉
聖旨北直隸當年徵在官聽解内帑稅銀准留以二
分解部以充軍餉一分賑濟饑民移文彼處撫
按官務要分散得宜窮民獲霑實惠方稱朝廷
軫念優恤至意欽此該部欽遵備劄前來維時
歲已將終料當年
内帑一半稅銀張曄必已解
進牌行二道查議尚有工部一半稅銀未經全解
臣等以
皇仁不可壅遏饑民望賑然眉可先借以賑濟卽於
次年
進帑銀内照數扣抵葢
皇上明旨炳若日星臣等奉行急於風火恭設香案
率貧民北向叩首以謝
皇恩葢賑銀數雖不多然
皇上一念發帑仁心百姓已家喩戶曉額緩須臾無
死以永沐
聖澤固二郡有同心也賑事畢矣已經會同

奏繳矣戶部又據揭題覆矣不謂張曄止奏留二
季屢疏
瀆陳頃奉
聖旨這奏内保定等五府三十八年秋冬二季額稅
銀兩如何經久不解顯是該管官員阻撓推諉
姑不查究況今帑藏匱乏所費不貲爾還會同
撫按官上緊嚴限催徵解進應用該部院知道
欽此臣等回顧憂惶莫知爲計夫曄内臣也不
恤民艱不顧大體一稅之外百不關心何足與

敕獨上致
明旨有始無終下令貧民以德爲怨
皇上四十年太平專業可令
詔旨不信乎近據各道府呈詳臣等皆云所扣一分
之銀已賑數萬之命待逾兩載復欲追還竊恐
予而復奪非
聖心所忍小民既吞復吐又情難委堪乞即具
題以安反側等因臣等反覆思之即使嚴催徵之
法敲扑赤子追奪賑銀妥乎不安乎今歲水災

幾徧
畿輔窮民半菽不飽片瓦無棲啼饑號寒實難存
活離鄉背井舉目堪憐諒
聖心必有惻然者臣等再查張煒所爭二季銀兩其
應進
皇上者已年年無欠不過欲抵工部額數耳夫修理
大工固爲亟需保全民命豈是緩圖
皇上試問該部捐此稅銀以湊集數萬生靈事體可
行否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計安無告不俟臣等之喋喋矣伏乞
敕下戶部覆議上
請賑過一分稅銀准令開銷如謂銀已恭
進即於應解工部銀內照數除豁庶
詔旨信而萬戶忻傳
皇仁布而三輔永戴矣

畿甸災荒疏
題為天災滋甚民命阽危懇乞
聖慈亟
賜賑恤以保孑遺以安近地事奉都察院劄付准戶
部咨該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王邦俊先後揭
報順永二府所屬各被水災緣由相應照例行
勘合咨轉行順天按屯御史速委廉能正官將
各被災州縣衛所地方逐一查勘照依本部原
題則例要見某處被災幾分某處災輕某處災
重分別分數錢糧作何處置應免存留銀兩查
有某項積餘者甚抵如無抵補作何措處俱要
查勘明實具
奏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移咨備劄前來依奉俱經案行密雲等
道選委隔別廉能正官親詣各被災地方沿途
履畝逐一踏勘明白議報因各申詳到道轉呈
到臣據此為照除被災稍輕及不成災者不敢
槩論外看得順天所屬還拱

神京為根本重地邇來水潦頻仍望疇接壤黎民
幾無孑遺闔閭空存皮骨昊天不弔今歲復遭
滹洞之災不惟渰沒土地抑且衝損城垣不但
坍塌廬舍抑且漂流男婦累牘連章向猶得于
耳聞停車問俗今實得之目擊或尚窕在水中
或行數里無烟火頹垣斷壁十室而九為戶無
人十村而八詢之皆謂流移死亡即有亦多鵠
形菜色周爰咨諏淚與俱下蕭條豈成
畿輔根本不固
皇上即有金過北斗亦非完策臣接差之始先經備
行各道查勘被災極重果有幾處真正饑民的
有若干節據報稱勘審明確臣即策除今冬應
解部銀二千五百外特捐臣衙門積貯贖鍰贖
穀酌派分賑順保河三府重災州縣矣第升斗
之粟勺合之水能濟幾何就一府之中不過擇
其甚者就重災之處不過先其急務耳所望于
皇上軫念根本
大施浩蕩庶幾涸轍不至遽枯所據各被災地方應

蠲應免應停緩應帶徵折徵分徵及先徵若干
作何措處抵補等項與動支銀穀前量賑也該
免官馬芻稅正耗或亭或罷事宜既經各道委
官查勘明實逐一議妥呈詳前來俱應准從又
照保河二府所屬災傷例應各照未經奉有勘
劄難以另
題惟是今歲水災河間不減于順天而保定次之
並受水之患下流爲甚如保定一府則安州新
安高陽雄縣新城慶都爲甚而其餘難以並論

如順保河三府則順河爲甚而保定難以並論
即河間一府之災臣亦累經駁勘惟擇其至苦
至極者附于順天之後至于永平則雖有勘劄
臣亦置之矣蓋不敢不爲民生計亦不敢不爲
國儲計也爲此具
題伏乞
勅下戶部將被災重輕州縣所謂順天如霸州保定
文安通州三河寶坻平谷大城固安武清香河
漷縣東安良鄉薊州涿州永清豐潤玉田房山

宛平大興密雲等州縣武清衛營州前通州左
通州右定邊衛梁城所遵化衛忠義中涿鹿三
衛興州中興州後營州中營州後神武中薊州
衛鎮朔營州右興州前開平中密雲中東勝右
寬河所興州左等衛所河間之青縣靜海興濟
慶雲滄州鹽山任丘等州縣天津三衛滄州守
禦等衛所及坐落各屬境內屯地并各項地土
與各告人所被災傷蠲免徵折停緩分帶等項
事宜俱應照議施行災民幸甚臣愚幸甚

參勳臣詐財揑 奏疏
題爲勳臣挾勢行詐揑奏欺
君謹據疏糾叅以安
畿輔小民事臣惟
輦轂之下奸宄雜遝往往假借厥衛名色倚托勳
戚勢要或倏忽擒人於州縣或幽閉詐財於私
僻弱者吞聲忍受强則復治以官法寃寃罔訴
之地一入網羅身家以魚爛矣臣痛恨此弊故
堅持三尺不敢少假頃已

陛辭東巡忽接豐城侯李承祚揭帖疏叅學霸扛幇
盖不能得之於臣而妄瀆
宸聰以希行險僥倖者本年正月十六日臣衙門告
期而審准通州告人甘祿一詞批行密雲道內
稱董文學因貧投井結案趙登科指命嚇詐主
使董官搆李繼林十餘人假充厰校越境飛拏
鎖拷嚮鈴寺得財不滿復扭上京嚇詐等情先
是亦有以豐城侯家人出名告人者臣面察來
差然不知甘祿所告李繼林等卽其人也十七

十八二日承祚遞登臣門袖出一詞求准臣拒
不行而承祚之疏遂上矣據疏所稱張應書之
揭臣未之見卽承祚面臣時亦未說及此是借
事但就承祚疏詞叅詳而假東厰嚇詐與代董
官告詞亦自難掩疏辭於佃戶呈稟不敢遠
信有無令人持票訪問虛實甘祿部衆擒捉牢
禁則出票差人越境擒拏祚已自認承祚身未
管事卽管事亦無地方之責何敢擅受民呈何
得擅出牌票事發揑稱佃戶卽果係佃戶地方

人命事情豈世爵所得審問虛實
都城勳爵戚畹不下百數若俱受詞行票干與民
事於各州縣則
畿輔之民靡有孑遺矣佃戶爲弟雪寃不能止其
告則又承祚代告之左驗也臣衙門從未見有
生員投揭則所謂詭禀當事把持官府者承祚
又不知何所指矣祚實不法輙敢揑奏又將借
皇上以恐嚇鄉民從此則聲勢逾熾詐騙公行奸宄
倚爲城社

畿民任其擇食矣此中連年災祲强半流移
皇上尚軫念根本特行臣災傷蠲免之疏災民共覩
萬壽祚獨何人敢思魚肉漸不可長尤且是効除臣
催行該道提結前詞并查羽張應書事情外伏
乞
勅下兵部將李承祚紀過自後不准推選管事庶寰
勢知警而
畿民亦得安枕矣臣在塗具疏至昌平州拜發間
據署通州印務河間府通判陳諫申稱同奉臣

約嚴禁棍徒指稱内外各衙門員役越境打詐
據甘祿告詞已將李繼林獲監并將所執豊款
候牌票及持兇器鐵尺鎖鐲府庫等情具申到
臣則是臣未准詞而承祚打詐已發覺求臣准
狀以壓州縣不得則妄奏以圖抵抗情事已彰
可見矣故不改前疏而陳之
皇上之前如此

請增畿宣中式疏
題爲重鎮不宜異視
王畿更號多才乞
恩廣額以隆
聖化事臣以巡方兼攝校士竊佼尊
帝自其職掌頗見議廣
制額之牘幾徧寰區矣總緣
皇上
壽考作人

久道成化戶嚮龍虎之文家躡風雲之會中林亦足
干城邊塞盡成弦誦而況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其爲濟濟更於今爲盛故抱憐才之念者咸
嗟結網之踈白遼泰之解額既增而中外之想
望共切要諸事理則宣鎮之于遼左實係同功
一體而
王畿之與各省尤難同類共觀頃聞宣府撫臣之
疏欲援遼東之例乞廣北
畿解額五名以其三坐于宣士以其二波及

畿士此眞善爲宣士也額臣以爲

畿士亦非二名僅足示優者茲臣常振歸於宣雲

茲復代庖於三輔眞見宣士之多額秀可嘉矣

之能空羣百名之額何足網羅

畿士而以宣士與之竝駕齊驅宜

畿士之絶摩而弃宣士之驥乎輙後矣遼士而異

文采異于宣也則不宜同試

畿關而同壁寂寞遼士而果文采同于宣也而

宜同一重鎭而獨斬新標見左臂非加於右輔

而有背獨擁乎

陵京宣款以後之生齒徧繁遼戰年來之彫耗殊甚

撥文教以脅武威

皇上非有私于遼而宣不增則法不一恐終無以塞

宣人之口若徒取諸彼以予此則又于

畿士之網羅益狹矣甚矣廣額之

請撫臣之有造於中外而臣在

畿言

畿則更見三輔之不勝收五名之尚爲

命時迫常損眠食以佐日力何暇競爲雷同眞只兄事

體不得不然耳伏乞

勅下禮部從長議覆遼士幸甚

畿士幸甚臣無任恭顧頂祝之至

叅內監擅殺平民疏

題爲惡璫擅殺平民同黨欺罔瀆

奏懇乞

聖明亟

賜正法以保疲邑生靈事臣閱邸報見

御用監杷總張潤澤等一本爲敘比用刑非濫乃

徒誣賴難容懇乞

聖明究處以正法紀以重

國課事奉

聖旨這事情着法司提來從公究問欽此因報內無

全文臣於刑科抄得之并得科叅乃知郎臣批

駁惡璫李朝用酷刑究死寶坻民楊現珠事也

卷查現珠父楊大寬原以土地之故與李仲金

吳允恩有隙於該監籽粒何與而朝用擅受民

詞已將現珠父子墩鎖監禁月餘矣復將現珠

二次共責三十板既棱一棱復攛六十枷號令

衆以逞咆哮其刑名爲雪櫈而現珠比時氣已

垂絕見其狼狽方始疎放而現珠不十日死矣

當是時喝令主使者朝用張威奮擧者其班頭

魏奉按克莊頭平日借勢戕害而茲復始禍者

仲金允恩乃大寬告發於前按臣司衙詳上以

林景芳擬徒此前按臣所爲駁也東安再檢重

傷過額則又不特責棱枷號之故揆招有朝用

嗔怒現珠分辯喝令攛枷之語則怒時尋惡復

行叢毆亦勢所必至現珠身非金石能不速殞

若云有疾則兩月之內非監即枷枷後即死果

何時可容其病師婆打寒相去七月賈氏證之

已明東安一審情詞極顯讀之令人髮指再詳

而首惡之魏奉且稱病死臣所以復駁也該臣

批云楊現珠之死至於十指桚落腿爛見頭骨

額具傷明係非刑酷死貂璫爲暴羣小鴟張後

來問官又以病爲辭且聽魏奉之詐死脫罪不

知何故該道嚴究詳奪蓋不敢以三尺之法輕

徇貂璫而深憫寶坻自高淮播虐木榷遺害內

官士猾交通詐騙以來十室九空不堪魚肉耳

且臣所轄四府地方多與

勳戚閹寺交關一不得志於外則長安一紙立致
全家小民呼天搶地鼓怨
都門如陷阱若俱謂河南南陽不可問勢不至盡
爲賓坻之流離不止也政俟詳至
題參而張潤澤等乃豫請詔
奏且請緹騎逮捕盖不特與持一時之法且欲盡
它日之威借徵課之名肆咆哮之惡遠近騷然
必從茲始幸
皇上洞矚其奸付之法司提究而不知貪只一經提

問便懼拖累至死法司持天下之平固應爲無
告伸理不待臣詞之畢而臣係地方之官豈忍
見狐鼠縱横故敢以其事瀆末聞之
皇上張潤澤自以時常奏辦錢糧妄謂得
皇上之歡而不知借
皇上今日之
旨所得於朝用多矣乞
乾斷將張潤澤等治以明比欺誑之罪仍
勅下法司將李朝用等提問正法庶奸璫不致横行

畿民得保殘喘地方幸甚臣無任恭顧祈禱之至

請罷衝疲叠稅疏

題為衝疲叠稅困民乞罷可罷之稅以少蘇民生事臣看得通州為

畿東首衝最稱重地年來十室九空凋疲已極一閭之土稅幾一十餘處叠奮來額設者亦多不但新增諸稅也新增諸稅業經臣差屢題

聖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額設諸稅原屬各處經費

國用有恒難從蠲免之科惟是所謂稅課局者設官設吏該巡攔不翅多矣究其額稅不過二百

一十餘金耳既有額金則此官吏巡攔者豈能徒手而得此數又豈肯洗心而止此數奈各項又俱稅過幾番勢不過延門而索耳索之而不得則員役苦索之而償足則員役亦苦索之而多得則民間苦矣公家所得者二百餘金而衆人所攫者倍之不止則是以公家有限之額而遺民間無窮之害也蓋

國初之設此局也此外原無他稅而日後逐事另徵則稅各有歸而此局反為贅疣矣顧以此二

百餘金者原屬經費而不得不聽此多人為狂熱益深之計也今據該州所申已經包納夏秋冬三季而覆行該道議詳則設法抵補額銀已有着落銀有着而局無用矣業經臣等批行知議抵補先行停止局務則所謂官吏巡攔者固皆為無用之人而後來選示此缺者亦苦矣不若一併裁之免編俸糧循令凋疲之民少蠲毫毛也於不能盡罷邊罷中而罷其可罷者所謂寬一分且受一分之惠而少一人則免一人之

擾也近接邸報見湖廣撫臣亦以稅少有人收納議裁黃岡稅課司則揆之事體固在可行者伏乞

敕下吏部將局官另行改選前項俸糧行州免編其於地方不無小補矣

王國反成既笼又招之放豚哀此鰥人亦可小息

惠此

邦畿以綏四方臣等竊爲

皇上今日望之也不然乘此羔羊觸籓之時撫西馬

堂箚令有司照額解

進無損

皇上之毫毛而可以省該監供應員役夫馬驛騷無

名諸費以予民亦是西江升斗少令涸鮒濡沾

忍死須臾以需蠲撤者此權宜之中計非拔本

之通諭也臣等或初撫地方或久事巡歷疊領

方新孩心已久故不憚合辭再爲補牘

皇心仁愛豈忘愁苦

聖明旁燭自照逃亾當不俟臣詞之畢矣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等無任齋心虔額之至

酌議屯政疏

題爲屯政散壞日甚額課逋負難支酌議歸併有

司就近徵收以袪夙蠹以濟軍需事臣惟天下

事不過利與害兩端避其害而就其利則今日

處屯糧之勝算也保定七衛所錢糧苦累軍餘

極矣其獘在頭緒多端有老糧有加添有新増

有積增有米豆本色不一則收頭亦别追呼之

役相錯於道而武弁又視爲奇貨窟穴其中加

以吏書之影射包納之賠累解支之齮齕益令

不勝其繁而人不勝其擾矣於是逃亾日衆屯

地日荒正供既缺額餉大虧而士飽馬騰之風

邈矣雖參罰之例甚嚴然屯官終不舍數石之

糈而易其需潤之厚也即歲歲費彈射奚益焉

夫子孫守先人之廬至於棟折榱崩而不可一

朝居則必撤而新之何者謂其將壓也今亦榱

折榱崩之時矣拘舊制而忘變通其勢必至於

無屯無屯則無軍而捍衛奚賴焉其害且中之

國家矣此有識者所以蒿目而憂故乘杜煒等之

告標騎等營之全餉以請而發價於條鞭之[illegible]
也查得
國初民糧以里甲徵收屯糧歸軍衛徵收從來之
制久之里甲逃竄而民受害也
皇上初年更爲條鞭之法海內翕然稱便今軍屯里
徭什百里甲哀人避我泛可少息撤而收之
在此時乎獨計夫里甲可更於民未有軍衛之
可更於屯者民糧行條鞭法須不擾未有軍屯
行條鞭法反滋擾者故爲
國家計久遠爲軍屯籌利病則莫若照民糧例行
條鞭法之爲策矣惟是就屯地坐落之鄉責令
附近有司將老糧加添新增續增數款及今米
互議折之數歸併於一計每屯該銀若干每畝
該銀若干清算明晰總撒相投攢造赤曆簿籍
以便查對收銷大書曉諭與七衛所屯軍更始
自今以後屯地錢糧赴所在州縣輸納仍照舊
官近議以催徵之責任之本府以出納之任還
之該司投完解銀到司不拆原封以避瓜李之
嫌徑送都司以聽解送之便則法歸畫一而多
歧之路塞矣心常撫字而無藝之斂黜矣夙餉
違邁武弁衛役何敢作奸權力足膺軍餘刁頑
何敢延挨更法善治夙蠹盡蠲感仁慕義灌輸
恐後矣其有司竭歷以圖爲
國而忘其勸卒之頒鼠不必致累黃鳥不必興歎
而且收足食足兵之効衛官學色不動持筦而
受其成卒之上不背乎
祖制下不失乎職掌而且免降職降俸之慮額餉克
盈軍士宿飽無首山庚癸之呼而有投石超距
之氣上谷之地巍然一雄鎮也而
國家歲靈益邑於無外矣此通其變不失其初其
利害亦十百於衛官之自爲政也往者閣臣目
擊茹荼受盤議行條鞭之法於報
命條陳之款業蒙
聖旨下部查議而未及行也其有待於今日哉但事
屬更創慮難與創始仰藉
天語渙頒可觀樂成之効伏乞

勑下戶部再加查酌覆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請卹太常卿典疏

題為公舉建言名臣懇乞
俯賜卹典以勵臣節事竊惟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孝子不獨以順承歡亦或因諫致忤迨其悲恭抑鬱以死而為父者必且惻然哀憐倬其誠之不見諒也今病故原任太常寺少卿
欽降廣昌縣典史傅好禮平生櫛躁所至澄清為太常寺官登九列當建言時年近七旬矛蘇作望兒孫滿前苟未免有富貴功名之念豈肯違出曳裾折檻之圖乃朔風凛冽揉七尺以報
君親霧氣晦冥辦一誠而動
天地
闕廷日暮爭憐長跪孤臣
閭閻扉開共羨批鱗義士荅不特為州邑桑梓毒痛之痛實乃深懷
畿輔動搖之虞當是時白髮上指清淚橫流即今
凍死
丹墀杖斃

青蒲討不旋踵詎在甘心者幸
聖恩之曠蕩
予薄罰以歸田布衣蔬食不留長物以負
朝廷樂道躬耕惟拜佳辰而祝
聖壽且捐梁建閣購籍貯書勤勤灌生訓以積發施
種儲器資耕懇懇賑貧旬乏年活命已百千七
邪遂有風俗出負三綱度教萬否異磨鈍之礪
砥醫俗之針砭也臣觀風釆俗備悉居平感激
鴻慈焚香遥祝負辜引愿不禄耗並是天定詩盖指

眞是烈蟲男子品望既殊褒崇宜稱況昊定以
疏救爲民既得
贈諡祭葬申仲固建言落職亦
贈光祿少卿好禮雖爵秩少遜廷尉在京卿則已積
資六年
廷諍非尋常建白覩申仲亦宜超贈數官在
贈祭前例所已有而諡號原不論官階況當集公論
以闡幽之時宜在首易名而褒忠之列伏乞
勅下該部查覆施行庶

聖恩光被泉臺忠魂思纏墓草矣

催點關臣疏

題為閱視局期關臣久缺夷情叵測時事可虞懇
乞
聖明亟差關臣以飭邊備以裨安攘事准總督軍門
會稽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象乾巡撫
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崇禮議
照薊昌兩鎮東枕山海西接居庸延袤二千餘
里分營列寨設將置兵內衛
陵京外控夷虜較之列鎮最為緊要是以特設巡關
御史一員給以坐名專
勅遍歷邊關省方問俗歲一周巡三年閱視衆將士
之臧否稽邊備之廢脩查工程之堅窳驗士馬
之強弱計撫賞之盈詘察夷情之叛服脩舉八
事整飭兩關上係
社稷之安危下關生民之休戚其責甚重其事最緊
誠不可一日缺者今查巡關一差缺官者業逾
二年矣況今歲正值閱視之期自三十七年春

防起至三十九年秋防止舊工業已告竣尚未
閱查四十年春防起至四十一年秋防止新工見
在派脩又當區畫
陵京萬年之保障徼塞一時之綢繆一舉一修盡在
今日即使任事有人猶懼勵勤不給倘再延積
誰與綜核兼之伺尹聚兵於嵩喜那元復伺於
界義嶺那要挾於古曹虜情叅眷警報頻仍自
等待罪封疆目擊時事閱臣一差大為安危利
害所係量時度勢萬難泄泄不得不披瀝陳
請仰瀆
宸聽伏望我
皇上特垂軫念將巡關御史亟
勅都察院速為
題差刻期巡閱庶邊備整肅虜患可消而重鎮有
賴矣

靈薮閣集卷之四

陽羨湯兆京伯閑父著

疏

河南道掌道事監察御史臣湯兆京等謹

題爲

聖明眷禮恩深邪輔闇探計得懇乞

亟決頑鈍以礪臣節事臣等竊見大學士李廷機始

進不正萬事瓦裂五載以來雖似杜門實無去

志毎上辭疏輙點綴人言意存挑激狠云犬馬

報主實是駑駘戀棧倏而古廟倏而邸第倏敞

前扉倏竇後戶舉動乖張蹤跡詭秘不知從來

大臣有此行徑否何怪道路揣摩

朝紳詟詫而廷機方自誇堅忍之得力幾幸局面

之屢更

皇上亦遂置之若棄麾之不問矣迺來不知援何關

拔圍迺得手忽爾上章頌言決去外論喧傳謂

廷機假此闖探與得

溫綸以爲遲局而

眷留

札諭果晝日三接廷機遂喜不自禁語不能擇昨日

疏云醫藥自扶今日疏云幸無雜症據較復無

以示可用日忌日患總是左人臣等觀之無一

生剛愎好暴刻帶少骨逢迎借用於前輩中消

狠戾獨施於士流善類數米量柴之伎倆豈謂

羹隆棟之經綸繞一舉動便受傍小夷而傷

國體又寧有未展之猷耶不過以前日

廷諍之事未結無以報

代簪耳若此臆果遂廷機方將爲萬世罪人即使

得去何面目上先人丘隴過國人心已可槩見

廷機即欲靦面喪心寧能得之天下耶殆猶不

過鄙夫終將至於患失原未有騎虎難下何苦

與緹帥合謀連章乞憐肺肝如見

皇上以廷機實不欲去而姑示羈縻廷機以

皇上眷不能釋而愈爲頑鈍

聖世有虛拘之典大臣無㢘恥之節所關

國體士風良非渺小伏乞
皇上宸斷亟允放歸庶廷機尚有辭於天下而
皇上之全廷機亦甚大矣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爲
廷試重典禮法宜肅敬因職掌申明功令以嚴始進
事本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策士之期臣等職司監察敢不勉越祗承以共
襄鉅典竊惟
祖宗舊制
臨軒清問必於
皇極殿前臣等遍稽及覩迨其盛終日拱立對揚
明命於時紀法尚未盡墜後因
殿門並檄不便關防於是有散處混坐間有交床私
餽飲食之事往來雜遝弊竇叢生遂有傳遞代
書之醜由前則不敬由後則不忠均非法也三
十二年經禮臣條議始移試於
文華門外內列卓外施擋諸士始不得散坐而庚
戌猶有傳遞被獲如田吉者巻緣
文華門外左右俱有門內外員役往來難於盡禁
故人得因而混入查得試日原設有錦衣衛員

役以司巡綽合令錦衣衛堂上官選擇誠[illegible]員
役派定東西兩門及
文華門外務要分定信地時刻巡綽不許諸士直
出擔木之外不許內外員役徇情私送飲食於
諸士如有闖入東西兩門與闖入擔木內者許
在該地員役各員役不舉而臣等得於覺察者
輕則量行處治其提調受卷彌封掌卷及臣等
各官原題在東西直房供事者各自餘飾隨行
人役不許交通作弊廢紀法嚴而庶幾可杜掛

臣等又有說焉先儒稱
廷對為士人第一步自靖自獻此日始基之而忍為
欺獘他年建樹安望光明俊偉臣等謂今日中
式之諸士皆所謂四方之俊萬人之傑宜無此
也且業已稱驕行登仕版便令吾儕果何官不
可自致而行僥一敗喪已成而覬詭無餘善操
利者宜不出此惟是職掌所在不得不為未然
然之防耳除行移錦衣衛聽其以選委員役照
名開送外合行　題知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為偸監借
旨肆虐驚擾地方懇乞
聖明正厥掌肅法紀以拯陷溺以安
陵寢事臣惟湖廣承天府乃
世宗肅皇帝龍飛之地
顯靈在焉湯沐舊邸比之豐沛
肅皇帝終身蓋未嘗一日忘此也不意今日乃有驕
縱悖逆壞法亂紀魚肉軍民凌轢官司褻瀆

神靈震驚
陵寢若守偸內官杜茂其人者臣按邸報及揭帖見
本處撫按各本叅論杜茂不法事開茂自徼
旨之後愈加暴横擒捉劉文藻一家數十人猶云事
有干涉乃遍搜鄉市無辜居民而滿城罷市擅
拏府縣佐領人役而各官寒心鴟張為何如邪
夫偸監之設司存香火至於地方刑名等事自
有撫按道府官員舊守偸孫政曾叅侗民奉
旨止行撫按究問劉文藻即有罪何不移所司乃竟

蕩誑
朝廷假借逞毒一時人情洶洶幾至激變震驚
陵寢罪可勝誅且茂之惡不止此也踏刑地牢非死
多命强占抄沒財積叩山司房府總旗校如周
大涌楊彬張吉等皆其爪牙之輩平民王希王
冕斬得禧姚得禮袁清張友壽等皆其殺死之
人聽斷
宮城以內則
獻皇帝神靈之所搶地呼冤種䟽

天地壇中則
肅皇帝藏胎之地掘挖傷殘暴骸
達孝樓前拽屍
重明門下
宮中而鳴金放砲
陵內而坐輿開棍此其不法不道無人臣禮至極目
中寧復有
皇上耶履霜之漸盖緣一陷知縣李來命再陷守道
萬振孫知府王禹聲復陷生員沈希孟等牒進

氣橫遂爾至極即今日之奏其意亦不止此也
奏內誣告莊弔等語猶含機阱無窮從此遂謂
皇上可欺益無忌憚虐焰愈張結怨爾甚楚人輕剽
激變何難陳奉之事茂不見耶今日羣小變美
老悖異時羣小為江中之魚鼈杜茂爲亡奉之
續
皇上英斷到底有法陳奉昔年之貪財實貨安在茂
亦可以狂省矣伏願
皇上亟下逮按之疏將劉文藻李春元周大涌等盡

行撫按勘問正法仍選小心謹愼之人替回杜
茂庶
湯沐小民得免水火
重地幸甚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爲

親王之國

成命久稽懇乞

亟渙綸音以慰輿望事竊惟

帝王長治衆建維城

聖祖貽謀早封

藩國況在

英明不世出之

主宜建

子孫千萬年之基繞膝承歡豈無餘戀

創業垂統乃稱

止慈臣等恭覩

皇上分封

册立並舉一朝

獨斷淵謨度越千古惟是

福王之國之期傳之有日而猶未卽見行臣等竊以

爲

皇上之愛

福王未至也何則洛陽稱山帶河號稱萬國之中

府第翬飛門建彷彿

九重之麗從此十年千世永載宜

帝宜

王此亦天下之最雄鉅也日奏對請於長安何似

得孫甫百休寺

宫禧於私邸何如騁望中原青雀黃龍轄匝地

鶯音馬首歌舞裁涂此又出往游行之至樂也

且

福王地土有疏在

王既自願之國鄭國泰催請有疏在

皇親亦願

王之國錢糧有

旨舟楫盡封天下亦盡知

皇上之欲

王之國矣而優游不斷是僅同姑息於細人協帶

茅土之大泰故曰

皇上之愛
福王未至也更封船一事恐在剎膚撑夫水手無
非游食之民三老長年亦乏淹旬之積欲坐給
以民間之值則所在爺豈徒驛騷以官府之忠
恐久則變生小則草竊河干大則揭竿澤中此
不可不爲意外之慮也且舍舊圖新必責操舟之
具安所取此處舟勢窮則必爲撑背之逃又誰
爲之長駕固事勢所必至也今春光雖已無多
而清和正堪理棹伏乞

皇上亟定日期速行吉典庶
親王獲開國承家之樂
朝廷有維城磐石之休臣等無任翹首跂踵懇切祈
禱之至

河南道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爲
祖制確宜遵守莊田數難取盈懇乞
聖明早定之國之期以侑
明旨事臣等竊惟
列聖章程千古爲烈況於開
國承家之鉅典尤爲創業垂統之洪謨亦可不
法祖攸行以規萬世
福王之國久已欽期忽奉

綸音明春舉行而後薄海內外歡呼祝頌可知也止
緣日期未定人情方朝夕延頸而莊田四萬頃
復屢勤
詔旨敢迫則閭巷之口始不無私憂過計謂
皇上且借此勢難就緒之事爲遲回宛轉之圖臣等
以爲
天子無戲言剪桐尚決分封
英主有
睿斷舉棋豈煩疑慮彼閭巷之口直以小人之心度

太皇太后之聰耳臣等不之信也惟是莊田四萬頃
明旨以爲
景王
潞王二府有例而不知此近事非
祖制也且自行徵收即近例亦所未聞者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時萬國初入版圖田畀尚未占額且富
日
諸王多共櫛風沐雨之勞即列上以封並曰不可
然而

魏王歲祿初定五萬石後減至萬石止係食租承
稅不聞有數千萬頃之地與之者
帝王天下爲家不以子孫之愛勤大計耳厥後即有
賜田地而于粒止令關領於州縣不許自行收受
也與則昭垂炳如星日若數至四萬頃而又自
行胥隸則是跨邑連州盡作
藩國之食邑剖圖錫壤重行封建之新章矣於
列聖之制合乎否耶查得弘治十一年令今後額辦
錢糧田地不許

王府奏討令
潞府之地原係
景府遺業於府各處田地尚有官民二項自
皇上御宇盡行清丈田地悉爲民產錢糧共登
天府今將奪之民乎民窮何以固本抑欲買之官乎
時詘何以舉盈今將藏
天府定額乎
國用且苦告匱抑役令
王府輸稅乎事體亦屬未安况以搜索遺產爲名
刁民必開拮騙之局若令
王府人員四出羣小將爲搏噬之謀於
國於民於
王無一便矣更有難行者
聖子
神孫繩繩未艾分茅開邸與天罔極
皇上之鍾愛
諸王咸知如鳲鳩一視則
諸王之援例與日誰不以

福府爲辟千萬斯年而後勢必不能人四其萬頃
皇家舉事必圖久遠君子愛人不以姑息
福府固是
賢王惜左右未肯以奏章告之
皇上動稱
法祖豈茲事而獨不能一
决斷耶伏乞
俯從户部之請無拘四萬之數盡令有司徵解
亟從禮部之請確定明春日期早慰臣民延頸萬望
呼
嵩萬代瞻仰在此時矣臣等無任恭額令禱之至

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爲秋光將盡急景易過懇乞
聖明亟定
分封吉日以慰臣民懸望事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莫重
分封未有
親王既壯而久居
京邸者亦未有
藩府既成而緩議之
國者不特別嫌明微貽之以安亦令養尊處優享
有其樂云爾臣等伏覩
太祖高皇帝
祖訓有曰凡自古
親王居
國其樂甚於
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
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
藩輔之禮不作非爲樂莫大焉至

天子總攬萬幾晩眠早起勞心焦思惟憂天下之難
治此
親王所以樂於
天子也由斯以觀是
親王之樂
天子且莫及然必居
國而後能樂此耳今
福藩已開建於天中而
王躬尚需留於日下是
福王本有南面王樂而
陛下不俾之爰方敎行何
陛下之愛
福王異於
高皇帝之愛其孫子也
高皇帝創業艱難人情曲體所云苦樂决不倒置謂
福王而不以居
國爲樂謂
陛下而不欲

福王早享
親王之樂决不共然無乃戀戀膝下難於遠舍乎臣
等以爲此家人父子之私情非
天地
祖宗之大法也
陛下所纘者
天地神明之統所傳者
二祖
列宗之法
天地不私一人
祖宗不立二法奈何至於
分封大典而不奉
天法
祖哉
天地
祖宗臨之在上家人父子豈曰無情願
陛下以
高皇帝之樂樂

福王以
高皇帝之愛愛
福王而已愛之欲其富則戶部所定之租銀已逾
四萬頃之所入矣一千七百頃
潞王可以之
國一爲二千頃
福王不可以之
國耶親之欲其貴則日奉朝請何似稱孫而西
福王諒不欲欝欝久居長安中
陛下奈何不令其堂堂爲千乘萬騎主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男女之生願有家耳今洛今營卜年
卜世此
福王之家也千里
邦畿萬國朝宗此非
福王之家也明春决不再遲臣等信
陛下之有
成言吉日猶未傳定臣等望
陛下之發

乾斷三秋如馳冬日如駛凡事豫立況茲肇稱㢊禮
不戒視成將恐百執有辟慮有間填視無具口
伏乞
勅下禮部早敦吉日以襄
鉅典臣等無任恭顒含禱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堂印虛懸臺務廢弛懇乞

聖明早定署掌事臣惟

國家設立都察院即古之御史臺也凡有大事察

下部院責恭重矣此何可一日無人自左都御

史孫瑋七月初六日出城而堂印已封時經歷

司矣然猶曰其人尚在

國門之外也自八月二十五日遷次以來而去

國離

都益已遠矣堂印不開已三閱月各差文書到院

者不知委積若干中外事務下部院者不知廢

閣若干甚至十三道印信亦多無人掌管此臣

衙門從前未有之事也目下最緊要者則會試

武舉例有御史二員監場已經兵部題催下院

而印信無屬誰爲題差今去頭場僅五日耳不

用御史監場與不得已而改揭俱非

令典經歷司再票不報臣一人尚在掌道何敢不

以上

闕伏乞

欽命大臣一員暫行署掌仍

勑吏部會推早

賜點用庶風紀有裨

朝綱亦肅矣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湯　謹

題爲按臣擅去非法科臣黨同疑異謹陳始末以

聽公評以祈

聖鑒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得浙江巡按吕圖南揭帖緣改推學差被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糾駁徑繳

勑印浩然長往律以職守難從輕縱夫使圖南果不肖而加以嚴譴法行而心亦安又使圖南即未必不肖而永春原無同私縱被逐而人心亦無

不平乃其實有大謬不然者臣待罪河南道與聞茲事安得坐視臺員之被逐而不一陳其本情舊例學差雖吏禮會推而大指以臣衙門爲主前江南之缺臣衙門既有所擬以商之太宰而太宰意欲用其鄉人曾向臣言而臣未應故復擬吕圖南圖南文行素有聞行徑亦無門戶且資俸俱爲本資第一故擬及之而臣且以衙門舊例爲言不意會同之疏朝上而糾彈之文夕至永春方駁圖南太宰即欲改推寫言職掌

恣行胸臆重爲一人善後輕抹一人生平所同則鑽毛出羽所異則索垢洗瘢使圖南尚戀戀一官眞爲憒憒者流進退維谷奉身而行寧顧綱禁我朽臺省鞭爭永春始借口在籍有人以飾其意不在在差者耳目難掩肺肝如見上自欺耳至借不黨同鄉之語以放見在聽者之同鄉機鋒更捷轉換益神矣使永春而果眞爲學政耶則近日貴州提學戴燝之改推大駭觀聽永春何不循職一言兩川猥蒬爲難該道萬分

緊急煤一面領

勑辭

朝一面鑽謀改調如此品行豈堪範士維風且永春自掌禮垣各省學差之推亦屢矣並未一言及之而獨求多於圖南果爲差耶抑爲人耶此亦足明其本懷矣人各一功名有力者尚圖假借以移一定之序乃今日逐一人焉曰彼自病而免歸明日逐一人焉又將曰彼自急不能忍强者進弱者退衆者進寡者退臣不但爲臺員

惜深為世道慮矣除呂圖南臣衙門另行糸奏外學差題覆已經數月乞
勅部院作速會推或會同該科以免日後紛紜庶士習臺綱胥有賴矣臣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湯　　謹
題為科臣飾辯漸離本指冢臣摧析漸亂成規謹據疏剖析以仰祈
聖斷事日者浙江巡按呂圖南以改差被糸樂
勅徑行衙門應且議糸矣臣實與聞其事而今其指屈以去臣心實不安故直發本情以告
皇上非有一語務飭然非得已也科臣周永春不勝僨焚至名之為狂噬至咒咀以神明情亦迫矣宜其詞之遁也永春本懷實為熊廷弼善後故極詆士風以揚前政之徽而絜續貂之任其意原不在改差也今忽遁其辭而坐臣以專擅之罪夫學差可改自有往規太宰舊係臺員語當不謬加臣專擅不知何指其謂臣衙門欲用鄧漢顏思忠太宰欲用韓浚是也蓋學差之議非一日矣其初即有言鄧漢相應者太宰之言及漢初商度特語也自漢有風聞而太宰復角總憲謂其不能來矣即以顏思忠與漢並用而太宰意不在思忠矣用舍之間太宰不能自主夫

有所受之也其言不用思忠以避鄉曲殆不然
也猶憶臣與都給事中翁憲祥共太宰語時太
宰顧憲祥曰聞老掌科說韓浚好憲祥唯唯是
太宰胸中先有浚而借憲祥發端非因憲祥而
知浚也思忠與浚並稱賢者則賢不得並明臣
心苦矣乃總憲復以
請告題諸事必欲臣查議而臣衙窮矣躊躇商度圖
忽有言及呂圖南者臣不覺爽然自失而還以
報總憲固以資俸莫出其上亦其文行夙有聞

耳乃太宰既已具題永春之疏突出太宰欲用
浚而永春擊其非浚即其呼吸照應雖云香火
無情永春言圖南匪宜太宰亦遂議改借云委
頭圖南終是葫蘆依樣造士既以匪宜逐方又
云非擬圖南持此將安歸乎窮之於其所往奈
何不挺而走險求雖不逐圖南圖南由我而逐
矣乃取逐之名反而加諸臣之身且遽謂臣逐
太宰耶一何手足之捍頭目此亦亦足以明其
何矣謂臣逐浚耶此激浚以攢圖南而衝臣救

也浚遠在數千里永春太宰自欲用耳永春誆
愛人者誤人逐人恐非臣之謂也憶浚候代在
敝邑時念其尊人決策徑行已有日矣臣力勸
之以止而不久即聞有恭處吳亮徑行之報臣
與浚誼自不薄臣躊躇久矣臣非逐浚者也謂
臣逐其鄉詞林耶臣於趙秉忠之事實不知其
詳臣疏特就此一段以明永春之言弱利便能
於不爲人之中爲人耳語意不在秉忠也謂臣
將浙差私與一人耶臣衙門差有定序一人挨

一人非可以勢奪者永春何不指臣欲私何人
而指其人者何以不應某差耶至於戴燝補官
改官亦槩推爲不知尤所未解官員見
朝辭
朝有邸報推補發票
命下有脫帖而邸報亦載
命下此兩衙門所同也燝之補官在數月之內吏推
發票在數日之內是他官之經於月者合邸報
脫帖一人有六次而燝於臣上疏時則有八次

矣改推發票脫帖明寫貴州提學先有日者皆
可與知何必共門如市永春果不知耶以進差
補以學差改旋補旋改不聞有可知為誘謀者
人而何堪夫師範習臣而不言耶則誘其事者
誰耶共誰為之於聞則臣上疏後始知其為同
鄉之銓司閣臣耳此之不堪範士者尚置不言
而獨言圖南臣故借此以明永春之意不在學
政駕言職掌也非謂有一事則科道必言之也
王圖之云媢以金明特參圖而亦不免於京察

耳永春原疏已言明特有逃察之心臣於特尚
謂公論不泯而引以入疏何至欲割刃其腹夫
臣豈不欲藏拙而肯戀戀於河南道是非之場
哉特不幸而糠粃在前且不幸而適當咨訪留
部之時耳頷臣自察竣被差已掌篆二年矣今
春三月復以資及何名久占再三掌篆前人多
有之何獨臣也臣性雖戇臣心甚平非故以用
合衙太宰且不敢以衙門舊規由臣隕越耳以
衙門之官守衙門之例尚為專擅為門戶乃欲

壞臺規之所有以增銓部之所無反謂非阿私
非門戶耶永春乘機發矢不及為人深計既已
致圖南之去矣則横語相加尚無足怪乃太宰
大臣語亦多機耶其中議定職掌一畏深致懷
於齟齬牽制而曰吏部不敢專謀之總憲總憲
不欲專謀之掌道此臣專擅之所自來也乃其
喫緊尤在御史陞除固在銓部之語夫謂吏部
不敢專而必謀總憲則必總憲不與聞而後吏
部之權專耳總憲不欲專而謀之掌道則必掌

道不與聞而後總憲之權專耳通而下之而推
極於掌道之掣其肘轉而上之而歸重於吏部
之統於尊永春安得不謂臣久占道篆哉吏部
之推官不會同九卿乎亦可使都察院分其柄
乎學差之推不會同禮部乎何禮部不爭其柄
耶事有歸重官有參佐其來舊矣以各有司存
之事至於再三奉教而猶發憤於歸併芥蔕於
掌道太宰豈忘為御史時事耶不肯待臣耳戇
執拗尤特臣耳豈可因噎廢食輕變舊章且今

日諭差事則差事耳何故揷入御史陞除一語
葢爲年例言也伏槩以收其權懸的而示之準
也舊規御史年例之陞俱由臣衙門裁定以開
之吏部而再加酌量即去歲之事尚可考也獨
今春蘇惟霖曾用升之轉臣衙門不與聞體大
變矣昔楊廷筠外轉特河南道不聞耳今太僕
少卿陳禹謨尚抗章爭辯此豈異時事哉吏部
之權已重更併法司事權以增其重吏部之勢
正尊更藉言官張勢以益其尊恐非

國家之福也太宰老成計當不出此豈有人以慫
慂之乎葢自毛遂自薦以來特掛封事而患失
之心重故人得以中之知有營求藉爲羽翼不
難破成例以植私門即如六科一內一外之序
轉原除吏科在外今周日庠俸在第一周永春
俸在第二自應日庠內而永春外矣乃故扯晉
計閏陞之翁憲祥爲第一而以永春陪京堂遷
日庠有言則尋遠年曾管之城工而與之過豁
雖日庠醇厚不掛齒頰而通國有口何能盡防

交情如此尚謂不相通舉動如此果誰爲專擅
伏乞
皇上諭令捐成心守定例兼聽並觀以昭平明之理
至於大學士葉　亦望
嚴加詰責何以輕啟倖端若臣之不肖尤首甘罷斥
以謝永春者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支辭易騁成法難移謹據疏理析以守舊章
事臣先後接邸報見吏部尚書趙煥覆科都給
事中周永春各辯臣疏永春之辭支矣乃太宰
之言臺省成規亦未確聊永春前疏重在差上
無收差之例以坐臣專擅而今知其有例矣前
疏謂臣欲將浙差私一人而今果有其事耶此
皆臣可無言者惟是永春謂臣疏爲熊廷弼善
後一語爲遁辭不知臣前疏原有重爲一人善
後輕抹一人生平之語果遁耶乃至謂行勘廷
弼亦係臣慫慂呂圖南之行亦係臣促去無是
事也藉令徒取口給禦人彼總憲圖南不謂臣
能作脉心語乎任怨非臣所難令人謂臣脉心
則生平盡矣不然也王汝抃開單事在己酉冬
庚戌春臣以庚戌九月終到都下未與其事兩
單出廷弼臣未聞其語金明時上疏正係咨前
戒嚴之時既云逃察可謂非戞催屢會共甚不
及而臨時考功謂舊太宰已詞停免處故臣出

此單舊太宰畏扯明時畏處臣惟無所顧忌故
孤行一意謂爲媚王圖以爲後樹敵挑釁媚之
耶乃又借以挑臣與曹于汴此又與挑浚一機
軸耳銓司去
國之人寧足媢哉戴熼
命下雖在二十四日而推陞在十九發票在二十各
有疏稿臣上疏在二十三圖南之科原係朝改
夕科若果爲學政此數日不甚料耶當議差之
時浚爲其鄉人所欲用長安士紳多知之即今
日而謂其鄉人之曾欲用浚者猶不改也臣所
知者太宰之語永春之疏相符而已至永春陷
推之說太宰再疏言吏科會計之不宜開而以
楊時喬疏爲證時喬蓋有二疏有爲而言非遁
論也太宰疏謂每春推陞二員一內一外挨咨
輪轉無所軒輊者即時喬前疏中一內一外間
補皆依次輪推非有甄別揀擇於其中常有之
說也又謂有邊功工功海外差或會計典不論
咨俸間一陞之乃名閏陞者即時喬邊功工功

滂外差以言請以者舊徵用乃名闕則闕有之
說也果若斯言則必除吏科在外而後無礙耳
夫不徒曰一內一外而又曰挨次輪轉則中間
豈容跳越一人若吏科僚偶居二君因將外轉
之乎抑越之耶既越之何名挨次時喬後疏稱
三十四年春夏禮科邵庶僚第一吏科陳治則
第二刑科梁有年第三工科夏子陽第四兵科
宋一韓第五若必挨轉邵應內治則應外有年
應內子陽應外矣惟治則係吏科與子陽係滂
外差均應除外故不礙挨次之說今子陽除而
治則不除聽而爲之辭曰治則留曾三十五年
大計夫舊例內外乃一時同陞者治則係已及
矣果應外矣安能留之以待內此以替除吏科
三字而語實難解也既不除治則則有年應內
而竟推外故時喬有越次外補之說而又曰有
年越次補外日後各科僚深者未必安何其自
相矛盾耶今必蹧其說而行之後之爲[illegible]待者
越次者時時有之是射的也是競府也本無實

事而有虛名果可行乎有年君子也其請外而
幾旬之政至今傳領臣向恐歷其地深用歎服緣
而非越次也三十五年治則尚在而宋一韓僚
次之蕭近高又次之使除治則則一韓內而近
高外矣惟必欲總算故欲外一韓而治則與一
韓俱不平故時喬有前疏因治則與一韓俱有
疏故時喬復有後疏豈言出於治則皆無當乎
治則一韓近高皆係職同咨近高考選名次在
一韓前一韓陞轉僚次在近高前時喬心不平
於一韓故欲不除吏科而其說終有礙也即該
部言之而未嘗行之一韓終內推也其後曾子
沛咨僚亦第一嘗計以閏陞無陪也前此則項
應祥侯慶遠皆計陞無陪何言非閏也桂有根
正陞未嘗計耳凡嘗計則皆閏無陪不嘗則正
陞有陪臣衙門亦然也今年亦爾也城工之陞
得無有所委曲其間乎六垣何爲比臺例求多
內轉可并閏陞無之耶六垣昔之耶此科臣陞
轉舊例也至於臣衙門往規太宰所言爲御史

時事臣不知臣所知者則臣自入臺以來所議
差年例河南道未嘗不與聞也此不待臣衙門
所共知即兩衙門無不知之也即士紳無不知
之也會同經歷司議差先年有經歷司之批呈
近年有堂上官之劄付揭廷錄之摺屋不與聞
有隙禹謨之執爭以豈自臣叅之而誰臣推舉
耶益有總成者有分猷者勢所必至現有同叅
用人轉見其尊自用豈名為重即吏部諸務不
由由四司擬呈乎亦可謂尚書承行四司乎河

南道即可以不開陛差之事而都察院必不可
以不開年例之事也何獨至于今春而廢之昔
日不言必不言也今太宰言之而臣不爭新規
從此定矣是臣壞衙門成憲也古人以死守官
臣何惜一官謂冢宰統百官乎四海是也必視
百官為一體視四海如一家乃謂之統乎太宰
之心果空空洞洞之心乎抑有叅祥之言先入
而界限甚明藩籬甚設乎此難以自欺其獨者
徒以莫予違為尊重一權柄為紀綱耶大臣政

不患無權政不患無人附和言官爭職掌敎憤
憤不平謂輕忽慢易則今日臺諫於
朝廷尚且批辭何言不盡乃領下之逆辭反在太宰
耶太宰昔為言官嘗亦慷慨論事今乃不悅人
言耶天下之事既非是一家之議一鄉之口未
必通天下之情願太宰平氣虛心詳察之當不
謂臣言非他山之石耳呂圖南一案臣謹聽之
公評矣舊章一言臣終願為臣衙門守之伏祈
聖斷臣無任悚息竢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積勞未瘥舊疾轉劇懇

恩予告以免瘝曠事臣素有暈眩之症遇勞輒發矣

成奉

命佐計拮据九月有餘而心血耗損矣屢疏請告未

蒙

俞允異此

簡書馳巡三輔畿及周疆承罷攝學十旬耳既竣事

纔赴已復有武闈之役更大計復

命并在一時鎖院兩月迫除告竣而神精益銷以矣

二月奉

命回道政圖休沐復有咨訪之役扶病竣事旋即杜

門尋醫四旬暈眩日甚頭目岑岑不覺天地四

方之易位矣膏肓既中藥餌難豫將有生命之

憂難免曠瘝之辜伏乞

勅下部院准臣回籍調理倘得生全皆

恩何極臣無任恭顧祈懇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科臣恃勢撤潑尚口橫詆謹據疏剖析以終

聽公評仰祈

聖斷事臣因浙江巡按呂圖南徑行題糾禮科都給

事中周永春以發其阿逐之情屢疏辯証請事

已悉永春乃忿恨填胸直取惡語相加托名糾

舉肆行羅織此如尋常人爭言不崇孰擇之虐

耳臣請以理析據疏稱左都御史孫瑋謂行勘

熊廷弼迫于外議爲迫於臣即前疏由三從還

之說也勘之一字實不出於臣口也若謂發抄

書詞亦由臣擅增臣預知其發抄而言之總憲

乎抑從報房取而增之耶此其牽合謬戾猶爲

易見此等語揑何不可揑謂臣陷害堂官臣不

受也廷弼自有生平舉

朝自有公論固非臣之所能譽亦非臣之所能毀

何至比於天合之倫而引滅親之說謂臣傾害

公祖臣不受也年來道揆法守交弛士風所在

逾檢不得臣鄉然也臣不肖無能爲國民表能

不肖子弟居間以撓督學之權以塞寒士之路
耐己至於勞來匡直起敝維風自在上之經略
人師耳若欲風之以言則臣鄉拜言者之賜多
矣謂臣敗壞士風臣不受也臣於韓從輯其不
知情謂其賢耳無羅織之詞也臣用張夷爲硬
地方害人甚急臺省交章非一日載票擇時矣
之艱險徑謀改學使以去此其人理己昌圖南何
如慓無辜而圖南獨有辜耶其人即留南臺乎
永春前疏固謂臣知而不言爲欺

君矣今又謂臣言之爲害人耶臣將安居謂臣殘害
無辜臣不受也即如徐兆魁之說臺中去留輕
重皆堂上任之矣又云臺中應處人數與掌院
面商不聞一字不知所謂面商者一味模稜之
語耶抑有去留輕重於其間耶已實與議其人
其數而又滅其迹將令怨則歸上耶此甚易事
惜乎臣之懇討不出此請自今以後爲例河南
道雖奉
命管計身處是非之外可也且單有有前舊太宰重

聽故以筆代舌者向多有之本日臺省所由量
不止金明時也俱商度之詞也臺省所詞任部
院管計者與之共事而終不與之一面議於事
妥乎額人自處何如耳若一一參李之意是罔
卽不見可免呈身之議耶此總由明時處後此
悉照前事而設爲語以戳臣耳聽言當以理豈
當求之事實耳援此爲臣變亂舊章臣不受也
損時喬信賢人言于而與其虛之矛盾則亦見在
可復陳治則宋一韓即不肖而所言則省中見

行事例也且時喬未常不終用其言也治則一
韓與姚文蔚于永清一派相傳臣非與之同臭
味者正恐今日言此輩人而傷心者不在臣也
謂臣顛倒是非臣不受也翘按無
勅永春所聞大槩耳有傳
勅有持
勅有一差至數
勅有繳者有不繳者不止鹽政學校二事也臣三差
二有兼

勅倘未詳閱原揭故謂圖南之繳批即爲繳批
勅耳此臣一字之誤也恐非不諳
典制原非僣
勅有所施行謂之欺
君罔
上臣不受也總爲爭圖南一事承春支離其說文致
諸條臣恐羅鉗之網遲爲自証之供顚倒惑害
等語不在臣耳勢有時而盛衰理無時而輕重
游言可以支吾實事難以變易既已逐人便去
又欲籠罩人上以雄詬爲勝以火攻爲策言路
同官多所婈脇墻壁旣堅擧止遂高得無借尊
重之威立難犯之槩耶太宰并差之說臣以爲
憤辭而太宰以爲讓也今則直任之曰推擧提
學原是吏部職掌欲用則用之矣他不具論即
如熊廷弼之改差議始於總憲之攝篆時開送
於副院之涖任後舊太宰亦曾爲臺員使果係
吏部專職肯遽聽臣衙門之開送耶徇謂臣欲
兼銓柄而振新規耶吏部管討閱歷無庸其語

則習聞之其人則項應祥侯慶遠陳治則曹于
汴輩臣非能創爲例也太宰之推而果衆皆唯
唯耶當時情景臣不欲盡言以傷雅道也太宰
之心而果蕩蕩平平耶藩籬界限甚設臣非徒
爲改差一事言也臣聞太宰之在吏部也以無
忤中貴爲第一義猶之在刑部也謂司官以辛
苦得官無太執而已太宰信不欲與人爭者然
自矜位尊權重一何露鋒距以堅持情耶倘以
忿悁之心而固藩籬之見天下必有不得其平
者臣終願太宰忘虛心平氣而以百官爲一體
四海爲一家也臣素戇孤行一意然於長林豐
草中實覺有安頓處臣於巖巖之下覩永春之
乘泰山而升青雲耳臣與永春各疏具在人各
有不言而同然之心臣謹付之公論更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上
請罷斥非臣所避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久病轉劇痊可無期懇乞

聖慈

特矜予告事臣以羣眩疾深具疏請急伏祈

恩未蒙

批發臣非不時親藥裹與免褫官而神精久已銷亡

膏肓遂成沉痼蓋緣勞以得傷原非一日一夕

之疴遂令病逐時深大似三年七年之醫醫人

楊塏輩望而卧走持刀圭而不敢前轉覺支離

彌警尸素必逃諸廣漠之野或克希瞑眩之功

乘爲雙鳧

盛世安能爲無有補黔息剔徵緼實藉以生全伏乞

勅下部院覆令回籍調理庶官守不至久曠而臣心

亦獲稍安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再陳察典議處之詳并及循環計始之故伏

祈

聖斷事頃見兵科給事中趙與邪評量考事一疏中

有許臣一段歸重於察處全用考一事臣自某

察以來爲時所忌非一日矣豈待與邪今日始

言之蓋言路紛紜察前爲甚方在咨訪之時已

成必爭之勢身既不能立於是非之外理自不

當嫌怨是憂故臣初入都門論時事疏內即有

士大夫惟毀譽一關難過到此只合付之公評

之語金明時應處單訪相同臣實執議於時同

事愛臣者亦慮其拖人以去臣實對云願以身

陪迨乎甫起臣又謂有成言在先則臣此時已

置毀譽功名於度外矣何者衙門劣品此爲顯

著也六年

大典後來覬望昔年許開造先事參人已經另處今

日尚有引特明特裁而得免後來謹不敢尤作

倘自今遺議無已臣爲紀綱計故不復爲撫悉

計也明時有逆察之心周永春當時亦言之謂
叅王圖不可爲要挾豈果無逆察之心耶三次
會單各註不及何常不以察處曰會考功傳言
免處故臣不得不爭臣之爭乃欲必處明時非
欲另處明時也舊太宰爲桑梓而調不無委曲
闊情臣爲紀綱而執爭不能曾周旋然詳不足
顧慮哉有之且於時圖已爲言路所共指矣横
衆怒而媚人善媚者不若是夫人不肯時爲面
已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處明時爲挾圖也固

可言媚不處明時以安圖也獨不可言媚乎總
是戈矛臣惟有孤行一意任人精粗求之而已
與邦謂但當駁改呂圖前者之用舍獨捺臣知
罪矣臣爲衙門職掌故不難與太宰異耳然非
爲臣也即與邦不常以卜履吉之事糾駁銓政
乎申飭吏部無偏無黨即臣期望太宰蕩蕩平
平之說也若謂昔則另有衙鑒今則不落蹊徑
是太宰固與邦一疏已開廓心胸矣然而未也
辨臣疏而自矜尊重謂人輕侵卽旬旨辨與邦

疏而謂銓衙日標
朝廷亦輕之意也與邦前謂其氣虛理窘故臣亦歷
其虛心平氣也豈太宰落籬之見既已騐而崖
岸之心獨未化乎豈昔非所作而今頻能自堅
乎太宰用情過厚言官持論太嚴與邦昔日之
言與臣今日之言無以異也乃今日復見太宰
辭疏謂臣言爲悖謬不知疏中之語補中之書
大選急選之坐鈌中貴豈能盡滋長耶且二
槩謂烏有耶臣疏與與邦之疏具在依乞一併

勅下部院以備是非之叅考仍先罷臣以謝明時臣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察典情事甚明謹據疏剖析以所

聖鑒事頃者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評論一疏原爲特

局而發乃借徑察典必謂金明時之非要挾大

特局之是非固自有在而要挾之是非其情事

亦自昭昭者明時之爲人興邦旣已知之矣異

有心世道不畏强禦者耶臣初入都時見當日

特賢所爲稱功誦德競誇知己惟恐不出大賢

之門下者舊太宰也明時而豈欲與奏爲難耶

單已收矣行且過堂矣挺而走險直孤注以擊

當事諸人之肘耳疏雖叅王圖而稱謂者尚在

王圖與舊太宰也其情易見也不然明時與圖

同

朝三年於茲矣果欲叅圖何不叅於三年之内而

叅於咨訪旣定之後耶且明時固爲總關矣且

常過計糾劾矣果欲叅王淑抃耶何不叅於身

當外察之時而叅於身在内察之際耶此而必

謂之非要何不取當月明時之疏上疏之時一

許量之也臣初備與太宰商度之單止有二語

其要挾一段則當日在吏部

朝房借筆硯於考功足成者蓋三次合單考功曾

無一語爲同門致辯而矣至今事特學太宰之

意以免臣所爲發其要挾之讐以身進無各人

蓋借之處全在此會肯察不言而徒以空言與

乎明時豈得處耶不言之事乎而言之事發不

亦粉乎其中委曲尚有情事者功令曰不在臣

不宜盡言也言路水火自戊申始史記事亦言

路中能作異同人也若與明時同類而共識之

則不至此單非一手有單非一人衆口稱劣無

如明時耳明時爲應察之人長安共知明時有

逆察之心長安共知察及如是之人猶欲羅織

當事要之信不容已矣外計三年一舉内計六

年一舉相率效尤阻撓成風紀綱安在

大典光乎人臣作事寧當爲一身計一時計也紀綱

言路所共職掌當事所獨臣即遭一蹶不敢長

一智也今日之太宰與邦果爲其無蹊徑乎眞

明作乎臺史學差直任爲銓部之事臺臣爭例
竟不令衙門與聞此其蹊徑之一端而明作則
太過矣臣官可罷臣口不可易也臣今而知與
邪前疏之指矣讀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可也即天下萬世必有謂太宰爲不忠之語亦
謂爲寓言可也與邪應無所逃者其於是異何
所似邪臣不幸而職掌相關須風之乎臣聽之
矣伏祈
聖斷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冢臣飾辯護過用權駭衆懇乞
聖斷以存臺綱事臣以職掌攸關與吏部尚書趙煥
爭執學差年例二事已屢疏矣其初疏於學差
猶未遽任也明知學差未有不由臣衙門定也
其屢疏於今春年例事俱不量吝也亦知年例
之不令臣衙門得聞爲不妥也乃因臣與給事
中趙興邦爭辯及此復特疏申明則直謂學差
不應都察院開送年例不應令都察院與聞矣
此政臣前疏所謂露鋒距以堅時情也其論學
差也止以主稿二字爲憑耳夫
朝審主筆亦以官序不知別衙門可奪刑部之柄
否耶謂學差係吏部事
朝臣耳目所未覩記也至於年例一事曾經奉有
部院科道從公提議協贊之
旨楊時喬署部特會推疏中亦有查舊例內外所轉
凡道臣都察院會同河南道行之科臣吏科會
同年資俱深者行之議定發銓司公同核實之

語時喬之云舊例亦就本衙門查出豈今之太宰另有一例耶且於時科臣題亦稱吏部可無會河南道而不可不會同都察院都察院旣會同吏部不可不知會河南道亦豈杜撰耶太宰固嘗由臺員佐院矣舊太宰不嘗由臺員掌院乎何態廷臣之學差前歲之年例俱憑副院開送不謂往年舊例所無耶各衙門之官本衙門之曰見必眞大體固不應獨專理亦有難自信部臣差回堂官俱得考覈而獨都察院不得與聞御史之年例乎內計之時合京堂上官俱得以應處屬官開送部院而獨禁都察院之與聞御史年例乎京官考滿內外二察行取考選凡事干臺大者都察院俱得預聞吏部行事此太宰所謂彈壓百僚也而獨一春一秋都察院不得與聞御史此必無之理也河南道關係尤重載在臺規臺規所載其職掌亦異諸掌道猶吏部之有文選六科之有吏科也故京官考滿由河南道堂定考考察考選諸事無不與文選吏科會同

奈何本衙門事獨此二端不得與聞耶所引馬文煒一事可為河南道亦可年例之証不可為都御史不聞年例之証夫誰謂河南道不可年例但不可因人廢其職掌耳何至取腐鼠相嚇凡臣所稱非憑口說果臣欲振新規耶旣已過矣焉用文之不得於理求之於氣躍臺員之有異同爭權柄以相劫制取快目前耳寧為
國家大體遠計哉吝訪留部一事關係天下人材寧容有一毫畛域之念橫於胸中與邪之謂太宰無蹊徑全在於此耶同於己則賢異於己則否是太宰先後人品止定於與邪一時好惡耳太宰乃四海之太宰非一人一方之太宰也且太宰之所畏者衆耳豈在與邪一人之疏臣之不掌道篆已幾二年嗣後余懋衡之
命茹下論資承乏並不幸耳以素所側目之人為所屬目之事即不能無去留要與衆共核多非不任受怨亦不任受德奈何以蔑語相加耶公私邪正羣臣亦難自定任天下平之可耳議處

若金明時猶謂臣不容於公論則明時當為公
論所容矣不忝王圖於三年之內而忝於答試
久定後不忝王澂抃於身主外察之時而忝其
身在內察之際即明時亦無以自解而必謂之
非要挾真理之所不載也有是察之心矣有是
察之迹矣雖曰不要吾不信也以臣為謂圖則
謂圖有權以明時為非要則謂圖無權二者何
居耶謂明時非要挾請史記事直矣同時同堂
決非道論不求人心折而徒曰辭窮則有臣說

後之疏在矣伏乞
聖明裁斷臣不辭罷斥以存臺綱也臣無任惶恐之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為學差年例
旨例甚明謹據疏剖析以祈
聖鑒事臣因吏部尚書趙煥辯臣論改差疏中雜燕
挿入御史陞除之語故發其伏案挾權之害而
註以今春年例不令臣衙門與聞之事蓋太宰
之言先及而臣以衙門職掌不得不應也部覆
援議科道協贊
明綸一布四海為昭守府在吏部而曰未聞未知乎

臣所藏邸報中載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日吏部一本為年例舉行恭候
聖裁忽聞議論等事奉
聖旨年例係
祖宗舊制所宜遵行以後部院科道從公提議協贊
共斟酌主持自是你部職掌不得侵越欽此蓋
御史乃都察院之官年例亦激揚彈壓之一端
舊例從來會同
皇上固不得以吏部之請而盡奪臣衙門之職掌也

使無此
旨而臣敢揑造臣之罪豈容逭乎旣有此
旨而臣不遵依臣之職不又溺耶太宰旣言之矣臣
安得不言太宰實行之矣臣安得不爭臣爲衙
門爭會議是守官非侵職也
王言渙若
絲綸可謂若無若有
明旨佈如金石豈容夕改朝更本部揚時喬會推之
中之例與當時科臣疏語脗合此三者俱無足

憑而獨取証於顧憲成之斷簡耶卽如太宰所
引節文一段而兩衙門之與聞年例固已久矣
非臣創之且所謂兩衙門科與道也非都察院
也可遂以爲都察院不得與聞之証耶無上事
而伏案收權尚不謂之用權勝衆不得已而提
職執爭乃反謂之挽奪庇私耶目今人情果屬
誰氏衆寡强弱之勢豈能逃天下人耳目臣直
戇耳非能脅太宰者也至於提學改差專屬吏
部益駭人聽聞斷章取義摘風憲事宜內本部

推舉四字爲証而更不論全文平心詳其語氣
須以會禮部本部推舉學行政事御史一員
上請爲句方爲貫串蓋卽會同推舉之說也但上文
旣言吏部且缺則本部二字殊爲難解若以會
禮部三字自爲句則不成文義矣况禮部旣不
可不會而臣衙門反可不會乎假令提學缺出
上係吏禮二部會舉而臣衙門絕不與聞不爲
怪事乎查萬曆二十一年舊總憲孫丕揚所刊
會題憲務册中一款所載云提學御史吏部具

缺會禮部本院推舉學行政事俱優御史一員
請用須曾經巡按資深歷俸三四年以上者定
擬卽此款也以本院爲本部當係誤刊有如太
宰揭中之言也如云不誤則當以會字對咨字
看會咨俱屬臣衙門方於下文本部二字可通
也咨實臣衙門行也太宰揭中尚不敢乾定今
乃援以爲証乎兩書具在文義昭然人人可玩
而會也在文義固難剖裂見行事例猶人所共
知熊廷弼之改正臣在河南道時固見副院開

送舊太宰卽太宰前日何不提起禮部一字而
止向臣衙門會議耶可止摘取四字以爲非臣
院職掌耶當議差時臣實有一向皆係臣院定
議之語今由太宰之言觀之則太宰之慾臣専
擅久矣科臣周永春初疏止以職掌爲言使非
臣衙門事何不糾正於先直至今日乃謂部簽
院之侵吏部職掌耶諸差須復
命學差徑可改改不必滿久者復
命近則否此衙門相傳舊例太宰業有成言矣永春
復謂不滿而改爲破例則韓浚之交代在舊年
七月二十日至今年二月提學缺出時果一年
已滿耶何議改在太宰則爲成例而議改在臣
衙門則爲破例耶永春之意實不在此初疏亦
未及改差之非後乃苦執此條卽前疏所謂在
差改用之事臣原夢想所不到矣爾驚駭矣爾
上疏之意也以飾其心不在浚也紛紛外議豈
得盡捲乎呂圖南之爭日月就益矣月臣上之言
果無定耶前此言其無建明臣見其初入臺時

先爾時相繼陳時政矣今復詈其政事乎此中
之言且無論楊鶴汪有功皆共事南中親見其
設施者何極口稱其賢耶河南道之應與聞者
臺規關載固明各差之應會議有經歷司之揭
呈有堂上官之劄付豈一朝一夕之故而有來
明耶潘珙之年例乃副院開送舊太宰者臣於
時不在河南道臣無從置對也臣所奉者
皇上之
旨臣所守者衙門之職掌太宰卽欲胥臣及臣不
敢狥也伏祈
聖鑒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臣疏錄
旨原據外傳邸報謹將原報揭送吏科以備公同查
覈懇乞
聖明一禮
裁斷事臣於昨日晡時接邸報見禮科都給事中周
永春糾臣擅改
旨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增減
制書凡人皆知其犯法況臣備員法從敢爲此干紀

之事臣實有所據也臣前錄呈
聖覽之
旨原在萬曆三十六年於時臣正家居臣原籍宜興
去本府常州府一百二十里臣縣縉紳所看之
報俱係府城住人周德發抄所送者臣三十八
年奉
旨佐察臣以八月趨
命恐前事遺忘難佐末議故將家藏邸報自三十五
年起至三十八年七月止俱携之行裝雖中間
亦有缺遺而此
旨則見在頃吏部尚書趙煥苦請臣衙門不應與聞
御史年例事故臣先疏畧陳奉
旨之槩因太宰謂未聞知命臣錄呈
聖覽故臣據原報錄入後疏中臣實不知邸報與原
奉
旨意異同四字也臣在數千里外非有神術烏知字
有異同而預爲之訂正乎臣按太宰逆疏送永
春顔行方共起而攻臣且露章責臣呈

旨而敢明加增減自入不赦之罪以快兩臣之意乎
此
旨原下吏部臣疏原謂守府在吏部臣與誰執爭而
與該部不一查明自造敗局耶且臣所爭者臣
衙門之得與聞耳
明旨正許臣衙門先行擬議吏部之斟酌主持尚在
後正與近年開送事例相合臣又何必增減
明旨謂院科官從公議擬協贊其言官者承院科言
也科中之官則給事院中之官則都御史與御

吏也若謂院官止言堂上則宜謂都察院該科
也且科官得與聞而河南道非乎時一體行事
者乎倘贊二字爲科道言也銓司公同吏科河
南道覈實楊時喬自言之矣科臣吏部可無會
同河南道而不可不會同都察院都察院旣會
同吏部不可不知會河南道此俱當時之言也
皇上卽因吏部之請不得盡奪臣喬門之職掌也
明旨固明而臣又何必增減也官之一字甚緊關永
春謂爲泛常字臣亦不知其意何居臣卽自攻
戊行取迄今事
皇上十六年矣未嘗不兢兢守
朝廷之法而敢無禮乎臣遵
皇上之
旨故不敢畏太宰之勢也
明旨許臣院官議擬協贊而永春前疏謂都察院侵
吏部職掌亦可謂永春臧
旨說謊乎臣所携報共四十九本中間字跡非出一
手然有一人之字則前後必有相同者一本之

中固有可查數本之中亦有可查也且紙張相
同印格相同非臣一時所能挿入者臣見報之
時當令河南道火房吏封固印鈐卽時送至吏
科於時長安門已閉科臣不敢收之私寓而字
跡紙格分明可以衆目參覈非臣口舌所能粧
也年例職掌甚明不能奪臣以理茲事掌理甚
著不能坐以法臣與永春爭呂圖南改差事臣
前有屢疏人所共見臣未嘗理屈詞窮但不辯
永春今日不辯部院職掌謂何耳永春前疏獨
徵
旨下部院臣屢疏具在
御前伏乞
皇上一併同臣今疏
敕下部院詳覈覆
請施行至於臣前疏誤以批印爲批
敕光實臣一字之誤與永春以兩浙爲兩淮同者伏
乞
宸斷治臣之罪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為年例奏

旨已明冢臣要求無已懇乞

聖明信

詔令以存臺綱事臣惟人臣比周專

主所共守者

朝廷之法所共遵者

朝廷之

旨而人臣之法守耶

朝廷之

詔令是也不能自舉於職之內請屬必欲禁人於職

謂侵

詔令已定而復求二三其說謂專此俱非人臣請共

之義也臣衙門之得聞年例也舊例可尋楊時

喬載之會推疏中所謂查舊例內外所轉屯道

臣都察院會同河南道行之科臣史存會同年

資俱深者行之議定發銓司公同核實是也假

至今春而吏部尚書趙煥不令臣衙門與聞矣

然當左都御史孫瑋初入臺會察時太宰未嘗

不與議也議之平日而不明言之臨時就中豈

無別腸而與臣爭學差疏中矣入御史崔陳固

由銓部一語前之行事既出於有意則後之默

緘難謂之無心也比臣銳以爲爭不知太宰何

故屢疏不置辯一語月餘始具疏硬稱臣衙門

不應與聞始則追臣錄

旨耳今有

旨矣復作別解

旨內固無道字所謂院科官者道不在內乎安見科

官應議而道臣不應議乎

明旨所稱院科官即用時喬疏中院科語時喬未嘗

分別河南道在外也且當時所與爭者河南道

陳禹謨也禹謨疏中已引時喬會推疏語在內

矣時喬不云都察院會同河南道乎科臣胡嘉

棟同時上疏亦謂都察院河南道俱應與聞矣

一時三疏俱到

御前故

明旨有院科官之語也未嘗分別河南道在外也
明旨先言院科官議擬而後言吏部主持非卽時委
院科會同議定發銓司核實之說乎上是吏部
咨訪何得謂議使非都察院先定將何以發銓
司特喬亦部臣言部例太宰謂其不可信乎
明旨既許院科官議擬則議擬是科官職掌經議則
可不經議則不可也止是吏部咨訪則可以訪
可以無訪此何可比而同也且太宰既謂議擬
卽咨訪之謂矣便可任意行之何必又求

皇上另裁一
旨此必有不安於中亦發議擬之非咨訪者會推疏
中之言特喬平日無心之言也閣議疏中之言
一時有為之言也主持侵職之言以咨特喬也
院科議擬協贊不能舍舊例也豈此不信而斷
以顧憲成之數語乎憲成昔中有兩衙門字無
都察院字也臣之錄
旨四字不同臣接報抄謄見送在科可查六年前議
字有差豈臣意料所能及而太宰徵因遊添門

增減乃太宰以有
旨為無
旨宰合
旨意以就己意不遵己奉之
旨復求一
旨太宰尊重乃宜如是耶不識人謂之何至於學差
之事憲務疏語已明而覆謂風憲事宜內本部
部字非差則既云吏部具缺矣又言會禮部本
部則是以吏部會吏部矣有二部耶吏部反在

禮部之下耶且部字非院字則是止會禮部不
會臣院矣提學是臣衙門官此書是臣衙門列
反不欲與兩衙門之差直至吏禮二部會定題
差
命下而後行咨耶寧有是理前揭尚曰有誤而今疏
反之曰不差成心也勝心也循之年例未嘗不
令人與聞而一執則謂人不應聞且不雜并
明旨并髦之矣卽學差始亦未嘗不通商量而既有
所主則覺臣爲牽制顚躓矣此無心有心之別

也大抵天下事以平心易氣察之則雖百官之
情狀四海之幽遐可以坐照之凡事之是以豈
氣執心當之則雖明白易見之文義尚不至理
爲之解力爲之辯卽自言之而自反之不止也
事之是非猶曰彼此各一
詔旨刻書具在疏中天下同文應無二理太宰能禁
人不平心觀之亦作如是解乎官無崇卑不能
舍理以善服人猶爲不可況徒取盛氣相加威
嚴相脅以爲統百官平四海在是臣不願太宰

有此也始終望太宰虛心平氣而徐察之也憶
昔壬寅癸卯之際臣衙門題差無一下而推世
卿以戶部題都察院之差每奉
命旨令太宰以吏部欲盡廢都察院之職較有理矣
洪流倒海泰山壓卵今何時乎而臣以一諫官
百川壅臂當車輙多見其不知量耳然臣豈
門如綫之職掌從今日盡奪則臣今日之
官在何道天下後世必有議臣後者直矣
德無官一身輕耳伏懇

聖明信
詔令存臺綱言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湯　謹揭小疏成後復揭
周掌科揭抄斬絞之罪既獲末減矣仍欲坐以
傳寫失錯之杖查律解並爲當時奉行傳寫之
人而言若傳寫已布則退避依樣焉得人人而
罪之職鄉去京三千里不知經幾番傳寫職於
數年後抄寫入疏不知其失錯幾若責職不查
核的確則縉紳看報日以爲常倘文理無礙則
決不疑其有錯不疑而安所用核耶在推行奈
何輕易言斬絞杖刑此事何堪鍛鍊耶掌科謂

都給事必與院堂相對則可無河南道乎見行
事例每遇大事吏科與河南道並行也陳太僕
當時所引楊止老會推疏中語幷胡掌科疏語
詳已具疏中科官恐不指衆給事也今日都察
院爭吏部職掌掌科實有是言矣但侵與爭稍
異耳謂都察院學差是爭吏部職掌年例不侵
吏部職掌也嘉惠敝衙門多矣學差職掌既獲
太宰還之年例一缺復獲掌科還之敝衙門幸
甚謹揭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冢卿恃
旨尋權謹循職糾正并因病自罷以存臺綱以承聖
諭事臣惟我
朝設立六卿以分理庶務而又設都察院以糾察
百官振揚風紀所以分大臣之權而防專擅之
弊也故
朝廷有大事則必下部院而御史之年例都御史未
有不與聞者乃吏部尚書趙煥於本年春季年

例徑不通知臣衙門其機鋒已盡露於薦入御
史臣遷由吏部之語矣及臣引
旨執爭而太宰硬謂無有且云有則遵承及臣錄
旨爲證而要求
皇上改正人已議其反覆無忌憚
皇上奪臣俸以謝太宰而不奪臣衙門之職掌謂前
旨已明則院科官之徇從公議提協昔而吏部之不
可不會同明矣乃於總憲纔去
國之後署印未下之先突舉此與天年例之舉舊

在二八月近始有至三九月非至此三九月而
舉者以為宜急則八月何以不舉此時總憲尚
在
國門之外其人不可與言耶言則如其前既行矣
有憾欲假手有庇欲求免也以為不及待明矣
宰自去年署印以至郎真將不為不久矣何為
何不舉如日人少則今春所轉之人非即去秋
班行之人耶昔何皆而今何勇也以為署印者
人不知何時則

皇上從未嘗靳各部之印豈獨靳都察院之印且太
宰獨何以知其難下耶前有人而不與議後有
人而不肯待不先不後乘隙搶虛如對敵如報
仇誰為太宰畫此策者一何弁髦
明旨至此耶
明旨院科並言未知曾商及吏科否既與吏科言而
不必與都御史言耶臣衙門真不當禁
朝班矣并吏科不與言耶豈該科亦得人耶人異
得罪公論不妨與衆共棄心不離除異己何須

掩耳盜鈴前人不類或若有憾在先後人難豈
豈皆假手求免堂堂御史大夫吏之至此天下
官真尊重哉以人之故蔑衙門以衙門之故蔑
明旨故作威福約束人心將令大臣官共同為一
豈人臣之禮豈
國家之福哉當會推吏部時推孫某倡衆人推之
列卿未有應科道未云是而自公既稱請臣丞
衆臣當首推臣宜聽公論撤
天同人為何如耶光景委曲又可無旦暮矣自言不好

與人爭已得復爭權可云不患失人忽剛忽柔封
人提掇無銜無鑒惟惡多言住並謂張居正奪
情時其親兄耀曾具疏欲參而太宰焚之此猶
得於傳聞也若去年新御史謁見時教之云科
臣一年尚須一二疏御史則一疏便可出差此
則人能言之者太宰真不好宰宜居正當
國時六年不出
都門至延尉申時行時不數年由揚江而回院而
左右少宰耳豈以爭執衙門職掌之故而反令

明旨不尊不但不得其言且并堂上不得其職矣臣罪
大矣臣病深矣
皇上不罷臣臣自罷矣河南道何罪臣不自實有罪
臣一日不去則河南道有異物焉將令後之都
御史懼開吏部之釁并本衙門堂上官亦不令
河南道與聞年例臣罪滋大矣臣去而衙門之
職掌存臣官爲小也方今海内殆且混一臣去
而更無掣太宰之肘者可以獨行尊重而條明
趙世卿之政重元沈一貫之烈若謂臣言爲籠

罩則諸事皆可抹摋楚事妖書要難盡諱當時
主議出罩發蹤持擊非太宰鄉人居多耶先臣
郭正域所著妖書始末長安士大夫家多有之
太宰何不取而一觀之乎當舊太宰時有上書
言四明已死之灰何須復溺江夏且說大拜不
必逢迎者此其本情何如耶若今日更無人不
諱言則又臣之所未解矣太宰嘗願勿趙世卿
代藩之議獨主立少不似昔之議楚事耶初不尚
是闕見未廣今則廝廝全移矣衆人謀而太宰

怒太宰怒而衆人喜安得有所信一人爲平心
而與之言天下之情耶臣心實不服故願褫職
逃虛以抱孤憤以存臺綱若更因臣言而忿
激鈎黨之禍旦夕可待矣暗中渭以美缺而誘
之爲非瑾非保不窮矣或謂果有求不得去者
吉如寄或徑從中出近事歷歷可指數臣果非寵美
耶鈎黨之禍固饒爲之矣如萬世公論何伏乞
皇上即行褫臣之職以爲言官棄職之戒至於太宰
之事始終付之清議而已臣無任惶懼待
命之至

靈護閣集卷之五

陽曲[illegible]

文

翼城縣志序

蓋嘗論之有天下之書有一國之書有一家之書天下之書列代之史是也一國之書郡縣之志是也一家之書庶族之譜是也淵狹殊軌其于以稽往詔來均矣是以金匱石室鄭重加橡之華下迨閭庶亦聚族而謀不朽矧以四封之遼廓上下數千百載而不勒成一家懸書國門者哉三晉古稱神皋翼城右爲輿壤斯亦賢聖之窟宅而英異之林藪也歷山留象耕之遺金鈞明營壁之義河上偃翁漢帝致順風之請山中子推晉文勤烈澤之求好古嗜奇之士必有弔遺墟而徘徊披圖籍而嘆息者矣舊故有志度許非所幾爲聚淵嗚呼此一邑之權書也而雜之市人之手信今傳後之謂何邑侯某公以政通人和之暇慨然謀與吏始徵見聞於五更寄筆削於祭酒蒐羅

爾廣參睃斯侈義例之凡亦日指掌每自放明發旆千丹陵周宝分相于弱弟晉滄之種所從來矣嘗沈之次厥惟麗焉於是志本紀天象因晨之范實繁霊勝華實之毛古稱上腴今區置雖存昔緣而里甲已多告羊於是志疆域建置租庸既竭乎時膏脊寙復鬧於未俗漸登唐風之承何堪飭是之嗟哀此淳人浣可小息於是志賦役與徵晉魏仕國庶幾遺愛於桐鄉才比鄧林亦尚蜚聲於蒐苑若廼況聖齋于剎院禁樵采於陵丘與禨祥亦有國者所謹書也於是志秩官名宦人物鄉賢而藉文雜集終焉區分類舉函大苞小皆無掛一漏萬之譏靡有無徵不信之懼文獻之傳自足千古昔左太沖十年作賦聲名未出于里巷得玄晏先生一序而洛陽爲之紙貴今斯文瑰麗入室三都而鄙人學蕪千里玄晏敢托國乘以垂芘只斯爲厚幸云爾

送道參貞石特恩題贈序

武以纓簪禪世文以甲乙起家而者蓋亟乃求涂矣故事武臣後即起家文吏無得徼文臣贈題恩老世者而創得之自今觀察公尊人贈中憲翁[illegible]故以千夫長世其家稱淮右名族當世胄將[illegible]官[illegible]是師備倭海上時有賈艘千欲從海口闌入淮翁[illegible]軍法哉嚴弗許賈則上千金為翁壽翁[illegible]二千金乃中淮陽守某者淮陽守陽[illegible]重翁[illegible]他鎮海艘竟入而翁竟以淮陽守[illegible]竟奪[illegible]

造謀觀察公為明經業而觀察公遂以高第為制府劇令尋以治行高等拜留都給諫一時建白聳動朝宁有諫垣稿行于世當觀察公為令時　天子以政最進階先世頒格於例僅受武職告身而已會江右重地守臣以缺監司請　天子借觀察公憲節[illegible]鎮茲土無何入賀　萬壽闕下觀察公則泣血抗疏陳乞曠蕩恩　天子感其意下所司議而士[illegible]者逡巡持未決無何觀察公奏最復陳前請中憲遂得敕贈文臣稱今官矣乃鄉之[illegible]龍翁者未及以[illegible]

隷戎行即其子亦貴竟以名在丹書不得題恩僅以戎籍貴得百夫長空銜而已屬吏某喟然有慨曰天道還應如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當中憲為武臣時何意復爾文誥顧以執法拒賄接劍育人幾不免而卒用債發其嗣取文臣金紫于地下彼爵龍者按文臣也受賕覆法禍為武人名尋求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非昭明較著者哉乃觀察公以旬宣茂異望在日月之際行且秉節鉞建牙臣鎮斯又出則方叔召虎入則周　公畢公之業也異時　天子所以褒進

中憲翁者固甚鉅且遠而海内纓簪之家以文起家者且得援中憲翁例而徼得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觀察公有焉下吏辱在那異亦且得徼一命之錫于二尊人感均錫類爰矢謳吟

壽孫虞淵年伯七衮

兩漢重經明行脩之士郎有顓門一家者位得承鄉
相封侯横盾金華爲天子師傅儒效于古一何殷鉅
也今有士於此廢號經筍步皮冀所者亦襄時王庭
克宗之明也然而身不登甲乙之林名不掛賢良之
籍則有寂寞丘樊白首于拎兩已儒效于今一何落
落也頗余所見閭鉅博雅之儒坎壈終身者往往皆
得于子孫而共身亦多長年壽考並致金紫無羨昔
儒卿相師傅之榮此又造化所以妙風俾之用而儒

效于今古一揆矣蓋吾鄉有孫虞淵先生者普儒宗
工也先生方以衿躬和斯洽衆建菑蓄石叔度千頃
風美所扇月旦咸歸太原瑯琊槩貫人倫而于先生
題之以後及之目也先生雖業東頴經而歌總流略
撲藻揚葩麗於雲日即所操挾白虎搢門諸儒何多
讓焉試縣爲諸生祭酒而顔以數奇厄一第已丑春
用明經高等對揚王庭浸浸嚮用矣先生竟倦游以
歸蓋是時長公已第南宮出宰百里先生將弓旌遣
經付兒輩發抒憤懣而自治三徑日逕二仲長公甫

是爲河南吳公𧟶恩先生朝初命矣而先生神顔日
益王床頭卷帙兩夜不釋間佐以浮白手談少年不
能角也於是先生春秋七袠高矣長君方秉玉局歸
稱觴膝下豈非孝顯之極思人世之奇遘哉語曰厚
積徐發不於其身於子孫先生杳學弦行不遺餘力
痒矣廼不得一科名承天君少年発覧坐駮篆名非
有積日絫月斷髭嘔肝之勞也然而爲吏者屏㡳不
下吾伊先生勞於治經迫于食報承天君迫於致身
勞於爲吏秉節之際若或尸之要之先生以一勞詒

兩逸矣當先生困頓諸生時人恨先生不遭漢主耳
由斯以觀不以彼易此余與承天君同舉秋闈情歡
猶子知先生抱一鴙和剛陵始基次君躡地千里行
且翱翔國恩家慶寧有涯涘作客長安末由躬祝敬
述生平遥持北海之觴以獻

覼鳩集序

余盍生劍江韓萬里氏以治行爲西諸侯長矣余西以萬里爲吏師更時從問奇字別去數十年所一日來長安市中把握勞苦如平生開視其橐中裝則異寶于齊私怪長卿倦游詎有四壁安所從挾作是寶氣無何出示覼鳩集雪岳西京之錯摸大晉之詠嘼也無疑夜光矣萬里爲吏好奇節爲文好奇氣早年之後以文學推擇臨校齊魯所爲式劍游肖所授士空海上人人知有萬里氏家言者文劾既較灼如此

獨余何爲吏弗劾遠遲壘綬出佐方州爲蓋嘗憶萬里在鍾陵時務潔白脩束大要孤行一意而以不能陰陽浮沉歲久不得遷稍遷郎占曹一再司度權則日取三尺劾治倉鼠市儈共潔東循鍾陵去之日撲被青氈故常生時上公車物也以故度所當出權所當入以百千計咸登諸公朝而鼠之點儈之狙者頗不能無望爭搆蜚語卒得左降今由標槩聽斷萬里將無嗷嗷難近耶以余覩萬里乃虛志坦中絕不伏城府險阻於胸懷直不能自涵耳何憂終不効哉志芳行獨抑希固貴厚實不居顯名抑將附焉蓋公不嘗轉徙齊安固頌僖耳乎萬里異時勝環玺拔正猶是集必勝爲夜光也萬里行矣

僎鄉試錄序

歲其臣得從其後校士得若干人其錄成例得有言于末簡竊惟原本山川徵引謠俗上下共訪搉揚風雅前人之述備矣覼矣臣不佞無能爲多士揚波潤顏臣有懸士之責安得無說而處此請以身所受爲諸生劾藥石古稱家脩廷獻選類寖衰是知古人異處大抵好脩至於涉世惟艱卽好脩者猶有遠志小草之虞自世不能不波而士脩日廢嘗其在蓽門圭竇之中誰能壯天子之猷而以天下爲任盍取重其

身而圭璋自享者尠矣一旦結綬升塗而登薦之牘月旦之林何多絜矩溫良之士也豈古人丁於求志者尚拙於逢世廼以中人涉世之末流而事半功倍哉意者中無定操隨世易向故當宦之塗遠飛于生昔而魏影之嶄獨抱於來茲與若是者臣之所大懼也蓋臣昔俛首經術不知措意世務也一行作吏貿貿如鶩諸士其尚以臣爲前車而定志往哉諸士將蕭條高寄以品見乎將慷慨抵掌以才騁乎將選猜埋鹿以苦節貞乎將曳裾折檻以敢諫顯乎將謨猷性命揖讓規矩爲理學宗乎將哆口翻鈐肝衡將獎爲干裁士乎此數者鴻業美號世所趨也卽使頗閔抗纓由求展采道無越此而臣以爲行仁義也非由仁義行也何者心有眞贗耳眞則有意經緯無意仕宦經數者不得一當不失爲尚絅君子贗則以其六經修爲其仕宦經數者兼皆登峯終爲鄙夫小人之道交喪道德仁義總爲市進之具識者至等之方藝伎術以此爲志是朝之走墟也去古人愈遠矣諸士其尚實心以貞志哉或者進而稱曰世路崇巇羈擾溷

須抱朴志以遊長塗不幾眯目而涉羊腸乎臣謂不然仕路自九折斯民固三代臣嘗見數十焉捷銳殊機拙訥異口不特甲之捷辯翹然自喜卽乙之鈍㕷亦自愧弗如也乃同仕也而乙起甲仆則又何也且世塗平陂俱由心造故直如君子而稱君易由如小人而日行險豈在遭遇乎哉諸士患無定志眞心耳無憂世之崟巇矣臣拙吏也故不能爲諸士揚厲賁鑠而以藥石之言告諸士庶持勉事聖主尋襲古不一心之臣矣

何江峰年伯暨年伯母雙壽祝詞

今天下稱滂滂澎湃浩瀚淵渟潤澤昆乎行迸今古者豈非江漢哉江漢之流洵賁溥矣莫涯涘矣要溯其源惟岷與嶓方江漢之出山下涓涓耳而濫觴而涵天列瀆宗海總無加於涓涓者也要由源源者深長本大者末茂山川誠有之人物亦宜然由詩者疊也象爲母主壽考永動者機也象爲子主逸澤故華陽於昔多特達奇偉鮐背難老之士蓋山川之蘊蓄者深矣若吾同年何淵潭甫尊人世所七袞此非其

較著者哉竊聞江峰年伯少負岐嶷之譽長爲伊洛之學載籍傳極而尤好玩易先天加一倍數與曆理若數一二別黑白也門內孝友門外肅雝家號萬石里名通德日與三丈夫子徵文譚吏自相師友可謂眉山猶而高順世其家風矣益翁及趙文肅之門而證印于劉西峰故學爲儒宗步爲世儀迺若太孺人固笄而拜者一何多丈夫槩也彼直以婉娩承夫子慈和睦婣緝熙僕御哉愛子知勞乾乾宵晝卽淵潭既貴聖善彌厲三事君恩廩廩德務節其昔於大衰

古文伯母之流語有之不知其世視其子吾觀於江昆季而知世德慶門厥有淵源也猶江之岷嶓漢之嶓冢與翁既已相羊金紫之偕若約不得見澤當世而伯子明經需次仲子以治平徵起　聞下季子孝廉異等行且澤尤匪如中淵岷嶓不由一閼江漢列發無方乾謂江漢之澤非岷嶓之烈哉夫陽施者陰報壽位者豐年德壽仁壽理有必然由是期頤大耋純嘏申錫某等方將與北海之籌獻南山之祝又寧止今日膺初命晙吉稱江漢稱嶓

耶本江且晚爲　天子侍從親臣猶稱淵潭者君治淵有異政知古渡虎擊蛇者卽世所稱殺孤何令君也

史武彛年丈家譜序

大道之行也無所不公固并一家也道隱而無所不私骨肉成陌路矣夫安知聚族而州處者其初之爲一人乎仁人孝子於是有收族之法焉則譜是已盖余讀史氏譜而嘆其爲三代之遺也其志溥其術愼矣翼叔之史不甚彰哉封君義軒翁刱而譜之斷自可知之鼻祖始以逮雲仍來耳則異時系編于往所不知爲誰何之人咸若登之一堂而指諸掌上則此譜此志也可不謂溥與若乃遑遑華胄曾無來葉盖

其愼也封翁仁以展親惟良孝而述事史氏因有家史矣歲己亥余與惟良新從鄰國來待詔金馬得寓目焉於時兩家各有箕裘之慮歲辛丑而惟良以端靚好孺子見名之曰某則所擇爲門子者夫惟良儇壯耳方未艾夫螽斯而遽求之蜾蠃不幾未卵而求時夜哉則惟良之道公之也世人一蹊自封有壺蓋而諱言關事耳惟良視鼻祖而下若同室高曾而下若一股又烏有扃而濡需爲善乎夙人之言物化也蜾蠃取螟蛉閉之空穴中七晝夜祝其似我似我而

螟蛉化爲蜾蠃矣志一則動氣異類速肖而況原自屬毛離裏者乎孩孺而濡沫之卵翼之息相屬氣相轉矣爲箕爲裘惟其似之即異時百兩螽斯吳異焉則惟良氏神化之道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斯爲義軒翁譜族之志之坊而已矣

賀涂鏡源侍御九載考績序

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御史臺四御史用九載考績司功氏條上殊最曰臣載主臣臣稽掌故侍御六七載遷矣九載三考臣部洫無見聞若涂侍御以京堂遷也惟

皇上命

上方眷惜名器寢未報於是江右涂公在臺逾十載閉門不視事一載餘矣鳳人之承媢甚一人涂公何不媢之甚也何宜遷而久不遷宜報而久不報也嗟昔之媢君者二將美共令都俞一堂此以順媢者逆心忤耳畜君好君此以拂媢者要於自靖自獻尊主庇國故曰媢也況御史以臺諫爲名以拾遺補闕爲職其是非可否至與宰相並攉寧惟以順爲正哉涂公生無媢骨忠自性成歷著循良簡登法從議論取持大體惟不能陰陽人主而已首按兩粤值貴遷貢固忿莫相攻公片檄諭解賢十萬之師圖上方畧尉交南之命厥功偉矣繼乃攬轡周晉捏諭部享于時

天王求金寺人銜憲宿衛巨奸媢與蠹集公嗣劍東

縛備極苦心遂令銀璫左貂望風束手雄猜短蜮避影銷魂不能使普天無稅而能使黔首有官則公之大有造于三方者也其他澄清之烈要非更僕可數嗟公問學深醇道養凝固故立朝按部犖犖炳然斯乃大儒經世之效純臣媢主之誠耳不然而俯仰取容又不然而矜弔爲譽即一歲九遷生平盡矣曷貴哉曷貴哉

賀吳泰軒六載考績序

直指使循行郡國則方伯連帥以下咸受黜陟焉而比及三載六載九載則以其殿最上聞　宸斷司功氏受聞而已益其重哉重故御史臺考課之法與他寮異他寮計月會歲課功程能而已臺考大指歸於識會風節不得以功能見也然而擿奸至實理詣都亭所登清者若而事所激揚者若而人所建鍘見者若而便宜振蠹攄隼安在弾射路豺安在問弄則又昭昭耳目未始不可以功能見者昔人至以臺諫能言埒權宰相而臺臣代符實見施行又非能空言匿短者職益其艱哉艱且重故吾見眞御史之難也況夫始進則意氣方張揣摩未容即未必皆韜陽之鳳亦豈遽爲抱葉之蟬積漸以往聲價已成自非忠由天植鮮不化爲繞指矣故臺諫之難非始進難而晩節難也吾臺泰軒吳公出按西河竣事還朝以六載績奏公時在臺逾八載矣當公之在西河也攻位五載大閱之期而又以其間攝行全秦按事公先聲所偪旌旗變色至則核軍實黃𥳑卒乘差次文武將吏

功罪上之朝盖文自道臣武自大帥而下咸有所黜陟易致不得苟取文具毛舉細瑣者一時軍政大肅邊塞虜請之冒丕變虜中有一范之謡而全秦有長城之倚矣是時柄臣張權逐銓諫諸臣而并誅鋤在籍言事者公不以身在遐而忘骨鯁若忌疾柄臣隱而爲上分別人材甚晳國是藉以大定至于今而八載之臺臣視曩時無不遷去即少濡忍何至遽稱名實乃公之還朝正色侃諤於世所競趨無少假借其識會風節豈不去尋常萬萬哉而西河偉烈又無事更僕數矣於是　天子遣公𢫫視全楚楚固大國而又在彫敝之際公所爲負豪右以秋霜而輿單赤以冬曦者當不殊于兩河也不旬月且以九載績奏天子必且有以大褒進公而公之晩節允爲蘭臺楷矣以諗于同臺者無不首肯遂書之爲賀且以爲別

王孚齋先生集序

家大人之師曰孚齋先生今之古人古之君子也先生于學無所不閱而禔躬以善養浩然之氣爲主其生平一介不取三公不易有鳳翔壁立之槩在昔胡司馬捕倭海上時先生應聘往校左縞而江南大俠邵楞朽者逕司馬幄中之籌者也司馬欲楞朽居間而上先生千金爲先生壽邵故口辯士而一時陳說允傳以道義如所云予與傳食宋薛遜受兼金者甚皙也先生不能姚致辭直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

之可而已新鄭爰立自用間邵用奇計居多而先生適宮六館當是時邵偶蹇都門外郎朝士至有不得時報謁而先生若爲不聞也新鄭固知先生而邵又慫慂新鄭收羅先生爲門下光寵於是邵聞行請館下望塵呼曰不見數年問學何似向可與立今與權矣先生知其旨曰溲也戇猶昔耳於是邵拔新鄭語注意而欲先生一往見之也先生不可邵曰士丈夫宮覲升斗已乎必欲大用行道而以受土禮自落甚山林廊廟不一揆也先生不應而言他事邵語刺刺

不能休及瞯邏延辭去蓋先生大節凜凜如此後偉咸茂稍遷鹽司提舉世謂善地脂膏處也先生謝不往而投檄返初屏門卻掃一室五車不由戶闥者幾念載跡益屢空屢箸僦居三徑就荒難延二仲數椽無地安種五柳郡邑之長逕宣之使表宅式廬望門脩贄先生發坏謝病光塵竟遠晚年觀風者特薦于朝而先生已夢奠兩楹矣蓋先生宗師毘陵而以萬文恭爲平生執友故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而告蔡適得吾常嘗記從家大人後晉謁先生寺家大人隅

坐而共立侍久之出矮胡床坐之楹間而曰父坐子立固然然語長姑坐也坐間語娓娓侃侃穩之真足廉頑立懦每徵一事必盡舉書卽時月地里弗遺近時文章家名能涉獵者固有至於精覈如先生悉不多見某也陋不能閱先生文章之徵而知其爲道德仁義之言也二妙並傳行遠何疑文肆吳安翁爲先生忘年交刻先生集成而不佞序其大凡於揭末亦及門羨墻之意云爾

總仙洞天詩稿序

國家文治開乎開創

高皇帝雖拮据馬上而聖學緝熙恒韻長篇往往崝

嗟立就大風栢梁曾何足喻煌煌乎數天文命始基

之矣

列聖紹天皇猷益邑莫不覲乎人文化成天下當時

山陬海澨亦既戶誦家弦矣別迺宗子藩維戚之[illegible]

天孫抒雲漢之章者哉華山殿下者益國諸王也生

擅岐嶷夙聆風雅書宗大令韻法本唐意之真皇圖

書既饒癸與西園羣從不減鄴枚下逆丹青猶追吳

顧以故海內之士聞風嚮臻靚景鵠赴斯已冠冕詞

壇寧獨領袖屬籍已焉總仙一集斐然大雅王方青

齡始立朱邸甫開乃白雪陽春寡和國中矣又況假

我數年何但今之子建葢益蕃自剖樹以承世敦禮

樂王尤濬發慶源溫文犢齊所謂天上七襄不由人

巧者也嘗怪東平樂善不能質龍其文章河間書音

僅振大雅於絲竹而淮南鴻烈聚賓衆於老詩文子

差足吐氣迺香分臺上豆䕺鉴中千載而下而衛邊

焉孰與王家世敦素業人綜百行課藝則居宋𫄨

考德則曾閔皆乘者哉有三不朽王居二焉既已不

朽矣又何慕陳思之求自試冀功令之西宗豪郢詩

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斯迺嚮者

高皇　列聖右文之化也敬九頓首焚長發之首章

以贈

白蘇潭許氏族譜序

王道之行始於閭黨王政衰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牒輕矣昔者先王因生賜姓或以官或以地或以氏樊然殊涂而源流可溯春秋之法能國異而宗同同敢奸也降及晉魏隋唐猶沿世閥祖系譜牒品流區別雖甌起者自詭於無方而代興者猶傳乎華胄宋元以來先道浸熄盖余嘗江右見其里各家珍譜牒大宗有長小宗有領辭次道維可以聯長令補宣風教說者謂其地罕曆兵燹故多故族三吳鄙自古戰

爭之地乎而高門遙胄所在有之萃渙分離一何寥落也吾邑山長水遠代有聞人西來漾流滙於楚澧世居此地者有許氏土膏與衍子姓雲屯數里之間阡陌繩貫棟宇繡錯池園水竹具足幽致禽魚花石亦來親人列屋環居之輩老者矜莊少者英穎或隱於農或逸於釣或負犁策肥而敦詩說禮或披裘帶索以卯角行歌冠綏子衿蔚蔚彬彬恒山提山舉稱祠典祭時蓮塘式廓棟軾静菴先生體列家規卯其譜牒以示後賢豫菴先生以與傳名流繼志善述既與先侍御共襄邑乘屬哉吾黨纂緝譜籍法總歐蘇彥熟徵之故義例最詳撰製淹雅披圖展卷文獻斯徵於以萃宗祖之精神而新子姓之耳目文物之盛若是觀者之容極目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之許氏蓋其庶乎余高其義敘諸首簡進述誥族可以觀矣

車塘王氏族譜序

余祖母麥士䒿塘公女也余不及見公而見公之子近塘舅翁翁之里曰車塘環車塘之上王氏聚族而居地既僻左戶習耕稼翁拮据百畝衣食能足異物不還純白不發論其世翁可謂羲皇以上而翁之子亦不作晉太原中桃花源外人也即今余中表侄徙尚有祖父之遺蓋其士風敦固人生願亘余祖母麥他之節遂烈千古王之先世來自淮泗初渡江者曰祥七公可知者爾于曰汝三汝四其來也卜居莊上而汝四復自莊上徙車塘汝三之後有孚齋先生者為世閒人另具家乘離裏僅二百年餘相望在數里內而判若兩族古所稱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殆此此可想見敦龐富固之概矣其八世孫曰徵者與其世系而九世孫曰齋曰篌者余之中表也屬予序其端而余為之論說士風先範俾王氏之子孫世守以守箕裘毋見紛華而悅毋見異物而遷太朴或興機械作機械作則浸尋至於作奸犯科雖欲安於田里樹畜為太平之民不可得矣余姪固知故老之人故為故老之言如此

送邑父母養徵翁公入覲叙

三吳之俗侈以譎在昔號稱難治吾陽羨山水高深誌傳吉直漸及今茲淳漓樸雕矣蓋余讀周子匽風土記中事若疵若沒故世所傳說事若存若亡郎余少時所及見事亦若隔世今無巳夫其難治幾不疵三吳雖然猶有質也是升降之會也上之人若曰陽羨之難治猶三吳一切籠之以賦芋則民表青爲朝三暮四之狙旋月收之以析楊則民且能爲詭銜竊轡之馬老于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多而求

勝以多民轉難治是舉吾邑飫羊之質而盡斲之俗遂降而江河終不可挽矣邑父母養徵翁侯學道愛人篤行君子也侯實抱泰鏡於胸懷縈太阿於掌握而不忍察魚於淵怒虎以乳馭銜內與僅胥史惟劾惟恙田畯村嫗事至者呴煦愛之如抱啼兒遇士大夫秩秩雍雍偃室晤譚巳携致青雲上令人不能他有所及兩造嘈還公庭侯輙諭解遣去之郎不去付其曹伍諭解遣之訟日衰息鈞金之入至不能登償時額邑故僻左無孔道而以僻左無孔道干旄往往

駐節日尹賢事可荷辦也侯不忍煩民供億創倖入佐之干旄相望而民不驚也江南稅戶轉輸京師最稱繁苦侯手自停劑出不意懸之過衙若坐諸其堂而發覆焉吏不得因緣爲奸下不得干請爲覈蒙兩稅之征催正是問無所耗於額外府裁潤夜用二綫一倪內史之課殿陽道州之考下無所病矣權役司入往多破產自侯下車不稱厲巳戌申大浸稽天吳民其魚侯痌瘝由巳疾呼籲上鼻騎循行發廩賑給歲額得減民得免於溝壑曰天實降割翁父生我闓

左利病不遺毛髮殫力興除其爲永策侯固豫章名流余在劍江時獲交一臂知其學有原本侯果不鄙夷吾民升諸大猷四載至誠惻怛之懷真可孚豚魚而信童稚吾宜今日即不敢望古陽羨庶幾知上新鄉不敢爲三吳哉歲當覲侯且戒行文學博士及諸于衿儼然造予曰翁父膏渥浸灌四民諸子衿尤坐春風納諸大方之圃提耳若家塾嚴師勤彰其私而教以禮讓諸生無有躍冶者巽塔承雲賢書恭盛棘闈借鑑辟鳳盡入網羅是翁父尤大有造於士類也

諸子矜在費言費耳若其大全于國民知侯者知侯
宜莫如余而閉門却掃亦且爲寡聞敢寡之民略述
風謠以當四子講德之精誠侯行無轎重得余言者
令其棄裝𢀖輕耳奚以塞諸公之意諸子矜㞢㞢而
去

靈巖閣集　卷之五　三十

福建鄉試齒錄序

歲丙午多方將額俊於鄉主者實爲勤篤余既弗克
辭大邦之役則重繭而走無諸境上未涤騎騑從事
蘇閩功令告成事從司衙者授簡紛范乎九十其寘
無不得于虎穴探珠能領者一何兢也何言之不讓
享禮既陳曹耦参列極目侯士有來蕭邕斯㠯濟濟
矣無何諸士私覿燕於閭黨易其曹耦以齒差次有
來蕭邕復逆異觀一何讓也諸士進而稱日昔日之
燕羔雉爲攻既在鑪鞲敢不品題是焉今茲之燕地
則其社脩則其昆業孱推擇名爲孝廉亦猶是舉鄉
選里也燕毛行古諸士恬焉余爲𩕳然洵哉觀於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此其貌也而知而之氣乎
長者嘗事歆然不欲先人少者壯決不難勃躐事上
而知而之衷乎走所欣惟恐弗及卽少不日我實居
後避所苦惟恐反之卽長不日我實居先雖然利害
猶未出於閒也諸士擔簦上國必且影纓拖組集於
壇之場矣得無以腴兢乎浸假而誹譽失得不移睫
决矣能不以身競乎雖然猶利害之片也崇名在私

實頗不節於君父能以名讓乎壽策在躬休美可移於儕列能以善讓乎貌讓讓也衷讓眞也讓鄉小也讓朝大也讓名讓善則至矣雖然亦有不容讓者縣官養士綏急是賴既已委贄而不委身猥云謙讓未遑毋乃中情實性當仁之謂何何名國幹也諸士行矣始進則讓當官則不讓何讓古不二心之臣雖然不說榮者乃不讓事則異日之不讓又自今日之讓始余何幸得逢其相讓遂紀其事爲之訓焉

斑衣軒敘

吾宜華胄厥祖九侯爰自函亭以逮綴國璟濟之脊彼著望於渤濱累世軒冕詩書奕葉篤生巨公曰雪漁先生其人先生余父執也振鐸湖湘之間茇棠燕齊之境所至留犢疪鹿破枉援瘥古之風廉吏乎然而衷實慈遺教匪科條寬然長者篤行君子新市凋門濟上單父無不社而席之尸而祝之而先生歸祖惡流垂綸遶滿松菊雖荒烟波無恙祖帳東門無蘼金莊以召客卜居南郭有琴書聊且謀孫矣以充室

人之繭相將齊廬案之眉絫作而前阨窮非病若儲宜人者眞古鴻光之儔也以茲遑龍宜挺國英則有若令嗣國子先生諸孫孝廉二妙親老家貧甓捧松陵之檄毋單子獨竟陳壁水之情壽觴舉慈顏和不知老至喜報劉忘報主若將終身是父是子可傳可述講德歎風致絫情而横溢懷人送遠文相質以綺腴峴首殘碑尚墮路人之淚枉巷遺澤宜牽孝子之懷是用表章存諸家塾紹閎衣德彰往詔來庶幾靑白吏子孫無忝陽羨人士風云爾

詩許豫菴八袠序

世有大重曰文與獻兩者卽使孤行猶爲擅美矧屬兼長寧非國寶宣尼手聖言出爲經猶不忘季堂所學而歎杞宋之無徵是以賾與能誦靈光尚存昔人至寶之逾白珩而曰天之慭遺蓋所關世道非淺矣吾宜文獻以余耳目所睹記則萬文恭王孚齋兩先生其人兩先生沒而微言緒論流風遺範不至盡墜則幸有許豫菴翁翁與先侍御爲中表兄弟而余少時嘗從受與謨翁之學綜緝羣籍網羅百代而於吾

宜典故尤極研貫山川名勝風謠纖悉往往見之詠歌以章皇幽緲孚齋秉筆脩邑乘先侍御與翁並推擇爲副而翁之力爲多蓋翁爲王先生館甥卒傳其學而於王先生手範尤爲叔敖之優孟左軏規右軏矩躬無辟脩與人居顏詡詡穆穆無莠言無詬責令人滌蕩于醇和中學士大夫題之曰君子兒童婦人稱之曰長者翁族甚夥宗法甚具蓋翁大人靜軒公上之而翁更光纘之作家乘比於董狐焉翁今者年已在東西必見之辰傳脩期頤言六十九之時矣翁危髮秀道光行尊所謂邦之文獻非耶雖終困子衿不得枝於朝月致勝以與天子揖讓而邦人之憲老乞言登堂以祝壺觴者肩相摩也翁顏善飯若流目光炯炯丙夜握鉛丹甲乙不休昔向巨達潛心典籍年八十猶手自校刊誘納後進流士蔚藏書遺畏年八十猶手自錄補約數十篋翁今者攻似之過此則爲伏生之九十授經羅侯之百七歲而精爽不衰竇公之百八十歲而恆逸樂以益生命使邦之人得永永觀型文獻以拜君子長者之賜美哉壽也從茲始

矣請以復翁宗人之請宗人曰雉樵

壽吳安翁七袠序

嘉靖辛丑嶽降於吳春王正月是生今閒鄉吳翁萬曆庚戌翁春秋七十矣族之衆恭展交錯謀所以為翁壽某曰此一族之情未足為翁况也須藉言益之徒衿佩紛獵謀所以為翁壽某曰此猶及門之情未足為翁祝也闔邑縉紳居於里者宦於兩都郡縣者書尺相訂謀所以為翁壽某曰此曰方之士也今曰方以為祝請得而授簡益聞之君子之壽以天下小人之壽以一身君子之壽以承譽小人之壽以承年

孔貴朝聞孟稱不貳豈能遐算哉彼所謂仁之壽德之必非耄耋期頤長生久視云爾也萬物為體千古為量躋一世于壽域而名與天壤敝如是而已矣故古之善頌者曰壽國曰壽民不至如世俗所稱獻安期之棗偷度索之桃也翁粹道早歲師承有自周都峰先生歸獄歸來翁偕先侍御委贄南岳山中午夜蒲團開發平生萬丈恭先生道在里黨終身服膺所先生學總歸誠而偕宦並以氣節顯翁立身立朝定然家法作令劍江吳門柄用有為翁道地者曰銓司可得也翁謝不應而以久次循良入為臺官視鹺河內會選言官翁疏言臺諫須用宰相不識面人大忤當路意令太宰總憲勸之請急翁歸山中十年餘用薦召還朝而蘭谿四明當國翁並有規切乙巳內察翁實為政相門私人並從芟刈四明曾中旨效留之翁遂為輦上眈眈矣會因事數翁得還貳司寺雅意無競屢疏投閒留滯周南遂至今日而翁七十矣甫獻歲即上乞骸之章當事尼不行夫七十致仕禮誠有之然從古賢聖直以得時行道為大期若道果

時遇則蓬蒿而行耳未聞以年解仕也韓范富歐皆以道德為經濟者夷考當年並依棲人主終其身而後已寧以宰相出鎮或乞祠祿以俟時不聞以年解仕也且翁自釋褐至今三十四年所矣登朝為侍從卿貳直十餘年耳中間大半遵養丘園翁仍得收攝

法聰明逾於年少然徒以壽一身若山林呼吸之華爾耶將萬物千古為壽域耶方今言路之中復生歧路同舟之人幾為敵國國是不可謂一曩者乙巳清議翁實始之無意終之耶一道同風社稷靈長

是賴其爲壽也大乎翁之子符璽君旣以直道匡時
甘三黜以歸而翁又圖以善息歸平生所學何事請
以得善之錫錫翁而後以南山之錫爲翁祝可乎諸
縉紳咸曰唯唯敬書之以告乾傳乾請昔

詩路究翁七家序

兩漢重經明行脩之士即有顯門名家
相封侯積席金華爲天子師傳儒效如此其駿鑠也
故經術之盛千古爲隻自科目之涂重而明經之選
輕顯門名家者代遂寥寥國朝初制亦重明經十有
朝起積分募登臺諫郎署而下猶不勝屈成弘後寖
失祖制然而耆儒碩士往往出於磨礪之久而成於
模楷之深若金沙學傳吾邑路究懷先生者具符師
人師兩漢金華之彥也先生余父執父贈君坦菴翁
而兄黍知漢暘翁暘翁素風古道楷模一世說詩解
頤爲詩大師黍知翁傳其學以光顯厥世先生經術
淵源黍半於父兄而尨刻深況之思覃精無垠劃然
理解以出雖源流有自而自得多矣故吾宜詩有路
氏學一祖十孫並以毛詩頭頭膠庠間至其天姿敦
愼門風孝友所居俎豆之倚望閭知爲萬石坦栗谿
賜曾無擬府方頭直躬動引繩率久次諸生歸然先
輩之靈光後來之正鵠也兩漢詩有齊魯韓毛四家
傳其業者世紹休顯韋平兩家至父子爲丞相封侯

今贈翁既揚于王庭矣謝弗上公車叅知翁雖致位
通顯未竟厥施續服父兄而光大之意在先生乎意
在先生乎臣稚圭三百五篇爲天子師亦推是乎原
文學起家今代明主聖安知尊重經術不瀆世若且
祖制云何耶歲已百先生春秋七十矣神明彌茂第
骸彌壯頃差便過里中余從祝壇之後見其歙唆迨
年少夜深浮白道故不休先侍御以道義交先生甚
驩兩家並戶日夕過從先侍御不可作矣見先生猶
見古人風度也昔申公以魯詩教授于弟王臧趙綰

皆尊寵曰臣師申公也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蒲
輪迎至闕年已八十餘今先生去申公入朝之日尚
千載餘去伏生授經之日尚念載也史不言兩公壽
歷所極應去百歲不遠耳善壽莫如授善頌莫如詩
詩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如岡如陵如松栢之
茂請爲先生歌之而先生觴焉耄期乎權與茲矣

吳嚴所諫草序

宰相秉軍國之重言官埒宰相之權非言官之爲重
而軍國之爲重也故他曹猶可以才諝顯而言官獨
以識力稱昔韓魏公未嘗輕以勝許人范文正公爲
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彼皆有天授有實學故登
朝便爲名諫當國終成賢相豈取辦臨時隨人口吻
者哉往時聞有拜官臺諫始從人問人材咨時事聊
且綴拾建白甚且以我喉舌代人戈矛者不知其居
平時所學何事即自通籍至司言亦既有年日閱邸

報陳奏作何溜滬日接海內士大夫與所傳說作何
月旦乃竟貿貿至爲青鎖烏臺而後若瞀索涂也言
官自輕言路而宰相重言官交驩宰相而言官亦重
言路相權交相爲重而軍國之事輕矣國家豈有賴
焉嚴所吳公天稟勁骨生無嫵媚三世通籍承明伯
季遞代綸綍國憲朝章稔若遊聞公在少時便留意
綜緝生長長安出入禁近即總迹壯乎已目悶兩朝
人物耳熟列代典故矣伏首諸生識者咸期之公輔
釋褐侍從歷載待詔叅馬門益練習國家機政嫺日

取先朝章奏手自裒輯論世取材多所擇政億向在
聲下時時過從抵掌心服其與達後在塞上貽書勸
勉出明以世以才宜勒成一家言以紹開諸來後闢焉
臺官私心爲世道加額未幾卽得清言路一疏讀之
而嘆其眞爲朝陽之鳳矣時事多故公輙乞手雖埋
騎塞垣不以遠道自解塞垣欺敵之詭所從來公瀆
力剔抉忘其爲懲劣之任蓋余曾刪公之桂下而先
公在塞上者讀公諫草不覺汗欲下而膚欲風生以
公英英之氣能令人讀之有生氣而轉憩昔月在桂

下塞上時危言危行猶未公若也公所謂有天授有
夙學非取辦臨時隨人口吻者也昔公之先學士横
批成相之逆鱗幸還一生於杖下而惴惴不能逃九
死於閻左一朝賜環旋復請劍卒擯斥以死而廉懦
公今其以玆草自足哉我國家重於九鼎矣

越俎草序

越俎草者余友吳之矩諫草也昔人有言古無諫官
言之涂廣今有諫官言之涂隘廣則公卿大夫士莫
匪工瞽無不得言隘則公卿大夫中得言者僅處一
焉夫安知得言者之皆敢言者同爲王臣何獨無匡
恤大丈夫感特致主天懷發中不難棄官如敝屣等
身若石火彼引裾折檻竟是何官俱云樽俎坐致韡
朧年來華上籍人動東以高官功令被以由位深文
蒙莊寓言宣尼莊語遂爲今日志士辜案矣之矩通

籍十年不離白雲冷署政不自借尊俎犯耽耽耳之
矩初筮以至賜環竝皐執私人雄據九關之敫何怪
宦席不煖其再出也於幾事多所救正而虞心更苦
矣卒犯九關之怒以去國頃來量移周南纔見念年
前青氊又復不識三緘輙爾一鳴之矩眞越俎矣雖
然尊甫光祿先生立朝蹇諤强半家食彼其箕裘正
在尊俎之矩能不負家學者卽不負所學者也恩不
出位趨庭應是有解余不佞曾聞教於尊甫先生矣
論因是質之

三輔兩試錄序

壬子春北畿督學陳公再以急請天子不予告而命
巡方者攝行校事需其至當是時予按部輦下且竣
矣顧時且涉夏急何能遴乃再驅易水校保河士還
轅潞河校順永士十旬而過因屢撫閱萬篇卷其楚
花乃遊於身作諸生時也竊念陳公以文行倫範大
師也亦常師也予何能爲之小又何能爲之髮是雖然
師有小學校事大師有髮朝廷法常余不敢由借一
意孤行三尺法先自束而後束人此夙所秉持亦司
存爾爾惟是棄去比偶業已逾念年更仔肩兩差日
夕所懷萬端當其據梧忽有圖廻遂不覺看朱成碧
矣以迂執古頭巾榜樣印證時髦以左右晝方圓胸
懷綜拼繭絲安與銖程寸度至衡丈不爽卽今賢書
出都人士見謂不甚繆盭頗余意竊不自安吾甚懸
吾鑒矣惟因是而歎國家文教翔洽于今特甚士類
沐浴菁莪畿輔特深也余今者乃持斧而過鄧林之
野材不勝收問奇而登波斯之船珍不勝擧矣諸士
一朝被得而謁聖明者旣六十有一人其懷翹負諟

俟時以駕者猶難更僕數也益嘗論之文章之貴莫
過於眞彼蹈籍理窟自緊變化經營意匠何限波瀾
乃餖飣綺語雕飾詭章非其質矣諸士才術不同要
各就厥研味摩寫猶懷斯文之眞也能爲眞文者素
士能抱素心者眞才異時爲而適緇逆虐不忘其素
而失其赤斯國家獲爾眞才之用思皇多士紀綱四
方寧猶文章云爾文莫吾猶人也其人眞能爲國家
有無乎吾甚懸吾力矣諸士勉旃若謂嬰龍及門向
私所好則有掌學兩試之業在請以懸之國門

區子卿就正稿敘

粵僻古稱荒服入漢始通中國唐開元中乃有中進士舉者而文章之士頗獨盛於我明嘉隆之際啟禎伯黎惟敬黃鵠起嶺表鹿逐中原七子之傳未能或之先也豈非皇風遠漏文教曜退裔而山海奧竒為英持者乎南海為粵都會將名屯甲嶺表子卿區先生以春秋第一人舉於鄉所著有定香樓稿既已雄視騷壇之場稱作者再踐南宮振羈吳會得其請生一朝而得所師經則侵丢左簽人則上度曲江宗

廣厲科條首嚴風化蘇湖所寄斷斷如也甲乙之課月旦為巣彈射雖黃家有嚴師每當諸生袖手處公輙為抽思觀者莫不歎服久之成訣愚書五交之斎夫公固攻為古文辭者又何有詹詹小言顧特耗雖為小言而不鑄古則不能抉經傳之奥而傳神聖賢彼六經語孟不稱文也而文章家有如其古奥者耶故余嘗謂文章雅俗之辨在今古之差而世之徂於俗者生涯尚在坊刻比偶僑取易就去聖賢之禪益超千里公既深於古文又何有詹詹小言哉公行誼

公車偕計吏北首燕路木天石渠攻雷燕許手筆金華虎觀且稱通國大師陽羨諸生即欲復坐春風微朱墨之彈射何可得哉并之數語聊為諸生識其企額引領之懷云爾

才難草引

歲丁酉江右賢書出豐士居十之一且冠冕焉無慮皆余平日所目成者余於是繆獲知人之譽也夫知人則吾豈敢論文信而有徵嘗論文由心造韻以代遷由心造者靈無窮而因狀以代遷者時不易而日新是以古之詞場人擅奇聲家標逸響若使文不貴新作者何為代起要以才情與調理境同源範圍斯立型范焉存哲匠巧於矩度良馭騁乎環中使必跳梁定檢以為變飣餖前語以為麗譬彼貧兒乞食亦猶野狐譚禪吾所謂文趣必宗虛虛絲質悟言須寓遠遠以近生既識虛遠之塗尤遵適雅之韻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要以自我杼軸豈可寄人廊廡或者適閒作固惟叡知尤匯易海上若無逐臭劉廬何以皆勑斯又逢年之偏見殆非研宗之通論夫理有極至心有同然知希固貴德隣亦多古人所以千載比肩今人由之四海同室請觀吾黨亦自匪諓諓者於羸柯之中或登諸淪落之後當其意氣所歸月旦同欣徒以片言報答孤與相賞一旦風起雲合俱為虎變龍驤適知天賓之間自有正觀然則臭味所由非真射羿左緝具在國門試懸賞鑒尚祭有徒繆起尚新異歲何但今日敢曰知人

伯顏鳴小引

甘生侃余下車時首選士迄今余爲吏且老而屆崖之齒亦壯矣生於是有積薪之歎而余猶昔以丹[illegible]之實差乎窮達命也遲速時也士自不能[illegible][illegible]亭是具足齊勝而終不遺時哉生試[illegible]三寸[illegible]石床頭是短揣摩成否生於是出篋中英示余而余爲行之友人廼題之以伯顏之目大都生文鋒於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雅不爲英華其人語而至其苦心處生出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之玉鵠稅林之韶品也原原循讓生之謂[illegible][illegible]實有其文生文之謂異時得時以駕乾此先資往矣即終身蓬蒿人也何尤老驥伏櫪再刖自珍

懷南伯祖名宦鄉賢公移刻引

人一薪火也古今一精神也世世無不盡之薪而有必傳之火人無久留之世而有必貫之神精神貫斯世斯綿矣用心真斯精神徹矣若吾伯祖懷南翁者生於孝廟之朝沒於世廟之季去今已四十餘年而薪拔之名宦如新吾邑之鄉賢從祀薪非窮流已遠神理常存者與翁之吟詠扶騷闡選翁之謳論劍峽懸河翁之氣魄壁立千仞翁之局量波汪千頃跡其稷梲豈非落落奇偉真男子而家庭慈撫反若婦人孺子翁豈大以聲色者哉當流寇猝起士民鳥散時戒家人勿汙賊手而自衣冠坐堂上計以死殉賊乃恫疑舍去卒能整飭設險屢殲强鋒所全盱城生靈何止數萬至今盱城日湯父生我真生之矣翁子撫孤姪光啟厥緒先節祖母郎茹荼自天性翁實護持之叅翁天韻高烈義懷英耿每及風節事嶽澤凜齒頰勃勃眉宇間而要其至性篤行有以貫金石而泣鬼神故感動同時傳說來茲所謂善養浩然之氣不隨生存死亡者也文恭萬公孚齋王鄉吾鄉篤論君子

誌以不朽傳之正直齊肩嚮往實有心辭豈不信予
日敢何所私哉

闇生稿引

在昔竹林二阮並以標格道上談致蕭遠風槩一時
爲奕千載余家闇生早慧里中私謂阮咸慧余虛蕪
有愧籍耳生平自恠堅匏學不適方仕不趨時蝸涼
之效作鑒來者闇生固不予恠默而好潛異之思異
則詩理或肖濟則鉛粉都捐因頭諸生中十載攻復
何尤一窮蓮羽嬰鳴上林當由賞鑒家自求人驥往
之外非吾家能挾必售之技也莊夫無滂言言則其
先資且日服官岐途惟所適矣仍默而好潛異之思
乎將與時頡頏由學以破觚耶晉室高流余何能望
借日無愧曾何裨於板蕩乃阮氏能辭曹奕之召坳
晉武之婚稜稜勁骨執鞭所欣慕焉棒人行其譚蘵
而余爲之引其端將以異日服官謀其先資之言云
爾

覲省紀行

歲丁酉十月余將以奉功受計　闕下于時王程已棘鄉思孔殷念欲肅車遄塗計當淹涉鄱湖有以輕舠飛渡告余者或曰一之日齊發陽侯馮怒未可塈堂也余惟自雲之念轉篤遂決策買舴艋而以念六日癸未解纜將則離亭之踵趾相錯矣方惹南國甘棠遂有西人卧轍留連幾晷始獲解維則甲申也踰首既南徽颶自北涉鄱停橈得程二百里有奇乙酉晨發舟子告余曰颶風自南矣揚帆泛彭蠡棹謳齊

發鳧鷖御流一抹青巒萬頃碧波余思夫聖祖龍戰偽漢鴟張誠意𨓚李附耳普郎懔懔捐軀寔惟此地與一舵青鞋康郎諸山以弔古探奇而風利舟駛僅得之指顧中晚泊湖口石鍾之勝又以昏黑不得到其上頭然已得程二百四十里矣丙戌過彭澤見邑在江濱雉堞因山高下小孤雉阜水面如侍鶩淵絕壁蓋不待下堂可攀因念淵明不遂觶折腰而求爲茲令良慕佳山水不獨爲百畝公田也未祗晚三十里而宿計得程二百七十里丁亥過皖則高塘乞然

湎保障哉逆濠之失先着當由聖祖在天之靈奪其魄耳俄而風雨霏微跳波逆舴缸起跨特八余蓬窻中則鼓浮大白勞長年復驅一二蒼頭稞而佐剌長年即齒擊濡踵而曰子大夫實勞我我何敢以勞辭薄暮在皖逆風自波山立舴艋從波低昂蓋出入魚龍之窟宅者久之而舟中之人且五色無主即長年亦坐搖其無辭得彼岸隱隱見若漁鐙若飯甑趨之而荒渚孤楂碎礪終宵蓋是日既搗揉舟之力而得程亦百六十里有奇戊子風大作弗克渡維舟大通

己丑行二百十里而抵蕪湖則江行訖矣庚寅行五十里而泊辛卯行百十里而至東霸宣歙諸流建瓴茲惟三吳之宣房瓠子其于禹功二十之一也壬辰逾壩復買小舠入瀨陽江瀨陽故伍子胥遇浣沙女處過此則鼓腹吹篪吳市矣癸巳抵余舍距甲申凡十閱月而周旋勝下焉是役也泛江湖越吳楚歷地千四百餘里且嚴冬北涉逆逆秋旬兼月以爲期而余以一葦遵適都歷塊之逆殆若飆師助順湯夷霽威然者倘有懷二人一念感之耶顧余馬首又且北

矣昔冒險艱因懼得懼今念佹離因懼得懼悠悠无
心曷維其已廻知過門不入嘗在羽山旣殛之後而
絶禍赴召眞千載名教之罪人也聊紀歲月以誤悠
日南山之南承菽水而覽焉

過温泉記

歲甲辰桂下史某奉
天子命來延兩鎭閏九月旣望首事於東方來至赤
城五里則温泉在焉爰停征牡甃滌塵襟盂登降巖
谷者久之忽得石渠瀑布聲隱隱從蜒盤度余與矣
拾級而上爲堂三楹浴室次其後左出循垩盡爲碧
霞元君祠前敞以軒湯池出焉池大小二各周以石
欄大者如薪烈鼎沸濺激跳躍而差短小者毗突直
上如一氷柱高可尺餘旁甃石爲渠作亭其上潛行
入浴室半雜寒泉始成浴前灑數渠入庫室露池以
供輿僮騎馬及遠近就浴者滙爲稍道則前所度石
渠跨之於時冬也煥氣蓬勃出池中煖然似春而山
形復廻合芙蓉四矗雲霞盪滴其頂而琮璜鏦錚其
足斯塞上奇絶處碑稱都督楊洪感異夢異經始表
章以泉能已疾侈談蜉靈余謂温泉下多有硫磺性
殺虫瘳瘡蠐或有之靈何稱焉得怪斯泉之勝亦
必遠遜華淸彼以去天五尺淸辟遠嬉六宮膚光流
脂墮爲照映泉石詞客騷人淋漓翰墨千載而下猶

若登臨斯泉遐居荒服翠華旣絶經過品題亦復寥
及石晉而後且入遼衆之窟而流臊羯之氣者四百
餘年
聖朝混一始入版圖楊君旣出之榛莽之中而境壽
觀風者時得濯纓其上斯泉可謂遭矣抑余固是有
滌瑩之懷焉
先朝中涓亦旣出而怱然中國如茲碑所紀鎭守今
守監鈴諸姓名實繁有徒
肅皇帝一朝去之如項失癭而附骨失疽也柰何

今上神聖而今左貂四出兩鎭彈丸三使碁布陰類
相從吾懼斯泉且爲飮馬長城窟矣雖然寀事實重
天子實惠頗有背旦夕且法
肅皇帝故事聊紀歲月以爲左券後之覩覽者知泉
之幸不幸緊惟人謀地靈曷與哉

亳村夷嶽行宮碑記

凡家之興必有碩大蕃熾之老積功累行以長發慶
源貽穀來裔凡家之將興必有休顯敍範之覩潛興
殷舉以昭錫禎符激提龍脩非神之有可度而和之
必致祥正理之常無足怪者陽義之曰偏有亳村者
地則舆區居多著姓封侍御懷古陳翁仁若駒奠和
同閭閻寬然長者鄉閭比之太丘少時夢合傍田間
有王居焉出入旌旛蓋衹衛侍從儼然王者有稱
尚主者竊而其貌可肖也晝則試渝夜則殿廷少夢

如是壯夢復然若猶曰魂交惚恍則宵燈岸然在諧
矣或聚或離或徑度或規行須刻千百若熒若練若
燐若螢心竊怪之是何祥也未致語人惟力是埈翁
旣以耆儒淪落而發于翁之子侍御公祿入之養歲
時伏臘稱觴上壽之供頗翁不以身爲耗而備之廩
稟者若而金錢若而累月一朝謁不買而問材焉賈
若驚故高其估翁曰予豈爲居稽覩之以買遶趕
而與父謀出則頓減其估以售曰翁長者吾儕小人
豈不走死刀錐將宵夢是踐翁歸而謀度址脊登行

列如堋如爲之物土方者詠吉經始雨怨相洛之謂翁始命童子往植栽焉相洛者至而栽告翁曰不差池咫寸乃向者宵燈列墉處也翁與始立燈集其樣狎夕的爍遐邇咸矚星旋雲從隱隱赫赫其他不可之異感應之微浩穰紛錯未可指屈翁蚤貢揭侍臣爲神頌歷寒暑始克落成門廡殿寢庖宧私宇畢如秩知而後宵燈始聞神若即安翁之予亦遂發選入臺稱名御史向者之夢無乃吉祥善事神先告之耶者曰嶽爲泰岱因岳宗焉惟帝乃望受命則告金泥

玉檢猶近于誇下邑褊區歆之不幾褻乎余曰嶽位乎震厥德生生生之氣隨地孳殖不擇壤焉陽爽雖褊小亦猶東方也譬諸王者端居則太內出狩則行纇祿飯君恩周浹於私享備胥丹騰以徭千乘萬騎之時迎神其吐當翁愷中易度德昭好生逆導滋培和風翔洛神若陰隲而陽告之其發于夢寐徵于聽睹若擊建鼓而振薄俗於鄉則可觀於世則可作求豈云怪乎是宜爲記

渡濟橋記

余家荆水上瀨江是其上流少時讀伍相國傳見浣沙女子事咤嘆相國丈夫宜爾俠烈女子一辱豈何知世間有名教事豈料千載後有人憑而爲之質身野水殉所不識面之人是男兒是女子凜凜猶有生氣意其渡處必有表章作志千古者聞道瀨水何問如也深厲淺揭曰知幾何人丙午冬奉諱東奔揚舲斯地有梁虹亟有宮暈飛甍皆不涉與歸載涂曰惟我徐父利涉我土而孰知斯謁之淺於知徐父也

徐侯風規澄邁義槩肅上趨賢急仁恥同俗吏好古教化討先風俗作斯梁於斯地若曰彼都人士亦浣者後浸假而濞有慙昔浣蹐梁瞻宇言沘其額懸旌往哲作執四民彼梁之蹐徒杠輿梁耳回風易俗則吾道津梁當今國是靡適舉世滔滔且暮登徐侯於津要且爲濟川之楫廻瀾之柱弘濟時艱一邑云乎哉千載後覩斯梁者知徐侯高誼相國比烈瀨江餘潤波及鄒褱矣樂爲之記

豫讓論

豫讓之死壯其節者至引而進之大學之道乃吹走者數其失攻之至謂行若狗彘余謂尚論者當於其世而取人者當先其大節也彼戰國矜激意氣重然諾一語投契不難絕脰爵舒能來矣知瑶授讓策人之中讓心則已死瑶一旦射是接於車上瑶首爲漆讓故以漆身報也義槩感憤豈由正心誠意而然乎凜凜生氣鄉鄉數語可歌可泣如態如新至今讀之猶若聽漸離擊筑於易水之傍而聞聶氏姊仰天

雄膺哭於韓市者也吾生之不有謂爲大言欺人乎因其死事責以不諫跡讓志節殆非甘爲牢豢物儕於成重禁口不言事者彼巧□慧辯瑶毅果敢如瑶意且自智其計而謀之弗膺耳再起再蹶何取空變襄子之衣讓誠踈而拙於事頗傳浪副車圖窮七首英雄舉事往往遺恨何可以成敗論也若云襄子以國士待讓讓既不能謀國何名爲士則今古國士臥而以身爲殉者何臣得爲完人有士如此尚復奔華衮於九原無取斧鉞於千秋則孰肯捐妻子棄□□

去白日之昭昭向黃壚而齒劍身之不恤以死買詬也讓欲以二心愧天下而此乃以一心難後世矣反面事仇庶爲近之顧其言曰既巳委質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則若未嘗委質於中行氏者夷考其時晉君尚在范智與讓皆公家臣也嘗試事中行而無所長短遂轉而之智氏乎智瑶中行之事非必在中行既滅之後也卽以兩主論而士爲知巳死彼朝斜夕白管仲以仁就湯就桀伊尹以聖而獨讓不得爲國士乎故讓之死謂爲戰國之奇士可謂爲千古之義士可而必謂大人之學則非其世也此矯之者所以并奪其國士之目也又所謂見其小忘其大者也

喻義喻利說

論語一部書多分別君子小人如驕泰和同周比矜刑惡土上達下達成善成惡蕩蕩戚戚之屬不一而足總是爲後學指點岐路要他入頭不差這一章書又是描寫君子小人心神所謂人見聞也說道君子只曉得一個義小人只曉得一個利夫義利之間同形異情君子也有時得利小人也有時取義如何君子便說喻義小人便說喻利這個只在心體隱微上分別無所爲而爲便是義有所爲而爲便是利差之

毫釐相去千里譬如湯武征誅至於有天下這如何不是利只緣湯武之心不爲天下所以名爲義好名之人能讓千乘這如何不是義只緣讓之心在名所以名爲利上達下達如何是根義利來君子之心既無所爲心體自然清淨愈清淨愈高明振衣千仞同濯足萬里流這便是君子地位如何不是上達就如神龍翔於霄漢决不受人間豢養惟其不受人間豢養所以能翔霄漢那小人只知有利利令智昏始而枉尺終必枉尋機關愈巧人品愈污譬如青蠅逐臭

必厠口如何不是下達所以說上達下達也由義利如何說懷德德原只是人心本體君子之心無所爲自然清淨高明便是明德便是懷德此等工夫煞精微又說個懷刑刑反是粗了不知君子學問因是精微心境時時惕慄有規有矩一毫走作不得這便是心上大明律了且刑有人刑有天刑凡若是暗中取利不有人非亦有鬼責人刑易躲天刑難逃這個刑便是天明威這個懷刑便是畏天命也不是粗耶小人只要討人便宜感人私恩小惠求田問舍何時

是了這便是懷惠懷土所以說懷德一節也是義利上來如何說泰而不驕驕而不泰凡人心事不光明便要百般修補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生死禍福毀譽得失任他風波只不回首何等心廣體胖這個心廣體胖都從戰兢惕厲得來原與他恣睢自利的不同這便是坦蕩蕩這便是泰而不驕那小人得手時驕人自日失手時無地自容患得患失憧憧往來消阻閉藏情況甚惡這是常戚戚這便是驕而不泰君子心逸日休小人心勞日拙假于只在義利上來如何

說成人美成人惡和同周比章亦從義利上來君子之心無所爲至公至正只爲人好好人便同志無偏無黨泛愛親仁這便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和而不同周而不比那小人一味營私惡者自然氣合喜者自然亂隊利盡則交踈勢均則力敵縱有朋比不過數人不過一時這便是成人之惡

歙硯銘

戊巳酉春得巨硯厥材孔良推墨若新發於硎也余素慳鈍硯喜而銘之

爾足趾爾腹皤知白守黑其光和爾不人詭人訖遷不曰堅乎試且磨禿盡霜毫奈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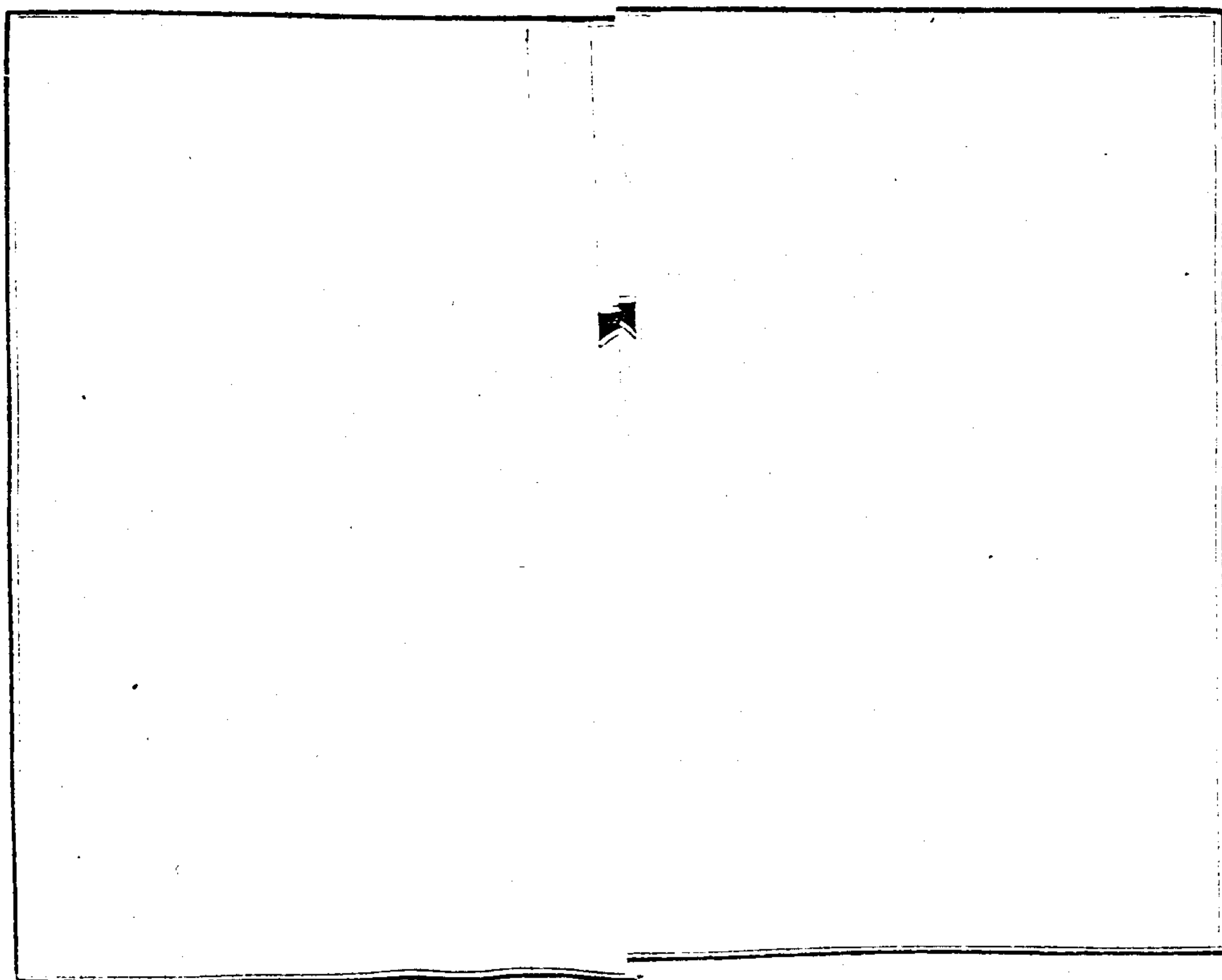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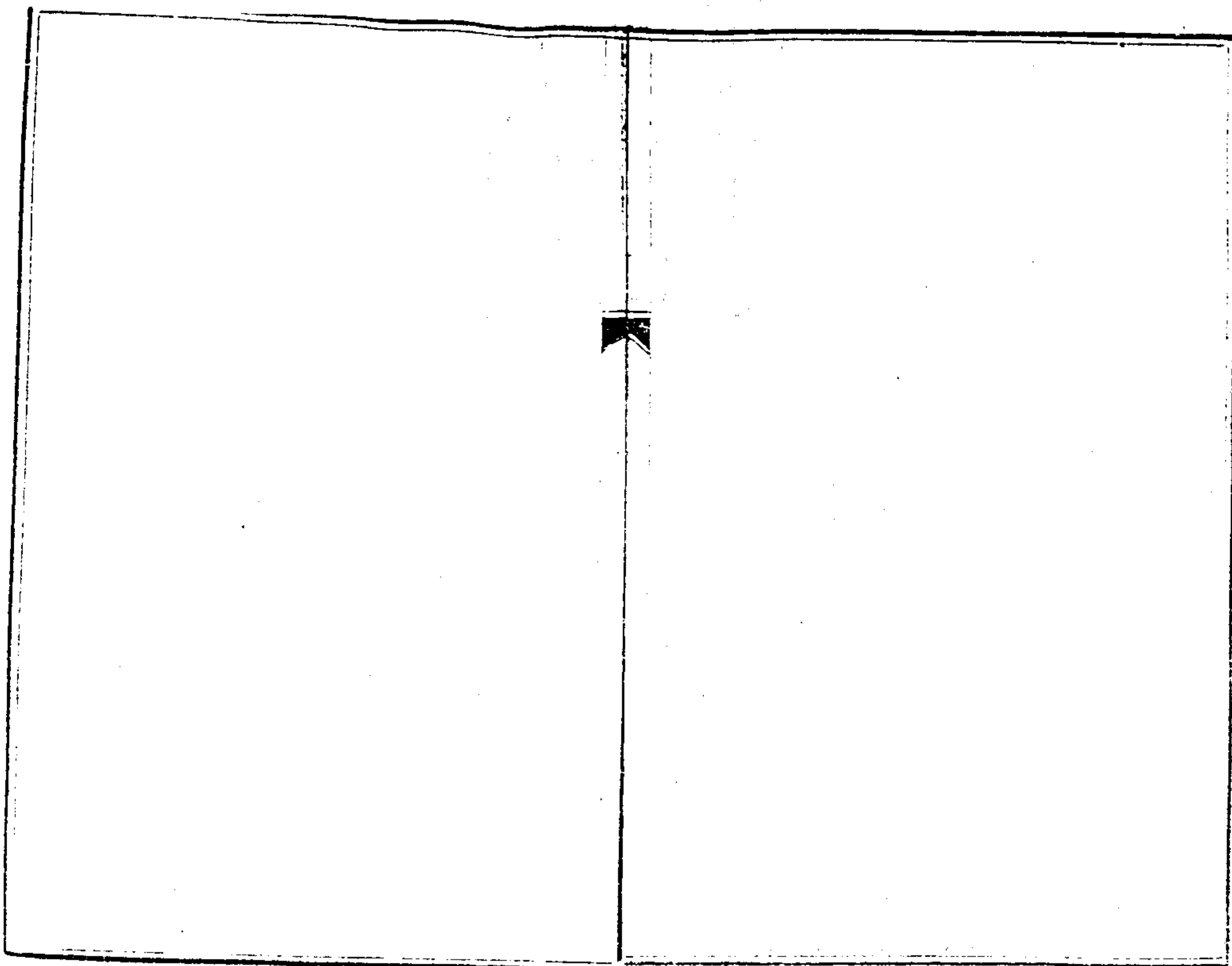
題貞裕堂集

吳中饒水而吾邑獨饒山山於堪輿猶骨也故吾邑人生多骨鯁而欣附强立其鄙者至於尚氣鬬俗無娬媚而得當者於綱常名義不無裨補考之邑乘及所覩記即笄而髮者往往以節自見而表厥宅里相望閭井其最著者一時有吳母屠太恭人與吾邵太孺人暨余先節烈母王太孺人並以靡他瑋節故信後昆而屠太恭人之子若孫尤奇璧鳳節橫海內月旦一時賢士大夫望之若四瑚八璉而其考孺人矣

志之年則固未有子也夫婦人依倚稚子與夫今槀砧既殞中道而委棄復餅七尺則太恭人果何所爲恃無與爲恃而難與爲敘此太恭人所爲貞也天之道猶張弓乎恒與意畸規圖卜度以爲然者天且謬以爲不然規圖卜度以爲不然者天且謬以爲然方太恭人之泣血椎心而繼以截髮也直殉泉下人耳寧規十載後有少卿翁生而爲之嗣又寧規數十載後有寺丞公生而爲之孫而爲之子若孫者又皆賢而始恐死以待那非所意而及天也天與子則子天

與賢則賢也昔屠杭兩太恭人共奏少卿翁於閩中而善諱以奪之也此曰我見彼曰我見余獨以應曰屠太恭人之見不然何太恭人以節自見而爲之子若孫者卒以節見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天閔太恭人之泣血椎心而繼以截髮故生子若孫以裕太恭人而太恭人能以節義儉勤爲敎佑啟子若孫能賢而並以節見此太恭人所爲裕也非天能裕之太恭人自裕之也西門之穎有土積如有大晃如有麐麟如有祠翼如非太恭人昔年機聲與書聲札札扈

耶歲時蘋藻百世不遷貽厥孫謀以燕翼其無盡是曰貞貞曰長裕先祖妣獲陪俎豆於太恭人先侍御獲交吳咮於少卿翁薄劣如余懋負多矣即吾邑亦藉吳陳培風耳草土中得讀斯集敬題簡末

題萬體靜宇畫箑冊後

余性蹇昏於賞鑒家事都無所解豈惟無解蔑且嘗之玩物喪志之列齋閣間卷籍紛披几器錯亂居然潦倒書生昔殷仲文勸宋武畜伎帝辭弗解仲文曰以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余實嘗畜畜敢云畏解吾吳中多雅士如余當在俗目所幸筆札之事稍稍目成然不敢附於賞鑒家也體靜兄出宇畫箑子索題神采飛動種種有致溽暑中兩腋風生展卷忘倦乃知諸賞鑒家或自有裨何必遂至玩物喪志余直衆僮故不解耳書此歸之異時有趣余以俗之日者出此卷爲余解嘲

靈護閣集 卷之五

跋斑衣軒草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唐人之作互刺千古膏肓余父乾雪淵蔣翁以吏事顯名當世當其佩金紫負薪河上時上倚之如左右手下就之如冬日也治既異等而資又最深二千石且莫耳翁不少需遂返初服逍遙五湖之草堂雖三徑就荒鍾鼎未侔於綠野而雙桂萋萋秝秝不讓乎燕山季子孝廉日拔萊綵鞁舒斑以志養其間茲軒所爲名也若石家風師表人倫今茲行稿無慮皆趨庭所聞翁墓已有宿草而孝廉君尚取以弁其端亦猶手澤存焉耳哀哀而廢蓼莪戀戀而志斑衣千古孝子之懷將無同乎余猶偃蹇風塵以求祿養兩世三白頭人徒以一斑衣付之家仲吾過矣吾過矣聊書之以志吾媿

跋林氏世像卷

歲余過閩閩中有百四歲林翁云少年遇異人受秘方名幾漏與宗之籍去之日超然世法若世列仙傳所云委蛻然者余以萬曆丙午秋吃驗三山翁墓不拱矣而得見翁孫方伯公古心冷然不當於今人中求者也翁之曾孫兆旂則余武闈所舉士起都試來道崎嶇出示行卷則翁及嗣少司徒公孫諸生公像在焉翁骨月蒞古如天日老松法曰壽者相也司徒公雖服在大僚乎而脩然道貌若山澤之臞悶世亦

八十九伏獵諸生公骨骼甚秀神采稍乏逾壯而從翁地下以年齒論則公懸卿卿懸長三世如是歷觀勝要之世德之求則曾玄咸繩其祖武矣聞翁所居址後先世忽起丘垤漸成岡阜翁少時猶及見如嶝嶁也宜世有異人名流以應茲休祺即令翠李翩翩方伯公品位正未艾崇駟行矣乘長風破萬里浪是在兆旂是在世澤矣

又請改封御史求文行畧

宜人宇用道號簡菴配家慈許孺人八歲孤露育於祖姑

旌節王太孺人閫教甚肅志學後即延余齊王先生於家塾先生故博雅剛方古人不當門經師家嚴於是閭閻規矩知聖賢為必可師矣長受萬文恭鄒都峰王龍溪三先生門問學益淵源大指歸於主敬主靜生平孝友慈誠慊慨重然諾好惡人之雜異人君無貌言象恭意所不可即違官長者無所避必盡其

侃侃之說顧最不喜談人過失鄉閭比之太丘先生未艾謝去青衿結亭小園優游觴詠不問戶外事逆膺初命得稱封君而戶以內亦不問也家慈以柔貞勁慧佐之不獨女工中饋窮極婦職乃大誼炯然有如古彤管所紀述先祖妣鐵石心人即甚烈而吾母事之委曲懇至白頭猶若新婦者獨不以含積之愛愛不肖兄弟庭中終歲不聞戛楚聲食指蕭然難然語必中窾事毋當機姻黨戚屬中有不可解之糾結得閒閫中一言立解矣族有女奴倍笄始嫁猶處女

曰吾道許孺人戒也蓋君平觀吾至善而信古眞有
以德化者家嚴之教曰不願汝登科第願汝爲聖賢
家慈之教曰禮義廉恥槐之矣丙申
天子以不肖爲令無害業已貽
恩二人故事七品無重封用今
東朝
恩詔許實授後改封父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母仍稱
孺人蓋曠蕩之特恩不世之殊遭也敬陳梗槩仰干
典記伏惟閣下口代王綸笥藏華衮倘獲一言幷徵

九閈寧惟京也嵩承之其自雲仍來耳以下茂帝大
君子之賜不朽惟閣下財擇

談秘舉要

文章大業未易輕言研摩旨趣是爲要訣平時看書
不專記誦要在精思肯綮令自家究然心目理會之
久自然一旦豁然貫通若止翻閱講章句摘字解釋
恐對卷分明回頭失却點而識之使自得之聖賢立
人何必在這道乎拈筆作文尤須體貼是中眞正白
脈想像光景描寫幾微意欲鑽之使入鬪欲拔之使
出心下相應始稱妙技若進一漠便是千里言却自
家政不在多意若賞心何須求異一味修詞終成下

策隔靴搔癢那得點頭善乎言詩者沉着痛快一語
也認題既眞運用須歸清雅前輩名家奇正濃淡長
短緩急曾非一塗然未有神骨不清者場中射雕斯
爲首義至於雅俗之分則文品係之夫惟大雅卓爾
不羣所謂具隻眼者惟在箇中分別而已大抵學人
要用心功按察吾伊輩輩相若成敗利鈍判若天淵
者明則點鐵成金迷則點金成鐵也然識認題事半
功倍生平於此數端頗曾研意故爲諸生拈出神而
明之是在能者

王文端公鄉賢批詞

本宣帝發商英蘂生周幹磊落在常貴功名之外衎倩在主衙國本之間登朝使念載端務幾載月對簡高風嘉猷鴻伐已作明時之火藥而興大修之頹廢晋回睹以一出扶漢在我公以一去定策郎令　東朝藉羽翼以至泰山而回維朝士知金奮而流清議之一脈新功與社稷靈長而道與流鳳芷遠矣習光俎豆作式衿紳該道轉行製主渭吉人可崇禮徵

靈蘐閣集卷之六

陽羨湯兆京稚聞父著

文

贈吏部員外毛環峰先生墓志銘

同居稱義代不數聞其在國朝則鄭王二族見表高廟子孫昔自布衣官禁近彼皆世積忠厚代植湛臭故能磅礴和氣蔚為人瑞遂安毛氏八王世同居矣是環峰翁出焉欽爵不勛參軍考德無愆萬石太息溴而九原可作則翁也某幸獲稱臭味交於今銓部君覘翁則伯叔丈人行也已亥春徵晋下貴輔軒爭為而銓部君獨步歸里周旋膝下數月餘始赴都於特翁固強飯也而竟以數月後病不起銓部君悲慨深墨若不有其生者而某亦重有猶子之悲牽挽踦歧不能為別銓部君趣以墓下石見委嗟乎此豈卑而不文者任哉顧平生好稱說古人行事若翁楚美又夙昔所服膺敢以陋固辭而剪為路人不托其名於長者乎

翁諱恭宇恭別號環峰居士監頼部歳貢歳舉年
至於疑重蓋其天性翁父奇愛之炙伊賢光上國翁
既鼓篋庋均友盡天下歸而築室農開放情典墳讀
尤獨好綱目設身處地射覆奇中日此紫陽氏之權
書而古人善敗是非得失之林也誠舞詩世於此生
矣謁選銓人得同守化州化故經絛之與居而民用
痺翁輕身詣深箐披誠曉說利害經始循散開既遷
羅男女拜曰使君肯我飲乎翁爲盡數勞金則奚奚
起舞爲使君懽曰使君且無歸也歸而酸盒錢爲壽

翁并卻大錢而從益喜終翁任無反側當是時東粤
州邑無慮皆中倭浙卒備電自若以未至城破還起
化守不聽納翁曰匪他人是急亦聊以固吾圉也卒
從憑納之而守又不禮其帥翁至傾橐倒篋交將卒
懽而身與乘城倭凡困化三日夜而卒以其死力與
所出奇城得完自是而粤上下咸知有毛使君矣故
信宜缺守則移信宜石城缺守則移石城而翁亦所
至有霍霍聲信宜故附庸而翁又名爲撫行令事故
試士時請令得次第請益士而使者獨於翁有難色

翁進而獨曰官孫士等耳以官銜七恩傷薪植且腦
所請無主名寧有同私哉使者異其對並並三人益
翁遇事和悅而靜每每如此當事屬珠禁且將禁當
翁爲白曰石城鹵瘠民視魚鰕爲恆產若以二三奸
利而禁民恒產即有饑寒挺而走險職請不任其咎
夫明月之胎必結深淵彼舼艎涉洋誠宜禁於海濱
舴艋奚有焉於是禁得弛而鄰有瘐死石城民且以
怯占所部聞上者上嶺督過翁翁條上本末至署曰
蔱哉殃民職所不爲殺人娟人職所不忍上不能難

而民得不爲怨家所中見羅李先生者今世所謂有
道仁人也于時爲備兵使者以軍與法欲翁備粟翁
念帑無餘鏹而餘粮楼亂罄所之以益羨非使計又
令吏得緣爲奸遂備時獨後諸邑李先生廷詰翁得
所爲對大善之并罷諸邑未備時者一日忽下令曰
石城爾具爾粮糧三百越三日毋敢不共三之日糗
糧畢具李先生益知翁可任爲署上考而譴之異於
常等蓋李先生或時弱見他屬而獨于翁不冠不見
心知翁儒而吏如古伯子茂叔爲丞簿者而高守吳

川樸先生亦以大賢居下僚爲翁脫借廻翁獨心念
母氏春秋高移文乞骸骨歸所司數慰留而銓司亦
且移公叅本省都司軍事叅軍秩崇於同守而又不
煩於載贄出疆若可居也翁卒脫躧去而李先生與
之共出處大許叅翁歸未幾而李先生亦歸崖我與
爾有是矣翁當官侃侃直遂而居鄉無復崖異望閭
質成戶跓相錯翁但徵示曲直睽競融然氷釋不爲
陳君所短無使王彦方知高韻邈然於今復覩豈非
生平眞實心有以取信哉旌苔故繁高簷雲何奕然

里巷翁思禮曲至人謂親已有閒墻鬩其共産食貧
貿其墓木者翁弗乘人收便郤以敎義故族黨異於
仁讓祖免會無訟爭性好施予往往焚券寠人葬者
將割室償衆責翁更給二緡而室家得無仳離翁生
處右族長服纓紳晩增爵秩廷議退一節自前席辭
銓部君弱冠薦鄉書翁戒之曰爾子差勿忘母爲翦
華斷祖澤銓部君旣擧春宮翁進之日吾以淸白詒
爾爾當無忝廉吏子北銓部君奏最　闕下翁得貤
恩進秩矣廼更爲戒日中廩廩德讓卽僮僕無敢犯

尺寸者尼父循墻之思武公董毀之箴曾是位不期
驕未聞年至則衰蓋翁以自心卽是天理惟求心安
合天乃其學有原本銓部君嘗道翁早歲節最苦探
厥淵源遠矣余惟世人自丞倅而下輒妄自菲薄猥
云薄秩無所砥長不聞卓犖孤行如毛使君者哉懍
柔異類全闔境於鋒鏑旁及二裁式歌且舞景鑠若
此而跡其居平恂然長者信廼天稟發中至誠感人
矣嘗其在圍城時閭門積薪直幸而不爲傀儡死難
之臣耳耿耿落落寧與鷄鶩爭食乎哉昔于公治獄

高門以待翁所全活比於于公多矣德門餘慶訖有
量哉銘曰
高貲卑居古有其儔周程鉅儒丞簿優游翁挺義宗
來佐邊州撫綏郤免民瘼用瘳人曰賢隱翁不隱賢
屢抗玆議聞者悚焉結念嶮巇壯年歸田留餘澤譜
名理閒先未俗老成歸然明光典刑寳墜士類詩
有崇者阡賢琰孔良千秋萬歲永安斯藏

王母楊孺人墓誌銘

歲己酉吾邑獲雋賢書者七人大抵名下士也王君
道美以文行爲里中所推王君一貧若大耳何多於
月旦里中人曰是子也賢繼母之故母楊桂岐貴家
仁卷公女也楊故世業儒而孺人生而端以慧奇嫺
女紅兼通內則諸篇於時孝廉君父太初爲童子肩
吾玉立讀書黌中塾其曾楊翁見而愛之以屬人字
爲比于歸而王氏家已落翁少澤君姑康並老而陳
尤善病𠋫𠋫寄生刀圭間孺人自三日入廚洗手作

羹而二老人已色喜旋脫簪珥佐醫藥供殮殯二老
人忘其業之落也無何姑陳病且亟曰吾從枕席上
日夜望新婦至今今我甘食安寢者一年所吾目瞑
矣即有五尺晩兒在有新婦吾不死也目遂瞑而孺
人倘幾毀摒叔氏如母太初爲舉子業則有名頗數
一青衿攻苦益不休家益貧𠋫寬幾盡瘠孺人躬操
井臼太初得餬其口於四方以無乏少澤公甘吉而
竟有聲黌序間門人益進少澤公既歸處意不能無
怏怏孺人念曰堂上尊嫜並以飄忽獨居鮮歡娛焉

老人懷念過太初承翁意繼其室孺人故久秉家政
有人焉新從外來翁且假然室之孺人亦假然若之
彼姑者並岸然歸之有時言錯非人情孺人愛之無
復言久之少澤公亦捐館孺人之與於異之長姑
陳也孺人既先後慟其翁姑而所舉子女又數不舉
則益毀瘠支床惟有雞骨計孺人之伏臘十五年
十五操作抱嗣計太初之伏臘十七實師十三是冒
孝廉善生長孺人之手云而孺人乃弗得于稚業之
惟是績緝吾伊與兒共一檠燈陰識書首尾卒分更

漏以盡其課即畏孺時毋敢以褻侮聲聞於孺人前
長則誨以擇交試即有利鈍孺人弗爲動也蓋太初
嘗苦貧於私心謂寧有長身如匏而長貧賤者・日
遇其父子於黌宮曰嘻太初之不長貧賤以此子寧
知斷機之誨乃半於過庭耶平生無疾言倨色御僮
僕則絕甘分少有過輒掩覆之相夫子毋逢其盛氣
徐出言婉解故白首相莊好急人即有往者不以畢
赴辭斗栗尺布與人共之叔氏既顛以有室有子矣
復資其子入里塾營助其姻事姑康所謂五尺晩兒

者今且兩世投室於孺人也有新婦姑病眾不己悲
憂妯娌姊姒終身如一日渭陽中表諸子弟無不自
謂孺人親己孺人之病瀕于危者數因報得房居
見蓋若世所云大士者至是孝廉君舉於鄉而禮輔
創呼孝廉而語之曰爾祖父白首諸生而孫子危得
之天也祖父勤穡稼爾是以有豐年孺子共母浸而
劘於華務自竪吾之不共爾於泰命也　朝廷之誥
爾有金百膚曰稽古力其為吾推恩於父母嘗享東
君謹受教而孺人逝矣嗟乎癸下牛衣夜頭伏蛙古

來所嘆兄與之同患而不與之同樂宜無解於其父
子之懷也雖然結束如孝廉必能立身揚名休顯無
泆孺人在黃壤猶將生色懿哉遺令可歌彤管矣銘
曰
婉娩中簪非儀何稱有子闇闇聖善則名野鳥入室
鵩予膺極憂者在門弔者已及扃㭊棟之去怡德勞
米今增悲將修短之有定豈恢綱之或差善有闕而
必先往何之而不復夜臺行照兮恩光千秋萬歲兮
大麓

烈婦郭氏墓碑

烈婦郭氏山陰所副千戶陳上賓妻也上賓以抱疾
卒死自登烈婦不食三日殮畢自縊令院既表厥里
而余復銘其墓
銘曰妻死棄舟死殭場天下慨激裹里救休迫後悲
雖經我銘定穸若弁偷生請遺巾幗

烈婦丘氏墓碑

丘氏雲川衛指揮王耀武妻萬曆二十九年耀武以墮馬死氏即日經靈側行部傷之表其墓道

銘曰塞風疾兮衰草離披死𧰼眉兮脆如柔荑乾蔚挺之孤標兮不隨飄而東西薄良人之宵寅兮夕引決於深閨埋骨空原兮結爲連理之枝烈哉爾貞哉兮我與幼婦之辭彼峩冠危弁而偷生兮退數[illegible]一而粗愧噫

度支郎璞菴吳公墓表

士有負卓犖之奇姿紹休宏之令緒規模已朔實繇而不幸中道實落乃其志行夠然霞舉斷然不與先塵並逝者有先立乎其大者也作司徒吳公墓表公生於繡族長自豐歲而能刻心六業見未稚齒垂髫膠庠間先生大人前儒巨宿咸以推讓題之咸屬之目庚子秋余於長安邸中見吾鄉賢書其第十五人則公也自余宦游公去孩甫未久初未詰公姓名詢之鄉人始知爲封戶部際陽先生門子際陽博涉名

士在行輩中先余鳴且十載顧偃蹇不遂售而公以弱齡俛拾地芥又四載爲甲辰公學益大就計偕來京師余得發篋讀公著撰於玄都中驚謂吾鄉無兩者是春果以璧經屈其房名復在第十五入對軒墀大攄天人治安之蘊擢居高等冬謁選得地曹領治度曆余在塞上貽書不以賀而有慰知公爲公論豈也度曆故聚涸處其以貨賄則狐也其以歲薄則鼠也其依凭城社而竊息逋都白晝則猴而冠虎而翼也公甫逾弱冠捧檄而來坐堂皇諸宿猾有與聚而

閩諺曰孱孺子烏能爲公穆然陽無驚焉然奏刀批
其窟穴草薙禽獮之狐鼠之輩既先後伏辜有數者亡
豎而冠猴翼虎之徒猶相與盡技技揺一日公取大
豪某納秩司城而日游公卿間者符究其詣理暴諸市
食頃而居間者戶屨已滿公爲好辭謝而出記於出
於是羣豪膽落而積蠹若掃矣夏某多金以貨其主者
視爲外帑一切禮祭賓筵若取諸宮而去官則爲橐裝
以歸勢不得不假涂諸猾主藏之名類冊奸之罔歲日
訓奸日滋公稟庭訓斤斤三事日革陽羨宮中之儲

以佐公家禮祭賓筵一切之費諸猾固已大畏厭志
終歲積羨萬八千有奇總督少司農以聞於朝大司
農服公幹敏將肩倚焉公念祖母成捐養遂請急歸
年少貴人晝繡閭里賓朋親𭼿邀從甚都而公竟取
舊時青氈斷簡入南岳山中寂如枯禪此其意度如
鴻鵠厲翮青浮下視塵埃矣七日不汗竟若朝華之
時亦在里親見涂悲巷惜謂折玉樹埋着土中夫豈
公信可憐涂巷之人奚與焉眞實之修有以信於徒
道之人矣涕淚豈可聲音笑貌爲哉公高祖文肅公

立朝如朱絃疏越至不難以其身死逆璫之害自公
史家乘於今照耀公雅意作求君孫弓治天不欲吾
鄉世有偉儒那說者謂文肅而後有代德封翁也者
道方矩天之速奪公道若無知余日唯唯否否人之
脩齡豈繫年歲不道而𦒿耆尼父曰顏回氏之于天
稱夭折封公積學不逢年不於其身取看紱而取諸
道籍一二載之門子以食其報公即逝矣還逝孤壑存
氣可食牛爲留其餘於家光啟於鄉澤洟於胃肩埋
弈世而後揚榜有公在公豈長逝哉是可以表於世

而立於不朽之林矣

叅知路漢陸先生行狀

萬曆癸卯秋九月叅知政事漢陸路翁卒于江右之
督儲邸第某既爲位哭之都門復爲文哭之几筵而
翁之諸嗣更欲余狀翁以介諸仁人巨公乞言爲某
習翁獨行獨覆者遂爲翁狀
謹按翁世云自漢伏波傳德而翁以爲曾遷郡者也
斷自陽羨之祖亮始再傳而有日中憲公坦菴先生
者吾邑稱經師人師焉凡三舉得翁中憲公既以明
經推擇貢之廷顧謝公車帚往封曰孔光張禹各以

明經者耋爲天子師傅取封侯終爲授之政不逆吾
老矣愛吾冑即異時有稱詩虎觀而日召師即先臣
恭也必吾叔子者於是盡取冑頤之藏授之翁遂世
其學翁既宗源有本天葩藻挺往必摧鋒即在弱冠
屈其尊宿矣嘉隆之際文體隤頹如潰剖翁爲約之
古則一時名爲宗匠則斯文之一變也廼翁雅意不
獨願爲文士是時萬文恭先生倡道東南而荊峰唐
先生以廷論分宜從獄中歸亦來喬寓邑山中翁豈
家嚴與令柱史氏吳安節翁各委贄焉兩先生曰忠

沉潛則吾伯際也庚辰擢上第拜守蘄州仿古
役與海內鑒然翁褒糧阡陌中畢役民不驚有部檄
令馬與豪訟翁直之虔其色不知故人也將肆鋭遣
其卒歸翁預爲戒卒如指斥其昌邑之鏡則簪珥之
飾爛然者逾五載稍遷陪都部戶曹出守建昌整石
之宗在爲俗靡善訐稱難治翁曰二千石師帥列邑
牢在獨手簿書中筴效且吾終不謂守古教化爲迂
余族祖懷南翁者故令新城號强項有崇政坊翁乘
而俎豆之嚴事鄧徵君潛谷力自其證其敦大體且

屬謠俗如此即建昌既已治矣滿三載奏課司勳適
與計典會掾史弗戒誤署學使者別號於冊司勳駁
而紬其考移之永州嗟乎大體安可持簿書足以調
乃大雅終不以彼易此翁至永廉知豪弁張指揮使
者善以餌持先後道府禁莫可誰何翁曰此鐘而蔵
者發其奸抵之大辟帑有餉數萬金貧辨不以時予
則輸十一二進諸貧豪閒者其壘者則自爲譌者也
自好者則恣其譌者也久之諸羌且以得十八九爲
領翁曰猶之狡軍也按期匙給之如額是時貴有措

役稱嚴鎭握翁臬臺駐鍋仁先是翁已嘗克丧開令
畓日縣官方急敢避其難携數蒼頭去至則軍府初
立幾廃卒耳又不宿飽餃苗箱信起禱昔大兵行壘
境翁以忠義激厲將士登陴授兵急持療其數艇不
諱首與栽俱碎矣當是時數蒼頭張江漲從翁萬里
投荒作壘屑滂魂也翁不爲動旋用之役翁與先登
且多設方略開自新全活者數千師旣表啓拔爲異
馬事甫平大水爲災雜㯹復壁田廬蕩析翁日丽生
其疎而復産其哇我實不逞重以賑㳂百計爲徒手

於民不告病頭鬚爲白以資移江藩朝廷方用拓境
功叙賚請勞臣而翁以積勞不可起矣死之日豫章
幾爲罷市哀誄有加莫不痛翁爲仁人長者夫翁則
誠仁人長者行道之人奚知焉翁誠實心信於士大
夫也施及閭巷矣跡翁平生實願爲眞士夫與人君
不莪營壘吏治方撮勝會翁以濮陰丈人自署著卿
拙堂說以見志乃鄕里篤論卽仕涂善操會者心口
相語亦莫不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窩又怪豊隆碑
碣尾瑣尸祝相望于三楚深篑之間者何鼎鼎而㯹

者也翁孝友自其性事中憲公與太恭人竝當得其
意能令中憲公乾乾一經棄置公車間不必身收其
效旋病隔邑醫告技殫重藥金步獲奇與夫有所數
之翁日事親若曾子者吾師也卽曾元吾敢少之自
行束脩以上洋庠之餘少郎不入私室比有禄入則
伯之孤假有起色幼有傳長有室矣仲郎善治家人
産所分祿類靴與仲指据獲多季吾先人所愛也雖
爲纘且屬而日不瞑則吾有成言在相之卒有立以
明經教授金沙寢寢嚮用無問讓産烝艾大被長枕

矣唯是九原者不可作歲時五嘂渠渠孺慕啜啜欲
絶也翁旣獨擅中與之業所至程士莫不牝而黃驪
而牡日而早達而晚成而鰲奪而厲行而不夭而甲
科而乙科如東方射覆周弗奇中郎今詞林諫垣州
郡與對公車牘若諸鄧諸張黎趙袁王梅鄭諸公十
餘輩莫不名聲氏學蔚有聲□哀豈識諸公而得之
情矣郎某亦時從翁問業者翁終不知某之不爛欲
嵸公而不能窩翁神裏也翁循幹論立文言王澗蓮
容條左間常掩映數人於鄕黨不復崖異飲和燕良

而已乇於胸有涇渭口無雌黃橫逆不校喜怒不形
恒乾也每憶翁與杜史父執及家大人交也忘形亦
忘規相與久要卒能有成家大人既骨青聖杜史
翁亦死成生約翁郎不幸客死而得死於杜史翁之
手宜跡萍蓬千里來訣後事會無遺憾此豈可謂無
素耶自馬當無類是謂之生死交不虛耳尚記景[illegible]
莫逆是耀翁萬行沃根不敢撰述自惟[illegible]
孫語復高騰闊宏哦[illegible]
妍花可懷賞神姿朗散寄尚恬遠時一雅歎手試[illegible]

爾蹤遺簪紱辛丑出自虎穴拜表　闕下決意尋覓
冀會　東朝初建翁貪金紫及先勉抑遁思便道一
赴江潛領遲東歸無復出理一疾不起知翁齎此志
長往然翁再出而奉訓公得稱中憲則翁亦何憾於
地下甚憐負翁此出不遂謂丹旐攀攀以歸迎痛哉
翁內行醇備恥自標樹凜凜大節有不以告翁諸子
者況肯告其間之人耶少昔翁閭構得相從四方搢
縉綏指溢翁家傳然猶自媿措漏翁於地下得無罪
我淺薄嘵嘵者乎翁實欲留餘以去曾爲翁作不揆

三事年不登大耋惜耶名節忠義孝友醇謹翁之處
訓其身範耳既誨予有一經復誨任無常父絕經濟
濟中憲之澤未忘乎取以慰翁而哉翁之無知此立
古先生豈其求不佞以媚辭謂不佞竊聞翁風汙不
至阿其好而已

度支郎笠澤蔣公暨配湯安人行狀

士苟實有志於砥礪名行則不能無麗澤之朋與之
求必氣應必聲所雖非膠漆而鳴和在昔清之表余
性寡諧然立朝居鄉亦莫不有同方合志之儔若兩
人度支郎笠澤蔣公則其一也先侍御已獲交於令
先同運公而公之室又余族姊也顧其相視莫逆則
不但非世情更不緣世戚公既亶亮多聞爲余三益
而余以直腸冷面爲公强金攻玉之藉億自草弁來
三十餘年或竝席同車或彼居此出交臂匪濃殊方

匪淡如壎斯箎寧俟白水以旌去夏公視榷且還都
相距數舍竟從余姊客死潞河嗟乎痛哉顧余猶得
以覩風玆土憑棺一慟生死交情從玆千古余知公
何忍不狀公以乞言宗工余知公何忍復辭公以逗
公九原傕立言君子槩其質公姓蔣氏諱弘憲字成
甫號臨臺別號笠澤遠祖漢西亭侯澄始爲義興人
其十居邑之洴渊里而聚族至今則起自宋東平刑
曹益祖吾鄉所傳蔣三舍是也三舍十六傳爲近山
公以子同運念山公貴贈奉直大夫則公祖也近山

公氣誼傾向一時閭左望廬質成而同運公恂恂稱
長者其居官則稱能吏廉吏毋宜人備治家嗃嗃公
未生更頻發髻亂同運公絕憐愛之所之輒與俱公
志意道上挹度矜重務冠從宦鄒歸館余伯貳室里
人憚其莊時避去游府貲已知鶴在雞羣吾邑諸生
久不利游府貲自公結同志爲社氣日以振公既司
游楚北游燕東游齊魯所交天下士緣經左得鄒奚
所先生三昧爲文古則峭深語不經裁片出而衣被
不鶩其社乙酉魁南省出東阿相公特賞更以出藍

稱兩先生高足同運公居官尚檢押公更佐以察肅
署中蒼頭無敢闌出入一語而身與備宜人日咲鮭
菜間登腊肉一俎一日同運公行部還攜二瓜公曰
奚自日此鄉三老二卵酬之倍值矣蓋公生平與余
言官中事縷縷指率類此故同運公以清白著歸田
之日所折伯仲季箸僅足糊食指口公所授市宅兩
尊人以爲菟裘此同運公捐館舍僅有故簏遺經在
公大治葬事新作大夫阡築廬龍眠隧旁公朝登樓
望白雲起處如見備宜人而暮宿空山中與同運公

魂氣往來滕箸三之二而伯仲日吾季病矣郭無季
子田二頃而富人子日徵子母錢公不謂病奈備宜
人甘旨何乃就謁選人得與松陵學政宜人復戀戀
伯仲不欲他出公留余姊共爲子職而獨身之官所
得升斗僅足朝夕養盤仍苜蓿青氈仍舊物對藥皆
症作松陵學規條上行之及門者目擊道存實心受
慕重公知非詭銘嚻競一時還乾至今稱師模者曰
蔣先生蔣先生云分校東省所拔多名士名公能卑
人居四年餘召爲四門傳士經義治事仍蘇湖舊法

士之愛慕重蔣先生者如松陵於時同舍有薛又損
范太蒙劉練江稱國子四先生公尤沉深超然評論
之表居無何委手板慨然曰家貧祿生爲養耳不退
將毋不如其色再疏陳情卒得請都人士作爲歌詩
祖道都門有言甓開三徑者公謂之頻頻曰吾終身
焉耳已何謂祿剁日短於時余在塞上亦日夜念爾
尊人望居庸如玉關一夕夢得與而讓公先行且携
公得請報詒書勞之日君行如班生蓋余而人心耕
懸合如此公旣歸三徑則床頭金盡蔬食累葉且以

爲常公更欷然拔水之晨夕蹤跽以進也期年備宜
人棄養而公雞骨幾不支牀廝其廬曰一日之養有
餘慽五十而慕媿未能孝思眞不匱矣服闋强起補
原官明年擢主戶部政攝篆陝西司司百官祿公勾
稽惟悉吏不能爲奸御世爵之贊不貲會　天子念
山右饑大發帑金庾粟以賑有　詔擇廉愼者往大
司農以公應公聞命不宿於家七日而四萬金至其
會撥種菜隨車以起當是時　天子所予山右粟遠
在淸源倉而淸源粟價亦踴貴千里轉餉一鍾得牛

公借魏中丞前箸籌之而上便宜於大司農卒得折
色以往饑民獲濟倍　天子所予數事竣還部攝西
庾舊例庾官以糧戶居停爲外庫居停以庾糧爲內
庫公革例如洗所入皆精粹大司農知公廉治辦欲
得公莞庫滌夙垢公先已題餉遼且改題公竟領餉
行以避脂處居里中半載還朝而余先在都下河西
權事次及公公又不願往大司農以義責公以避事
嬲公不得已領權而余與公自此不復見矣悵當時
忽忽別去河西職權兼職剝遲於時權擋四出三輔

内數里一議征商戒不敢行貨木旱佐詹閭里蕭條
地稅亦無從括吏厰政壞剥舟不以時易漕政廸糧
艘迫冬始集剥舟不及吏胥榷遲事益緊時冢公下
車減稅額十之三頌聲一日載塗如雷舊例有罰料
有沒入而沒尤苛不問十百千萬矣公曰律設大常
治去太甚卒事竟捐此條還者齎號冠虎公時置諸
理公既熟瞀遲準竅察則條爲八議取允以行至是
舟值始眞爲舟子有且代償擗耗酌量道里禁衆刁
頑蚤夜調劑如理亂絲如扶尫疾舟戶更生糧艘若

飛簸猶舉之局內耳所居榷城嚌於水不葺且盡圮
百姓流移於天災不收郵城且空公捐數百金具畈
築塓糧百堵皆作令强者以力易食老羸病者計口
日受粟於官至麥登場乃已給北方學事潤衆公集
諸生課勸之日有餼仍制產以詒來茲匪無息公行
部親見父老謌葬公生我生我諸生譚之至泣下此
豈可聲音笑貌爲哉守土者不亦提而虎是桯者昔
政猛於虎報部反不登歲額公除泰苛法前歌後舞
所報凋攰額人之賢不肖何翅星淵苛者甫去數公

死舟中公北來數旨亦死旅中廉吏可爲而不可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豈不謬哉豈不謬哉而獨不聞
之曰碑乎苛者厰口咀咒至今未厭公去之日吾人
什伍焚香罡主以送苛者滿載留諸不可知之人公
有清白吏子孫在待時以爲造化無院不平者于不
以彼易此公素周愼即一赫蹏去手不敢回按驚不
止既司存錢穀更值漕務紛拏公劑爲精腎從事至
損眠食以佐日力代後籌書已至循遶夕提筴不休
甫釋事而神悦悦若有亡比疾革而語剌剌仍漕事

也不一及私心死勤事非耶嗟乎天哉原公生平雖
百行無忒而至性耿耿尤在忠孝大節三十年把臂
公之神情余之睇晴眞見公視無形聽無聲一言出
不忘父母廢著嘗菽甘腆脆篛之水火龢爲親于敍
篠親厯此懷惟余爲公斷了公自視宇內男子東髮
讀書好慕忠臣義士超宿該有一吉邁十餘載爲鄉
末及苛領所若揺表竪巳足任縣官緩急一日之用
而造地方百千萬口之福師道尊嚴狷儀鄉國辭尊
居卑無慙事道矣造孝子慈避德之虛埛內使楊得

玉之横豈權局哉氣烈意皎所從來矣未嘗伺人顏
色一語陰陽闔闢事便可對人意所獨往違衆長若
無顧觸忌而獨謝請謁余後公三載成孝廉約可以
一字通有司公今知免夫事不輕然苦語如祖四門
不通雜賓交必白首執友萬敬存喪在淺土則葬幾
償于錢家而捐恭月俸爲之營兆自天奇貴女貴宮
道則立出俸三金贖歸之而更給三金令其資生不
終尊溝壑居平局局廉隅人謂笠澤立朝萬餘耳將
遂能當一面耶乃處大瓠游兩局外豈異人任哉自

能誠誠則變此爲盡其才者耳豈夸吡者而饒開物
成務知公者謂公爲狷余三十年飽了獨闊公嘐嘐
友尚千古意空一世直行敦篤若耳寧獨狷哉公暨
鄧川刺史堵圖南氏與余同府黌社而鄧川余皆貧
貧公或時言鄧川貧少殘一錢則鄧川面通赤故本
能急流勇退爲千載陶彭澤公心美之余今爲諸羊
益慕賓鴻矣鄧川狂而狷公狷而狂余媿矣余媿矣
益者三友我無能焉公配邢余伯少南公仲女伯配
侯南公以氣節文學政事標表一時公嘗慕說其爲

人余姊卽少失恃而伯闇範嚴姊生而端厚甘於窶
貧公既館貳室則布衣操作而前六年中舉而歿一
女而女壻伴僕自乳曰吾兩家淸白吏子孫奈何不
習勞至是姊克從夫子拜翁姑於單父官舍既歸宜
于女復躬潔中饋翁姑乃始相慶得婦而宜宜興參
官歸同邑公揣衣從之備宜人亦喪明姊遂秉家政
於是既傳無天子賜金而三徑有求羊故客若余先
侍御輩者姊彌儉彌勤相夫子撫老人堂上而以其
閒讀書山房溪墅中八九年間使同邑公歡然享餘

年於洛社而備宜人忘其目無見者非余姊耶笠澤
既奉同邑公諱則廬居紫雲山中家須落於卜築營
兆邇之齒日以盈而産之齒日以縮卽裏苟菜羹麥
飯亦復不能完然坐辦堂有姑壁有師膝前有子女
一匙人欲鼓篋以出支吾補綴終不令備宜人之甘
脆且知其絕口腹也古人謂終日行炙不知炙吾姊
有焉笠澤不能一日離宜人而侍有孝婦在故可以
捧檄得請易一日養夫笠澤豈不欲有夫婦于壽之
樂哉向平之累集在中年笠澤既十七在外織悉取

辦吾姊婦炊無米止同捉襟百孔千瘡則千勞百瘁
若使憂能傷人吾姊應不永年兩年之中一哭姑再
哭季子而淚爲竭膚枯澤萎殊異曩觀家太孺人一
日見之不覺泫然出涕而特察之則未嘗一日舒顏
也季故早慧最愛二鴿青雲一鴿黃環吾姊所爲江
盡繼之以血耳季聘於吳光祿勳故余節孚曾孫女
未于歸聞訃奔喪誓不貳姊益感痛欲絕先仲子娶
仲孫而姊育以爲其嗣旣飯含飴若少時之甫仲子
者而復以愛季子者愛仲孫吾臆可料不難日俟之

腹中已松陵之役緊有母在西門祿薄構家爲難爲
郎且覗權矣終不令吾姊來河西曰吾不願八口之
糊于權也權且告竣而始招其伯子曰爾隨爾母來
來則六日而嗣孫殤吾姊號曰天乎復亡吾季子矣
不數日得代來都至潞河而姊疾大作遂不起嗟乎
痛哉自吾姊爲蔣家婦三十餘年笠澤仕宦亦且十
四載未嘗一日從夫子於官署驅數千里來永訣矣
客舍中當是時笠澤精力已銷復遭此欲不速死焉
可得傷哉仲子之言曰以成父孝而祖母未悉其苦

以佐父廉而父未悉其勞教子有成而未及一日享
其奉行道聞之心惻況余依戚相關者乎當笠澤居
廬時一日紫雲山中雪深數尺且不免凍餒而吾姊
壺漿忽從鳥飛絕時至至則餉者僵凍餒者與兆何
異廢蓼之伏蟻蕪莪之麥飯哉丙午　覃恩博士與
例止一身而有　詔許遷官後以新銜貤恩笠澤既
爲曹郎則吾姊宜爲安人者正以二尊人宮高年已
無可贈遂不獨既請滿考且及而吾姊竟以誥布發
傷哉姊治家肅宅以禮自閫福祗遞從俗流漸失東

諸女諸婦斬斬勿令人時瘠翟車見女叔頻相勞問
於塗也諸女諸婦奉約束催謹長女家園亭去宮牆
數武終不一過家太孺人在族屬中稱臭味亦終歲
一來訊而已姑姊妯娌終其身無間言雖婦人女子
乎屬於大義臨財分明一錢尺帛不妄取乎笠澤朝
列烈烈非此誼曷獨爲光當仲子省笠澤於河上而
姊戒之曰毋貪泉率祖彼行此豈阨窮而悶者哉
四維之訓漸於庭趨宜伯仲之爲孝廉一似笠澤之
爲孝廉也傷哉扶柩南奔伯也繼殞三世爲廉因喪

歸里閭巷之人相與咨嗟嘆息呼其無天余謂聞者
亦知無天天道一何邪灼吾姊待生前不種廿耳豈
憂身後哉同邑公爲令爲少府皆得血食祠鄉生不
按宜雲道出新樂過其隨淚下低徊留之不能去
至其守薊迄今且四十年矣薊人業已家戶尸祀之
而諸生猶欲祀之澤宮竟澤去府而共八
置主祀之而諸生更欲登之澤宮公歿後先入學使
者署余以巡方承乏代庖學政後先允行繫中丞所
謂郭有道碑真無媿者也父子一時俎豆二百里中

又誰謂無天道筮澤季女字余子匪締世婣相依有
道云爾卒翊卜以癸丑十月二十五日窆丽尊人于
紐洲橋千子墩之新阡余且夕將解綬去不知猶及
白衣冠執紼而助挽歌否也吁嗟乎傷哉

祖母旌節王太孺人行實 代家伯作

嗚呼吾母而果長逝耶不孝幼孤以母爲父母兹至
今日則孫之以孫得至今日則母之以母亡則吾誰
雙亡不見吾母則益痛吾父吁嗟天乎孫何忍言吾
母吾母苦節含荼之節　朝廷知之鄉閭傳之無俟
孫言若閨閫微纖生平隱勝非孫不及言亦孫不能
言也今欲援拾模糊淚迸恐淫華季擾攘矣獨致以
塗飾浮游之辭點綴青天白日乎吾母姓王氏處士
林塘公女也十八而歸吾父北橋公蓋事吾祖之日

淺而事吾祖母惠太孺人甚久祖母性嚴峻或待端
居終日不語笑而吾母事之無少忤卽焉其怒瑪瞬
屏息至寢食飲以侯霽吾父好辭翰交遊吾母拮
据家政任之鐵勁漸滌酒漿中饋必以豐吾父因得
自放於觴咏未十稔而吾父夭折比不孝孫生方人
齡二姊一未離抱一甫寢地迅吾母哭哀毀心至
矣復以羸諸孤故勉起稱未亡人奈何胡黨有以色
議進者吾祖母爲中若曰昔節思難久貞吾代爾母
矣母泣曰新婦寧終作老婢事吾姑耳豈使姑君不

瞑目地下哉旁吏者舌顴日益貧吾母晨且夜卅詣
錫環踐牽衣泣以請旁吏者益爲郡署行符以就逮
乃大雪盈尺吾母被衣卧雪中中夜諸錫以衣覆焉
侍婢始覺而母已僵死獨方寸溫耳得甦乃負入
以湯至旦始甦旁吏者乃激怒曰何以由吾南中母
尊是耶吾母皆無可註語者族有伯氏獲南伸
母前節聞以告而吾伯父手戮母墳且出且罪遣
日新婦矣節其爲王氏取肉未寒而爸適鍔不爲族
地乎舅氏藥選翁叔雙松翁復從容委曲說吾祖
母始不主旁吏議矣先是吾父已與叔氏析産居外
舍吾母深念曰娶而外將何別嫌請得居內而任勞
吾祖母未許懷南伯從恿之始得移居祖母寢室之
內而出入必繇寢矣顧不敢時時擇頭以驚老姑日
取舍中瑣屑繁劇之務手口並作夜則操諸錫且泣
且績或寘諸懷或加諸都或坐諸側而伊吾夜分提
携就枕而吞聲含涕泣至喎也久之悲苦鬱宅河結
胷臆得心痛疾每發則寘莞鑰卧下流涕寘精鑰然
不孝孤延醫診視則戒曰未臥人之背渠可使人得

近故終身不輕事藥餌當心痛劇時忽有道人叩門
曰吾能已之顧吾所欲灸甚楚須束縛牢持之乃可
無庸不孝孤具如道人指畫處布艾灸甚久吾母是
不擁色不變疾遂大愈不復舉蓋生平堅忍强力如
此抑以神瘳之疴也豈其積歲沉痾一旦若失之耶
母卧病久吾母抑搔捫摩不閒宵晝既而以穫事承
命往別墅祖母疾漸篤數問大婦安在吾母亦夜夜
夢見姑亟奔歸已大漸握吾母手勞苦曰新婦汝
逝矣吾母泣血如喪吾父時也未幾叔氏因役糜者
自市徙鄉吾母見謂濬曠足適又有田園可瞳足嘗
吾勞者夌晨起督僮僕揹揹迄夕不休稌𥝩禾菽雞
豚果蔬必以時醯豉腊薧之屬莫不手劑而親識客
夜半至具治矣平生甘勞誨孤若婦若孫子習勞曰
吾苦痛纏胷特非蹟蹟力作當日死矣勞能生善亦
可少疾若菫慎毋甘逸豫故吾母壯歲多疾老而耳
目聰明頭顱不純白至於筦鑰之務沒齒未嘗去
手嗚呼勩矣歲戊子觀風使者以吾母吾節列諸
朝己丑　天子有詔下郡國表厥宅里旌㬎王而吾

家姑知也豈非精誠格天哉是時吾母孀居四十五
載春秋七十有二矣而孫京亦以戊子舉于鄉時日
王餘日益徒往來鄉市撫哺孫曾婚娶坊表之下
日　聖主所恤老嫠者日涉園亭周覽晴明日禾登
場果垂筐歲時伏臘醇濃醴薦吾將老是鄉豈不自
知耄耋之忽至而孤等亦竊意百歲之不足為壽也
今竟至於大故哉彌留之際絕無呻吟神意不亂雖
在中伏候適大爽使吾母得安穩而逝吁嗟痛哉信
孫京之令豐也欲奉三白以行吾母憚江湖遠涉故

孤與媳亦依膝下不就潘輿之養戊戌之別京獨於
吾母歆歔不置神先告之矣屈指吾父見背垂六十
年而聆響時時相及沒之日若相攜持而去豈亡者
之精靈未盡未亡人結念獨深乎吁嗟痛哉吾母性
剛決遇事無濡忍與人言亘日湍冷無漫語甘語居
平誨孫輩一依大誼比知敬業俾擇師友故不肯姑
有譏後即斤斤規矩而吾母之臨孤及媳也雖嚴且
老不少寬假至其天性慈厚則若騶虞之必不踐若
墨氏之摩頂踵孤自有育以後而吾母無復憂矣繼

吾育凡十餘男女吾母則遍為母也願復二姑老猶
若在室者吾渭陽中表諸甥往來必盡其乞匄之歡
食為假白首歸外家猶莫不嚴事曰吾姑吾祖姑且
皆過我也御僮僕嶄嶄甚厲飲食則絕甘分少即有
黃口未食為之吐哺矣故人雖憚樂為之用雅意慕
人獨不信浮屠經籍不特御甘還不喜飫非獨志孤
釁之感亦其天性然耳嗚呼吾母之大節素風醇矣
隱德燕翼罪謀多矣孫捲徒存音徽莫闡吾有愧乎
後也吞聲茹苦勉稱未亡人之謂何能不悲哉嗟乎

吾母所為勉至今日者以此竊觀古圖書彤管所載
節烈亦皆有幸附青雲以傳世吾母從容就慷慨之
烈不知於古何如所幸當世有仁人長者不朽之業
在僬哀憐其志而辱之一言則鴻撰與　國恩並耀
白日泉臺為不夜矣謹抆淚九頓首以請不自知其
言之迷罔失次也

亡姊像贊

余同胞有四而兩姊居長歸任氏者則最長也幽閒婉娩所居室終歲不聞其聲吾父母偏鍾憐姊全歸之絶爲所憐愛乃其于歸也不得宜家且克家僅餘十載隕於産而骨月之哀慟可知已其宗族上下數千指莫不溯於室闈黨莫不嗟於所也夫必有感之者況以同氣連枝之戚念年夢寐之悟而或瞻遐儀能不氣咽心摧而痛欲絶者哉敬賚之以示後之爲之子孫者贊曰

黝然而娟靚者吾姊之色澤皚然而端小者吾姊之標格淵然肅然而幽貞柔慭者吾姊之度德四人之性惟姊最慧四人之質惟姊最脆生世僅三十一年去世已二十一年猶若彼髣此北合餙分真伊嬰鄒蹈於父母之前今余髮且種姊墓木已拱而罷親已棄捐豈將代余操几杖執壺榼而從處親於九泉也嗚呼悲哉

榮省堂畫像贊

余門下有廿生侃者余始知之以蒿雉之業已矣久而與生居而生若不任受知也余始心識而目成焉語曰浮爲英華湛爲道德摘藻春華何益嚴霜生殆用志於沉而恥事浮華者與何陽鑄超前綫開超後耶盖生暇日出所爲榮省堂圖示余而題始知生之爲清白吏子孫也夫生之先凡三典大郡宜令子孫世世素封者而翁之子孫顧獨守儒素卽生且固若相如之在臨邛矣生不以相如之困而求爲令君貴

容此所以爲公之子孫余不以蒿雉之知知之而以不任受知之知知之此所以爲余之知人是宜贊贊曰

以爾三爲二千石兮胡爲子孫長有四壁兮以爾
詒以一經兮宜爾子孫繩繩萬石兮與日者離蒐
稺驕而爲淸廟圭璋曰視此榮省之堂

邑庠生貫溪李公像賛

望之頎然而豐麗者有淑其儀表即之寬然而豈其者歆人以和生爲貴介之冑長於禮義之鄉休息乎慈儉之圃揖讓乎孝友之場或曰高陽或曰五都篤而論之三代之遺民一宗之祭酒此余之所爲稱頌留餘而世皆若翁也可以折衍而劃十

祭告城隍文

竊見本縣當夏徂暑早禾不失則方欲而民已饑舊泛而新不繼愁聞萬戶之啼號忍見匹夫之自縊况皆職乖殃之氣上干天和以致一水一旱頻仍爲災其但民命垂重就死苦憐願移災我躬無爲民虞今齋行什一於興唯無幾桑榆之可冀爲此齋戒匍匐祈靳神克三日内爲雲霑子遺之少蘇若逾五日驕暘尚麗則職固與枯槁之衆同類寧而神亦何心直是一方之血祀

脯牲牷尚饗

節孝祠告成

惟我湯氏世居北門傍着隨塋適彼郊原大孚居攝荼蓼朝昏所寒暑雨督促杼耘婁婁叮嚀手足篤葉恩斯勤斯撫我后昆愛哉承歡我父則幸超然榮顯藥滿丘園短亭脩竹霽月晚雲是母是子維孝維貞有詔表宅息光若瞰巍巍坊楔大節嶙峋還卜我居於彼城闉故園花鳥入我夢頻我與詩御清秋祀祭冊情春霽粉譽如聞收棠為祠輪奐以新亭宇曰手星松菊猶存惟我祖考陟降用歆千百斯年共冀千載

祭李見羅先生

嗚呼劍水凝祥湖莊生甫誕起先生斯文鼻祖開華贖於來茲紹絕學於千古道本止脩行宗鄒魯玉貫金相經文緯武爲國金城爲時化雨憶昔襄敦許謨遠猷有虔秉鉞是殛是糾指顧而振武平樽俎而南蠻柔問誰入幕則先生侍滕方孝廉而運籌至若先生秉憲而詰兵戎控倭酋於東粤夷旬難於滇中式遏兇虐載纘膚功討謂不世之奇伐而何意鑠金之口能投杼乎宸極是使士庶含冤康情起鬩揮涕成流搏膺山兀幸猶獲遣投荒戍卒先生斷命就道怡然蠻煙瘴雨荷戟躬先然猶臯比不輟到處英賢揮談塵於刀斗植桃李於管絹討弗賜環寧辭嶺死精貫箔虹思圖洄泝奉檄參藩言歸我里薤露遽晞首丘桑梓遂使彭蠡含愁招雲寡色鄒嶧者福星隱而欷噓仰止者泰山頹而悽惻庸愚賢愚共盡達人相羊矧先生者事功節義理學文章耆髦多士綱紀四方更有令子如珪如璋伯也象賢世祿㢑昌卓哉仲氏白雪玄霜設吻識拔千里騰驤則先生之衣鉢箕裘直將終古不朽又胡區區多算之爲長憶予並仕劍江釋褐景仰先生匪饑匪渴先生逝矣渺不可參遥薦一觴用陳契濶神對影幽我心仞怛尚饗

祭范涵虛宗伯

國有老成典刑是司君子道長扇謨式資天不慭遺衡徵泉思以莫不弔匪痛其私惟公神清淵葆體性冲虛珥階玉樹早擢賢書洛陽年少駸返公車經時大業潛心以居聿來上林聲動國門萬言對罷廷日未昃木天妙選儁雅是既綵綸煇册金石垂文輿望方歸莞樞將及而公不阿以來娟嫉目中危華魯國宗師斷斷洙泗復覩於茲公本龍德驤蹊惟時屢遷藩臬績譽用滋權奸距脫緣正相將賜環成均秉秩

蒸嘗髦士莪莪璧水湯湯咨爾國師訓我厥常特簡春宮朝畀夕側旋典邦禮爲大宗伯國本豫計屢疏中格藹藹不怡以至易簣嗚呼公身雖殞公道則光勲蕭藩輔桃李門墻磊砢節槩嶙炳詞章斯文喬岳吾道津梁云胡夢奠曳杖而哦黼扆輟朝奎市罷歌司空視隧大行護呵易名鉅典匪公則那公在岸雍其方繹禓承之名方誇我真惻入公之里人揖萬石登公之堂應門五尺再來闕下公賦玉樓生芻一束浙泗難收搖搖丹旌兩指首丘魄歸神在萬世千秋

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徐涵滇

何玄化之錯揉兮紛糾迕以難諶彼鬉鬉以脩顯兮此英喆而嵚崟奚脩短之遼絕兮奚吊慶之相尋天可問乎不得悲莫悲兮齎志以沈猗與涵滇兮抱璞懷鐸韻乍處囊而立出玉屢獻廷而爲琛驥胥恭之春雉携清獻之夜琴尸祝兮晉陽之社謳吟兮淶水之潯積漢吏兮前薪鶩辟召兮貢辭名高乾㟁之選蹟同羈旅之林索盡長安之米聽殘輦轂之碪西郊兮客雲何時兮爲霖曾二豎之無知兮復耽肓以來侵上言乞骸兮臣狗馬疾深母鳥入室兮竟未及抽簪且荒荒而驟暮日晃晃以遽陰十年兮通籍一命兮迄今爲王臣兮曾無祿欲報國兮空有心膝下兮黃口呱呼堂上兮白髮蕭森念未灰兮萬緒目不瞑兮一衾嘻吁嗟哉兮行路猶惻凡我同籍兮妻斷曷禁素車白馬兮國門執紼歸正首丘兮嵩少之岑慰我涵滇兮觸目瑯琳椿庭鑁鑅兮門戶堪任莫此椒漿兮湯酒沾襟神無不之兮彷彿來歆嗚呼尚饗

鄉同年祭李同所

嗚呼同所兄而止斯耶天道福謙善人常親其誣也耶同所兄而止斯耶兄質則玉兄姿則蘭溫然可就栗然難犯數年把臂與化其室而竟蘭摧玉碎也耶茜危髮秀頎然老親垂衣含乳孱然弱息囊無贏金家無負郭既賁門子復畿厥躬天道有知無何使我同所至此極耶憶兄奮身白屋逍籍兮曹再馳再驅歷覽原隰允出允入拮据邦計胸䎸瑰瑋志觸霜雪竟厥雅懷殆將不爲有爲廼今脩圖局於短晷壯歲賫此長根同所之目將不瞑于地下而其等一三兄弟亦將何以爲懷所可信者異時已定之天心所可慰者觸目葳蕤之玉樹于文必將有後廉吏終酬報丘嗟乎同所可以瞑乎妻日酸風一棺千里歸返首丘交情長已嗚呼尚饗

同年祭馮貞白年伯

東海之上慈湖之濱鉅儒起焉曰貞白先生其人先生蘊璞白首曉破榮命而至貴屏爵不以纓組始珍先生學闡二酉辨窮三足而平生精力燦然全書具陳天下屑吻爭歸姚江先生求是一編亦各言志不肯黻其粕而步其塵古今僞易惟有太玄先生極通之旨前人未發庶幾抉其奧而涉其津凡此皆古人不朽之志豪傑勁挺之圖而其大者尤在孝友耿介曳東郭之履而傳萬石之倫青青于衿旣已邅迴于壯歲賢良應詔猶將特達乎蒲輪奈何文僧命達詩益人窮聘襄藩而錫號聘王國以稱臣嗟乎賈誼長沙之傳枚叟梁園之賓竟賚志以長物僅揚聲于辭林而先生訓典一書作鑒維城遂爾琳瑯炳煥千古常新光迴鳳毛拓其鴻緒雅志酬于溫綸倘徉湖邊之精舍勒成一家之雄文然後乘化歸盡而不忘者如火之傳薪其等于令嗣共舉偕宦遺形遊真傷一老之不憖遺痛典刑之將賈漉炙鷄絮酒遥酹穸窀神之來兮彷彿雲爲車兮風驷嗚呼尚饗

祭毛環峰年伯

同籍號稱昆季而昔人尤有聲氣應求之重哀死固屬恒情而昔人尤有典刑賈墜之痛然則余小子于老年伯之亡也烏容以不悲而又烏容以無慟憶昔壬辰之役同登者三百人之衆而官同方業同志七年之内朝夕漸靡膠漆綢繆者惟令嗣與某三兩人而昆季之中又若胞絡之與共盖余小子不類固以令嗣爲型範而令嗣亦若以他山之石畜余而幾庶乎千慮之一中乎居披情愫道淵源未嘗不嘆息於義門之毛氏而於老年伯之仁人長者尤夢思而景從盖翁篤行若萬石義方若太丘仕宦歷廉平之聲鄉閭稟德讓之風故覩其範者九族敦睦而聞其聲者千里義誦常訂念何時得登義門拜翁堂下而今已爲覆隍之一夢嗚呼哲人萎矣典刑殆盡悵余生之不復得覩先哲而翁之誠心直道實不待盖棺始稱古人也猶子之情不自知其摧傷而怛侗異時赴召者義不反顧而令嗣獨爲之心動歸而翁適卧痾周全膝下者數月逍遥几杖敦逼脂車而詎意二

壁之終爲偏宜乎令嗣之皇皇焉若窮人之無所控
籲共之所以慰令嗣者翁巳享壽考垂不朽而所以
慰翁若子孫作求世德而興日將爲國家之大用所
恨素車白馬不得執紼於衰楊宿草之原而奪吾同
心之友以去又烏容以不悲而又烏容以無慟嗚呼
尚饗

祭路漢畦翁大叅

江以南山川多淸媺而磐礴莽互聳重靚深者必歸
吾宜故其風謠人物敦厚吉直而以吾所及事父執
漢畦先生眞不媿土風而庶幾先輩之遺先生夙禀
庭聞標奇弱冠高文典論爲世宗師而困頓靑衿邅
廻公車迫登强仕始振羽儀釋褐方州垂棠江湄入
領度支於周鎬出稱師帥於楚壁八年雙五馬兩杞
二千石乃始一麾秉憲貴𣲖褰帷於時播氛方惡銅
境垂危先生觸暑于役張拳撑持蠻烟瘴雨深箐重

嵐膏肓二豎竟中驅馳迫夫朝論咸惜移泰江藩而
先生旋巳疾作藥餌難差先生居鄕不鶩奇行居官
不矯近名而温良絜矩委蛇中規故與居如入芝蘭
之室而去後輒騰道路之碑概自人朴日雕士習離
奇安得孝友敦篤光明洞達如先生者而天不憖遺
令人有世道之悲往歲乞歸聞訃未便先號楚些乃
自春徂夏始得臨喪一慟而寫吾哀辭嗚呼吾雖哀
而先生者巳不可知西州之駕從此廻憑棺之奠從
此絶先生固嘗以猶子畜某者尚鑒余悃款而盡此

一卮嗚呼尚饗

祭沈愼菴年兄

余與兄雖同舉南宮不相識面北來同令江右踪跡亦復落落迨乎赴召都門三載待詔而後析胷底裂莫逆於心蓋兄坦中直腸曾無捲履意氣荊渠務成人美跡其平生殆似墨子摩頂放踵而一念懇切無是覩人由已非徒聲音笑貌之爲煦煦者冢貌若嚴嚴心無城府平生用意不爲豁刻惟是賦性蹇戇尃有稍發獨兄深鑒隱衷必余有後故雖行事若殊乾而相得頗甚歡也去冬妖書之獄公卿廷鞫浹旬中間引緒批根詞色俱厲者惟兄獨也一日突從中道馳而上傾言御史臣稔願以身斷是獄衆咸錯愕失色於是適始有齊而從恿之者而獄始定蔓延之禍始得息余謂兄何不嫌於知己兄謂禍福利害所關恐有予尼者嗚呼勇矣原兄之意非必欲傑傑然所思流禍縉紳也賴兄保首領于牖下者幾何人而兄顧死哉痛哉傷余心哉憶同陛辭携手國門蒼黃別去遂至雪涕登輿行念亦名丈夫態何兒女由今觀之此適長別死別神警之矣痛哉傷余心哉兄舟過

毘陵猶復手書報余不數日而姑蘇客死之訃至矣痛哉是時余已僦裝就道遂不及素車白馬挽故人之紼亦不及炙鷄絮酒遣孺子之便[illegible]及報滿零事少閒始得遣人弔兄孤而將[illegible]之詞若兄[illegible]無是於文哉而此心[illegible]起兄于九原而生者不愧也嗚呼痛哉尚饗

祭毛肖環年兄

人生五倫朋友居一況臭味郁於芝蘭切劘深於金礪者交雖淡水誼可貫日蓋余同年之友三百十三其人而若兄者特爲道同而意密西江六載各得百里余磔大瓠兄烹小鮮共得肯綮族理以解相視躊躇善刀而全同赴召命相依蘭若兄竟郵任星奔余乃久次金馬隔三載以重來語違床而達夜兄遂畱登銓司余方拜彈柱下居載餘而兄請急余亦有事於巡方離羣　索居夢寐相將比予奉先君之諱苦塊儳偟兄方赴選郎之召華省翱翔惠而咭我執手潸零兄神頗瘁余心匪寧程量一世居方發紓苴鎊窒隙㞕穴以清讒人交煽爲鑿匪精盍歸乎來還我泌衡出晤毘陵兄曰無悶書疏相聞相勉學剐有使及門忽傳凶信對客大叫一慟幾隕嗚呼兄之砥操寒氷凜潔兄之育德良玉潤栗兄之純誠豚魚可孚兄之衡鑒銖兩不失盖兄自弱冠登賢書即潛心於聖賢之學故出自世閥游登華要而氣下形和曾不殊於寒約平生所受享者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而其

昏一卷則忘食忘年而有以自樂嗚呼若斯人而位不躋于三事壽僅及乎六旬奪吾良友吾黨已蔑予期既死人琴俱亡道未信友九將不瞑目於送行之章雖然人情固似翻雲世事亦同反掌凡試觀去國已後成敗毀譽之局而亦可以無快快感幽明之永隔擬憑棺以寫哀忽詔命之三及夙星馳於金臺走僕夫以告虔惟多難與絜酹恩之護以何時金之游而山摧

祭王文端公

天眷聖明良弼用錫顯允異人挺生沙債恒岳之陰神降有赫幼負奇情長眺丘索三十登朝丰神朗徹木天妙選金閨通籍爰掌絲綸高文典冊國元領嚮羣彥辟易葩藻鸞龍溫恭珪璧輿望攸歸僉曰斯廸九有阿衡百揆使宅吐握黃扉勤施赤舃風木可悲霖楫暫寂蒼生延頸彤廬虛席鑾坡再登纓紳加額正色立朝險夷罔擇儲議傾润公為柱石抗章摟辭綬牘批扃爭以去就行不終夕自公云邁帝意若替東朝迄建寧公定策帝念公功加恩表勣行將召公以儀百辟胡云兩楹遽踐夢厄靈光摧頹泰山坼劃如欲平治誰為旦奭死可贖者士身有百共伏菰蒲私淑自昔攬轡塞垣公已易簀斯文既喪小子何適仰問旻天曷其不弔公有令名千載曷奕公有令嗣三槐絡繹願言慰公求仁則獲願言望公冥扶國脉魂無不之魄返窀穸絜酒陳詞哀衷標擗

祭蔣笠澤暨配湯安人

嗚呼天道福善禍淫我觀於兄天亦難諶康吏可爲而不可爲死共死矣雙旐遶遲惟兄尊人典刑州郡同遲歸來敝袍有縕兄之耿介漸于庭趨竊循而教兄乃可汙心無城府行有坊表孝友以慈恭謹而[illegible]掄魁公穀辟易曹偶困于公車楚璞不刖櫂[illegible]郡[illegible]嶽嶽古儒陳情歸養肄孫以娛賡著譽[illegible]澳[illegible]雙桂如槐三兒似璧伯仲天衢季歸冥途榮不色喜葬則神剡重來辟雍爰涉度支領榷河回視利若纖

拮据漕輓碑處揹貲及瓜而代塗歌路碑入口南來攜次通津橐無新裝藏有舊貧嗣孫遼殁但[illegible]盡傳室人先殞兄亦卒亡兄之室人實余族姊素風夙逝各清吏子巖巖翁姑惟虁齋慄氷蘗秪若蘋蘩蠲潔皎皎夫子克恭敬止廉儉順成閨門賓只十年仕宦獨守故廬代君溫凊母廩祿虛膏脂既謝及爾[illegible]殁不幸偕亡猶幸承訣吁嗟乎誰無死生好脩速[illegible]善將懼天不可問吁嗟乎誰無親知惟道義獨兄[illegible]我號身不可贖兄子余甥瑋行瑰才兄所未竟大樹將來兄女余媳甥姪新婕余將友親兄無流連雲山恍恍煙水茫茫魂返故鄉遵彼舟航一字一泣寤短緒長痛哉笠澤人琴俱亾

祭萬九皐

吾宜文獻萬惟畊族盖自古齋公以古道開先吏部文恭兩公以篤行繼軌而關西遂稱萬氏世孝友以貽穀九皐公者古齋公之猶子吏部文恭兩公之從弟也生長乎詩禮之庭漸漬乎仁讓之俗遂乃劘心砥性佩聞衣德羣從競秀齒遇方福言無聲悅勤惟緣督與人居而易直坦推心以置腹方其少時三冬旣足方將步武羣龍漸蓬蘽陸而困頓于矜彩筆坐禿斗室吟哦知希賞獨尊酒不空門無剝啄濟逍遙以容與羨空谷之寥寞味無取於珍齊服不窮乎綺穀悅長松兮清風漲韻致之穆穆世故物情計數照燭韜光挫銳如玉在璞吁嗟世役機穿相逐風度如翁庚幾太樸有子循循庭訓紹服有孫振振辭鋒英踔歲乃在於龍蛇舍屢集乎鳴鵩翁捐舘舍曾未卒哭而媳及孫相繼殞覆天乎有知善胡不福想像音儀宛其可掬拜翁寔施有淚盈握巵酒慰翁翁其瞑目庭樹孫枝尚其如玉

祭張行素年餘

士有尚論於數十年之後而灼然玉暎於數十年之前志有掩厄於無年之感而繩然爲奕於克類之賢此其風流醖藉必不隨形共盡者而若予若斬可以明報施而徵已定之天盖吾邑君子曰張行素先生者有焉惟年伯族本處有智養以恬羞紉蘭而結佩日行獨而志荃居岩之阿樂泌之湲笑傲雲山之莫戶吟哦陶栁之殘篇閒情玄尚世味都捐振窮急難義槩高騫兒無常父衣無常懸孝乎惟友門內雍然獎拔後進窮寐丹鉛旣遵迴於中道遂授兒以遺編岐嶷嗣君頴發半千桂枝荷那其欲挺靈椿亦老而先顛痛音容之綿邈戀舊日之杯棬長傍靈幃而展拳忍令丹旐以歸原聿來上國有筆如椽遭時釋褐有道如弦旣標譽於蘭省佇貽贈之騈塡體義方之遺訓竟抗疏而右遷養高林壑邁軸雲煙撫几筵其如昨忽三十載以逝川龜筮襲吉兮鶴飛　之舊壤宅穸將歸兮馬鬣之新阡嗟予在疚兮無諸重繭而初旋猶子情深兮血淚轉竭而悲纒埋玉樹着中土

兮人恨恨　而堪憐嘆人琴不雙匹兮無涯之智結
大年酬桂椒以慰九原兮千秋萬歲其火傳

祭陳潤雲進士太孺人

漢有嬪兮河有嫄鳳凰之來兮丹穴尊彼類萃之孫
詎兮咸崇厥根豈奇英之挺生兮聖善無開吁嗟孺
人兮誕此高門翳姆訓之夙聞兮內則自蕃絲崇蘆
以爲佩兮折瓊枝以爲餐美嬋娟以靚深兮諳芳烈
之氤氳爰好逑于快士兮洵婉娩而靜溫光舒洵以
掾作兮指鴻光以爲羣采蘋藻之蠲絜兮奉蘋蘩于
朝昏相鳴鷄以昧旦兮日弋鴈以相敔簪山澤之生
龍蛇兮爛五色之文鵷挾二百之奧秘兮獵丘索與
典墳沓蘭筋之權奇兮变青牂而孤騫方長楊兮獻
賦俄嶮巇兮夕驃騄不逝兮嗟絕遊子歸兮聲呑上
高堂兮音塵滅痛杯棬兮手澤存愴行道之悱惻兮
懿親兮銷魂望丹旌兮歌些表明信兮絜尊靈之來
兮幾千里渺不見兮涕泗紛紜亂日珠沉兮蘭焚留
此長離兮日之方瞰光貫泉臺兮寧詎此日溫爚嗚
呼尚饗

祭熊太和年伯母

竊聞閫德仁勤義方仁徵麟趾義表光膺彼美淑媛形管留芳孺人兼之長發其祥系惟名宗作嬪高門相我夫子鼓笑成均蘋藻蠲絜滌髓躬親鳴雞弋鳧儆戒夕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螽斯詵詵有縣者瓜五桂三槐萃于一家訓勞譬積慈誨孔嘉翩翩仲子獻策明光百里應宿三邑垂棠天子有命錫我循良何以寵母龍章煌煌仲子通籍垂及念年夸旌雖降菽食猶滄衆謂積薪孺人不然勉旃事　主母我戀

焉燕山劍水遥睇白雲方圓抗疏歸侍丘園詎期鵩集竟爾遘屯千里訃郵哀動路人某承乏名區式廬通德娩娩音徽服膺自昔斷金湫隘論心撫聽若母猶母凄然太息嗚呼易去者年難養者祿古稀七袠今總五福天于孺人亦云不薄留餘而還以詒嗣續季子孝廉崢嶸雙璧諸孫玉樹扶踈階側異時鵲起迴綸重錫光賁夜臺曷其有極嗚呼尚饗

同咨祭沈廣乘年伯母

古稱劓鼻截耳亦曰畫荻和丸彼扯流輝彤管而各擅聲淑婉廼有義報蘗祐慈啟象賢庶幾慄慨從容而兼閫範之全嗚呼年伯母所稱能爲婦能爲母而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于九原某等欲陞篤斷金之誼窮愁敦世締之緣往夏稱詩賦南山而欣祝今茲歌薤露北邙而悲纏憶年伯母自蘭摧玉碎已稱未亡人而僅以草土餘息戀戀藐諸孤而思報所天今見對賢良之策母郤西陵之飴有見能吏有吏能廉宋

頭遺會地下恩綸捐兒雖痛從夫實懽年伯母且含笑入地而還報夫君于重泉且也白門高表宅之閭青史垂匪石之篇帝嘉賢嗣青瑣虛席琳瑯觸目蘭桂紛翩行見綸誥申錫而顯揚未艾于曾玄然則笄雞骨雖若窮人無歸而年伯母者固已薪盡火傳某等二三于情鍾猶子何能已於摧盡而涕漣嗚呼尚饗

靈蘐閣集卷之六

靈蘐閣集卷之七

陽羨湯兆京徵甫

古詩

超然亭日對南山雲氣作變見所未曾

白雲作山帶亂峰浮空中庭樹忽刁調莽蕩來天風
疎雨打牕硬剝膈如飛玉雨脚逗日光坐望掛長虹
模糊復蒼翠因知山數重

望雲亭

愁多不得暮一寐捐萬端夢斷不得曉憂端轉以繁
日月有遞代客愁如走丸彼美丘中亭遨遊以盤桓
矯首東南望白雲浩湧湧一上一回老金石非肺肝
端居復無聊望望無羽翰

田家

高樹留晚照殘鴉赴遠村東皐荷鋤歸筋力疲耕耘
䄫褲未及着提携乳下孫亦知隣釀貴柰逢漁樵羣
狂呼亂髮竪惟餘犢鼻褌忽憶陰晴事相看日閉雲

宿袁家皂公館

已逼投枝鳥猶聞馬蹄趨空車未生耳揹揹無

停轍幽人杳深林寤言取自悅坐看嶺月上照見寒
泉冽疲客觧逆旅夢境紛相訣荒鷄一再號塵蹤還
楚楚

喜雨有懷

不雨既四月黃塵坌千里仲夏草未醒農事託且已
額禱焦心顏誠薄顏有泚沉雲忽莽互零雨被龍祇
徒馭道泥濘淋漓遍行李行看土膏動望望青蒼起
田畯踴躍至問爾一何喜爲言新洪容肉畫桂及髓
普天關讖征何處堪流徙生抱百憂煎死則長已矣
雲漢何爲者驕魃助中使丼澍幸蘇枯鹵莽聊于耜
薄藝翰公家一飽寧所企語罷涕潸泪媿余食肉鄙
公車豈無牘臣言自知俚天門邃有階君門近無阨
天王洵聖明未信難爲理謝爾流離子余將羣鹿豕

過彌陀山

豈無登上山茲山何崋巍空青混高冥白雲如羽衣
坐啖與野馬紛紛隔翠微悠然一睇盼延望心惄饑
超程坦勝陟徑轉目不違因思南山下青林白版扉
主人在遠道春花幾芳扉春今復歸去遊子胡不歸

晚眺

虛庭倚寥寂搔首向西風鴈天寒逾爭霜花老更紅
客腸能幾許砧聲四面攻惟有故鄉月殷勤顧簾櫳
露下歸空床咫尺復凄蛩

壽楊母何孺人七袠

清秋天氣晶萊子綵衣輕高堂斟進酒琴瑟雜竽笙
瑤池降綺實青鳥鬭鳴聲光蕎挙軒豁色動琳瑛
賓從紛纓綏歌須聲嘈吟賤子如椅衛顏駝絲裘拔
古稀籌筆稱滄海籌縱横

靜菴先生吾邑之聞人也端居林莽窅然遺其
世矣余少時受經厥嗣豫菴先生而知世德可
求也晨卷與暮短詠嚮往

舉世盡趨市熙攘日沉淪至人鎮其躁獨與無始覩
朝覩槿花落夕聽鳴蜩吟坐擁一萬卷塵事何足論
馬牛亦徒耳詩書自可耘一關三嘆息安得息機人

舟行見新月

沿洄向故園推蓬見新月光潛借衆星初弦似既缺
缺月不久虧遊子適久別未見念復離西風吹短髮

田家

田家無遠望禾黍恰登場社鼓村村急鷄豚相與許
各言兒女長困斃容髮蒼所願來年豐豚肩復操觴

哀螢怨

上既在位久總攬機政風憲一涂不欲信員直指使
於是無瓜期而金馬門有需次七八年史東方
假托托行市中者

邊城七月繁寒螢促促戚戚啼我床深閨病婦在何
方金殿作入驚微涼雨雜呱呱泣孃傍問爺何時還

故鄉不日不月摧肝腸千山萬山道阻長夢裏關河
屬渺茫北來鴻鴈空徊翔啼兒思婦未云傷雙鬢白
髮垂高堂有兒經歲在沙場有婦兩目眺四方提携
乳孫翻作孃晨昏服食誰扶將念茲轉側悶欲狂孤
燈俏俏幾昏黃攬衣離次行徬徨砧聲到處擣衣裳
東方明星漸熒煌依然斗牛逕相望河漢雖高尚有
梁玉關難入滿夷荒寄語金門待詔者人生何必繡
衣郎

樺門道中遇雪

江南二月春政姸朔風如刀朔雪顛我今傷塞來空
山鳥道屈曲迷雲烟壁立岸陡疑無地峰折谿迴忽
有天俯視前旌汪洨返回看後騎隨轡鼓鼙擲無殺
紛斥堠毳幕依約彌漸連沙場行役亦云苦畏中腸
謾悲昔年今上有道四夷守徼役桑土需才賢風光
敢戀江南好身願秉障護北邊嗚呼身願秉障護北
邊

得勝謠夷次張助所中丞塞上篇韻

登臺望大荒白草何莁莁列塞數千里何處非戰場

燕雲賣去疆域促獻納爭來國勢辱遂令驟猘逼中
原宣和除兇恨莫贖亦有燕然高勒銘琵琶自怨單
于庭唐宗歃血渭橋上勝兵十萬歸嫖姚于思戎王
生長穹山大磧中羊群如蟻馬蹄如雲自號三皇五
帝不能臣一朝日月飛青漢聖主龍顏自有真帝庭
掃穴不加處阻彈絃空無人俺酋遊寬忽跳蕩肉
生掠聚無孫春孳孫亡命和玉關老酋垂泣問氏蹟
雲臺決高策都護遣蹄邊嚙指屈膝天可汗牵駝恭
踏左右賢漢幣豈不姸胡馬亦可憐昔悲烽火照今

歡歌鼓筵三皇五帝豈異代九夷八蠻歸一天金城
方略老充國銓閣經營心尊蘇窮兆數呼肉白骨債
帥僵停失狡窟從此邊庭絕戰塵薄餌何須借漢繒
道傍白骨誰代子閨中魂夢會酸辛

孝烏篇贈終養同年赴選

庭中樹有兩烏兩烏哺雛終日畢道黃口飲哀每挍
食老烏忍饑方日劬吁嗟烏雛翩未就雛烏哀鳴雖
烏孤雛烏孤単子哺雛勞更癠母瘁雛肥毛羽齊一
朝奮翼翔天衢雛曰噫嘻哀哉我母爲我癯不顧爲

漸逵之鴻儀廷之鳳且與燕雀飛搶蓬藋一飲一啄
與母俱遺穗剩粒恣所取飛虫盤蚓供朝餔烏反哺
亦辛苦縱苦未足明區區但願千秋百歲相鳴和豈
料庭樹風摧遭毒痛枝頭啞啞一何苦猿腸已斷鵑
眼枯寧慕昭陽鴉背日寧羨道路烏光都潘然乘風
來上林願借君恩報將茶嗚呼東陽有傷烏彭澤有
禱烏烏雖微義天性孝哉此烏尤所無

怡怡堂歌爲史武廚作

君不見謝庭玉樹紛葳蕤雙雙秀出連理枝又不見

河東諸鳳起聯翩三晉風流自昔傳君家雙璧相呼喚一一堪儐十五歲龍劍自應延水躍掌珠還向合浦弃億昨高堂棄兩雛愁看弱弟泣呱呱孝乎惟友姆作毋中宵抱甫心顏劬一朝長離羽毛就五彩雲煙聲價殊怡怡共守先人廬同爨寧渠九世俱花萼樓前春正午鶺鴒原上鳴相呼笑殺田家紫荊樹不分那得有榮枯

送熊神阿之任增城 有序

神阿奇士筮仕得增城眞如癸丽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萬里之別烏能無言情見乎詞神阿勉矣

君今飛舄五羊城古來廉宦幾知名前有隱之後璟與沈香浦畔影雙清丈夫磊落掀天地寧肯阿堵甘强營縱令日飲貪泉水沁我心脾翻崢嶸雲母溪羅浮月仙人粉在供與犀玉壺光映轉清虛珊瑚翡翠無顏色大貝靈珠等礚礴只今海上神明宰名在千秋百粵書

題三仙奠壽圖壽沈石樓尊人年伯

君不開東海頭羣仙窟宅有瀛洲又不開南極星煌開壽域中宵青東南佳氣日夕饒雲間一老能逍遥方瞳大耳儼神仙經顏强飯驕童髫乃治先朝翰墨聆生來有舜在烟霞殘紅留與兒曹讀十年四牡騑皇華四牡行行化作驄有詔貽恩視厥躬八十老臣新侍從繡衣冠豸白頭翁正逢陽月弧矢張稱觴獻頌滿高堂觴從北海携來遠頌指西山到日長瑶島眞人白鹿車屈指籌添未有涯大椿八千還幾棗蟠桃三千還幾花請翁浮白爵翁歌老人之星滄海波長春九轉永婆娑

雲起樓歌

銅官山前雨欲來玉女峰頭風乍舞氤氤氳氳絮萬團蔣蔣娟娟留千縷主人本是風雲客歸臥一丘龍百尺青湘白墮放兩頭手把一甌挾一冊閒觀世事衣能幻靜悟人情秋更薄何如縹緲在深山乍可盤桓向空谷無心出岫飛還倦共望爲霖卷復舒崇朝飽石蒸千界一日從龍滿六虛臚聲五色鸞輪困世業層霄羨羽翰天際不如山裏色君但鉤簾日日看

守豊六載驅車入計者再矣勞人自知作渡河行

緜渡河寒風瑟瑟山峩峩且渡河堅冰豈豈車馬多宦拙六年不得調綱究兩度來經過道途鞅掌筋力竭風塵沐浴鬢髮稀薄遊況味已如此令人歸憶南山阿

古詩終

五言律詩

舟行還治

春水滿四望舟行頗性便坐銷長日月閒看覽山川絶浦漁營集疎林酒旆懸明朝又簿領五斗自堪憐

過彭澤 邑在江濱小孤突出上

陶令來彭澤應非爲秫田小孤當案起大澤到齋前落日飛雙屐春風動五絃斯遊堪更隱何必督鄉賢

句曲道中呈路漢翁太守

客久貂垂敝霜清鬢易斑雲隨五馬遠月照兩鳧還

道路烟霏外交游肺腑間旅懷翻不惡落日滿寒山

丹陽道中遇雪

萬里江山迥渾濛雪色奇人從石橋渡鳥向煙林低虛閣光偏映孤征影自迷十年江畔路久客自知疲

暮宿臨淮

萬國朝宗日千山蕭瑟時主恩寒自淺客意暮還宜野燒臨風起歸鴉落照隨馬頭燈火處村店且栖遲

望中都

極目山河壯低回望帝鄉鹿亡三戶逐龍起大風決

王氣餘高寢雄圖見八荒維桑何處是恩共白雲長

余家本中都從　龍守義與命
宗子襲中部千夫長所家焉

追輓蔣念山司運

故園松菊在三徑失蔵舟月旦推諸石[illegible]風
流逝太丘情深兩溪水思到五更頭莫向西州道蕭
蕭暮雨愁

景州道中

帝里行將近周原勝自偏風謠餘海岱氣象入幽燕
車馬衷揚裏人家落照邊主恩雖竭在此日更朝天

壬寅元旦早朝　時雖以言遷　奉命恩詔以許及覲

栢葉尊中滿流光客裏新生涯滯金馬抃舞送王春
望斷漁樵長衡稱市井臣頻吹寒谷律廻照觸藩人

其二

白髪高堂遠斑衣燕市過暇朏會碎召歳月轉蹉跎
新積憐鷄肋冠彈美豸峩榮親新有詔魏闕且鳴珂

送曾貞予　予告歸河東

別去何容易寧親楚拂衣葵傾原爲固蓴美不思歸
孤嚮河東鳳饑餐嶺上薇白雲每久[illegible]兩[illegible]是耶非

夜坐

京邑苦塵溷暮色起清凉簟思先秋冷荷香裏露長
鄰燈驚宿鳥螢照上虛堂斜月沉鴉鵲應知問未央

同沈孟威諸丈遊歸義寺雲松禪房

共待金門詔言從實地游拂衣芳樹合當石碧雲留
小竹江南翠層陰亭午秋禪心斷來去方外任夷猶

陶穀清異錄載屈戴謂假細君方敢出飲酒以
水痕香印爲度同坐各爲禪語罰之戲效其體
以當談笑

綠窗人似帝紅粉令如雷水滴孫臏漏香飛高歡灰
幸無秋日暴怕有博山猥歸馬頻加策相看撒又來

憶故園

小齋荒圃裏蕭散自相宜欹枕看花落披衣聽鳥啼
雲山墻外好風棹竹間移時有烟霞伴來爭扁宿棋

其二

青門三畝宅白業一溪煙每到春深處時來樹綠邊
無言籍芳草有意濯流泉不惜繁華歇中情自澹然

松間初月

纖纖玉一鉤新照入松楸壁彩光纔逗規弦指未壽
萬川澄片影千戶肅初秋獨有征夫淚無端欲橫流

鐵甕城邊別仲氏

送送還須別行行不忍看自將心底淚偷向暗中彈
歸到高堂上莫言遊子單瓜期明歲是消息在秋殘

登齊陽署樓有感

層樓出樹杪眺睇九愁并落日荒荒白殘霞片片橫
播河湮禹蹟艱食泣堯氓四牡周原裏爰咨感物情

思親

來驅九折坂更上幾重山親舍三千里吳雲咫尺間
沙場難駐淚客鬢易生斑遙望憑欄處雙雙盼玉關

雲州道中

最有山川勝何言行路難自天飛瀑布拔地起峰巒
九月霜如雪重裘午尚寒荷戈看赤盱爲爾一長歎

登獨石戍樓

北去更無地南來另有天日中飛凍雨寒處暮吹烟
部落分韋韝年駝滿谷川玉關眞不閉戍士只高眠

雪後懷來

靡及勞王事霜天帶月明峰高遲日上寨重覺裘輕
積雪山禽出悲風猵騎鳴玉門關咫尺不共爲南征

葛嶺署中孤松

塞草高秋盡孤松望轉新歲寒吾與爾暑冷相爲隣
竿瑟吟風籟虬龍舞月輪盤桓空有意雨壯已驍騰

奉和馬鳳麓靈眞觀作

高牙臨紫塞小隊入青山望氣曾千斗知君已度關
揮毫春共麗使鉞意逾閒攬轡神空往風塵抗俗顏

土冬升寒天夭
學覽今嶺合之

校武亭別楊致吾餉部

把苦未云久離筵復戰場萍蹤日月轉肝膽夢魂長
驛路依屯壘風烟接大荒所嗟羈物役是處感河梁

涂次哀吟

攬轡趨南服迴京返北郛白雲愁白晝清淚滴清穹
昔一山陰道何來轉寂寥山川原勝麗人事轉蕭條

其二

泉響何悲咽流從孤淚來黃壚如可見白骨不難哉
薤露歸還隧松丘掩不開形骸如朽木半已絕根荄

其三

猿聲一凄切客意轉酸辛爾尚悲牽子余新感背親九廻腸已斷萬滴血猶新縱是乾坤大難容羈旅人

其四

出境晝忽晦山川助慘昏居諸不臨照風雨蕩神魂已不如烏鳥何須有犬豚孤生無足戀羈旅未歸原

晚泊劍浦

曾治豐城獄靈心照昔人斗牛迷紫氣風雨復延津佩得吳鈎在致龍不敢嗔空江長嘯合獨夜轉凝神

吳心源出小像索題時方稱七襄之觴因以爲壽

君今幾甲子華髮貌仍肥風度時無比年齡古亦稀楸枰工覆局麈尾解談圍試去羣鷗鳥應知不蹔飛

元夕飯白雀寺

再過溪邊寺山僧話昔年還家逐燕後出塞憶鴻前勝事今宵盡清光明日圓驚心尚夢寐久客自堪憐

贈吳賓廷武隽會試落第

本是青雲翮翻從鐵裲襠壯懷投筆起俠骨請纓長

說劍干星緯論文解鵰鶚但存猿臂在七札自穿楊

戊申春夜夢故交沈慎菴覺而猶有潸然

與君別五載夢裏忽相親世道孤鳴重交情一炊眞抱余人未老祇憤意何深會灑臨岐淚徐君劍不壁

葛初明郭外精廬既拔山川勝會而堤上一軒尤爲迥絕雨地無地疑若浮舟茲蒲間也題以唯舫并侑成韻

空翠鼓森横山川兩岸清波光蕩題補鳥語亂軒楹虛階疑非屋憑欄勢欲行夕陽忘返棹蛇在有餘情

林居漫興

圭組辭朝籍林泉結隱盟烟茲非巧宦貽厥足留耕黃卷容吾老青山看鹿行閒門疏剡畫鎮日孱逢迎

句曲道中

騁望極川原東風蕩客軒野塘新荇茁深徑小桃繁荒隴雉雊麥孤村人倚門明朝又膝下相見一加餐

送客

失路焉知已春風復解攜紅亭一杯酒清夜數行啼爲與人俱北年同日共西獨歸江郭外寂寞掩柴扉

七言律詩

游惑山寺

爲愛招提深積翠自公雙屐恰清歡閒心偶與風幡
會野性都從麋鹿看鐘向夕陽煞留今香于竹里花
音寒浮生半日撥韓過踏月歸來意未闌

春日與諸友登龍頭山

一從失足漁磯後白木蒼烟在夢中天與江山供傲
吏地開樓閣起雄風南窮瘴海五羊出北眺宜盧九
派通寂是扶輿靈秀處與君今日是登龍

夜起邏王及嚴年丈郵亭中

逢迎自愧津頭吏青眼還欣對友生百尺臥君今夕
意幾年懷剌故人情空江落月涵波靜永夜疎鐘隔
岸清行矣室遐心自邇相思紅樹白雲平

龍頭山新閣成

一片芙蓉開急峽蝎來樓閣敞江天晓檣面面來襟
帶雲物重重入几筵夜月千家金作鑑（山下有鎮）春風
萬樹錦爲阡平生無限登臨興此日憑高自爽然

會勘遇雪

殘臘入春還劇雪繞看飄瞥已鮮妍千林混濙平銀
海一徑蕭騷漏碧烟處士尚餘如足履田家猶說满
年自衛境水無迴駕龐得山陰有戴船

寄沈仁菴新建之任比部

明光特召下江濆孤鶴淒清韻不群月旦只今雙下
榻風流列邑獨鳴琴衙門茂苑餘殘菊仙舃長淮起
暮雲君向西曹稀案牘閉關猶復草玄文

小孤（在山望江而書一出之外主臣）

矗句逶迤欲盡頭忽驚飛柱起中流千峰拱揖臨湮
返萬頃朝宗畫地收解佩漢濱情共遠泣珠海畔室
同幽孤羈已是難爲抱况復江山致暮秋

渡符離新決口有感

聖主金錢今不問行河新拜大司空千檣事馬經過
處萬井魚龍宮宅中落日寒烟孤客渡春風細雨急
流中何時無恙桃花水沉壁由來瓠子宮

東征

玄菟烽火甘泉近司馬單書並道飛十萬樓船凌島
與三千文武動驂騑風高海氣驕銅柱月上寒光照

鐵衣綫帶只今篇將在君看麟閣有恩輝

其二

度遼飛將下明光十萬旌旗列道傍海市樓臺高障色扶桑風日耀顏行敢將醜虜遺君父會取鯨鯢靜跳梁樂浪已開圖業上看君歌舞入長揚

白溝河 宋與遼界敘 夜經戰處

陸沈回首家何在咫尺中原尚漢臣不作青衣來向漢寧留白骨戀邊塵寒鴉落照飛殘壘箇客愁驛渡故津混一只今犁老上玉關無復授繻人

杜友白計部秋夜招飲蓮花池

何來池館亦滄州塞上相逢宛舊遊荷芰蕭疏清暗露蒹葭淅瀝冷涵秋中流簫鼓迎船發隔岸招提旌樹幽華月玉壺相掩映夜深如水坐淹留

獨石撫寓

山川到此亦雄哉遂有屠耆接踵來左衽頻年裁漢綺閣氏紛騈進胡杯塞垣自說和戎利絳灌何妨裘餉才珍重至尊桑上意轅門新見壯猷開

其二

胡越虛聞是一家華夷今見寂無譁朱儒盡入中原譜童稚能吹異域笳胃頻巳辭驕子號那須韶使蕃南誇 虜中呼中國官長爲君頭 書生未有安邊策願得干戚起兒置

濟水堆

千尺丹崖插碧天入窓虛紫蘿雲兩傍檀度索人如鳥鑿石爲樓戶倒懸空有尚餘功德水莽無自現鈔非禪 請佛引山下刻 夜深清磬巖中落萬籟希聲月滿川

獨石署盤松 并序

東巡至獨石則絕塞矣署有盤松生意婆娑雖高不盈丈而陰可半畝柱支四垂如輪如亭視葛嶺之屈曲聳特又一奇也適集維霞遂搆茲咏聊紀窮荒景色殊愧詩人體物云

雨

葛城已報奇種此地還看輪囷材忽有鶴濤清夢寐幾多寒影護莓苔遐荒恨不來秦德雨露欣從作漢芰無限杉松生大漠那能物色到龍堆

其二

客葉重重露幄開虬枝偃蹇若平臺一輪翠蓋中庭
拄半部清商萬壑哀炎景想能銷暑氣風塵猶是絶
纓埃何緣綠樹生花白六出俄看集霰來

贈馬鳳麓中丞

郎節西歸已六年勳名常在未央前期君明主容黃
髮忽報除山道左賢幕府健兒多漢騎轅門老將盡
幽燕鐃歌改是軍中樂須擬皇明朱鷺篇

其二

方略金城刻叛年公曾與平寧夏風雲上谷建牙前伏波眞
已傳家世綏帶何嘗讓昔賢一日旌旗生氣色萬重
屛障壯幽燕賀蘭亦有銘功石白日高懸出塞篇

寄題路乘卿泉響樓

宗少文結宇衡岳室圖名山撫琴動操欲令
泉山皆響君茲樓居山作畫圖顏以泉響求
言企羨

君本高門閥閱裏爲樓常掩遠鄰扉支頤獨把看山
笏取次還忘對局機紅蓼碧烟漁艇出短莎殘雨牧
童歸予家政在金陽下絶塞衍寒未拂衣

馬鳳麓席上觀烟火有賦

家在青雲紋上頭錦韉驄馬向邊州鬪河積雪是梁
華幕偏生花散客愁夭矯火龍銀甲動陸離瓊樹碧
烟浮忽思簫鼓橋上斗轉參横與未道

觀燈

星垣燈火寫昇平萬炬熒煌不夜城漢士貪爲渾脫
隊胡笳清入管絃聲高碧落流萃月隱隱鰲山望
玉京歸到栢臺成獨坐短檠寒焰蕭還明

題撫夷亭

乙巳春登張家口市城撫夷城介兩山中河
流淢淢絶辟下隮之梁以東抵壁穴壁附背
卒糜粳而登西敵以亭外戰則保塞諸夷列
帳其下內敵則膏野沃壤畝可五六金噫此
三十年前戰場也令人有安危倚伏之慮焉
亭故無名顏以撫夷而題詩亭中

天畔孤亭撫大荒笑談尊俎自金湯河流宗漢侯城
轉山勢呑胡入塞長弔古當年餘戰骨登臺此日一
傳觴夷歌翻作安邊曲春暖牛羊臥夕陽

仲春並塞西騖

五十日春忽已過庭樹還看雪作花朔朔節亭無韶景白日蠮城有暮笳漢淚闗來𡨚闗廻吳雲飛處一天遐欲將心事憑鴻鴈陣陣相將出塞斜

其二

黑頭行役年剛壯鏡裏繁霜忽亂浮夜半𦭘書聽徹曉春來前箸忽深秋桑乾淩慣尋常水麒槊聽殘咫尺首[illegible]嘆息殊方空杼軸虎冠有使政誅求

初夏同大中丞張助所燕集曲池

元戎小隊閒中出甸色山光分外明楊柳辭春陰始合桑乾過雨水猶清堤邊簫鼓三雲勝座上金湯萬里城來日行滕又西去對君玉斝且深傾

其二

柳汀莎岸灣環轉短纜輕橈蹀躞牽落照塞巒凝紫氣冷風榆莢墮青錢鼉聲乍起疑江國鳥韻時流似輞川興到不知身似客嚴城壂火夜深還

集雲中城乾樓

乾坤莽盪此登樓身到浮雲又上頭王氣北來龍帝子雄風東去擁皇州弁門歌舞千秋麗晉國河山一望收信美憑闌澆塊壘誰云非土易生愁

將赴得勝堡夷郊闗別張助所

尊前垂柳復垂楊古道征人易斷腸何處浮雲能駐影愁時明月墮空梁山花緩騎貪春望野戍啼鳥吊夕陽此去折箠笞解辮憑君靈寵懾名王

溽暑飛蓋塵中忽憶路氏園亭魚樂

簇簇能忘步屧聲堂堂猶憶跳波淸[illegible]子非魚推讖池中意得馬翻爲塞上行萍葉浪花開

偶合柳風竹月遠闗情五湖更有烟波濶雪裏蘆中一艇橫

自嘲

絳帳青驄自壯游那能景物入邊愁沙場是木名爲海絕塞無春夏亦秋五月四風飛屋瓦十人九弁狎氊裘居然振鐸稱夫子數葦衿裾帶蒯緱

郊亭別馬鳳麓中丞

玉門關外短長亭小隊離歌駐馬聽少婦樓頭楊柳堪折王孫陌上草將青愁無鶗鴂來南國遂有飛鴻度

北庭不是心知如骨日異鄉誰惜久漂零

曉發龍門

豚朧山色馬頭前殘夢携來續錦韉萬里霜飈清漢月數聲笳吹斷胡天雄心報國時看劍志士辭家不記年應有鐃歌喧入塞築成京觀似祁連

贈吳秦州 有序

荆蕪吳丈以名家子斐聲黌校去而從賁郎非其好也意欲得一當以憤發所爲異時如卜太傅輸財助邊耳銓人奇其對拔寘第一

得同守秦州邊庭塞垣胡笳羌管良足發舒憤懣酬平生不足便道里門猶得見故苑鶯花詩以爲別

青袍白馬下明光請得長纓事朔方亭障尚餘秦隴塞威儀今見漢衙官到來天水琴爲伴歸去銅官錦似裳莫憑渭城傷折柳壯遊人已奏長楊

壽吳安節侍御 代家君

埋輪手采昔知名攬轡重看煮海行三輔瘡痍紛起色中原豺虎坐澄清功成同學麒麟閣歷穩廷陳驄

鵲浜已老南極一星連執法野人逢對舉兕觥

送吳道源之任南康丞

寒梅萬樹嶺雲重亞尹新提百里封章貢東來河似水斗牛西望氣疑龍地饒梁稻花名縣政有循良吏是龔横浦驂騑豈無使一枝應得隴頭逢

壽曹斗岡鴻臚五袠

才子名家自出羣湧同方朔隱金門百年上壽今纔半一株靈椿老未言池有鳳毛紛異采花留鴻寶秘玄文陸沈燕市情空遠三祝遙持北海尊

贈趙莘縣趙名國璧燕人 有序

趙丈秉圭璋特達之姿負燕趙慷慨之氣空羣冀北厲翮圖南屠龍技成而無用函牛鼎大以難和遂爾鶩栖馬煩雞割尹墟信乃照乘之遺珠連城之刖璞也余以待詔締此碩交道綣有懷賦寄如左

璧水當年狎主盟君才磊砢信多英扶遙暫閉屛翼珍重終償十五城握有隋珠光自遠臺荒燕市恨難平憐余傾蓋論交晚回首春明思獨縈

送王斗演給練諭官鎮遠

鴻鵠初乎翮未成驪龍有領逆難攖炎荒罷邑孤臣
送高寢逢時一語無敢華白衣稱侍從且違貴詩以
蓬衙同心無限臨岐淚欲灑愁傳聖主名

和酬觀悟巷年丈見憶得韻

寧諭王樹長蕨蕤絕祖今看連理枝題鳥人言毛是
鳳得雄曾有夢爲罷清朝辟定歸公莊明月孫居心
演池瑟犢懸余原潦倒帶聲墜地只兒兒

送龍斗冲歎還東萊

千石乘貂入建章四門咨牧首東方璽書新受藏弓
覗竹馬重瞻賜復光鹿引雙旌春問俗鶴隨孤影夜
焚香公卿亦是循良賞名姓應知到帝傍

贈夏鶴田出賜琉球

樓船高接海天浮萬里乘風是壯遊蜃市朝懸迎使
節龍宮夜靜壓吳鈎南薰直解蠻王倔北極遙瞻
聖主旒爲帝中朝無異尚梯航何限只共球

草堂賞花用韻

蕭疎生計在茅簷春到繁華日日添新綠未遮鶯語
流鶯紅時有燕泥銜落花代發看知蹋飛絮低回語
須知世何必上林枝富貴淵明詩卷一披尋

送許中復諭州淮龍

東南民力近如何竄殘長淮穫韓多去國旦傍前著
借諭居欣傍故園過梅花麼錦傷春頸項樹你占發
舊柯此別賜環應不遠情深無那易悲歌

壽任丘郭大司馬鄭夫人七袠爲伊子孝廉公
賦

八座曾膺大國封長春今喜北堂逢瑤桃瀛海暑宵

稱瑤草滄溟咫尺峰膝有曾玄衣舞綵髩饒斑白玉
爲容扶搖本是君家貫難老相將綸綍重

壽沈石樓年伯八袠石樓待命有詔候封御史

金門待詔幾經春贏得驊銚獻老人餅偕漸看衣似
繡掛觴原傍海爲亭大游閣八方成歲華祝多三弁
此辰南極一星明有關台光相映照新綸

壽賀伯闓太安人弁送伯闓賀先以大行贈父
而行時適遇慶典貤恩有加

將母還將綸綍歸皇華舊傳有光輝陳情泉裏先持

節進秩高堂慰斷機孝似古人能錫類鷁從今日已
稍稍潘輿莫戀鄣園好朝羲于今半是非

壽南康王宜人七袠

蕭蕭霜鬓舊紅顏信是壓寰有大還衡門風經霄漢
上憶陪朱轂矣城間慶曾九日開家慶[illegible]
而生盃指三峰作壽山[illegible]
老萄萄初綵舞衣斑

寄袁吳驛中

河梁折柳復經春羨爾荷衣穩趁身小圃新添幾篇

竹浮山甎看一開人清朝簪笏能無意客部才名久
愈眞我亦東湖一漁長期君他日共垂綸

贈益國華山王

益國由來傳聖業華邸此日更多才解衣登薄江山
此醉墨淋漓風雨來錦執天孫飛鳳彩馬從雲旋虎
龍媒懸知梁苑饒辭客下里難從後乘陪

贈何崐柱太史翁完壹給諫典武入閩

侍臣旌節帶天香三伏驅車暑氣涼星彩遙[illegible]
氣文星深借玉堂茲雙題月旦垂秋實共[illegible]

夜光此去至尊開霽色盈車國寶薦長楊

贈董定所恤部

使者揚旌海嶠行陽春偏照覆盆明鶴亭已息梧丘
嘯馬語空令公冶驚貫索精融牛女度[illegible]郎官
光接泰階平懸知馬首還相憶愁聽前溪曉漈聲[illegible]
[illegible]

百角樓燕集[illegible]

嶢嶸飛閣壓城顛巒翠濤聲骈睨前鷗鷺自閑柔艣
過松杉不礙薄雲還地形原合雌雄水神物應騰風

雨天身亦豊城操一割恐驚波浪起長川

宿茶平驛有懷徐大中丞

十月西風渡漢關江花岸草尚斑斑人家點綴嵯巒
裏瀑布潺湲几席間鈴閣聲靈銷題題玉壺光彩映
心顏朋恩把臂前期遠轉覺離居此日艱

曉發茶洋

明發驂騑山外山客途高下復灣環雲屯馬首烟初
霽峽東灘聲雨乍還轉轂未能淹白日攬轡空自老
朱顏年凶刈穫人猶餒慙愧爰諮職已康

滄峽道中

閩山何處不巑岏回首空歌行路難鐃吹山中成別鶴林鶯宿後作萃覲搯哇層系懸厓下江聞客是蹉樹寒日暮郵亭人吏散殊方獨客坐更闌

壽任母蔣孺人七袠

五枝丹桂鬱相望常與靈萱護曉芳鶴進古希欺正渥時逢夏至日偏長千峰遶宅岡堪祝衆水裘流澤未央慈訓昔惟文母似鸞封應且佩鳴璫

其二

綠蔭垂垂覆四隣高門喬木氣鮮新索山朱實同懸斗瑤島青芝若巨輪最是薰風來永晝偏宜彩袖舞長春滿堂賓從多珠履善頌如雷酒似津

閨怨

珠烟斜日織林丘樓上離人送遠眸君黛曲攅關塞恨刀環空結夢寬愁枯來針線渾無賴欲減帝痕不自由明月灣灣又穿牖憑誰寄語到邊頭

登焦山

江雲浩蕩江風高落日魚龍鬪客舠萬里征洞乘到海一尢孤柱忽封濤帆檣影落僧寮寂鍾磬聲隨天籟號千載伊人耽一壑入門何處有塵囂

題蔡虛臺髭恩卷

夔龍躗轂紫宸斑湖海蒼生盡解顏圖畫甫披春睍睍桑蘇萬井晝開閶於都天語覃恩渥照耀金章代舞欄北極星辰行曳履已留棠樹滿吳山

壽萬友溪九十

丹楓黃菊映清秋南極祥光午夜浮萬石諸宗高祭酒一經雙壁遠貽謀武公詎許人稱耄伏氏猶嫌骨未遒溪外青山相對老笑拈盃斝拉羣鷗

壽吳仰玄七袠

土風誰是眞陽羡德度今稱古太丘累世衣冠高閥閱滿園花木傲蒐裘荀龍下食堪孫輩海鳥忘機任拍浮春酒春條相對綠春光偏照老人頭

壽王母許太姑九袠

七十猶稱古所稀九旬今喜到慈闈河東昆季俱黃耇膝下孫曾盡綵衣少日紅顏誰及見老年華髮貌仍肥流光屈指重周甲婺彩瑤空朗夕暉

秋杪寫懷

一夜清霜萬木凋蕭條凉景入林坳惟餘籬落幾叢菊相對江楓點寂寥鴻鴈爭投粱稻處風塵寧爲稠羅招脩然歲晚蒲團上靜看穰穰夢鹿蕉

壽伯母七袠

青鳥朝飛冬日暾朱顏白髮映柴門廿年歸鏡孤鸞影再世牽衣舞象孫晚節不殊霜後檜韶華新齊雲中護帳前羣從俱華髮卅載還持百歲尊

怡菴萬八丈非遺世者而不役役於世涉世既久轉欲息機改號所如永言以贈

君懷落落一虛舟卅載交君意氣投世事坐忘同面壁人情閲勘等浮漚戶從蛛網塵侵席徑任苔荒客有褒我亦乘流隨坎止敢將機事問沙鷗

讀熊掌篇有述

白帢青甎一腐儒歸來丘壑共題愚并吞六合地難盡歸去一杯誰與俱肯爲兒孫披馬走須將名姓附羊屠萬鍾簞食分明語彈雀空亾袖裏珠

閒居

隙裏居諸能幾何鏡中容髩忽雙皤雲霄事業隍蕉短老大情懷水竹多燕坐雕梁甚侶伴鳥來庭樹亦笙歌盈虛消息原如此忝竊頻年我更多

壽安翁七袠

春風高蓋動滁亭日月光華道路生曰十齊翁（壽歐陽公）（主滁三十餘）醒太守七旬爲壽辭堂廟文章節義俱千載宦蹟勳名偶一救元老致需持國是幾人翹首望台星

早春石亭觀紅白梅

素顯紅英相間開春風猶未過條枚壽陽淡額唇朱映和靖幽棲酒量來寧放彩霞偏照耀月籠清影共徘徊暗香遞送渾無別騷客評章莫謾裁

題許纘吾晚翠軒卷

清泉紅樌響魚車一徑逶迤處士家三畝半宮黃葉滿五旬餘事白雲賒吟甜池草供春興社散隣翁送日斜歲晚何妨霜琶甚庭前叢桂幾枝花

同青圃南訪蔣中復山莊

有客初懸艾車芒鞋同踏白雲居半溪鷗鷺參分

主三徑衰年一屬予天淨星河搖曲檻杯深風露濕
輕裾倏然一榻松筠裏朝日團圓上綺疏

贈劉受初趂與聞訃歸豫章

是處青山入壯遊片帆五兩向南州青鳥欲啣悲風
木白雀歸飛泣露揪豈望至尊臨葬地偶憑玄鑑得
眠牛期君春日携雙屐滹國煙巒望裏秋

題龍溪卷

千頃澄泓一鑑開潛夫卜築傍溪隈波光涵潘藏靈
變雲氣豐隆護棟榱百畝躬耕供伏臘一經貽穀憲

風雷曾携小艇村邊過花艷書聲動草萊

題蔣笠滹椿臺玉樹蘭徑梅花冊

謝階貽厥長孫枝青玉扶疎春日遲藝似三槐垂奕
葉花同雙桂發蕤蕤一株老幹成千古滿眼瑤華照
亞遠共道瓊花能卜相請看庭樹色如珙

其二

九畹春迷動早梅疎枝繁蕊照琦璐上林紫帶垂長
綬（西京雜記上林有紫蔕梅同心梅）靈苑奇英占百卉（[illegible]）
木清韻共君相挽映孤標傲歲獨崔嵬公在多少

調羨手爲有青青一斛梅（范汪能致梅百斛）

壽企南伯八袠

八日風光百穀妍八旬耆耇一宗賢曾隨遠宦楚江
甸獨守遺緗度歲年抱甕漢陰新雨後開樽洛社好
花前丈人筋力今如此應向紅塵得大還

七言律詩

排律

凍瀑篇

古未有賦凍瀑者關塞高寒始得見之夭矯

玉龍從天而下亦一奇也得排律十六韻

從來飛瀑勝凍瀑愈爭奇玉筋璁瓏下氷篇詰屈垂楊貴妃見篇留髮結呼爲氷筋胡天看倚劒漢月晃凝脂紫翠分錯
照蒼黃界路岐質堅如可渡光瑩若堪窺洞戸虛生
白風塵杳不緇瓊龍騎空出銀漢結高垂遲遲霜敎
徑沿徊壁旋規扶桑初旭射合浦萬珠隨若射差能

並瑤池已在茲迎秋先履薄涉夏始流澌嫓之壺芬
映猶餘丘壑姿清稜聽轉借岑寂韻相宜問俗驚寒
早褰帷入望遲天台空有賦身已到峨嵋

玄宮鼎榆

雲左高寒鼎植榹榆生之鐵盆之上厥産榹

喬杳不知其根荄之所託也霜雰弗萎熇烈

弗焦咄咄怪事歌以永言

絶磧榆名塞孤生鐵作根瑞煙深翠葆高尺臘塵喧
枌社情猶戀雲霄影自誇白榆星名五銖紛點綴百和借

絪緼秋葉霜難霣春行火獨焞于罏答鐘磬頂禮慣
刖昏社櫟形空大塗樗質僅存鼎彝堅自託鼎盖也
鉉迴爲援森肅傳金氣扶疎浸月痕東陽雖倨褻餘
景轉蓊軒草色悲胡塚風光望玉門自傷終遠道婁
結不堪論

夢得遊子瞻雲二韻尋得旨入塞時

皇長孫生肆赦遂續成之

遊子瞻雲日金鷄放赦年春來雙白髮歸去一青氈
不易三公貴將蕪百畝田厠牏躬浣滌几杖日周旋

扣角晨歌短拖書晝腹便騄騑臣力憊魚鳥主恩偏
慙擊中流楫空吟出塞篇乾坤寧枚蕩康濟有時賢

壽吳漢源中翰六袠

每憶承明客焚魚臥國山冊成開歲月紅駐舊容顏
甲子須臾過朞頤次第間碧筒持作壽青鳥未應還
花蕚宵衾合琳瑯舞袖斑東方避金馬南極謫塵寰
翻恨離尊易因懷會面艱清秋放征棹游思到朝班

遲王錫游泮湖寄勉志喜

爾母吾同氣別來情轉殷爾名欣在泮吾意慰離羣

聖少伊始三冬膏可焚道惟謙受益性以靜爲君
仍須慈翊男詒謀自典贊願言端幼範愼勿負庭聞

將赴雲中別康驃漢特驃漢有遴左之命

蘭署延三益同心得友生行邊分廟畧回首戀交情
遴左烽尤急雲中寇甏平若謀深夷餌吾意愧纒嚴
目虜須史洞胸兵十萬剪東人驚小范西塞借先聲
笳吹秋吟苦旌旗暮色横河山神自往氷雪鋭逾清
共道雙飛劒中宵一樣明願言各努力愼勿負初盟

益國華山殿下工詩善畫六法既精與貴尤破

來索總仙集叙率爾賦贈

聖代多麟趾賢王自鳳毛昔年鴻烈解今日藉疏毫
傳國餘黃卷承家是赤刀有言皆漢魏無賞不應曾
白雪工玄晃朱門奪錦袍塵揮無勁敵鵞換有精豪
下士開梁苑親賢設楚醪江山供點染花月極風騷
愧我非工瑟因君得報桃何當曳長裾清賞來家劉

陳岷麗老師監軍海上賦寄

聖主垂衣久殊方叩闕同震隣聞小醜溝伐示兼容
魏絳謀翻誤中行技亦窮三旬猶逆命六月始車攻
將閫華夷寄軍儲水陸供北來飛破浪東去倏乘風
帝重行邊選人推蔚蜀工請纓恒躍馬持節甚臨戎
番漢旌旗下鯨鯢指顧中霜威栗短戟劍氣欲長虹
海若先驅羆陽侯自避驄祈連雲外迴京觀日南空
出塞鐃歌麗還朝露布雄古來文武業不數伏波功

五言絶句

愁

漏長孤枕畔臥覺百憂煎強起探書笑寒燈更悄然

其二

從來依骨肉今日始知愁但是南翔鳥嗷然望不休

愼懷歌

不食復不語徘徊復徘徊日日登泰山行見沒字碑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妾病日纏綿相思盤意懶三起復三眠

鎭上人閉關五載似乎頑空作偈問之

弁門歌舞罷閉目不曾看何是西來意空房見藥欄

杜門

歷落風前菊蕭疎霜後花自貪秋色澹恐亦自繁華

其二

郤掃晝無事耽書晚作朋月窺疑有約一榻冷如僧

其三

槐國官方罷梁炊客已醒靜看朝市閙轉覺世緣輕

其四

獨夜聞征鴈西風憶釣磯便歸秋已過辜負鱠初肥

宴坐

獨坐心如洗平生檢點眞昔賢慙紀渻種種是名根

閨情

五更寒不禁霜月弔啼烏剩有征夫淚都從此夕枯

阻風

頻作鄉關夢神歸已棹前如何尚留滯空數北來船

夢登泰山口占覺而續成

躡磴超雲霞捫蘿歷星斗天風吹衣輕轉覺精神抖

其二

一望入蒼莽川原若畝澮渺然與三山雄心與[illegible]

七言絶句

台遊曲

青絲緩控紫騮纏白面誰家馬上郎若此歡容未爲麗歡今買笑在何方

其二

花明錦燗台遊場賭勝揮金年少郎人羨儂歡應似此歡知儂有鐵心腸

劍水別仲氏

綠水斜涵紅葉秋青山遠映白雲暮江干揖別獨歸

來鴻鴈在天蛩在戶

宿桃山

敗柳踈林返碧烟馬頭山店小橋前逢迎自說新蒭好倦客長途且醉眠

郊行

澤畔行吟向日斜可憐紅葉映黃花蕭條已是傷心地莫話荊南天一涯

送蔣笠澤南還時余方有雲中之命不待歸

送君斗酒載春明無限王孫草又生何事子規相喚急那宵夢裏不南征

其二

七年楚水復燕山愁望吳門是玉關往事於今渾忘却舞衣偏記舊斕斑

將赴雲中別史武驛

君去三秦我北門驪歌驚淚不堪聞到來塞上孤鴈欲寄相思恨失群

其二

羨君聲價美琳瑯問俗西來十萬羌看取漢家麟閣

上功名今日起河湟

陛辭

獨持龍斧下明光四牡騤騤出塞長慚負君恩真似海敢因行役罷封章

其二

纖塵不動六街傍共識青驄白簡郎漫道霜威飛暑路眼看當道有豺狼

邊情

黃雲漠漠漢長城戍客吹笳傍古營秋至一般聞鴈

處試鄉今夜擣衣情

塞下曲

黄榆白草湯悠悠砂積猶餘漢獨樓不上居延城上望那知羌管易生愁

其二

胡兒入市舞跟蹌半買胭脂半繡裳歸到穹廬醺酩酒線椎紅粉鬧新粧胡婦椎髻謂之線椎胡俗貴婦市多臙脂

其三

蹣跚胡女列成行箇箇能吹鐵口簧不脫茹茹姑姑聯點額千秋萬歲祝君王胡兒受賜祝朝摩頭婦不脫帽盤膝坐而點頂

其四

胡粧亦自學輕狂不怨燕支入漢疆怪底陰山多渠子畫圖莫更有王嬙

明妃曲

春色那隨出漢關胡霜日夜點雲鬟縱令郎主恩如海不及君王惜別顏

其二

金屋偷疑風日妬驚沙馬上若爲生弁將舊日長門淚寫作琵琶曲裏情

其三

翠華咫尺無緣見萬里來傾冒頓拔自是紅顏應出塞肯將圖畫怨今生

其四

一從恩遣陷胡塵南雁飛來始識春怪底子卿非奉詔空雖孤負漢朝人

其五

肯將漢骨葬胡原恐悞和戎負主恩自歎那如秦結了悔隨兩去作番鬼秦結了蜀人能言吏胡貫三府後漢角也不從夷地遂資死

楊妃池妃父玄琰爲蜀司戶妃嘗墮池中在今灌縣

玉環宛轉水潺湲髣髴凌波仙子還自有馬嵬埋艷質肯教魚腹葬紅顏

小瑟水園寺寺居桑乾桑源於金龍池水中而鄧公祠在其上

菰蒲深處綠成陰水樹周遭灌木森不信滄洲移紫塞何妨攬轡便抽簪

其二

水國孤寺一僧多竟裏紅顏迴不過唯有幽谷寄白
畫閒持貝葉坐青莎

其三

觸暑驅馳赤可憐披襟蘭若水中天何人忽渡桑乾
去此日臨流自爽然

其四

日肝駱駸又撲塵波光廻首意逾親林香岸冉花無
主谷響雲鳥送人

春日偶成

雨餘山色深於黛林外斜陽郤半樓乍聽砧聲春亦
急猶寒花意艷還愁

送李九嶷司理遷判汝州

君去柴桑三及秋至今人憶李江州琵琶亭畔鉤簾
處峴首登臨未是愁

其二

壘綬威遲豈厭貧青衫司馬自文人汝墳亦是周南
地蔽芾今移江漢春

贈攻醫鄧生出臨武林稅課

春明郤掃集方書羨爾神經肘後備攜得杏來林是
虎六橋花柳艷爭如

其二

年來醫國是何人百萬瘡痍頷轉顰莫道豎門司計
少一分寬處萬家春

折楊柳歌

歡如飛絮妾如楊去住無憑枉斷腸縱有轉還心不
定明年依舊復飄揚

子夜歌

曉逐西征暮向東月光往往與郎逢願郎心似東西
月日有分離夜復同

寄題史武麟立嗣卷 有序

武麟年兄逾壯未舉子立從子可畏為嗣諸
父母以為可於是告之家朝見之廟士矣余
舞覩之邸中眉目頴秀可念武麟撫摩提命
之逾於屬毛離裏戚戚一毛慶門三秀長發
厥祥端在斯乎尚其勤學砥行以繼書香絕
麟武紹休前人之光烈爰賦二章以當左券

異時吾兩家子姪覿弭相遇於四方出斯卷
為賛敦世講焉
紫荊庭下美婆娑萬葉千條總一柯移取西枝接東
幹春風依舊好花多
其二
家是河東累有聲事是明月舊交珍即今三尺寧馨
子便是千秋啓佑人
朔州道中
欲解征裘忽憶花慚看風土似中華依微樹色孤烟
直矮屋荒垣三兩家
瀋陽逢董銘認
折柳那堪秋復春班荊俱是客中人吳音初得平安
信轉寄平安報爾親
其二
佩得吳鈎向朔方壯年驄馬意何長君看今日還鄉
鬢點點猶霑塞上霜
過邯鄲
日晏驅車古道行依然枕上一盧生自從炊熟黃粱

路記取人間柔栯邊

少年行

窄袖深鞋古樣粧春風難入少年場君王好少臣偏
老肯借靨眉尚作郎

送杜友白計部赴莊浪

東海西涼萬里餘送君秋晚借離居玉門關外天將
盡鴨鴉空傳數寄書

其二

野鳥黙羊草具腓祁連山下雪初飛功名今日湟中

起斬取樓蘭渡漠歸

得家報

毋樂高堂兒皆萌眼前萬事都已足只少掛冠神武
門金鰲山下歸茅屋

閒居

獨上層樓豁兩眸乾坤納納此中收天邊孤鶴橫空
遠江際群鷗逐隊遊

七言絕句 終

雜詩

秋至 廷文

久客悲秋早庭前愁影疎酒盃浸澳滿清夜枕床虛

睡起 廷文

碧窓驚久睡亂風颭高松隻影對寥寞斜陽度遠壁

促實酒妻再寄 廷文

鸞鏡塵封畫匣鈒髮雙單歡情失短夢轉側思辛酸

促酒答妻 廷文

參差度鴻鴈綿邈隔河山替君誤容髮照鏡悲嚴斑

五雜俎

五雜俎繁花鳥往復來相思幾不獲已文成毬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月生魄半白半墨日政倒腷腷膊膊倉鼠
食磊磊落落丈夫臆

離思千秋歲引

花作紅泥春殘綠樹柔情此際渾無語如何歡又天
涯去柳條肯綰綠韁住馬猶嘶人不見天將暮獨到
畫堂誰可訴雙雙紫燕眞堪妬縱是秋期能不誤朱

明九十還難度繞愁腸驚夢眼長亭路

靈蘐閣集卷之七終

靈蘐閣集卷之七

陽羨湯兆京伯閎父著

啟

上陳㫬麓老師

某賦性戇犢抱才歷落雖局卽居鄉稍知自好而司章吏事殊愧通方類悉不諳兼豈在蠱敢肅任勞任怨實則多釁多愆自甘彈斥豈望嶒嶸恭遇師臺總承殊聯本以衝疲之故稍寬假乎下吏乃以寬假之故覺有當於衝疲投杼不加白眼露章携置青雲誼切同心永矢在三之義遇叨國士懼貽拔十之差素節邁馳丹誠遐繫臨岐容諭雖骨月親而難埒當路垂情如陽春去後猶溫謹獻蘋蘩用伸芹曝

與麗畀二同年

文星廻斗北分來紫極之光錄綬入江東信是蒼生之福芳流百里榮及同盟恭惟年丈簪組名家文世冑早膺宏抱胸藏萬卷之書月吐雄才筆掃千軍之陣躍延平之龍劍初吐奇氛試三沵之牛刀遠聞

吳績想吳中佳士爭得家傳知江左遺民盡蘇同手
如弟者朽樗陋質襪線短才杏園之賦分題悲將棘
手花縣之封各試竊欲甘心顧凡雖抃躍恭尚稽遲
乎尺五父母之依將其天只兄弟之誼君謂我何
貢短函恭賀新社

與周瑞州太守

春暉從次榮騰熊首之轄星彩移精光燭珠頭之宇
祥鸞舊浴風驥新馳肱郡增雄屬臺戴肅恭惟臺下
名閥鉅公清朝碩彦文章冠冕蓮榮手二陸清華與

鉉箕裘疊彩振八荀雅烈譽隆紫閣照委丹扸節使
星纏攬凰山而前集壤童覓壓豈鳳棘以云依議矢
台端頌爭輿衆咫天北極九關之鴻牘雲飛大斗南
分千里之鶯喬午轉堂皇載色禮部傳譁件枯潤於
江花移陰羣攺寄恩捡於畦麥動地岐分菜關葺能
才風塵下吏明震在望幾嗟元禮堂高芳躅進膺
覩麼蕃梠近雖薪蒭云薄寧揩艾桂之斤而管蒯不
辭貿托蓫麻之庯敢緣無鄙用布恭忱

謝江右舊上司

伏惟台座以門鉉深資握江藩重寄寔迺翻辰總維
屏之託爰俾股肱流分陝之仁獎別風凊匡廬生色
抵懷士頌彭蠡流恩凡在遐觀遐聽之徒莫不嚮風
慕義矧茲日照月臨之吏曷勝加額鏤衷竊以深培
得從優叙雖恩命尚懸諸未定而品題已藉於先榮
是非捐糜遂能稱塞惟有砥節所以酬知芹暴之私
未敢遐將於下屬汗潰之水徒虔微款於朝宗敬上
空函聊鳴謝悃懸旌慈宇望切鈞陶翹首台光氣連
牛斗

賀夏仁吾

恭惟臺下保釐澤渥二朞寵錫榮膺九命纓簪世及
金紫追崇此眞孝慈之極思而光裕之巨業也門墻
舊吏頂踵知恩遥望三台恭馳九頌某徒步長安屢
穿東郭待詔金馬飽羨侏儒大典肇稱普天同慶獨
淮陽股肱之吏抱滿堂向隅之嗟所灌夢入維熊遂
爾珠生老蚌且　覃恩一詔猶嘉惠雙親異時償得
入承明之廬高堂或終有豸繡之望甘投奇蹇消受
光榮惟希南國飛旌早叓中朝賜履汝臣有幸鴻業

無疆

上劉復齋老師

寅惟師臺五百應期三千樂育兩朝文苑啟沃功高一代鉅儒楷模望切經德不回屹立清時之砥柱老恩維則低徊白髮之親關綠野堂中南極星輝台光並耀青門園裏北海尊傍與影相將名並三蘇里稱萬石樂極天倫之盛際蹤遺塵世之芬華某等識故吳蒙價同燕石荷哲匠之兼收致小才而大用三載陸沉金馬鷄肋依栖一朝蹟混臺烏豸冠忝竊譬驚

駒之服駕愚負乘以貽羞幸師模不遠於宮墻望門蘄毋忘乎提命敬旋微悃仰候台禧

謝夏仁吾　王太蒙

下走辱台臺一盻之遇國士十年於懷君子之交淡雖若水知己之感古實云深是以落魄都門不忘嵩巒之志濫竽法從翻增尸素之憂須求短疑亦知難拔要以舒感憤於平生付公論於天下而已至於廟堂大體國家吃緊實未測其津涯竟有同乎盲瞽司南若企於羹墻呼籲冀勤於提命敬緣辭便聊謝湧慈懇知大雅必在包荒故敢獻一芹於至尊走千里以鵝毛者也臨風九頓曷任瞻馳

答李還素

門下秀發崑崙靈鍾鵬嶺摶扶搖而直上早存出納之司虔金穀而若縮久著公清之譽爰從輿望出宣大藩百粤澄清水壺映徹五羊蔽芾棠蔭晏安秩轄句宣花對紫薇之署氣凌牛斗光生龍劍之墟淘士論之咸歸知內擢之伊邇生才如短線學匪適方符筆承明濫竽法從勉自奮於封事間亦見諧於行西

泰山之勢方張孤豚之鳴莫遏行圖休沐少遂狂瀾毋懐山斗之馳實抱淵躁之皐恭承雅念遠賜寵將九頓拜命之辱千里匪室之遐

答楊小林制臺

西北重關實壓聖神特簡華夷一統緊惟元老宣猷搢紳共仰勳名攬轡欣依幕府恭惟臺下爲國寶臣作時砥柱禮樂三千共道清朝黼黻河山百二今看絕塞聲靈鐵騎屯雲荒龍堆之細柳金戈耀日鳴鴈塞之青萍鹽澤肅清幾無蠢慕玉關金闕賚有呼韓

恭衛無俠骨徒有雄心紫電清霜風御禁中之頡敕

清風京月來臨塞上之范韓虛懷而俟下風實勤同

欽同心以宣廟畧敢冀提衡

答黃綺石計部

足兵先足食主計良艱理財在用人出納宜乎吝可

不宿怨奚可責之綵每一方必行耳裹糧乃可使之

宜咸萬里寅惟年丈鼎濟真才經綸巨擘六年裒錯

安仁花滿金沙肯退聖蟄于戟琴命鐵囊從乎叙

儀晉度支上谷風烟溶更歲月嚴關鎖鑰亟借幸歎

籌畫永存尚有馬騰士飽之慶聲靈漸遠已起東規

西突之虞弟將出塞兄適還朝把臂片時慨別離之

易臨風浩歎知合并之難方在倥偬未皇晤問遠勤

垂注遠荷篚筐明德在懷涉高秋而挾纊清揭若覿

把華札以廻環

回袁節吾計部

晉國河山青稱天府鴈門昆塞今號衝邊自非特達

之英曷任韓範之寄恭惟老年丈臺下作將砥柱爲

國賓臣一片氷心長與玉壺瑩徹數年[illegible]道[illegible]

影翻隄襲朝班來司塞餉盖緣藉甚度支之譽故

爾屈君金穀之銜倉鼠狐駆除殆盡民脂國計籌

筴無遺用使士皆超距馬不相齕以致烽火有開胡

兒秋遁自昔標名麟閣無先轉餉關中有如今日之

賢勞蕘與當年之休烈勝此宣雲二鎮實稱唇齒相

依値茲醜虜跳梁實藉威靈變化恭睨下走彳間台

安秋氣漸深眠食自玉

回稅監張蒼崖王岐山王節菴

門下珥貂殊寵深禁高流一朶紅雲捧玉皇於天上

九重丹詔求民瘼於邊陲當此邉通並因之秋咸知

進退維谷之意生殿中法從柱下聽臣被命而求同

是急公之佐聞警以後兼懷退虜之憂敢不戮力以

同心不至瘠君而剝下敬獻汙潢之明信用酬瑣效

之先施

答張蒼崖中貴

門下職司禁近識度端詳蹕奉　命出疆上慮權今

之務乃求民隱瘼寧爲竭澤之漁進秩加恩已荷

一人渥眷仁心義問不來百姓胥讙生昔在都門已

知賢者茲來上谷愈仰高風擎節中流竊抱澄清之
志埋輪遏徼將空豺虎之羣幸有老成相爲表裏
異同心共濟體　九重仁愛之心令厯界終貽先塞
奠安之慶

回劉徵菴中丞

神京肩背咫尺漁陽帝室股肱頻煩國老允惟緯文
緯武之傑始壯安内攘外之猷毋若台臺借茲鼎鎮
光弼軍中倏變旌旗於一日營平塞上坐銷烽鏑於
三秋幕府射生時看雲中鶚落材官超距毋驚翳裏

肉生仰紆西顧之深憂佇倚中樞之重寄惟茲上谷
實在下風末照餘威潛奪左賢之魄奉令承教幸埋
絶塞之輪敬用起居聊陳篚篚台光伊邇魂夢縈環

荅白夢山中丞

鴈門關塞直引諸邊上谷風烟遥遥晉鄙是惟學士
如錯犬牙幸爾長城居然右輔詎期㴑服遽返壯猷
恍失南車情深西望班定遠玉門生入應知父老攀
轅趙營平金城久旋猶使羌胡獻款堇盟鷗鷺終盡
麒麟行矣風霜漸驚寒序勉旃餐飯珍重長途

荅張助所中丞

盍聞古人賞不踰時使知嚮善之利速聖主功無惟
重其爲礪世之權敘况廼崇勳揭日月而行何意六
賢歷歲時之久加祿賜金僅沐尋常之典焦頭爛額
反叨殊異之恩已是功高不賞何圖寵至若驚信忠
臣之爲國吾其先而君子之論功君其後者也㐲惟
咨借所常未展於當年皇鑒揆留畀茲應虛於異日
須爲加額聊切同心

賀周懐魯中丞

南國旌幢　帝廑撫綏重寄西臺節鉞人推經濟名
流欣承望外之雲霓髦整禁中之頗牧恭惟老公祖
臺下作時砥柱爲國寶臣傳世文章藉甚兩朝清譽
驚人手秉允惟獨坐高風握藻鏡於士林共道人倫
氷鑒樹風猷於栢署猶懐先進與刑用彌作舟久繫
蒼生之望建牙分陝𨶹褰白下之帷士論咸歸頭爲
吳儂加額　宸衷簡在應憐澤國疲氓某識不逼方
才非適用偶承臺匱于役塞垣既不得從縉紳之後
執贄長安復弗克隨父老之班前驅梓里惟有寸心

長依匡棟聊將一縷馳獻美芹伏冀憲節遄臨早慰
東人之願征涂珍衛不勝司注之私

賀寔理巷制臺

騤舌崇階肖履切星辰之上寵樞重寄行邊專鎮鑰
之司華夏騰歡緋弁動色恭惟臺下岩獄元老分陝
股肱兩度臨戎共道汾陽免胄三年護塞已看克國
疼羌　帝曰休哉釋子東顧爾其往矣晉位中樞北
門尚滯萊公致詠契丹之使中朝已相司馬戒生邊
境之塵威靈赫濯允惟萬里長城聲教旁皇遄作諸

邊壯氣聞風踴躍慕義激昂聊申獻曝之懷并上還
朝之祝伏蕲珍攝用迓崇嚴

荅蹇理菴

國家君重馭輕肩背所懸於絕塞都護臨邊拱聞股
肱整事於登壇漁陽樂浪傍天山而瞰瀚海者數千
餘里名王酋長受漢索以懷戎心者實繁有徒爰咨
國老之番番來鎮巖關之翼翼秋風笳管肅無驕子
彎弧春雨犁鋤惟有牧人驅犢不獨劃門咫尺聲靈
盡消反側遂使邊左數年殘破頓爾升平疇圖勳名

此月自堪千古玉門歲月倏來又甚三年乃詔司勳
俾旌殊績折父班進九列旄頭光迫三台總戎新掃
侍中貂笄其裘襲寵持節今為大司馬奕葉承恩耶申
加領之懷忽拜報瑶之錫貯看劍履依稀日月之傍
翹首旌幢旦夕雲霄之上

回霍南濵中丞

揄塞龍門獲共紀綱而稱儀氏期驍嵜倡膺異漢以
均勞政蹈踏以循墻荷芬芳之噓哉恭惟臺下夢日
家禎騰雲鳳瑞目虜三川西破羌胡之膽肯兵十萬

北犁可汗之庭築京觀於鳳林勢逼祈連而並聳儼
圖形於麟閣名隨冀闕以同高久馳分陝之威靈髭
借膺戎於鎖鑰秦關晉鄙負成萬里長城代郡雲中
盡入專征四履已見佚倆鼉漠遊魂假息於窮荒致
令白面書生拱手受成於幕府方欣流潦之得朝宗
個爾海溢之承晉緯馳驅既倦尚懷息駕之無斷寵
脫遄臨忽拜鎮庭之有爛瑶華瓊瑰應知報稱之難
與聯美芹聊藉展勤之獻

荅蹇理菴

恭惟台臺以豪杰不世之姿運文武兼資之略勲望已齊日月威名尚借殿庭雖云鎖鑰關門是以萊公僑虜使何似阿衡朝宁坐令司馬走夷王居指人才雅有靈光殿在馯衛世故那堪野渡舟横自緣輿論攸歸敢獨汗阿所好恭馳驅榆塞忽逆赤年荏苒瓜期量移海國懶意已肆棲南嶽望賑乃雲容回抑重衙桀頒仰勤軫注齋拜手以登嘉結臨風之延遊

賀楊小林

恭惟臺下匡時叔虎命世夔龍學術文章共萩穠袢

之山斗勳名威望久爲社稷之干城人倚阿衡　帝勞分陜鎖鑰關門者雖五載起居兵華者已念年千里封疆奠安磐石萬群醜虜喘息遊魂功在生靈有永凌烟之日月賞惟彝典猶掄出塞之歲時再陟青宮久滯鴻漸於玄朔撰留皇鑒行看鳳下於黃麻等在巽陶寶渫蹻躍弁舞兕歌將共與滿而作頌芹意縣志聊同野獻以爲歡延望旌旄轉深側注

賀楊小林　壬辰原月十二日年十八旦辰

嵩高神降五百年豪杰以與天壽條年八千歲春秋

始逼群殘祭載頒滿華夷恭惟台臺式敬長我王國純佑惟命實商朱芾瑲珩暨借禁中之額收天山定箭其欣塞上之甕龍來享來王有幹有年齊夷漢仁壽之域如岡如阜不騫不震綿國家有道之長值茲丕極泰來之際政是球呈璋美之時對氣交霜松栢偏堅晚節暗香爭豔臨梅巳足調羹五十登壇其道紅顏元老三千結實相看綠鬢神仙聊持非濱之尊敬致南山之祝多福多男多壽自登迓作華封宜祿宜民宜人青海遲同川至

答張助所來賀

伏念恭江徼孤生荊南孱子蔦蘿裒施雖亦陰陽之託質蚩蚩長楚曾何歲月之有知望秋先凋巳黙清霜兩鬢見月而喘勞思赤腳層冰幸來絕塞謂快高寒何意左貂之扇屋遂當三伏以馳驅對景如焚無生可樂台慈結念羈人流輝彩筆甫烏朔翮似降西方之駕瑣華韡韡疑分東海之桃四十無聞翻嘆居諸之不埃半生塵擲徒愧面目之可憎補劓息黥恐非長生之要訣剖脉著節敢希金鑑之明規肅使以

根用康給餉而奬剔風清三　輔　沛隨車之澤督
屯而廢興黎舉六軍懷挾纊之恩開壽域于邉垂武
算躋于計府共身羈上谷心切台垣未暌東角之家
遠拜賜椒之寵捧琳琅覺腸泰可掬承筐篚光景
無邉三薊登嘉九頓鳴謝

與督撫　端陽

彩簇晴雲榴火紀盛陽之候祥開甦月蒲陰轉新千
之輝緞鬚垂而日影方長龍火中而天心合正慶茲
嘉景允屬昌辰恭惟台臺絕塞千城北門鎖鑰槐庭

髮皆爲緒戶剖蒲簾盡屬大家猜角歸琛不用辟兵
之繒酌杯上壽何須增歲之符嘉節屆於中天幸偃
兵於清晝五莫開瑞葵曈曨旋蓋麗雜雲百草鬭香
名簇簇綠旂呈杲日某欣逢令旦歡矚高風團扇鼓
綃書屏文而紀勝赤符神印穿金縷以攄誠爲草偃
于舜風擬葵傾于堯日愧茲不腆虔致微悰

與戶部　端陽

榴霞紅巾璀璨未明開麗景荷禁紫蓋齊蒸生氣紀
芳辰綠樹陰濃仰叨餘芘紅芳香遠竊慕下風恭惟

年丈作時砥柱爲國寶臣執牛耳於詞壇銜宮扇朵
握鴻籌於邉鎖叔隷蘄曹九府克丞蔚經邦之王計
六軍宿飽壯敵愾之先聲屬大火之方中正薰風之
入慕梘階晝靜名花綽約待時開寶閂香浮好鳥蹁
躚當座舞庭懸艾虎家樂太平之年酒泛菖華人醉
天中之節某自惟譾劣原覥光華懷屈子之精忠式
陳楚粽陋田文之豪舉敬進堯樽扇縷攄誠印符紀
節伏惟鑒納無任寵榮

荅總督撫院戶部　端陽

青園列嶂梘楡蔚蔚映堯天綠遍芳洲杜若依依披
舜日菖華泛酒千家齊醉昇平楚粽傳香萬竈咸歌
景福竊念某徒負激揚之任慚無振肅之能綠樹陰
濃仰叨玄庇紅芳香遠竊慕下風龍鑑無私令照乾
坤俱作鏡鸞陂已廢放生江海盡爲池賜並玉壺水
豈靈符神印之可擬德茂金莖露何長絲綵葛之能
酬捧寶軸之雲來荷珍遺於日下采絲續命艾虎分
咸九頓登嘉一言申謝

荅楊致吾　中秋

運屬商中秋殷盧宿望哥澄映一輪閩塞同明桂影
婆娑則序寒光獨皎恭惟台臺氣邁沆瀣宇涵泱滲
道韻循爽圓落萬川之影德威彈赫若生九塞之寒
處金穀而不繼門如市心如水靜清秋夜藝行月奇
霽風新光景值清華神倚蕭爽悲知清賞無限好懷
其絶塞羈人懶對樓頭之月悲秋客思愁聽夢裏之
笳孱念孤棲不定棟枝之越鳥遙分朗照猶驚易蟾
之吳牛拜德難酬臨風轉結

與楊小林 中秋

編惟秋半邊城愁深羈旅商飈蕭颯掃氛埃而推上
水輪雁翩聯翩引客懷而飛揚炎服頻遊天柱廣寒
空望於旋霄日斫桂根三窟有慚於編斧惟有同心
之侶時深對景之思澄暎八荒期堅與寒蟾共潔汪
洋千頃靈襟將秋水同明佐史從容故不減庾公之
興烽烟淨息何須吹超石之笳鈴閣宵開梧景一庭
來犬吠玉門秋散榆關千里絶狼貔水色天光風景
何當共賞蕪葭白露伊人宛在一方頻彼秋英聊佐
囿圍之宴報非瓊玖徒分朗暎之輝

與焦景山 中秋

恭惟九十秋光半度三五月色倍明虎帳風清龍沙
塵靜弼增福履曷任懽忻敬獻清尊遥將共賞旅衛
戔戔不盡區區

答顔襟宇 中秋

隙駒日馳韶鑄轉洄拊心髀肉彈指君諸惟有絳桑
之好時驚空谷之音千里輝光照臨款席萬家砧杵
夢遶轅門敬謝瑶投聊申李報

答總督戶部 重陽

蘺菊為誰開又換一年好景囊萸空自把忽驚九日
流光節物遶遺眷私特被某羈棲遊子憔悴餘生飲
玉露而餐金莖甫烏有味裂荷衣而焚芰製夢鹿無
心奈世網糾纏未容彭澤之遯雖客懷蕭瑟敢希孟
氏之豪神同白雁借飛形與黄花並瘦何意愁邊之
酒孰憐客裏之身雅愛惟殷高情曷稱某敢不秖承
渥典仰體慇懃摘霜葩以泛觴强酬佳節對燈花而
修報恭謝隆情

與總督戶部 重陽

天開萸盖秋華浮覡節之香星下碧泉春酒浥高軒之潤龍山九九之節陳迹徒存鶴林七七之花風流堪續恭惟臺下擎天巨柱拔地威聲玉尺氷壺灑落絶塵之韻瑶琴錦瑟和平瑞世之音發揚白旄黄鉞之精靈掃却枉矢欃槍之芒角時逢九月序屬重陽銀箭無情忽訝授衣之候金飈有景誰爲落帽之會竹葉無緣白衣空負揮幸親于勝侶蕉久藉于衛雲顧方畯菽之甘何意題糕之適且往驃駘息而燕喜是承敢具芹將肅裁蕪狀歧芙蓉之項想千乘而登

高折茱萸之房爲三公而持壽

答督撫 重陽

鈴閣秋深黄菊香飄於綺席靈臺節届紫萸芳散於清樽坐閱流光神馳勝賞恭惟台臺康濟眞才經綸妙手奠窮荒於袵席歡若授衣轉寒谷於陽春煥如挾纊時逢金肅旄頭指老上之庭序屬商傷草薙絶旃裘之種集冠裳於几席落帽風流切劍佩於星辰發高樂事共荷寒垣遥瞻幕府戯馬登龍未獲廁言於聚宿蘭芳菊秀空懐悵望於歌風遠有白衣恵

然紫塞酩酊酬佳節用拜深情佇綢看茱萸眞成彌坐敬馳九頓仰謝先施

與總督 冬至

大昴星中日在牵牛之度旁羅測短黍來懸炭之輕共慶陽生佝欣道長恭惟臺下心通玄造氣應黄鐘走冒頻於承天陰霾垂盡暢皇威於朔漠陽德方亨値兹子月之半政維晷景之長項取六而加三否當卦極日照三而漏九復見天心緹室灰飛方閉玉關而應令扇輪氣動靜順鈴閣以葆和某才同日短能

乏線長獲獻迎禧豈有陳思之賦屢呈㦸長聊同崔浩之儀順時長養漸回寒谷之春聽樂銜謝彌總門台之福

答王中翰

生自束髮之辰以至登朝之日每思蓀湄名號以圖趨步賢豪兆如少保公之名世眞爲末學輩之元龜近覩皆綸習氣幾同風浪萍蓬盖由閉鎖之聞訛調神爲大器以致模稜之極目勁挺爲小技得起公於九原而作當今之一柱所恨式廬已悲梟木少接

鳳毛之奇質欣聞麟定之多英固知仁者之後當爲
造物所私國慶家聲相將未已書香道脉絡繹無窮
聊抒鞱劍之悰反荷遺書之錫珍如拱璧佩作典刑
肅使以謝攬緊不宣

答寔理巷

竊惟趙營平奏凱還朝猶使餘羌斬馘郭令公馬環
使鉞遂看單騎降番政以深謀詒後規足踏先聲銮
彼氣豪杰之生不偶簡編之蹟重新恭惟臺下夙勳
穹銘於重塞髮歸初服於深林前事不忘餘休作庇

身卧海棠谿上名在麒麟閣中東山蠟屐人卜安危
南國衮衣　帝勞夢寐再持虎節逾寒月氐之心重
鑄銅標永作天山之鎮發縱指視成謀坐授請邊卧
鼓橐戈餘慶猶馳九塞循例恩輝未是酬勳之帶礪
換留皇鑒行看借箸於堯樞東帛戔戔貞茨野人之
獻瓊琚燗燗反勤長者之施何以酬知惟有銘骨

答黃將石

度支重地實操軍國之銜關塞功高久荷韓翰之寄
主討政當束手而罷虜又值磨牙自非鷹揚著

安攘恭惟老年丈祥發九峻靈鍾七澤英姿棠蔭尚
垂吳會之思藉甚葉聲髢借雲中之箸匙錯能開一
時之利貴粟實邊鄧侯克承萬世之功計口給餉爰
釋　九重西顧居然一路長城士類歸心朝紳引領
况於弱劣昔在隣封七載分飛常結同心之思扁舟
南下猶懷促鄰之歡幸輟班行來依塞域冀得受庇
於提壽穿渠慰藉乎凋疎拜命之辱臨風有懷

答代國殿下

帝子桐分衆華維城之勢天潢碁布永貽宗社之安

况在邊陲尤爲鎖鑰恭惟殿下睿質夙成謙光彌耀
由支藩而繼統千乘開國承家率子姓以朝宗一人
藩皇敦族好賢禮士無懸赤舄之風樂善怡情藉甚
朱邸之譽據上游以臨絕塞允稱磐石巨宗抗雲外
而倚日邊信乃天孫奧處某杜下戇臣吳中蒙士每
懷耿耿翠空聞鳴劍伊吾濫職澄清遂得埋輪沙漠加
兹斯負儀各以臨臨先晃死趨蹌忽荷龍文璀璨感
下交之盛節九頓啓嘉肅投報之深悰一片另展
上代殿下

神孫聖子共維有道之長大國雄藩獨聳具瞻之望
心同就日幸獲覲風寅惟殿下尊居千乘道邁諸王
作鎮華夷屹擁帝城之肩背永綏帶礪遥瞻雲裏之
河山左圖史而右詩書媲修肅穆曳前裾而陪後乘
良從繽紛兎苑鴈池不數當年盛事東平河間欣覩
此日賢聲某偶承臺乏于役塞垣雖軍旅未之嘗學
而澄清竊有素心攬轡埋輪因得仰瞻乎龍藻設醴
授簡何當自後於鄒枚敬遣陪宮先陳薄悃藉手以
獻譬諸潢潦朝宗精意斯存伏冀滄溟翕納

咭劉復翁老師

睽離函席踈濶起居毎懷瀛海優游謂極天倫盛際
何期師母遽返夜臺青鬢頻縈永撤高堂而埋玉黑
頭琴瑟乍分清鏡以悲鸞老師誼篤鳳求望深麟定
宜其淚滴空帷哀興永夕者矣門生等欣戚關情悲
京塗臆隔憑棺之一慟聊歌些以太息顧惟修短有
數兼之嚴慈在堂伏蘄節哀不禁婁斷

請馬鳳麓

揄塞龍門獲共紀綱而稱僕瓜期馬首幸弛擔負以

寧親相依泉謂登仙悵別情深御李恭惟臺下蹔頓
乾坤之手吐納雲夢之胷十二載中丞尚借重閫之
鎖鑰千萬犁左衽咸驚大范之威名屈指人才惟有
靈光殿在矜衛世故終上凌烟閣中某幸趨玄幕式
慰緇衣肝膽爲傾不自知其前郄範模斯在永有得
乎南車願作汗瀆已得朝宗於溟渤力疲駑蹇行圖
息駕於郊垌生入玉門　聖主假之羽翰歸來銅岳
故人繫我夢思髣借几筵流連顏色跂聽陽關之逕
蔣仰蘄霜戟以儼臨

上劉復齋老師

伏自徂夏仰叩尙盧驍驅南北荏苒景光忽遂經年
淹留絕塞懸知孝履巳郎吉祥四海蒼生側聽良履
九重皇眷拭目宣麻瀛海松雲難容件鶴巖廊霖
雨行見爲龍其本以迂愚忝玆綱紀荒弁積衰從來
疾首犬羊習氣實切疾心而誠薄術踈難回沉痼縱
灼腸蒿目未覩澄清有負箴銘毎懷惶愳顓憑短劄
祗候丈函敢告舍人以治裝更冀師言之提耳凝聯

答督撫戶部送贐

人世遭逢在高賢尤爲罕遘相知别去惟我覺同應鍾情恩結塞雲望迭春草恭惟臺下儀上仕國陛中管樂半生兵革風雲常護旌旄念數載周旋月賞明聲烈嚮風𨁝義顧假雄階盈尺之地者間數選迺擢衣促膝得入春風數月之坐者獨快平生深交宏裏之歡得返隴頭之駕人歸鳥後低回難合龍門思發花前行色先輝彩筆未離田園夢魂先遶於三更從共一天笑語漸發乎兩地何以報德唯有寸心

别督撫戶部

羌管胡笳客子聽殘涼月投膠傾蓋故人坐擁光風情雖踴躍玉關意轉躊躇竊恭惟臺下才峯學律道韻澄泓器使脊聾函納垢兮而表重何吞雲夢括包流俗以弘規遂令湖海畸人亦作之蘭小友希驥鶩駘翁附青雲而騁足知予鮑管敢期白首以銘心肯吾車兮秣吾馬將同倦鳥投林結余佩兮贈余鞭不盡歌驪載祖衷楊甚挽困草將蘇路入飛狐三疊陽關在日行塗歸鴈八行沙塞傳書東南戔戔又寧盡

臨岐之意寸心炯炯常縈莊塞之魂敬告司疆聿來投縞恩猶不禁書豈盡言

上劉衛翁座師公啟

衛嶽生申名著玉璜之糟楚嚴隱相夢憑戟極之東義切在三情深倍萬恭惟師臺正情蕭蕭道味希夷通籍三十年頤養不昧白圭乾桂九列中懷常繫青山秉離羣流俗之姿屬難進易退之氣君子固而投分寄人未免異心謂表齊貧兮盜跖崇貝錦哉文令蘿猶混兮矛盾合羣飛刺天驕衛宇以歸來不貝萋

荷之願濯湘流而舒嘯寧存芥蒂之衷望有蒼生堂無祿野物情吝惜碩膚不久居東皇鑒揆留曳履何當在北某等幸處藥籠慾憖伯額踽踽京京僅守師門之一脈庸庸碌碌同裨世道之多艱杳渺雙魚問稀尺素迷離九晼目斷崇蘭頃賭謝庭之鳳毛信廼周家之麟趾附陳野賜薄薦江蘺代羹枕流漱石無忘魏闕之恩後樂先憂許看金甌之卜

郊餞劉復翁老師省親假還

情深泳市古無戲彩之伊周孝篤瞻雲今有延衛之

舊閲去國猶懷戀闕及門重惜臨岐恭惟師臺生從
嶽降學爲帝師忠厚箕裘入里眞成萬石琳琅角仕
齊名何翅二方訪道逾三十年言仁義必稱堯舜樹
人計百載充梁棟不棄樽櫨所學惟誠意正心平生
常難進易退念次公分欣竭枝雖拱想垂白高堂爲
私謁捲乘傳髮歸舊學荒章幾罷黑羽冠冥部門羽
塡兒蓋攀轅函所鄭躅生徒顒望不殊蒼生見懷眞
同亦于一尊聊作離亭之別片時乍逗清塵之臺荷
芰風徵顏譚芬於麈尾蒲葵扇暖揩仁韻於驪筵賜

什斗鱸宛轉陽關幾疊心隨旌旆飄搖陌柳千條上
壽稱觴星聚應占於太史爲霖補袞履聲預聽於尚
書

答王霽宇送扇短箋

臺下三陽在握四氣備胷扇仁風於遠道播芳譽於
中朝濫竽交戟班中翹首峩眉天際伏承佳箑祗服
龍將令人須知寒暑古今以爲麈尾雅談當代盲無
炎蒸想像不煩屑氷赤脚如登凉冷之境敢忘浩蕩
之仁聊附三肅仰謝再施

答賀攺差八閩

伏念某誠若蟪蛄量如蝃蝀切奉父師之訓頗有志
於組脩長無經濟之能徒自好於鄒曲靖頭替筆積
空言於柱後楷遊鴈塞乘驄謝往烈於長城蹈須及
瓜而代便思假息於青門假節以行復得量移於爲
石沙場海國總稱嚴地要區疲猶短較不耐長驅再
駕郎園請急以遂私懷臺下念切孤羇喜形眉宇玉
藻瓊敷忽自九天而下綃環把誦恍如對膝之談夢
遶九峰空羨無諸之居物膏肓二洞終爲笠畢之漁

樵仰謝隆施未知稱塞

答杜友白

江東日暮初廻倦客之車塞北春天遥憶故人之色
忽承尚使言慰相思恭惟台丈道風玄素德器端嶷
玉樹瓊枝凡是亭亭物表奚文閒質猶存渾渾古初
臨邊粉署憂支持軍國之衙動地歡聲鎖鑰應于城
之望生性惟跡拙交暴惻誠傾蓋初筵寺接盍簪於
空谷斷余久約那堪歌闋於長亭身返荒廬神依上
谷五湖雙鯉浮沉尺素之書絕塞片鴻驚墮上林之

所何以報德惟有銘心誌三薰於使乎矢勿諼於永
哲

迎封使

文命回敷屆旻遑迺於日出使旌雙指輕檣遙邁於
天涯喜致揚眉情深翹首恭惟臺下道足濟川文堪
論蜀桑弧蓬矢生而志在四方虎節龍符出則威行萬
里剖符 帝闕析璞要荒樓船高駕扶桑不數伏波
之柱文告昭回星漢直同博望之槎留長壽王年趙
播而恐後陽侯海若迎鵠鶴以爭先乘長風破巨浪

宗生空有壯心用吏士收屬國定遠今成偉烈望望
橋烏久戒封疆之吏行行驄馬先清道路之塵忝報
仙舟不避海嶠拍手將迎履及篋皇之外縈趨達塞
神馳軺轍之前敬迓下旌先承動定

賀葉臺山相公

政本久虛衆注救時之相制麻初下偏驚名世之豪
帝倚金甌人看玉燭恭惟台臺格天一德儀世光道
嶽嶽巖巖夙郡平津之間學休休穆穆無慙秦誓之
好賢屬當荃宰阿私不令蘭芳當路援遲南國人傳

白下之湼公蕭瑟東山泉謂當今之安石 帝心簡
放廷論咸歸踴附後先爰立恩啓曰輔翼為明聖為
霖數合五臣繫人情之是賢乃相公之所獨馬首風
雲猶帶鍾山氣色鑾坡旋轉俄看閩海甘霖共景行
素風於攬轡獲瞻休範於登龍私謂社稷有靈不使
端人久抑喜聞新詔如失夙痾惟願虔懷以調五劑
適若和羹深中而衡九州重如鼎鉉拔茅連茹弘闡
衆正之塗夬莧銷陰益見平明之理

與楊權部

權政係國儲之盈縮而兼關號南服之咽喉自言利
之中使交馳而在塗之商賈咸嘆自非愷悌乾惕艱
難恭惟台丈以素白慈和之操拔老成練達之才濟
以花封到處有甘棠之蔭揚芬務署至今留苦蘗之
譽聲毅朝班來司關務臣心似水坐對玉壺政決如
流庭餘鶴影蓋當此新法亟行寬一分便受一分之
福但今吾黨在事即言利莫非言義之規尋在同心
不勝加額願以沉痾糾縛未遑遣使起居乃荷高情
俯勤遲注瑤華瑣玖應知報稱之難與縣美芹聊作

厚勤之獻

答馮景貞

蔽垣宣政之樞恭知位危章門舊勞之地尸祝名醫兄蒸蒿呆以作崇階宜合士民而昇茲頌恭惟年丈靈鍾滇澥祥發句町文起代興學昔稱於冉西山玉壘攻先民摸地方來以義伊神奇人共三祖白壁丞致只緣命坐文昌昔分百里今總諸司何是身依斗野昔日兒童長大相携佇馬又　其見舊時僚屬遷移凡稽銅章郎共爲滕王閣上落霞孤鶩共推爾于

搦前撫臆詥心惟躬在戀戀故人逢驛使無書尚寄爭城匆匆行色度庾關象緯已干龍劍敬謝殷勤難忘鄭重何年把臂轉覺傷神

答湯那陛

計先軍國轉輸行盡於東南託重河防血脉直關乎西北自非名世曷奏膚功恭惟年丈靈鍾雲夢秀擅豫章創符都會爲循吏之宗待詔長安共作金門之客自出仙舄躡蹻先登蒼水劇司揚於再借負蒋沉璧伍年歘丁之勞静影安瀾此日宣勞之忠資周

獨深於水部姓名行上於金甌燕郢別來九秋澤國相逢一夕情殷道故交續論心既荷採蔘兼供箋屋之之何恭亟餞真覺感愧之深匪報一緣惟餘九頓

答吳節推

寅惟臺下以廷章之品提四郡之衡直則赤璋宜白自璧神明之領無爬而還河潤之范並麾俱滾長安得春龍光數載竟懸魚閉珠之里宰乘自大詞畫之懷惟餘中結夙緣迂聽遂失道思既爲當世詩人甘作空山獨客杜門下鍵彩册散凜剔敗危閒蓉萱

驚破厚雅真同淵岳高誼直薄雲天敬九頓以泥首肅三薰而布悃

陽羨湯兆京伯閎父著

書

東亭齋王師

自違師扉即入紛境雖晝夜若揭未遑寧處然而日誦固耿耿在懷也劍江凋壞異常千瘡百孔改官新任刑亂用重臨司以此望之下而某則不敢不善承要之門以內則諸猾藪焉毋敢措持于此中士區處

甚矣可養廉自分不家於官以乖師訓更念爲吏者即留積蠹氣亦本分內事借久甦後至簿書與會循難整齊未遑鴻鑿清泰好古教化耳頃得邸報知師幽潛之德竟徹　當宁東帛蒲輪貴相望於輿中矣寧獨爲吾師慶爲世道慶也春來佳祉無量強飯善步遠懷嵩高耳家祖毋苦節得吾師表章之遂可不朽更新樣筆揮灑便可流芳奕葉家父東歸服製想亦以問台安諧惟崇鄉

東亭見羅

先生樓遲海濱倡道一方闔東南人士戶履常滿矣之文成龍場僅胡服螢語數人與處几席間所得更不貲矣鄖中時有問使敬詢動定知先生無不自得也武夷九鯉種種靈勝恭和夏履可既可慰先生行止豈不諄諄恐役已之子不得忘我於我矣令孫庶才異等更聞明一脈家訓可爲先生慶矣鄙人守邑無狀惟一念耿耿之懷不屑其獨不畏高明以無隱吾儒根質耳敢云作用乎書勤短狀春與不當展念自珍

與傳積所父母

不見我杜父三年遠矣於鄖之報得起居狀於量移之刻得治平狀私心蚤然喜其於口不覺津津樂誦手足不覺舞蹈也方臺下之撫治敝邑也保敝邑災祲凋瘵之後非吾杜父噓育而羽翼之民當無孑遺矣及臺下舍我去而奔走呼號如失其怙而願以死白者人億其口而士百其身雖宜人亦可謂知懷德矣公道謂之何哉雖然臺下今且哀然與之襲黃矣豈異人任雌黃之口果未足憑也寧舍去後思而希

何上旨爲吹索理哉某於臺下無私嶔而心折且待
罪劍建而信今之爲吏者誠不易廉吏安可爲賢謗
之予卯天歌矣寧獨臺下哉臺下今已位其定幸自
珍愛以霈寵渥

與劉傅二進士門人

恭念鵬翼摶溟鴻羽漸逵生平事業於茲發軔辱在
同心匪以獲雖與業爲門下幸幸五人彙進足爲鄙
家用耳長安馬上試額乾御與平仲自念彩深語云
東西易面不知所嚮漸也從今境界漸入穫華庸無

有易面之恩乎門下平日學識已定不待此時站脚
然鄙人所患不敢不以告也無端浮費年增一年總
入仕塗即爲所困生計釋褐時頗甘爲俗京債之累
用是稍免想支撐之艱後先同患耳大廷召對偶未
售江都之策然不日下詔遴選摶雅則木天金馬瑞
於門下有厚望也早秋休沐促靚顏色固所願也不
敢請耳敬附北翔少抒南企

東來熙蒼座師

自老師之西征而音問遂寥寂於左右旁一念又中

傾悵結當今寒事兵餉俱艱真所謂騷不教以戰而
責巧婦以無米之炊也非師雄斷勘克有濟知師苦
心獨與誰語竊觀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資用人而
行兵尤貴收羅豪傑開豐城李褱敍起征倭時屍一
罪人於逆旅授以腹心淮上之役此人冒死陷陣衆
遂乘之同營褱敍親爲迎勞卒以成功開誠布公以
結人心延攬鼓舞以盡人力望師留意焉國朝名將
自開創外無逾戚東牟今觀其紀實紀效諸書大指
不出明號令彼其言以爲兵之成敗分於心之離合

號令者所以一衆心而使萬人如左右手也故東牟
號令一出赴淵登險百萬衆無敢差池即淮陰所謂
多多益善亦不外此而其平時則專以真練爲主比
來武備久弛恐教練尤爲吃緊彼其說以爲教場套
數不可上陣而花鎗花刀亦難殺人須招徠高手技
出精藝令其分隊教習仍身親校驗以爲賞罰則技
精而臨陣自不荒亂藝高膽壯良非虛語偶有所見
輕塵師聽老師自有九天九地之算無煩弟子萬里
懸念也至於都門待命年復一年則天實爲之亦何

邑𢀶惟米珠薪桂未免關心耳尊价行附候起居餘
闕之暇伏願珍衛

答益藩筠谿殿下

建武名藩久爲宗子領袖海内冠冕至如朱邸猶裴
白眉下走待皐劍掇雖未得陪鄒枚而穪侍從㷀沐
浴玄風積有時日去江鄉而游京國室邇人遐而心轉
邇雙魚歲沓寸心日縈問書優存恍然對面僕今者
覊人也謂官而無曹署謂氓而有章服責界行哉身
半朝市進退等之㧞藩官遠悲乎羈旅于徃儻此羈

人哉望望梁園臨風悵惙

答葉靖安

靖安之爲縣也南不得比於一大村北不得比於一
鬧集而强欲取而附之百里提封之列豈不見哉顧
其俗之嚚凌詬誶頑鈍無耻又出於雄州鉅邑之上
故自有此縣以來而以善去者指不多屈乃老丈之
涖茲土也又數遭祲是謂三難也丈常爲傳士先生
矣其𢹂心慮患攻苦茹淡有如是耶而上之人顧不
盡知豈非皎皎者易爲劾而悶悶者難爲名乎雖然

老丈今以最奏矣靖安之民且尸而祝之矣緇之所
謂百年無善去者丈且需次待遷矣遵何術哉丈無
意家於官故不以土之瘠磽爲病而直以歲之災祲
爲吾自盡之地故民不難易其澆嚚以應也此奠所
謂循良之治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豐哉之在江
右其澆嚚未肯出靖安之下而繁劇不啻十倍過之
第綰符七年直㨿㨿七年焉走耳　天子不以爲皐
臣而召之闕下又不以爲勞臣而放置之郊垧之外
顧第以爲旅食苦不及爲吏苦也今若復命我吏豈

我寧老作長安布衣耳丈固同病者其以弟言然耶
否耶䏢問遠及恍然章江把臂勞苦時敬謝并以爲
賀

答張雨若

門下兩地甘棠不離楚服生得以其間覩炙與刑𨍭
移轉逼攻佚羨牆邊走風塵臯薬之人方以一函未
奏自討而瓊華温問忽墜雲端故人念我懇懃甚厚
門下治行異等不俟報最朝士拭目天球大玉居然
東序秘寳貴鄉銓人瓜期六月故事之選僉曰門下

生輩作長安徒步布衣無了期銓人者必徵索之於
魚之肆而委云留之也或曰故焉不然宇宙至廣詎
容分職至泉豈無地足容若輩而直爲此羈縻之列
方今六合爲阱刑餘爲政冠紳彎府荼毒不止余士
之坻土君子際此心殊苦矣足下勉旃西向延頸

答徐匡岳

當今礦稅所在驛騷獨關中土安堵豈非門下
苦心抄用所貽哉自古安危不在國勢而在人心今
者數人謀人各懟其生而不能安其土食其力恐非

磐石之徵若夫厚風俗以安人心正學道君子事也
期月而可已見一方霖雨家區拭目且晚生六載名
邦造行實多備嘶生平慷慨百里之懷仰頑知己即
竭兩端之詩中宵清夜汗背浹踵臺下同私所好而
掩護其短殊抱同心之感使旋九頓增其眷愒

答曹中崔

放居閒地屢辱德音自非厚愛曷克臻此奘湯僊若
髮居清品不足酬賢勞五載僅見公道一　往耳幾見
驥裹之才將息千里始足騁其捷傳雖淵鉅之士從

獨當一面始足展其長親丈行矣世必有物色奇杰
者自門則稱佳麗安能久有賢豪哉須者貴慕于邁
僅附空函少致加額一縷朝串錄存非致稠賀也衣
錦里門爲報諸父老待　韶金馬僅趁甚矣旦夕圖
休沐東歸相與歌南山之南耳使者備馬草後不悉

束雷孝廉瀛海

八年游處情逾月骨雖析節江嬰潑歲把孔教西去
職若復面故人念我懸懃甚厚所寄書函幾同長
生惟有交知顏色特見落月屋梁老夫耗耳詎堪悲

塵騷死信乃東序之秘寶寧獨西江之翹楚已哉萬
里髮息乎六月一鳴終奮於三年覩梶花已黃知舉
子之忙計長君蘭筋勁翮凌厲青萍門下且將從往
兒借討吏乏大江亂淮泗朝邁齊魯夕別幽冀爾時
密雲不雨生猶得留滯春明作燕市主人當與君家
橋梓把臂促膝呼盧浮白叙疇昔之歡暢天涯之聚
與言後會良用怏然風便裁心神情俱往

答朱恕銘

彭司城行聊附八行以當談笑不謂溪毛未薦百朋

坐享逆旅中得此曠若復面鉻若擊郚蛋然足音者
矣彌月白門著逆想益盈映牛首燕磯雨花天界步
屐時過奚囊增藻自古馬曹多屬文人差勞行散況
當不惡弟雖得從考敘而容雲不雨涸鮒轉枯況去
取乎尊聽之化工名之曰曆御史真循欽挹西江早
目斷吳門彌悲藩觸及巖年丈遽化異矜二三兄弟
同籍同官倍增酸楚年丈得無今猶偈偈者乎使還
倩作書鄧別貴察李元冲

東康常鶚

夏杪一介恭陳下悃夜望陸離徒增勞結儲館至自
轉輸忽焉拜命之辱忘下吏凋瘵之偬罔羈人牢落
之苦恩哀之隆溢於抽翰荷戴之溫郁於挾纊週者
西酋告蕃東師議撤出無敵國外患入有長夜琤臺
　蓋信天下神器可以一人左提右挈大海雙息何
足比數而令黃口列在交戟吁嗟時矣我生遭此矣
唯當息心旅食竢彼河清討與伊邇敢以不肖之軀
仰干鴻造秋氣蕭深行望前旌飛指國門伏候道左
遲覯台光九頓奉記不勝僂注

東張覺自

長鋏大劍貽誚毛錐文士浮華無益毀最久矣年丈
孱然書生也於搢之役直擣先登幾與芝埜之士至
雄真夫也哉中州四戰之地而唐鄧宛葉之間又古
椎埋鼓鑄奸雄衍賊所自起也富今刑餘爲政草澤
生心當事者置年丈於此得無意乎魁旂大業麒麟
凌烟豈二首四目者哉蕭寺論心再見秋光室邇人
遐毎懷促膝三年待詔辟內漸生巳矣河清徒深燕
室之歎貴屬方教諭行附此起居方與弟同門舉於
鄉負壯心而脩獨行者幸年丈進而教之

荅王華岡

古稱真君子必曰光明世稱奇男子亦曰磊落然則
磊落光明之與齷齪曖昧豈不蘇合與蜣蜋之轉哉
臺下瑰積琦抱似多磈壘而襟期攻如青天白日不
必世無含沙之射工按劍之相知而其爲男子爲君
子則鄙人嘗游于青天白日之宇而知之者名借從
生官滯州郡猶坐蜚語竟鏑乎秩能不令人短氣耶
郡門東道孫媿故吏之分反辱周澤良深汗塵河梁

判析日夕翹首忽剖雙魚爛焉數牘廻環循捧若覩龍光如長涂霧露闔宅抱痾逆旅婁停故園遲望良用心惻計此時行李已抵石頭江上小堂幾廻抱膝時局所銜豈志士入林之日耶尺一附將有懷如燉

答王縱山

十六年附驥所嚮往年丈者雖龍之業而已都下周旋時承提耳而乃知年丈不獨以文雄也豈時時有合并之思矣賁顯人至辱札教知低回親舍不能去元老山中蒼生霖仰仙郎膝下緑野星暉真乃人倫

盛際曠世奇遭惟雲間陸氏差足厲行而名位勲庸遂且過之傳之千載爲吳中一段佳話矣時接武毘鉉無足爲年丈期望竊觀熙朝禮樂大備正史缺然吾師王壘氏有志未逮令人太息昔遷固良史非成一手是以君子論其世也年丈有史才稱史官而又爲世業趨庭之暇得無意乎使旋附致區區并私問年伯元老起居末學雖切景行未敢造次遍試惟年兄鑒在

答嚴雲岑

親丈澹然物外三仕三已豈必秋風然後思鱸門子五尺穉龍山半畝宮如就見之矣來諭款切知出由衷昨銜門議當遂賓鴻遼廓之圖謝爰居鍾鼓之饗矣如生菲試職雖繞一載待　詔已及四年差事未涯歸期益渺終夜念之惟有咏蘐使者即索報書先此附答不具

答華山殿下

偶聞刳豕驚剖雙魚建武加餐殷勤蔡市三復廻環忽不知日之夕也兼以雄章麗藻炳爲夜光清賞今

風薰然斗室賢王之於故人何優渥至此生浮沉釜馬既已三年試職豸林又復逾歲亦嘗自奮于簪枕而識短不足匡時誠薄無由動主終夜撫膺惟有禾嘆殿下念切同根寄同磐石遇巷之道何施而可素精著教之飲醴未期游梁何日臨風九頓不任瞻戀

與李修吾

項承華衮寵及先節匪母翕臺激揚風化故施諧九原爲人孫者感勵何地時事日奇公車之牘以多爲貴岐路之中復生岐路鄙人即在深山未始不抱卷

太息而乃竟及於翁臺哉獨不聞翁臺之有功淮上
乎曩者新政之行中外束手徐淮遊墻尤稱孔亟翁
臺顛倒其精神萃伏其手足使之欲笑欲哭而難形
見勢所憤頻皇懼以死卒能暴其苦衷冒闇　人主
至今八方四民上下徐淮俱得脫虎口而維翁是音
非翁臺之賜耶今言者亦未之思耳為見素平居晴
吶語不出口向年同侍詔金馬門人亦罕知之而翁
人心服其靜默知其胸中有見地在近見其言人省
駁疏可謂持平之論乃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

翁臺幸無悻悻於中可也入山之人書郵槩絕便附
一函無任耿耿

荅曾見臺

古今捉人物之衡必曰正直忠厚而豪傑之能為世
濟斡旋者莫不自留意人才始斯三者其平生所為
服膺臺下者也釋褐名郎即得擢起清曹七年得[illegible]
每獲親承惟是薄劣不能步趨而臺下顧不齒之門
屏收之齒牙之間用是私心竭蹶不敢妄自隕落金
馬待詔幾同放廢一函未展深切恐皇前銓題借起

家朝士實均引領寧獨鄙懷旦夕注體已哉吳安節
舍親處曾致勸駕之私恭承華械實覩先施當今言
責不得其職者十九官守不得其職者十五為世道
之計者惟有收羅人物為異時反正之用而弘濟時
艱必資不吐不茹之全人然則當今之世舍臺下其
誰哉翹首還朝為人倫宗主竊耿耿焉某嘗奉教於
大君子矣既在諫諍之司敢不摩厲以需顧識術短
淺不能當機有中伏斷金玉不吝指南

荅秦湛若父母

老父母之有功於不腆敝邑也至今人尸祝之老父
書言人來祠下者輒低回不能去而老父亦以得奔
走此役為執鞭幸大丈夫作事如此自可不朽今人
不及見古人遂謂龔黃殊絕以今論之豈有異哉即
老父母今所理處又國家安邊大計也其綜畫剔刷
計必有大裨益於軍國者當今司農金錢用浮於入
者十之二今歲借冏寺開老庫以了九邊額耳聞各
邊亦有脫巾甚而失及填撫轅門者明歲决無可借
可開不識何以了此恭在交戟不任漆室之憂非因

天變既中一及之而來諸政痛心疾首於此老父拜
霹靂手也不識有何斡旋可爲終歳之計幸告[illegible]
教之
答蔣紅洲
門下周歳郡縣歷著循良左遷王國遠事邊垂仕宦
郭此不可謂是顛[illegible]上下不交之日中外失職之秋
而得以共關侍從質王優游祿秩入有設醴虛左之
歡出無長沙卑濕之苦古人以吏爲隱以金馬門爲
遁世今者得無似之生辱在桑梓兼衛葭莩雖在末

同久深引領儻得同事實有殊緣但　聖主鄭重職
事慨發無期明日陰晴尚未可定來札嘉貺非所敢
承惟高明亮之
答楊景淯
年丈所治則古稱天之涯海之角也而賢聲乃在臺
轂下即今司功氏業以東粵良二千石治狀上之銓
衮之前　天子行且用漢法下璽書賜黃金入拜九
列以示崇異即不然而秉憲一方且晉遷之不俟簡
辱在譜誼光彼寧有既哉異時上計承明雅意久未

長謝乃復重之爲餉以損月俸乎幸戒舍人治裝行
部行從日邊下矣
答楊戶部
度支聲價藉甚陪都雖復借重專城實乃投荒萬里
親丈顧不鄙夷其民而事畫人劑三復圖說較如列
眉指掌矣嘗歎國家以秩文綱羅豪傑而藻麗如親
丈乃出孫山之外眞令人有我輩登科之感漢法良
二千石得入拜九列以示崇異而璽書黃金貴相望
於郡國故漢世循良卒儷千古今即不能純用漢法

何可不師其意親丈茂異司功氏業已上之銓衮金
紫之榮上及所親握憲之舉行應不遠辱在親知可
勝加額生金馬待　詔既已三年烏臺試職又逾一
載頃差宣大尚未報可以丈之卓举得借邊道乃爲
虜囊偷得難弭相從欣浣寧有量哉
答沈太素
不佞某爲諸生吾伊時則服膺大業私淑止羔爲之
具而已及釋褐爲吏而又當月旦之柄乃始嚮往海
内賢豪欣當吾世而得大雅且獲效共之矣道藉承

明與聞末議而益稔尊丈之撩脩風尚盖激濁揚清
既身其任而亭屯𢶲溺復攘其才即今事勢不亂不
止及亂而思以撩之非丈誰望哉潛生丈有心人其
於高致不遜若自口出耳咏知從者入郤蓭中有不
僨弃矣頼不佞實何能爲役幸造物與以一寂而又
不克深沉若䒷故嘗分剔太過有𫝊世法耳尊丈何
以教之俾爲司南也前上之役亦既㙮𢖍望負薪之
力蔫一河伯不能委蛇則南來糧艘遲軍作何安頓
轉寧太倉年餘之蓄豈待盡而後呼庚癸杞人之憂

日夕悚息來諭有隱憂望不惜終誨之

答曾見臺

前附吳使恭致覊徃不謂長者復垂注問時事多艱
隱憂弄一歸然靈光實大厦藉以支持閇南豈容留
滯比聞神京日固私衷不勝瞻慰側耳車音匪朝伊
多泣意翁處已致台臺期望雅意但近又有鍾乾所
二原係係復留之理愛人以德生某亦不敢言矣惡
激於中八疏離奇弔詭平生所耻以爲弃真心
爲國之事且今日既分此何可補入其中乃後有

此政緣孤憤所觸不能自已使朝廷之上知長安中
尚有此一段議論足矣先祖母近喪𣩵尚在堂下欠
以勞事獨當家父母急欲一歸未知得經出春明門
否耳

答李霖寰

臺下一代偉人百年名世國有緩急無不倚重而甘
苑所指蝦爾底定藍古汾陽魏國之匹也自今塞曰
雖同㲀于而秋漲不栽桃花東壺可暮以捍衛自適
一勞永逸以無須南顧諒臺下胸中昔有全河今有

成筭矣光弼一入軍中旌旗變色台諭一節河上朝
野歸心應無有持觀場之見而暑當局之諜者盖河
務之患與國家幾相終始而就中機務亦頗相類兵
難遥度惟河亦然竊嘗謂坐屋子下談兵與按圖
議河皆非愚則妄也臺下久在行間熟在太常
之役特授之也鄙人且拭目以覩㦤成矣

答龔理菴

劃門天開後屏遼陽帝徽左臂可皆供要害而制
府一身有之眼且筋矣老公祖以壯猷元老特簡帝

公起自陸中來居塞上信乃北門鎖鑰重鎮范韓遂
令呼韓膝落於窮廬烽燧宵閒於亭障不但前門有
狗是從定馬不入郎遼陽數載屬廣今我遂台相對
此之爲伐兵乃不戰而屈人國風以制角者矣定兵
出金城原爲圖上方畧驕戎既已底定得環程相重
遐恭以舊勞獲寵成名誰歌豈後於邊鎮捷表冀冀
乎桂史恭承芳訊深感湛衷尤頌明德未知稱塞
寒方重鈴閣珍調

答歐陽宜菴

竊念不腆敝郡之在今宇內也機務鞅掌風謠嚚訟
號艱茲士非一日矣自老公祖在事餘三年而神明
意定吏畏民懷上若處於無事而下且幾於無訟婺
五陵風俗若一變之而海內謂敝郡固易治從茲始
於舜神衿弁父老子弟實光被焉而縉紳衿弁父老
子弟朝夕翹首願老公祖秉憲茲土浸假慎無異於
以終此大惠也敝大之幸庶幾無失望焉卑年辨大
有恩斟贖蕩而公祖忽臨於上其無恩乎某老父謹
弟株守下邑沐浴高厚惟有謳歌六載賡省之仔宣

假行將入五陵維新之里覩溫恭而聆芳潤也仲先
往矣

答陳鑑塘

憶昔戊子之役門下耗半耳於文壇而生得還說之
諸士之後豈北能光舊業之樣十年於茲韻久禁哲
獲接居停對話萬言時聞把臂燒燭談棋頓忘酒戟
景光易逝良會難留自君行邁南北天涯永嘉山水
冠絕海內自公之暇吟咏墨池跳望玉蓉屏芳司理
天雄真在塵寰矣顧乃不忘窮巷之交遠遺惠問令

人追念昔遊無已珍重起居五載二千石想不久附
之海上也

東宋方麓

郡人之嚮往臺下不待接翼烏臺望塵懸響也縮銅
墨爲外吏特得臺下一疏則與手讀之忻誇歎焉而
今乃慰十年慕用之誠也貴竹驛代深籌六詔遠在
天末屬當楊氏跳梁猶夷關伺東南與系無逾兩地
臺下黼斧三持歷年荒徼非忠貞慷慨誰堪此哉某
吳蒙耳然平生竊鄙肉食既已居澄清之署矣郎甚

惕乎敢不摩厲以須敬拜大教并以起居

荅楊見薇

恭惟驄馬初臨豺狼遠避軍民瞻仰喜見威儀且以
其間遞試塞垣縱覽形勝兵稱壯造不佞東南鄙人
也目不覩旌旗之色耳不聞鉦笳之聲平生志願竊
欲匹馬長城窮陟塞望君胥求燕漢之舊蹟探華夷
之窾竅於臺下之迹有餘往焉

荅曹中丞

臺下力行古道而又擅長才白雲仙㬉楚嘗侵造出

縮專城行應不遠頓乃亟圖休沐以承色養此與孝
子之懷而他日求忠臣者必於此也主雖不敏宿懷
耿耿既居言責敢不摩厲以須鎬以糾繩之職莫大
於辨賢奸而當今之急莫大於並舖而言利故首論
百足之權奸次擊鄭宮之璫使礦稅諸璫遏事數攻
斯亦職分宜爾未敢謂言言皆當也臺下援以爲慈
豈私所好而忘其迂乎敬聞命矣謹不盡言

送棋子與余少原

非來對局後兵不縫我有麤卒敢以備供異時報罷

相從毋以卒予敵也

、荅張岵望

同門兄弟十年來乃作一面不識之人竭來燕市把
握為歡轉眼西風馬行南叢日計北還重來聚首乃
竟復作金陵客耶豈牛首燕磯與兄得有緣緣而二
三兄弟中兄與亭宇翹望二華又更有緣耶弟三年
金馬始入承明須有建白乃政府私人齒璫與援舉
朝知其不可愚人乃持虎頦耳寧敢以三載流落而
自欺感憤之心乎所歡長孫已能語笑次孫已在腹

中遂令天涯兄弟為我鼓掌年兄雖偃蹇青氈而牘
蕩之思不久便得亦可少慰孝思但損苜蓿之俸見
餉殊為不安耳使旋附此不盡

荅黃鍾梅

古今人物之衡歲歸正直忠厚而稱大受者則曰勳
心忍性不佞謭劣何敢言天下士然開從俗吏之後
仰窺台範私心竊念古人所稱謂有合也臺下並仕
帝鄉備極摩厲嗣是則勳庸偏南服功名表東海無
雜車矣當世開且見者皆以為祥麟瑞鳳而兄中有

介乎不可奪者則泰山喬岳不趄焉不佞張爲大謀
十年於茲每一覩除目未嘗不慶正人爲用翹首㦤
冠以稀景光亦復三年於茲獲又承明未諳大體臺
下何以終教之俾不負拔茅之會耶

答王華岡

能亭三疊銷魂迄今石頭雙鯉經年遼邈無償侍者
之知不懈益堅之志頃者翰臺幾許手詩　昇摩屬
以須斬振積衰之氣三曾當章而晁後馴新宮之摇
監也幸賴　聖明獨斷竟致之理雖犯聰聽之怒已
佛朝士之氣即後有不測寧復計乎臺下經綸滿腹
時變肝衡便中拈出以當司南徧指休沐垂及爪期
願言脂車慰我饑渴

答曾景然

不佞秉天鍾搖獲覩光範竊自念當吾世而有賢大
鉅公且得身親御之也幸哉即異時國家有非常之
潤之羣舍臺下誰與屬蓋擯之閣櫝久矣且臺下遺
撫大邦政税監出権之日臺下奚之掌股兢其翼翼
回海咸受剥膚之災中州獨享安枕之榮袖手苦心

遐邇傾義即今河流溢濫中外束手舉朝推轂帝心
特簡盖神禹八年之功責臺下一朝立就而又以無
米之炊付之巧婦不佞心口相語億而中矣非常希
濶之功行且身親覩之也計此時臺下胸中已有全
河施爲次第已有石畫側耳好音慰我饑渴

再答曾景然

治河古無全策今有全難臺下眞才適當大亂固知
迎刃而解未免固顧瞻矣河身旣高舊河可有復
挽之理泇河已通小册加濬自可深廣但恐源流不
大終於運艘難容若量册水終可相當濬泇亦稱便
策至於膠河乃海運之策即膠可開而出海收河必
用數番盤剥鄙見竊謂决難舍此數端有何長策以
臺下主之於上而又有汪鄴峰佐之於下翹首日曉
圖上方畧矣總之則凡事皆可理斷治河行兵難以
遥度故非當事非土著而言河者愚竊謂其妄也竊
拖把憂悶風請政不悉

乞米潘完朴

昔淵明稱龐眾旣㴱朔之者謂此老平生未識有㢈

之合大是氣象正如蕭張後街前衛一振起伏便[illegible]
陵寢寧獨拱衛 神京已哉三面受敵故甯[illegible]
於此信哉安危存分關矣厚念征人遠勤惠賞[illegible]
長者勉浮一白以消受耳旦夕西征并斷珍衛

答陳志寰

高賢久借雲中請事洞如指掌道務須振舊承煩耳
近東邊已斜訖事初出地方止循格套實擬開見[illegible]
沒能無異除爲地方並退前教數款僞除王言已諾
之要乎筆戒飭重在見任文官武職耳今多屬畧於

此昔東於空闕衛所諸官依前祿而加新刑渠得有
詞我亦何辭惟望早爲留神一洗此窠臼地方事宜
開廣不逮則生借光多矣

與蕭岳峰

某秋深入塞政值消息張皇虜犯在宣故首有事於
東北今已轉入東南目擊虜騎去夫咫尺而城堡[illegible]
草俱無足侍最不堪者一漏軍民日受侵役之害[illegible]
同剝膚隨車控泣謹用人告伏冀上特前者[illegible]
台臺悉心指示實感長者注念毒青[illegible]

之矣書生臨塞不敢用妄幸有老成在事今秋似可
安枕矣

答張鎮所

三雲虜衝廟堂實釐西顧年來仰藉安攘乎韓堵屢
款塞夜郎既挾不賞之勳且挽政需徵王之命何西
歸沐非所願歸豈在原之痛得激於中故非堂之奉
轉覺爲迫耶讀大疏爲之凄然知李今伯之文生於
情耳古人有言王事靡盬不皇將母台慈今日之謂
矣伏冀抑情俯慰慈抱跂瞻鈞閣翹首西風

與吳衷璞

頃聞謁選已得度支出遊粉署入舞綵衣年少登朝
顧豈易得繩組良履萬里自茲踵步親丈老成大雅
知必能於筮仕立基耳司儲亦既勞止更承前人積
羨之後何以表樹竊爲傾耳以竢書生居塞上何有
樽俎之籌爲親丈道者久濶起居薄將一緘寨芹如
此矣遥望玉關不禁跂望

答王霽宇

不佞某之於台下也嚮往在通籍之時矣代豈上谷

朋駕而入造化之都端委而闡經緯之槩蓋自衿紳
鞶弁挹琴以至氊衣毳居之類無一非臺下所須翼
儀韓而曰王公生我生我者信哉哉焉偉遇焉賢有
其文辭賜其實矣然後乃知平生獨往非為恭者可
望陸離真氣隱隱在峨嵋天際忽拜鼎兩禁從天下
長者乃有意於寥寥也則奮而求所為羅維遏化者
厥幾是則是傚即亦用無忝攬轡之司存萬一乎
是臺下大有造於不佞其者進使者而拜嘉之報所
為嚮邇若此矣

答馬鳳麓

日來坐光風霽月中殊不覺邊地苦寒一出郊關雲
物頓殊日薄虞淵馬首始抵葛城則臺下使者已儼
臨之矣小隊衝寒巳光行色何當辱念征人無已
肅此九頓增其彝悃

與山陰王中翰

不佞平生嚮往令先文端公如讀書見古人竊幸生
同時也客歲僕役重地心實怦怦不任恭私念有亡
適在可以不迷所嚮且憩二十年饑渴之懷不謂命

下而北岳巳摧抵鎮即欲修絜酒之敬縈豹事匆卒
不皇拙思一歌楚步茲將延歷特致瓣香亦猶平生
掛劍之懷云爾幸為宣之几筵臨風無任酒結

答張勁所

適遣一介為全鎮絹弁軍民代懇而台札儼臨情詞
迫苦以懇諭之殆不其然土司羅儀乃出見安何政
不宜杜門引却隨彼術中若為尊慈先當速出盖往
螢求去不得勢不能無抑鬱於懷倘幾微見於顏色
而隊下周旋將無憂亦憂乎若早朝於寢而長坐皇

堂午酳於側而夕臨鈴閣太夫人必且為衮衣繡裳
增七筯矣封疆事重非勞臣弛担之時聖主恩深豈
賢者諉躬之日來諭不敢聞旦暮西望貢臨牙帳為
華夷重某且與有榮觀矣臨文顒切

與劉石閭

不佞㢲讀古人書私慕奇節然而學問鹵莽意見未
適中行主角遂爾淺露每念同年中砥骨潛心如年
丈任重道遠是吾司南也七載月旦之邦道議游楂
何敢一日去懷從者至都情宜入行上訊而討事伊

題念復引嫌且止有美翰音忽墜絕塞是日恭事覺
瑞冷署孤室中煥氣從故人雙魚蓬勃矣敬屋尊炎
備具副策

與馬鳳麓

項因東出兒　陵寢去邊甚近東北不適百里而甫
山一帶墻垣傾塌須一題　知至　陵上迄由是人
小甲之害則因往年失火之事而有拔以灌馬道將
不肯言及但軍民剔森以膺不得不爲一稿夜又飛
單題難下故爲條陳并及災傷事逐日隨草哀訴具

有動念者向來三月不意至此故失早題耳查得延
慶州每年徵米荳不滿五千銀不滿三千而倉中所
積荳有一萬三千下多浥爛每月派搭給軍頗以爲
苦内中免荳千餘以當蠲免極爲兩便其他行查未
到或亦易處所謂奸細聞乃灰嶺所獲也未敢造次
特用請政促以初十日午後拜發伏冀台臺郢削塗
次不一

與沈廣乘

弟一出玉門便馳驅絕域車無停轍忽忽迄今即思

天之問鉠然覩契年兄待　詔金馬又逾歲矣未熱
新桂眼見侏儒之飽欲死東廓之履將穿日復一日
何以爲懷勿論年兄即弟輩亦爲長穿忍慮三年謫
㷀於我心有戚戚焉雖然彼一時也骨肉一堂猶自
解道今坐黃扃自草之中形影相憐耳誰爲吾語者
萋婦幾麽別來轉劇秋冬之間木若以美而疑也今
乃奄奄餘息呻吟床褥而孺子呱呱孩抱誰爲顧撫
者弟即鐵石腸能無一日九廻耶塞上毒體大異中
土弟量椎之性昔不能懲辜功積矣惟年兄教之

與朱君銘

維揚於東南一都會也翰蹄輻輳帆檣雲集稱大藪
焉年丈以雄才暫借而今乃足以奏鉛刀而騁驥足
矣浸假而秉憲建牙於大江南北此往事之明效而
弟所爲行且宸幾翹企以俟者弟老父爾備守孫合
弟書生下捷不但東倚之問不出境乃家人生產不
事坦墉垂壞不理矣以弟忝年兄之愛倘行□弟以
掃舍人之門者乎年丈必驅之門墻之外豈江南居
牘每每有之敢以告也適有貴鄉胥丈之便附此爲

侯弟此差肅必圖休沐矣倘年兄猶未即離丑馬於
瑤花榜嶺之間也請約爲一日平原主人

與何玄谷

憶昔壬辰之役雖得擧辭天衢以𫆀世諱而伴值之
性乎出應接遂不及特特把提以讚倒玄緒自爸今
祖高議崩臺始私淑丰采埋輪吳會乃身被澄清甚
者復得接翼烏臺續貂雲谷前修景慕亦步亦趨而
邯鄲姿趾蹉乎後矣喜聞旌節歸朝郎欲候腰尺塵
侯而馳驅原隰卒卒至今塞事雖蕆而姿抽如弟遂

李因矣年丈心矩有不盡案牘之遺者不斷特示以
爲後事師乎弟且藉手以畢茲役矣

與宋石門

憶昔追隨高步出入司馬署中私竊自淑謬託纓衣
追後浮沉江徼落魄金馬而竟藉品題之目以弄然
今日郎亦何嘗一日忘知己之感哉淮漏相逢[illegible]
覩止鈞首不停倏忽南北𢖍高入塞[illegible]
數算貧敢倫胥甚之間以貧年兄期待指撕[illegible]
畢一隅之役拙者之效古人有云年丈係太常[illegible]

長員此復何所事事老年伯祟陟崇階不敢僭通其
薄乞爲叱名以志加額

答劉靜臺

自登隆準公所爲受因處也猥以匪茹所從來矣三
十年和好賴門下而固開洵矣勞苦功高再成宗防
飲錢匪是關默致在欣慰來札具悉勞謙草此爲復
賜文加額

與陳劍華父母

不腆敝邑僻在江介得召社爲之臨長幾念年矣至

今父老子弟猶相與嘆息吟諷於甘棠之下不獨環
橋及門講德問業辱伯樂之一顧坐春風以三月者
敢阿私所好也通籍以來奔走風塵踈節自討然每
逢蜀使輙問起居未嘗不快考槃之適而祇叅斯之
祥矣內江何敬所以餉事至塞上知老師有維熊之
喜爲之再向加額者久之林下諸賢結約至久否極
必泰特則可矣惟老師彈冠以俟

答周浮源

今師本如生道義骨肉之友也從閭閻中選都以得

人自此因得門下羔鴈業讀之私心竊不待文章還
大雅之遺若文章可以觀人必君子其人者既而得
治狀既而觀德容乎知曩者之聽異不謬與求有懷
緇衣尊切別來奔走南北馳驅鬿逛遂不及青洪爲
之書鄧冤修辭於宮亭而本知從都門致翰貺三道
歷懃厚意不佞則何以得此於君子哉推有中心藏
之耳塞北江千相去幾千里此意明盈盈者一水也
遂託本知爲謝而百向九頓叔之知光矣

兵戶部

宣大兩鎮共有三內使張燁管兩鎮千粒名馬諸稅
王忠宣府管礦王虎大同管礦王虎貪惡黍隨土根
爲害至極近年經前差王御史處置又因激變廣昌
包納少知斂戢終難化誨王忠亦無知嚴張燁彼善
於此近見山東礦稅歸併知鈞臺調停苦心反正有
機矣特具小疏題請歸併倘得下部伏冀主持將宣
鎮礦務歸張燁一人地方亦得少甦矣臨楮不勝懇
切

芥杜友白

臺下爲行君子一自把臂遂爾傾心與拔前後五月
佩金玉之誨而徽所需之誼者與所請欲若平生天
涯知己也郊垌別去側馬在懷忽拜惠問欣如覿面
生少小恭承庭訓四十娩未有間慶得良朋可以蓮
光息黥補劓惟望明誨不遐時賜提耳所感同心
之愛不淺耳懷隆遇化異物令人嘆羨不已想臺下
有同情也

答張勛所

七月於役側身望斗十一朔入境紫氣盈關光彌之旌

旗細柳之紀律想見故人風度矣亟問亟餽飽德彌
飫庚幾就見卿承光霽

與馬鳳麓

生居自發已數月矣城頭高山乃在異域夷張夜燈
閭閻可觀誠如台駱行部時語也與虜共一墻而提
衡三鎮者非虛閫也那小林翁歸田矣雖快其志凡
我同事能無老成巷懷之感非非敢兢兢於此者敢足
簇之扉指前旌行抵懷來不欺之獻以供下執事扉
餘之乏行塞平安好敬以爲問

與馬鳳麓

昨接邸報知各處節鉞　温旨已下此在台臺雖無所待而恩命則又一番新矣敬遵常例代候起居邇道既已入鎮城榮巡之期想不在遠矣行邁數邊真見鼓爲地方之福但非用壯不能然寬五路事前之台臺固乾此真遠謀非止計目前者近日在陽和講處若何聞其尚以舊貨爲言而不以新賞爲重此真犬羊無知當痛絕者在去秋不過五路一首作準在今日則爲兩鎮諸夷觀望名雖代我講事實乃孤兎

同情也稍從委曲則暫完日下一酋之事轉生秋後各部之心求之事體深爲不安即使講處不成不過一枝諸酋未必棄賞相從况今已上壇場勢必可以結局數日念此殊爲耿耿近日情景若何亮台臺已有確斷矣便中附報不一

與劉嶺吾

弟雖與年丈同舉春宮而弟素寡於接應足亦尊自蔽持以是未得習洽侍　都金馬時相通從見見嶽洛穆穆信爲君子敢謂臭味之同實切黼衣之好登

朝未幾各歸門戶而吾兩三人者獨抱迂愚各行其志弟幸老全真弓亦病去而兄竟作逐客矣故東功名不足爲吾輩論獨恨兄壯年林泉不得爲朝廷奔走禦侮耳且海內正人之勢轉孤華上聖明之見轉盛能不爲之邑邑雖然士人止有語默去就耳今既不得其職又求去不得弟所謂維谷之獄也倪年兄回宾鴻矣無便得通一信在差上弟意不欲差人出境特因張誠宇之出使附此起居未知其何時得達臨書以清和望後二日也把臂何期惟有悵惘

與楊小林

頃見尊東深以爲託未敢仰唁今乃知有父于之感以臺下天倫篤摯兼之鴈行再斷妻孥之慘自可想見顧數之所圄賢者不能逃而情之所鍾賢者弁易過竊事在躬惟望以義自裁少節悲痛薄具寸楮辦香以申通家之誼不及歌哭恐更傷臺下之心也塗次不宣

與楊致吾

蒲節忽居榴火欲然惟是南冠孤客艾虎誰分眞有

抒黍銷魂於楚澤龍舟空憶於江南者矣年丈摠蒲
短琓掌球四顏頭角有高田文之戶一而摧鐵惡之風
者不亦愉快耶敬以不腆爲薦聊弄年丈一手自王
方提鼻比試諸士草勒不一

與胡慕東 李中丞

頃會勘 陵木事閣已借重臺下此事自年前遠揣而
以累玉趾冒暑出塞殊爲踰蹐敬先陳事之顛末以
備采擇蓋南山一帶邊墻西接居庸東接黃花鎮以
逼近陵穴設此護 陵墻以內 陵也墻以外邊也

一出居庸即謂口外永寧在墻北二十里延慶在北
四十里俱所謂編發口外爲邊地方也陵監與邊山
諸役通同所伐從來已久借勢害人亦非一朝惟是
二十八年失火該監篤禍外官以逃己罪致懷隆道
削籍參將已下論罪多人問斬有差而陵役之勢益
不可制還矣然猶以牆外邊人捕頭匠計口索贖或
以所欲許之人逼扳於被還之戶而曰某房陵木吾
所責也某器陵木吾所責也一入網羅身家罄蕩某
役則人皆遠避而惡役且禦人於城壘之中矣數年

里之內稍有衣食者不論生員監生文武職員皆重
足而立朝不保暮去年來巡從永寧至四海火焰山
一帶山中柴草蒙塞不可以行詢之則以陵役遷人
之故城外俱不敢樵採舍東山之便遠而取給於北
山數百里之外哀號赴訴日擁行車惟武弁深知其
役痛不欲生出一言而生以爲觀風之使目擊邊概
固苦禁不一言衆掌謂何故於條陳之內入此一款
然又恐南山軍人亦有交通彼役而閔不畏死者故
兩行題禁旋蒙 聖鑒允俞數月稍見安戢而各役

遂招揀棍徒構成此事摭監疏以生禁彼諸役不敢
禁辯致有所伐不知 明旨所禁者出口生事也若
在牆內自是禁地豈他人之所能禁賊入禁地彼肯
不即時拏獲而必欲假讐家棍口乎郎云昏夜不能
捉獲豈設立該監止爲日而不爲夜耶且又安能以
昏夜所不能獲者而知爲某某所伐耶牆內椿楂有
無新舊非生所及知即有之 陵以內不知幾千萬
人豈皆所樹不啻根者乎何獨南山軍少者能斫且
何以定其爲數月內所斫耶在內者不能禁而篤爲

於外受賄者不欲禁而借此以張勢爲後日詐財張
本歟彼之害人多於受其苦疫監之害地狹圖綜其
宍有據有證之獄尚須三覆奏豈單辭飛語可以殺
多人該監惟聲小之聽而　明旨必欽承於查勘明
實渊哉　聖謨矣生以地方之故詒地方之害何敢
隱忍言之冀以自款幸獨得藉是長林豐草全天年矣

與鄧南皐

竊惟臺下以璧立萬仞之槩特起乾坤傾洞之時砥
之障浪之推實始擬祖龍之鯤而開炎帝之運蓋隆

萬之初士氣結約極矣自有臺下而海内始知清議
卒令剛惡柔惡相繼銷滅至於今求金之使咆哮於
中國朋黨之禁漸熾於廟堂而中外士人不無怒蹬
臂而存公議於十一者皆臺下風教之所留也其以
書生筮仕劍江直欲孤行一意高山咫尺豈不景行
而終不敢一通姓名於門牆者慙無受教之地領竊
聞之臺下顧不列之俗吏之林而猶若謂孺子可教
者今乃悔昔日之冥行卽幸而少行其意亦去古教
化遠矣眞不免俗吏者哉故嘗以自懸自阻自遠門

牆之意質於父執吳安老而後知臺下之循循獎借
後學者固材而篤也遂因舍親歸令人之門而致念
年嚮往之懷如此惟臺下怜其意而惠教之幸甚啓
頑頗乎請事斯語何敢以意氣然冥行矣不肆之將
用當修驕尤頻暴誠幕風彪注

又

啟故家君八歲孤露頼先祖母斷機之教以至成立
善嘗與吳安翁老叔同及周都峰蕭文恭王龍谿三
先生之門而斤斤迄於今者先祖母之節實受賜吉

五十年餘而得受朝廷之旌別蓋敝邑一時三節焉
而上人爲樹之風聲獨恨其碌碌有愧於祖父之教
也得名世一言而祖母死且不朽吳舍親爲言臺下
有意賜三逝以華衰者蓋兩向百頓焉其豈能徵名
世之言哉則臺下以爲風教之所不废寵嘉之以教
其後人蓋自家嚴以下逮雲耳世世拜臺下之賜敬
因舍親以懇惟臺下命之

與龐堯封

弟雖與年丈同門而過籍將長安蹤跡頗疎未敢謁

心相知也甕城强項日酌金山一泓而後乃心折已
亥春炙鷄絮酒過年丈於苫次飯蔬草堂居然古人
風度自是以後心有房師都門别來馳驅逸塞尺書
遥杳拙者之致可覩矣邸報中忽得大疏再四讀之
嘆朝廷尚有人吾門尚有人舉朝動色聖人[illegible]
二日間文事頗且[illegible]然有[illegible]有後[illegible]見其[illegible]我[illegible]
又復不可知雖然負嵎耽耽實由年兄以去無不可
謂聖明不用賢者之言也歸休乎草廬哉鄉雖無二
頃床頭尚有五車與時天下多事還須公等時平則
鄙夫受其福世亂則志士肩其艱從古然矣走此當
時徒有耿耿

與盛楊濤

躬泉薄劣辱尊翁老師一顧以登皇除爲今七年待
詔三載郎今局局轅下仰負師誨是思紹懷高厚何
日去懷梁木早摧蠱心莫贖惟是鳳毛家寶進作國
琢步武門鉉煇映館閣昔有玄成今惟西蜀及門私
懷用爲慰藉耳　主上即甚鄭重宮人錫文學侍從
向來有客何至仁兄之身而金馬棲遲是安可哉余
得無如球乎特侯起居以佈積悃臨風無任[illegible]

答俞少源

承乏臺臣攬轡雲垣別爲諸文因四年六章是年之久
居中竊計寄今翁躬得晨昏體飲奉之供遠勤下逮
事既已命之敢不拜賜

與劉省奇

某於人才不及下中而獨於當世賢豪不忘袁録京
生月旦之鄉師友若而人而私淑竊嚮者唯臺下也
竊嘗論之文章先生而後自是臺下殊號名世事業
於文章不無無年之感在臺下取償宏矣每嘆當今
漭文旌於周南何意然成就人才爲社稷他日地則
功更偉矣年來風儀取裹陪都不佞竊心知所自耳
西望石頭不勝瞻企

求祀侯南伯祖鄉賢書

生以請告居山未及趨叩階墀以謝隆厚竊聯自討
不是寧處茲有事兼公義私情者謹薰沐九頓而言
之台臺之前伏與財擇先伯祖新故令名建衙者生
平孝友正直人不問於昆弟而浩然之氣尤有百折

不廻之槩自首公車晚就百里到官値蜀寇流賊往
入境左右盡逃先伯祖朝服坐堂上戒女子環坐池
邊勿汙賊手洞開城門賊疑有伏不敢入而自後起
臥兵華三年屢立戰功以戇直爲本府所忌引囬直
中竟歸歸家尚無種秫之田一年後蕪棄行部見其
樓楳方略知全城之功甚大遂從其思移楳且申求
獎新城至今俎豆甚嚴蓋其禦寇大節甚著於邑鄉
界宮下遂特歆而翰墨今猶見珍之先姪少以先祖
母以不得於姑感奮其志類先伯祖主持得免於自

經見志先祖與伯祖乃五服將盡之兄弟先伯祖以
先祖母守節奇窮之故撫家君猶同已子姊一人城
携之同卧故家君自少卽有志於理學後在新城見
家父書云爲門戶所累不得專功靜坐端向家龥懺
哭故先祖母得以守節六十載受朝廷旌表而家君
至言及往事未嘗不感極涕零也蓋其苦乎使後意
人如此去世已三十餘年不必舊游無不嚮慕其爲
行高風故王孚齋脩志最嚴人物一款而首推之孝
友之列葛文恭贇其有千萬人往不亾者亦鄉黨所以

爲篤論屢舉鄉賢道府屢實而子孫敝弱蹉跎迄今
生向來拘於咫尺之曲誼不敢自鳴於當道員時出
實自恨見義必爲有衞生烈今遇台臺公明在上千
載一時輙敢盡其積臆雖懷感德之私衷實採蓋棺
之定論卽斷傳詢士論特賜表揚表於風俗不無小
補非學院老公祖行部有開忽於三賢祠編纂成集
時發聞人人謂爲俎豆之遲此可以見人心之公矣
臨書九頓不任瞻企

報代通用

塞上兩載風霜銷骨歸而得見六旬有九之雙白實
有生入玉關之幸病臣痾予情難絕禄支離偃蹇於
林谷者四月有餘四疏請告三不得報一得報矣而
部院持之不覆不得已觸暑驅車以茲月某日受事
矣白雲漸遠回頭是淚出處之際良自憐苦衷當衆
上之役卽未發清萬一乎猶賴台臺左提右挈以苟
畢職司今紀綱不滅於昔而幅員較濶於前念之猶
增不知稅駕惟望台臺竭誨兩端以俾循繩而造則
所謂無幾藉手補縣者敬報入境之期北向不勝延

頸

與兩關兩堂戶部

職往於關稅高關不知其惡也近日入境以後見司
道無不言其狠猾難處適有爭[illegible]徵稅之難
勸之不從司道謂彼且圖上疏不得不先務蓋有司
徑解觀若無甚異而中貴之事甚[illegible]小抵退一
入勢不至倍勸不止卽以加二三倍而至六萬金不
幾有二萬之加耶關係匪小不敢以[illegible]爲解亦知
此等疏多不下但此疏先經　御覽或彼疏至時
聖意尚不深信且更聞之好究甚託兩宮作靈菩甚
衆泰司綱紀莫一澄清再四斟量調停終非長策不
然恐以執法之官而爲徇法之首也職則何敢伏冀
台臺主持

答董定所郎部

向在都門獲窺鴻撰弁淑高誼雖未能至心竊向往
之矣茲來閩嶠始得把臂入芝蘭之室[illegible]
之誠每聞謦欬不自知其膝之前耳乎[illegible]知歸
涔可匊而性韻推留面目遂無媚骨古丈得之[illegible]

之外眞爲借拂拭於無鹽矣下句遂可竣事何神速
乃兩使者道至倚馬草復

與陳方伯

塞上一別倏忽三春鮮人卽與世相違而道莫之[illegible]
不能去者懷抱蓋晨夕翹首焉昇吊山樊無狀覓便
緘問訊而使覘儼然辱之翁丈之書存問淵也顯之
偷甚矣稅璫之橫地方人實戚之[illegible]斯地者同於[illegible]
肘而藩司尤獨當其難吾丈雅志不遂行脊斯苦力
抗狂瀾知當大敵讀大疏及事宜知已繫其手足用
明旨不能違而虎狼亦不至血牙翁丈之力也不
孝性非喜事而前在彼中實痛心綱紀之隳生平不
欲自欺心之所明以黍茲職守故勉試其端未終半
局於古埋輪破柱之烈豈有當焉而翁丈猶懸之齒
頰知愛而忘其勞也不孝老母在堂於世長已矣惟
願知已終惠此海邦以嗣子遺世道之幸也臨風不
盡瞻注

答葉臺山相公

恭惟閣下望係四海之心身任天下之重技下以衆

見朝廷行一善輒取而歸之閣下所謂見童走卒皆
知有司馬君實也顧黃扉紫禁之血脉貫通操縱尚
有所在補闕回天淚乾心碎雖廓清有俟而操近之
地坐鎮淮南惟願堅忍深沉以收全局由今而論徐
文貞洵一救時之相也然以未肯擠排時論豈惟倖
免幾至薬指卒成反正之功不失文貞之謚者勢有
所難强機有所必需也不孝母氏已七十有一老矣
至絕長安何心世事而獨於縕衣一念不能忘情故
敢借陳悃款區區衷溫之語不敢以道也

與丁右武

臺下振古豪傑斯文主盟憶昔桐臣當國士氣茅靡
臺下首建旗鼓犯輦上耽耽之怒去國一身比之桐
江九鼎嗣後朝士始知吐氣國是賴以復明即王於
今世道汶汶清議猶存皆臺下之爲也生碌碌劍江
不敢以俗吏面目唐突龍門而私心嚮風慕義惟恐
掛孫章月旦獲在班行不敢螳臂自解抑亦私淑盛
誼耳去春自崖歸四疏乞休爲老親耳部院覆疏不
覆絕裾而行竟抱終天之恨臺下收之晚行假然甥

莫西州祭酒古云明德存逝泳被界何既哉西向稽
顙臨緘瞻佩

復葉臺山相公

恭惟台臺以人望位台司四海注其耳目午夜朝政
十九疏通漸斷盈廷無轉巨石乃知向時閣中夜僑
止用行私是以中外交疑今關議帝心閣部無間雖
事强主亦可納約自茲以後望致太平肯有共道之
慮者能無欣矚某自奉諱以來入山遂深寄無自並
來較道台臺拳拳之雅某雖共先人對感於黃壚芸

相知竊講乎德化而奏記不聞於左右者不敢以聞
人筆札增萬幾之冗也低回慈膝赴部不時伸承殷
注起補田間更荷鼎翰敦促謂道固識平章不私一
士政緣延攬與綢寸長雖復虛庸亦思効鉛刀之一
割舍此不出更待何時止緣老母今年七十有三矣
四年膝下片晷不離嬉戲撫摩有如孩抱總有十里
之行亦須回顧數番絕裾而出固所不能即欲潛與
共載言適京國而老母慎靜出自天性行年至此風
燭之慮自所不免强之而出何名養志凡此情景天

月在上若爲設語恥同世俗有不爲也伏望據揭題準告病收回成命俾獲終其烏鳥之私則戴結罔施倍萬恒常矣

復孫藍石署院

閏月末李脩老書至致台臺奬進督促之旨情邦行捧到公檄幷寓札極知台臺爲國爲衙門至意不從私一職也台臺既急公職豈敢言私况六年內許難係鉅兵而一意秉公亦非難事且在今日亦無甚掣肘之處一出而受成主持稍雪平生瘝曠之誹固亞

于之大義至於功名又所不爲矣但老母賢慈實非尋常之比平時負喘息言動不忍稍違者年來相守膝下直是三公不易萬萬無舍之而出之理卽云可以同行而老母顧慮風燭實不願出人子至情只宜聽於無聲豈宜有言而復强之當時閱差亦三四蕕告此時　勅印在身無可展轉故勉强絶裾既已抱終天之恨矣寧可復事嘗試乎凡此情景可對天日非有規避何苦議說台臺昔在青瑣不俟命而急歸至今相傳以爲美談豈至今日不爲職地題晉計畢

又與泛常起補不侔職攜不能就道則必須臨時易人僨塞之罪職自甘心其如誤國誤衙門何誠恐後期無及故一奉台札卽以情懇願台臺以昔日不俟命之心俯體今日鄙情則職幸甚許事幸甚語不能擇死罪死罪

與文無技銓部

于役八閩囙(?)掾御李高風遲莅侄(?)寮能忘佳人林既深一切都成頗廢銷衙之地借門上賢雖爲世道却額而未以咫尺奏記陳節幾歲世外人矣臺下其以

爲非情乎兹放生自塞上歸來已圖侍養三疏不遂　勅印在身難以委諸草莽期遁成行竟抱終天之恨於特已誓不出山故服闋久不赴部乃荷翁丈不忽故人援手用間而家母七十三矣朝夕膝下眞如嬰兒舍之而出僕所不忍奉之同行母又不願故去年小疏請告不意　晉中衙門督催之檄又垈故再疏復申前請乖屬貴司俾居久不見報竊意此時翁丈尚署貴司之印小疏若下乞爲主持速覆〔俾〕臬下已出司亦望轉達俾得安田里以奉老母如天之賜

也没齒之感也烏鳥私情他無能顧匹夫有志誓在
不奪從前情事翁丈所知非至今日乃為謾語萬惟
台鑒憑椅神懸

上孫藍石署院

職因母老身病久違　朝命近接劉付復家題允修
計　王命至三小臣何敢偃蹇謹擇七月十七日奉
母同行約至九月後或可抵京但老母明年已七十
四歲決不能久住京華查得南京刷卷差月下將滿
明春竣事此時在京御史容俸並深者惟有金忠士
應得刷差而北刷差缺在先應屬之則南刷一差職
似可得特為預懇庶免臨時進退維谷伏惟台鑒

與朱上愚

冬末即欲掌計事未敢掃舍人之門每見敝事義正
詞工輙為心折項許老先生道尊旨欲且見推生之
自處久有定議敢以聞之台丈生起補在巳酉坐題
察事在庚戌屢辭弗獲衙門責以畏難故先以察後
論併推墜之說告之署篆孫藍老及見允而後就道
初猶以自處之道宜爾也今則佐計綜釐側目存徒

矣若復見推則是昔日之語借悟以善踪小人無行
誼之尤者朝上夕議生更何辭即云往時有倒而參
巳之察劉華石以次作題孚春季亦襄首倖仍是翰
卷此科抄存本可查也何獨于生疑之蓋敝衙門參
秋正陞不論年資以首倖為主罔陞則適時行之不
必拘拘也生非能恬直不敢為踪耳亦非敢古直欲
自處正耳此意在去冬巳告之王省老非自今日也
惟台丈默賜主張俯鑒苦情即此書望勿示人以滋
口舌倘有言生當推者幸以劉華石倒告之人之相
知以道君子之愛人以德惟台丈實重圖之

上孫藍石憲翁

許老先生昨竟出城想激於南臺再疏耳先後疏詞
俱有京察在內當時共事者四人後來被舉朝之攻
者三人而職尤為甚今二老貞寻俱去而獨職一人
尚留人以為罪我以為功與人共始不與人共終無
論洶洶之衆意思剸刃即反之此中亦有所不安即
南刷之請在職未出家之日台臺方署篆之年三年
以來對友論心逢人剳束未嘗一日不及斯語今忽

怠之人將謂何不幸京堂在前似乎戀戀不舍自虐
有道人言不足恤也此職之義也伏冀早爲題差庶
猶得以俟　吉之日爲奉教之時惟台臺鑒察

與趙儕鶴

平生慕臺下風義如讀書慕古人古人往矣空自羨
墻臺下幸當吾世而尚未獲登元禮之門正恐挾芽
終有彙征之日而小草將爲蓬蒿之行耳當今宇宙
剝蝕極矣必藉大豪傑從新鎔鑄一番若止東塗西
抹異時終歸大壞今之眞正豪傑非臺下而誰延頸

賜環遐邇同心而眞有世道之憂者中懷更棘耳生
去秋原擬事竣圖刷差南歸衙門乏人至極欵見臺
覊再疏不報遂且及於巡事宮牆在望未遑一奉光
範我勞如何惟臺下進而教之

又

生獲伏金魏已數載矣已酉被　召未出庚戌坐題
計事仍復逡巡而當事責以進難差去歲長安議論
混淆已衆口一辭當此之際任事誠難生不揣螳臂
奮而當之妄希臺下當年故事謂庶幾萬分一以無

貽羞有道即歸泉石光榮茍倍乃稍稍廓清聳鋒逐
攢於渺躬盖自淩江以來知有此矣即今事久底露
長安復有衆口而要之流俗毀譽無足顧者臺下玄
覽空谷應笑其廓清之未盡耶

與傅星垣

三輔之間對秉文軸台丈自分天祿之藜而不侯官
代大臣之銜矣汗顏血指夫復何堪進東者而試起
君知已品題恒山士矣銜加一雀而軒輊分焉入九
方而權奇見此日爲廄子春華他年即家丞秋實今

人色態不佞今且病支離中視數幅之牘幾同九仞
揩揩愚公移書維艱視台丈道爾運斤睚乎承風之
削矣感兹訊貺願言珍重

東孫立亭太宰

某自入小學受庭訓聞古忠臣義士之槩輒慨然慕
之旣而聞海内有台臺則今之忠臣義士也私竊竊
往三十年於兹庚戌秋幸得借階前咫尺之地慰平
生慕用之誠盖五載深山實甘長往而台臺推轂及
於不識面之人故不敢自棄而因以識少小嚮慕

為忠臣義士者遭時剛洪舉家如頭面恭請自念一
國非之而不顧者古何人哉廼在滇而東之今有台
臺矣堅塞而耳牢站兩制而以俟論定台臺飄然掛
神武之冠度函關而西矣不可則止所謂大臣完名
全節於古亦稀惟冀早茁蘭芽庶海內加額余祭贈
校士易州瞻望弗及馳候俯惟台鑒不盡法祀

與關生珽

調事不果信乎有命安之者命造物然不窮人登第
後常有寒窗時不足光景此是好消息有餘分惡是

無餘福我平生看得盈虛消息盛衰倚伏之理甚親
切有味譬如春夏之後必有秋冬秋冬之後復有春
夏花開花謝旋相為根人生不能常盛到滿自然招
損常有少少不足正是常常有餘此理日在胸中生
平不敢為無故之獲家無積貨猶可不至撲滿私心
自幸在此也吾姪以為何如

與顧桐栢

江右生舊游之地也其俗朴嗇而持風議生嘗謂士
人釋褐初筮宜官其地庶幾可以廣聞見而動心忍

性臺下巡行茲土吏治民風盡有所觀迺矣能不為
舊游加額乎

與李愧菴

金華儒近之臣為天子持節制楠乃遣歌行路吃緊
蠶叢亦既勞止便歸里門北堂萱草正依依承日依
回不能遠去慈膝宜也居恆念歷代有史而史以代
降　明興二百日十餘年矣而竟典無如後將何觀
當今之世皆如椽者舍台丈其誰幸無多讓領茲事
大則有作者非旦夕可俟幸垂意大業早歸石渠討

論先典以劂余書生他年得附姓名於簡末微恩不
朽使旋聊申鄙悃臨風翹汀

與張振海

當方之艱莫甚於邊撫九邊之困莫甚於三韓蓋其
民兵其少寒垣破敗不但難戰兼亦難守今日兵為
國家計正須大寬文綱不但當使之有勇更須自蘇
養生息始此豈易言哉此豈易言哉台臺受命正在
茲時亦命也側聞旌旗一變士卒用命英雄作用間
自不同然賢豪所能鼓舞者人心軍氣至於變無為

聞此台臺以實心討邊事也知兵者從此貿戰勝於
廟堂之上矣領避不但人少兵亦少欲無則將少郎
有豪傑亦難責效旦夕決在戰利用守而以款爲餌
以爲戰守地乎大抵李牧爲萬古守邊良法而和戎
則漢祖唐宗所不諱也鄙人何敢言邊事而台臺之
下敎者非尋常套語故以書生一隙之見請之高明
幸有以開遂心而廣域外之觀庶幾慰平日嚮往之
私矣

與涂鏡源

白登縮穀三鎮彈壓虜巢節鉞之寄廟堂鄭重台臺
安攘之烈久著西陲簡在專征中外欣矚況當虜封
未就五路伺隙之時其措手尤難恭誦來諭即有跳
梁知不出繇籠耳款貢之事人多以宋之和邊視之
此殆不然四十年來保全夷夏生靈不知幾千萬即
其費減於戰時亦不知幾千萬古來英主即漢祖唐
宗未嘗諱言和而今之體統則正矣但保款之道在
有以自强若畏其壞款而任其要挾則壞款之尤也
台臺在事知旗旗一變而百年長策可定矣竊爲封

額加額

與岳石梁

弟向回歸京丙午奉諱以來入山益深於世事益復疎闊去秋入都實抱獨心而往世局人情都不諳悉惟是胸中所明者則行平生以獨往爲孤詣不敢以吾斯之未信者隨人道妍媸也年兄之靈昂非復一涂中間委曲今亦不復向年兄縷陳當此恩怨之任而欲身處恩怨之外平生竊以爲恥耳年兄行矣尅事選方掃此積垢令百年不見天日之方一旦撥雲霧而覩青天亦他年一佳話也今行矣腸環縈不遑耳

與朱寰同

向在山中每覩封事未嘗不擊節稱快後入都門獲聞高誼於同心而後嚮往可知已今歲計事久知其難但生平鄙懷不敢避難故冒昧而出辭陛乞南言於未入都之先者明夙懷耳至於紛紜之口寧求避之若求避之則亦不爲此矣吾輩在衙門必歷久始出世間寧有石屋坐我不經一毫風雷霜霰而享太平之富貴者哉只要不壞我心術不錯人邪正而已達孱同心之愛敢布愊誠如此

柬陳劍華

長安一別忽遂念載知過榮懷川原間阻月落屋梁愁心轉結某自丙午奉先君之諱入山遂與世隔矣雖復夢魂時遶錦川而魚書不達石城悵悵之衷匪朝伊夕老師過籍念六載而林居者幾念年蓬蒿滿徑藜藿佐飱雖復種樹抄書有以自適而碩人邁軸及門者何能爲懷近郎推轂　俞吉久稽令人望眼欲穿某家食五載已甘長往而奉　命至三遂同小草陳人新局勞怨仔肩紛嚚之口彌長是非之公轉眩惟是辭陛吿䝉辭差弗免進退維谷耳九頓高情尚容嵩侯

與張東山

吉州借重朝上夕報竊爲年兄加額顧我輩過籍念餘年始傳得腰有黃金而又不免折腰令人不無感慨惟是吉州士氓久望年兄如祥鸞而今得爲之臨長令各縣俱若青之泰和則吉州士氓不知欣慰宜

何若年兄貪與桐鄉父老相周旋亦當不以折腰爲恨但恨弟方以就見爲幸而年兄今且厭薄鄉曲三姑竹無與把臂道故是則不無介介耳屈年兄之一郡何足爲年兄喜故不敢以賀而以賤當初離合正自不能不鍾情也

與沈鎔鎮

別來幾二載吳興雲樹時時翹首瞻睞音問良耿耿也囘思通籍綴念二年今以覲來聚京師者肉升堂二十一人而掛議者亦十餘人世路風多人生會少今人瞻焉興悚至於館閣諸兄尤爲見季冠冕彫殘殊甚歲寒碩果惟年兄在月望至止何戀戀若弁生山水耶但恐年兄還朝弟兩時作金碣老農矣把臂何期臨風悵結

與郭明龍

論相先神識而論救時之相尤先膽力今之時也蠹極矣天欲平治天下舍台臺之識力何之憶昔壬癸之際四明煽虐海內從風而靡於時奮起而持虎鬚者惟有一台臺徑月誅成羅鉗布網而台臺得出萬

死於一生則天之留以爲今日地也昔年是人鬼之關今日是葛藤之世惟茲葛藤能使東西易面皂白不分而眞正人才亦無以自見非得旋轉之人曷冀廓清之效昔宣尼謙誨常出庸衆人下而吃緊言命則常以天自解曰天生曰天未喪不一足也海內有志之士延頸治平惟願東山一出天豈靳甚時耶可奚生之此出徒任怨勞周稗澄汰惟有靜俟求是可以明素志耳悠悠之口台臺必有朗鑒何以教之

與竇淮南

前附林弁附候台居千里契濶聊藉以解其勞結忽辱遠使盥然空谷慰況何如讀政紀如入閩如游春臺此二百五十年未有之左伯也方內吃緊在守令藩司守令以百里爲職事得自由猶易爲茯藩司尊重易於匿瑕全省精神難於流貫年兄起積弊如綠釋挈綱維如反掌正緣正巳二字爲之根耳稅使村關多在藩司高宋雖桀驁受年兄之禁伏多矣其讓於九重宜也聞之先府州縣解銀徑入稅府費幾一倍弟先行改解藩司而一面題知彼疏爭無益矣又

下令稅使差人在外者許各處徑縛解院而擒其有
力之羽翼故弟行後案明上疏誣弟今日之事吾目
之故智也使同事盡如吾輩心腸彼亦孤耳林君無
嘗色差澤而乞歸有加感葦上貴人玉成不淺也尤
頻高情書不盡言

與陳荆碧

生在貴鄉未及終事深懷瘝曠之愆而貴鄉吉公時
時貨之齒頗此之厚道海內無兩矣倍都風議得臺
下而從繩無閱邸報加額久之生平生意願專於臺

守故在朝在野爲令爲臺俱信心獨步極知眯盤敢
辭臨京三　命而出一疏歸來以志不得其職之愧
附不能者止之義非襲時五載家居深諳杜門之趣
者未敢爲此决計也以是門無雜賓并謝二仲書郵
不往并絕見詒人以爲居官樂居山苦鄙人以爲居
山樂居官苦性如麋鹿自適其適而已辱念甚渥感與
媿并惟有中結

答鄒南皐

久失起居恭承翰妮感愧私衷莫可云喻台臺身係
安危猶然舟横野渡况某以堅瓠無用之人歸老山
林固其所耳承諭居鄉聯絡回挽人心是不欲某之
委棄也敢不祗承敬鄉先哲有萬文恭王季齋兩先
生所謂篤行之君子獨行之真脩也先君是王先生
於家塾而及萬先生之門某猶得及王先生之門而
私淑萬先生夙承庭訓今日惟恐不真不篤以媿先
進之典刑惟是大道無閒圭角未化不敢自失其本
心而已敢望挽回人心乎幸先生進而教之某何敢
自委棄也九頓遽使而口占爲謝不盡請益之懷

與鄒上虞

往歲都門曾得合并道義深情彌久不能諼也放歷
之人與世都絕無所得聞除目適舍親寄至翰教而
後乃知門下得上虞耳當官之理誠恐者久久轉達
門下學有本原何患不遭時肆覲且逍而力不足具
資斧乃可爲上虞耳不佞與世長已矣譬如山麋澤
雉各適其適無復可關世也居行異趣既已在宮且
居諫諍之司危言危行勢不得復顧私圖若岩穴之
下則惟有杜門息交何得復用緡絆態度嶽嶽市中

而籠其利也靜檢乃平生徵長故歸而廢有墨碑王
把臂何緣臨風悵結

與賀中冷

都門數載時何諍掟道義之誼寧復世情不肖此曲
豈不知時局難犯不敢自棄生平故寧時時枕戈耳
掛冠而南付公論於天下後世而親丈[illegible]存憤憑竟
廿一斥此又寧復世情耶解維之日部復加發插合
以來神情更爽唯門無雜賓則猶舊日士君子在世
只爭世味淺深耳於世不戀戀便覺進退綽綽當時

路險巇時非真放得下便隨人走動當岩居寂莫時
非真坐得穩便鎮日書空生五載家居扉常晝掩今
日深居簡出都無增損覺胸中蕩蕩寧復與郭索橫
行者較耶附此起居不盡願請

與劉本儒

世道人心賴有清議一線為之維持故終古不泯於
長夜孟夫子所謂一治一亂者大半議論之力也年
來混濁之宇宙藉老丈輩二三兄弟為之支撐而弟
之出適當其轗軻孤行一意自守所明拔甲閉截投

靈蘐閣集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湯兆京撰兆京字伯閎宜興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兆京廉正鯁直佐孫丕揚掌察典尤力持公議爲羣小所嫉然律身嚴正雖屢遭排擊卒不能以一言汚之其制行甚高詩文非所屬意亦皆不入格